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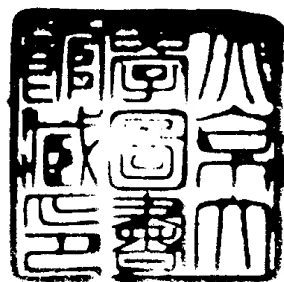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13/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卷(二)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院刻本

.....一





姑使之深思也。

程子須是無所言無所臆平平常常尊得主方  
是無倦朱子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11

書院藏本

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六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四皆講義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體註倦乘於情者易見而伏於勤者難知因於怠事者易見而生於苦事者難知要看註中以身二字政者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也不令而行雖勤不怨乃題後一層意○子路好勇不忠其不能先不能勞但忠其進銳而退速始勤而終怠耳示之無倦非有益於先勞之外止勉其不懈於先勞之中耳見龍記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宋司先有司而後犯網立而責有所歸。凡爲政。隨其大小。各

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問三句皆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信節愛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新安陳氏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綱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幸家臣之具其爲政之要當以分在有司爲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幸而已范氏以爲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爲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說約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卽三句爲一串事亦大要專主在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概所當爲者只是如此固勉勵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于路子張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以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卻又走人狹小路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三、

豐。阿。菲。不。

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施之也○先  
有司三句敬簡者亦未必能行得恰好不必謂是仲弓所能而  
勉之○舉賢才須知陳氏兼已用未用說蒙引謂自身爲上  
說舉而加之上位故欲不兼已用說不知有司中亦自有下  
何必疑乎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大體○注武書註於舉賢才  
句謂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則此二句本是一串事獨故  
小過句梗在中間按鄭氏陳氏者執有司說范氏謂不放小過  
則下無今人分明亦就用人邊說顧麟士謂泛言舉放亦非倫  
然則此句應專主任人  
而三句皆爲一串事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舍上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四

作一區分

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救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幸。況天下乎？（案）仲弓只據見識未極開闢，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堯、舜、禹、湯，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魯氏有同，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救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爲無小過，張禹、李林甫、趙鼎是也。若小過不救，則賢者避罪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

五

卷之十

宰而宰從而舉之耳。入字所指甚廣。一介之士。苟有所知。亦在其中。彼其入豈有用人之權。而謂其能自舉所知耶。然東說皆主程子之解。更當詳之。○按語錄云。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小。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手。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間謂云云。愚謂起處數語。論取諸人與出於已。用心之大小。最精。不可刪去。○李商隱曰。我國有感應之理。然此處卻不重。夫子因仲弓問。不能盡。而舉故教其隨所知而舉之。其所以舉。亦必有入。知而舉之。乃平澤說。去非謂。以爲舉。倡人皆感。而舉賢才也。若以風示立言。便隔一層。○周侯曰。賢才是天下公共賢才。知與舉亦天下公共。責在吾人。知我舉。不必問人人知。人舉。無預於我。然大公不涉一毫偏私。纔是聖人心事。倡舉特告等語。俱用不着。

爲季氏宰。則是家臣之長矣。正不帶舉。舉以爲能。而於繁瑣細碎處。見長也。故夫子只教以總大綱。數大體。而一處以至公之心。下節。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亦是此意。○玩註中說賢才處云。有司皆得其人。陸稼書亦謂舉賢才有司中。亦有上

五  
書院藏本

五  
下論子路

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下。衛氏又謂惟庸人妄人無小過。若小過不赦。則賢才避罪不舉。舉此則上節三平自是正解。而或以先有司中說。或以舉賢才中說。亦是題中所有之意。不必太拘。○末二句。諸家多從程子解。然說來似不甚著緊。要安漢武曹兩先生之論。覺有意味。且如此說。求則舉。三句。見龍記。意亦得。臨終當更詳之。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蒞。反乎衛。○義別。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爲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步孔子以正名爲先。○實別。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書院藏本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朱子問言與事不相干涉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解  
教他取水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軾以兵拒父以父  
爲賊是多是少不顧何以爲國何以臨民雙峯饒氏謂必也正名  
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正名中之大者獨安陳氏註於正

書院藏本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  
中○樂子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戒則事上面  
都無道理了說其禮樂○凡事須飾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  
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  
不顛倒謂條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勝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  
聲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說那  
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道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



樂即是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事。事女順得齊。齊整有大序。便是禮。無那乖手底意思。便是樂。國爾補。無一事。無過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樂壞。非反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而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因氏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自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農官刑威。無一中節。言刑罰者。實過則益利。及小人刑過則產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樂則大槪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求耳。附屬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蓋既曰無序而不和。便是成事了。但無序不和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此。當以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參看。蓋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靈公曰。郢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以拒蒯聵。夫

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執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畢。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爾。妻婦。盡歸。吾女。殺。註。安老也。報往來也。太子蒯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蒯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就獲君共改國。衛侯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

書院藏本

書院基本

經 175—6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補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

五華集訂大全

下詢子路

書院藏本

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宋子自巳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波濤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沒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達。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達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而制氏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非吾人所能及矣。顧心經氏三年有成。吾人之效百年。勝處主移。吾人之效一世。而後仁聞聖教之大成。則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庶幾意思與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衆民以仁。庶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達。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不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凡聖。可引然而進。尚未加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別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政治之仁。周舉制氏勝處主移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也。仁如人元氣渾全。而白無疾也。天下集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公遷宋氏三年有男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蜜

書院藏本

使足民是爲本。儲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  
丈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選連之效言  
之。剛仁字究竟是主王者言。故曰教化決蓋此仁字是其布  
之天下者也。○教化決無兼教養意。故曰漸民以仁。廉民以義。  
云云。決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魏約班固推其作爲次  
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聞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  
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  
日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因勉  
鋼索引證云仁不兼教養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賴於養故韓  
士取強固之說○朱子召南註有薰蒸透徹融液周遍八字最  
可取見此章仁字○朱景淡肌論體是謂透徹東漸西被是謂周  
滿然曰薰蒸曰融液則非發能如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  
時勢言之而約畧其得效之一二耳。開闢侯國須看仁字是何  
治化舉天下之人薰蒸實徹至於論肌決體無一人一事之不  
仁豈是容易到底地位無王者固不能仁即有王者亦難一職  
而仁如有與必字而後字緊相呼應如有自仁字轉出不從當

時時勢  
想出也

必世後仁與三年有成不同有成者綱舉目張百度具舉也  
若夫大化期洽到不怨不庸還善不知地位則貴微薰蒸融  
決無間非必世不能而後二字見非一蹴而至如有者設若  
也有想慕願望而不可必得之意○仁字固是指王者之教  
化薰蒸說然到得不怨不庸還善不知時候則俗易風移感  
照輝煌已齊一世而共底於仁矣此意亦須參說 見龍記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宋子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云云何異而復出之曰晁氏以  
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變峯號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  
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者疑上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爲臣者言張衡  
慶曰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王宗  
陳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  
觀從政二字則自應專主大夫說正身二字亦須繫聯大  
夫然後不到天子諸侯方是正人亦兼上下言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奎 書院藏本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

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  
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  
政豈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  
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  
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敦冉有之意深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美書院藏本

則臣固見之矣帝位而發觀漢書曰臣見君曰朝其延謂之  
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辭禮之稱也漢  
政事之謂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  
家之事曰事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  
事必與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而冉有仕季氏  
無能改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  
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魯老之  
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川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  
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美書院藏本

先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無何可作罪案乎司馬吉曰正名  
分者正政之名則為君之分正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正此便  
是作事

政則謀之公朝事則議之私室古之制也公室之事乃與其  
宰私議於家季氏專魯無君之罪固不可逃而冉有亦難辭  
其過矣夫子曰其事也又曰如政則吾嘗與聞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與此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字幾字同幾字則定公問一言  
與喪夫邦之與喪必漸積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因一言  
而忘所欲則可以喪雖致君之問有無暇好無暇不好事情  
果將去乃能興喪而實若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  
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聖人語意雖微而語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美書院藏本

氣貫雲漢以貴定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何耳在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  
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  
臣也不可拈及為

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爲君雖其言而莫予違也其去聲下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是君之自言而時人違之二句要寫獨主不知爲難光於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特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謏諂而諛之人至矣那未必遽與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謏諂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謂因幾而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元 書院藏本

以爲微近與不微之衣與若其義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附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與喪則似以幾爲近又曰與喪之源分於此非微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謂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蓋微微者人說諸其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與喪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喪亦不可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足爲善而莫之違猶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則微微則不令分毫有傷與微微之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說微微者以媚已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校微微或可與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相子又助成之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蓋此輩一言與邦一有微微者有少異一言與邦者因以此而知爲君之難也一言與邦是自言如此則微微者宗欲立武昭儀爲后李也則口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與邦又如王安石言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微微者上天下之大禍於人上之心人主實坐其難安之勢而常歸乎易退之機與微微之分總以心之微微爲之也知者知之愚者莫之違也一言與邦一言與邦之言二句是放寬一步退起下句不重不重不重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謂曉日來夫子答葉公問政專言其效與答康子子夏等不同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爾爾爾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爾爾爾此非有意於求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元 書院藏本

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所當行而求其效如此乃所謂政矣吳氏問此章言其法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言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與章安讓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觀也豈不備矣新安陳氏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斯於民而求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順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之風也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爲之方乃告以爲政之效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者所爲不令天理不順民心其能如是近說遠來之效乎。聞其風不必俟新安謂問近者說之風也而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風言近說遠者說之風乃是爲政者之風天下之國各有風上遠者聞風豈能舍其君而求說哉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吳仲殊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爲此也爾爾爾遠近只就楚之境內境外言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常之敗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難叛故告之尹孔始曰近說而

近指身受者說凡政之設施俱得之日擊觀承故曰被其澤  
遠指送贈者說凡政之美善俱得之日傳心慕故曰聞其風  
說水俱從現成說而所以能致此說來者自於言外見之  
○兩句以平說爲正然照註畧側重近者亦可見龍記

子夏爲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

下論于路

辛

書院藏本

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有軒張氏欲速則切  
於有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  
謀。故反害大半。勉資黃氏事之久遠。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  
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  
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發源輔氏  
居之而易得。應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証也。欲速見  
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証也。聖人教人。如良醫治疾。藥雖不同。  
效則一也。譬若陸氏見小。其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見得日  
前小利。所以急要收效。若胸中有達大規模。自然足急不得。  
新安陳氏過於高者。難以誠真。不及而近小者。藥以寬大。皆以切  
己者告之。象引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審驗之。天  
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存疑爲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  
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  
到盡時。自然到。今不思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騎馬。陽足  
而反不得到矣。故口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  
爲政須以達大自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達。其生教民。必無一

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界能自立不至爲饑寒累做  
戚不大爲惡便說恰已至于斯其治隨至小康而止矣能至於  
遠大故曰大事不成四書釋義黃儀子禱自赤師初告余論語  
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  
刊其自註史記約畧言之曰北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有  
得莒父鄭康成謂莒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年有  
四年狄侵莒城莒父及齊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  
邑者以飯齊助范氏故是時倚黃土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  
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子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  
子夏爲中牟去家密邇要亦約畧言之耳因闕錄存疑以黃氏  
次第分散之說爲不好看來黃氏說與存疑所言亦不相背蒙  
引亦用其語似亦可從也○子夏之病在近小故夫子以王道  
悠遠博斥者期之季九我曰太平之功非侯頃之畧也蓋世之  
欲非尋常之見也御川林曰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提其當戒之  
故劉向人曰不遠是前後必更張上下必應塞也大事不成是  
患不及四海澤不及百年也任武舊曰下二句見欲速見小之  
弊以中則兩無字意謂勝誤曰不是見小事則大事不成亦不  
是見小利則大計不成就道理上起見知有事而不知有到就

下論子路

劑

博院藏本

利害上起見知有利而不知有事知有事而盡其理所當然則所成自大知有利而圖其意所便安則所見自小成與見緊相註射事無巨細總之皆大利無大小總之皆小

上二句是對針子夏言之所謂因病發藥也不達與大事不成正是欲速見小之弊兩無字是禁止之詞見其斷斷不可出此也兩則字是必然如此意切指其弊以明所以當無之故也四句緊相承說見總記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案明葉公之問。已自許其有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而不  
如句。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對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朱子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計哉。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泛而不可切。然徒徇於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邪耶。順其情而皆可謂直。則瞽瞍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稱之父子。皆瞞其情。而反瞞於曲。矣。可乎。謝氏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修。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已之細行。傷人通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爲直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不坐罪。執謂律法有外於道理哉。其與理背者。非先王之法也。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朱子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計哉。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泛而不可切。然徒徇於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邪耶。順其情而皆可謂直。則瞽瞍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稱之父子。皆瞞其情。而反瞞於曲。矣。可乎。謝氏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修。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已之細行。傷人通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爲直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



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敬慢而已。然則  
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朱子**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  
然主於中者卻是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偏言是主事。○自  
誠身而言則恭敬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問如何難之夷  
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  
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  
○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如此。若未嘗先以恭敬忠  
則所謂立難者。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  
**語錄**聖人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  
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問難之夷狄二句。曰。上三句敬。管下一  
句方。攬得緊。闕**子**善云。若居處接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便  
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趙齊**濟氏居處指幽獨而  
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相接物而  
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  
無時而不然。則流行而不間斷。仁之爲道。執外乎此。**慶源輔氏**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辟益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此。愚軒蔡氏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因其所秉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於物。各付物。復心程氏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雙峯饒氏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幽荅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推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卽此三者。便是先難的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來。陳氏敬工夫。涵養恭氣。衆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影形然。未有內不敬而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新安陳氏此與荅件弓問仁章。爲恭而後以敬知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

知恕之體。恕卽忠之用也。一面已矣。動靜皆敬。表裏忠恕。起天龍  
 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陷理無往而  
 不在。居處有居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人之理。恭  
 敬忠。則心字而理得。所以爲仁。朱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  
 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敬並首。則主客敬  
 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  
 恭。修己以敬是也。○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  
 是也。執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卽道子未章敬  
 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此忠也。○註曰。敬主乎心。又曰。敬主乎中。事雖外面。敬則在  
 心。心爲乎事也。○此言存心之功用。上三句是存心。下一句是  
 常存此心。一氣說下。○居處。執事。三句以動靜人已分。有但須  
 謹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較切。執事。時非不恭。然敬較切。與人  
 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次量不欲以居處專指南獨處。又  
 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問。敬是主一。如接事時。便  
 一心在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時。  
 便一心在財上。成其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  
 理上。朱子云。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

下論子路

重刊

所謂收只是喚醒。潭溪生云。第當所記多於敬忠之事。詳微。新居處三句。是存吾心之天。即脈。天之明命也。則明侯曰。自居處而敬。亦自義事而與人件件舉存此心。無一毫疎。習。便。是全體之夷狄。不可棄時。時舉存此心。無一息間斷。便是。不息。故云。徹上徹下之道。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

朱子行已有恥則不屑  
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

君命覆曰志存於隱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贊皇縣民有恥士之行不辱命主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村也彼可以爲士劉安陳氏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劉引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爲之才也不獨以能言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附題行已有恥不亡不替無禮無義之事皆恥也新章行已有恥一句事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闕註此章重行已有恥一句事弟信果俱行已有恥中事斗筭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不能亦不足數謂不辱凡威儀進退言語處以及守節不屈皆是固勉總重行已句因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已意○吳因之云就行上看出一箇恥心也不是空抱恥心也與有所不爲有別彼單就不潔邊說此恥已之不爲聖賢有許多大作用在按因之此說亦覺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爲

五華纂訂大余

下論

美  
書院藏本

看自妙。○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望素著上。且有招不來。麾  
不去之節。○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之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  
如解楊之致宋命。蘇山之犒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  
丹。顏真卿之宜慰李希烈。董武之於匈奴。供陪張邵朱弁之於  
金。○譚榮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救其失而  
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說。亦舛。○困勉  
猶澹柱云。有恥主不常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此  
意未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亦無此  
說。○或謂行已有恥是一等士品。若將有不爲講。作謂者一流  
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本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  
有爲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計議三句。雖分志才然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卽在行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塗  
躁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肯不疚也。只先得一  
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  
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達精微說。故  
也。後世惟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截。廷有有體無用。有用無  
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卽火之光也。天下豈有有火而無光者。  
大光或行自攝。必其火之本體微昧故耳。○註中志才分斷。確

不可易。特文將志字換作節字。便不可遇。且如蒞于斯之厄。於清海。節會公之死。於希烈。可得謂之辱。君命于然。可得謂之非節乎。且可得謂之無才乎。以是知志字不可換作節字也。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勵。莊忠肅曰。所以能不辱者。必有處事變通之才。而不失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隨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才足以有爲者也。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勉其所未至。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李倚雲曰。論其全當本末兼優。論所重當先本後末。有恥只在心裏。說卽至所行無一可恥。而有恥之心。正自刻刻不懈。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爲本立故爲其次。宋子孝弟豈不此外無才可見是第一等人而畫人未以爲士之上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咎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健崇純內行已有恥

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十之次謂繼宗族亦可曰辨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互言也舍此宗族鄉黨見同必眞故取以爲據但總纂此只是衆人之孝弟非所謂孝弟之至過於神明者國朝侯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本領自不可及但本立而才不足故以爲其次耳雖屬於神明先於四海分量正有未盡然不得於宗族鄉黨之稱說他欠缺處

百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果必行也。硬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宋子硬硬。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其所守雖現。則於信

果之小節然與護衛賤之人不可同日語矣。胡氏至看  
小末二字士之所以爲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  
而才足以有爲是本末俱有可觀其大則但取其本立又其大  
則本末皆備足取而猶不失爲自守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  
爲士矣。厚齋謂此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  
在而不拘執所處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  
自守而不可轉移所處者狹也。漢引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  
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說者謂果二字無病病在必字上  
蓋此言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漢曰此小人對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說若以末世之放誕視之不失爲君子  
矣。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於肆執  
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確所以可取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  
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部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美 書院藏本

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陵敗之行。聞於人  
者夫子告之皆節實自得之事。朱子同程子謂子貢欲爲陵  
有此意然這章卻是他人以平實了。果見行已有恥便不辱  
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大凡此等大皆是聖人平實處做工夫  
每問者下則下而問今之從政者卻問了。聖人便與他處  
家引上文注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則此斗筭之人  
便當作市井之大言無行報者也何足爲士之數乎。翼註斗筭  
是借言形容其止有世態而無道德止有俗情而無名節。翼註  
士曰子貢見地極高看定春秋人物全不入眼每問愈下正有  
意片語。武齊曰按諸類云蓋果見行已有恥便於四方不是些  
小事故又問其大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  
問其次此節次云云蓋自上而次自次而次有次有此三階故  
曰凡此節次宗族  
鄉黨三句不可刪  
古來士品雖高下不同大約有此三等若今之從政則不復  
可謂士矣故曰何足算也何足算者言不可屬於等級之內

紛紛者皆卑卑陋陋之輩而已矣。三傳各開說平。叔去  
即首節亦不必制重行已上此是正解然亦有以行已貫通  
章者按章弟是行已中大浩言行俱行已中事而信果則顯  
能自守猶不失有恥之意以此立解亦自與題旨不背。有  
恥固重有所不爲一處然當爲而不爲一層補出正自無  
碍於理至行已行字自不可畧似未可誤爲大謬。見龍記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揀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  
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  
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  
狂者之志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如琴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美 書院藏本

張曾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揀焉者也。以上皆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與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次謂狷者。宋子狂者  
謹厚者雖好無益於事狂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大有狂者  
之志而所爲又清密有得者之節而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介介知善之可爲而爲  
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  
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唐來唐去難得這般恰好的人如在  
猶倘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諸人須是氣魄大剛  
健有力的人方做得成事而今人都恹恹軟軟善都不力便  
做惡也做不得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嘆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不得中行必求狂狷以狂狷向可爲若如原  
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  
這人固執藏體之類便可知矣。南軒獨因中行謂中道土行者  
則謂獨氏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錫與山行

之難得思狂狷而與之蓋進退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其力量皆足以進道者也。今昔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嗣氏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變望其行不捨非全不遇耳。○或解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捨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備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及而及中如此則皆進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向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依事底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嗣氏進取進而有所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得聖人裁抑之使狂者力行以盡之而其見不背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決則中道處可得矣。○此章言中行狂狷雖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意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得是人而與之則可至於養精仁藝從容中道之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言其有所以取於狂狷之意者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爲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人都把這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一句輕畧看了不知此句自處他不得要仔細看。○狂狷自是病處字面似不若謹厚者其過然狂者各有好處可成其德。○謹厚者雖無過可成其德不足有爲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此章言狂狷者不是懸空妄想只從地說大話他資質於此道已見得其志意極高直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概此種人品造就裁成下來於斯道便得處。○狂者雖是規模者然其德亦所不爲。○世間不察的事斬斷截截真是不使加身便涵養擴充一步便可持得往夫子所以思之也。○劉子云必也二字若不如此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踐地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遇狂狷者獨取聖人獨無所不爲。○狂者獨有所不爲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衆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此章言狂狷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細說。○此道無分者在固處錢看來註並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其最高音便

是善人。○嗣氏曰。謹厚之士與狷者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端行更不與人非笑。謹厚之士抱拘謹。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平已謹厚者必平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厚者爲狷。此舉不明之過也。○劉子云。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問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惟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問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則之狂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也。然狂狷皆裁其賤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也。曾子者必謹厚。問豈非狷然子貢書揭其以。人常以。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徐自願曰。兩君俱有不可一世意。聖人安得必也狂狷乎。此句語意皆深。味意中便有似中行而非中行者。故言既不得中行而與則聖人只循耳。○此章言中行狂狷雖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意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得是人而與之則可至於養精仁藝從容中道之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言其有所以取於狂狷之意者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爲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人都把這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一句輕畧看了不知此句自處他不得要仔細看。○狂狷自是病處字面似不若謹厚者其過然狂者各有好處可成其德。○謹厚者雖無過可成其德不足有爲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此章言狂狷者不是懸空妄想只從地說大話他資質於此道已見得其志意極高直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概此種人品造就裁成下來於斯道便得處。○狂者雖是規模者然其德亦所不爲。○世間不察的事斬斷截截真是不使加身便涵養擴充一步便可持得往夫子所以思之也。○劉子云必也二字若不如此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踐地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遇狂狷者獨取聖人獨無所不爲。○狂者獨有所不爲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衆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此章言狂狷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細說。○此道無分者在固處錢看來註並謂謹厚之士亦不是一等其最高音便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人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國語民之精爽不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壁

書院藏本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達之也象別無恆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南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與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字是恆德卽孟子所謂恆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真心有常故名曰恆表自本有德也守之不固謂敗壞於富貴易志於功名或水之蓋若厭之民即之也困雖說統謂上下相承只是一意亟齊之不可作便是可蓋處境新安境還當作兩截吳興之曰由凡事不可爲而推極於蓋尋不可免

子曰不占而巳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朱子：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實德。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望

書院藏本

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如韓富范公上薦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會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覺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都以理會。這一箇公底道理。故常和易。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遠隨私意。故難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微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語錄和是公底。同阿是私底。如周而不比。亦然。則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則同一事。而有公私。衛新張氏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和之與阿公私而已。公則親人。費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覓何同之有。私則吾鄉泥所以常同。聖已克。所以不和。愛淵輔氏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便半庵氏論計中。小人。有數樣。硬硬然。小人是其器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倘以其所業雖止。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恭。同而不和。與夫窮斯盡長。威威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對君。子反說。周。獨。因。和。如。和。美。異。味。而。相。謂。為。一。也。同。如。雷。同。電。

密  
書院藏本

豐院藏本

75—23

如惡並  
去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吳

書院藏本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何者惡之耶夏崇饒氏子貢以爲賢者必爲鄉人所好今鄉人皆好還可爲賢乎夫子見有若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據以爲賢子貢又問鄉人皆惡還可爲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爲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爲賢者無疑也鄭聲焉氏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楊震一鄉之人有善有惡若皆好之焉知無苟合之行若皆惡之焉知無可好之實故皆未可以決其賢愚註善者好其同類不善者惡其異類合之則此一人之有善無惡可知說執兩何如俱就一邊說釋書曰道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固勉錄大全蔡氏說最得聖人言外之意推而苦之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爲君子如司馬溫公之於蔡京善者惡之而不必爲小人如

丘壑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題

書院藏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sub>レ</sub>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sub>レ</sub>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sub>レ</sub>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sub>易</sub>

辭說

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sub>公故恕說</sub>小人之私而刻<sub>私故易說</sub>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sub>朱曰君子無許多勞擾故易事小人便些些便宜人便從那僻僻處去<sub>本</sub>故反</sub>

易說南軒張氏易學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sub>レ</sub>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之不<sub>レ</sub>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推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處淵輔氏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難已君子貴重人才豈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



客問儒林曰不說處不是因奔競與他心要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時賢路他心要自然發口語連即器之中又分器焉國史曰凡人莫不有事有發而其精神總全注於所事所說之人君子則化一世奔競之心而為經濟之心小人則銷一世奔競之氣而為妒阿之氣陳伯玉曰兩而字及其字是轉語要得和形互見之外謂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事易說校授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猶肉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惟此君子小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任武仲曰必合難易二者乃見君子小人之全偏聘廣川說之以不道五字渾成瑣斷不得小人邊說之須有一頓挫不以有力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書院藏本

見龍記

字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書院藏本

也。兄弟夫婦朋友也。終命與爲可仇。必先於數力。數。代之享。所以與人倫。則謂之上舍。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誨。誨友之所訓。詢有司之所檢。遺記誦而已。耳。人道之大。殆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變。變。變。此切切。傳。傳。傳。怡。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爲上。其氣。氣。氣。當。當。此下文又分別其義。存。存。存。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傳。傳。傳。計。勉也。就教。教。教。上說。怡。怡。怡。知。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切。是。揭。肝。胆。相。照。意。傳。傳。是。忠。告。善。道。意。真。甚。子。路。勇。者。也。勇。則。氣。存。未。能。切。切。切。勇。則。謀。未。能。傳。傳。勇。則。亢。亢。未。能。怡。怡。故。皆。子。路。所。不。足。說。這。此。全。在。兩。養。性。上。論。士。切。切。切。傳。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切。切。傳。怡。怡。怡。之前。四。君。講。義。陳。百。史。云。子。路。不。足。處。全。在。涵。養。末。二。句。只。渾。言。厚。德。此。氣。浩。浩。見。應。應。若。分。贖。朋。友。兄。弟。如。何。矢。趣。神。矣。楊。氏。云。切。切。切。傳。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恭。信。等。五。字。折。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遞。接。朋。友。一。句。聖。人。明。已。折。開。說。如。何。反。以。分。贖。耶。若。謂。推。類。其。川。不。盡。於。兄。弟。朋。友。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從。從。而。觀。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須。知。六。等。折。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折。開。不。得。亦。必。不。盡。然。下。此。六。

字矣。但溫良恭儉讓又何嘗折開不得哉。或曰六下下總一如字故折不得。然則申申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曰兩如字必須折。即此等論。皆與黃葛亮諸人講書說。雖亦習而不察耳。夫子言出一箇國。氣象其中。德性之。禮樂之。充。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須。於。如。字。中。體。會。他。慈。切。切。則。屬。情。意。然。情。意。亦。在。言。語。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大。抵。切。切。則。在。言。語。上。說。而。一。則。是。言。其。懇。切。一。則。是。言。其。詳。細。切。切。則。是。忠。告。懇。懇。則。是。善。道。只。玩。大。全。朱。子。兩。條。自。明。有。疑。請。語。錄。說。未。是。者。不。深。察。也。看。來。切。懇。內。俱。有。忠。告。俱。有。善。道。既。皆。在。言。語。上。說。則。其。衷。誠。懇。切。正。面。不。得。說。過。光。榮。登。旦。下。二。句。是。善。道。後。解。處。咸。宜。之。妙。周。聘。侯。曰。教。告。懇。懇。則。切。切。詳。盡。是。忠。告。意。不。揚。其。過。不。強。其。從。是。善。道。意。諸。說。因。一。如。字。總。承。上。六。字。遂。謂。此。是。渾。淪。氣。象。不。必。分。開。不。知。言。切。切。如。可。言。懇。懇。如。可。言。恰。恰。如。可。也。如。字。何。妨。分。承。乎。士。必。能。化。氣。質。涵。養。德。性。浸。灌。於。詩。書。禮。樂。乃。有。此。中。和。感。傳。氣。象。子。路。為。人。粗。疎。躁。率。故。以。此。告。之。兄。弟。二。句。自。宜。切。實。分。承。百。史。謂。只。須。渾。淪。言。純。德。厚。氣。不。必。說。兄。弟。如。何。朋。友。如。何。大。謬。至。上。一。句。呂。氏。謂。亦。宜。折。開。分。承。不。宜。渾。淪。說。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聖

書院藏本

愚按夫子連下六字總一。如字。正為三者。使一便不足。以形容。盡。致。也。若。作。一。句。則。文。中。分。三。小。比。則。可。前。後。須。入。如。字。內。總。發。為。是。但。總。發。中。亦。仍。須。細。切。三。件。不。得。落。空。打。劫。耳。呂。氏。亦。有。夫。子。畫。出。一。箇。渾。淪。氣。象。一。語。然。則。此。題。自。應。以。渾。淪。為。主。矣。切。切。亦。兼。善。道。意。而。忠。告。意。多。想。德。亦。兼。忠。告。意。而。善。道。意。多。切。切。切。懇。懇。則。言。詞。而。情。意。自。在。其。中。恰。恰。恰。恰。然。亦。是。衷。誠。而。發。見。龍。記。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豈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朱子謂。可自戊戌。何始。聖七年。日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

三十年制周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測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得七年之類。亦如此。謂為周曾文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即曰。大抵霸者。尚權謀。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須是七年。同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何也。曰。古人政事。大事本未兼具。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計畫。後來賊數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縱行此。便教他習武。事這裏人。已足好殺人。底。若教得他。會起要生事。如河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發之人。歸更不夫。理會。只管在家。作。關。要。酒。物。喫。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如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患之害。慶源補氏。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應度之謂也。雙峯陳氏。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人。知。重。本。足。食。足。兵。皆。自。成。之。本。也。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期。月。而。繼。紀。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決。治。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聖

書院藏本

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聞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其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雲峯胡氏。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仁山金氏。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戈矛。生作。馴。馴。之。節。馴。為。因。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若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職也。新安陳氏。善人有忠愛惻隱之心。而具教民之義。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未也。本末兼盡。必七年而信意。非也。若不使之深。排易。轉則壯者。何山。得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教死。不暇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可。自。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戈。矛。生。作。馴。馴。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一。聞。而。靡。破。亦。安。能。親。上。死。長。則。故。亦。言。之。為。是。註。云。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龍記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陳氏即以  
務農亦為小又是一意存儲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其心也教  
之務農其生也教之講武其義也民知親其上也其長也  
承三意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足如此四書講義亦可以  
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興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  
以師成下章言時談兵言上距帝王盛德無敵中間取善人  
施功教亦字精神益淵○若說善人忠義忍之所為者說善人  
勾踐之生來教訓吳起之說雖說持兵之說而為者說善人  
全無即或意則又徐假宋襄之被亡也須兩邊打破寫出亦可  
道理都見王政設施與後世心術天懸地隔季教侯曰言即或  
者見成教之效非專為師成而教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為戰  
而教非善人之教也李安溪曰別處說善人地位處便要分別  
得斟酌如此章及湯武去殺章正是說他好處何暇替他稱揚  
本領見時文有纏住善人說他領美未學者又有把即或兩字  
儘說可以因固自存者自謂體認之至不知先差口氣也如春  
秋職國時假仁假義猶足以為真箇得善人為邦又烏能量  
其所至乎季亦史曰教民原非為師成而教可孝弟忠信則  
回教之以孝弟忠信及務農非為師成而教也教之以講武則

金鼓旗物作伴進退亦在所教矣集註先只云教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蓋必如此乃完備耳按語錄內此與聖  
人云云兩地人恐皆當作善人季侯雲曰教之務農便如所謂  
足食教以講武便如所謂足兵教以孝弟忠信便如所謂民信  
此自是為政分內事何嘗定要即或  
然到七年後教成之效自如此耳

兵內焉有善人之所不忍言善人豈專為師成教民哉而亦  
可知矣言講武則民有勇務農則民足食明孝弟忠信則民  
知方止德厚生安修文事武備兼善氣薰陶七年已久而  
即或何不可之有○安溪先生之論最精饒雙峯蔡虛齋謂  
亦可者僅可之辭且謂善人教民亦未必便是節制之兵大  
謬○教字中自須兼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說然語錄之論正  
自有理恐意以務農講武說起而歸重  
到孝弟忠信上似更合題目 見龍記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龍記

自不用教了孔子却見春秋時或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  
忠信也謂齊桓氏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  
有教其上下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  
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孟子不教民  
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吳氏曰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  
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  
坐於里門子弟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  
春而就學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修農一時  
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生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新安陳氏  
此章與上章上必一時之言此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  
反言之也蓋引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不教民而用  
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蓋講武之法戰  
國之君自不缺也五武曹曰按善人教民七年章註先只云教  
以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愚謂既添入講武則戰法亦  
必用教可見此條只說教以孝弟忠信尚未  
完備也然此條所云亦可備一說故錄之  
春秋末年諸國皆棄於戰國輕用其民受乎困辱其氣  
故發此與上章連類而記亦有深意總以數世之無善人

嘉興徐起元瀛南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中內根外念則怨欲有公私當欲則欲之私也。初分言便則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謂已所有而生氣也。怨欲者謂已所無而生氣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上下。然則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是其所欲勝於不遂其所欲則忿恨。是其所忿恨。此二見於外。則怨欲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懸忿及一制之忿。忿皆是見於外者。即制是怨忿。忿忿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謂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情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三

書院藏本

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意可以為難。此著意告原意處。欲他有所發。他不能再問也。如子貢便曉得聖人意。如曰女以子為多學云云。對曰然。便問曰非欲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意則不能。若無克伐怨欲為仁由已。惟能于而上能之。予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豈還有得透。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看得大底道理。豈求勝欲其甚。要矜誇做甚麼。求仁而得仁。怨憤其甚。耳目口鼻之欲。惟分是安。欲簡甚。豈見得大處分明。這小小清氣。豈知水清東海無有痕跡矣。若只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道物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四

書院藏本

身不見於外。而其心則不平之意。乃曰。關連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有毫髮。而告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愛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而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此。何足以及此。○問。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是常剷去之。後發便剷。剷到無處。○禁。止不使之行。則要行之。心未忘。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剷。剷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且。教。出。然。病。根。在。這。裏。豈。如。提。賊。克。已。便。是。剷。在。這。裏。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足。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他。且。不。得。出。來。作。過。猶。漸。深。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問。淵。源。氏。意。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憲之所。以。能。制。其。私。欲。之。也。○問。淵。源。氏。按。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積。養。此。積。漸。消。磨。法。也。○問。事。首。察。克。已。此。勇。猛。決。去。法。也。○淵。源。氏。制。其。欲。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





無私之謂仁。勝私之爲仁。有利而勉。尊外以損人。致意於  
養私。而不知檢者。而終不得謂之仁。○察其支流者。未必能  
絕其本源。削其枝葉者。未必能按其本根。防之於外者。未必  
不決之於內。強遏之於平日者。未必不奔發於俄頃。縱終於  
不決。不發而私意潛藏。隱伏於方寸之中。天人交戰。相持而  
與之爭勝。不勝。未可知也。詎得以克復。怨欲之不行爲仁哉。  
○可以爲難言。其川力已勞。加功已苦也。仁則吾不知言其  
尚未能剛斷果決。以絕其私之萌。涵養從容。以化其私之蘊  
也。○可以爲難句。困勉錄自是正解。然王  
李二家亦講得好。可以兼採。見龍記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朱子問張子棲居說口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于此者回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未謂大有爲而重遷者耳張子蓋推言之也

書影本

○遷居補氏說者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道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往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尙足以爲士哉關氏居以爲居事才可然居事所該者欲聖人慨斷其不足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士○案關氏懷若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上者斷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上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隱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徙矣陳引土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爲上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爲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爲溺於居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謂當時之士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爾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所謂棄選者也故爲此言夫於所居有所顧戀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爲泛言不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居室則不是存疑意所便安所在皆謂之居

居字詰詞意反復安房色澤極字須繁鬱然此即是  
彼二意緊想是正意想是餘意次句蒙引存疑謂此見  
利而不思義猶欲而不明理便不足以為士不必如韓氏再  
推一層愚謂蒙存所解自是不足正而然輔氏云云亦須於  
說完正面後作兼說抽出不足意方為該備耳 見蘭記

溫室栽培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  
 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漢氏云危非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  
 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稍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  
 爾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不是大言炎炎只是侃直居各  
 卑順有舍容異順之意南軒張氏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  
 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制於卑自世人觀之則見其高特耳靈運  
 補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或有當孫之時陳氏  
 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峻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靈  
 峯陳氏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者爲國無道至死不  
 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  
 害國安陳氏謂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致  
 害保身之道也策引危行言孫推在下位之上言若居其位者  
 自不容言孫只宜去其位耳周勉錄訓墨云君子立身持身

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曰氣之已者。○尹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者志必勇。言氣徒能勇者未必  
有仁也。德者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者志必勇。言氣徒能勇者未必  
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天授有勇也。胡氏曰。彼口給無德之  
言也。血氣之盛。仁義之勇也。兼引此得。彼不得。兼此大  
子發此。彼身首。而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天下之義理  
皆和順有德者足。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和順積中  
之華發外。此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心。而和順之英  
華。發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平英華上  
說。如論語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學詩無以言  
則曰。心氣和平。誠觀天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  
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註一或使彼口給一或血  
氣之強正此二不必字。尹氏下簡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  
凡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豈但未必有德乎。胡氏  
德。彼仁曰德曰仁。亦如此分四言。胡氏爲學與觀人二意。以攝

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有勇者之所亦勇於義非關恨之勇也辭通  
端曰有德之言皆其體之於身身之於心而後實道其所得明証其所見也臣武曹曰困勉錄云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觀  
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是造道之深所見知是亦可謂之  
便佞口給乎曰若充類至義之盡亦不能不如此說愚謂造道  
之言亦當在有德者必有言之中蓋顏子於聖人所差只毫髮  
間孟子學已到聖處則其言聖人之事是亦有德者之必有言  
而已矣今困勉錄乃欲割在便佞口給中殊足駭人○韓求仲  
云此章專論言勇陳百史則云專論德仁非辨言勇愚謂聖人  
之意則重在德仁然此章卻是爲當時尚言勇者而發李爲國  
曰要從有德內看出言來仁內看出勇來方與下言勇有別○  
有德雖泛言仁固心德之全然此德字未限定是偏端之  
德看註下和順簡中英華發外則此德字未可漫看也  
德仁可以包言勇言勇未必能兼德仁曰必有者決然而無  
疑之詞也曰不必有者有不有未可定之詞也○春秋時人  
或尚言勇然尚言者或好逞才辨而樂於德之外或近  
於義理而囿於德之中尚勇者或專以爲暴而明背於仁



只重向德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  
○適之言近於激濁揚清一海若從而廢議之非定哀多微詞  
意矣其流弊必如東漢之黨禍此夫子所深懼也故不答然竟  
置而不言學者誤以為善惡不可分明將為蘇氏之說發是又  
夫子之所深懼也故侯其出而贊之聖人一言一默無非至教  
如此酒武嘗曰按夫子不答之故語類有一條問語云亦有德  
如禹稷而有不天下者亦有惡如桀而得其死者凡事應之  
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蓋此即所謂  
善禍淫之理不可知也語類又有一條云聖人不答也其無可  
說蓋把他做不好又說得是把他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  
已此亦其理固然不必答之意也語類又有謂意善言拙極  
人非其論正如仲尼賢於魯而夫子不答魯問得飲此三說皆  
不若不敢承當之說為穩○呂氏主福善禍淫未必然之說然  
其論卻精何則曰此題前輩以太發越為嫌者但謂不可說  
出南宮氏以昇昇比當世再提比孔子豈知俗下之云耶至若  
長府一章問子直云何必改作夫子直云言必有中而俗下乃  
云不得入魯事然則何必改與必有  
中有又何事也此種解說最誤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三

書院藏本

不答有數說朱子謂適有取當世而尊夫子之意故不敢承  
當自是正辭義引則謂適本似問又似非問故夫子可答亦  
可不答謂義則謂聖人正誼不謀利若專講福善禍淫則天  
道亦有時而難測語類又謂適之論自好但理有固然亦不  
必再說此數說講來亦俱有理正宜推闡盡致不必拘於困  
勉錄之說也○夫子稱之曰君子則適為有德之君可知矣  
而又美之以尚德則所謂崇善而識力者  
其點有契於聖心更可知矣 見龍記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  
也○宋氏謂君子譬如他物雖有一兩點白處猶當不得自當室陳氏君  
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  
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理覺  
之理蓋君子之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而言君子在  
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來

不勝其他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錢氏仁  
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  
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鄭氏此大學誠意章事與此大處辭仁非聖  
人不能盡小人也○華有天理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勉君  
子而勉小人也○語類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  
行專在於私那得有此緣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發見  
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  
小人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蓋此不仁與仁字俱以  
一念言不以全體言在案使小人在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  
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  
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語類錄小人不必說到假仁  
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人而仁者也○不可流入  
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返之勢通章總見從仁而  
至於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微人意最為深切○存疑解  
仁字兼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未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為  
見龍尤明顯理勝曰有矣夫三字自觀人者言則為寬諒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古

書院藏本

修己者言則為危詞○周時侯曰如人通身活一塊死即是不仁  
通身死一塊活如何是仁仁則其全體周流而無一息之閒者  
也  
由赤輩之日月至焉者固是君子而未仁即回之三月不遑  
或不無一息之閒亦尚是君子而未仁○小人豈無乍見猶  
子惻隱偶動乎旦清明天良復萌之時然不俄頃而已斷滅  
消亡故語之曰未有人而仁○君子小人之未仁與仁固  
以一念言然一念亦從全體來君子一念之未仁實亦全  
體之偶疎小人無一念之仁亦因全體之喪失 見龍記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勞者損之愛也忠而勿誨誨者教之也愛而知  
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詩大雅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由玉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者  
人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

五  
書院藏本

潤色之

神。謹。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澗。色。澗。

夫

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與退不以爲教子產調色而子羽  
不以爲養後世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少微  
氏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  
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爲功慎辭哉辭命之常慎可知矣齊梁陶氏禪讓想是素善  
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  
熟於應對故又使之修辭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  
已見直待子子都子御調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韋  
氏鄭以小國介子晉楚爭奪之衝自儲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  
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  
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調色是以  
應對諸侯既有敗事歷定襄獻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  
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齊楚草創是紀疏規模簡架都是此時  
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諸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  
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序常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  
修飾之修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多簡則煩簡得宜詞語  
都停當子文采或未可觀也又從而調色之調色是加以文采  
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



書院藏本

審院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宋  
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食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  
著自有飯食。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窮。所以易二者其  
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怨者。富而無  
窮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  
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  
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  
於外耳。又烏促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未平於中。皆爲怨  
也。故貧而無怨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貧之

經 175—38



則設身降其難者而怨更可知矣  
處貧富者其共勉之 見龍記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康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齊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苴。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與非才智過人。不足以勝。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圭

書院藏本

其任。○氏曰。孔子不器。又曰。其使人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楊氏曰。公綽爲魯大夫。想不器。故孟子謂此可爲趙魏老。則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則如胡氏。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爲如此。曰。上無王綱。大吏小強。役窮。故至此。○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不使康則不貪欲也。○胡氏曰。不器也。惟其康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用遠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氏曰。家老以尊爲重。大夫以才爲任。才望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胡氏曰。滕薛萬山。此章分明。○楊氏曰。失官人之道。翼註亦有誤。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謂其爲是。○高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其才。○公綽正康靜而短於才。若使他能家老。就是趙魏大夫。而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能大夫。即使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爲大夫。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必至於廢人。○胡氏曰。然可想。按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玄得之。試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信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便無牽引謂得也是。國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看更無分別。則呆矣。

○滕薛自應清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康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康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康耳。可嘆。○陳氏曰。曰。當此之時。化家爲國。之先。成矣。故才者。之士。不任於私。而爲公。而分。裂。其。舊。之。事。將。作。誠。得。清。靜。之。人。不。功。其。成。謀。則。大。國。可。以。不。滅。當。此。之。時。并。糾。衆。小。之。勢。見。矣。故。豪。傑。之。國。當。以。降。爲。息。其。爲。憂。而。盟。會。計。伐。之。風。將。息。苟。非。敏。聖。之。臣。力。於。其。衰。緒。則。小。國。何。以。教。亡。○周。禮。曰。本。是。言。公。綽。不。可。爲。大。夫。卻。帶。他。長。處。說。可。見。聖。人。於。人。瑕。瑜。不。掩。處。此。章。有。兩。說。一。說。是。謂。公。綽。官。不。稱。職。意。一。說。是。見。魯。失。用。人。之。道。意。按。書。先。生。謂。當。按。思。謂。運。事。皆。失。用。人。之。道。一。邊。趙。魏。尚。優。况。小。於。趙。魏。者。滕。薛。尚。不。可。况。大。於。滕。薛。者。隱。然。見。秉。政。者。之。明。遠。其。才。耳。然。則。不。得。明。斥。魯。事。夫。子。口。中。只。作。問。問。辭。論。是。○按。氏。子。所。論。竟。將。趙。魏。滕。薛。四。字。看。無。矣。語。論。雖。佳。恐。終。非。正。解。而。同。人。卒。皆。謂。公。皆。極。稱。之。以。爲。得。夫。子。當。日。微。言。武。仲。亦。謂。其。論。頗。有。關。係。故。附。錄。於。此。聊。以。備。一。說。耳。 見龍記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圭

書院藏本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法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也。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四子之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微。而共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成人道。不足以語此。○陳氏曰。四子之事。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康靜。外他無。齊伐魯。莊子赴闕三。費甲首以獻。曰。此室三北。連赴齊。後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曰。當謂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三

書院藏本

能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  
焉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以禮  
樂始能取四子之所去四子之所去也此方謂亦可以為成  
人則猶未至於成德之域也同若聖人之盡人謂則何以加此  
日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延項奏合之洪氏謂特以四子為言者  
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十人再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  
知者耳胡氏謂言十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  
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胡氏四子  
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而後相資為足合乎道又  
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  
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  
也觀諸禮記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既四件皆是實須節之  
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之勇而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  
武仲之變君公卿之不可為廉蔣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  
孝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學推之義非文以禮樂未見其  
渾然粹然也新安陳氏簡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三

書院藏本

之文也此五句釋若武仲四句而又節之四句釋  
文之一句則才全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二句承又節之四  
句末總說到而其為人也可明矣此五句也四句釋武仲四句  
釋子路即其已人同歸納知廉勇然有從大資來有從學問來  
德性無斯須不和不與文官檢束身心無斯須不莊不敬涵養  
共履踐以五聲十二律融其清淨此以禮樂之文也也  
也四子之長未能純粹文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化其所短所謂  
主善為師而協於克一禮記禮記四者知行之事文以禮樂以  
莊敬和樂而存養之功也國武仲四句能取四子之所長以下  
乃另是一條其原文云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  
人所長且把做箇樞機蓋子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  
而去四子之所短云云愚謂朱子歸重文之以禮樂句玩此方  
知此節主廉乃將此要緊語刪去何也○用勉錄謂註才全德  
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才全德  
自明義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愚  
朱子謂文之以禮樂句最重推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所長

亦可以爲成人矣要平

復加曰字者既終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積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應問

章

書院藏本

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蓋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誤。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說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揚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彼子路說方顯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又則公綽不敏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賢善而爲之。兼備用本末而言。兩解。因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知爲忠信之人。在今日論之。亦可爲成人。此亦想狂狷之意耳。原極其註非正也。何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

個須學以成之。然後場於中正而無疵也。便操德忠。指授命。信指久要。積約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隨。其爲子路之言。則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繼子路於成人之。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益短。集賢善。益其所未至。耳。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此也。子路猶以爲此古之成人之道。猶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爲。抑以自許也。惟其自許如此。故蓋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能文之以禮樂。故也。竊按陳氏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知。以知此理。終合於道。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爲子路之言。蓋是關切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康勇爲德。知義爲才。見利思義。則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勇義則兼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丹朱之廉。上亦可以爲成人。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應問

美

書院藏本

人而言。下亦可以爲成人。對上文而言。○胡氏以後。節爲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日既如此云。夫子安得無說。語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減此。却寂然爲。何先備未嘗及此。兩端忠信實心爲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爲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關切。而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如要之。日入多。嫌。期許。遲之。既久。不覺頓忘。此皆不覺。貪。之故。四節。皆。今之成人。何是。薄之。之詞。此中有折子。路得意。處。有。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名節。日衰。故指此等。爲。異人。奇。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名節。日衰。故指此等。爲。異人。奇。士也。在。武仲。門。說。說。此。節。不。重。無。才。智。上。只。應。上。文。禮。樂。說。下。言。此。之。時。辭。說。說。此。節。不。重。無。才。智。上。只。應。上。文。禮。樂。只。有。一。段。忠。信。爲。善。的。人。亦。可。爲。成。全。要。在。今。字。上。發。出。聖。人。節。取。意。思。謂。此。與。本。註。才。智。禮。樂。求。備。意。小。有。不。同。然。亦。可。傳。一。說。存。之。○末。節。乃。子。路。所。能。夫。子。進。子。路。於。成。人。之。境。豈。肯。取。其。所。已。能。者。而。更。進。之。先。備。粉。粉。之。疑。在。此。重。思。白。作。說。下。節。應。見。得。如。前。節。所。云。方。可。爲。成。人。便。不。是。重。思。白。作。說。所。已。能。話。頭。最。得。顯。白。若。認。無。何。必。然。何。將。下。節。與。上。分。開。說。

便是重笑子路所已能。然則今日之成人以下。胡氏以爲子路之言。朱子疑之。然終不以聖人口氣亦謂之可也。朱子謂上傳文之以禮樂。何最重。蓋即謂子之長而不澤。之以中和。終不免偏倚。故曰。人而山。或上。下。節云云。則全無文之之功。即四子之長。亦止謂其半也。○下節若作子路說。則夫子不應少無一語。若作夫子說。則未似聖人語氣。聘侯謂宜刪疑。良是。○註中才全德備四句。因勉錄。分重若減。武仲之知五句。蒙引武曹謂以頂文之句。應按渾然句已就。到文之上。至才全德備四句。自蒙上四句。就來中正和樂四字。正說文之句。終然句已從文之句。轉到末句上。如此看。似較安然。前二說亦俱可用。見龍記。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校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謙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國風。○因凡事之因後而中理。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卷 書院藏本

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衛。○安。○陳。○氏。○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情。○風。○此實見其靜。非輕薄。○衛。○陳。○氏。○在立朝處世上。論其性。○格。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益。○疑。○之。

之也。○朱子問疑之何也。曰吳氏云。文子請事。公史。公史。曰子。爲。若。貴。禍。必。及。矣。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其。後。者。善。乎。○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是。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國。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節。舉。若。其。能。若。此。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說。以。告。者。過。抑。說。時。言。樂。笑。取。似。乎。易。得。大。了。豈。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齊。書。因。文。子。意。者。簡。然。厚。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如。賈。所。言。非。相。順。積。中。發。於。中。節。者。不。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詞。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詞。氣。含。宏。忠。厚。如。此。便。與。陳。氏。同。時。樂。義。與。陳。氏。相。去。幾。何。曰。康。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然。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國。風。○其。主。曰。夫。子。意。對。遠。伯。玉。使。者。然。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法。疑。之。遠。伯。玉。使。者。但。爲。陳。詞。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南。齊。書。曰。他。處。然。後。是。若。力。之。詞。此。乃。言。從。時。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卷 書院藏本

笑從樂生取。從義生之謂。不言不笑不取。頗爲當時所驚異。殊不知偏嗜之行。不足尚也。若時言樂笑義取。說來似甚平常。然惟時中之聖。方克到此。夫子不敢遽疑。亦不欲遽信。詞氣委婉。非聖人不能。○石。○贊。○先生。云。言。笑。取。人。所。不。能。無。言。笑。取。之。節。非。聖。人。不。能。中。講。得。最。明。了。○見。龍。記。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

唐院藏本

秘以尊唐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止然桓公伐楚仗義

書院藏本

謝安陳氏註引二事以著其實又卽二事以推其餘一公心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45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下論

新

本院藏本

諒小信也。經綏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  
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  
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  
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  
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  
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敬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  
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

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宗則不以相揜可也。前漢淮南厲王長

不用食注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

與厲王書諫教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爾蔡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影書王珪傳建成

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甚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

珪不能補導流嵩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觀後

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世

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漬微門爾聞吾兄弟奈

何答曰太子早從微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

拜諫議大夫宋江同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曰前說非是可但

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

可死後無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卽

是此意。同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爲兄信乎曰荀卿謂桓

公殺兄以中國其有因在薄昭之前矣亦未有以如其必然桓

孔子於管仲不復論其所爲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管仲

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

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

義太平高帝少子也焉然

下論 憲問

莢

醫院藏本

其所不屬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  
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  
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  
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  
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  
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  
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  
可以率然議也程子之曰糾者或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  
於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  
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  
劉氏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  
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  
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按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  
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  
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程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  
推之而知其爲兄耳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於  
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  
蓋春秋以白入於齊有暴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皆有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

書院藏本

字固不可以公殺前無子午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  
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薄昭之言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  
國在薄昭之前則朱子疑薄昭之言亦不無疑於其間也况朱  
子於集註論王珪後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  
小白之正與大宗殺建威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執之  
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存其過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  
功過不相掩者與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  
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  
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必死桓公死則桓公當立此  
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  
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糾則公殺并註四家皆書  
糾糾左氏獨言子糾糾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書  
與魯盟於既納糾糾以爲君又殺之夢書子若其罪也曰程子  
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兄則益  
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  
當有齊而不當有也於小白書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  
名則小白書齊因其齊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  
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于也雖不當書子也非子也雖不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天

書院藏本

無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也。聖人論管  
仲只許其功蓋未嘗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彼程子曰管仲  
不死其功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皆無此則貪生惜死  
雖匹夫匹婦之說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  
其時義利有可生之理未至於害仁耳又云召忽之功無足稱  
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與仲并  
子仲之生而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說  
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說  
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說也  
論者於此皆未識多欲曲為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  
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正大今人每云為仲從亡與委費之臣  
不同又云是僑公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為  
客理如此則王珪雖微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命太宗  
為太子即王珪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子路子貢  
兩章發得皆實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  
不置待後儒發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  
言周人之書皆以糾兄相弟則此事未足據以為斷且非糾長

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  
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  
既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為賓客者耳則管召亦未為臣也  
既不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徒可云諫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  
節之罪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亦史曰要打到相  
上匹夫匹婦與相字對莫之知與天下二句對方合章旨  
子貢之問與子路意同而子貢更重在又相繼夫子答以一  
匡天下而更推判被髮左衽則其相繼之大功誠有不可沒  
者故又以匹夫匹婦之說相形見能成大功者不必再以小  
節深責之也。春秋時若非齊桓魯昭則已變為戰國  
矣此其功不小要之皆管仲之力故夫子屢有要而不苛  
求其不死此亦輕重之權衡也。諸家論管仲之不死處亦  
各有見今並存之。糾與相皆非嫡長恐  
其建威已立為大子者有別 見說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僑反  
臣家臣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國氏同則不

公則不私。昔春秋書法。國地雖為家臣。俱也。為大夫。皆亦俱也。下。傳。而。國。地。雖。為。家。臣。俱。也。為。大。夫。皆。亦。俱。也。文。子。亦。為。可。以。為。文。句。伏。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見孔何以謂之。○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洪氏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達耳。彼錫民爵位。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樂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章。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變態然。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無。傳。所。有。而。附。會。之。如。錫。民。爵。位。之。文。而。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堯

書院藏本

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即。是。說。所。以。為。文。之。義。傳。齊。國。因。文。子。卒。其。子。請。諡。以。自。悲。文。子。終。以。終。其。孫。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然。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新。安。陳。氏。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禮。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是。文。子。為。侯。時。非。身。後。也。○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稱。此。一。事。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爾。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諡。其。諡。哉。○則。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侯。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是。不。出。文。公。聖。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諡。之。云。云。○松。陽。陳。氏。謂。錫。民。爵。位。即。是。知。人。善。任。推。賢。讓。賢。何。等。暗。昧。忘。分。為。貴。何。等。光。明。故。曰。文。○順。理。成。章。四。字。須。從。上。節。勸。出。為。貴。為。國。天。理。之。至。公。但。向。居。已。下。者。而。一。旦。與。已。同。列。心。必。有。所。不。甘。而。又。恐。以。人。之。

長形已之短此同升所以難也然此皆是一片私心則於理必有大擇處文子反足可謂順理矣同升則忘分之患一見知人之善而亦自此為國華豈不足見禮記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夫音扶喪

喪失位也。○劉。別。大。概。謂。其。勢。倫。不。敘。紀。綱。不。張。也。此。一。句。如。蓋。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如。見。發。出。之。類。與。亡。國。不。同。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甲

書院藏本

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其。強。於。用。衛。靈。公。之。無。道。所。用。得。其。才。猶。足。無。喪。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就。能。無。憂。○鄒。氏。國。即。敏。學。好。問。者。○仲。叔。圉。與。道。者。○祝。鮀。以。後。免。於。今。世。者。如。國。喪。矣。賈。之。為。權。衡。之。計。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鄒。氏。子。適。衛。者。○蓋。有。李。李。之。意。焉。亦。以。衛。靈。公。用。人。或。可。有。為。耳。○鄒。氏。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稱。瑞。往。往。肥。醢。神。人。皆。說。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無。憂。○鄒。氏。謂。天。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幸。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鄒。氏。引。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賈。賈。尚。禮。

其言又其盛者然則考之凡尋常語皆謂者於其所言謂其  
其言所謂不可謂其言實見其盛也范紫雲曰此見才之著  
用三子猶存無道之國況賢而不者乎李俊曰活泉客只  
是獨據鄰國不主其非真有仁義之師也治宗廟只是遵豆  
牲牲饌文周備非真有和神之敬也治軍旅只是行伍完  
整饒急有領非真有仁義之師也如何連帶得國家大本  
祝鮀三人初非有匡君定國之才欲而竊公任之責能保其  
邦之不喪則使有勝於三人者而棄衛政其必能易無道為  
有道矣其矣用人之  
不可輕也 見龍記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者不  
難哉。而軒張氏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  
難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怍則躬不遠而仁者之自必  
切斷於陳氏經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有為而實則有  
必為之志者必不致有易之之心不致有易之之心必不至大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聖

書院藏本

言無當矣註云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  
孔子猶曰對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曾遲此專為大言者發重  
不怍二字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四書講義為之也難只由言  
之太易後不致有易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者不  
難哉。而軒張氏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  
難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怍則躬不遠而仁者之自必  
切斷於陳氏經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有為而實則有  
必為之志者必不致有易之之心不致有易之之心必不至大

註中無必為之志五字詳得難字最醒卻全在不怍二字看  
出古來竊虛聲之志人愛惡之心已喪但知大言可以欺人  
其初原非志在為正不待其後之  
不能踐言而始知之也 見龍記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  
公之在魯也鍾簡公梓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聞止  
有亂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弑之昭公十四年五月壬申成子  
殺子我註即謂山庚辰殺公於郎甲午弑之孔止三日而  
請伐齊三公子曰魯為齊躬人矣子之仇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桓  
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魯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引報子弑齊君陳桓弑其君請討之  
之詞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聖

書院藏本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  
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子故  
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聖子天子討而不伐諸侯  
之討而謂之作陳桓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有欲  
進諸侯當不請而討陳桓沐浴則齊戒矣古者三日沐浴五日浴  
齊戒必沐浴故知  
沐浴之為齋戒也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

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後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善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

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桓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聖 書院藏本

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宋子問當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豈公室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大子三子而以大義諭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致敗遠之義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豈可不從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子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稱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得而成哉夫子以君命之重也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實其萬一之或從也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違從明在彼雖不致必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致已其所以警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欲討陳桓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說將不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義臣之義以見狀遠大惡天下不奪人人得錄之况在鄰國可引不討行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

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誅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

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耳。○春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就逮此天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未泯而朝政其非以卜天意也。○問程子以爲必告天子胡氏乃曰先發後聞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概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如何使地近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達而得以告力不足敵而不得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其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步之未也則不可少

大罪使彼得以拒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逃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幸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蓋聖朝氏程子所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後討之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後書陳桓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我安陳氏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向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冰浴而朝蓋欲盡其誠以成君心也後雖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聖 書院藏本

哀公十四年之春端計在是年之夏使此諸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諸之不通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難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蓋實氏曰抄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爲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以不必附錄註疏細觀之陳桓當歸絕筆之後而後此一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哉況武仲曰先發後聞之說若論其理則可胡氏謂仲尼此舉當如此不亦謬乎黃氏曰抄駁之是也蓋聖朝先發後聞指魯非指孔子乃是謂爲之詞因勉錄上胡氏說反謂黃氏論人說要抑又恐矣聖朝黃氏曰大義凌雲全在兩不嚴上觀前言不敢不告則君之必當討明矣觀後言不敢不告則三子之必當從其討明矣。○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孔子告公曰陳桓弑其君卿是春秋書法亦公既不能自專而三子更以爲不可時事可知矣。○說告夫三子又復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無厭感懣于載下倘聞嘆息之聲。見龍記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

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然則問子路勇於義何難不欺。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只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獵。細細言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去驥山謂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魏國阮氏偶言不直。謂之欺。意乃無隱。謂之欺。其與犯正相反。○夫子告子路之辭。惟其本意。乃是一戒。○犯而面不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爲戒也。○然則問子路若以不欺爲本。然不欺其難。惟是不日於快獨上實下功大。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徇其若勿弄色弄貨。皆是欺君誤民。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

下論

望

書院藏本

犯之是犯上也。范氏古之事君者勿欺也而犯之。今之事君者勿犯也而欺之。蒙引觀不能欺伏義。犯則犯亦乎。路未能盡。胡  
獨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  
力始可以言勿欺也。犯專誠諫諍。試犯其顏色以諫諍。此事  
最難。利害必至於是。乃有所諱避而不盡其實以告國。欺也。  
利害未至於是。或上於惑君言之而過其實者。亦欺也。循陰錄  
此欺其精審。於前果確於後而盡以道事君之責。則當獨錄勿  
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帶出勿欺做主。不說做兩截。  
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犯法則犯爲作用作  
用欺矣。講犯字要見勿欺之犯方作。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  
臣所諱也。但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君其所少正。恐  
犯之中特其義勇有不盡合禮。謂誠慤不失受君而不覺其人  
於欺也。意原重欺一證。欺字不用說。奸邪佞倖即立言太  
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勿欺而犯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  
路勿欺意。隱隱然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不必知作一件事。須知  
不是自私自利爲欺。但於理未恰好而便行之。硬言之便是欺。  
合誠與明方是。勿欺知欺說得。處犯止此諫諍說完。則山曰欺  
非人臣之所可有犯亦非人臣之所可隱。君臣之間以義合者

下論

癸

書院

也蓋在相字無樂乎其相索也故必勿欺而後可以犯義責相  
成無取乎其相犯也故必犯而後可以舉不欺在武實口按此  
節而在勿欺呂氏所云嚴得集註之旨○犯字須從勿欺中說  
出但犯字只講諫諍言勿欺卻兼言行說蓋諫諍時說得太過  
固欺也若自己好色好貨御諫君勿好色好貨本欺也政實力  
於君者不能盡心竭力亦無非欺也范紫登曰犯字要假無欺  
來而勿欺非專犯犯不是勿欺定要犯亦不是勿欺不可犯在  
字要玩闕則便曰泛論道理勿欺洩犯字半勿欺在平日犯面  
臨時勿欺其本犯其用勿欺然犯字不得不然于路性勇犯顏  
直諫非其所難但恐言之太過有涉於欺故欺只在犯上見勿  
欺也而犯之也字面字相連不斷語意綿重勿欺上字語雲曰  
勿欺是內外兼盡可包犯字但平常對君事事皆要不欺到有  
過當犯亦要犯之故  
復轉下句以足之

有犯無隱神君正則子路不據伐雖史亦豈得爲能犯者乎  
萬字有兩層意一是先外敗也而後犯之一是既勿欺也而  
又犯之題意方爲核備時解專聖勿欺竟將犯字抹煞則夫  
乎而犯之三字不成爲贅說耶呂注三家專重勿欺似得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明季諸文則竟說成勿欺也而不必犯之矣尤與題旨相背此章惟勉齋釋書二先生之意爲最的當○累車勿欺則可故講犯字自官仍帶勿欺若竟說壞犯字則斷斷不可卽范氏註亦未嘗竟將犯字林倒也然諸解之誤細由於范氏○勿欺是所以立犯之本犯是所以驗勿欺之實勿欺在平日犯在臨時范氏先勿欺而後犯何原自的當時解只因犯非作文因要說非然亦須體貼白文若竟藏去犯字一層則字面字之字如何安放如何理會○比下獄而死夫子列之也三仁之內犯字是爲臣第一要事如何可說接得但須勿欺爲之本耳耳也字面字口氣亦如此見龍記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朱子  
是曉得透徹。到那極頭處。不轉。却到此裏行也。到這裏。又月  
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心中。行箇高明的道理。小人就中得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兕

書院藏本

上學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一  
 音韻日如人入泥中行相似一步深一步便深身陷泥  
 不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  
 高似一日慶源補氏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間惟欲得  
 之於已則不必見知於人惟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已欲  
 得於已者收歛其欲見知於人者浮淺其欲求學之於已者  
 當看者字音同此一箇字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  
 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  
 是了但志在於此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  
 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同其異孔子之時  
 世教衰其學之傳尚未至此新安陳氏同一學也為己為人  
 之問古今之不同如此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也陳明欲  
 得之於已者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者虛譽難降實則與  
 矣治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  
 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工夫必深若已無實得決不肯已  
 必求到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  
 新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肯為己者之深切已為己者  
 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於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決  
 無實得小於於虛聲耳語集編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為  
 別人難得得好亦不關已○須要自看一日之間小事大事道  
 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道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自家合如此讀  
 合如此理會身心應受人知便是有所為○大抵以學者面觀  
 天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則甲兵錢穀邊疆立有司之事  
 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難割股肱肱聖學事  
 焉亦為人耳若子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也此其  
 語意之深切有前古所未發者學古為己相古先民學以為己  
 今也不然為人而己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夫婦之行無意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雖然春華  
 萬物是力纂組是考結駟金梓梓梓世格之榮君子之學  
 惟是二者其端則微而妙紛繁胡胡其端說說兩為字即涉兩  
 欲字是學的上意則在心上下分別為己而學則日敏進身心上  
 為人而學則日修飾名譽上固清講義為人者欲見知於人則  
 為人而學則日修飾名譽上固清講義為人者欲見知於人則  
 已中事故理子日其終至於成物之謂也世利物是外為人  
 說好知大謂若以爲世利物為人說好知大謂若以爲世利物  
 只說世間理學字氣節謀高遠此說者豈非為己之事乎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辛

書院藏本

詩清夜思之學竟何所為也可以語矣困勉錄此章是揚名精  
 實之分不成已成物之分為人為己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  
 所以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惟為己故能克己惟為人故欲失人  
 夏官明曰為己為人非學術之異只是於一念之間決之須非  
 講論為己為人之心方好李益雲曰二說知行工夫其間所心  
 自別其始由於毫釐之差其終至於天淵之隔夫子本意只就  
 用心不同處言之○用心既別則知行工夫亦只外面模樣相  
 似非真一轍也周禮侯曰須看古今三字所關在教化所係在  
 人心夫子於此有世道升降之感不止為學者辨別心術也蓋  
 先王之世漸摩陶淑無非實學是以人知為己而聖賢之徒出  
 焉世衰道微教化凌夷上以惑時干祿為效下以矜躁無恥為  
 心雖有良材美質亦浸淫於其中而不覺  
 夫子之語古今未遠已自如此何況後世  
 此言古今學情用心之不同○為己者總在於己即致君澤  
 民參天贊化其學及於人而念仍專於己為人者總在於人  
 即讀書識理行禮執事力於己而其念總在於人○  
 龍古今二字又看兩為字即人心之誠偽驗風俗之盛衰江  
 蓮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主聲  
 蓮伯玉衛大夫名縉孔子居衛嘗注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  
 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  
 猶未能則其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  
 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贊命者

矣故夫子再言使子以重美之接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國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  
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讀之以非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玉之德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窮過而未能非  
於進德後者不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而其德之才不  
可知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玉之心克治於內者言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官謙抑卑  
又深有所得焉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有悟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亦計而後變化未已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心乃進德之本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乃進德之本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矣故夫子再言使子以重美之接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國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  
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讀之以非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玉之德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窮過而未能非  
於進德後者不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而其德之才不  
可知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玉之心克治於內者言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官謙抑卑  
又深有所得焉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有悟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亦計而後變化未已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心乃進德之本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乃進德之本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密問

醫院藏本

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美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知聖之智也猶滿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況學者乎此爲以勉人也白炫其能此便是白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之謂也人不謙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學乃之辭者於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其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此章三句各別此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是就成德言事在上半截○到聖人地位看得憂戚懼敬難盡正是仁知勇操際我無能然見仁體象周旋雖重在上半截則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操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爲仁者餘倣此○此聖人實見道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然在大子自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大子視夫子則謙詞而非有不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大子也何有焉依乎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扶夫音

五華集訂大全

下議

美 華 書 局

是於自治者自不服於方人也其自匿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國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服字以自治不足言說終須知子貢  
 方人把做學問內一州事信非如世入城有人物然畢竟非切  
 近之學故夫子以不服喚醒他若曰女自有修己工夫當爲何  
 服爲此要知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服時服字便是學者  
 大病發處夫我不服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  
 得有暇困勉錄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  
 服方人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服也又添一層李洪雲  
 曰則字甚緊切自治  
 到厥全在此字中見  
 方人亦致知格物之一法與後世任意減否亦養賢人者迥  
 別夫子特以其非爲己之急務也故抑之賢字下加一乎哉  
 是疑詞不服上加一則  
 字是決詞見說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老

書院藏本

二字洗刷方不可後置他處  
能字兼知行識 見龍記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陳氏凡抑字皆指上文之意○逆詐是人與人乘有不信之意○逆詐人必不信我我必不信人○人必詐已不信○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覺其不信此則不可也○逆詐是不逆不億也須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不

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軍之意亦可見矣○武廟張敬夫曰四端五典○聖人不自以為  
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惡人不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因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  
而已也○陳氏曰四見之中學而能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只是一意此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按陳氏四見者學而能者不患人之不知也里仁為美不患其已  
知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也與此章為四○鄭氏曰學而求能  
乃為已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人知地則猶然患人不知也知  
之心也○陳氏曰論語四處相似而有別學而能是從人之所  
患而轉為言人之所患如彼我以爲人之所患如此里仁為美  
因所患以求可知之實在知上引進入來此章是借患字說到  
無能處去知字專重不能比求為可知更深一  
層若衛靈公第只說學者之用心不關人事矣  
前章是以人之真知與己之可知相針對說此處則竟推  
開人之不知而專責己之不能蓋責己之不能更爲切○須從不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美

書院藏本

小人之奸亦不勝事而小人之心計其爲賢矣乎○註云於  
人之情偽自然先覺言情偽者小人學之善惡不可辨則詞  
若意則有所主○注有天性者謂人學之善惡不可辨則詞  
問辨義理明人欺不得成賢要此二者○逆億是把火去照  
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注都說人不會詐不信而逆億  
之看來不是既不會詐不信何能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他  
知彼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信於其知明照之知無心之  
知誠無半文逆億者原欲先覺即先覺亦不得爲賢按此先覺  
原是一般但逆億而先覺者出於有心不免煩擾不逆億而先  
覺者行所無事更見高明○陳氏曰抑亦二字是轉語世間不逆  
億被人欺詐此偏會先覺說約不逆詐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君子皆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自利而  
實乎問辨義理小人則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自利而實乎  
私而不肯用智之病君子之學雖然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  
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理明必由學問問人皆可爲者  
非聖神不可而後能也○雨不字與抑亦連有停於此只一氣

信是德見那人便逆億之先覺即是他詐與不信情態方露自  
家這裏便要覺若在自家面前詐不信卻都不能覺自家卻  
在逆億裏會些事便是昏昧底○此章固是聖人不得先去  
逆億亦是聖人自著些精采○問楊氏誠則明之說曰  
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日動言肆  
便見得是將誘我○王告震先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便  
是聰明見得豈非賢乎○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  
漸爾氏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  
爲德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億而以先  
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鄭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  
理之明也逆億有心覺是無心○鄭氏曰逆億是無心○  
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楊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  
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者不  
能也○鄭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然固不  
先事而預料小人之奸亦不勝事而小人之心計其爲賢矣乎  
鄭氏曰君子之學問天下之人防範避害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  
億者多處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欺欺初不逆人之我  
然得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則

堯

書院藏本

直下要有體會。○逆詐僥倖不信。一洗不足具論。凡有志進道者。多是不逆而亦不先覺之病。然天下有不逆而亦不先覺者。矣。未有不逆而亦不先覺者。○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路不。得。誠則只是。一。件。然論學者。所以用逆。僥倖。不。能。先。覺。之。故。只。生。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自。所。未。至。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吃。緊。用。力。處。每。見。誠。之。人。其。處。事。接。物。處。向。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彼。欺。見。之。人。自。取。困。窮。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而。不。於。窮。理。格。物。着。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理。乎。究。之。其。所。謂。誠。者。亦。非。誠。也。情。耳。○誠。則。信。及。豚。魚。豈。無。不。逆。不。僥。是。待。物。之。誠。存。疑。非。之。最。當。朱。子。謂。誠。誠。則。明。矣。之。說。說。得。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蓋。下。條。有。不。逆。不。僥。而。受。人。之。詐。不。信。者。若。以。不。逆。不。僥。爲。待。物。之。誠。而。謂。未。有。誠。而。不。明。便。說。不。去。矣。語。類。云。周。子。謂。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然。則。逆。僥。乃。是。多。疑。而。以。察。爲。明。不。逆。不。僥。只。是。不。多。疑。不。以。察。爲。明。耳。未。可。便。指。爲。誠。則。明。矣。之。說。也。○或。謂。不。逆。不。僥。即。是。先。覺。非。也。不。逆。不。僥。而。又。須。先。覺。也。呂。氏。謂。惟。其。不。逆。不。僥。所以。先。覺。亦。非。也。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僥。也。呂。氏。云。天。下。有。不。逆。不。僥。而。不。先。覺。者。矣。有。先。覺。而。不。逆。不。僥。者。也。此。說。最。精。觀。此。便。見。某。所。謂。惟。其。不。逆。不。僥。所以。先。覺。之。非。而。實。說。之。以。不。逆。不。僥。即。是。先。覺。其。爲。非。更。不。待。言。矣。○語。類。謂。逆。僥。是。人。不。會。詐。不。信。而。逆。僥。之。存。疑。謂。既。不。會。詐。不。信。何。前。說。先。覺。則。是。謂。人。詐。不。信。而。逆。僥。之。存。疑。謂。既。不。會。詐。不。信。兼。此。二。意。益。人。不。會。詐。不。信。而。逆。僥。之。存。疑。謂。既。不。會。詐。不。信。不。信。而。逆。僥。之。其。知。亦。從。僥。度。得。來。而。非。明。照。之。知。惟。不。逆。不。僥。而。於。人。之。詐。不。信。者。自。然。先。覺。乃。可。爲。賢。註。中。說。先。覺。兼。言。情。僥。然。卡。覺。人。之。詐。不。信。說。固。重。在。僥。一。邊。也。○不。逆。不。僥。而。不。能。先。覺。未。足。爲。賢。此。意。最。重。然。說。逆。僥。非。賢。又。說。不。逆。不。僥。而。不。能。先。覺。亦。非。賢。翻。頭。太。重。便。失。一。氣。直。下。一。氣。問。逆。僥。曰。不。逆。不。僥。至。先。覺。既。作。一。句。讀。似。不。宜。用。抑。字。作。反。語。不。知。不。逆。不。僥。一。味。長。厚。似。可。欺。御。能。燭。人。之。奸。物。無。遁。形。此。非。識。見。高。明。何。以。如。此。論。事。勢。則。不。逆。不。僥。而。先。覺。相。反。故。用。抑。字。作。轉。語。見。其。相。反。而。通。相。成。所。以。不。可。及。也。○補。星。圖。曰。對。察。察。以。爲。智。者。發。先。字。對。詐。不。信。者。言。亦。字。對。逆。僥。而。覺。者。言。重。註。自。然。字。自。然。即。不。逆。不。僥。也。○逆。僥。者。未。得。爲。賢。不。逆。不。僥。而。不。能。先。覺。者。亦。未。得。爲。賢。即。不。逆。不。僥。在。先。而。後。來。則。不。出。其。所。林。者。亦。未。得。爲。賢。亦。二。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則

卒

書院藏本

字內有此數層意。但講來仍須不碍一直說下口氣耳。○不逆而自能先覺。非平日主靜立誠。不能到此大學所謂靜而後能安。以至能慮也。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然主靜立誠之前。尚有一層工夫。大學所以必知止而後能靜。中庸所以必明善而後能誠。身也則致知格物之功。斷不可少矣。只龍記。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乎。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懷註。佞固口給。然要下。談。公。卿。侯。附。求。合。方。與。出。處。相。關。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刀其稱在德人有

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尙哉。南軒派氏駁之。謂馬氏德不爲其力而見於君子。豈不以尙德爲貴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窓間

空

書院藏本

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也新安陳氏此章與歲寒章皆如詩六義之比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固勉錄此借驥以示學者常講才尚德雖有善質尤當深求學問以進於聖賢之路非徒喚醒皮相諸公也汪武曹曰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云云南軒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苟無其德云云雙峯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云云此三說皆主驥自巳言之所謂稱者乃驥之所以得稱爲驥耳經文之正旨固如是也惟胡氏有云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此則兼以觀人者言之則以稱字作人之稱驥說乃本文之餘意也李為雲曰本文說驥自是德力兼備但不稱其力稱其德耳不可混有德而短於才一種在內周聘侯曰此章與松柏章相似總是勉人修德意稱字若作名譽稱義看便誤

此即驥以比君子驥貴德而不貴力猶君子之尚德而不尚才稱者非聲譽著聞之謂言驥之所以取重者在此耳

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徒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  
其易爲大於其細。國書講義夷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  
之學是如此。老子只講以退爲進。消盜齊物亦是此意。至於釋  
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旣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保任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我亦以千金與之。是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行不得也。周勉錢過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怨自有當報者。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龍溪登曰。若直說不是。折也不倒。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憲問

空

書院藏本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而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宋子厚以德報怨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皆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者所當



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雖德有大小，皆所當報。恕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恕以德報，以直云者，不以私事公，不以曲勝直。直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恕，而豈非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聖人之不使人忘恕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恕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恕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於所恕，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恕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德逾其平而足，所以報恕者，反厚於德，且舉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乎。有之教人，而義者令無仇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之別乎。曰：周禮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猶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私恩重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

將何如。思意愛憎取舍。便是當報不當報。意意當報不當報。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報。則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說報怨。記云。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怨。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折他所問一何便明。隔起山曰。此怨字作仇字。仇字之怨。小忿之怨。俱不是。周時侯曰。或人原是論報怨。不是論報德。云以直報怨。是矣。復云以德報德者。將他以德二字還踏下。落使也。妄用不得。諸言之密。熟水不漏如此。

以德報怨。無論我之出之者。為矯情。人之受之者。反難安。而情理上亦難用。不着。只何以報德一句。便已駁倒了。以直報怨。至公無私。此真天理人情之至矣。註中愛憎取舍二句。蒙引本有二說。前一說是不粘在怨上。說後是粘在怨上。說按二說。似可兼用。而要當以後說為主。見龍記。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拔。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劉別莫我句正合下文意。莫因此知是心用。整契學者多在高速處求。聖而平淡無奇。則忽焉而不知也。故夫子自歎以發其問。則開口說莫我知。便是釀醒學者。意不要錯認。明王不作世尊。宗子意。則與聖人說。簡莫我知。便見已必有獨斷處。但人不知之耳。註發子貢之問。只是發其端。待子貢之問而後告之。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

畜 書院藏本

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  
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侯氏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  
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賦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  
那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  
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能曉得聖  
人多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乎見夫子  
說便自住了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只如此住了不會有無  
契省觸動他意思處他若有所感契須發露出來如會子問  
一貫語便曰唯子貢無。問下學而上達言始也下學卒之  
上達云耳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  
學夫人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理則天理也形而上者

就那物中是得道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難乎人資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  
請學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  
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遠處雖下學  
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數無知氏者子貢因問何爲莫如夫  
子所答只是解何爲莫知一何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  
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此都  
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知衆人所共又無奇特難動人處  
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提提不著如何能知得  
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點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  
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聖人  
目要當自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  
夫子卻隱隱說時是如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但知聖人  
胸有胸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也  
就他不知爲不知夫子所以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與衆  
公問孔子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就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違不  
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恐地就平易去做了上達便是從後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意問

宅

書院藏本

人之有入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海內外乎  
是則治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之行人事之理也所以  
人下知而入知也然則天理之行人事之理也所以  
則天人有入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海內外乎  
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說也吾儒上達天理者不下學工  
分際去心裏便見得三分道理此理有二分學問聖得二分障蔽  
去心裏便見得三分道理此理有二分學問聖得二分障蔽  
明達神清便是上達境界仁山金氏此章兩知字相照但二  
天字似不同上文方言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又說知我者  
其天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化之天後  
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  
集註中卻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云於事上見  
得理便是上達天理與我然於便是天知可傳朱氏不怨不  
尤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  
不足以言聖人故也充實又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  
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意問

宅

書院藏本

心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非下學中便有上達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耳平八提後人講學其弊  
不出此不是下學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  
中豈聖學乎則勉勉下學對應性言然今人開口舉念便涉怨  
尤如何能不學之教事慎言必先無求安飽素位而行必先  
不願乎外也○下學是事初問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上達  
是理後來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所謂理在事出理  
外理會得透只是一件理初問下學不怨不尤所以始求神曰  
不怨不尤是有學問得力處惟不怨不尤所以始求神曰  
二句撇開有何意味降安候曰不怨不尤無求知之心也下學  
上達無致知之道也於世無名利之食於身無隱怪之行也乎  
中庸無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然天理固如是是以天必知之  
而人莫或知者天人理一而分殊形氣所隔難與天通故也  
武曾曰按鄧定宇云子貢平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  
莫我知之數彼使求之已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  
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  
見處計知只從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上  
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知我其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

究！書院藏本

車  
書院藏本

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京師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實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始矣慶源輔氏學人地是義理義所當



之者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憲問

生

書院藏本

故云然然孔子之學則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宜也中庸所謂其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圖書釋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卽有庫已云今遼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繫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以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微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南抵城而門北開已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與向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遲曰女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入而問之此可想見一白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野爲孔某也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真分明是孔子正統皇帝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德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嚴謹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國朝諸儒新開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而予

知其不可而爲長門一語竟能道出夫子心事惜其題各不同耳然其見解較之沮洳丈人輩自誦一簪見龍淵

知其不可而爲畏門一語竟能道出夫子心事惜其題各  
 不同耳然其見解較之沮溺丈人輩自詠一簞見龍記  
 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簣草器也此荷簣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  
 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入矣閑臣問陽縣擊  
 之心不忘天下日他那人然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衆引有心哉擊磬乎此亦有與意同陽侯曰聖人心存天下偶

五華纂討大全

下議

毒

書院藏本

然聖人不覺流焉此是誠則必  
形道理間覺知其心可知其高  
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硤苦  
音以揭起倒反  
硤硤石聲亦專硤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  
衡風範有苦業之詩也議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  
之宜山陰許氏以衣涉水曰厲去衣水也攝衣涉水曰揭揭提  
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  
可提起衣可脫衣則和衣去而過說體當時若有黃楚狂一疏  
大非非無心涉險者也但其分未得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  
長往而不返耳揭則涉險不覺打劫無腸忽然嘆曰有心黃泉  
轉一念又曰羅哉如之喙即夫子之心也慨之過測其靜德之  
心也國語羅哉牙讓其謙之不逮硤硤是病其守之太堅莫  
下正諷其鄙而硤硤處引詩言作自家活潑活潑聖賢與處

子曰果哉末之覯矣

栗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司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何嘗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果於忘世  
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  
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簣所能與哉雙峯饒氏聖人  
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簣之徒見得一邊遺了  
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聖人之心不能  
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  
不以閉塞成冬之時瞬息聖人之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塞  
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簣初聞其若聲而知  
之然觀其臨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美

書院藏本

心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師氏  
 哉是嘆荷簣未之難言這箇何難但我肯爲耳  
 荷簣既知夫子有心而又讓之爲難則相知而仍不相知也  
 故夫子聞而嘆之○荷簣丈人帶有得果以忘世爲極難之  
 事殊不知栖皇皇必欲易天下之無道爲有道而不復計  
 人之知與不知乃爲難耳淺深各適其宜惟夫子之時中能  
 之而荷簣乃反引此以相誚哉○鄙哉句翼註作兩  
 層分講自明岱雲卻作一串說亦似有理 見龍記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簡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云恭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說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諸作諄。開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寬軒泰因喪服四制。諄陰三年。鄭註云諄古作梨。梨謂之棨。開讀如郭鶴之鵠。開謂廬也。曾倚廬之廬儀禮。屏柱。邢氏謂柱。棨所謂梨。開也。著云王宅。晏諄。開言居喪於梨間也。按諄陰之義。先人得

先師晚年面  
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商。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

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出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變案饒氏問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掇之奸豈不大可憂耶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終已已憂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鄒安陳氏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書完載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

書院藏本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大界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變源其因達達於上

之聖者。禮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性者也。禮曰。小人學道。使之力。可使也。禮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力。如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蒙引。好禮。該本末而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答樊避章。就上人本身言禮。不可依饒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面分有定說。則民易使矣。亦不必依輔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亦皆安已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不見了。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爲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矣。附錄此禮字。若作辨上下之禮。則上好禮只是親



上下之分於感化德全無固不能改民易使若作一身動靜以  
至事爲設施之禮則禮達分定民易使不胡白依愚見禮不  
過是日用常行之禮先儒謂天理之於文人事之儀則也是其  
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子之當事父此禮也弟之當事兄此  
禮也臣之當事君下之當事上此禮也上之好禮必是自身去  
行這禮既是爲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見無於父兄君  
上者則痛惡之見有禮於父兄君上者則崇獎之必如此方是  
好禮若然則禮教風行達於四境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  
臣當事君下當事上而各分定矣由是而使民以有事其禮不  
樂從故曰四易使也如此看則見分曉書禮義好禮民自  
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又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只是尊卑等威事分則民便知尊若親上之誼故易使耳  
謂以禮使民者因非謂上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  
地大萬物散殊凡一物一動一靜莫不有禮也惟上能好之  
則下事之其敬制物物一物一物一物一物一物一物一物一物  
大則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因其宜也重犯好字方得要緊不  
則誠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稱其聲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上好禮正須從躬行此禮說此好字方爲有本若只在事物上

五達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此章好禮內包得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意在內蒙存範  
民俱說得偏了必如武吉說禮字好禮字俱兼兩意乃爲完  
備勝候又添由上及下一層  
更該括無遺矣 見龍記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冉以其充憤之

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  
矣竟爾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即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  
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  
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爲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暗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張居  
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是出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  
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  
修己以敬則其小者皆了○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只是  
敬而已須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也○修

五達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已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諸此子  
路不覺其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  
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  
理是以其治之所及皆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  
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問然則夫子之  
言豈其累無大小遠近之說乎曰修己以敬則上及包舉遠  
近而統諸遠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至也雖若有大小遠近之說然皆不離於修己之  
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敬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上下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體信達順  
應明應知皆由是出若欲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  
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  
是出是自然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曉不明只  
緣身心不修德性不學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諸問修己三  
曰須看教以直內氣象教時內面一齊直敬上徹下更無些





為職句。七字不可連下。國體與侯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我輩設。讀即此意。

此見聖人有故人之厚。故其之而後見。杖擊之。總不忍遽加棄絕耳。見龍記。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不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禮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獨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門

全

書院藏本

觀其少之序習。得禮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到至處無是理也。爾軒獨因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隨等之意。無自卑之心。自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爾獨黃氏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連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原壤氏求益。則沒長而不知欲速。則急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爲先。而又以嚴等爲戒。聖學胡氏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進。弟來。今童子得以馴狎其氣。而開習於禮。則庶可免於原壤之弊也。新安陳氏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翼註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者。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通章以禮字爲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爲重。困勉若使童子要求益。亦必從禮上做工。非求益尤不可不使之知。爾夫子

不直說破其居位並行。但使之將命。則庶幾觀感。觸悟。潛引。然移忘其故習。可想聖人教法之妙。言外補出。抑而教之意。爾獨候曰。居位並行。當從諸賢。因不是居聖人之位。與聖人並行。亦不限定與聖門諸賢一般。行事總之不循禮。節到處皆然。求速成。則必有躐等妄爲之弊。其不循禮可知。至以使之傳命。正以抑之。非以寵之也。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流奇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門

全

書院藏本



並行而不相悖也。存疑君子亦有窮乎。以常理言之。子曰君子  
而窮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賈誼借小  
人以見君子不濫意。此不重困勉。勉上節是行之決下節是困  
之安。惟其能安於困。故能決於行。宜相承說。張有夫曰。小人有  
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濫者。登曰。惟非為絕。極  
道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至困窮。只作困有窮時。  
方見聖人隨遇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困  
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  
上截見聖人當去就之際。而直行其志。下截見聖人處困厄  
之時。而不改其常。禮讓可以為國。而兵凶。戰危。又仁人所  
不忍言也。但知問陳。而不知問困。此夫子所以決然而行  
也。○素志難行。子忠難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君子固窮。句正  
見其無入不自得處。見禮記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三 書院藏本

所本指為孫之一本處也。像則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  
所以又都記得也。蓋子曰。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  
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語須有斟酌。○指野處全  
在女以予為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李觀侯曰。多學而識者  
問見擇善。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謂禮儀  
曰。論道理則由一而多。論學則則由多而一。在聖人則一以貫  
多在學者則以多得一。○子貢是學夫子者。恐其以已多學而  
不求其本。故有此問。予字一章。眼目後面然字。非與非也。俱在  
夫子身上。講不  
是泛論道理。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子貢曰。夫子知其  
與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  
知言也。○子貢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得。亦字是從  
會子說來。論安。陳氏於此。見其將有得。則曰。然則誠然  
非則誠非。非胸中並無所上。勿信忽疑也。○此語。老實以為然。

不知其非。今此。其非。便不得復據以為然。然字。衛口直出。  
非字。亦難。曰。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見。其。信。疑。故。出。非。有。二。候。  
○雖然。然。非。見。地。全。法。在。非。字。上。去。然。字。  
雖。未。脫。而。已。漸。離。也。此。正。將。有。所。得。處。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  
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  
之德。翰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雅。若子  
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會子之雅也。二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四 書院藏本

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  
他人不與焉。則謂會子下。請一所以。之。法。可。見。矣。朱子聖  
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卻。不。在。博。學。多。識。而  
在一以貫之。今。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  
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  
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會子領會夫子一貫之  
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  
自。生。自。長。自。自。形。自。色。豈。是。裁。割。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  
原。裏。出。現。自。然。明。德。自。然。應。色。自。然。照。耀。自。然。是。在。父。子。則。為  
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  
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未。舉。中。庸。引。詩。話。只。是。贊。其。理。之  
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說。了。然。須。是。去。涵。泳。只。是。說。過。也。不  
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同。有  
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  
到。一。貫。則。不。可。說。矣。○問。此。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云。

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亦有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廓然無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帝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可謂萬而不同矣。然一體該乎萬。有萬殊歸乎一。原其本。可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會子之外。獨告子貢。則其不庸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問。子貢之聞是言也。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眾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所欠者。猶未知萬之為一耳。故夫子

每類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詞以發之。使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問。室陳因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告子貢以知。言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講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豈得是行。以知。講而明一貫。豈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人頭各有坐落。聖人點化。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語。氏曰。萬之於衆。形匪物。物則而離之也。亦以天字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凡曾子之為實能。力於行。言。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陳氏以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問。曾子下矣。新與陳。因與曾。皆以不謂子天表之。敬學問之。進無如子貢。觀其問性與天道。及至。遂為衆。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問。則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不。可以非也。二字。便說聖人全不用博學。人專務博。而未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存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萬。其實渾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沖穆無涯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處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應之。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親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一心之理。應之。此聖人之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蔽。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倚本。便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相而已。安能有得於心。故須有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雖。明。強欲去。實他如何。實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全體光明。沖穆無涯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造。則聖人





處事接物之聞有以處其所當學者而於其所不當學者則不能  
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德知二非以德而言則亦不能以  
屢中而其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云云愚謂有以處其  
所當學而於其所不當學者則不能通等語說得但知多學而  
不能一貫之病最為親切不可不察一字貼在天命人性上說  
即是天德教化即是天下大本須臾離會第四篇一章語錄第一  
字方不致失矣後儒因學之不能歸於至是者非理之弊窮者  
心之不得耳心得則理無不主乎一以貫其所學斯見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後可以會諸心而不疑諸之不能保其所有者  
非理之易忘吾心之存則理無不存存則理無不存存則理無  
所迷斯見吾身無不備之物而後可以著於心而不失其理之  
明一以貫之言非於學識之外別授一簡易之方實於學識之中  
通之要

理散於天下而滿於一心惟散於天下也故始之難學者  
之勞惟滿於一心也故終之必有會歸之處一以貫之者以  
吾一心之理而貫通乎萬事萬物之善變易也○子貢於  
學識用力已久夫子先用一語使之反自思察而得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九

書院藏本

之下子貢其有悟矣夫乃始明示以一貫之旨○子貢貼知  
邊說曾子貼行過庭一語混雜便非○首末兩字字緊相呼  
應○多學而滿於前之所見知是以爲者與四字是提  
他口氣思白所謂不子以可操者是也○學識不可抹倒亦  
不可帶看謂同一貫後即不必從事於學識之惟非也謂同  
一貫後仍與從前學識之境昇無異亦非也○與前章同要  
分知行然總是前一貫初無二理但此章須  
緊對學識講耳唐長說得最親切 見龍記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  
爲德見發也○宋子問知德者鮮之說曰諸說惟范氏近之而其  
其德而以食不知味爲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  
既曰德則乃已知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南軒

張氏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  
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義無庸謂其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爲要  
在實有請已覺解蔡氏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  
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得其  
德見之哉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  
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宮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爲聖  
人也與雙峯饒氏夫子不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  
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足我  
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  
這裏而滋味則外面滋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  
糧便見其憂○饒氏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  
蓋德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則  
之知非真知也夫利大界限已見得被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域故  
上章既而以君子固窮此章又嘗以知德鮮俱教子路以沉潛  
之功也○范氏曰知德者鮮矣又嘗以知德鮮俱教子路以沉潛  
之通悟德者鮮矣又嘗以知德鮮俱教子路以沉潛之功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十

書院藏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扶音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  
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  
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宋子問恭  
之容以書考之舜之爲治朝服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諫四凶  
非無事也此自無爲而治何耶曰即書考之則舜所以爲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考之所謂不爲  
命九官十三年後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備歷

亦足以見商時之無事也。○恭已爲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精誠不已。無事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已而已。耳。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通然而非恭已之效也。奈何。曰。其時也。若後世也。而猶又恭已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也。而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已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安於鴟毒。而其所爲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之媒也。○變革。○民。○注。○今。○兩。○載。○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聖。○人。○之。○所。○同。○一。○說。○說。○恭。○己。○之。○後。○又。○得。○人。○以。○在。○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得。○新。○安。○陳。○氏。○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舜。○得。○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獨。○謂。○舜。○者。○結。○竟。○之。○後。○而。○又。○得。○人。○以。○在。○衆。○職。○則。○既。○有。○帝。○舜。○以。○當。○其。○勞。○於。○前。○又。○有。○衆。○賢。○以。○分。○其。○勞。○於。○下。○此。○舜。○之。○德。○所以。○雖。○不。○必。○有。○盛。○於。○他。○聖。○人。○而。○無。○爲。○之。○治。○則。○有。○他。○聖。○人。○不。○能。○及。○者。○矣。○此。○二。○句。○得。○是。○推。○孔。○子。○獨。○以。○無。○爲。○而。○治。○舜。○之。○意。○若。○用。○在。○末。○句。○尤。○不。○是。○然。○今。○人。○只。○知。○舜。○是。○結。○竟。○之。○後。○得。○人。○以。○在。○衆。○職。○所以。○無。○爲。○至。○於。○德。○盛。○民。○化。○則。○又。○略。○之。○殊。○不。○是。○蓋。○自。○古。○聖。○人。○德。○盛。○皆。○可。○無。○爲。○而。○治。○但。○舜。○不。○從。○盛。○德。○又。○有。○此。○兩。○段。○會。○九。○爲。○無。○爲。○耳。○故。○舜。○稱。○之。○夫。○何。○爲。○恭。○己。○正。○南。○面。○而。○已。○見。○其。○實。○無。○所。○爲。○也。○語。○意。○與。○竟。○之。○德。○不。○可。○

似倚賴於人。直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恭已正是形容其無爲。○恭已正南面。○五字。○只作一客字看。○故。○注。○云。○人。○之。○所。○見。○如。○此。○語。○雖。○林。○氏。○謂。○恭。○已。○即。○無。○爲。○矣。○千。○子。○謂。○恭。○已。○所。○以。○無。○爲。○者。○將。○恭。○已。○二。○字。○誤。○看。○有。○微。○精。○義。○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恭。○已。○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此。○章。○重。○無。○爲。○恭。○已。○已。○形。○容。○無。○爲。○之。○象。○耳。○非。○推。○原。○無。○爲。○之。○故。○也。○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德。○盛。○則。○德。○盛。○所。○以。○能。○無。○爲。○者。○恭。○己。○盛。○緒。○亮。○得。○人。○三。○意。○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夫。○何。○爲。○恭。○已。○二。○句。○只。○是。○中。○上。○文。○意。○恭。○已。○只。○主。○容。○說。○不。○可。○作。○本。○領。○講。○大。○全。○由。○外。○知。○內。○之。○說。○亦。○不。○必。○用。○時。○說。○以。○恭。○已。○爲。○本。○領。○遂。○以。○無。○爲。○而。○有。○爲。○立。○講。○則。○上。○下。○語。○氣。○分。○爲。○兩。○截。○矣。○不。○知。○本。○領。○有。○爲。○即。○註。○德。○盛。○而。○民。○化。○意。○自。○當。○與。○結。○竟。○得。○人。○同。○補。○出。○不。○宜。○卽。○以。○恭。○已。○當。○之。○要。○見。○帝。○王。○治。○天。○下。○若。○是。○不。○得。○已。○而。○有。○爲。○畢。○竟。○以。○無。○爲。○爲。○貴。○故。○特。○舉。○舜。○做。○箇。○樣。○子。○○注。○○武。○淵。○曰。○本。○句。○乃。○是。○極。○寫。○無。○爲。○之。○狀。○不。○得。○以。○恭。○已。○二。○字。○作。○無。○爲。○根。○本。○則。○陳。○氏。○曰。○玩。○或。○問。○末。○段。○恭。○已。○未。○嘗。○不。○重。○玩。○不。○見。○得。○大。○精。○說。○得。○太。○重。○以。○得。○上。○下。○譯。○氣。○

子張問行

曾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行馬行不之行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路問達之

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朱子爲有重足

不歸則有迫之患○南蠻貊氏爲敬者○致篤於敬也○言忠信則

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便率踐處凡事



可往中自然二字。子用在此。後之下。不見其不。然。便有。忠。信。之。時。便。有。不。能。行。也。此。則。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後。相。相。必。工。夫。成。此。也。此。則。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手。忠。信。之。時。便。有。不。能。行。也。此。則。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偶。然。而。以。見。無。往。不。然。其。所。在。常。若。有。見。二。語。包。括。無。盡。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青之微。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山金氏。謂。前。聖。者。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近。裏。者。已。者。也。即。此。是。學。實。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倚。於。衡。近。裏。者。已。者。也。即。此。是。學。實。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御。與。天。地。同。體。其。大。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云。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主

書院藏本

舜如聖。一。般。一。般。在。鞭。辟。是。要。鞭。向。裏。去。今。人。皆。欲。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言。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去。已。○天。地。同。體。是。義。理。精。粹。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清。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未。盡。便。是。天。地。同。體。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未。能。信。若。有。些。查。滓。未。盡。只。賢。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便。都。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忠。信。便。發。是。主。於。力。行。如。與。行。不。可。偏。廢。子。謂。隨。人。妄。實。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何。如。曰。切。問。近。思。信。只。是。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賢。美。者。因。是。知。行。俱。到。其。次。亦。登。存。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特。養。而。所。知。愈。明。耳。○陸。象。山。氏。嘗。謂。見。他。儒。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引。之。類。可。見。謝。安。深。惡。言。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胡。氏。明。得。查。滓。化。卻。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對。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修。身。為。學。者。言。不。主。於。鞭。辟。也。○朱。子。云。張。書。諸。紳。者。

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閑。敬。之。後。意。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合。盡。書。諸。紳。則。身。在。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閑。敬。則。不。用。書。紳。亦。可。見。子。張。之。為。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事。也。○謝。安。深。惡。言。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胡。氏。明。得。查。滓。化。卻。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對。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修。身。為。學。者。言。不。主。於。鞭。辟。也。○朱。子。云。張。書。諸。紳。者。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青之微。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山金氏。謂。前。聖。者。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近。裏。者。已。者。也。即。此。是。學。實。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倚。於。衡。近。裏。者。已。者。也。即。此。是。學。實。美。者。明。得。查。滓。便。渾。化。御。與。天。地。同。體。其。大。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云。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主

書院藏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用。晉。篇。衛。靈。公。不。用。子。張。不。肖。反。作。之。史。魚。雖。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退。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命。焉。性。而。同。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退。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問。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哉。其。君。也。可。不。謂。直。乎。○謝。安。陳。氏。舉。此。一。事。可。見。其。餘。賢。直。在。衛。朝。上。看。書。言。行。既。焉。五。玉。曰。史。魚。生。未。嘗。遇。有。道。何。由。見。其。如。矢。上。句。從。想。象。

得之而後一日直哉  
從稟之性生上贊矣

君子哉邁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邁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知矢則雖

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成孫文子

則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而與之言二子怒曰文子知威

君是也夫先必死非卒於威而入見邁伯玉曰君之暴虐子

所知也夫知愈乎遂行從近出公使子伯子伯子皮與孫子

盟於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七

書院藏本

衛靈公之二十年衛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衛君曰  
苟反政由衛氏祭則寡人衛惠子告曰伯玉曰理不得則君  
之出政則其入遂行二月衛惠子死其子孫氏克之殺子孫氏也孫氏  
也子孫氏無道也書曰衛惠子死其子孫氏克之殺子孫氏也孫氏  
父以威如晉書曰入於威以叛孫氏也甲午衛侯所復歸於  
衛宋子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哉  
史魚可謂直而能伸而不屈者矣子之直若伯玉則能因  
時屈伸故謂之君子則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按史魚之直使皆指道而言引此事以為證○史魚之直不以有  
道無道而遷於世雖可行亂世執卷面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  
仕無道則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註以為出處合於聖  
人之道蓋謂此也蓋引聖人之稱二子云云并有品題篇下之  
意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蓋  
自旁人和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周勉錄家引亦謂  
二子皆重無道一邊者宋聖人口氣只是平說但看書於言外  
就他作用驗不露手眼以授讀者此亦是微語非只隱語也  
隱語者說為是近聞之出非隱語乎何此難曰伯玉身非正解

故得終於至寤之聞周禮曰君子哉從得之養成後上贊  
秉乎為國曰本章無品論二人高下之意亦無交互對勘之意  
直哉君子哉兩贊字  
皆極稱而贊美之辭

兩節俱是贊詞曰直哉可想見其節操不同處曰君子哉可  
想見其出處不苟處不必強分優劣蓋亦史闢一是因時  
而見其節操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亦稱得好○俱宜略註  
在無道處看語意如此○衛靈時豈得謂之有道即伯玉亦  
浮沉於世途未嘗得行其志家語云蓬伯玉賢  
而靈公不能用是也作隱語看自喻見龍記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

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不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限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程子問殺身成仁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死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後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死處何如曰聖人只將一箇是字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愛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仁是吾心之正理求之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卻是挾殺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卻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成仁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全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仁曰若就

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為二但有志於為仁仁者自然無求於生志士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此于是仁人讓讓張邈是志士潘室陳氏開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願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初氏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據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汪氏程子因夫子之言更推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是不死便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簡是若不實真實見得死便是不死便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簡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將此仁則一也○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自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成仁就箇是不求生害仁成仁簡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處言故曰取義其成仁一箇是則一面已所以程子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取義其成仁一箇是則一面已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



此條可謂全不知折衷矣。又南軒此條云以成仁則殺身而  
不避似亦有謂宋子云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  
而殺身便是利心而軒所云恐正犯朱子所引矣南軒解此  
節又有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合全吾性而已朱子賦之  
云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蓋所謂欲全吾性而  
後殺身即以成仁則殺身不避之說也即恐虧其所以生者而  
爲而爲而出於計較之私也

此專就事變倉猝禍福存亡決於斯須處看出仁者本領來  
有無二字說得極其斬截見志士仁人雖有安危之不同而  
其性全乎仁則

子貢問爲仁子曰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主 書院藏本

欲其有所嚴憚切礎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  
仁也故夫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  
仁何謂也子曰商也與賢已者處則與之好與不善已者處則  
與人如人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夫必與善人居  
所藏者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大夫必與善人居  
若士必與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  
能克己欲復禮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事賢友  
仁也是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統言交徑  
指仁上說。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事而先利其器欲  
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語錄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  
俗之士聽淫樂視惡禮雖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  
善只是把做文章做不實反已求之邪說大夫尊故言事士卑  
故言交趙蘄黃氏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  
脩身者也蘄黃氏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  
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所以爲仁者力矣

正此也事發明爲字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  
明其意也管氏此見爲仁必資乎勝已意新安陳氏嚴憚指事  
大夫之賢切礎指友士之仁。資助也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  
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直徑事賢則其言  
論風采以消吾之鄙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勸吾之進修友仁則  
德業相勸以日遷天理過失相規以日去私欲而書講義上器  
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緊連場所步非大夫  
士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  
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  
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  
八洞。有嚴憚切礎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  
不能事友者也正謂其才情作用有半籠宇宙之概則自尊貴  
而悅不若己最是爲仁之資故夫子以此藥之。嚴憚切礎是  
收攝此心不走作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固難勉與因之云友不如己只管看得自己大別人小究竟惟  
有愈趨愈下而已惟與仁賢相結納不覺羞漸粹厚振奮勇往  
此全是俗德聖賢發吾心意思非借其夾輔之謂恩謂亦須  
兼說方備。大全輔氏陳氏皆以註嚴憚貼大夫切礎貼士蒙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主 書院藏本

引存疑多從之。一欲字須自家先辦一段識力然後仁賢  
始爲我助若平日無窮理之功不能決擇專靠交遊則諸危事  
肩膊俟以利其器不是有現成利器在乃是我淬磨之使之利  
也。居是邦便集是邦之益則隨地皆攻錯之資磨礱之器矣  
兩其字從是邦出嚴憚切礎之  
心固是爲仁處然正有實事在  
爲仁固曰由已而其資以成吾德者則又在於人子貢悅不  
若己故夫子以事賢友仁告之大夫士器也賢與仁利器也  
若已故夫子以事賢友仁告之大夫士器也賢與仁利器也  
事之友之則所謂必先利其器也。有所嚴憚切礎忘死不生  
有所切礎則瑕疵漸去私欲日淡而天理日滋矣 見龍記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朱子顏子之  
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蒙引凡問  
有天然然後可以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問爲邦但告以四  
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  
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川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雋之

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補要

生

舊院藏本

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鄒子於實上方註一闕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溱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滌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方有地也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鄒子言到子上方有地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堯以爲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勸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占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歲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陳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所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復

三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齊

書院藏本

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一月漢史冬十月為証以明  
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  
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  
祭之候又似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  
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  
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猶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略耳註家謂十  
月乃後人追改當與考之周固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  
書云秋大熟木稼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  
以知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又云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  
月維夏六月祖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此行也吳氏西山蔡氏  
推卻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  
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  
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  
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  
而天開於子半大會為丑而地始闢又大會闢物於寅而人始  
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國數萬年之後則物於戌則不復有  
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竭矣終期復始循環不  
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術靈

書院藏本

是夏正然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斷以雙峯之說為正至陽明曰  
春秋書春王正月世儒以天子後行夏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  
取諸行事之實也仲尼有德無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  
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曰子之謂周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歲春秋之交也夫商而改月則伊尹謂必不書曰元祀十有  
二月泰而改時則中記必不書曰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  
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  
與時也又何疑焉曰如此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  
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  
黃而極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極夏之秋也自一陽  
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  
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武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  
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始者比之建子為  
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豈樂三正三正之用在乎夏時而  
已然矣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月與時則固夏時矣夫子又何以  
行夏之時乎曰前杜預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子  
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是氏解春秋皆主不改月之  
說元儒黃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濂漢著辨言之甚詳惟杜元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奎 書院藏本

註左傳直主改時改月之說明當王陽明漢甘泉者主之愚嘗  
質之黎洲大子謂此氏之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  
曆推算春秋日食時日相合者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  
說則推算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擊者至胡文定公夏  
時統周月之說上經聖人損改周制備千其矣又何以正天下  
之僭竊耶尤不足據汪武曹曰孟子集註皆主改月之說張氏  
春王正月考謂為朱子定論其說附見樂惠王篇○黎引謂令  
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存疑謂天氣至是方發  
生故曰令春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此二說皆與  
德氏不同愚謂德說似與時以作事之說相開合若蒙存所云  
可包在時正之內似當以候說為長黃爾雅曰時之正知當春  
而春當夏而夏若以子丑之月為歲首則冬未可以為春也令  
之善即月令之令如春耕夏耘王者必順時乃善若以子丑之  
月為歲首則冬未可以為春也令以耕春未可以耕也二句側重時上  
以率作農事的時候故必以夏為正

乘殷之輅 蘇音 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  
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  
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宋子開周輅為過  
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選川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  
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段用而費節之則不  
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  
以為過飾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夫為號門曰路門  
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路其儉也○鄭則謂氏  
按說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  
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  
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  
象以飾輅末革輅執之以革而塗之木輅漆之而巳○鄭則謂氏  
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而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武曹曰  
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各路者大也所以別於凡為車者也夫堯  
制彤車舜制鸞車夏制鈞車皆僅曰車自殷始有路名其大路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奎 書院藏本

乘輅一就先路三大路五疏謂殷以木為車無別飾乘以祭  
天謂之大路又謂殷有三路以少飾為先集註云殷輅木輅也  
然則殷雖三路皆木車無飾而特其繁縷就數則有異鐵若周  
之五路則玉路以記其大路也金路以會賓客是為路象路  
以日視朝其先路也車路以即成木路以田禮書謂二者皆大  
路是也王備五路上公及同姓得乘金路異姓得乘象路四衛  
則革路蕃國則木路所謂木路者其府殿之意意乎玉路之制  
繁縷十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不路前樊雋章  
不惟雕飾異於殷制而繁縷就數亦以多為貴矣○周禮曰  
大路用之郊祀先路用之朝廟次路用之師田皆質而得中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雖已有  
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  
華而不為糜費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84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元

書院藏本

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釋子舉前代之善者考此損益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放遠亦人之所難知○氏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或人也○氏於此爲之兆兆爲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齊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時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時不啻七之五衛猶然無復義悅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放衛者重而言也○問年川諸君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言問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平

書院藏本

春秋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據耳○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也○顏子着力做將大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他亂說○顏子着力做將大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他人看見是沒緊要言時也做出是極大事○顏子爲政如敬事信簡愛與無能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殺之斯來勸之斯和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否曰固是惟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所謂行夏時乘殷禮服周冕無節樂亦言其大略耳○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梁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纓朝以十月是他情高祖不能行夏時乘殷禮服周冕也只得漢高祖孔子答顏淵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時乘殷禮服周冕也只得漢高祖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卻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更不該其本矣○國朝國氏聖人豈四代之事而獨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三

書院藏本

按蕭氏說遠近以地言者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  
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陳氏蘇氏只  
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遠不在千百年之遠則患  
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齊馮氏遠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  
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預憂  
矣許氏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間以時言  
之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而蒙引謂曰臨厭孫謀以  
燕翼子天謀至於孫而後子可復安而後及子而止非惟孫不  
獲祿雖子亦日始矣哉惜陰錄遠慮非遠利避害乃便營私乃  
審理度義步步循天理即大學所謂能慮也為治不遠慮則萬  
幾廢為學不遠慮則百業廢所行不遠慮則滋悔出言不遠慮  
則弄筆處在事前憂在事後慮不及後憂即在此可不慎哉四  
書講義人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耳夫近憂似近慮可了而  
不顧者而博也任交德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仇滄  
樹目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  
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有畏慮而不及遠慮者此系  
退之失有幽莽而不暇遠慮者此陽之失周陽依曰慮與憂

不同處是經營籌度處事精詳憂則禍患之來也慮是處道而  
非慮利害道理審度到盡善處自然有利無害而憂可彈若中  
間一線不到弊病即由此生千里几席借以形容遠近字其實  
遠慮只是思慮周到近憂言其當下便有無遠慮則事事疎漏  
處置不善可知  
所以必有近憂  
遠近自應兼地與時說朱子是引蘇氏成語故只道得一半  
耳○若氏謂人只說得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并止說  
得人無慮必有憂耳遠近二字總不曾洗刷分明此章必須  
從遠近二字索解疏將有無二字緊緊對勘方不可移置他  
處話頭  
見龍訓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世之誠於好德者既  
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顧步陳氏此語已見子罕篇  
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何謂警人蓋既謂之未見

則是當時諸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存疑前子罕  
篇是有望於將來之意故曰吾未見云云曰未見者猶冀見之  
也至此似絕望了  
故加已矣乎字  
上加三字見夫子奇特深存疑前口未見猶冀見之今日  
已矣乎則已絕望良是然吾謂說出絕望正有喚醒世人之  
意見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  
大夫展獲字食色柳下益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  
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三

書院藏本

魯位天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  
哉如魯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  
○便峯韓氏問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  
賢者見用而逼已曰有此等意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証出他  
來文仲居上位亦有所長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短所以  
蔽而不進○柳下惠公叔父子與僕同升則其父叔文仲知  
柳下惠而不與立則其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  
陳氏不明者知謙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  
蔽賢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行賢之公器  
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謂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沈氏  
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然上有魯君下有季氏何獨責文仲  
子罕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得所謂難欲必  
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難欲必  
用山川其舍諸為大夫是後來也○四書釋地續展禽為魯之族  
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顯  
言棄政齊令有敢去柳下季楚五十步而德孫者死不赦證之  
古人多葬於食邑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接壤  
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獨怪集註於論語柳下既曰食邑矣



於孟子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雖居含有食義而  
食已歸不可徒言居也爾魁文仲所以知而不舉之故或懼  
其形已之短或有所奉制或有私私俱未可知總之不能舉  
賢便是猶位猶國猶爵矣云春秋責備前賢正望後賢於無  
窮猶仲曰猶位猶國猶爵之意言其如盜得而陰據之不稱其  
位也大臣以舉賢為職能舉賢猶稱其位而非猶位矣陳洪漢  
曰朝無則庶則懷才而不免抱關之怨柳下是也  
野多逸民則庶位而終貽負乘之羞文仲是也  
帝臣不殺簡在帝心故位天位也君位不得而私況同朝共  
事者乎簡可自解者或坐不知耳知之而不與立是明明盜  
而據之私為己有而惟恐他人之知也見其意不可不問  
以猶位之非加之文仲庶亦俯首無辭○竊位二字若僅作  
舉官解猶未嘗  
以見龍記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聖

書院藏本

自責得重責人又貴而不已之意曰伯恭性福急因病中讀  
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非一向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  
質之法○此章之責乃求責之責非怨責之責所謂責已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為優渥而發也若以橫進言之則直無  
責人之理不應猶以清責為言矣謂論語之薄者如言不以已  
之所不能必人之如已而責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  
不曾說不責人是恕家說此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  
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  
乃自然之效耳○劉向責已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  
易從而不可怨○劉向曰自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  
輕以約而不於此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又曰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  
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與諸葛亮與  
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主太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誹  
謗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端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  
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  
其間三至之言浸潤之器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為難

以自定况已為陳且未能明者乎是故承陳至於血刃滿朱不  
終其好本皆由於此而巳格之為人無足云而其言不可廢又  
治難能善終以多怨致禍可見知之非難行之難故特足為世  
戒故附於此以上皆言責己又聖賢有所謂檢身者或揚檢身  
者不及是也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咸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  
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執手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又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禮  
道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  
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己者中庸曰正  
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己而後物正是也有所謂  
克己者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路之難楊子曰勝己之私之  
謂克己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也母之遺體可不敬乎  
是也又所謂誠身者中庸曰至誠而不動者身也此數者其  
言雖異要其為修身則一○四書講義此聖賢處已接物之要忠  
恕之道也凡老於世故者頭一字都搜不入同此一句從天理  
中出來便是為近事遠慮已感物自修之理如此從世故出來  
便是情情物物是十圍私心縱橫到極情妙處不過是世所  
稱長者一徹至為長樂而無私矣究其故皆從忠恕句來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美

書院藏本

○薄責於人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耳若謂任其  
自然如率諸人之說則其用心之薄更甚於厚責者矣○劉向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家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  
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已則薄之殊○薄責句規大而不可  
細期易而不難此說教化說是正意不盡人之數不竭人之  
忠此說定然是推意○聖人不教人過恕亦不教人任怨只  
要我無怨怨之意與與身反身正身修身修身皆躬自厚也  
范文曰此是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我世之人不足深責便  
是下下之志不若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我世之人不足深責便  
見其本之不端而施之不想自必怨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必  
反怨之乃為分明  
人之待已也每怨而責人也必糾怨之所以日多也以責人  
之心責已則已自不至於拾尤以怨已之心怨人則人自無  
有怨憾  
見龍記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將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望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  
者為用。夫禮者德之節也。義者德之宜也。信者德之實也。君子以義作  
簡。以禮制之。使之無非。然則此又恐失了義之本。其故又  
須信以成之。不致其信然之則。義以為質而禮行。孫出則  
費而不文。禮行而信不致。則信則文。而信則實。皆非君子  
之道。陳氏事到而前。便斷不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  
須中。而文無過不及。於其間。或出或入。須無偏頗。而無峻厲。方  
不忤人。其總歸。須誠實。則此行之成。無欠缺。可悔。處四者皆一  
套。事只於日用間。隨之自見。胡氏必欲存而後義。義者事之  
實。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蓋胡氏義不可以直遂行之。  
出之在禮。孫義不可以為成。成之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加  
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貫而已矣。胡氏陳氏此章。本無微  
以直內。意。孫子又推本而言之。義引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  
非是禮行。了方。孫出禮行。孫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皆總  
歸於義耳。義以為質。是猶初頭未行也。孫是禮者。天理之節  
義。人事之儀。則事畢。當行中。則向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  
行。則徑情流俗。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

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文。度數。說近大全  
諸說。則禮字。又似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義。以為質  
上。禮說。敬以直內。一句。存疑。欲以孫字。包恭敬。禮。謂是禮  
之本。言禮行而後。孫出者。自末而探本。此斷不可從。朱子以  
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詞氣。以為例耳。其實。禮。說。須  
辨。此最難。說。惟南軒說。最明。細。玩。方。知。義。信。實。有。相。為。體。用。之  
理。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為。宮。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  
說。為。是。策。引。謂。皆。指。其。事。言。不。必。從。存。疑。則。又。以。行。之。之。字。指  
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亦。不。必。此。是。義。之。與  
此。之。而。折。說。一。義。字。已。極。細。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  
執。一。義。硬。做。去。也。吳。荆。山。曰。常。人。之。悖。義。成。其。質。者。也。小。人。之  
棄。義。藏。其。質。者。也。學。人。之。好。義。扶。其。質。者。也。學。人。之。好。義。扶。其。質。者。也。  
制。事。之。本。先。提。起。義。字。以。為。質。禮。行。孫。出。是。上。下。周。遭。都。盡。善。  
禮。行。孫。出。而。又。信。成。是。始。終。義。義。都。盡。善。同。時。候。回。顧。有。許。多  
節。文。度。數。必。須。逐。一。安。排。如。何。纔。不。失。之。於。過。如。何。纔。不。失。之  
於。不。及。故。云。行。孫。只是。許。多。節。文。發。出。都。和。義。耳。此。則。不。假。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者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末名於人也雙峯饒氏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卽旌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之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患孔子責之四五十而無聞孔子嘆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蒙引疾自疾也沒世而說不必用爲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棺事定之說太深。問傳習錄謂不稱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無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告於交義無書舊說既通何必求說以立異哉困勉諸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沒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修意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張橫渠曰最難欺者天下之心而憐人心之同者不在天下最難逃者將來之公論而當公論之歸者不在將來王罕者曰牛山

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皆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爾

爾則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在此

爾氏范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楊氏又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蔡氏諸字有尋求不盡意

陳明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爲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我者是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自此以上三章同是君子求其在我之意楊氏卻轉折作三意說朱子以爲難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困勉錄或又云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按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說謀利了蒙引於病無能章辨之詳矣

櫛子洵曰求字最有力量求全責備之意

王武曹曰此章與古之學者同意蒙引只主爲己說最當存疑兼引不怨不尤說乃是推廣言之淺乎

孔氏不怨不尤說陳大士以孟子三自反立論則反以旁意爲正解不可從也

周聘侯曰爲善非以爲名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己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昭註以持己處眾平說要者一而字於稍過即為爭鋒之備  
即為意故易至於爭易至於爭爭即於爭之流弊也  
惟君子能往其過而止之轉而人己之間一以大中至正  
出之極書武曹際三先生之說最為的當時侯亦主此解  
前明韓艾兩家俱云於自不爭自不黨竟林仰註中然字  
一轉不可從也○境長先生相反相似之論與陸王黃周諸  
說稍異與韓艾兩家之解亦微不同  
然其論御精可備一解 見龍記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兩解張氏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難使小  
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也以人廢言則善棄矣故君子  
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謝安與王  
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也亦不以  
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也孔子因舉  
子貢而論言必觀其行孟子不設防貨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  
心公而無黨如此餘氏當其人之可舉雖不能言亦舉即能言  
而亦舉也當其言之不可廢在正人固不廢而會王亦不廢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聖

書院藏本

四書講義言字是好人字是不好人言好的不是不舉只不  
以言舉耳人不好的斷然要廢然不拉廢其言也○徐寧世曰人  
與言分說不必合人與言平說不必事言善者人非必不舉人  
非者言亦未必不廢但不因此耳○陸武曹曰困勉錄云君子於  
人何嘗不與言哉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  
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廢但吾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  
人廢之也○謝人之以不以言舉者本是說其人不舉今即謂為  
可舉言之不以人廢者本是說其言不可廢今即謂為可廢與  
此意是說言善而人不善者不可就一人說耳

人與言之故善者錄其言即人亦與之並用矣然君子之舉  
者舉其人非舉其言言善而人不善者雖無因言舉之理言  
善而人不善者雖其人即言亦與之並舉矣然君子之廢  
者廢其人非廢其言也人不善而言善者雖無因人廢之理  
○困勉錄說亦未與題旨相反特舉之者自有故廢之者  
自有故二句說得意圖語語通途似別出一解耳 見龍記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  
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  
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宋子問言恕必兼言  
不得忠時不成想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恕之方是恕  
之端否曰恕知正是恕恕則恕人之意莫大於自恕恕者所  
以克其私而據公理也不欲勿施恕之方也是所謂終身行之  
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謝安與王不以其言之善而  
之廢其言則推己及物不欲勿施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  
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故則  
推己及物終則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堂  
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  
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謝氏不微勿施只就一邊論其  
實不止勿施所不微者凡己所不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聖

書院藏本

孝弟人亦欲孝弟必推己所欲孝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  
遂其欲孝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  
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  
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恕己之義上着不得據說恕  
字只似使人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曉恕之意如此是已  
有過且自恕人有過亦供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己如  
心之義乎○陸武曹曰此問在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謝安  
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謝安  
氏恕者求仁之方○謝安曰龍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  
也惟其略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如此○謝安朱氏此愛人之恕  
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此恕皆  
所謂恕以及人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所謂可以語一  
愛人之恕言之○謝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  
貫矣○在者本心之全覺具於內為無私心於外為當理其分  
數甚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  
恕則學者可及也○謝安曰謝安人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  
字如何切貼恕字黃梅云焉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衡靈

兗 書院藏本

即三代之民三代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愛雖舉亦不枉也當有此意因讀其固作景帝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茲執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仰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宋子文集雖後漢一尊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不著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言今世雖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文義殊不分明却是從因景賢引得有意思註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只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兩兩因難毀難譽謂我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彼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計罪亦若是也陸陸民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失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不然蓋觀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衡靈

兗 書院藏本

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以斯民豈盡皆能直道為疑即三代之民亦豈盡皆直道為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存疑艾選看此章已極明白千子但不當謂斯民不盡能直道耳艾千子云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枉其是非之實此意是主若此民原是三代之直道而行之民原有公是公非不可枉其是非此意原帶在內此意是實若云以民猶古也是以實作主矣且與常說斯民原直道而行我亦欲直道而行無異矣無論斯民豈盡皆能直道即三代之民豈盡皆能直道如三代之民皆能直道則三代有實無罰有是無非矣矣安漢曰以直道為民心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無體會亦非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心之同古今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即斯民也田武肅曰民心豈能本直然氣物數直者或化而為不直則千子斯民未能盡直之說亦未可厚非也○民心本直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因之也民心本直而或變為不直聖人直道而行緣所謂三代之民豈以此直道行之於民所謂不易民而化所謂只

此夫子欲以直道維天下也。毀譽非直也。譽而不出於有試亦非直也。古今無二民。古今亦無二道。人之生也。直三代之君所以善善惡惡。而以直道行於民者。必不枉其是非之實。吾而有變有譽或毀而不出於有試。則吾之所以待斯民者有異於三代之所以行也。而敢出此乎。通章大旨如此。○註中三代之時。四句人多理會不明。大旨只是言斯民親沐三代之化。三代之君所以是是非非。無所私曲而行者。斯民實曾身受過來耳。○下節是推原上節言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中間橫擔如有二句。專就譽上講。則安溪先生所講意多在譽者見解自高。見龍記。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三  
書院藏本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爾軒張氏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喪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勸勵黃氏今亡矣夫嘆古人諱厚之意不復見也劉鑑葉氏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大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國氏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馬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劉澤淵氏史闕文猶不挾已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劉安陳氏疑以傳其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正亦可見國氏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拉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劉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厚風氣到春秋日就淒淒變爲戰國史不闕文卽處士嚮讓之

漸焉不借人卽投錫得色之漸夫子一嘆有補救維持之意  
同人曰此二事在當日未必看做大故在後世更看輕不得矣  
禮經可解何有闕文李核可辨何有借勢此皆當時所謂清流  
碩儒尚不免焉何況他乎趙侯未卽將董狐南史贈黃釋騷高  
一層翻入方妙爾騷侯曰此二事乃時變之小者小者如  
此大者可知若以時變之大指此二事者字便用他不著  
玩猶及二字是不必借之上世考之往古卽數十年間而風  
尚屢遷亦不必求之三代盛時如何化行俗美卽衰亂之世  
一二事之稍異古意者今并無  
之其可飭俾爲何如 見龍記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交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也。宋子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匹夫之勇。不侮忍其忿也。國禍禍因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不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豈

聖  
書院藏本

雖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  
 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  
 爲無斯匹夫之勇悍爲強柔懷別巧言也人之言也小不  
 忍自己小不忍也存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  
 之人有所守守之於已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  
 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  
 安能亂陳大士曰曹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  
 並於前雖理之精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  
 言託德一鼓蕩其中雖守義之定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補  
 勉錄須知爲巧言所亂亦緣不能養氣爲小不忍所亂亦緣不  
 能知言則李說亦當活看李喪一曰曰家平素無知言工夫小  
 爲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也理明自不至於喪所守自家平素無  
 養氣工夫心爲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也氣定自不至於敗所  
 謀然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知言養氣而已矣注武曹曰  
 德字存疑以吾所自得言大士卷天下之德言二說皆有理可  
 在已之德巧言上與下防是之則不忍未便是不好處只病在

小字上以些小幸制而遂流為姑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  
以一朝之忿而遂終其暴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  
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  
而其不能舍必則一也  
兩端字各兼二意犬士講亂德句最為該備婦人之仁濡而  
不能斷也匹夫之勇忿而不能制也則內必無以立謀之體  
而外必無以善謀  
之用矣 見龍記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張氏曰天下之善惡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  
事若善而其情有善事若不善而其情可取此衆人之所蔽而  
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巨章是也履巽輿南軒所引仲  
子巨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辨其不廉此其衆好  
必察處巨章通國皆稱其不廉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  
惡必察處衆好惡放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書

書院藏本

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  
人也則因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  
蔽於私故加詳審耳衛靈公問政子曰其政先於爾好惡此理  
方能爲衆人之衡鑒焉南軒好惡出於衆似乎公矣然所惡之  
中或有特立而爲衆所惡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  
衆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爲衆所悅  
者或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  
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註或蔽於私指衆好惡言說衆  
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言言衆大士四書講衆好衆惡  
之必察也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惡之實因隨  
變而變謂察非察衆言乃察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按衆說似  
亦可○探之公論斷以獨見而視其所以觀其眸子雨章意皆  
包在內○衛靈公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惟衆惡衆好所以必  
察正謂衆衆好衆惡必不可廢察也兩章不要說衆衆好衆  
已非衆衆好衆惡是即衆衆好衆惡是即衆衆好衆惡是即衆  
之明與周子曰必察不是疑衆亦不是自作聰明但問衆好惡  
即好惡極當其知已自覺未實見其人何王爲衆衆好衆惡  
好衆惡中自有我之好惡在則所察者即好惡之真更非兩

義事同辨侯曰必  
察衆從衆字生來

理義爲心之所同然好善惡惡人有同情故惟衆而後可用  
吾察然德修誘與道高彼來而同流合汙衆皆悅之又泥其  
迹者未必能原其心取其事者未必能究其隱故雖衆而不  
可用吾察衆之者非有意於衆也亦非以衆人之好惡  
爲皆可疑也出一已之真見與衆論相  
參而人之好惡自無所遁矣 見龍記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廣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  
入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  
子曰心能靈在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周  
子曰道自德而爲人如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固道不可  
須與道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見乎隱莫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書

書院藏本

顯乎微故君子謹獨○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的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人  
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變遷無定此道字是就  
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字際地蟠天何待人弘○道  
端甚微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勿斷微道  
之全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擴而大之○周子陳氏問性不知檢  
其心口性指道心指人○周如陳氏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  
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受道之弘  
及感而遂通無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非是理之推這是廣  
之弘其容受也人心之理之若不足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  
體其廣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備四海此弘之用  
性分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所當爲者一便推出去  
方是弘○周子曰道非道本小而致大之也○只是其分毫處  
是文王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  
所加也○周子道之分量才大或蔽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人  
能如知行之功過之自近以至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於極則其  
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許人心有覺解能字  
道體無爲解非字從解或體之於身則道行於已而有光輝

越之盛或推之於人則道行於彼而有盛大流行之勢或充之  
至於位天地以備斯道之分星或靜之至於育萬物以盡斯道  
之功用皆人之所為也非人能引道乎賢哉非道引人解作非  
道自弘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賢之類論成功之後  
道豈不能大其人但能用功時說須人自家擴充道原着力不  
得四者講義但云人能弘道則人或冀道亦有功於人惟復道  
一句令人當下覺悟斷絕委託之意固勉此章說道  
字自可兼費隱包小大極天地本性情而言冀求伸旦今人只  
解疏上句若兩路對發便不能矣不知此題之神全在下句既  
武曹旦道字當兼道之在已道之在天下者說道之在已者如  
人心之有四端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也道之在天下者如君子  
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此是天下公共之道其道體本自  
天地際地然必待其人而後行君子尊德性道問學造端夫始  
察乎天地則君子之所以弘道也如此兼說方備變率以四端  
為道將道字專指自家心上說固失之偏兼引謂四端是性不  
可言道則又構其失而其失如甚焉者也夫性是稟受於天自  
已所具之理道是事為當行天下公共之理此率性之所以為  
道即天下公共之理朱子所謂道與性其實無甚異也故對率

但道之在天下者其體本弘即道之在已身者無一理不具無  
一物不該其體亦何嘗不弘但氣拘物蔽道本甚大而人自小  
之所以必須實做引道工夫方能復其本然之量耳周時侯  
曰此章須看有覺無為四字惟其有覺許多恢復工夫都做得  
出來所以能弘惟其無為一字惟其有覺許多恢復工夫都做得  
力也蓋不得此所以不能弘也  
此勉人之盡道也自宜重在上句但夫子又足以下句者正  
恐人之不能盡道而有所謂耳故園內外註兩句俱用對  
說下句正不得輕擲在周兩家之說良是○引道者致中和  
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之全體無不盡道之大用無不充  
也弘人者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也○人只說弘道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盡性之學則天命之理隱而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盡性之學則天命之理隱而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手教矣道雖具人身能使人之全而歸之哉方得精切  
見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雖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陳氏過而肯改則過派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礙引兩過  
字略有浮實之別實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  
愈不妨於過也固體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  
成也蓋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呼做過而不  
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層說其尊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  
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周時侯  
曰上過字向  
是未成之過  
常人豈能無過但能改則復於無過不改則  
成其過君子所以過則勿憚改也 見龍記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發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

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思是要去做。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進志是卓。進其志。放。退一著。寬。所以求。之不。德。也。通。學。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德。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德。地。來。聖。人。說。發。情。志。食。即。是。思。簡。惟。精。樂。知。得。此。意。言。孔。子。無。與。幸。苦。水。而。不。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說。命。惟。學。謂。進。德。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持。取。與。進。之。義。不。變。節。而。施。之。有。得。也。得。則。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虛。度。而。無。真。實。之。見。且。旋。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道。忘。德。之。成。也。有。自。矣。故。曰。不。如。學。也。而。篇。思。而。不。學。則。始。亦。如。此。兩。端。錯。說。統。云。思。不。如。學。不。但。有。虛。實。之。分。又。且。有。知。漸。之。別。故。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進。志。而。自。得。按。註。專。以。頓。漸。言。頓。漸。自。包。得。虛。實。也。○。程。子。云。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而。然。有。格。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其。未。得。也。強。攝。度。耳。○。朱。子。云。思。以。濟。學。者。為。善。學。思。以。廢。學。者。為。徒。思。思。以。濟。學。者。為。善。學。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進

書院藏本

學而不思。思學對言。此章是專指思而不學者言。見人不。可以徒思也。思奇。於虛學。將於實。思則虛。而得。思則實。而。莫。必。思。而。加。之。以。學。則。由。漸。進。而。有。功。故。曰。不。如。○。吾。嘗。二。字。是。夫。子。現。身。說。法。處。見。龍。記。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

憂道不憂貧

錢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顧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朱子曰。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謂此意。即於人謀道以求食。故下而又拈一句。謂君子

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修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得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闕。錢。問。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此。則。窮。達。富。貴。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要。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所。急。當。先。義。而。後。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師。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理。義。而。受。之。失。義。有。可。取。如。為。義。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錢。氏。首。句。重。在。謀。字。上。未。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闕。氏。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貧。自。不。謀。食。○。闕。氏。同。耕。也。俟。在。兩。句。似。相。反。曰。耕。本。謀。食。卻。有。時。而。俟。學。非。謀。食。卻。可。以。得。祿。○。闕。氏。因。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一。句。自。是。引。證。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皆。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不。謀。食。以。得。祿。如。耕。本。不。求。修。而。俟。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要

書院藏本

自在其中。學而聽之。自至可也。未及申言之憂。道見其謀道。不憂貧。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外之輕耳。○。闕。氏。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道。在。謀。先。○。闕。氏。此。章。還。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無。求。祿。之。心。也。○。闕。氏。此。句。不。重。是。起。下。學。也。○。闕。氏。此。章。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未。句。註。中。又。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分。明。○。未。句。不。可。視。為。句。人。亦。知。之。然。只。換。得。幾。箇。身。字。眼。以。為。分。別。先。未。嘗。不。重。出。也。須。能。於。憂。字。中。尋。出。意。思。講。論。來。的。確。不。移。方。能。○。闕。氏。此。章。二。句。是。一。轉。未。句。又。是。一。轉。本。是。三。層。第。註。只。從。耕。所。以。謀。食。說。起。而。於。說。未。句。處。用。然。字。轉。下。極。力。洗。滌。一。番。則。此。節。所。重。乃。在。末。句。一。轉。也。○。闕。氏。云。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俟。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猜。此。意。即。謂。學。去。求。祿。故。下。面。又。拈。一。句。云。亦。於。未。句。轉。折。著。意。其。從。首。句。說。到。上。一。句。只。用。蓋。以。二。字。直。接。不。甚。妥。貼。然。可。見。此。處。轉。折。只。當。雙。說。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美

書院藏本

守之不因雖得之必失之也作慚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字固勉勉不曰行而曰守言守則行在其中也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謬○註理字卽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知及者用傳學書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裏精粗無不洞徹也仁守如不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及無違於終食顛沛造次是也不然得之於學問思辨者失之於氣稟物欲也注武曹曰程子謂真知未有不能守者其說仁守卻獨重知及朱子大節註云所知者在表而不失亦不脫知及此因之墨卷所以重挽仁字仍帶定知及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位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國子）知及必欲仁  
守者恐其難得也

失耳知之非難行之維艱此守之所以貴乎篤也唐室陳氏知及之仁不能守固不可仁既能守而猶有不莊之戒葉莊有氣實之偏何耶曰此是聖賢檢身工夫周家處譴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莊莊則其窮理猶未精存誠猶未至周周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時不能莊以莊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能以莊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息妄念便生說太深了邵邵學問未莊是憂個未能暢發到莊喧處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勤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聞學至於仁。則善有餘。而大本立矣。泚之不振。動之不以禮。

五緯集訂大全

下論

本

書院藏本

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保動不是感  
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才有禮是使之以禮禮字歸在民  
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荊蒯鬻符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便  
是使之以禮豈使他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固有生成底然不  
可專主氣質亦有學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  
故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放僻而辟之類知及  
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  
了卻又要莊莊動以禮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失而於接  
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  
問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  
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檢  
點國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莊動禮爲政之事也然爲  
學之事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莊動禮不  
然爲也爲政者雖不專於爲學然非知禮之明而持守之固亦  
無以爲臨政之道矣○此一章當以仁爲主知及之所以求吾

仁之勤之所以持其志者。此章大抵發明內外不末之序極其完備而其要亦以仁爲重。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勤民而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稽之於仁。大本已好。但小節有缺。則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做費力也。兩軒張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德保才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非以道之而動之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變準陸氏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守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爲善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勤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爲未善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太本以立因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爲全德之累。國氏既莊勤則作前善者。其大德而德其未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未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善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國氏謂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病所以必先

知及是洛陽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勤是明德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按此章分說其理然須知得仁守時。傳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以禮。不過是齊治平中。小欠缺處。如像教誨令張強賓。後發急重得宜。便是此中。在勤民身上。說如鬼前獨發。就其少長有序。此是說民身上。說不以禮所遺之以德而齊。處尚未能齊也。臣武清州動之不以禮。朱子謂禮字。在民身上。蓋謂使民較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此即所謂齊之以禮也。存疑謂禮字。就君子自身說。禮是天理之當然。以理之當然。若使民如范苗。獨守爲靈。臺洛之類。是動之以禮。不以當然者。使民如殷作九。成宮楚作章。華臺春秋三築臺之類。是動之以禮。不以禮。謂知及仁守之後。所有些子未盡善處。只是小欠缺。何至有以不當然者。使民如房云云。至其以爲靈臺。治爲使民以禮。與有禮不重在使民。范苗獨守。是禮所當然。意也。與註云。勤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發令也。發令重之得宜。無往非禮。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外錯。當急略。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取此說。雖與朱子不同。然較存疑有得。細細似可。按探蓋。惟我之使民。緩急要地。不免少有外錯。故民不能盡善。向善事。事合於節拍。則其於朱子說。非相反也。而相成也。大本已好。一條本與知及之知大學。知至云云。是一條最爲要緊。故張之於此。蓋流不能動。不以禮。只是小疵。必須如此明辨也。李得雲曰。莊勤須本知仁。來善本精明之氣。發爲德。若仁者。白之懷。裕爲修。整之度。罔時。侯曰。動之不以禮。或問以爲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禮雖在民身上。說不能動之。卻是上入欠缺處。故未盡。總註云。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可見此章宜重。仁守句。雖程子有與知未有不能守者。語然謂行之不力。終是知之未真。則可若因此而專重知及不重仁守。則不可。作全章題。須以仁守爲主。而知及句。亦宜帶住。題目固應爾也。觀因之作。可見。勤之不以禮。雖字朱子。勤民說存疑。其註貼在上者。說似少偏。武曹謂惟我之勤。靜張說不免少。有外錯。故民亦未能盡善。向善事。事合於節拍。則其於朱子說。非相反也。而相成也。民身上。說不能動之。卻是上入有欠缺處。皆能應會二說。便



出之甚多。○安溪謂此似專為愚民者而發。按諸家從無此解。然看來確有此意。○愚民者亦須從自身做起。若非知及仁守。則失臨民之本。安溪謂首節道之以德相似。下二節齊之以禮相似。見龍記。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不可觀一事之能。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在天下之重。而不憚小。人一事之長。亦可使但不可任大事耳。○闕闕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御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本文。正義是如何說。不合先以。一說。猶著。晉中。兩朝。兩因。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小者測知。可以小知。之。便。謂。德。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卷

書院藏本

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概論。君子亦有等。但其大德正當。舉。德。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聖。胡。因。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又。氏。方。論。之。精。粹。時。觀。之。餘。人。也。一。且。受。之。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正。談。之。間。而。其。甘。可。知。者。至。矣。以。國。則。未。有。不。敗。者。○。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以。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嘗。讀。義。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呂。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為。有。大。受。在。陳。大。王。曰。小。試。而。小。試。大。試。而。大。試。者。所。以。妙。君。子。之。用。知。之。以。小。而。結。知。之。以。人。而。伸。者。所。以。全。君。子。之。才。○。武。王。曰。小。人。只。是。尋。常。之。人。非。小。有。才。之。小。人。也。蓋。玩。可。小。知。三。字。則。其。人。於。小。處。亦。有。可。用。南。軒。謂。此。是。任。賢。使。能。之。異。則。是。以。小。知。屬。使。能。不。得。盡。條。說。

壞也。且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其恃才妄作。徒足取禍耳。其人尚為足用。而亦豈足當使能之稱乎。○徐為儀謂周官虎賁。衣皆小知。小人極當。李倚。曰。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則觀人者不可因細事未可觀。而廢君子之任。重之材。德。作。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則觀人者不可因器量之淺狹。而廢。可。取。之。小。長。也。觀。註。足。以。任。重。未。止。無。一。長。可。取。皆。見。用。人。者。當。隨。材。器。使。之。意。○。闕。闕。曰。通。節。俱。從。不。可。處。折。到。可。邊。分。明。君。子。小。人。皆。當。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意。可。不。可。雖。賤。君。子。小。人。身。上。說。而。意。則。重。在。用。君。子。小。人。者。身。上。蓋。欲。其。因。人。任。事。不。致。用。違。其。才。耳。小。人。復。有。才。技。亦。能。增。器。使。之。選。與。他。處。說。小。人。有。別。君。子。固。是。能。擔。荷。重。任。之。人。然。亦。未。能。到。不。器。地。位。不。器。之。君。子。惟。禹。皋。周。孔。等。可。以。當。之。試。觀。孔。子。曾。任。委。更。衆。田。何。嘗。不。可。小。知。耶。見。龍。記。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卷

書院藏本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而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闕。闕。曰。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又。言。志。士。仁。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聖。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此。子。不。害。為。正。命。○。闕。闕。曰。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所。當。勉。○。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己。外。物。為。重。乎。在。己。者。為。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仁。在。己。則。失。其。心。人。身。為。重。乎。人。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凡。有。二。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此。又。一。意。○。陳。德。傳。事。所。

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也。是德人  
爲焉而已。此只論常理。若殺身成仁。又當別論。李漢曰。  
此節因註中見字。分兩義。以上爲殺身成仁。急下爲利  
害。見得此則上焉者可知。此  
以下就上之辭。其說仍仍。然非正解。  
此章初看。似一直說下。細看之。若一順說去。則甚字。無着落。  
矣。乃知註分兩層。之不可易也。甚字。內兼在外。在內者。身失  
心。兩意水火。有利有害。仁則有利。無害。更見人之當勉爲仁。  
也。民字。只作人字看。仁爲天。之尊。賢人之安宅。語之必  
無期也。  
見龍記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避。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  
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避之有。程子曰。爲仁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

奎

書院藏本

己無所與避。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避。朱子當仁。指當之當。  
○此處。處。須着。當。仁。不可。道。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  
○弟子。於。師。年。事。多。寡。而。不。敢。先。至。仁。以。爲。己。在。則。當。自。勉。而  
勇。爲。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所。有。而。自。爲。之。非。奪。之。彼。而。先  
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  
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若  
是。是。也。此。與。上。章。皆。爲。人。爲。仁。之。辭。上。章。爲。民。而。不。知。仁。而。僅  
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知。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奉。爲。者  
發。而。解。氏。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  
者。又。曰。我。欲。仁。而。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  
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尊。卑。亦。無。所。於。讓。人。勉。學。者  
使。之。用。其。力。也。○爲。仁。在。我。雖。師。不。可。讓。此。便。足。仁。以。爲。己。任  
○顏。子。稱。曰。是。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避  
○蓋。德。也。至。於。爲。仁。在。己。則。何。避。哉。蓋。不。起。不。避。也。乃。無。所。不  
○爲。仁。者。則。顏。子。當。仁。之。仁。爲。己。任。當。仁。之。讓。當。仁。之。不。讓。不。大  
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避。於。夫。子。也。○

不。能。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讓。也。不。必。泥。泥  
○武。曾。曰。因。難。難。云。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謂。說。者。謂。當。仁。便。是  
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爲。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衆。引。以。爲。未。受  
不。可。曉。意。謂。若。單。說。仁。以。爲。己。任。便。自。合。得。不。讓。於。師。意。今。此  
說。了。當。仁。二。字。又。下。不。讓。於。師。四。字。則。此。四。字。乃。是。極。言。其。當  
仁。之。不。可。推。讓。師。字。雖。不。必。泥。而。不。讓。之。義。正。宜。極。力。洗。發。勇  
往。必。爲。正。在。此。四。字。上。見。之。何。得。謂。當。仁。便。是。不。讓。師。而。輕。看  
此。四。字。也。衆。引。之。說。殆。未。可。惜。也。○語。類。云。問。當。仁。只。似。通。當  
爲。仁。之。事。集。註。似。以。當。字。爲。指。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當。爲  
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衆。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  
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知。處。須。着。當。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  
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思。謂。此。條。起。處。數。語。必。當。全。載。方。使。後。學  
不。至。誤。認。當。字。○問。曰。自。文。有。一。於。字。謂。我。自。有。而。自。爲。之  
不。當。讓。於。人。也。若。抹。得。於。字。便。似。兩。人。共。爭。一。物。矣。李。漢。曰。  
當。仁。二。字。一。小。極。微。當。仁。自。是。一。無。所。讓。何  
有。於。師。不。讓。只。足。得。當。字。於。師。只。足。得。不。讓  
○英。西。關。墨。多。說。師。字。上。着。筆。恐。可。刊。置。仁。以。爲。己。任。文。也。諸  
家。皆。謂。須。道。在。當。字。曰。不。讓。於。師。者。極。言。當。仁。之。不。可。推。讓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

奎

書院藏本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雖師亦無所避也。不宜在師字上立解。固是。然不讓於  
人。而獨言不讓於師。蓋師所以教我。我爲仁。師而不讓。則他更  
無可讓。夫師字亦不宜竟略。有通篇只說當仁不讓。至末方  
將師字一點。若亦未甚合。觀朱子二條。及南軒。蓋。數。條。俱  
在師字上着論。更  
可見矣。見龍記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山陽氏曰。君子不諂  
○說。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貞者。見得道理如此。便恁地做  
去。所謂固者。非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  
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說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  
正。而固守之意。諂則有固必之見焉。○問貞諂之別曰。處我使  
諂。不期而自固者。貞也。不擇是非。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諂也。  
諂信之別。程子得之。范以信爲諂。尹以諂爲信。未審至。於。信。之  
或。以。貞。爲。正。而。不。及。於。面。或。以。貞。爲。固。而。不。本。於。正。亦。皆。失。之。  
○兩。端。諂。字。論。諂。有。三。匹。夫。之。諂。貞。而。不。諂。是。不。好。友。習。氣。耳。

其對則諒為不好孟子所謂亮  
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  
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則  
也則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  
守則固而未正者必行必  
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  
之固而不拘拘於諒蓋貞與  
其不同處固貞與諒皆固守  
便是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與  
日君子是貞不諒諒與諒相  
貞而不執諒把不諒作變通  
有私者也字固則曰能其能  
未到止而諒則曰亦未見其  
也正內有貞諒意固內有守  
書院藏本

五華書院大

下論

書院藏本

白字須求擇之精守之定說擇之精乃能一出於正守之定  
也貞者以明察佐其堅強故止而勿遷諒者  
以勝其偏滯故執而不化見龍記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事後食之說曰子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  
說於敬其事之說則得之然皆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  
則失之試考之集註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爲敬其事而後  
可得祿則其病有甚焉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  
爲食而仕之說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爾軒氏之事者  
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官守仕有輕重而敬事之心則一後其  
食而後獲之意然則爲食而仕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  
計當而已矣責焉桑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

其事主也若曰爲食而仕食祿而已這惟其事失其義矣  
也則其後字亦先其後後字亦先其後後字亦先其後  
不謀其利而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謂非祿在  
其心而利有得時之心端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祿之  
心則義利難分公私交感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爾爾  
敬事後食臣之道也誠實得中君之道也誠實得中君者  
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人之所當爲者  
也豈可有一毫僥倖之念於其先哉則註云後與後獲  
之後則謂其去利祿之念而不勝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  
此而後彼則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爾人君所以勸功若  
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爲功也爾則此言敬其  
事又愛後其食互講爲是注曰敬其事必非其後食也  
其所以所以其任事之勞然此念出於君則爲報功出於臣則  
爲食私矣後獲事者自不暇謀食而不後食者非其後食事  
者若若各自分說則說則而字又不配故此章須用後獲互

五華書院大

下論

書院藏本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  
人皆可引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爾軒氏因人所秉  
無不善惡之類一定正不可變者均是人也原其降生何嘗不  
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惡者可使之明柔  
者可使之堅直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氣質之不可變者  
幾又若有其何也善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  
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爾軒氏因  
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其始  
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  
其善而反其類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復  
其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豈復論其類之惡哉然則聖人之教如  
不擇之於萬物一無所擇爾則無教自教者之心言所謂不

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致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心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化。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復於善。未免有室虛虛說。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為病而設也。則教者原為類而設。有教。便無類。類不肖是氣也。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凡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不足也。自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至。忍也。君子無忍也。無不足也。故無類也。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此處士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卻註人性皆善一句了。周勝侯曰。惟君子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故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無類。雖在立教者。心上說。卻就有教上推類如此。此章緊要在人性。皆善四字。有教財氣習可化。而性善可復。天下將無惡之類矣。又何必論其類哉。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卷

書院藏本

人性皆善。是有教。前一層人皆可以復於善。是有教。後無類。前一層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是正。無類。人性皆善。其類。於善也。故不必復論其類之惡。而絕無所引。其類也。知此。方得分明。有無二字。自相呼應。見龍記。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所以不同。為能相為謀乎。劉安陸氏。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善惡。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周勉齋。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為我儒者。化之不可與彼謀。彼之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為謀言之。是商量斟酌之意。○註善惡。與正邪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又自有同。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已也。屬辭士。曰不相為謀。處。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何。此。曰。道。猶。路。也。只。指。建。向。貌。

善惡以品行言。邪正以學術言。志趨相反。則彼此決不能相成也。品行不同。則不可以共事。學術不同。則不可以共學。故曰不相為謀。見龍記。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者。設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則其富者。欲其暗也。貴者。欲其華也。劉安陸氏。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以。而。求。之。非。以。華。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謂。未。達。意。是。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而。已。矣。三。字。重。所。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與。此。辭。達。明。達。之。辭。經。世。之。辭。固。然。然。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蓋。辭。當。對。意。說。若。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也。○新。安。謂。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此。又。是。深。一。層。說。未。本。文。正。意。能。達。理。非。通。於。理。者。不。能。達。亦。然。○蒙。引。未。達。意。是。此。意。雖。有。然。不。重。任。其。州。道。意。有。達。意。之。字。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卷

書院藏本

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詳言之。不達。簡言之。而即達。達。之。不。達。難。言。之。而。乃。達。奇。言。之。不。達。正。言。之。而。即。達。辭。各。不。同。總。之。不。達。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一。言。畢。者。而。易。博。博。則。不。根。於。理。而。其。其。越。為。高。誇。則。愈。離。其。實。沈。沈。則。愈。離。其。理。曰。吾。人。之。辭。算。算。於。辭。而。未。嘗。不。足。於。理。也。理。足。則。辭。而。能。達。矣。若。子。之。辭。達。於。辭。而。未。嘗。不。達。手。也。氣。盛。則。辭。而。能。達。矣。正。武。實。曰。達。字。是。對。繁。多。一。邊。說。前。華。文。有。閒。簡。略。其。詞。者。不。達。浮。淺。其。詞。者。不。達。兼。繁。簡。言。之。

必先有其意。而後以辭傳之。故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要之。傳於理者。聖人亦不以辭目之矣。○勝多者。信其富麗靡者。於其辭。皆非聖人。所取。見龍記。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不可以子  
製之閒作閒話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  
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存疑子張若曰頃者師見見  
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書之其道之所在與戰戰士曰吾之  
處當略斷厨聘侯曰及階則有宜告以階之道及席則有宜告  
以席之道皆坐則有宜告以某某之道一毫餘欠不得一毫發  
換不得及階與子曰階也迓一細隙可見聖人於道真如化工  
自物無餘欠也

五藏集訂大全

下論

羊  
書院藏本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共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朦三百人。既矇掌太師之辨鐘磬之類。凡樂事相贊。南軒張氏遺無往而不。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範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齊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無往非是矣。物新德因。遺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當教人。只看師見見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主

新編

子見齊衰二章以爲一節。爾語皆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爾言深考而講求。庶有以得之。胡氏見之。米見道無相者。生必作過。必德衰於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新安陳氏。釋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戴氏曰。席曰。某在斯。與師言之。如此。卽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之。外別有箇相師之道。論語集注。編先生爲朱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章。又舉師見見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屢講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近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作意而爲意。此此人當無往不盡。道雖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說因字包得盡字。說盡字包得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的。若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又是一層。此備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在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在擇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耳。若無往非道之竟。則見於書外。陳氏謂此是徹上徹下之道。最得存疑。爾是言其道之有所本。同。陳氏則云。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答云。然告者是道也。然又盡以無往非道自處。

下論 衛靈公

故又曰。因相師之道也。似推而自抑之詞。此說亦謬。按大崖麟士所以錯看者。蓋以因相師之道一句。與士然字分兩片也。不知因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非作意爲之二句。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非道。尹註范註俱俱然。○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見之來。道無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爲覓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而告之。看來二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賦賸是也。有不專屬之相。如與舊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當爲之告也。註古者舊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說見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可知。使其無相。則當爲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爲主人。亦有當告之道。○不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舊共事。而制然相。值舊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道無往而不。在在夫子自矜。只隨處當盡道在人。看夫子則當知其無往非道。韓家年曰。須從道字指點出相師。不從相師某講之道。方透因字之字意。合於隨處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說之。注謂問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之下云。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此語甚精。何故。則去又按道不可須臾離也之

嘉興徐起元編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下云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戰自持。顧沛必於是。造大必於是。懼其。失之也。亦不可。則至矣。曰。道體在。必。物而。其。則。道。至。變。必。即。事。以。善。其。施。○。子。張。曰。道。與。夫。子。曰。道。也。亦。可。恍。然。於。道。之。不。可。須。臾。離。矣。問。曰。固。也。與。夫。子。聖。人。神。理。若。將。因。物。付。物。各。止。其。所。之。妙。極。力。恢。張。謂。得。固。字。多。大。話。同。一。膚。所。許。

當。師。之。來。見。道。一。理。上。白。應。告。之。以。執。為。階。孰。為。庸。孰。為。某。某。不。必。同。有。相。無。相。也。乃。他。人。不。言。而。夫。子。獨。與。之。言。強。是。以。發。而。有。時。殊。不。知。日。用。附。降。間。遇。一。人。則。必。有。一。人。之。道。處。一。事。則。必。有。一。事。之。道。因。物。付。物。夫。子。亦。率。其。固。然。者。而。已。矣。而。何。容。心。焉。一。切。帝。王。天。地。參。贊。位。育。老。安。少。懷。立。達。施。濟。等。存。廓。一。語。說。向。此。題。甲。其。都。用。不。著。見。龍。記。

五華集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六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厚齋馮氏上篇首衛靈公。季氏以議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初則斷斷氏首三章皆歡譽也。餘亦難記。夫子言行則氏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但三友三樂九思等條。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尊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北。國雖屬魯。而七節論是非之理。後二節論利害之勢。論墨墨。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首句已定罪案。

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賈逵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冉求曰：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孫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逃。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魯。秋。季桓子病。斃。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丘也魯。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願謂其嗣。康子曰：其誰也。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

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  
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雖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  
冉求既去則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  
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手性之乎冉有曰季於孔子康  
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手衛  
魯以幣召之乃歸于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  
來奔曰使季路娶我吾無盟矣使子路于路辭則子路尚在魯  
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衛孔性之難蒙引此事二子與  
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  
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曰想他與謀較多一  
句倒在他身上  
去亦可知也

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五季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二 書院藏本

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顯與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  
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  
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  
顯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代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  
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  
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氏  
將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註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  
子弟註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註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書征之而實於公

是魯記說每發百里如何微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附庸之不可伐而  
伐之則不仁不義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  
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則不也金氏云乃命魯公仲侯  
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  
百里蓋統山川附庸計之也附庸之氏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  
羽其東蒙也梁州蒙蒙蒙平西蒙也西蒙大國地方百里者  
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則其地豈直百  
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盡其詳而計古制以為  
言耳而朱子之說則不載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  
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則才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  
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狹窄非復  
其舊武王平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就古  
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為新造之齊魯周  
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隨  
岡梁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周禮主祭東蒙

五季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三 書院藏本

則非後世私封且在那域之中則非微國外患是社稷之臣則  
非季氏私屬雖是三段意思然且字是字卻相承轉下不平  
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既在境內顯與之地固魯地也  
不消又後之著事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總是有罪須是公家  
伐他季氏如何伐他此重在季氏二字不重在當字若去季  
氏二字但云不當伐則與不可伐無異則顯與地因顯與子一  
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  
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  
則無不在所制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  
哉為此說者乃明室位篇中多誤不可勝舉余嘗上據周易  
三百里公侯國制顯與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  
近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  
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晉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清名今為海豐縣東北  
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微來侵小所至晉仲向不難自證其先言  
以有楚而作明室位者彼何人故宜其白撰出錯也據入漢註  
可證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蘭則夫）

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實是又為季氏解（蘭則夫）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度）

周任古之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

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相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如）

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陷須扶起之（陳）

別持危扶顛只陳力之意下三句只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四 書院藏本

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端可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

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與則之曰引周任一段只是就

二子所處而言其道之當盡如此為下文不得諫其責張本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也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

兕野牛也柙檻也橫檻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

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

也（朱子虎在山獸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楨）

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也兕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為

鐙陶鑄之器言過矣是言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是

字與上句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出柙喻季氏監越人

臣之紀法毀壞喻季氏顛覆王府之舊章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

實與季氏之謀矣（蘭則夫）

之為司寇也使仲由費而求乃謀伐顛與以公費是孔子

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

也蘭則夫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

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虞固謂難地又謂前漢志顛與國在秦

山邪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

所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顛與城又有子游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五 書院藏本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大音扶）

欲之謂貪其利（蘭則夫）

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以此欲字註得解曰謂貪其利而謂君

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

取顛與本是貪欲也今乃舍就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

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固謂難地又謂前漢志顛與國在秦

山邪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

所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顛與城又有子游

其利也然則同蒙引若明誠承電曰季氏只一欲

字則據其若欲取於外無所不至故下文文明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

欲利無寡安無傾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 季氏

六

書院藏本

取顧與思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變樂饒氏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貫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均則爭乎財。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饒氏有國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其在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則民志不定則不富。和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國固因天子賜有國有土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饒氏看來季氏之欲取顧與思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土者所患不在民寡患在此之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七

書院藏本

和。然決然是不相安。由不均說至不安。其相因之勢然也。又加一箇和字者。初說不均不安。詳也。○上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言曰均無貧。安無貧。何以貧。均又添一箇和字。搭下又別箇無傾不復粘著貧。何也。蓋貧本起於寡。則寡實不均之所致。曰均無貧。不復粘著貧。何也。蓋貧本起於寡。亦出於均。曰和無寡。實未嘗離於均也。況不均則不和。不和則爭。爭則有怨於衆。以無寡言。和自其切者言也。不安則必有傾覆之禍。不止於貧而已。不曰無貧而曰無傾者。自其最甚言也。○曰均無貧。見得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矣。曰貧者君貧也。君既貧而臣富。臣富而君貧。不能享其富也。均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上下各足而無貧矣。故不均則貧者君先貴而臣亦終貧也。均無貧者君富而臣亦富也。國能按此節本先王之制。未提出均字。作主饒氏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固不。下言不。上言推原所以思不患之意。下文露出和。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思不患之意。下文露出和。二字來。蓋和即爲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和以情言。上文以均屬寡。而下乃屬貧。此等處俱不。管他爲高只取大意相應。因饒氏固家本無貧。因思見貧。又曰不

夫音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人

黃國瑞氏

仁義師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固體統。夫如是三字。要玩。是推所以修內治者。以爲得達人之法。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禮樂林曰。夫如是。無接不忠。第二句。故達人上無違人。必服一層。蓋此達人。際指顧與。服履其心也。來之來。其心也。上下結果。一安。家安其家。國安其國。尚一毫欺心。不得。李安溪曰。達人非指顧與。正對顧與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言雖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于戈矣。然曰猶來之以文德。况如顧與之在邦內乎。田武曹曰。說統云均和安。便是修德不必。厥出禮樂文章等項。要知此節。只是足上文修內治之意。案引則云。修文德。或指內治。修言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贅三句。此只因季氏之取。顧與是忠。寡與貧老。修文德。則說得廣矣。文德仁義是也。翼註則云。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修之。不可就作均安。愚觀此三說不同。說統謂文德。則是均和安。蒙引謂文德與均和安。絕不相干。似說得肯綮。不若翼註之得中。蓋文德較之均和安。似覺得廣。然初不可解。均和安。說引以仁義爲文德。如均和安。實非仁義事乎。故翼註較二家爲得中也。同聘

曰季氏伐顓臾。原是要利其有耳。緊要在安之上。故字神脉直貫到底。

卒由與求也相夫子違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  
違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顓臾丑盟桓子於榿門之內庚寅大祖逐公父季及秦邕皆奔齊八年季路公祖桓公山不組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孫更季氏叔孫氏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却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無處父歸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蒲圃陽以叛雙崇饒因與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違人曰違人不特違夷中庸柔違人在懷落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

五華集訂大全

論學

丸

普陽集

爲達人可知。彙引自正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方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邢分勛難析者。分勛之中。又難析。大夫爲公室之忠。家臣又爲大夫之忠。遂謂上兩節是泛說道理。此與下節方氣季氏說外無文德反。如是傳內無均安和反。不忠傳。固難據。達人卽依註作顧史看。不妨下邦內卽作達人看。方家吉日註。達人謂顧史。饒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顧史。則蕭牆近顧史。造此理。亦好。呂涇野鹿邦內句。謂達人不拊顧史。譯大季公雲。曰。不能來。不能守。有不能相之義。在不能來。是不能相之以修文。德不能守。是不能相之以求均安。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顧史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楚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顧史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濟魯以肥三家。

也。洪氏曰：三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教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多聞，公欲以越伐魯而夫三桓執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因孫於郭乃遂如越。宋子問：顓臾，魯之諸侯也，公欲伐之，而三桓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或謂：小國而欲以諸侯之憂為陽虎之難，考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和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年二十有九，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與？陽虎肅敬也，臣之見，若至屏而加肅，故曰：肅敬。章羅氏言：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云云，其後陽虎果因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滅季氏之事，而彼肅敬之害者，多矣。復心程氏

後世謂變生肘腋，意謂頃刻也。遠人不暇而能來，則臣之思，每欲發而內問，而商榷預分，則雖折而不能守，則領危之志，能守說說統繫，亦不能求說說統繫，然實相發明。註引哀公以其近意，不必拘拘於金仁山說，作季氏之肅敬，自佳。蓋肅敬是肅侯之瞻，然春秋大夫皆稱門旅，則季氏亦有之也。說顓臾曰：季氏伐顓臾，只是一箇欲字，欲便思肅敬，貪便思先王再求以子孫之憂，又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肅敬之憂，見欲之必不可得也。伊洛之說，曰：上節遠人既指顓臾，而此又以為內者，蓋以肅之封境言之，則邦內而以季氏視之，則遠人也。此章分三級看，首句至何以伐為是，極言顓臾之不實，伐其伐顓臾之非已說得曲盡，夫子欲之至是，誰之過與？是因求句正見無所逃罪，意今夫顓臾主未又因求為季氏解釋而詳言其事勢之不可於不必憂者而憂於常憂者而反不憂。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為畔者君討，不功於民者，則通律諸侯賜已失然後征，賜然後征，然後變樂，使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修起禮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道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始，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亂。

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伐伐是以治天下者  
先要於禮上整頓國氏先王之時五禮六樂事之以宗伯  
自諸侯出則適理矣然則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遊  
理其矣苟可自大夫出則諸侯亦可就國命而適理愈甚矣  
因陪重七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陪陪臣此諸家臣也  
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陪臣以殺之下章滅  
權者此滅失權者國命之權是禮樂征伐然則出諸侯  
大夫則只為侯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止稱國命陪臣  
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  
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  
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族泰山皆變禮也  
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  
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非常者則可久事移其常者  
不可久故曰自諸侯出云云然則天下有道何不可混濁天子  
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備征伐不濟故臣下不得竊之若天下無  
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紀弛權惡得不下  
後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國雖離節末當補云如是則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則大夫亦豈得專國政哉國雖離家引謂政不在  
大夫政字只是國政泛言實謂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  
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為大夫所制耶此說太拘○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大夫亦豈得專國政哉國雖離家引謂政不在  
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言諸侯臣說矣此何獨專指大夫  
宜兼說為是語氣當云向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諸侯  
可如矣而諸侯何知矣國雖離家引謂政字固說得寬然國家之  
政可知矣○不云政不在諸侯者夫子時大夫專擅列國皆係

故專以大  
未言耳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  
下之勢○兩制國氏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  
敢干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專耶以私意  
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  
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  
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遞必至此也○所以有十世五  
三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遞則其心愈惡是也○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  
則上之人於道為有餘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世  
則庶人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前時節自諸侯出禮樂征伐之春秋也自大夫出禮樂征伐之  
春秋也○陪臣征伐國命衰微完矣之春秋也○漸安國氏此章自有  
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微維持名分挽今有  
反之古與國氏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天子政不  
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無失政失  
字因上文失字來○國氏謂此章者每重權勢上說其病起  
於誤解總註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  
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而非謂天下之  
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之變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  
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為  
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和道在也○天下之生一  
理理為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  
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謂三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為不列矣要之  
皆生不替權得道字耳○看此好處得道字而後見之○自  
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在權也○首節兼論大夫  
今反古之意也○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庶人有深意焉

大夫之爵。可以禮。而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職。不。雖。公。而。相。符。制。使。到。庶。人。不。以。方。是。有。道。而。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得。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之。權。此。篇。首。尾。都。從。有。道。結。結。是。聖。人。不。以。無。道。棄。大。下。也。周。禮。曰。三。代。以。後。全。賴。清。議。陪。臣。數。窮。權。在。庶。人。道。想。有。道。有。餘。與。失。臣。武。王。曰。上。節。雖。專。指。大。夫。言。其。實。包。在。諸。侯。陪。臣。在。內。次。節。註。中。上。無。失。政。上。字。兼。天。子。諸。侯。大。夫。說。言。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則。庶。人。自。不。至。有。私。議。也。

前。從。有。道。說。到。無。道。收。王。盛。之。不。振。傷。今。正。所。以。思。古。也。後。從。無。道。仍。說。到。有。道。結。盛。世。之。隆。衰。與。正。邪。以。挽。今。也。○次。節。止。說。大。夫。者。蓋。有。道。而。不。行。文。雖。云。制。勢。然。主。謀。者。皆。管。仲。子。犯。難。則。雖。自。諸。侯。出。而。已。自。大。夫。出。也。至。漢。梁。以。後。大。夫。之。權。政。更。不。必。言。矣。陪。臣。執。命。如。陽。虎。佛。於。眾。皆。自。大。夫。之。權。陽。虎。之。放。大。節。專。重。大。夫。而。諸。侯。陪。臣。已。包。在。內。矣。○庶。人。之。職。所。謂。公。是。公。非。也。雖。專。手。之。猶。然。當。代。之。清。議。也。○諸。侯。謂。夫。子。預。知。國。時。處。士。橫。議。故。有。此。論。然。橫。議。之。權。乃。是。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季氏

主 書院藏本

士。選。義。耳。與。此。章。讀。字。不。可。一。例。有。是。非。非。排。出。於。庶。人。之。口。不。議。非。不。敢。議。非。不。能。議。實。無。可。議。也。○故。不。能。大。夫。何。家。書。說。雖。同。而。然。反。以。此。足。不。如。案。存。之。直。殺。見。龍。記。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孫微矣 扶 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發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

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虢公欲生而公敬讓而私事襄仲使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突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宋子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其季之述考之如齊懿公高姜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絕矣惟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原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周鼎既成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薨魯仲以立而三家始盛魯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重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皆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之子孫必微以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季氏

主 書院藏本

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刊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祿實先於此後也陽虎陽氏此二章想是一特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折為二章耳陽氏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面有者心失不宜大而大者亦微變家語因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論陽氏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間有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與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無微陽氏陽公之亂樂祁曰魯公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爾安陽氏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扶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案引言陽又言政者祿去即政去五文也又案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為家臣陽虎所執孔子此言正發於彼四時也陽百特論陽氏政說宣公薨位在季文子前至宣五年武子始立相距四十一年武子卒即平子代立以孫繼祖悼子之卒

戲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言語可聽三者皆帝情所

奏樂騁樂樂似遊樂宴樂揖矣  
岳騁樂宴樂之樂首蒲





書

愈是無心之過。一是先時。一是後時。一是不能相時。總之不能時。然後言。便有此病。須養之於未。有言之先。審之於方。有言之頃。則自無三者之失矣。見龍記。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

書院藏本

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



書

書院藏本

經 175—119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美

書院藏本

是藏於外臺是藏於內故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官於聽之聰  
 以無所蔽官也則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  
 都在但能無於食類而進之之則自明而誠矣。色思也者  
 謂其如五也。貌思也者謂其如五也。貌思也者謂其如五也。  
 念也。見得思義不有取也。存此君子思之。功凡聖人平日  
 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事親與人忠之類皆在其  
 中矣。○道思不是空想。想作爲就在其中。○視思則望但日前  
 所接之物爲所視。視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  
 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則心欲主  
 敬而求得其理也。雖思也。但人言之接於耳者。爲聽。師友  
 之相教。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於其大之所獻。納凡入於耳  
 者。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聽失其聰矣。思  
 則心欲主敬去其蔽而求得其理也。○九思各專其一。當一件事  
 則思一件事也。然此向是隨時工夫。靜時工夫。動時工夫。及此南  
 軒所以又有養之未發之先持之方發之際之密。個體雖九思  
 只是一思。提此心。常明常覺。隨感隨應者。此思之體。雖事發  
 察諸此思之用。九思是以用言提此心。而感隨應之意。○南  
 軒云。養之未發持之方發。是又專以靜時工夫。就朱子云。居  
 思是義理。是以致知說此三意。皆補本文所未及。許敬菴曰  
 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是。蓋人之意。如要人於  
 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理也。○李氏曰。耳之官不  
 思。則於物無從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得也。故視聽居官  
 有察之說。思在動時。恐欲靜時工夫。南軒所以有未至從容則無時不  
 有作爲。亦在其中之說。君子終身不離於九思。新安所以有  
 隨時隨處各致其思。非但九思之說。○陳學淳曰。疑在成敗之會  
 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著也。事蓋疑則敗。理蓋疑則阻。  
 學故須開闢江門。九思首視聽。蓋清明之驗。理於事物使外  
 誘不入。主敬以察義也。次色貌。蓋清明之驗。理於事物使外  
 忠敬不偷。接物有常也。次所疑。蓋清明之驗。理於事物使外  
 合而面之。有誠義之通。至矣。○陳學淳曰。誰不能視而言明。誰  
 不能聽而言聰。若以爲不見不聞。立解則止。言視聽可矣。何  
 言明聰也。此皆解方得。任武南曰。九思。豈引存疑。謂於人學  
 已無不致。新安陳氏謂不止於九思。他如歸富侯陳氏。蓋知  
 克己章說。視聽言動。便該得盡。思則此章曰。聖曰。克己。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美

書院藏本

克己之目已舉其三矣。其餘如色如貌如事如疑。見得皆是  
 動之事。何故云克己章說得盡。而此章獨不然乎。○何氏曰。書  
 有之。視聽惟明。雖德惟聰。明非止。惟憂。師曠之謂。與則山曰  
 有是九者而檢之。愈精。九思可以該百。應有是九者而操之。愈  
 熟。有思可以通無思。○南軒曰。九思是大學能處工夫上面有  
 知止在。是中庸致和工夫上面有致中在。是周易養以方外工  
 夫上面有致  
 以直內在  
 此示人以思誠之學也。思字就動處說。是有察工夫。平日存  
 養一層。或在面前或在題後。須補出。○思是剴刻檢點念念  
 提撕。意於心上。設次處。謂作爲亦在其中者。豈言思不  
 空思。思要實。實者在視聽言動等上。著工夫。耳非謂竟指作爲  
 也。須善會之。○朱子無類中一條。以視聽言下七項。此安  
 之。竟所本。時文有提數字作生者。說本朝氏亦是一無見  
 記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會問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不爲之矣。見不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爲  
 其或爲之矣。此極如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會問冉之徒。足爲  
 之。則善不善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  
 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  
 此非是。誠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惟日不足也。如探湯  
 此非是。誠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惟日不足也。如探湯  
 勉錄夫子急欲得此兩語。人以維持世道。已見者則深幸之  
 未見者則深望之。○見善二句。精神全在如字。註補出真知皆  
 自亦論人心善所必  
 貴論學者所必重  
 應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手

書院藏本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也宋子行義達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註謂伊尹太公可以當之顏子所達所求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須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達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求之使其道充足是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之所當為臣之事若行所當為而已行其所當為以達其志又問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爾然而起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如顏子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達道南軒張氏其意也所以

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達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蓋安陳氏聞其語可見四語皆古語也。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釣而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而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幾乎此然夫子雖以此許顏子而顏子未用且不著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是如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是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陳氏求志之志是荷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求其義而守之於已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意重了存其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也註學而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於性天便非達道如顏子者以此章對顏子之流說或以此章對顏子揚揚的也不是竟為高蹈的不是蓋誠於好惡之人也不是過於志之道字看得深自覺諸說之非。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手

書院藏本

以他人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子其非然朱子又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則註顏子隱而未見之說與士本其說而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幾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此說極好但似是傷時語非論人品耳。吾聞其語便見論人者必以此為極論學者必以此為至法武清曰夫子以用行舍藏許顏子可見其足當此節古語又顏子窮而在下夫子即以用行許之更可見此節行義達道只當以德論不必就事言也困勉錄謂未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他人天下之大而有一二亦可謂未見其論其精可佐本註所未及。衆引說行義最當語顏子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似看行義重了恐說得重了充實則難得孔孟極極只為行義行義須兼窮達兩層義乃充實則難得回隱居求志顏子已為之所久者行義達道耳彼非無道可求不得行其所當行也朱子之所久者行義達道耳彼非無道可求講經論事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居仁由義夫人之事

已舉舉而指之有行無事此節用所以一原也備歷歷已未見須今兩句看蓋有行無事者無其遇者無其學康成門與當時公

上節是體立而用未安者然正心誠意工夫已到下節則體用全具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上節先人後語有欣幸意下節先語後人自慨想意。顏子若得位行道自可方為伊呂夫子更不必言矣而子乃謂未見其人聘侯所以從朱子以事言之說也然江陰兩家指德說者其論亦精但未合夫子語氣耳此意或於收煞處補出亦好但出筆要圖活措詞要活蓋。四書講義云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窮云出仕義字不重不知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與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以為行君臣之義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德義言按此論亦佳然上句與下句語氣一揚一抑在求志達道一按義字因要重看達道不可反重上兩字也。隱居二句有專地重志字者見達道即求志中事按此亦能顯出行義合一之理可備一解。見記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

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阪縣。新陰死而名隨。威貨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各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四書釋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會子書。以為在蒲阪。梁都者得之。余謂。莫微信於鄭注。然已兩說並存。既云河北縣。首山有夷齊廟。則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說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山前之說。則在蒲州。由後之說。則在懷歸縣。莫能定也。總之。謬誤為失國。而後兩地皆可。連述。誤為孤食。周粟則畢死。唐虞揖讓。區也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四書釋地。以繼余讀。鄭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數在昆周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百六十四篇。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子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發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景公。即衛文公之。亦奢。論制。俗人所駕者。至駟。此三千乘。居子以富而出。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案馬千駟。必馬之在府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論諸之千駟。一而已矣。黃際。城曰。侯只是管之極。有馬千駟。只是富之極。兩下對照。一稱一不稱。一異一不異也。則聘侯曰。有馬千駟。其富極矣。死之日。已無得而稱。可見富之不足貴也。不以其祇以神。倚全從此討出。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

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

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

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不遺葉氏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以天下為之。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舉叔齊也。厚齋馮氏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表其德。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此。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明文衛堂直說。齊十辯。按論語。夫子為衛君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何指。至孟子則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於孔子此二章。意亦未有所發。倘不得史記以知之。二子當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然遷好奇。輕信上世之傳。經孔孟去。而遷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惑。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向問。備極形容。學古之士。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欲君孔子取之。蓋探罪武王也。嗚呼。此非孔孟之言。而史遷安得此與。或問。子言而得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有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產之曰。子推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論語本文。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無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肯肯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答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注武王曰。此新夷齊不死於首陽。是其一。逃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之。時過焉。山戎與夷齊為隣。則孤竹可知。首陽在河東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芣苢。芣苢之猷。采芣苢。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在武王曰。此非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是第二。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日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書院藏本

公無人不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  
 愈辨而行換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顧  
 而越之堅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其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  
 因而今不可知其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論月後時國人立君既  
 定則可以出矣推其進國俱進事大卓絕後所之指其所著  
 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  
 曰死於此而後見稱耶注武書曰此謂山中乏食之故是第  
 三選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自於景公  
 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詳之  
 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  
 國問國君之富教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  
 而景公得立崔子為政景公安焉之上莫之問也幸國日久  
 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談歡悲傷者豈富貴重欲無死以  
 長有之其死也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後斯人彼  
 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  
 衰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  
 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

文所無也夫夷齊孔子之言聖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其  
 詳若非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顯然知其決無也  
 注武書曰此謂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是第四節孟子言伯  
 夷特居曰伯夷避封於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  
 記本傳則不然則其海濱避封之事但於避國俱述之下即書  
 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曰馬諫武王之語蓋  
 其父死不葬以臣試世蓋以為武王於道也夫遷所以制其  
 海濱避封者何哉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  
 來今不取武王而取其初本無惡於封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  
 已意則產就增損之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切孟子為據注武  
 書曰凡此皆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封之事夫伯夷太公兩不  
 相讓而伯夷文王孟子稱焉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  
 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  
 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齒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世  
 未幾伯夷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  
 之伯夷以六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  
 也其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書  
 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書院藏本

以此多歸之夷齊在武王開西伯伯齊後右生等之然後曰太  
 周天章自生齊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虎  
 伯於封國於夷齊然後曰封齊文王賜弓矢缺其得齊後又  
 數年而書聖武王武王又明年而書伐大戎自此算年者一事而  
 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未歸之年不  
 即其幾矣夫太公書文王五十年之事而伯夷歸而後夷齊之  
 歸為首其地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  
 之年若謂其地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  
 亦當百有餘矣矣恐不必不食周粟感於首陽而後歸已久矣  
 注武書曰此謂武王之世無夷齊夷齊避封於首陽如武王作  
 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我  
 紂而馬而諫不知此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  
 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而走版圖之  
 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或車既駕而後出奇  
 數聚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  
 白首如新方勞其氣多扶去於紂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  
 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倘有一語之可借于觀其事焉二子  
 月味至前左右傳貽誤武王無語太公營教之狀夫武王方

為天下主廣虛懷臣妾諸四裔之封而伯夷無左右遺欲害  
 取諫之士或天下之父母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  
 聞之萬一其去之乎雖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  
 以有者於封也注武書曰此謂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  
 不合是第七節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墓東觀兵至  
 於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  
 亦安能一日祭於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  
 下大葬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曰然則紀與  
 傳孰是曰紀書文王其室居半及書武王則安極矣若其書夷  
 齊一節則紀書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  
 無紂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子前問言之果有  
 夷齊無紂之迹而不在于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  
 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議論者惑於史  
 遷增加孔子本文義所關者為夷齊蓋指之終事是以展轉  
 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誤後世是以詳為之辨  
 非徒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朝行之精廉

立圖之類而不必感其叩馬耶。果以至於死。然後孟子所謂之  
 意。可明也。正武書曰。此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  
 行者不同。是第八辨。曰。此則選無所據。而容心焉。此何也。曰。  
 選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觀選詩。可異焉。此選之勝  
 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選詩者。西山深微之章也。三百篇詩。雖夫  
 子所刪。向真知各篇為何人作。選得。一選詩。而妄意之。曰。此  
 必夷齊也。夷齊者。皆係於首陽。今言深微。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猶探草木。蘇荻。於山。皆多。豈皆有所感。而不食人  
 粟者乎。栗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  
 夷齊之風。口世間之。而與起。何當時。此一事。無一人見之。而雅  
 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  
 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夫伯者。往也。安知作  
 矣。選以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伯者。往也。安知作  
 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避世矣。下  
 又言呼嗟。但今則於不可中求。可。思有所往。焉。既而選自決  
 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為伯卒之  
 耶。予神。衰。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未  
 畢。君也。必欲求其。辨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其

曰。此辨左氏春秋傳所言武王遷  
 殷。義士非之之說。亦誤。是第十辨。  
 有馬千駟。何林林也。依於首陽。何寂寂也。乃死之日。而無  
 則。設。但。已。寂。寂。可。悲。也。到。於。今。而。猶。稱。則。千。駟。若。林。林。  
 可。愛。也。有。馬。千。駟。當。矣。乃。終。身。而。無。一。朝。哭。哭。所。謂。不。以  
 富。也。窮。不。悔。矣。乃。復。欲。絕。者。能。稱。新。所。謂。不。以  
 也。題。眼。在。死。之。日。到。於。今。而。有。馬。千。駟。銀。於。首。陽。八。字。亦。不  
 可。忽。也。夷。齊。和。馬。之。諫。探。微。之。歌。千。載。下。忠。臣。義。士。聞。而  
 感。發。興。起。歎。歎。流。涕。者。多。矣。夫。事。以。能。感。人。者。為。貴。子。以  
 夷。齊。百。世。師。亦。是。此。意。則。又。何。必。斤。斤。焉。懸。擬。其。事。之。虛。實  
 而。選。其。辨。論。哉。况。馬。遷。去。古。未。遠。亦。必。不。至。漫。無。所。據。而。發  
 空。撰。出。以。欺。人。也。然。此。十。辨。頗。為。武。曹。先。生。所。賞。愛。閱。百。詩  
 錄。其。文。而。附。錄。之。如。此。見。其。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通。矣。  
 教。厚。使。人。不。說。不。許。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其。為。教。通。矣。  
 之。忠。心。氣。和。平。則。無。憂。念。之。失。所。以。能。言。勿。謂。伯。氏。與。觀。季。也。  
 周。向。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一。身。以。至。遠。事。皆。格。物。所。當。知。也。故。陳  
 陳。氏。謂。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陳。氏。謂。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禮。源。禮。代。禮。有。三。千。三。百。之。目。  
 其。序。嚴。然。而。不。可。亂。其。學。之。者。

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  
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自世人之私  
厚其子親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爾軒張氏聖人場兩端之教  
於親練賢志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此語  
伯魚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  
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亢  
初發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卽夫子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  
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魚答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蘊陶之  
所得矣諸室陳氏詩能興起人心禮可留人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於初學爲最近故聖人以此爲學者門戶○伯魚資稟稍劣  
哉聖人並以是告之使其有顏曾之資亦當以顏曾者告之矣  
言以爲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爲公也聖人然乎哉新安陳氏得  
三問問詩問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  
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  
與此之間詩問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如此趙南元  
之見也味魚之答亢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有素情其不著而  
不至大成就耳劉註問詩問禮不是前此不曾問只是問此當  
益知詩禮當學意困勉緣此章總見聖教之公而推之自其教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  
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強氏此正名之意也春秋  
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各實之奉一至於此正其名  
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  
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  
有妾有妾夫人自攝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  
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  
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  
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  
獻鷩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  
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  
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  
也當夫子時諸侯曰天子大夫皆謙侯家臣皆大夫非一日矣  
以至婢妾亦皆夫人然正各定分當自諸侯始婢夫子有告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早

書院藏本

古語而當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與  
 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  
 稱矣陳氏國君理朝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  
 道而出命正人於內故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  
 君禮猶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傳者謂是時婦妾不立稱號  
 不者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說則此章是申古制諸侯  
 之妻稱謂之法必有爲而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  
 人也此君子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國所稱謂王  
 后者正是此意說統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稱而君稱之曰  
 夫人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  
 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固勉猶小童小君是謙辭  
 然不重在謙見得惟夫人然後用此以爲說亦見其重意時  
 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總在邦君身上不得輕夫人而後  
 有白華之怨亦不得輕夫人而後有北鄰之憂夫全稱恭秋  
 以交譽爲夫人使欲奪其所有而不處身如惠公仲子  
 者是也○以妾母爲夫人使欲奪其所有而不處身如惠公仲子  
 公族風者是也○年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信子名之不可  
 不正也○季氏曰邦君之妻四字當提起君稱之曰夫人一句亦  
 當提起

當提蓋既爲邦君之妻必以夫人稱之以其相成化也  
 下四項夫人雖是謙爲小童而邦人稱之必曰君夫人稱諸與  
 邦雖謙言小君而邦人稱之亦必曰君夫人正與君稱之  
 日夫人何相應以見夫人之稱不可之邦君之妻不可混也  
 此章是夫子稱引古禮之說而門人記之以爲首句爲主○  
 萬授一先生云此正名定分之意爲當時以受逆難者發見  
 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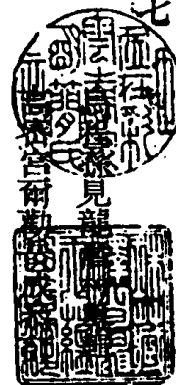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七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勿軒熊氏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  
 矣內三章言性餘皆爲學修身之事微戒嚴切  
 之辭  
 爲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 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書院藏本

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故敢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左傳定  
 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因季桓子乘子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陽貨氏虎與南子俱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陽引問何以知歸孔子豚爲贖亡也曰若不亡則孔子何消往  
 拜之若此貨何意贈亡孔子亦豈肯自居於贖彼之亡○此一  
 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故以遇詞帶上言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 好義知 並去聲

懷寶逃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逃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

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諱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詰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躬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訖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揚子注。聖人有誠乎。曰。有。曰。焉。曰。非。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誠如何。或曰。衛靈公問。

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遠乎。理曰。廣貨則貴之矣。曰。兵失時則惜之矣。曰。仁知則亦當聞其說。而非情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而有以成之。故夫子亦據理直答。若夫聖人心事。則非虛之可知。而何語也。觀復實失時之語。則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欲其助己耳。聖人之事。雖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對。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陽虎謂孔子於陽貨。為躬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勉勉於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猶聖陳氏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弗援。召則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斯君子受之矣。陽虎謂孔子而遠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四 書院藏本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喻其意者論議樂通按夫子待賜  
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此通索曰天下  
有山進君子以  
止天上進而  
遠小人之道  
知敬畏則自  
者君子自守  
當服之時雖  
天下以聖君  
能化不善而  
惡人然後可  
媚於與寧媚  
日天師理也  
豈媚於與寧  
否者天賦之  
惡人同謂在  
路之所能測  
日南子既非  
世所常行者  
見益亦有善  
謂禮從宜使  
德盛難廣而  
見之嫌乎曰  
氏言之得矣  
曉故警之如  
輔行王驥朝  
子謂樂正子  
之喪有師往  
右師言者孟  
命引各有位  
其事故云新  
者有就位而  
者道固然也  
雖小人亦幸  
日南子既非  
世所常行者  
見益亦有善  
謂禮從宜使  
德盛難廣而  
見之嫌乎曰  
氏言之得矣  
曉故警之如  
輔行王驥朝  
子謂樂正子  
之喪有師往  
右師言者孟  
命引各有位  
其事故云新  
者有就位而  
者道固然也  
雖小人亦幸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五 書院藏本

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為言何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無  
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有不相踰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  
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也人不由禮則自踰於險阻而已所  
謂待名人不惡而處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或者執伊川  
先生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動以禮而動以加禮乎禮盡處  
豈皆有如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開宋瑒之各面欲參  
之明皇轉使瑒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辭疾以退瑒亦可謂  
正矣然毛仲君之賤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瑒聞命而引  
義以陳則為盡善矣愚謂遷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  
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遷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驥其正法  
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罷人  
所為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亦不悅何也先生曰  
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疎遠不縹緲佛胎召亦往況南子乎由是  
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勳伊  
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大夫為官立朝  
不免與近習接者當處此磨法不然朱有不陷焉者也况與朱  
九二壯於頑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况與朱以  
溫端之於王敦學本此五則為一義非不味待小人之法然  
處變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於本書因武書曰或  
問以何張之說為善胡氏之說即此書所載楊氏謂孔子於陽  
貨為諷身以信道一條是也張氏之說却非此書所載或問小  
註云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辭遜而理未嘗枉若他人是  
言則或主於善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  
自然中道也張氏此說所以發明言遜而無所謂之意較此書  
所載更精。兩不可句即是按理而答勿以據理而答專屬之  
吾將仕何也。兩不可句即是按理而答勿以據理而答專屬之  
為仁知不可遷移不可失時也含有當速仕意到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二句誠使速仕意方說出孔子固未嘗如此自應迷邪  
先時之非仁知而亦非不  
欲仕自應日月逝矣二句  
小人不可見也彼以禮來則不能不往見矣職亡之拜終不  
欲見之也遇諸塗則不能不與言矣因問而答不卑不亢不  
傲不隨既不擾彼之怒亦不少貶已之過待  
小人只合如此此聖人之時中也。見龍記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其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地所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求。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積於禮而性具焉。實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之質。則是資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問所謂氣質之性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若

見處。故今纔說性。便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性之者善。本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說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論此理。便與氣合了。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象。雖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隨在氣質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不可謂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氣質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問人嘗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質。然心不能不隨





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齊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爲最  
才與於氣質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嶽之叔  
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也然稟賦  
有善惡不同從人看不出所以有許多善惡混等語自漢漢大  
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  
來○拒之以不信是說沒道理○程之以不爲是知有這道理  
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有懦  
弱意柔惡之所爲也○宋子清與問辨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  
智下愚之懸絕也曰氣質相近然亦有如此懸絕者蓋既曰  
氣質便有如此不同不足怪也○竊謂問書中謂惟聖固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又似得如何曰上智下愚不可不學又問或  
有之既作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言其人不學又問或  
言人自不狂耳此說如何曰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真有不可  
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是做甚○次第工夫人有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聖人之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  
近至於不發便定是不發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  
說到變得以謂之下愚而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道便是  
氣質之性○孔子說無源成使用那一說只覺得到七分不說到

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非  
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要孔子是  
言其以不能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  
肯是以不能同處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爲盡合也○隨梓李曰  
上愚言教理氣質是合理一分殊說此單言氣質是專主分殊  
說因氣質自接所謂不發者惟其持論固與夫子不甚相合  
移而有自暴自棄不肯發之說蓋其持論固與夫子不甚相合  
必委率令便成穿鑿語類固言之矣但程子所謂不肯發者亦  
指氣質之性而非就習言之此或謂所以謂程子言其氣質甚  
異而不肯發也蓋下愚之中有二種有真至昏至愚而不可  
移者有自暴自棄不肯發而至於不可移者夫自暴自棄雖是  
人事然其所以然者亦由於氣質之性氣質稟得如此故  
不肯發而至於不可移耳故曰程子之說與夫子之說雖異而  
謂不發是指習說則與夫子之意相去天淵而亦並非程子之  
意矣夫程子就氣質之不肯發者解下愚其與夫子之說雖異  
而不肯發者乃朱子終謂其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者則以真  
只就不肯發者言之而後其真至昏至愚者不可移的一類  
人也○○語類諸條多是說不可移只有一條用伊川說謂雖至

龍記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平旦歌也。

禮樂不專指涉歌惟其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物事耳因魁錄禮樂道中一事弦歌禮樂中一連子游教民是教以禮樂故道字不可泛看弦歌不可徒看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象引）

下論陽貨

古  
書院藏本

笑爾而笑何統一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其心則深喜其辭若  
有誤焉賈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  
隱幾曰笑只是喜並無惜之意自文雖有  
吾用字然是笑着說故是喜之非惜之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

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道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陸氏。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畝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看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足誤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說錢按學道從平日調養言。君子學道纔能愛人。小人學道纔能易使。

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  
子游引述口氣四書講義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  
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  
道耳君子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  
不當以學道片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若但  
呆耽學道如何愛人如何易使失其意矣君子小人猶大學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  
亦不指庶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  
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故註此八字非指見在之位而言蓋一  
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  
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之則易  
使矣○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  
傳儒林文苑不可以言學道○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  
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弦歌之聲禮樂之效也故學道只指  
禮樂爲是○學道所以能愛人之故其理甚精不從心性源流  
洗發縱橫鋪張終成補綴○禮樂是道之大者因弦歌而發故  
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做上做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  
間見得此意纔說得道字坐落而所以愛人之故亦精深親切

下諭  
賜賞

主  
書院藏本

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只就禮樂貼映弦歌，不解從禮樂貫通道字則集註受誘妄穿綫候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持書對着州名法術之學看也。汪武書曰：君子雖非子游，自指然畢竟是將衣冠小人者兩句蓋講中說亦無不可。李然雲曰：君子學道二句在夫子本來是大概泛說，在子游引之正見無人不當學道，故武城雖小亦當以禮樂治之。須找出此意方是解牛刀疑之。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  
 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  
 子驚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  
 言而自實其能也。采子禮樂之所。孟子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  
 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

五華集訂大

下論 陽貨

夫 書院藏本

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六之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其仁心也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淑其性上故易使夫子  
聞子之語而學之於前而以寡聞小民為可也故告二  
三子以子之語而學之於前而以寡聞小民為可也故告二  
平無非教也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入習於中正和平  
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今乎禮義則自然  
皆適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乎道  
則知德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乎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  
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用食周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可以無禮樂哉舍禮樂則  
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哉禮樂  
既興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註如何添禮字古者  
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教便兼詩書禮樂不  
只教以弦歌春秋禮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  
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

時也則其教便知其以詩書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  
乃禮之用武之樂也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武子游乃能  
道化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  
之而以鼓言發其端也勿謂能氏子游字武城之事凡兩見一  
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聖學切氏所謂道仁  
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推下之仁下焉  
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禮氏夫子言之欲聖三子之信聖其  
同以道濟天下意則謂夫子之信又以前門人之惑不可  
分貼大文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義則分貼前門人時為教  
古雖有是法然則弦歌之聲則不必拘時教氏此想是春夏  
時大約到大山曰子游之對與夫子之答皆一箇氣孔出氣此  
節不過為二三子說法耳故註云前門人之惑以之為之本是  
一童子游胸中不介於牛刀之說而足與前言之教  
亦不為其言之地也則其信實方妙  
是不但因其言之中理而信其能行道也後二節是因連所聞  
而喜其能信也前接轉關接續處總在君子學道二句○

公山弗擾以費辟召子欲往

夫。子。所。說。學。道。所。包。自。廣。但。此。章。是。從。開。弦。歌。之。聲。說。來。故。  
註。專。貼。禮。樂。上。講。○。儀。氏。謂。當。其。學。道。君。子。小。人。猶。未。分。也。  
後。來。入。仕。則。本。此。道。以。愛。人。召。下。則。知。此。道。  
而。易。使。講。得。極。好。聘。侯。駟。之。非。是。見。龍。記。

弗擾季氏率與陽虎其執桓子據邑以叛。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都叔孫氏隨季氏將伐費公山不狃叔孫氏費人襲費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餗仲  
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厚闕焉  
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  
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國初按約聞弗擾召孔子在孔  
子未為中將幸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叛則孔  
子方用於魯豈有  
欲赴費人之召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

五華集訂大

下論 陽貨

夫 書院藏本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  
聖人以天下無不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  
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程子曰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  
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謂人為善也何足  
以為孔子。○公山召我而弗往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  
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於義直有可往之理  
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所召亦無不可往夫子  
云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有  
用我者亦謂天命何如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  
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註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也曰  
這是古法如此說其字手字只是開字只是有用我使也要使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大

書院藏本

些事何處有不為東周慮意遺與二十年之後與其為治乎詞  
語一云何必憂翻轉文字須究看仔細玩味方得聖人語意  
問者其能周知夫子之於果往從之亦不通勒得他改過自新  
舍逆從順而已如何便與得周道日聖人自不可測改過自新  
臣願李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指點圖因孔子之不  
助於人天下之所知也彼面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  
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授之不能為東周亦  
明矣然用孔子則有可為東周之道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  
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蓋周道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  
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  
蓋周氏當時子路更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之道  
如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  
說出難以應度蓋周氏如有用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  
東周乎國與周氏門人豈有不悅夫子者而子路不悅者二豈  
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  
禮也夫子之於弗授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  
知也聖人一物一辭莫非適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莊子  
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爾則同爲東周而爲東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九

書院藏本

想之辭蓋聖人說着時便有西周之治在眼  
前亦便有東周道於東方之景象在眼前矣  
春秋末年吳越說而田氏暴齊趙魏分晉其兆已見魯  
乃文王之裔周公之後夫子曰爲東周是乃欲復交武周公  
之舊與魯即所以與周也此句要講得好○夫子欲往或借  
此以抑季氏而強公室亦未可定而子路未之知也故宜其  
不悅耳  
見龍記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  
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難  
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  
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  
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  
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朱子問敏字於求仁工夫  
急忽急忽便心不存而周遍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  
能爲人擔當事也○周遍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  
恭則仁之義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  
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心一有間斷  
則仁矣是理一有虧闕則仁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  
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  
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  
故以爲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  
惡欲莊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  
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達疑其不足於惠也  
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之深不知此味所謂也  
其本者以指示學者九切益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



書院藏本

書院基本

經 175-137

佛辟召子欲往

許密反

僂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掩  
佛屏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僂勝之逸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自也不入

五華集訂大全

下階 附貨

劑

書院藏本

不入其黨也。慶源補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已也。此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說聖人，則非子路所能知也。故引此爲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華心，小者革面，之不覺而至者，洵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者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虎。公山佛肸亦豈能泥於聖人哉？伊孺子雖知不善之不可入，而卒食藜之食，以死其黨，則所以處其身者，又自失之足，蓋不知豫之不善，由其氣勇心相學之不病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結 渾  
反 乃

磷薄也。渾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

者幾希。路意似未安也。故於佛辟之召以特舉向所聞者以爲問。其自信召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機藉口曰。得之南軒。張氏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渡源轉氏。磨不磨。涅不緇。而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發世不度德不量力。豈事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爲子路輩言也。策引如何爲磨不磨。涅不緇。大概是指德之盛而人莫之覺也。德之盛內自有造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堅白磨涅是形語言用理。理融融作觀亦好說。約然是也。言說得也。是有是言言我前日存是言亦是兩義。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生出。徐恩顯曰。使我有可得而加焉。難與之遊。彼猶加也。使我無可得而勝焉。難與之俱。我固勝也。故以濯濯自保爲已得堅白者。非也以托迹於外。身能畏礪。緇者亦非也。安仲遠曰。此四語正是申明不書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緇力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是入於不書也。仇滄柱曰。兩不曰字從上。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御

書院藏本

百字轉下未堅白者須臾磨滅既堅白者何妨磨滅聖人用世大權與君子守身常法不同王陽明曰守身常法體道大樞本非截然兩事只在人自處何如不礙不緇非有和於堅白要以此爲堅白之至到得磨涅亦無如何變是不善不入真實頭意聖人自信在此引遯子路亦在此胸中固無復有佛屑之見存矣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

曰子路背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

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

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

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孔子必不能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宋子  
公山佛辟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處明應物之心終不往者以其  
爲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  
悖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發而論之耳子路於公山  
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告以可往之理於佛辟恐其泥夫  
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往之意○夫子於佛辟之召但謂其  
不能往而已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辟弗援之  
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應聖人之心適與之契  
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弗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得賢向善之誠  
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德終不能改故聖人亦  
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聚則雨降有時又彼重陰連降了同  
歸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日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不  
能畧感聖人○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  
總亦此意○齋蔬謂不食葷菜而食蔬也○齋蔬然一物禁則  
不能動不食則無所不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  
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口四  
方者往往借是言身死失聖人之旨矣不可不辨○陳氏曰  
望人言之固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教之

則宋經禮運而堅白自如也○偶爾磨涅而堅白自如也○再  
三磨涅而堅白仍自如也○然則不善不入止可以律賢人而  
豈可以對大聖無方之用哉聖人視斯世無不可行之道視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乃欲其等於飽瓜長置之無用之地  
耶見  
龍記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  
蔽遮掩也○農諺謂氏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遂掩其正理○氏  
言之言即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之言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五華集訂大全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  
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  
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  
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直又皆  
所以救其偏也○程子云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淵  
能仁而愚能知而不知學乃愚索迂固執必信而不學必至  
於誤此學所以明善也○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  
爲善矣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

書院藏本

舊院藏本

經 175—140

可以學

可以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美

舊院藏本

曰怨原是不當底事然有主情所不容已不怨反不是道理但怨自是不平之氣當乎理極是難此非忠厚以爲之本而又氣象和平者不能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春舉重而言常林言兄弟木言朋友所安陳氏如歸題言夫婦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四書講義說詩有滑移懸奪之方不是以半令懸死印板是過二句就人倫中舉其大者而言遠邇二字舉括其當事安君其期於詩時不盡於事公君亦不必執詩之舉括其當事安君其期於詩時不盡於事漲曰以父而言則在家如夫婦環悲兄弟墳虎該之以君而言則在國如友生相求賓主式燕識之愛者柯曰其以詩事君父則實於章句內者無迹而有理其以事君父者爲詩則過於喻笑前君情深而文主徐飯弦但大凡六經皆藉實符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怨事安君君前所玩習皆有可矣必讀陸帖而後可以言事父詩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俞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  
盡心也舊注謂此詩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簡學者  
其得失有於此盡心詩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者見  
人情之變學父思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怍物治聞而一物之  
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固勉錄多識是格物中一件天  
下鳥獸草木欽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所及  
不可不知者周鼎山曰用隨時  
隨地而異其名作餘意亦不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无

書院藏本

此章是示門人以學詩之益。下七句是實指詩之有益於人。而小子當學意已含在內。○可以興四句就性情上說。遇之二句就倫紀上說。多識句就學問上說。合內外事大小該本末白居三不然而前輩亦有提君父作主者。愚按詩三百篇大半為君父而作。興觀羣怨亦總為倫常相戒勸主。倫紀中有不能贅言之處。往往在內。所以起興所謂稱名而見義遠也。則以中藏貫串兩頭自居時之正解。或因夫子有興於詩語。竟以可以興一句串下者。此屬題中餘意。然亦可備一格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二南人倫之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孚

書院藏本

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魯正牆面而立孔子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行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齊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躬行相筌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闔門之化名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此而南故其樂章以而各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禮源輔氏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厚齋得氏此疑在伯魚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多學而復告之也顧安陳氏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由此出謂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顧安倪氏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公慙宋氏女爲周南名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論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道顧明此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易貨

辛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生

書院藏本

爲音學也註及彙存俱作調習解詁書先生則謂道有引伸觸類身體力行意思謂爲字正而自當指玩味其義理詳究其旨歸說二南所載皆修身齊家之事而化神於兩國江漢之通爲之則人情物理無不通透詳盡矣則所謂引伸觸類身體力行意似尚在爲後一層宜補在首句下轉出下二句亦恰好與正牆面而立對針矣 見龍記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下帛則爲禮。將如幣帛。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發如奏。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至 書院藏本

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陶新張氏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不可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於玉帛鐘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空器而已。所謂禮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所適也。禮樂無非民家者。在中之爲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之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本也。和者在中之樂也。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將吾之樂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本也。求其本則內外恭儉大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專務其本而盡去其末。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四聰之人皆言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道理。人能識得此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朱子以和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善始備。陶氏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章聲樂器之大者也。非上帛無以爲禮。非鐘鼓無以爲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

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  
發之。周未文。誠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中程子。欲人知  
禮樂之理。無所不在。設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  
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樂之本。實繫於  
此。如人而不仁。如禮何。集註。樂。非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  
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陳腐。馬氏  
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  
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益。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王  
房有差等。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  
壞。皆信其文。而不知其本。禮。侯爵天子大夫。備諸侯。則無序  
矣。征伐相尋。國與國。家與家。皆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  
發也。四書講義。自袁黃。葛寅亮。等倡。倡不通。謂。以為不可。不  
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射。繼而率性。以孤。彈。粹。聖。學。矣。萬歷末  
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謬。誤。之一。時。俱。以。茲。中。字  
據。為。戒。取。也。提。二。字。入。論。自。其。于。陳。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  
可。沒。也。○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  
以。此。折。含。善。取。之。方。得。用。禮。樂。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玉  
帛鐘鼓。之內。例。治。相。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絪。縕。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聖

書院藏本

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是也。有行禮矣。樂  
之本。先有禮。禮之心。而後有玉帛之交。禮先於和。和之意。而後  
有鐘鼓之聲。是也。同。禮。儀。曰。重。言。禮。云。樂。云。要。人。於。玉帛鐘  
鼓。中。禮。會。出。敬。和。來。意。十。分。禮。有。令。人。深。思。自。得。意。圖。星  
鳳曰。禮樂必有所以。云。禮樂之故。欲因人  
之用。禮樂者。思禮之所。云。樂之所。云。也。

玉帛不可謂非禮。禮不可謂非樂。而自存於玉帛鐘鼓  
之先者。所謂敬與和也。此。行。禮。樂。之。本。也。○敬。和。二。字。是。此  
章。要。旨。設。若。自。宜。明。然。出。來。然。章。內。數。字。兩。乎。禮。字。逐。抑  
揚。頓。宕。曲折。含。蓄。之。妙。若。作。文。則。須。隱。隱。指。點。處。處。有。敬。和  
二。字。在。內。而。又。不。直。說。說。破。乃  
與。聖。人。語。氣。合。 見龍記。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穿窬之盜也與。 往而審反  
屬威嚴也。往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踰牆牆。其無實盜  
名而常畏人知也。床子。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裏面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

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  
使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黃氏穿窬。內。裏。為。盜。之。實。而  
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威。嚴。以。欺  
人。者。也。王。氏。此。有。為。之。言。曰。嘗。謂。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變  
其。色。厲。而。內。不。止。顏。色。凡。見。於。外。者。皆。是。如。以。論。為。色。莊。是。也。  
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小。人。日。間。顯。著。處。與。人。無。異  
夜。間。幽。暗。處。則。為。盜。賊。穿。窬。之。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莊。者  
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莊。者  
內。為。柔。之。惡。者。也。因。此。緣。引。淺。說。俱。以。確。然。有。守。然。有。為  
貼。色。厲。以。甘。於。利。而。伏。於。害。貼。內。荏。黃。氏。曰。色。厲。而。內。屬。所  
謂。整。齊。嚴。肅。也。內。荏。而。外。莊。不。過。柔。弱。之。人。也。惟。其。無。實。而。盜  
名。所。以。可。取。季。孫。隱。曰。威。則。似。非。物。欲。之。所。能。侵。威。則。似。非。物  
欲。之。所。能。入。是。箇。發。然。不。惑。卓。然。不。搖。底。後。援。乃。其。中。則。甚。柔  
弱。見。色。便。貪。色。見。財。便。貪。財。一。切。物。欲。皆。為。所。動。然。却。假。莊。嚴  
之。氣。正。莊。之。人。而。欺。人。於。不。知。不。見。之。地。如。此  
之。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非。穿。窬。之。盜。而。何  
內。外。俱。屬。者。過。於。嚴。肅。猶。有。取。焉。內。外。俱。荏。者。一味。退。怯。吾  
無。責。焉。內。外。不。符。欺。世。盜。名。則。身。為。大。人。無。異。於。穿。窬。之。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聖

書院藏本

子曰鄉原之賊也

見龍記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  
見孟子末篇。荀子正論篇。上篇。誠則下愿惡矣。謂在上者能端  
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德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  
鄉愿也。○鄉愿。是見孟子說得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  
可矣。此是鄉愿本情。○鄉愿。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  
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  
賊。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為愿人。與中庸相近。必  
與中庸相遠。狂者進取。窮者有所不為。鄉愿者。未嘗進取。而無





德者人所同得之理也。聞於耳者。即可存之於心。存於心者。何必宜之。於口道。雖空說。則徒取爲口耳之資。而不能實體諸身心之際矣。朱氏以德之義。得字。謂即人心之德。得之賊德字。謂指有德之人。大謬。故存其說而論之。見龍記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庸謂凡庸。惡只是惡。陋謂復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存。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爲此事也。庸。勉。勉。勉。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存乎正大之道。則謂之小人。以其遠乎高明之域。則謂之鄙夫。總之一樣。觀註以庸惡陋劣並說。可見不啻除出大奸大惡。說。庸。陋。似。是。柔。惡。劣。似。是。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惡。註小則。說。庸。陋。大則。說。父。與。此。二。者。附。惡。柔。惡。皆。有。之。惡。多。分。貼。似。未。盡。○與。之。人。有。二。有。以。爲。易。與。者。有。以。爲。有。用。者。冠。公。之。於。丁。謂。溫。公。之。於。蔡。京。猶。不。能。無。此。矣。○庸。陋。便。曰。鄙。夫。自。是。無。可。責。此。爲。同。朝。共。事。者。設。法。耳。策。公。之。於。下。謂。溫。公。之。於。蔡。京。始。則。提。引。之。終。乃。指。斥。之。身。國。俱。受。其。害。皆。失。其。所。與。者。也。故。大。臣。當。國。選。此。輩。人。則。先。爲。屏。逐。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美書院藏本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何氏患得之語。意而文省耳。○爾。自未得之。至無所不至。蓋盡鄙夫之情態。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斯哉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莊子列禦寇篇。蘇王有病。名醫。

破癰潰瘡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惡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者常病癰。郭通常爲上。癰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平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舐痔。太子舐痔而色難之。已而問通。通爲上。結之。太子慚。由是深恨通。○蘇氏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謂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明。云。張禹之有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言其必至於亡國也。○南軒謂。鄙夫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違萌。篡弒之心。惟患失也。踐踏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就父與君之原也。○謝淵輔氏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故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各不必外求。而得或終無成。亦全吾之道德而已。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而枉尺直尋。將不能免。若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甚爲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見也。○胡氏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美書院藏本

正意。然能推以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得其害至此。○胡氏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本居處遊若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禽畜。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可以知所鑒矣。○厚齋謂。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敬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愚。鄙夫。患得。患失。是。乘。乘。結。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新。安。倪。氏。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爲。功。各。非。失。其。本。心。之。只。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夫。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通。成。耳。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腸。肝。聲。勢。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厚。齋。曰。患。得。患。失。原。是。一。樣。心。腸。非。患。失。之。患。更。甚。於。患。得。之。患。而。患。得。之。尚。不。肯。無。所。不。至。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柔

晴院藏本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爲矜者持  
守太嚴。如不矜。編行之矜。非矜誇之矜。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  
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  
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朱子廉是割  
那分處。所謂廉者。謂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割稜兩下。  
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乃何故能詐。曰。如在而不直。伺  
而不愿之類。附軒張氏。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  
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  
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戾而爲高。矜而爭。則澁而爲  
忿。戾愚而銜。則變而爲詐。是蓋世教俗學習相染也。言疾則  
固爲偏。今也並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憂  
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

之所不運也。謂室陳氏問晦翁謂氣質之偏謂之疾而取范氏  
未世滋仍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藏亦與古異晦固有古今而  
氣質之性亦有古今之異與曰氣數有淳清故生物有厚薄只  
正者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  
同即生暗蔽愚人也欲如古不得變遷陳氏語中說古今處皆  
是與今不如古狂狷於康惠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雖變而  
蕩康變而愈戾愚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爲惡不  
止於疾矣明齋馮氏君子於而不爭於而愈戾小人也雲峯惺  
氏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  
狃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爲疾  
翻安陳氏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并古之疾而亡之蓋已流  
於私欲之僞去古益遠而復乎吾益難夫子所以傷之與陳則  
氣稟之偏謂之疾肆康直是也只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愈  
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  
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依雲峯分知行此章大概與吾  
翁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在狂愚疾之名也曰肆曰  
康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康直之流也○在狂愚  
本指肆康直言其以蕩爲狂以忿戾爲狃以詐爲愚者以今人

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矜不得爲愚故曰或是之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附註三疾中蕩與肆忿與康猶微有相因意。詐與直全相反了。陳氏氣數非正意然其論亦不可少。說。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意自愚。與世康是守已忿戾是真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按人之非故意自愚。行事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安身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扶私妄作。狂執志趣上其矜執持身上說愚惑暗昧上說肆與蕩照注以小節大開對康與忿戾以守已爭入直與詐以顯其惡。附註困勉。困勉之爲實康之爲忿戾是已。直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氣質之偏從古有之古者皆以爲來僞者可對於正後世風俗既壞不惟不能化其偏且存上復生痼疾有未先有蕩詐忿戾之風然後氣質之偏者隨之。側伯昭曰蕩與忿戾的人難逃不歸落蕩合其真者矜者肆者都是天壤不侔其疾還難然見惟以陰謀陰險之六而外爲學不賤事之狀就其挾私妄作亦是能暗昧不明而實非真愚也則今之所謂愚者不過詐而已矣。語專與上稱矜半合。雲曰肆康直是狂矜愚

重出

子曰惡紫之爲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去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諭賜貨

早

書院藏本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宋子紫近黑色。爲了那朱既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朱。雅榮平。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朱。雅榮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過了雅便是亂。雅那家勢力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不可畏。○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說。雖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那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那家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意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實非。似善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震源輔氏氣數難得相值。明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

亦贊天地之一端也。汪氏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爲甚。無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爲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倚違其德以聽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簿崇饒氏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玄云朱紫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耶聖學湖氏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始焉者矣。劉氏陳因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劉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衆說。孟子曰是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添一重了。圖註上二句引起下句。○邦家治安全在用正人行正事。利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所行非正事以不肖爲賢以賢爲不肖則所用非正人。故覆邦家。圖魁魏朱子以邪當勝正。說南新魁齊以似是而非說似可兼用。孟子則專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聖

書院藏本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謂窮其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能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謂猶未子謂此只是不消說益已無餘也來下云云則以無可言者爲是矣○恐人不能盡善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止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閔性與天道之前閔承

問曰子貢何述之間正有意於述者但不  
然而議之猶潛於言語上討求故有此問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彭貨

墨

書院藏本

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  
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  
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  
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  
詳之○**宋子**此語子貢問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  
言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乃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  
○問隱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見只是不消得說蓋  
已顯徹出來了如時行物生天又更說其真若言不能盡便是  
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微處也盡妙容問故無不盡惟其無  
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時行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  
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

五筆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望

書院藏本

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曰甚善。○問  
非行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  
其生。聖人之心。純一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  
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問。故以欲無言發之。子貢未能  
無疑。故曰。天何言哉。云云。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  
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  
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此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時行  
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  
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  
言。疑得其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語錄只四時行百物  
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胡軒張氏時行物生者。天道之  
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  
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張氏妙道言  
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  
貫。而天即己。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胡軒蔡氏註以  
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  
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處

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審察。反成病敗。不可不辨。○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聞而不知。動作語。然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聞而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乃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益詳於言語。愈益愈。未盡曉者。何由而曉。耶。使能不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然無非教也。○新安倪氏。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成與未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謂先師於成與未章。特發其義。而收其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公遷朱氏。以天以理言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而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而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焉。而發也。○劉引聖人。一動一靜。註在天何言。哉。四句外。○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終。其終身。四書關。聖子語上。泰西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盡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聖書院藏本

行之。問如何。曰。凡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前。處不是。只向實處。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聲無臭。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此也。○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明。所謂天理流行之實。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自也。○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於述。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不可於時行。則出物生。以時。貼。孔子。物。貼。小子。也。○此即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錯。○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與。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實。理。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回。勉。錄。大。全。謂。時。行。物。生。兩。句。自。為。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

則時行物生。俱屬用。○聖人之心。只在動靜語。然上天之道。在四時百物上。都不不是。豈真昏然。的。露。微。軒。曰。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已。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已。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李。安。溪。曰。此。語。是。連。根。說。出。以。示。子。貢。或者。因。聖。言。涵。養。便。生。出。許。多。妙。見。解。所。謂。子。欲。無。言。者。便。是。學。聖。聖。機。鋒。失。之。遠。矣。○汪。武。曹。曰。註。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句。所。包。甚。廣。子。貢。正。是。其。中。一。人。然。不。獨。指。子。貢。也。朱。子。謂此。與。無。聲。無。臭。相。發。豈。無。聲。無。臭。亦。獨。指。子。貢。耶。聖。人。動。靜。語。然。無非。教。者。豈。子。貢。而。外。皆。當。舍。之。而。必。因。信。以。求。道。耶。且。所。謂。因言。以。求。道。者。是。謂。因。聖。人。所。言。以。求。道。耳。乃。謂。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亦皆。不。切。題。也。○周。賡。侯。曰。時。行。物。生。天。理。發。見。流行。觸。目。皆。是。天不能。言。道。理。何。嘗。有。一。毫。欠。缺。一。毫。隱。晦。了。聖。人。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即。日。說。向。人。豈。能。有。於。此。所以。不。待。言。而顯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聖書院藏本

天無言。然而春秋。冬夏。無非教也。風霆流行。萬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言。然。而。一。語。一。默。無非教也。一。動。一。靜。無非教也。聖。一。天。也。又。何。必。以。無。聲。無。臭。為。疑。子。○無。言。非。窮。其。聲。默。教。虛。空。之。謂。乃。夫。子。以。身。示。教。處。無。行。不。與。又。何。待。言。之。第。詳耶。見龍記。○

痛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痛悲。皆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記。難。記。惟。出。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悲。之。不。見。疑。在。其。絕。之。域。夫。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不。見。疑。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震。澤。補。氏。聖。人

之。門。來。者。不。拒。倘。非。有。故。未。有。御。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

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胡氏無  
表而託以我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  
故語也。雖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  
不棄物也仁矣哉。然則其曰將命者出戶見其富時就取豈使  
歌聲徹於外為猶悲所聞耳固無  
端不見而使聞悲亦既見夫子矣  
姑辭以疾而繼使聞歌雖絕之而有不忍終絕者  
聖人之仁也。始所謂不為己甚者與 見龍記

幸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首善

期周年也。周禮曰說期已久連期似都不必何况  
三年已久二字甚不好此正心之不仁處

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愛禮補氏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  
之本處矣。宰我處其崩壞而急之於  
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甚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吳

書院藏本

樽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  
官反

沒。鑽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  
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柭之火。亦一年

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

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周禮夏官司馬掌行火之

政。合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柭之火。李夏出大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  
亦加之。案。周禮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計曰土旺於未。故  
再取之。鄭氏謂。時物皆變矣。吾亦哀懼之。實自有不能已  
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尹氏說固也。然半我之失。終在但  
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區行計。而口不相聞者。

猶為無。禮記。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  
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櫟黑。各隨其  
時之方色。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亦火乃天地間。凡不可  
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木災。火失其性。則為水災。旱。則  
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變化育一事也。故周禮司燹。掌  
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  
因舊者。日亡。則新者。日起。新者。可。舊者。可。此。就。上。說。  
炎上之火。離木則明。故取於。離。離。火。之。火。得。金。乃。出。故。用。大。鼎。  
此。就。時。上。說。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而。改。燹。三。  
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  
也。周。禮。有。明。火。有。國。火。大。明。火。以。燹。燹。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  
小。與。祭。用。之。國。火。大。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重。用。之。古。之。  
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五。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氣。  
氣。少。火。生。氣。壯。火。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  
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於。人。疾。疾。之。後。年。壽。之。短。有。目。共。睹。矣。  
御。氏。學。史。曰。古。有。火。政。之。官。曰。燹。燹。改。火。此。受。之。大。答。也。所。  
謂。光。臨。天。下。者。於。是。乎。在。周。禮。司。燹。氏。所。掌。及。於。民。衆。衛。國。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老

書院藏本

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於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  
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庭。則。有。司。夫。  
雖。然。此。火。  
之。未。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  
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食。粥。糲。食。既。非。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

祥。始。食。菜。果。練。冠。緦。屨。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幸。

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幸。我。不。察。也。

記。開。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謂。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

三日。食。方。食。粥。謂。一。盞。米。羹。一。盞。水。齊。食。之。此。食。水。飲。不。食。

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醢。醢。謂。小。功。祥。麻。不。飲。酒。酒。父。母。之。喪。飲。酒。  
卒。哭。飲。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醢。  
醢。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  
乾。肉。俎。子。成。布。是。指。指。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據。為。一。升。也。



尺一福只開二尺二寸算成漸衰三升如今漸布一般所以爲  
未成布縵今淺紫色小祥以縵爲縵一入爲縵縵有四人之說  
亦是漸漸加深紫色縵則謂食稻衣縵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  
此說未是予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  
衣縵聖人何待問之待縵食稻衣縵是說期年之外就食稻衣  
縵也聖人謂子說期可已矣如期年之後使女就食稻衣縵  
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謂小祥可見月林口始食  
菜果則期年之外向未可食稻也縵縵縵縵則期年之外向未可衣  
縵也季岱雲曰短喪之說下愚恥言而幸我言之其心必有所  
安矣故夫子以一安字掩發之欲其反求諸心也心之安不安  
卽其仁不仁只安之一字當下便是  
不仁不待於爲之而後見其不仁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哭 書院藏本

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之門下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  
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放過也一則曰先王  
制禮不放過也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幸我與二子相處久矣  
豈不習聞其極而安於食稻衣縵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  
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  
夫子舉行之幸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爲安兒斯  
世乎其後服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  
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  
於家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幸我一  
問之力也新安陳氏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引故不爲  
也爲字指食稻衣縵而言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  
不必俱以食稻衣縵相入也爲字水上女安則爲之應下文女  
安則爲之二爲字意皆同兩勉謹故不爲也依義引則指食稻  
衣縵與上下兩爲字一樣若存疑故不爲也只是承上言不  
爲食旨聞樂居處也今女安則爲之是爲食稻衣縵此則此  
第三爲字不同矣義引可從。兩女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

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王。叔。渠。曰。只。首。句。是。絕。之。之。辭。夫。君。子。  
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警其不察也再言安  
則爲之深痛之  
情溢於言表矣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出曰夫子之問也。予也。可安而遽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言。由共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  
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  
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  
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哭 書院藏本

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  
其有以跋而及之爾。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爲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  
能起。則謂之三年。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  
請索之說。或謂至親以期。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  
問。所以爲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猶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  
語之間。然其公問社而有使民。職粟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枵  
木食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且短喪同是  
不仁。然其不忍不害爲忠信。聖人待常未嘗輕許人也。以仁亦  
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也。問。有  
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斬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  
喪而欲斷之也。曰。此若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欲爲之  
文其過也。其意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禮  
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明新之說。而不能察  
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見矣。雖不日斷其喪。然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子子路好勇，夫子屢屢誘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裡一事，却是見不到處，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近斯可見矣。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南軒張氏徒知勇之得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陳淵明氏尚義而勇，義理之所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出而爲大小，故在上則逆理爲亂，在下則肆欲爲盜。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足聖門，或不以勇爲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爲同矣。張氏以爲尚，除去丁勇，決不必說勇合於義爲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田則石曰：孔子贊美之，特守義之定，惟以義爲主宰，而不爲血氣所使，曰：君子本爲子路好勇而教。

至於無禮果敢是事然敢爲蓋果敢而不室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禮室而不果敢則於禮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室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聖人所以惡之也僕嘗竊氏同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曰果敢卽前章之剛果敢屬性勇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室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暴則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爲然後決然爲之便不至室潘若都不度理勢果而室焉則妄作矣故惡之果敢而室是自已室室不通是不行去見望然必見室矣。其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室就作事說併疑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干而好稱之則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不在此論說此君子無所不愛亦有幾乎對愛說驕亦有惡封君子說困勉變學謂果敢卽前章之剛然蒙引解前章以剛屬性剛勇屬作爲及解此章又以勇屬血氣果敢屬作事蓋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志言耳則與變學說仍合與註云勇以氣言果敢亦意言得之。上節是由理路不明故妄言妄動乃顯悖德者下節是全與理相忤却認自家好處乃似托鉢德者害世道人心不小惡之正所以至我之愛。聖人無與譽未嘗不言善惡然則惡從何處來。教庫中發此書目不同故惡類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者德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計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計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變。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宋子夫子所惡以戒人于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誦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答之曰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書

書院藏本

乎此則所以檢其身者可知矣（慶源輔氏）揚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之氣象從容誠意養畜有以盡人之情如此聖賢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訂作因子所稱稱人之惡與論上者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子所謂無禮與至首言之也（朱引）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朱引）謹仁者謹惡人可見惡微以爲知三句不可以爲假知仁勇而非者血如何貼仁字折發終身未嘗言人過失生平未嘗藏否人物終日談未嘗及時事此特三代以下士人德行恐非聖人大中之道且其流將至於鄉愿爲胡牖之中庸聖人第日謹饗謹饗并非善惡一切不及也中庸三篇中制淫遏憂時事者何道切也而聖人且以爲溫柔敦厚存養一字衣鉢且得謂之稱惡否論範真知有惡正所以至我之愛即仁人放游朕聖義說意然聖賢之語只是合得天下人之公惡在哉（朱引）夫子所惡以警人二句乃諸生言語朱子順以爲然不可着指爲朱子語也愚謂此二句不其的當紫引駁之良是荆紫蜀（同）此是假道德全在幾箇爲字辨得指微故惡得確絕季佑雪

曰三以爲字甚有力。不如此而魚以爲如此。不但自畏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於世。故子貢聚之。

夫子所習者是與惡顯者明背乎理子貢所惡者是與惡隱者隱背乎理顯背乎理者方自恃爲有氣概有才畧而不知偏私實足以累中正陰賊乎理者乍看竟似真剛察真強義而不知屈枉適足以惑人心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聖賢之無亦所以成其愛也 見龍記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則無二者之患矣。朱子問何以知爲懷諫下人曰若乞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雖恐不嚴怒亦非所恤矣

下張氏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亡有以窮其易怒之患

五筆集訂大全

下論

五

書院藏本

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養之之道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謝納於近遠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思然亦難拘說亦有始終近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之而終近之者但始近而終遠者爲多耳黃陶菴云聖王知其然也嚴未然之禁太窄得以制宮中燕遊得以親正上故有焚囋周呂則藉戚戚夫人不足患也有中唐衰盛則郭通鄭夫人不足患也原靜云聖人言難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焉抄婦曰士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大小人尤是難養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孟旋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在情故常以近而得不得則近之情難待也常以遠而得怨則遠之情難持也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怨咎女子小人范紫登曰難養不在女子小人在我所以待他者難也周聘侯曰小人謂僕隸下人則女

子亦待使女。不必說到宦官妾上去。此是泛論。臣妾之選。非專爲人君言也。

不與與怨。正是女子小人所以難養之故。其當如何養之。處夫子尚未說明。然由此兩言思之。則不遠不遠之間。豈無所以善處之術。而吾之所以養之者。亦必有道矣。養之方。不外修身齊家修身本也。齊家。用也。見龍記。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爲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

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宋子問聖人固是勉人及時遷善改過。然猶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

之善者。其爲惡者。不見惡。未可知。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

實而得。其爲惡者。非不善者。惡之。謂也。南軒謂。因此又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異

書院藏本

省也。南軒謂。因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對此神日。衰

少能精。是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

也。然世有聰明人。知此理。而絕之。故知其爲有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也。南軒謂。因此又

五華集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初軒陸氏孔子出處。凡二

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蓑。之徒。雖不足以知聖

人。亦不次爲野世之賢者。師學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表世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封庶兄。箕子比干封諸父。微子見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一

書院藏本

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

箕子囚伴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封

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

諫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

之矣。與西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謂箕子諫不聽。乃

被髮佯狂。而爲奴。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

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何事。乃直言諫。紂

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

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入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

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如故。微子雖放。而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

心。而微子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商我與受箕子不可。微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微子

二

書院藏本

此子初心欲去死以沽名義所以讓者幾言得行而封  
敗焉耳封既不能改而益切故封遂殺之則此下亦不稱  
遂死耳其子初心亦欲改而封既不改而封之則此下亦不稱  
之而不置之死則其子豈同欲自經於溝洫而為匹夫之謀哉  
故遂伴狂而為奴豈亦未欲死而為匹夫之謀哉一有則  
惜耳若諫行而封改者二子之心也諫不行而封不改也  
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封而改則二子必死矣此亦未敢即死也  
使封而殺其子則其子必死矣此亦未敢即死也  
史記亦說箕子諫封而封不改也○備考史云箕子抱祭器而入  
周室而箕子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向曰古者同姓雖危不  
去國微子封庶兄也何入周之有焉語曰去之者去封都也雖  
去不歸國仁也○高誘微子二國名鄭康成以為箕子封都也雖  
今路安府潯成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遂州治所也東  
非路周也○高誘微子二國名鄭康成以為箕子封都也雖  
死而後已千古聖賢自是一般結局等語微子只無微子而當於  
理便是仁向使微子不為存宗祀則去之便是私心微子不於是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惻。之。意。故。不。嗟。乎。愛。之。理。而  
有。以。至。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  
仁。○張。子。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此。子。之。死。欲。封。改。行。可。見。其。至  
仁。○微。子。則。不。知。箕。子。至。誠。惻。惻。何。以。見。口。實。比。都。是。一。樣。心  
箕。子。固。然。不。嗟。乎。封。不。殺。他。然。見。比。下。德。死。若。更。死。諫。無  
益。於。國。使。君。有。殺。諫。臣。名。他。處。此。微。子。微。子。去。即。易。比。上。索  
微。子。死。箕。子。在。中。特。箕。子。之。明。火。可。見。其。隱。微。故。曰。利。貞。貞。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明也。○西。漢。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德。外。雖。狂。心。斷。定。也。或。謂。接  
殷。微。子。先。去。此。下。乃。微。子。死。後。箕。子。伴。狂。封。所。以。蓋。微  
子。帝。乙。元。子。以。先。王。宗。祀。為。重。當。早。去。又。決。知。封。之。不。可。諫  
也。故。逃。去。之。而。不。以。為。嫌。比。下。少。微。子。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  
而。不。可。已。也。故。遂。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下。之。死。則。知。亡  
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君。也。故。伴。狂。為。奴。而。不。以。為。嫌。此。可  
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伴。狂。為。奴。而。不。以。為。嫌。此。可  
見。三。仁。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界。九。疇。未。傳。而。不。敢。死  
則。其。為。就。正。次。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  
得。心。之。體。而。無。意。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至。心。之。德  
而。同。謂。之。仁。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  
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其。言。三。仁。不。知。易。地  
而。論。皆。能。透。其。本。心。否。曰。微。子。自。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其。子。雖  
尚。在。活。地。上。箕。子。比。下。便。自。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其。子。雖  
微。子。固。然。不。死。不。諫。若。如。微。子。之。從。一。奔。則。微。子。固。然。不  
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微。子。之。從。一。奔。則。微。子。固。然。不  
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者。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







孔子之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原。輸。因。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道。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子。聞。之。之。說。當。次。適。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遲。遲。故。程。子。特。釋。之。厚。備。滿。此。與。其。臣。讓。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諱。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莫。如。齊。之。景。公。此。子。所。顯。仕。焉。者。也。景。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嬰。言。也。方。貴。茲。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賢。明。終。不。能。用。乃。盡。於。私。意。之。昏。溺。終。於。亂。亡。宜。矣。何。待。於。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臣。武。書。曰。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云。云。他。日。又。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開。源。則。財。止。存。於。國。未。幾。上。既。有。待。孔。子。日。下。又。有。待。日。字。則。知。先。是。難。後。復。不。相。是。兩。難。事。中。間。自。有。要。要。之。阻。一。段。話。說。在。

五華集言之五

丁論後序

八

書院藏本

聖人夫就。不。沾。沾。計。較。禮。節。之。隆。衰。况。待。以。季。孟。同。亦。不。爲。得。注。不。能。行。道。則。其。法。決。矣。孔。子。之。行。正。在。吾。老。矣。二。語。上。見。龍。記。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一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

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

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者與。此引易繫。○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

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

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季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魯無政者弗能賈男女行者別於塗。車不拾遺。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非矣。蓋致地焉。聖人曰。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焉。聖人曰。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匹。送。魯。魯。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忘。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肅。於。大。夫。則。若。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肅。於。大。夫。則。若。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致。肅。於。大。夫。則。若。可。以。止。設。如。致。肅。則。大。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肅。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言。之。似。顯。君。和。之。過。不。言。則。已。爲。荷。去。故。因。肅。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肅。爲。得。罪。於。君。耳。南。新。羽。氏。去。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致。於。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則。矣。是。以。去。之。○魯。季。桓。子。微。服。往。觀。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有。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接。與。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雙。漸。

五華集訂卷之五

下論微子

九

書院藏本

微子。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言。適。魯。郊。又。不。致。肅。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發。覺。而。行。之。不。是。專。專。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綠。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若。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兩。說。不。同。未。詳。孰。是。○微。氏。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用。之。意。已。而。忘。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賜。虎。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目。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爲。而。桓。子。所。爲。若。是。因。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位。也。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季。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新。安。陳。氏。於。用。孔。子。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革。淫。聲。美。色。而。爲。一。者。女。樂。也。爲。國。家。禍。其。有。甚。於。此。者。哉。○微。氏。論。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爲。仁。仁。下。惠。以。下。爲。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所。然。矣。五。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此。下。便。說。孔。子。事。

此見聖人去彼之正受於樂已而力而致三十云耳  
於國政荒於淫慾而簡賢棄禮孰其爲君子而須兼受與不  
朝二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與楚人伴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與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與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需助辭殆危也。接與

書院藏本

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邵氏接與姓陸名遁昭王時佯狂  
聖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  
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宿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  
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不觀接與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  
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慇懃詳復是誠知尊聖  
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  
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雙峯饒氏鳳世治則生  
鳳則不生卽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雖思旨不是有種之  
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鳳鳳如鶴生鶴  
再生龍助之類胡因趨不同者按與有遁世之心而無救世之  
志有聖特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衆引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  
子方可道他不足稱也。錢老龍孔鳳春秋時極奇品。趙韓諸  
臣接與自是夫子一知己味其歌詞可以常哭。陶授一曰鳳  
者四句。諷其遠適。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聖人也豈得謂爲無情者哉宜夫子欲與之言也而終以難避亦適成其爲狂而已矣 見龍記

二人隱晉精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莫氏接輿  
實楚散沮

書院藏本

也。楚人不服晉蓋皆楚人。變態倏然而朝。司隙而朝。謂之朝。耕  
田。墾者。此而不出。耕者。謂而不返。亦可生。性。性。武。情。且。按。世  
家。孔子。自。棄。反。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蓋。是。時。孔。子。尚。未  
至。楚。國。每。也。然。則。棄。莊。斯。謂。自。楚。反。乎。蔡。暗。自。楚。之。邊。邑。反。乎

長沮曰夫執轡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吾數周流。自知津處。四書講義。沮。明知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來流。法知津免。是。知曉妙。曉曉若徒佯兀。微語看失其旨。失謂一。是字換。誤。之。孔丘。其中。極。等。心中。極。服。也。李。倚。出。長。沮。既。知。為。孔。丘。須。當。仁。需。果。為。魯。之。孔。丘。乃。可。反。唇。相。讒。



沮溺避世者也。而曰孔子。子路為避人之士。豈知天下之大。吾人也。不能避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有正。轉。辟。人二字。見吾惟不忍忘情於斯人。故欲身無所歸。為有道。若任其無道而克。以避世為高。高者將安所底耶。是知津矣。何。漢。夫子。周。流。刻。國。語。極。令。刻。見。從。記。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對。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蓀。之。義。亦。得。其。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以。從。來。或。路。想。起。他。姓。不。說。姓。字。丈。人。豈。知。子。路。從。孔。子。遊。者。乃。正。當。以。責。之。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故。為。丈。人。是。責。其。從。師。遠。遊。也。而。荷。蓀。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西 書院藏本

曾。謂。夫。子。子。路。向。未。想。及。子。路。口。中。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想。出。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未。能。安。置。曰。而。不。知。我。不。知。爾。而。就。為。爾。夫。子。乎。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通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跡亦接輿之意也。仇。注。止。宿。三。接。待。子。路。非。暗。刺。冷。觀。也。許。亦。史。目。反。見。之。意。註。中。本。自。明。白。夫。子。正。惜。其。偏。執。不。化。忘。卻。君。臣。大。義。故。欲。挽。回。而。成。就。之。耳。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渴。而子路益恭。願輔氏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圭 書院藏本

祿也。福州有國初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朱。子。嘗。為。見。此。寫。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而。必。以。其。正。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也。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同。意。曰。只。是。一。意。徇。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義。惟。出。仕。者。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急。欲。得。若。行。道。到。處。公。問。陳。道。行。景。公。不。能。用。又。行。相。子。受。女。樂。又。行。無。一。非。義。也。問。道。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固。不。行。而。義。亦。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微子

書院藏本

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  
孔獨而苟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有進退去就。在義如丈人。直是  
斷。只見一邊。問彼與我。而退孔子蓋欲以顯孔子孔子之  
言。則起而趨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桀溺。將有以發之。而二  
人不答。所謂。桀溺。非笑孔子之意。至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  
則止。子路。蓋欲為桀溺。其意。其親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  
反見。則先去。而不見。矣。教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難則作。耕  
耘以避世。雖然。不以富貴利達。其心。而確然自信。不若若  
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  
必可止也。特止於歸。則其身。不知。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  
謂無可。若以未。知。所謂無。不可。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  
之正大。若以未。知。所謂無。不可。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  
下惠。可也。被髮佻。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周  
朝。微子。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  
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後。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為害。於  
人道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  
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陽。微子。列。接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微子

書院藏本

其手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  
行。終不敢深藏。固。即。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  
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  
哉。然。不可。移。易。者。故。既。不可。潔。身。而。亂。倫。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  
忘。義。而。徇。利。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峯。陸。氏。前。章。說。天。下。有。道。不  
與。易。可。見。聖。人。終。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信。不。可。廢。可。見。聖。人  
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如。何。分。曰。道。必。遇。賢。君。而。後  
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卻。不  
可。不。行。其。義。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高。尚。底。事。所以。甘  
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  
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  
更。了。既。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  
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  
情。如。決。去。水。之。隱。防。如。何。留。得。水。住。勉。著。此。後。發。見。之。味  
發。四。子。皆。賢。人。他。幾。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  
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  
不。行。其。義。也。微。子。又。言。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  
此。真。名。言。蓋。微。子。因。接。與。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差

雍之迷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素伯爲至德矣。

悲哀三年。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太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微子

辛

書院藏本

不期期悲哀三年發與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不知禮也  
氏惠不辭小官聲志也不羞汗君身必處顯赫氏惠對倫而  
言倫是義理之次勢則處亦人之正理也中倫謂所言合倫  
理中倫謂所行當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  
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觀觀氏惠身行似平而中倫  
倫中倫與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此而已矣使不中倫  
應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然降志辱身不求爲仲辱只不求爲榮  
比夫齊爲降辱耳然自降自辱非若別個人之得而辱辱者地  
倫應就在降辱中討出在處世上看要見不致不隨意倫是次  
第而不降辱得義理之正應是詳審而不盲莽合同然之心  
引計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點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  
依今氏分陽且柳下惠中倫亦在上章見得三點不去而  
其辭氣有若如彼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  
倫也三點猶在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應也既曰降志辱身又曰  
中倫中應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與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  
所已矣指中倫中應言謂其可取者在此不可謂其無他  
善也倫則世中倫中應不必填入二人實事然須恰是惠達  
之言行發不到外人方是周禮便曰諸說俱謂與齊主於隱惠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始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  
廢合乎道之權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  
處何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  
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權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  
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觀其隱居則清中權是合道  
理成清權故註皆以合道釋之然則言與仲夷逸隱居放言  
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  
其身合乎道之權放言自廢自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比之  
中倫中應者又不同矣周禮隱居則行未必中應放言則言非  
中倫然中清中權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嘗也說約不逾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微子

辛

書院藏本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  
正不失乎用時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  
張之行者是或假簡那疏不獨云朱張字子弓荀慈以此孔子  
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稱也似未必然然則清權二句諸經對  
酌只在德遠處模寫便是講太易是時中一語諸經處處有  
是一流人但大齊是清而剛者仲夷逸是清而柔者隱居放言  
不降不辱同而不降不辱風節外清而剛者放言則先言盡  
矣隱居則與北海之潛同而其剛柔之用則分前是夷仲逸  
分別處只在放言不存隱居大誤也註獨善自廢乃就隱居放  
言中推出他意思如此要若他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  
內一點不可謂全是清權隱居山曰道雖以致用爲貴然時不  
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於污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  
以正言爲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說  
正不失乎用時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

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遷世離羣  
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違雖降志而不枉已雖  
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應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  
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  
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  
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而仲夷惠無可者不以可爲主  
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其不存乎心  
也若夷惠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惡違則未免有可也○七人皆

五華集言大全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不降不辱其清之至與  
惠連離立於惡人之朝未免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  
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所謂山由然與之怡而不失  
者也至如仲與逸則又其次也故言謂其言放而不拘與乎中  
倫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處也亦非索  
隱行往之為有台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  
異乎七子者之異矣蓋仲與逸則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  
於清之一德則仲與逸固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  
數子之性行則仲與逸固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  
不污但不污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過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  
之法然自處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  
之士蓋指接與沮溺丈人之徒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  
外不可拘於禮法其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賦  
亂人之大倫也後則有不可不矣矣其賢聖世雖異而後君臣  
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不可不矣矣其賢聖世雖異而後君臣  
之倫厚矣此使見他是不全忘世底人致空胡氏無可無不  
可五字成文當領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絕

世無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  
有人如光同塵無一不可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  
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  
仁熟自然發露言語者如此公遷朱氏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  
讓天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太王長子雖然當有國者  
而見其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扶仲俱遜之仲雍未必能及此  
只從其見所為耳況其不才太王亦豈舍李推乎哉則無可無  
不可以心言也非以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若事則當自有  
不可不在安得無可無不可乎既受女樂決然是當去又可以  
不去耶若魯能知女樂而反夫子則當去矣此正無可  
無不可之義也若無可無不可則何以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  
此無可無不可之義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不可在矣  
此七人不辭志不降身而應放言則則有不可在也所不可在  
應矣降志辱身而中倫行中應者則則有不可在也所不可在  
在應矣降志辱身而中倫行中應者則則有不可在也所不可在  
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不可曰如則下惠初無必  
隱之心任意較多夫子概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

五華集言大全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微行其道耳聞者謂義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捨義入神變  
此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未嘗操縱遠其只是聖人自有獨  
見處耳無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蔡氏對曰聖  
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與因之曰夫子既斷七人之行  
覺得他做來太著意他做來太著意他做來太著意他做來太著  
來湊泊上去故然之曰無可無不可一主意在胸中外面做出事  
人之行隨時而已為之曰無可無不可一主意在胸中外面做出事  
名中計其行未自表其異計亦史曰異於是非精知逸民也其  
聖人自有獨見處耳若論已如人便非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所謂精微顯微而無精也聖人之心未發則廓然而大公已發  
則物來而順應可與不可以理為主而不以己意與焉事則則  
無意必之心事後亦無固  
我之意行所無事而已耳  
錢氏於事既斷之後仍是可有不可云云說理極極極然不  
必入夫子口中恐說來反未合語氣先無將迎後無留滯  
而安因物以付夫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數語只無可無不  
可五字盡之逸民中品最高者矣齊次則惠連次則仲逸  
觀夫子之語語自見朱張存而不論自有分別因然未可妄為  
之解虛者謂惠連所可在不隱  
所不可在隱終有諸病 見龍記

大師樂道齊 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其各也 季孫意如當日去此適彼只是去  
也亦非海濱又仕而入者乃不仕也蓋去亂  
之志雖同而所適所入各異亦各從其便耳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缺反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  
鼓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大食  
王者年且食盡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補食  
之備官自亞飯以下皆三飯也蓋氏舊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  
一飯豈周公天子樂而會而之九子正樂而去其一如記焉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四書澤陂集註河河內海海島並本  
 蜀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  
 若懷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  
 東河北故叫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  
 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  
 去將果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卽云入乎且謬  
 無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鳴在河之洲水內可居者曰洲又必如  
 沉彼相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就後可此豈人所居者哉或  
 來訪曰國語昔殷武丁能從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敬子

毒

舊院藏本

毫章昭解入於河曰達於河內入字不當作如是解耶余謂毫章自河北而河南都奄殷皇甫謐以爲今解師是三傳至於武丁仍都奄殷白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乎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間之艱苦使居民間蓋從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至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也

播鼗武入於漢

刀鼓徒反

播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議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遇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曲也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牛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起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禮記黃氏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國語輔氏自太師而下皆魯時之安禮樂禮喪去而逸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國語輔氏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存是以皆散之四方謂室陽氏上失其道下墮其德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魯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敬子

美

書院藏本

謂爲之播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罔可以作禮樂乎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大誦以下諸官尙可以舉其職乎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途河蹈海以去亂乎臣氏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者不無微意魯之君臣或弱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上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衛懿墮其魯木樂崩賢人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論樂之始有洋洋盈耳之感復一吟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論擊之去諸賢皆有失望潔身之尚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從去亦見夫子導化之功誠哉非其官之罪故書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名非其心之忘舊故書地吳次尾曰世之幸也國不必有亂形而放橫潔志之事嘗有以感人於所不知人不必皆禍及而值世絕俗之爲每動於情之所不

此卽夫子所謂遯地也世道衰微強臣僭竊太師爲倡諸人  
相繼而去魯事可知矣適與入彀不同其潔身高蹈則一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

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

言之。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豐峯饒氏謂章逢河

周厚是魯宋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  
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駭聖鑑胡氏周家以忠厚

下讀初子

寒

書院

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無以下何爲而去後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有意也制氏不究其親親親水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在賢也故舊不棄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力也親親而不盡在賢而不試故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存疑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耳○魯初之事叙於魯家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布是此意說禮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安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型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西齊諸義親自不當施不施過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廢仁傷恩之術耳○求備與器使稍有別器使言無人不可用無求備字皆不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知短就其長不以求備字皆不好字面三不字一無字皆力近澆薄而歸忠厚意陳大七日本故而曲贊之固傷國威小故而剪棄之亦傷國體仇清柱曰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勿作功臣看無大故要看不足定要結牽

故舊亦不是一概徇比有許多斟酌在何杞瞻曰沈隱侯推顛  
上遷所由得罪而曰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抹今情臣追昔欺  
其說輕矣故舊處真堪流涕范紫登曰不施兼內不施真意外  
不施儀文言○大臣國所依賴不用則刑政失措故大臣之怨  
亦非爲一己恩寵起見李岱害曰親自兼一本九族而言不施  
自不外尊位重祿同好惡○非可以之賢則他先當不得大臣  
之任了若既在其位便是可以了而又不足以則在彼強不必定  
懷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怨字雖屬大臣使字却屬  
人主副聘侯曰器  
使正與求備相反

公卽告之以此忠厚開基於此可見後來雖衰弱不振而

祖貽謀之善也。見龍記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說或曰宣王時人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下論御二

雄

—

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賸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趙齋黃氏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者，義也。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顯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微子

天

書院藏本

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莖莖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爲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雙峯陳氏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胡氏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各故意其四乳也新安陳氏謂未賢人之隱避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爲今思古之心乎○所過謂雖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按朱子於師學八士魯公章或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引胡氏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魯公師學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附之之言而亡之遺主孔子說意後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疑詞因勉鑄王字泰云建是明於義理是宏度而能容物矣有聖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應應德越尋常亦驗焉各此種意思大全及衆存說皆無而近來講章始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講士有以二字爲題者不得不及此也然豈無超脫之法乎○八士皆雙生見於繁露而古註因之至謂八士爲南宮氏則因違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

振鹿堂之財而宮伯達遷九鼎因以書之南宮適合之遂以八士爲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只言詢於八虞不知何氏○人才之生秉氣運之盛衰化之隆殺季安漢曰首記三仁明商之亡在乎播棄黎老因叔正士也故連類以衰周之事繼之其終復繫以姬公禽父開國之訓周初人才之感掩掩屬望之意切矣

八士必夫子曾稱其賢故紀錄於此觀伯仲叔季相次則其皆爲雙生可知然事跡不可考矣明季時人從士字生波竟主不遇者言謂賢才等於一門而未能得位行道徒以士稱夫子有深憾焉故特記之逸民師學章之後恐未必然見

嘉興徐起元瀛奇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集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烏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勳岳成恭訂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補遺）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貢子曾子子有皆孔門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之問答於其爲師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明孔子之道也

（補遺）國語魯宣公以資質言二子貢實次於顏會顏會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微行之又至曾之篤實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一

書院藏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補遺）子張曰其可已矣矣則其言揚揚然其言大節固所當重然斷之以其可已矣似失之太快西山真氏張敬哀言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生死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補遺）新安陳氏見危致

書院藏本

場所別

經 175—170

去

執德者屬乎有容。而德之有容。非有德守之。而德不守。則中情回。或見不具。斯所持不定。而道不為我立。弘與焉。又須互諒其義。乃盡朱子所聞。此兩句似若相反。是也。焉能云。皆其不足。亦有無之教也。見疏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  
與平聲

子夏之言。追狹子張。讓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太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四

書院藏本

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而論伊氏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取禍之道也。宋子泛交而不擇。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擇交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疏厚薄。而伊氏謂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界。當知子張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界。當知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拒也。以此處之其意。幾乎要謝絕。則可者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正矣。迫後得義之中。無妨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然論氏以上三章子張之論。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我命思義。章敬喪其為。高有其已矣。之旨。則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性德聖智。為高有其已矣。之言。則待人必有所不察。夫子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有不拒人之旨。則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言稱其過。子游嘗稱其難能。是其言。則向來免有過高之病。也。論氏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於無窮。則子張容字

矜字。是使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如証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則引責。九仁義實有得於已。皆善。則方為仁義。若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方是子夏語。來破。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眾又勝於不能。若有等第。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與不可以。嘉善矜不能。為釋上句之義。善與賢。不賢與不能。亦不同。○子張曰。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此其言。所以為過快。○子夏之病。在拒子張之病。在容。若二子說出。所以當拒能容。則無弊矣。存疑。子夏傷於太急。子張容字。皆字。皆是其拒字。然一切如此。即無所拒。又未免失之太泛。○大賢於人無所不容。固不應拒人。不賢則人將拒我。如何拒人。又不拒人。人說。賢是成德之稱。善只是一長。可取。眾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是敬。禮。加。臨。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善。則有儲。德。之。意。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論。謝。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在。意。則。交。處。而。道。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矜。矜。子。夏。實。有。病。處。提出。可。不。與。眾。不。能。道。理。如。此。若。論。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則。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魯。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五

書院藏本

不及之論。即此。此章論交。斷案。○子張只不然而子夏之拒。非不。然。子夏之與。故。容。善。雖。並。說。而。意。重。容。善。一。邊。○如。之。何。有。三。意。受。拒。不。拒。無。拒。人。一。也。人。自。是。我。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拒。三。也。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後。此。拒。正。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可。者。與。不。可。者。拒。亦。俱。交。的。正。理。但。拒。字。不。是。未。免。有。意。絕。人。與。毋。友。不。如。已。者。自。別。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意。重。眾。與。不。能。道。理。不。可。者。亦。不。當。拒。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又。是。不。能。拒。人。謂。衛。靈。公。是。說。拒。之。非。謂。拒。人。則。友。不。如。已。只。我。不。去。友。他。非。後。來。永。我。亦。拒。之。也。拒。字。自。是。迫。快。若。云。此。為。門。人。言。當。如。此。或。問。分。明。云。子。夏。之。道。了。如。何。偏。主。子。夏。之。說。子。夏。之。論。失。之。太。狹。子。張。之。論。失。之。太。寬。一。過。一。不及。終。見。其。立。教。之。偏。處。○子。夏。之。病。在。一。拒。字。子。張。之。病。在。無。所。不。容。四。字。夫。夫。子。不。容。日。毋。友。不。如。已。乎。然。未。嘗。謂。必。出。於。拒。也。夫。子。不。又。曰。泛。愛。眾。而。親。仁。乎。然。初。未。嘗。慮。人。之。拒。我。而。謂。盡。天。下。之。不。可。者。無。不。容。許。之。也。然。則。門。人。於。此。其。當。知。所。折。衷。矣。○王。辰。陸。壽。各。作。云。子。夏。拒。不。可。其。拒。眾。也。其。拒。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八

書院藏本

之使心與理相安也。卓主致知說。注武曹曰。按語類云。問月無  
意。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云云。愚謂問  
語妙於今。則去而與因知新。得溫故。并爲一條。未受又按。則  
子路曰。得一件事。下向有頭。子思。若得一件事。則上以  
得。一善與子路。有兩重。須用如此。變致。今乃獨顧。子句何  
也。按呂氏謂此節。不可以知能分上。下。其意。但因其子。謂  
知與無。無檢校之謂。謂知字。只是覺。覺。未。有。底。多。若。謂。日  
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此。說。雖。有。意。味。然。非。正。解。觀。朱  
子。以此。爲。知。新。引。謂。爲。汲。汲。以。求。其。所。未。有。存。疑。謂。爲。未。知。求  
知。未。能。求。能。可。見。原。是。日。日。得。所。未。得。之。意。不。非。覺。得。已。所。欠  
闕。處。也。則。謂。原。曰。已。所。未。有。必。求。其。知。已。所。已。能。不。使。之。忘。日  
日。如。此。月。月。如。此。逐。一。檢。點。不。一。毫。放。過。故。以。爲。檢。校。之。意。檢  
校。意。即。在。日。新。而。不。失。上。見。非。每。日。將。衆。多。所。無。者。考。校。一。番。  
每。月。將。衆。多。所。能。者。提。算。一。番。爲。檢。校。也。知。字。若。不。說。知。所。未  
知。無。意。若。不。說。長。遠。得。一。番。檢。點。說。檢。校。得。知。字。是。我。所。無  
那。件。是。我。所。能。豈。有。一。毫。切。實。工。夫。而。謂。之。好。學。乎。尹。註。曰。新  
不。失。自。是。錄。板。註。曰。日。知。也。不。是。切。切。日。以。爲。念。無。忘。也。不  
是。一。月。之。間。須。常。自。省。知。身。無。忘。正。是。做。工。夫。處。兩。句。內。字。不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有檢校意。不必以檢校作知字無  
忘。此。是。學。而。時。習。之。一。句。註。曰。知。所。已。知。者。漸。進。於。知。  
月。無。忘。所。能。則。已。能。者。可。長。保。其。能。故。註。曰。日。新。而。不。失。日。  
月。二。字。亦。不。可。畧。過。朱。子。所。謂。檢。校。者。正。在。此。二。字。上。見。蓋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刻。刻。提。醒。不。使。稍。有。懈。怠。故。謂。之。好。學。  
呂。氏。因。此。遂。謂。知。與。無。忘。止。是。空。空。查。考。一。番。全。不。在。實。地。  
上。用。功。財。所。下。所。能。四。字。如。何。著。落。且。如。此。則。如。何。便。得。謂  
之。好。學。此。斷。不。可。從。者。也。此。節。蒙。存。兼。加  
行。講。判。則。專。主。致。知。當。更。詳。之。見。龍。記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  
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九

書院藏本

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  
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藉  
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此至  
未是說。仁。是。學。謂。個。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  
有此理耳。○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大。子。所。以  
語。冉。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此。四。者。則。心。不。放。逸。天。理。可  
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曰。博。學。是。漸。進。工  
夫。如。明。則。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等。便。是。次。序。問。博。學。未。說。到。行。處。否。曰。爲。志。只。是。至。誠。懇  
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冉。有。若。只。管。茫。茫。然。外。面。去。博。學  
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浪。不。知。求。底。心。惟。篤。志。又。切。問。近。思。方。有  
歸。宿。處。這。心。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  
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之。語。祇。在。其。中  
而。在。其。中。意。曰。言。行。實。尤。非。所。以。干。祿。而。祇。在。其。中。父。子。相

爲。既。未。所以。爲。道。而。道。在。其。中。博。學。云。云。非。所以。爲。仁。然。學者  
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問。程。子。微。上。微。下。句。曰。於。是。四。者。見  
得。微。上。微。下。只是。這。個。道。理。深。說。淺。說。都。是。也。○以。類。而。推。只  
是。傍。焉。曉。處。接。將。去。如。親。親。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  
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  
只。管。恁。地。換。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道。處。只。管。近。如。第。一  
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  
馳。之。謂。知。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  
事。者。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曰。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得。彼  
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中。歸。於。得  
仁。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  
實。踐。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聖。賢。之。心。有。所。制。而。不  
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  
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親。親。言。動。之。必。以。禮。居。處。言。動。之。必  
恭。且。敬。與。人。之。必。忠。亦。其。理。所。當。爲。非。有。求。仁。之。意。也。亦。可。以  
爲。求。仁。之。心。也。則。亦。不。得。而。同。矣。趙。氏。註。初。本。謂。心。不。外。馳

禮記

而事皆有利益蓋以博爲切近焉心不外馳乎志問思爲事皆有  
益夫以學志問思爲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爲  
求此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然易之問專至於心之所存而言  
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  
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則其心泛濫而不  
志之盛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  
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從外  
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博得夫提  
有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也樂聖輔氏必先盡乎博然後  
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算開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  
志則自然在不得須者去力行不然則若有片無何能見於行  
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固由其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  
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  
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  
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爾聖輔氏心  
存則仁便存心便與微仁固不可假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因力行固所以爲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爲仁之方心存子  
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十  
書院藏本

1000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子張

及諸日而運示來問道是不切已雙蓮問崇德修德辨惑此  
建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  
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爲近也言不  
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不求之遠也求之遠則遠可致也求之遠  
則失其近將無所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學  
則心有所繁爲志則心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虛遠故曰  
心不外馳所存自熱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  
存未熱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  
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熱則心存而理得矣  
故曰仁在其中○問此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仁在其中便不  
消力行耶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就無難也故曰  
仁在其中○國書講義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  
必失然不知及又守個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此心之誠然處  
道理合一故致知知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尙  
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面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推異  
說將致知看成蕩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夏字以便割  
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密

二 書院藏本

與是次序云如博學亦豈一日便得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  
愚謂此二語說得博學之與近思不相妨意甚近不可割裂  
澤曰博學則思已是不問者這心字學必同學不肯明末一兩  
件便休志必為志不是泛泛的向去外面問必切問而必考其  
身心致力之端思必近思而非索之虛無幽玄之表則此心如  
何會外馳○是四件事中間而字又須合併看則則候曰切與  
近一段近有不遠類推兩義切則  
是學於已恐亦有細加剖判意

學是探之於古問是訪之於今皆就外邊說篤志近思則說  
向內矣此思專一面必無見思思之志近思者已而必無  
紛營出位之思正莊中所謂心不外馳也心不外馳四字雖  
兼四項說然玩兩而字須審辨其到二項上○此只是致  
知窮理之事豈所存自致非謂已到然地位也  
言自可漸進於致知日仁在其中見見記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  
肆官府造作之處製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三

書院藏本

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  
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  
須其義始備朱子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  
學亦有不能致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始後說云居肆  
必務成其事學必務致其道二說相須而始備蓋兩端由  
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  
君子之學必務致乎道大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  
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  
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  
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則此兩說直在居肆與為學後  
說直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力一主於立志知所以用功而  
所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雲峯胡氏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  
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中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  
學也亦然集註工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

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  
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朱子重在居肆與  
學尹氏重在成事與致道○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  
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致道學者尤切存疑學不外知行致  
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又必盡道之極致不半途而  
廢也須兼此意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  
義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  
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  
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上要謂學字須見當務意方與居  
肆應致字須見盡極意方與成字應然推尋後說能盡極只是  
一意則勉然此二義總在存疑不半途而廢內仍偏注曰兩說  
相須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其事必有所成君子  
為志用力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  
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  
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不致於道者重看居肆為  
學自是要旨徐自說曰致有二意道有不致於道者居肆為  
道之學以致之道有不致於道者用道為道之學以致之因  
此兩說皆此即勿忘勿助之說也○註中二意用須乃備而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三

書院藏本

以前說為主蓋一修可謂斟酌盡善與陳氏曰天下豈有不  
居肆而能成其事不學而能致其道者故居肆與學為重而以  
字言必如此乃可成其事致其道是用力成去致去此是正意  
然世亦嘗有居肆而不成其事學而不致其道者故後說亦不  
少可  
專務於學乃能致道此一說也既從事於學必當造其極此  
又一說也日致其知日力其行而後道可為我所得前說自是  
正解然亦有小成自安得半自足者則後說亦不可廢  
也講書作文須以前說為主而以後說足之見龍記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爾  
張氏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則過而憚改故必文以重其過  
自欺則滿其心有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  
日重其過復心程氏文去聲是謂意去文飾則氏以改飾爲難  
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爲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慎思

而遠與連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戰國胡氏當其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泰若蓋君子有過。人知之。非惟不欺。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幸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幸流而爲惡。容疑此當以過而不改。未若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卻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莫如重一必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而過猶出於無心。到得交過。轉非則是有意。以掩其過。過也。而人於惡矣。較過而不改者。又加其焉。故曰。斥之爲小人。見

記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果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積密以栗。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南

書院藏本

知也。南軒張氏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卽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說發見如此。勉齊黃氏。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復心。程氏。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雙峯。饒氏。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望之儼然。是。一般近就之。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口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勿軒。熊氏。聖門之學。自非敬入。新安陳氏。儼然而肅。剛中有人。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然豈有意於變也。聖人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卽之也溫。指見於面者。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其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則他。錄。謝氏。謂君子非有德於變。變者是謂君子未嘗有變。此不同。然二說自當兼用。廣。陸氏。反卽從溫中看出厲方見神妙。

謝氏謂君子非有意於變。最爲得解。若饒氏謂君子本無三變。自人視之。似有三變。便多語病矣。子夏明說有三變。如何說本無三變。顯然與白文相背。那故謂君子三變自然。呈露而實出無心。則可謂君子者。似乎有變。而君子原無三變。則不可。見龍記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惻。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南軒張氏。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未信。而己憂。諫輔。氏。信謂上下交孚。已難。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己。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己。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圭

書院藏本

諫之矣。南軒張氏。因諫意惻惻。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則但屬受太抵。若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難。我以此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爲固有之信。卽其言動之間。而實爲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爲交孚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新主耳。南軒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子。下有民。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惻。而人信之。兼人我誠惻惻信而後諫。固是有民未信。而不信而不勞。者。如子產爲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爲不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其註信字。雖經交孚。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我之愛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忠。固當講信字。所指該括平日德意。用心至誠。字決虛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所謂信者。儘其愛民之心。凡欲安全之耳。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滲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決合上下兩邊。

普院藏本

之言豈有敵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書以細行對大

書院藏本

說觀朱子謂子夏正說有本有末諸公皆說成末卽是本與

無本末精粗者理之一也。而事則有本末精粗者。乃分之殊也。然則以分殊言之。正當以大學小學分屬本末。朱子所以於此節註中仍用本末字也。

子夏問之曰。意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

木匠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

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

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往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大書院藏本

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片先後。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

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

此也。然則子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其理。一是以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終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譬諸木匠。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焉於度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往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大書院藏本

所以習夫元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別。而無不在也。程子意蓋如此。但方事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大小。若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教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片先後。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教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曾有間斷。欠缺。君子量是不放過。若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動靜處工夫。始得。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條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是一理。貫通。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同是精義入神。有入神。淨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理無精粗。故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諭

辛

書院藏本

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議理涵括應對本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  
說這是未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未便是  
本但學其未而本便在此也○心修身是本涵括應對是未  
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只是一貫○  
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涵括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涵  
括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下者言則涵括應對  
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語矣自形上者言之則未嘗  
以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日物有本末而本  
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所以然  
之理也○問聖人事是其然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  
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  
故教門人皆先涵括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黹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卻無大小不同大事小事合當理  
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的  
又不可說涵括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涵括應對只是粗底精義  
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卻一般無先後也良小底理會起方漸  
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涵括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一節  
日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

章纂訂大全 下論子誤 辛 書院藏本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子張

主

書院藏本

夫大者之真不遇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爲言而謝氏以爲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爲區別而謝氏乃以爲曲直則一子夏以惟聖人爲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謝氏于夏之門人章某少時都看不出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後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卻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無緣看出○程子語說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難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有序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大小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耳○朱子又與問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某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曰大概是如此○龜谷黃氏形而上謂道子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日理無大小者非以酒掃應對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偏至方之事方有乃而身之本理無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精究義理精其微妙以至於天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禮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子張  
主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年而仕者元不皆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  
可說者○有一人作舉時辭於太守沈公云某欲修學先  
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教子孫讀書是居官  
竟無閒暇時可讀書日如轉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  
居居官之事耳○附錄張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  
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後則學學後則仕其  
從容暇時如此始終於學而無窮已也○噫源氏仕所以行其  
學學所以其仕故曰理則然仕則以陳力其列致君澤民為  
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仕而優則學  
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  
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  
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兩全其美  
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  
當講學主學而官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  
也○附錄在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  
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  
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也○必  
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  
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喪主于哀教者自盡之謂若發生時  
胡氏謂子游脫畧小物則宜其言之出此亦足以見孔門高弟  
重本務實之意○可也○愚按南軒氏子游有簡畧禮文之意要之  
喪固貴于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之意要之  
道也○立言之難益如此○南軒氏子游平日自考究喪禮不  
是廢禮而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古人未嘗不  
姑為之抑揚耳○南軒子游蓋亦放於當時之俗文習熟而哀戚

夫子云：『唯與其易也。』寧戚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子游之言要爲有本，但而止二字，落得太近，覺微有病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陳氏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陳氏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爾安陳氏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爾引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曾登之曰難能者服其才量之過人未仁者病其德業之未純

##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天

書院藏本

腐爛侯曰註中行過高是爲難能註脚此美辭中而萬不足之意者也若竟作貶辭下然而一神寬成養股上句是揚之下句是抑之玩然而二字須爾重在未仁一邊見龍記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客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程子曰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扣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琴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易於薄故雖與並爲仁。鍾軒歌氏仁必深潛鑄密契切磨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遠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鮑密黃氏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爲仁。既是以目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足以至之。

尚難能之行歸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  
所言如此可知爲仁之方矣蓋淵輔氏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  
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實觀感之助已亦不  
能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  
意弟猶共也

外習容止而內少實疎闊者無純密之修故人不能輔彼之仁處浮名鮮切恕之意故彼亦不能輔人之仁並字內兼見龍記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  
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軒輊凡人於他人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其他亦推是心而已矣。

##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聖賢之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觀莫大於生死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聖人所以爲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就人人說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蘇氏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表禮也。新安陳氏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無年說。謝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皆有未克。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盡發於真情。愛之不能自己者。而非有矯飾也。是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蘇氏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欠缺而不致。亦非矯飾而強致也。謝書講義致字。仰孟子自盡盡字。五行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艱。聖人教人。師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雖不哀其親者。且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類。蓋自字小心。致字本大也。喪致乎哀。

書院藏本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舊院藏本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五華集詳大全  
下論子張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  
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  
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朱子生象不厚教化不修內無  
之類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用有權故民心離叛先  
王之於民所以資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於上  
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不半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  
矜憫恤也後世縱義哀微所以資之教之者皆滿而不存上之  
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陷  
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  
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良乎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  
極其哀矜之意可也能有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謝氏  
得情而喜則大制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  
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如此謝氏補氏民之犯罪有二起於  
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  
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與豈知哀矜勿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責之味哉且人其則意逸過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  
斷獄則訟之容必至於過中失正而不自知惟反思夫民情之  
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心息矣會子之言至誠惻隱而體  
恤周盡如斯嗚呼仁哉聖朝氏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  
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  
之離而至於犯法哉與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  
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害之意  
新安張氏長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  
罪則以因在得其情而不可得其情欲得其情則在於悉其  
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於致其忠愛而發而曰使者不專  
是教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五品選出  
使也若若之無法致民饑寒而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選出  
國而致訟者相維繫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至爭鬪而致訟哀  
矜者於其犯法迫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已之聰明  
能得其情也與註民散以不親慈意非散之四方情字是聰明  
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之情也有罪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曰本節最重上失其道句哀矜勿喜正為此故蓋民之犯法上  
失使然非民之辜故可憐耳若作慈惠語便是舊新斷因泥涕  
一一般局而王叔梁紇上失其道一句中推見  
本原則哀矜之故無深而止於勿喜其情愈痛  
上失其道是所以民散之故失道民散又是所以情勿喜  
之故蓋惟失道民散是以身陷於法其陷於過之不自知並  
或出於勢之不獲已者皆上有以致之乃得其情而勿哀之  
而論善之苟有人心者豈忍出此○大士文者服在士師二  
字最好蓋為士師者既不能得位行道使民之散者復聚則  
得情之下亦惟默然寄此惻惻悲痛之念已耳 見龍記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 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  
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  
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爾雅爾氏紂不道極矣其始  
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實登豈不猶川澤居下  
而眾水歸之乎○爾雅爾氏子貢受紂也後世定論謂紂善日紂惡  
世曰此非為紂釋罪正明其致禍之由為後人戒耳○爾雅  
即此紂處紂則曰與其如是而不如是之其中便有如是之  
其而亦有不如是之善在故下以是而不如是之其中便有如是之  
便是下流如是之甚便是天下之惡皆歸不字不是為紂出脫  
正是為紂實德誰教你為不善來惹得  
多少惡名蓋聚君子安得不惡之乎

其則究已無解於如是之甚一若下流即集焉非以不如  
是之其為紂寬正以必歸到如是之甚為天下之如紂  
者賢也○玩聖語二字殊令人惕然深省 見龍記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清軒張氏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寬齊黃氏過也明白而無掩蔽。故人皆見更也。瑩蔽而無瑕疵。故人皆仰愛。秦鏡氏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所共知。既改又脫然無所惹絲。或問君子何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有分毫過。係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君子不諱過。故友人見其改過。故無過而人不知。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麗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飾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曰。空微之氣象哉。蒙引更改以君子言。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諫。○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實該到人皆仰之處。爲是。

見君子之過而不諱故君子之過亦改而不吝日月之  
暫晦也人無不見及其不久而復明也亦人無不仰故以此

下論子張

雷

書院藏本

見龍記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諱音志下焉字於虔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樂于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明政教化文章而已。若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傾小者是零星條目。孔子雖生知然。

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爲生知也。○在人之人。止指老聃。莫訖。鄒子。孫襄之流。若入

太廟而每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辭也。○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爲用之禮樂曰此固好高者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歷在人之云考之則可見矣如曰道無適而非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堅地且何必賢者議其大不賢者議其小而後得師耶大半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難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注爲學乃問焉師也未句正對所問無常師何處看正從大子焉不學中看來惟焉不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古來法度至文武而大備故中庸亦云意章陳宰陳氏問仲尼祖述堯舜述章文武如何于貢不說堯舜只說文武曰堯舜遠矣近章文武如何于貢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導安武之道卽堯舜之道○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問安陳氏爲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

下論子張

藏

省院藏本

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士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也其列聖之大成數繫引此道字指談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爲列聖道統傳在文武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旨矣況公孫朝之問亦只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一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道統大處○談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爲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亦字只是承上盤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疑疑未學於地與在人是对說學地便不在人未學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爲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辨識道章是論仲尼非論文武只論學非論道然學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卽師字也循月無常師正言其師之多力蒙吉曰賢者讀哲學道之人識其大從講究來如老朋郊子之屬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識其小從見聞來如太廟獻史之屬李安溪曰自王澤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微道由合以之分及明德之興道自散而復聚注武書曰朱子  
 起處教語乃從答張敬夫中探出其原文云聖人所以能無不  
 是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固不然而只  
 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之學此教語最精不可刪  
 去蓋此章所論道字其低必如此推勘出聖人本領來方與博  
 學洽聞一流通別孔子雖生知以下乃答張敬夫書原文亦何  
 所不師下云但為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問一善言見一善  
 行便若決江河之能樂耳然則能無不學云云思謂必得此  
 中間教語方見得聖人能無不學處之為生知而其學之更於  
 博學一流亦必分曉何可刪去○按此章道字只就文武之讀  
 訓功烈與周之禮樂文章說與堯舜禹湯道統何與饒陳所云  
 皆非也○按此章言何所從學為不學言何所不從學呂氏謂  
 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說是矣然玩于貫語意本言夫  
 子無非師學乃呂氏反以此為旁意而必以夫子無所不學為  
 本義恐謂聖人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無所不學無往非師正足  
 以見聖人之大何必強為之諱而以無所不學為本義乎語類  
 云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  
 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答張敬夫謂聖人無不學無不師答

吳勝叔謂孔子雖生知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能無不學無不  
 師乃所以為生知皆是謂孔子之無往非師也晚村豈未之見  
 一髮未有不口者者思謂公孫朝以焉學為問故以焉不學答  
 之論問答本旨原是論學非論道無可駁也至謂道字只就讀  
 訓功烈禮樂文章相校一邊說者蓋衛公孫朝之見乃是達巷  
 黨人太宰一輩夫子以射御禮樂答之衛人以為多能事晚太宰  
 故此處亦只宜與彼一側看又何必口塞之有爾勝叔曰既云焉  
 不學又云而亦何常師之有上句言其無人不學下言其  
 非專學於一人也語意相足而亦字微有折卻非兩意  
 此道字自指禮樂文章讀訓功烈說即所謂志意文章武者也  
 若看得太深則學字師字讀大礙小礙不賢不師等語便說不  
 矣○無常師人說來仍是焉不學全無分別殊不知夫子焉  
 不學二句意雖一而學字師字須要通他兩樣蓋學者學  
 其道也師者師其人也夫子於文武之道大者學之小者亦  
 學之故曰焉不學也學其大則凡賢者皆其師也學其小則  
 凡不賢者皆其師也而豈能一一析之曰某某賢者是夫子  
 之所師某某不賢者是夫子之所師哉故曰何常師之有學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叙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  
 不賢言 見龍記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勢欲動得人孔子  
 亦自謂達不如賜少蘊蘊然子貢晚見用於魯權吳之強大曉  
 字歸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  
 武叔所謂賢  
 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

牆卑室淺 梁子古言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欄引上只云譬  
 牆卑室淺之宮牆而不兼言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為何蓋凡室  
 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室  
 室牆卑室淺自平下文牆高宮廣亦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

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  
 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問諸講義謂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  
 見非以喻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  
 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說此師書無不以牆之尺寸  
 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  
 宮牆二字混看注武書曰梁引謂牆室平說不分輕重不若呂  
 說之精獨授一曰此見聖道之深淵轉瞬曰聖賢高下分別固  
 在宮不在牆然宮牆自見相因未有室淺而牆不卑者亦未有  
 宮廣而牆不高者外而設施與裏而蘊蓄原相稱也惟有及肩  
 之牆故室家之好一望了然惟其有數仞之牆故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無由得見其淺深在宮其高下在牆也喻聖道之室家之  
 好是言室家器物之好猶下宗廟之美是言宗廟禮器之美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周  
 錫美是尤好意當是充實意美富只就  
 充實充輝說未說到大而化之之處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綬之斯來勳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

書院藏本

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于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梓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朱子問植其生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間動。謂鼓舞口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敗過而不自知。如書之舜子。從欲以治。擇動至應笑。志皆是動之極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榮厚。緣做出飽自無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問。生此天下歌謠。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南軒張氏立之。歎立。

本院藏本

則疑夫子之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虛以數仞之勢次則喻以日月今則喻以天之不可階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也抑何所見之有壞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宴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深矣厚齋馮氏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應誦習莫窺其際惟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益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新安陳氏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何足以語此紫引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可及耶亢止所謂不可階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而升者也不是別一。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通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化。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教直到其死也。哀處極矣。夫子之不可及。註以化而不可為化之立立道行較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為化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日。暢於四肢至發於事業者。是要亦不出乎教。養立道教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應神速此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道上看。得非有外也。○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紮則培。養深根。深者地失故曰紮立之固。○人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和。斯來動和。是變化矣。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人不可得而觀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莫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困也。終說。終云。通章以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因于禽見。謙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按勉密及蒙引存疑之說。主此此說最妥。○內曰。上言不可及。下言如之何。其可及。不節正。發明上節。勿作兩樣看。仍前注曰。立道較動皆有實事。非一舉念而應。願即赴也。四斯字極重。然亦非巨久間。遂屬。

○陳元之見與叔。叔。佛子。貢。知。足。知。聖。故。告。人。幸。曰。天。壤。

○此章總見至聖之不可及。三節已說完。末節又指出得邦家。一皆以明指其不可及。處非另有一意也。前人以德業分兩節者。非是。蓋不可及。固是說夫子之德。而業亦已包在內也。

○有由近及遠之意。

○說四方風動。恐亦。

○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氣象更何不安。而又別有以撫安之手。故。

○又從而振德之。因較道字深一層。朱子御云。如舜之從欲以治。

○此章總見至聖之不可及。三節已說完。末節又指出得邦家。一皆以明指其不可及。處非另有一意也。前人以德業分兩節者。非是。蓋不可及。固是說夫子之德。而業亦已包在內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此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以尊夫子者至矣。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鳥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勸岳成恭訂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為君子圖如前氏泰伯篇末堯曰篇首歷序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堯曰

書院藏本

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伊尹云允執其中之理然中者不待人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如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者喜怒哀樂未發之理時中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爾勸岳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中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己便學說因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法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執柄執秤執中而不死執能守月守方是守便死執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執便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附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宋子中只是箇恰好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舜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堯曰

書院藏本

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中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允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怕禹尚未曉得故恁他說論語後面說謹言慎行修德治官舉進民之類皆是恰好處說的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道理聖門所說隨他所聞所見說得不同然知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人而只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卻不出此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成深矣安陳氏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以保天祿之本也四章四章不能允執其中之說所以救天祿之承終也舜之授禹禹之授舜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之記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就從而知之哉季高謂此亦以命禹見舜之所以命禹者亦不出乎允執厥中之意之外非謂必不增減一字也爾勸岳曰中與不中祇天理人欲之分而已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下論堯日

五  
書院藏本

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龔。容千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漢矣。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審其容。以子數拒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十龔。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數拒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而此不音度者。從可知也。蔡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譌。禮記云。就是四方之政。行海縣紂爲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過其財。而民聞之。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譴。凡在官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爲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爲過何者。爲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權量法度。審度官修則。責者扶弊者。改害者除利者。與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政行還說在外。乃其功也。且知懿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族盡行。而一正之虞。習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匹。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堯曰

六  
書院藏本

解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此與下節以政行民異對此是盡義森然一統規模下是盡仁  
以人立政者也蓋然太和氣象綱綱權量是政之小節法度是政之大綱官又  
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綱綱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大抵制業之初只在除害去弊  
未可輕易制作也以上御下之式爲法其中綱微節次爲度  
四方之政行是在上者舉行非在下者奉行此句推開說門曰深明物之失於衡石者不得意爲輕重粟之於於並庚者  
不得私爲多寡審則觀風於上而損益古今受得易樂者不得  
是問格於下而準制命令是天下之官皆循職而責其成設官以均任民生之治皆按  
而行其敘視諸桓曰末句指王道施於四方言開明助侯曰官以治事古聖  
人之世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無廢事斯無廢官也人之世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無廢事斯無廢官也  
廢弛應有之官都裁革了所以事益不治廢弛應有之官都裁革了所以事益不治  
事不致有象鼎之虞修在官實修在事也若云封時多冗員汰事不致有象鼎之虞修在官實修在事也若云封時多冗員汰  
去爲修本文胡不云汰冗員而云修廢官耶去爲修本文胡不云汰冗員而云修廢官耶  
綱綱曰權量者綱綱曰權量者

皆受法於黃鐘黃鐘之管九寸中... 是為一會一會之黍重十二銖倍之... 至於鈞石二會之黍併之為合十合... 升菰而至於斗斛皆天地自然之數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堯之後於宋封王于比干之墓... 其位庶民施政庶十倍... 政味取亂而亡此聖人之大罰... 之權為斗斛使無過取於民... 官民然民問權則係於民... 取當今而解皆然當封之時... 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七 書院藏本

之即此便是審度修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 敗去與滅繼絕只是一事... 他子孫有國如何不擇其德... 有祿民必皆欲得其如此而... 心誠引與滅繼絕宋子合解... 伏論註曰聖人心事至公原... 人心所欲則克謂與民無與... 無生不然何自而興之也絕... 之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甚重焉者誠誠不啻五教者... 遠因教之本也... 太平之後禮教興焉可想見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 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 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 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弟子類記於此... 以下皆武王事當日則有大費至公則說為一章... 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 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貧善罰... 惡實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教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 情但凡事之今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堯曰

八 書院藏本

以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國氏此言亦無非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武王又是兼... 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相承只是一中字前而說理... 處是中道後傳之原下而亦無一不是其中之實理蓋開氏帝... 王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 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自古帝王之用... 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凡論語二十篇... 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問知見知者知... 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 以行固無異也... 賁公者中之體也... 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魯大周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 得邦家者中庸與公同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 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 聖人授受之中也何紀贈曰註道字兼存心處事說亦史曰合... 堯舜三王說得如出於一人如行於一時方妙







願此知命之固然。後而率之。道以已之所為。與天道相為。益此知命之所由。然先而不達之。道固勝。侯曰。不明道義。便不知有命之可安。不講節文。便不知有禮之可守。不窮理格物。如何能於人之言。是非邪正。無不識其所以然。三知字。不是空得。

###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指。胡氏曰。耳目無所加。是足無所指。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圖註就外面說。則禮只以威儀。攝之。則身心所約。束德性何所堅定。故曰無以立。因武曹曰。按立字。註中似就在外說。然兼內外方備。

###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

###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五 書院藏本

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理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南軒此所論。命謂達得表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侍而求。何以為君子。子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子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會。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知命。其在天者。知禮。其在己者。知言。知其人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奪。于外而後可以修。請已。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安于人。知人而不知天。則言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遺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禮。

###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五 書院藏本

解蔡氏論語首章。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言。足見其意。南軒曰。此章。孟子者。其合而觀之。則下之。言。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不通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南軒陳氏。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安學。者其深玩潛心。吾樂引孟子知言。都就該。這邪通一邊。此則虛說。語。語。知言。亦不是。泛泛知他言。語。知此言。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亦非其所。等也。南軒曰。此言。學者要。意。學而章。學字。無把柄。此則有把柄矣。重三知字。是學者入門工夫。非泛教人。致知。與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同。南軒曰。三知字。正是學問入手處。南軒曰。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一曰知言。為作與人對。而後也。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親由察。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諸己也。此只就知言。

纂與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集註六字下

國安樂子思之門人

子思受業於子道既通

思未知是也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於事情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凡千六百八十五字

此其主則當時門弟子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孟子序說

三

書院藏本

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戰不備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子卒不戰城門不開燕王曾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徐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居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泚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詳錄考他據故嚴祥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子孟子生卒年月考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其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鄭人晚始游梁繼事齊爲卿久之歸而後以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魏王之世卒後其爲門人所故定故諸侯王皆加蓋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鄭人也鄭爲今山東兗州府鄆縣大空辨城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鄭非戰國穆公之鄭國乃春秋孔子之鄭邑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過魯使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哉見子孫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謬云○或問孟子既爲鄭人焉母葬於魯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鄭遂爲鄭人猶

五華纂訂大全

孟子序說

四

書院藏本

孟子言其見而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則曉曉之邪皆非人傳孟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義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於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之當公孫映未相魏公子引未動地不測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此之邪則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宜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卒已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十不一百有西漢子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呂成公大事記明云元年孟軻爲鄆縣令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有天下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魏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魏王時亦不在魏王時蓋在魏王四十五年丁酉末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魏王三十三年乙

丁未增及子之死當潛王十六年後二年乙酉燕立太子平是爲  
王當潛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  
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策載備子謂宣王宜小燕  
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  
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句而舉之謂五偶爲三也  
種柳皆合安得起交正於九原而告之○按金仁山本大事記  
謂孟子親王元年自齊歸鄉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戰不勝諸  
按蔡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即不元一開殊無據所可據者宋  
初稱王於桓桓王三年癸卯孟子謂燕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  
勝謂畢戰爲十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趙明甲辰魯景公  
卒子平公旅立平公使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勝公  
子或卒於桓桓之初亦有按云又曰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  
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或曰魏惠  
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贊美如士孟子久游魏文則受其幣  
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假初年號行王政亦當一處其  
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急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  
鄉行自齊往矣則幸自趙在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

爲惠王之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從紀年謂惠王共在位五十  
二年而於孟子至梁則從史記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已而更歷  
後十六年至襄王立乃去梁前後在梁凡十八年許白雲亦主  
其說夫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絕無所建白於梁而遲遲不去  
何以爲孟子日知錄於是謂孟子在梁不久以史記所云惠王  
三十五年至梁爲誤又從商鞅之說謂孟子自宋歸鄉山事之  
在宋時則謂孟子先至宋薛後至齊者非是今聞夫孟子生卒  
年月考從史記以惠王在位止三十六年孟子以三十五年至  
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即去梁似得其事實又按史記謂孟子至  
梁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亦誤則史記謂孟子去梁  
即至齊則宣王在位已八年又十一年而宣王卒孟子在齊行  
梁止在此十二年之中似爲得之○黃氏曰抄謂史記齊伐燕  
有三事當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榮惠王爲所  
滅稱齊宣王者是也此一事也孟子作於宣王既沒後故宣王  
以隆稱也齊潛王之伐燕則乘子喻子之說公孫丑篇所載  
池阿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謂齊王者作孟子時潛  
王尚在未有諡可稱也份覽梁惠王篇載伐燕之事曰以萬乘

明季本氏孟子國漢又謂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在潘王三年  
已而燕則又以齊宣王為三十一一年其義紛紛要皆證明取燕  
為宣王事以合於孟子之說今則大謂與其共居之年數以從  
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而後燕亂始末於周顯王三十四  
年以後四十五年以前則不必上增齊威成而四十六年下減齊  
宣王三十四年亦不必增齊宣王為二十九年三十一一年而自與  
孟子之說合矣孟子決不事於王其仕齊去齊皆在宣王也  
無疑所以未能定其的在何年者止為齊取燕事衆說紛紛耳  
今既移燕亂始末以就齊宣之年則宣王卒於周顯王四十五  
年而孟子之去齊亦大約在此以前不遠矣孟子去齊之年既  
定而齊威成之卒亦從可推然則孟子果以周顯王三十三年  
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惠王卒之末齊復收元而即卒孟子  
之初見梁惠王即去梁而齊皆可推度而得矣孟子去齊在  
周顯王四十五年以前無疑此正不必引由周而求七百餘歲  
為證也如謂大事記繫孟子去齊於魏王元年自此年遂致至  
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與孟子所謂七百餘歲之說不冷  
故孟子去齊當梁惠王四十五年未滿八百歲以滿為是  
夫顯王四十五年以前即未滿八百歲然所少不過一二年耳

成數言之不可云八百歲其與八百有九年相去幾何耶  
然則孟子所謂七百餘歲者只是借口說此偶未及細算而不  
足為去齊在顯王晚年之證也或云孟子謂云周定王三十  
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顯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齊八十  
四歲則史記周本紀六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無三十七  
年也自定王至顯王二十六年凡一百八十年則謂孟子周定  
王三十七年生  
齊入十四歲甚

韓子曰亮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  
非聖徒撰得出必有所見若  
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苟子名况與同時趙人陽子名雄漢蜀郡人梁丘此非所知所  
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亮舜之所以為亮舜以其盡此心之德

而已焉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聖有或數  
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  
用之間實著職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  
其傳耳韓氏曰抄原道曰亮以是傳之舜云云所謂傳者先後  
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  
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菽果魚肉皆  
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  
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與端又曰果  
所傳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也其傳具有自來彼之  
傳也梁丘曰孟子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傳與其所持所受之密  
傳韓子曰視韓子則謂正過之矣若以既亮舜及孔孟如何得  
今以先儒所謂孟子之傳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仲舒資質純真探索道得數句者然亦非他真見得道  
道理則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儒矣如命者天之命性者  
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立性非教化  
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純儒駁只一句性  
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為性惡說甚道  
荀子性惡論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為利焉  
有疾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  
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禮義  
之道然後出於亂而歸於治而歸於治則人之性惡其善  
者偽也揚子修身論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  
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謂善惡之馬也與宋子論荀揚大  
醇而小疵非是山田辨與利中不害與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  
醇耳○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全利上說下來○梁丘曰孟子醇  
乎醇者也謂其得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  
盡論言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遠惡邪說也  
小疵即擇焉不詳也  
精語焉不詳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朱子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傳是就該實處說吾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以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變源樞氏萬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焉確實觀其啓子思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五經全書大全  
孟子

九  
書院藏本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新安陳氏曰。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廢廉楊中之弊。只看向無孟氏三句。幹轉而闢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堙填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漢中曰。後漢而贊傳云。衣衾與腐。語言侏離。侏離變夷語言。不分明之弊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  
當作聖字。

朱子者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內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知巧力之變精微切實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廣源輔氏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

五華纂訂大全

十  
書院藏本

本然而无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然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凶暴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

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流也。或曰。

英氣充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因附之

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墓  
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恐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預氣不言而

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如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雖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溫厚人。子。德雖輝煌。源頭底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白是好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神然。就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生有溫潤含濡氣象。所以爲貴。人有溫潤含濡氣象。所以爲。聖也。其理一也。新學剛硬。英氣其害事。蓋貴備賢者之弊。蒙引。曰。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較詐者。欲其誠。誠。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白醉。譬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實是如此。則其所以。感入者。亦未得如孔子矣。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士

書院藏本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殿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朱子心。然便知此之善。諸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爲善而不疑。正。殿陽補氏人能正心。則。

中無足爲者。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歷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士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畫院藏本

外之事說不同蒙引謂如此是義亦一半在外了又謂據事而  
言其與義理不啻做義此言最當○陳氏謂宜處乃裁斷後事  
裁斷當理然後得宜此與語錄所謂事之宜未說到處置合宜  
處用反然其說卻似有理愚又謂事之宜之具於心者本在先  
而事之得其宜則在後義說方備也○按諸葛氏謂此章仁字  
是以仁之體言吳氏程謂此就專言處說仁愚觀下文言仁之  
稱而以不遺其親爲說恐亦只是說愛之理玉山講義所謂孟  
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是也然有子章註先言愛之理而  
此章卻先言心之德何以不同蓋此以仁與義對舉爲體用而  
其中又各自有體用故先體後用立言之序如此其與有子章  
耶訓仁字自不得不異蒙引論此最精但勉錄亦不免誤謂此  
是言專言之仁也岡陽侯曰此節立案後發明其義指陳利害  
正是剖判義理非有二也

經 175—206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義去聲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

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

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

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

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前漢刑法志廢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裁減千夫數以文德而備立獨焉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五

書院藏本

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  
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  
四邑為鄙鄙方十六井也有戎馬一正牛三乘四鄙為甸甸方六十  
井也有戎馬四正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千夫備具是為乘馬之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  
家出士率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  
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澤邑居園閭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或馬四百正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或馬四千正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  
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或馬四  
萬正兵車萬乘或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文素具公羊用  
田賦何休註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黃何休謂公侯方百里若用  
十井為一乘則不合諸經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縣五縣為遂計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六

書院藏本

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此舉進出兵之法也  
故曰凡起徒役無適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矣  
只是推而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鄙四鄙為甸然後出長轅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可謂  
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都鄙以十為數是長  
連排井井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中自是不同同則都  
鄙用貢法最十夫治溝底是十方的是百長底是千方的是  
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都鄙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  
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唯提則用之此乃役之  
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出四正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  
者以徵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鄉五伍之後變五為四四鄉四  
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也如曰  
制井井者此井人之說不可行也天子六鄉故有六軍都鄙  
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里也  
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大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

也下文仁施於義義施於君此對君而言之故單言義亦通。以  
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請侯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  
取十之一得百乘諸侯百乘請采五十之一得五十里諸侯五十里  
百里者百乘之家國地方三百一十里內有百里者方  
百里者十乘之家國地方百里者五十里者十乘之家國  
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  
謝氏萬乘之家國地方千里者百乘之家國此以君十  
卿大夫數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  
視侯則方百里者百乘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家國當三百  
六里有時百乘之家國當方百里矣諸侯之采地未定是  
之大也諸君不可以辭也。意謂諸侯之采地凡出車一乘則  
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日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  
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簡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  
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日重車牛十二頭故家  
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總及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安世理氏  
按舊說兵車乘車七十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陳五長  
大率若五人共治恐於諸事兵事不便故兵車一乘雖止用七

分定不然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擯上之所有不已  
也於是發私之事與共害有不可勝計者故重言之曰玉何必  
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  
利則利亦未利之勢至於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而已  
矣衆引路史內之采邑云周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  
之采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諸侯以事其上則至於  
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  
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爲諸侯矣所謂內  
諸侯也。萬乘之家國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  
王之見獄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注分明謂天子之公卿  
豈本萬乘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  
輕疑妄議。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有兩端必乎。我大  
學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  
不廢又足申萬乘之國其君四句。王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是取之於臣民所謂利下益上也大大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是取之於臣民所謂利下益上也大大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是取之於臣民所謂利下益上也大大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曰武王戎車三百兩廣實三百人孔傳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孔疏云孔傳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唯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於邦國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發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陸敵對戰而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若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既無不得運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疏七十二人先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試觀路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將百夫長數混為此說夫孔氏謂虎賁三百人既兵車所載之長雖未知其數然與否而其謂臨戰一車百人則似有理蓋愚者疑百人為卒屬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上 書院藏本

之卒長而每乘止七十五人蓋卒長所統尚少二十五人也五百人為旅每旅得六乘四百五十人則又除五十人不成乘每師得三十三乘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則餘二十五人不乘乘每乘得一百六十六乘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人則餘二十五人不乘乘陳氏謂齊師兵車一乘七十五人一卒所餘二十五人當在後追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此二十五人為一車而其所餘五十人又在後卒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云云夫古人軍制不應如此紛紛擾擾今得孔疏臨戰每車百人不得復足釋此疑矣但孔疏謂兵既至臨時配割分敵其人不復還屬本車亦似勞擾竊思若每車果用百人以戰則先王當日何不竟酌定若干井出車一乘士卒百人而乃於兵之時則以七十五人為乘至臨戰之時方以百人為乘是亦不可解也左傳叙城濮之戰以晉車七百乘繫於結明將見之下正是臨陣對敵時而杜預乃指為五萬二千五百人則何以七十五人為乘也蓋賈誼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晉電而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諸於將帥克以八百乘伐晉治兵邦府里車四千乘皆是臨陣對敵時而賈誼士卒之數皆以七十五人計算則所謂臨戰每車百人者又未可知果然不也又按季通

謂兵車一乘雖用七十五人而特重車在後者又二十五人共百人詩傳用其說而安城劉氏薛士龍項安世皆道晉從之然其說又與孔疏所謂臨戰每車百人者之說不同蓋孔疏謂百人皆用以戰且止是一車而詩傳及諸家說則謂七十五人將車以戰二十五人特重車在後不戰不可謂為一法也○篇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裝束其勉勵者註云馬人戰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塗口余車於日胡奴車周曰編蓋一乘二斤一鑿一裡一編蓋加二版二乘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後服十八人而後日編蓋以其載重福重恩謂此條謂蓋蓋斤鑿之屬景氏謂以謂重車載衣裝糧其爲物不同然要之是載編重者即謂爲一法可也但其人數又復不詳可謂可疑○又按載一休檢向書孔疏無之註錄云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用兵三六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糧糈戈甲衣裝見七書朱子曰未嘗謂見向書也○又按甲馬曰正甲字原文作用季通曰此節只向後利之心而以仁義之自利變轉便使人知其所在仁義而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上 書院藏本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若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宋田仁者人也受而受其利於事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利則事君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源疏氏仁義人心之固有者人若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而不待外求而強為之也賈誼謂西人姓有五仁義爲先人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若躬行爲義者上安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皆上之人求利而後下者求利而





宋王在靈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鳴王在靈沼於勿魚躍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  
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  
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  
不有囿音鳥所以城囿中有沼也應允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濯濯肥澤貌鶴鳴潔白貌於歡美辭勿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

五華集訂大全

梁惠王上

七

書院藏本

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詩傳國之有臺  
也雙臺也民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宋魯無臺臺  
而樂則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違  
而樂則與民同樂之作所以使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  
有囿囿中有沼以遊觀爾七十里之闊所以供四時之田講  
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習焉雖免者其之不吝不虞此在郊之  
外者也靈臺之阻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雖  
覺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都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  
九十有六明年即遷田獵之圖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闊  
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樂之常制也靈臺魚鼈各得  
其所風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明在字而不文魚鹿  
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焉且如是而人可知矣  
左傳云秦穆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北晉侯周之

故臺也觀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怡悅之  
政是也亦不必兼言勿亟之命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  
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勿亟以勿亟而庶民亦自亟也以見其  
得民樂之意耳王辰會諸侯於成周之政素手於治政之  
日勿亟之命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成民勿亟為偕樂之信然  
則當時倘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論勿亟亦是愛民  
臨則何不可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  
發揮其義不日成之成之也又迫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  
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亟也所以不日成  
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  
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於歡美辭此  
乃是民樂之辭與上文應鹿同皆民樂文王之所有不可謂文  
王自歡美也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包謂  
其臺曰靈臺以下則歸諸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  
指文王而言引存疑說皆然然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為  
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許東陽謂因魚鳥上  
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只是民樂其樂意與註云  
庶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正是以臺池之樂俗民說統云備樂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太

書院藏本

平日治政之政說在武書口問百詩四書釋地謂文囿即靈囿  
在豐而不在此其說見文王之圖章范紫登曰重歡樂一句蓋  
臺二句是因歡樂而加以美名樂其句是因歡樂而及其所有  
屬聯候曰庶民攻之便是以民力為臺為沼不日成之庶民子  
來便是而民歡樂之王在二段便是樂有麋鹿魚鼈謂其益二  
句即在其中此是文王能樂處釋詩只是抉出與民偕樂見所  
以能樂之故耳

湯誓曰時日喪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音鳥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  
名時是也日指夏桀也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



九  
書院藏本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三  
豐院藏本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鼓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弭其  
 民患。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  
 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  
 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屬源輔氏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雖無所開。發粟之事。然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養民。以辟災異。豐稟。賑斯民。兵以鼓進。以  
 金退。亦大約言之。則禮大司馬辨設旗制。錢之用。大抵銅錢。其

退。歸。衆。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鼓。退。歸。大。歸。也。歸。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鼓。如。鈴。而。鳴。之。衆。引。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此。且。未。追。告。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病。起。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徵。民。如。多。惟。在。行。王。道。耳。故。下。二。節。遂。言。王。道。李。注。謂。舊。引。謂。故。字。非。虛。指。故。上。而。言。愚。謂。之。字。指。戰。士。故。字。仍。虛。謂。擊。鼓。以。進。其。戰。士。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苦。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音。音。升。音。音。鳥。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

五。華。集。訂。大。全。 二。五。 梁。惠。王。上。 主。 書。院。藏。本。

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滂。沓。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漁。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道。之。始。○守。甸。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正。服。北。服。車。之。材。也。李。注。謂。也。服。與。邦。宜。用。材。向。未。初。也。今。武。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道。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其。餘。於。萬。民。○禮。記。王。制。朝。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始。化。爲。屬。然。後。

設。罰。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禮。記。王。制。朝。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始。化。爲。屬。然。後。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舉。所。欲。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爲。王。道。之。始。也。○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道。之。始。○守。甸。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正。服。北。服。車。之。材。也。李。注。謂。也。服。與。邦。宜。用。材。向。未。初。也。今。武。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道。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其。餘。於。萬。民。○禮。記。王。制。朝。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始。化。爲。屬。然。後。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主。 書。院。藏。本。

看。考。地。勢。自。然。者。也。是。人。所。聚。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斧。斤。有。別。買。治。安。策。曰。至。於。龍。神。之。所。非。斤。而。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分。○風。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爲。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多。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爲。本。○當。法。制。未。備。時。且。要。安。梓。吾。民。使。得。其。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流。散。所。以。爲。王。道。之。始。○禮。記。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道。之。始。○守。甸。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正。服。北。服。車。之。材。也。李。注。謂。也。服。與。邦。宜。用。材。向。未。初。也。今。武。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道。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其。餘。於。萬。民。○禮。記。王。制。朝。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始。化。爲。屬。然。後。

醫院藏本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縗。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

醫院本部

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史記秦祀始皇三十  
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威亂黔首黔首無頭也○漢書食貨  
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豆藿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  
蔬殖於陂塘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織紉則五十可以衣帛  
冬民氾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  
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  
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  
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纓纓已歲新穀已入歲事已畢  
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  
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矩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食事上老  
平則坐於右塾庶老生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見之背應行朋友不相踰也又併重在  
分錫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禮記說文圖里也爾雅曰門  
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上老平明生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從固食食之曰里胥平旦生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蓋古者  
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座老於此所以教之乎○周  
禮有鄉長於此所以教之鄉也○朱子問曰魚鼈不可勝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禮

禮記

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飽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  
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養之者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  
以食之矣國氏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  
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養  
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  
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於邑也○古以百步為  
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界謂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壟封植之界也○爾謂張氏衣帛食肉必曰  
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  
子孫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  
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特庠序  
而後教也○山金氏古者六尺為步百步為畝一夫一婦受田  
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十畝為一井  
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  
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  
古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其長六尺是為一畝若以今  
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六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  
步新法陳氏極其成相總言田桑養法事以左右民教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美

書院藏本

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  
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教耳本意非以此為品節也觀上條註有  
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養得品節了矣或以五畝百畝為  
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為品節亦非也○特節之節與下條  
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旬只與五  
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特節愛養之  
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耳○蓋法制品節之詳  
所以極其成相相之道也存疑必五十然後衣帛未五十所衣  
者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季  
世想三代時未有也○老者衣帛食肉民不饑不寒內含教  
養之意○雞豚狗彘之畜即所以左右其民輔氏陳氏以輔相富  
養也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說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國  
體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具  
細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養蠶曲終則收斂者蠶於  
庠序之外私心為學願附教者願伏於庠序之中教者願於  
使俗失世則附於庠序在人材士習一際而使生心善教則  
在國家○申其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之教

檢制也。卒，餓死人也。發，發倉庫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徇義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言王道即上文所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魯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

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宋子孔子傳周。孟子不傳周。如公費。夏。葛。仇。食。渴。飲。時。提。之。宜。異。爾。齊。桓。宋。子。文。襄。李。公。常。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肖。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特。孟。子。惡。謂。周。以。失。道。衰。微。沒。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孟。子。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其。舉。手。於。已。建。之。衰。以。而。使。新。民。生。蒙。其。福。無。已。哉。卓。南。田。天。明。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明。達。於。上。下。教。卓。有。土。知。必。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余。隱。之。只。以。受。祿。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說。焉。中。而。所。謂。以。孝。弟。率。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蓋。率。

五華集訂大全  
上元 梁惠王上  
天 書院藏本

胡氏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王道不出農桑牧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面。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勒破此義。蒙引何說。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非死也。今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死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蓋先王在上。教習不入斧斤。以時於此。尚為之制。惟恐民用之不然。且又必五十然後衣帛。七十然後食肉。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過用。而無節。況於狗彘。其肯使食人之食乎。此句上面須照註。以悲王不能制民之產一句說起。初觀惠王之問。似無罪。蓋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內。就其地是。既歸罪於歲。以為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者天賦下民而奪之。歲人方終莫如之何耳。初讀程梁河內。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粟豈有

登倉廩以賑飢民此是救荒急者出堯王道之大至況本是  
民間之粟不消稍爲轉移奈何遂自謂爲盡心而望民之加  
多於鄰國耶是真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豈知王道之大正不  
藉此轉移之區區者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

書院藏本

帛食肉黎民不怨不美王道之成也盡心於此則豐年饑歲總可無憂天下之民行皆趨賢而至矣不然者家無積儲民有菜色則隸吾下者且將散而之鄰國耳而徒歸罪於歲凶無益也見龍記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發說承教還有求教之意不是承上  
文之教也。梁惠王困孟子之言而有  
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玉政。宜罪己而己。而不宜罪歲凶。大子  
此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  
以承教。夫子幸  
盡言而無隱也。

以承教夫子幸  
盡言而無隱也

子對曰殺人以槌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槌徒直反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白廬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新安陳氏此因前章御鏡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卽以虐政殺人也詩數菴曰天地生則止有此數益乎上者必損乎下國用所出無非民力後於國者必病於民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辜獸而食人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懷引）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

民之事作備一節及  
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省院藏本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傾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

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

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

葬孔子猶惡之況貧民餓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

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

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書院藏本

率獸食人而使民餓而死以政殺人者較之梟與刃面殆有甚焉爲民父母者固如是乎衆人而用聖人猶且惡之殘民以送者不仁極矣其終能晏然於上也哉 見龍記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二

千坪岡其平盤礫之以歸來魏惠王恐使使訶河西之地

書院藏本

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杜國昭陽樂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郛源韓氏惠王之志疑若謂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食則失之饒事既如此殆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層發其伎敗而欲爲死者一酒之此正如臣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耳豈有君人之善哉知所謂大勇之理哉蓋別不可謂死者爲太子內亦不可謂其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圖書釋鈔又據孫臏傳臏告諸侯齊將使田忌將而魏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事既已過而西矣時魏雖未徙大梁要其一都會葵攻其所必救也龐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梁西南六十里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曾按與圖窮口夜思之乃知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之誤夫退而東者請敵之計也蓋從魏地第一口退爲十萬壺二日退爲五萬壺三日退爲三萬壺以見士卒敗亡畧盡涓見之果大喜倍日俱行遂之又已入敵境矣臏生阿鄆之間熟其山川形勢濶州野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縣野城今齊入濮州卽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



誘之於此始可萬集耳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而制此句但以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爲號都不知齊與魏兩郡相去幾二千里千里之間人希有得利者齊雖強事取之途河渡陸孤軍無糧腹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柱之役仍皆大梁字而易號都者不知兵者也。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梁國也當時魏全有河西之地故戰於此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惠王三十一年辛巳魏河西之地故於秦以和者非數畝也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至安邑北指東西至固可接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突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接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突已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鄭延縣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即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之地又即秦秦長城以界秦者蓋失之矣自是而魏河西之地又即秦秦日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不信然乎使魏當日常得吳起其人者守於此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南屏於楚事本不可考誠宜則疑雖秦魏亦然註乃以楚世家漢王六年昭陽侯魏襄陵得八邑事當之按此即魏世家所謂楚敗我襄陵乃襄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孟

書院藏本

十二年事當客出白惠王口或曰綱目通鑑並以襄之年併於惠之下爲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通梁與王問各的在乙酉王豈非梁及十三年後事乎。梁府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范紫雲曰晉國二句敘先世之盛東敗四句敘今日之衰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梁引地方百里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知乃是海內之地於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梁引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項復替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關底都末了是何等規模何等議論。梁引能行仁政透下不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梯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使反斂易皆去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梁引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梁引魏地迫近於秦成無慮曰孟子之言似若容易然自是響應如此蓋當時之人焦然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見速效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搗至函谷關可見慶源稱氏仁政在秦民而已省刑罰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斂則民不至有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而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梁引陳氏省刑罰則不戢民生薄斂則民得養生所以爲仁政之大目。梁引仁政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日然仁政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孟

書院藏本

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韓氏以梁魏易爲薄斂所致孝梯忠信爲省刑所致不是。○尊君親上屬本文可使制挺出出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指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強可或曰不分爲是孟子子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梯孝梯獨不用忠信字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事長上亦可謂之弟乎然則不啻不分矣但孝梯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據大學章有君之事君之孝有孝之弟則孝梯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亦可。○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亦不用制挺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言不用制挺則文之言存。梁引省刑罰以刑當其罪便是不是人罪當死都有下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出事先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梯忠信不分者是說也。○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得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服雖是耕耨之職正是刑罰所寬之日也蓋煩刑廣征民皆重足而立矣。○四國諸侯省刑罰七旬半惟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

書防集

妻子離散

\_\_\_\_\_

書院藏本

七篇之書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名赫。新安魏氏按通鑑。懷王二年壬寅。襄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

乎定對曰定於一。孟子曰。天下之歸於水也。猶於水也。

諸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豈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

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謂中者

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必

作威而自可畏之。威矣。問言之急遽。亦何義。曰。民之六五

以中正。而後有服。而民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

言輕。以疾然。則言與貌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亦以

深部外之若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  
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逝。如其所趨。矣。當時孟子其言深  
排易得。幸情忠信。則可以制。而後秦亡。不過絕於楊。卒新木之  
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秦亡。不過絕於楊。卒新木之  
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選  
報。怨。私欲也。行仁教。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  
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  
報。敗亡常必由此。此章亦所以得人欲。據天理也。說統通章。總  
以百里可王。句為王。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百里可王。句為  
而精。神。神。折。處。全。在。眼。目。二。字。上。體。註。兩。仁。亦。敵。兩。暴。亦。敵。以  
仁。制。暴。則。無。敵。注。武。曹。曰。惟。其。仁。者。無。敵。是。以。百。里。可。王。勿。疑  
仁。者。無。敵。之。言。即。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淺。說。折。而。二。之。過。矣  
通。章。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下。三。節。正。指。出。仁。者。無。敵。處。以。明  
百。里。所。以。可。王。之。故。也。施。仁。政。一。節。乃。是。無。敵。之。本。故。此  
節。最。重。四。節。五。節。將。不。仁。者。反。照。而。仁。者。之。無。敵。愈。見。百。里  
之。可。王。亦。愈。見。故。第。三。節。固。重。而。四。五。兩。節。亦。不。得。略。過。武  
曹。之。論。良。是。而。用。地。盤。所。引。之。後。說。亦。未。可。為。非。也。但。不  
得。反。重。不。仁。一。邊。而。看。輕。王。如。施。仁。政。一。節。耳。見。龍。記

自省可也。問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言其君之失。如  
此。何。取。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  
賓。歸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  
是。不。復。久。於。梁。邪。新。安。陳。氏。左。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  
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  
威。也。新。安。陳。氏。德。存。於。中。客。貌。辭。氣。乃。德。之。符。豈。可。以。於。中。者  
而。施。鋒。銳。乎。定。淺。說。云。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後。定  
也。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地。說。似。未。是。但。武。王。曰  
二。說。可  
兼。用。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新。安。陳。氏。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  
嗜。甘。也。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教。之。範

。必。由。力。然。然。一。之。所。歸。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者。得。焉。則。選  
向。力。而。未。始。不。以。德。收。矣。新。安。陳。氏。曰。定。於。一。亦。有。力。能。合。之。者  
泰。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其。不。嗜。殺。人。者。不。能。一。矣  
。許。多。仁。政。只。不。嗜。殺。三。字。括。之。充。之。而。足。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王。道。之。精。微。不。外。乎。此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

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

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肯

音勅由富作舊古  
字借用後多誤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篇以周月油然雲盛貌沛然雨  
盛貌淳然與起貌無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傾頤也。蓋好  
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人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  
不以爲近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  
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  
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  
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賈誼補氏不嗜殺  
之辨以見理勢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堯 書院藏本

當然非有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天下  
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樂散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  
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嗜殺人欲之虞虛也  
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蓋人欲存天理也。蓋王正月陽  
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早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陰妻下歲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十月也。愚按朱子之說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  
正朔也。語錄云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  
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故改從建寅又曰夫  
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答吳晦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台  
用時王之月愚按前語明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春也後語明  
春王正月之正爲周之月也皆朱子晚年之定論也。朱子於  
孟子集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義  
兼言夏正則正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其門人於書之  
集傳亦兼蓋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未暇更定而  
歸一於書則屬之秦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故今因朱  
子之說更定而補之。或又曰朱子語錄嘗以春王正月爲子  
古不決之疑今乃以爲無疑何也曰朱子之於論孟先有精義

有或問其後始專用功於集註論語爲政以德章曉始改定而  
大學誠意章直改至於絕筆故朱子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  
看或問而語錄之書乃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門人義集而  
爲編者多早臨中年未定之論蓋喪德速貧與欲速朽者聖人  
有爲之言也。予觀此意朱子亦辨之於中庸或問而愚所引三條  
乃朱子晚年定論此愚所以不敢從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  
說亦朱子之說也。或又曰夫子既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故春秋  
以夏時冠周月而於此微之以立義其說不亦善乎。曰若如是  
說則是夫子未修春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於元年之下正  
月之上已書爲冬而不爲春矣。至夫子修春秋見周十二月之  
不可爲春也乃始改冬爲春而以之冠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  
之一字不可書於繼以首年而夫子則入必不取周之正朔焉  
既辨之於前矣。又况考之周官則周之正歲實用夏時者特以  
授時田疇爲要者不惟不用夏時故但以夏時行事而其時  
與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本之改也。今皆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  
夫子既已改周之制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  
一字加於其上名爲春而不知其非春也。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  
法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顏子者俟其得時得位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堯 書院藏本

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  
之言曰非天子不制禮既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起一王  
之時制又言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得比而同之也。然則此  
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早則  
而猶矣。二句因襄王不睦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說之  
如此。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  
望與歸與歸與歸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也。得民心之向慕  
以苗之祥與於久旱之雲雨。當民之樂歸於不嗜殺人者存疑  
定者則國息乎。干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然後  
定也。蓋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相容而起爭天下。一統則天  
下之政出於一無敵爭也。孰能一之。言列國雖均力能莫能相  
向誰能受除孽雄收其土地合天下於一也。孰能與之言列國  
之民各歸其主各盡地而守孰能通其君而與我者也。天下莫  
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與我其君不能禁也。故曰沛然  
孰能禦之。猶謂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列國視之皆能殺人不但  
操刃也。望以心言歸以身言說。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  
字。然要得久早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意。苗之祥然而與從大  
旱來民之引領而望從嗜殺來所謂天下蒙福與王之責也。淵

見襄王之言都在既見後語人處一一發出蓋欲下望之二句斷語遂另設一局陣國策文時有此章法○秦漢以後千百世廢興成敗之故被孟子定於一及不嗜殺人能一之二句斷盡非大聖大賢豈能有此至論卓識○徐氏云人豈有嗜殺人之理只是嗜利嗜欲遂不得不殺人耳其論自正然嘗觀朱梁黃巢張獻忠等一刻不殺人則其心不快可見原有天性嗜殺者其故不可解也 見龍記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書院藏本

侯者田和始鑿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爲宣王田氏周宣王二十七年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田氏周法善問周達曰宣釐田氏周齊王新授在大猷二字故開口便闢桓文則下文辟土應朝秦楚波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得其真心興兵構怨以戕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王伯之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棄之季安瀾曰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一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一見梁惠而爭讓利之分一見齊宣而嚴王霸之辨非仲尼之徒之傳者則不以是此開篇大指也韓愈言孟子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可謂領其要者

季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導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

王天下之道管子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體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  
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朱子無道桓文之  
事學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天下則誰  
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龜山楊氏齊宣王見孟子  
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  
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荒  
而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窳盪故曰無以則王乎范氏按論語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  
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若盧王氏春秋  
賸五霸迭興桓文爲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  
桓文周之東遷敗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

書院藏本

於此勃然而興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廣決之條內含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召臣之義至於今不降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春秋然其筆力是先仁義爲後知救那封衛養亂爲功伐衛狄牧陟罪取勝扶天子而令諸侯攘諸侯以伐諸侯此非其罪然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法網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旨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深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義亦至美之盡也西山真氏孟子後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

安氏氏弟子名仲舒西漢臨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誦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謀力而後仁義也

荀子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大註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四書講義餘下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修已治人之道故著稱之其禍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途各有明處



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此在孟子開導齊宣則云。然耳。若  
在聖人自能遠慮。而見之亦不至以其取勝而改用羊也。  
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理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  
時。所謂食以時。則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  
如每見每易。則於道存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  
○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曰。臣固知  
王之不忍了。又何消解制蓋孟子之意。只答得齊王。所以孟子  
擴充之。今齊王路不見有祭議之意。只管答得齊王。所以孟子  
又說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云云。存心齊王當時。雖云不能  
保民。然心非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隱之心。非但見牛而已。  
止是為物蔽。隨發隨止。不能擴充此心耳。然孟子不言民而言  
牛者。姑就齊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之。所謂用其所以明而通其  
所蔽也。○既曰是心足以王。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說以小  
易大。彼惡如之。又說牛羊何擇。此是孟子機。顯見義欲轉齊  
王。處善欲使。轉惡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  
故。見牛未見羊。而已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意味了。故用百  
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而自悟無齊齊  
五華錄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卷 書院藏本

民者此進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遷推之。以仁民愛物。此順而推  
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真推內兼  
有順逆二項。愚謂此當以南軒之說為當。玩他人有心節語云。  
然猶未知及其本而推之。存疑謂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反諸其  
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可見只有順而推之之法。若所謂  
由愛物之仁。而反而推其所以親親仁民者。只是說因其愛物  
使知此心。不從外得。親親仁民皆同此心。南軒所謂因其愛物  
之端。可以知仁民之理。是具乃是察識中事。未可云逆而推之  
也。黃際飛曰。此初段雖是微難。而旋解之下。文又全難。之無傷  
於乃明解之。范紫登曰。要形容是心。隱隱動發。有火然泉達光  
景。方得。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雖若  
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  
也。○梁氏曰。梁惠王不忍。朱子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此婦人  
因德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  
之殺。雖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  
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  
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陳氏謂之小不忍  
云者。不忍之念。發於小。常人之所以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  
不忍。正指孟子知王不  
忍。句非徒述自己前言。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梁氏曰。梁惠王不忍。朱子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此婦人  
因德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  
之殺。雖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  
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  
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陳氏謂之小不忍  
云者。不忍之念。發於小。常人之所以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  
不忍。正指孟子知王不  
忍。句非徒述自己前言。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梁氏曰。梁惠王不忍。朱子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此婦人  
因德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  
之殺。雖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  
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  
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陳氏謂之小不忍  
云者。不忍之念。發於小。常人之所以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  
不忍。正指孟子知王不  
忍。句非徒述自己前言。



補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

事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蓋孟子之意王既無講學之功不

之。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

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上言因知王之不忍下言彼

惡知之。蓋直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

以知與惡知對說。謂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

泯。但時以發而不自覺而不能充之耳。故惟君子為能知之。衆

人不。能知也。是皆王之心。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此擴

充。目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

勝用矣。蓋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

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

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設以小人

易大。注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孟子古

人文字。意在筆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弄一難也。宋程聖曰

天句。雖有自傷。先景下文。解之。上三句三說。是誠何

自疑非愛而易之。乃自解宜乎。句自疑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

不。自疑一句。總由自疑而然。總是解

說不來。語不得。順而轉折。參差如此。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

不忍。殺雞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

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

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處

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

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孟子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

得去。有甚畫時。宜王見牛。靜靜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

孟子所謂無意。乃後得齊王仁心。發現處。術。謂法之巧者。蓋

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敬妻許了。便道不好。不知天下事

有難處。須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時惻隱之心已發

手中。又見牛。靜靜事。大似在不得已。所以不得。以所不見者。易之。既周旋

得。那事又不抽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

措。置便抽過了。這不忍之心。這不得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窮。不暴殄。既足以盡

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

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

而忍以無辜殺之。哉。朱子。交樂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

合。齊王推其平日存養之功。是以發見者。明而擴充。達大也。

孟子。謂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

問者。必遠庖廚。乃所以預養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

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生。見也

孟子言此。以見宜王之初。必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

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國朝胡氏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

亦不至見其開聲以爲淨之心者蓋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  
之術也蓋王之以半易牛其所處正與君子時合故曰是乃仁  
術也蓋不忍一牛是仁而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爲所勝所妨  
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爲得全則不忍一牛之心而一牛若半則  
牛未見半勿平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未見半勿平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又有一篇不忍出於國書講義要引齊宣王不忍之心而百姓  
上可被反就肉雖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義理到了即成  
慈悲平等之理固無餘餘則云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經緯  
仁者合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必所發  
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按此術字雖要緊然却不重  
在術上只在地見術正所以全其仁無傷於仁也可以見王之此  
心本無不善○蓋引云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可言故曰  
理而已蓋理素具於心隨感而發者也按蒙引太拘集註所以  
上言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隨註此而正解牛羊何擇重  
見牛未見半句就無回日遠意則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  
謂仁術也王以半易牛便是此意余思曠曰非慈惠之畜已  
甚此中必不能無有所謂非獨但之流行既廣此時必不能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兗

書院藏本

有所得蓋介子曰登徒也時疑是以告仁遠處亦疑也  
禮正所以通百仁王反票曰是乃仁術也然則出而後以見  
牛未見半句點明題意全在此處蓋際此仁術空際正於下  
句見其仁術二句解齊王之疑已畢此指有事時說君子以下  
又是一意指無事時說則時侯曰君子惟不忍見死聞聲而雷  
用之禮又不可變遠處所以全其不忍之心也齊王以半易  
牛而正如此故孟子以此開導之不足  
故曰莫誘之語是乃是喚醒指點語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說音悅引七本反慶待  
治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  
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難行之及反而求之則  
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感然有動於中當  
時不忍之慈惠然而形諸辭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  
意無不盡見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得也向非孟子  
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之術固亦何能使宣王前  
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  
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  
之說曉切之雲舉胡氏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  
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  
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是足以上一句相照應蓋引天子言  
之專指仁術一條○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  
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  
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舉斯心加諸彼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所謂反其本  
而推之也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  
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也齊  
王初未知如此故孟子故孟子又舉孝以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手

書院藏本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良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斯之不  
過就無了今有戚戚而前日之心復動可知此心原是吾固有  
成不從外得也求知反本而推之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  
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  
民愛物也南軒謂非使之以具愛物者及人善使之因愛物以  
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仁民而愛物也張  
謫曰齊王曰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故孟子見牛未見  
半一句打動說解尤覺宛然在口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正武  
清曰自此以下四皆教之擴充然兩篇何與及王前慶之水  
是使之察識蓋不能擴充正爲不能察識故說擴充仍帶察識  
也說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  
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斯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良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斯之不

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  
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  
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  
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  
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爾軒愛氏親視而仁民仁  
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  
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繼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流梁惠王上

至

書院藏本

思於民者有以愛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  
以知大仁之理素具其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  
者固可得也蓋源輔氏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  
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  
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爾聽  
其自便事過便休若夫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  
所以易者且以凡人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  
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  
傷則其勢便其事難自若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滋鳥獸魚鼈  
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  
處之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於其勢遠而事難者尚能有以及  
之使以是心施於勢近而事易同類而相親者所謂保民而王  
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變章氏註惻隱之發是就心  
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實上說變章氏今  
思是以爲尚欲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  
切乃是一大意文意緊聚處下又以此二句再難得最緊之王  
能其後日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

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指之耳衆引用思與推思  
則有次第。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存疑蓋王不知是心足王  
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足王者在  
於擴充非謂止愛一牛便是致王也老老幼幼以及人老幼舉  
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爲即擴充之說也然不合下直說卻有  
見與斯察秋毫之端不爲與不能之說者蓋王思及會則於  
百姓則所愛爲今思是以爲尚欲而功不至於百姓此等又差  
異了故孟子拿住這一件去講難攻詰他說統用力用明用思  
此用字最好人皆有明自不用耳爲不用思正偏何與  
之故饒元素曰孟子既變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  
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其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  
然而後告以用力處正武衛曰仁術之難易就我之經營上說  
非就彼之成勳上說實際飛曰百鈞四句正仁民愛物之難自  
復者說來則王不許在王自已說又不自知故以獨何與詰之  
爾轉候曰此心思及尚欲之心也不知何以合於王便是功不  
至於百姓所謂難其所易易其所難也王意以爲不能孟子以爲不爲語意緊與上何也對針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流梁惠王上

至

書院藏本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  
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  
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語主聲爲長之爲去  
聲長上聲折之古反  
形狀也挾以服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  
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  
已何難之有察氏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蓋  
本二  
紫登曰末四句兩兩相形全要得鼓舞語氣則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

聲與平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聖  
書院藏本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南軒張氏孟子非使之以其以節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帶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人之骨內本同一氣而生又孝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苦或反此則必有其最失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其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矣西川真氏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雙峯饒氏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同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難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逆之有運於掌與示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

五葉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書院藏本

二則又審是以二字也。○以心對彼而言則尊妻兄弟家邦皆  
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  
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心  
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爲。○故復推本  
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而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  
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題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  
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看。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口。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  
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傳  
功不至於百姓處重詰之而完。到那病痛根源處。○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意當竭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句。方語脉相  
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欲保百姓。惟有於用恩而其序  
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  
○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  
也。國說夫王之不王。固由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弄

書院藏本

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殺勝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攝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斤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條。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

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本求魚  
言必不可得新安陳氏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問桓文  
霸圖事策引必關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關土地  
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  
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范紫登曰孟子亦知王之所欲不在  
聲色嗜好姑先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季僉雲曰小國  
易於兼併而大國難於畏服故既辟土地又要朝秦楚然猶只  
在中國疆域之內故既莅中國  
又必撫四夷乃盡得霸業之盛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爲求者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邾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寬固  
不可以敵衆強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郢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裴氏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裴氏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蓋亦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下。同困勉集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概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堂與秦楚同爲千里耶。顧涇陽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之辭。孟子卻又說始有善三字。且又把後與二字驚動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三句因疑楚而舉論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若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就範之制音初賢音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古惡與新同延者悅遠

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

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齊張氏行王政

以自利也惟以民附為己任為善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

欲朝秦楚存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

乎公理特出於狡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欲及於濟其私非惟

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

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樂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源氏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力雖

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

之也先無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樂自爾馴至矣梁惠王上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惜與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梁惠王上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當有之善心

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

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梁惠王上

心常南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

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

梁惠王上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音計六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音計六

若即仁人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恒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徐廣注曰何足

事係足謂豐凶皆有賴藉故曰何足則曰明君制民之產必合仰事俯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治字為理

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

之義者去聲後皆從此  
職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  
未嘗不相同也。然從彼死下難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  
其所制之產而立爲厚氣之法耳。各爲制產民且爲產所累矣。  
安得謂之恆產。恆心只是一箇虛而告之則曰  
善實而告之則曰禮義處義要對放僻邪後說

王欲行之則盡反其本矣

盡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則安  
則盡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發政施仁是所以  
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蓋引此反其  
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如孝弟爲仁之本一  
般都只是仁中之事。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也。陳大士曰天下  
之本夫豈一治大哉不可以力乎也。於是又有本計焉而王之  
反之知不在外也。仁取不可以虛願也。於是又有本計焉而九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梁惠王上

奎書院藏本

微王之反也  
知其不難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須臾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  
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  
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勤

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

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而  
張氏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引之爲道  
辭。其不過至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  
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何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  
災則不可又何愛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  
至其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論  
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人欲可  
遏矣。至於論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或謂之則大體之不可不  
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國諸侯其失止在此。故闢之不可不  
嚴也。至聖胡氏此章其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顯發功則心之  
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无。苟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  
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後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梁惠王上

奎書院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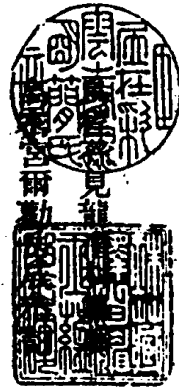
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雖功而能行王道者。此孟子所以  
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然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謹  
庠序之教。序於制曰里教。制書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  
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雖意不是教  
養平說。故釋之曰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求良獨提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不承取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  
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興矣。況老者衣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  
以養之。故老者得安於衣食。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  
聖賢語話自活潑然亦不至有晦焉。或舉直以見銓或提此以  
該彼。不如後人文字細着格子做。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  
人之老幼而通天下於掌者也。此一。章當疊疊看。影初出一  
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已。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  
是心足。以玉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  
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  
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狗彘之畜可以食肉。庠序  
孝弟。雖曰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一。章看通是說  
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又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辭故孟子答之  
 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又引胡說之言而曰是心是王及  
 明是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舉斯加彼通是易得意  
 思至百數田五畝宅而不王者未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者豈不信哉存疑過章主意在是心是王一句是就齊王見  
 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  
 心是王的道理老吾老一條是答他所請是心是王者在舉斯  
 心加諸彼耳即註所謂雖而充之也五畝之宅一條乃舉斯加  
 彼實事實註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遂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  
 上極心耳○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是王是斥窮崇王而  
 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旨不忍二字乃是保  
 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庠序是教王以察議次段至善推所為是  
 啓王以擴充次段至能禦之是攝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末大  
 欲發其端而張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是保民之實政○五  
 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  
 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  
 足以及事父母可以無缺正與備足以及養子應庠序一段正  
 與驅而之善民養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幼  
 功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  
 者之大道此對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困勉錄  
 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  
 以保民而王由不為也○黃際稔曰前  
 五畝節與盡心說此節與推恩說  
 宣王之問在桓文而美而其心則在於國王下文所謂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是也故孟子即以王動之王之  
 道在保民保民而王句是通章主理然保民處又全在不忍  
 之心故因連率牛一事而曰是心是王矣持是心也易發  
 而亦易隱無以察議之則有是心而不見無以擴充之則  
 有是心而不能推思以及百姓者則求大欲之念蔽之也夫求  
 大欲本以國王而詎知與兵構怨適足以取敗則何不反其  
 本而發政施仁發政施仁之本何在則制民之產而已迨至  
 養民教民而百姓皆衣帛食肉皆不飢不寒然後吾之思  
 無不推而不忍之心充之無不盡庶幾不傷保民之主而以  
 之役下自等所械之易矣通章大旨如此○然而不王二句

正應轉章首王字並對針德何如何○要註分爲五段亦有  
 作四段六段看者安漢又分作前後兩段大段說難各異而於  
 理皆通  
 見說記  
 乙未四月九日才讀完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二

廣章張允隨時齋鑒定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一、二章皆言齊宣王問樂三章言交隣之道四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武征伐九章言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使燕二章言齊王皆謂武而民伐罪之意勝三章交隣之道十六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梁惠王下

書

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見也莊暴見孟子特地來見也齊國其庶幾乎言可王也非謂只能治其國有以前止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為疑者非是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三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樂運發之序是未有以對不得所以對也何樂何如問有害於治否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王語暴以好樂蓋指及所陷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云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下直言之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蒙引范氏云其實今樂古樂何古今之異耳賈說時不愛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卻入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篇鼓管等古樂也是這篇鼓管等今樂也可以為樂言樂也可以為樂言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許敬菴曰古之音與今之音雖有節奏不齊其生於人心而為愛樂之感者無異古之客與今之客雖有般北不同其本乎政事而關理亂之懷者不殊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就樂曰不若與眾蒙引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鼓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蒙引可得聞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乎非欲聞今樂猶古樂也依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新義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梁惠王下

二

書院藏本

名往焉樂免者社為亦不必有樂字而自合操擊意在俗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眾樂如何為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位滿堂之人必為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其乎後說與人樂樂目說與人鼓樂以為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眾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翼莊此節只以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樂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氏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答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貴際飛曰孟子子從好樂上拈出樂字漸漸引到民同樂上非正言音樂臣請為王言樂為去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壘聚也頽頽也人憂  
戚則憂其頽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  
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按陳氏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  
也。趙氏應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備音樂趙氏春  
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莊初羽爲旌王者  
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旂之數有全羽析羽焉云全羽析  
羽直有羽而無帛儀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諸書  
之義互文耳古文云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壘成文謂之音以  
蓋其心原有憂樂之具按國王之樂而憂樂之客亦隨之舉事

書院藏本

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強人所作以音度  
手聲者固難斷禮書云周禮司常掌九旂之物名王則日月爲  
常諸侯則交龍爲旂孤卿則通帛爲旂大夫士則雜帛爲旂  
都則熊虎爲旂州里則鳥雉爲旂縣鄙則龍蛇爲旂全羽爲旂  
析羽爲旂然熊虎爲旂而九旂亦謂之旂經傳凡言旂旂是也  
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  
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禮記天子滿大旂是也析羽爲  
旂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旂案記龍旂天子之旂是也亦  
猶五清皆謂之清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又云于首  
羽以旂旂首注以旂則羽旂所以爲旂旂也旂皆有羽旂而全  
羽之義析羽之旂又與夫雉旂首異矣按禮書則旂旂二字在  
九旂中本有專指若大纛言之則旂指千首之羽旂指畫帛又  
衆旂可以該旂舉旂可以該旂故註曰羽旂旂屬蓋  
旂總名羽旂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便者）  
無疾民惟恐吾不友（樂有愛之故其生之意若時日苦喪）  
鼓樂之欲其死矣獨田獵雖非等推類而言之也（樂引木文凡字樂）  
鼓樂田獵面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政蓋田獵  
亦好樂之類也故概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落不煞二字貼說○推零  
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附題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  
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詞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能  
地能鼓樂也曰庶幾日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同答（問）  
序陳曰此兩節俱是設雨飽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餘觀賦曰

醫院藏本

王之鼓樂與民之樂疾首蹙額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同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泉字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額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汪武明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即所謂好樂甚也顧樸槩曰置流澌項尼之婦子於鐘鼓管籥車馬羽旄之旁祇以益其愁思而起其嘆息凝途巷歌舞之老幼於鐘鼓管籥車馬羽旄之中實以端其德意而和其土音何祝麇曰凡言羽籥言管無音韻則吹箏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



芻草也。通薪也。孟子此說其意亦在風齊王耳。若文王之

時亦爲本地矣。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畝禁。豈有君之苑囿。反貌勢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四書釋地三輔黃圖云。秦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二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社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又王常曰。施以與民。終其畝獵。以往但有勅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岐山爭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鄠社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仰其處。四書釋地又載。文王治岐。不遇日澤。梁無禁。距容有囿至七十里。任然者。儻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於豐作璇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沼傍忽而咸。故有三臺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下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一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証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若

上  
下

七、  
習防本

收所以既不知文王之問乃何處圖又於詩雲臺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耳說劉齊王就斜度上說大小孟子有民心上說大小○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若己有之非其大亦忘之也顧開華曰以七十里爲國則大以七十里爲國則小以四十里爲國則小以四十里爲國則大民從而小之大之豈小哉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

大不亦宜乎  
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睡。劉安陽氏前篇謂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溫。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濟天理而已。爾。爾。

是所以掩取命斷者矣地作則以物爲計置之則止其食也  
知誘之入阱陷而取之無固禁嚴小民無知見利易動廉恥出  
沒見而心生竊取之遂爲人所得而低以法禁以其國之有禁且如  
面爲阱也禁引云愚民見麋鹿而逐之豈知其國之有禁且如  
此之最愚竊謂不然夫國之有禁昭示臣民民豈不知特謂民  
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不知耳四書釋義入國問禁此  
句引少錯蓋原文入境問禁境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  
水或泰山皆是入國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  
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河間  
釋地續杜子者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  
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闕之郊白虎通郊何者苟遠郊豈能  
容方四百里之國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  
郊趙氏註御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闕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  
千里之地爲兩郊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爲病集註郊外有闕外  
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闕  
門四闕謂闕同禁後又入國之常然後敢入是孟子自述其制  
慎非先有所畏而後然也禁  
之可畏在殺其康寔二句

上孟 第三

八

園之大小不在規模形勢之廣狹只看民情之愛憎憂喜七  
十里之福而民皆欣欣然而樂仕則雖大本小苑四十里之  
園而民皆望之焉而遠避則雖小亦大矣爲辨國中視與民  
同之者何如哉一國如此其他可知顧開雍文云明王不求  
自便則有在皆德意盛苑則足以生人況乎其深仁厚澤也  
世主專求自利則有在皆虐政盛苑則足以殺人況乎其繁  
刑重斂也語錄  
繁切見龍記

齊宣王問曰父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犬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德昌重音  
有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



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  
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無窮也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詩緇人章詩不珍厥福亦不貲厥問作核族夫行  
尾夷之禮怒亦不貲厥已之禮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  
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  
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  
而奔突厥伏惟其家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  
王之時矣○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句踐與吳兵  
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差越王乃以餘兵五  
千人餘徙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種行頓首曰君王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爲臣  
妻馬妻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句踐欲殺子胥子胥怒解劍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  
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圖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

王獸獸生則言是矣既服而虞尚來其訟之威又非事見夷  
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爲文王事蓋孟子亦云雖不勝敵而  
不損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昆夷之言  
又曰唐虞以上有發見虞氏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發於西戎  
邑於西戎邑於岐其後二百餘年戎狄攻大王大王走於岐山  
後至六國進爲何如○魯哀公十四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  
年越王句踐與范蠡謀吳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伐吳於卑三年吳  
使大子孫雄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吳則  
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耻之  
情在齊宣王則與鄰國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  
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寬洪故能含容人之不恭  
但故能容人之惡而不較○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  
故都是忍小忿而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則  
理之當然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此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  
智者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則當忘勢者之義時勢顯其勢之在人也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則當忘勢者之義時勢顯其勢之在人也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大王事見夷爲小事大事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爲大事  
小矣但大王事見夷在事體當之後昔者大王居邠則爲魯  
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爲昆夷所侵是兩項事存疑詩大  
雅緇人章詩不珍厥福亦不貲厥問本謂大王事注謂文王事  
見詩大雅者其不珍厥福則在大王之時至昆夷侵矣推其原  
矣則在大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梁引曰非以理不較敵也  
不願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是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  
而因可見文王之不忍弱兵戰武耳仇淪杜曰沼與移計出自諸臣在  
句踐全以  
能忍爲得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  
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  
故曰樂天不致遠理故曰畏天包含編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

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慕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周禮補氏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下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坤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雪峯胡氏字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心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無違即其事之之理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集註措詞精微如此○蒙引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氣象規模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周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周以保其國蓋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氣象故周以保天下也且氣象無迹而盡量規

上孟 梁惠王下

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孟子但論道理都帶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之意。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爲宣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於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制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孝經注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況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偏覆無不周備是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保一國之規模亦然。○說王之於事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備覆無不周備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間常懷懷於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對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

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劉莊樂天畏  
天字還是上天但充官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  
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機變統樂天畏天上文事大事小內已含  
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  
之故也因勉錄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  
勢之所不可爲者亦是理所不當爲而理所不當爲者勢上亦  
自行不去故註於首節兼言理勢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  
若論理之勢君子各得其所不計矣阿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  
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德  
小而而不以爲勢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懲勸而厚師之及終  
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  
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  
期以自立如魯鬬與吳之方張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  
治其國家和其人民終焉或興王業或嗣其祚此智之明也儻  
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  
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吳  
省慮曰保天下乃容保之保保一國只保守之意陳浩士曰保  
天下貼太滿侯保其國貼小諸侯俱切交鄰講義克職曰治其

上孟  
梁惠王下

人之宗祀則已保及祖父教其人之百姓則已保及人民含養  
服之小利則已保及內地忘先世之小怨則已保及後人欲樹  
柱曰仁者不忿殺戮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  
泛言容保百姓者非注武誓曰誦顯云使智者當以大事小勝  
也必以大事小與此條不同愚謂此條云智者居大國未必能  
爲仁者之邦極爲有理但以下文無好小勇律之則智者亦是  
能懲小忿者雖謂其亦能以大事小可也語類所云自合四書  
脈謂仁者智者以所處之事異不是兩樣人此卽語類之意○  
樂天畏天者實在能保天下保其國非僅論其氣象規模四字  
須善會故存疑謂保天下之氣象向在保天下上范紫登曰  
智者統說自持所以珍人之愷怒免人之侵陵無隙可乘乃是  
保其國李岱雲曰直從天字溯源便見天下之禍天下之民皆  
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强弱之別仁者安都國與都國君民  
若有些子間隔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字有些子間隔已非樂  
天者矣周聘侯曰樂天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  
體直欲使人各得其所無此疆域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  
宛然天覆地載一版所以有保天下氣象不惟其心體如此其  
事功亦如此畏天者統說自治不但不棄挑太啓實實能治其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五華集計大全  
上孟 梁惠上下

三  
書院藏本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趙氏血氣所  
治之水。暴發隨潮。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  
已。故謂之大。但戰戰兢兢。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着交鄰  
意。不必。○敵。○天。當。指。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洪。武  
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凌海征遼。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  
小勇。○大。字。意。舞。在。下。三。節。然。如。淺。說。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  
當然。發。告。心。之。震。怒。敢。詠。天。下。之。所。當。詠。不。過。象。尺。之。所。畏。避。  
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卻  
不妨。汪。易。仲。曰。安。天。下。之。道。仁。覆。之。智。運。之。而。勇。成。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須詩作倅也。舊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詩皇矣帝聞

大  
也

五華集司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古  
藏院藏本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與  
橫同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之四方。竄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獨行。

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變通歸氏說  
武王於天下也。盡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  
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  
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所以  
天下之亂自任也。變通歸氏書言。說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

舊院藏本

今主亦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主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  
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

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言人君能懲小忿、則

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

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有<sub>レ</sub>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

龜山楊氏人若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

者矣。慶源輔氏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

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也。雙峯饒氏怒得七便是天。怒得

書院藏本

曰夫安民者不以勇止暴竊計亦分作兩截以意小忿養大

勇立解然慙小忿者正所以養大勇而能養大勇者自必懲小忿忘怨一串若徒尚匹夫之勇則必不能以小事大而使

本國之民安必不能以大事小而使異國之民亦安不當怒而怒當怒而反不怒交鄰之道失而與文武之大勇天地懸

臨城見龍記

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則非其上矣樂育洛

唐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司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

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皆當與民同樂。不可使

不待其美不美其美一云此明人言常身口目之不可信

外故曰離宮雲峯閣氏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樂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可又錢氏謂孟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君上之對其辭遜賢者之對其辭奪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王不當以對字言也劉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字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答公孫丑不素餐兮之義註信人君當與民同食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說不足○人君能與民同

上孟  
梁惠王下

七  
書院藏本

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常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翻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有疑註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解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不是解有字紹聞編對曰有者言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四書釋題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是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虞翻補氏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爲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虞引用上句以  
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常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  
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  
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事君則事盡道其國故典以告之良游暢。

近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如是則君以民爲

切於吾之身矣。若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在。緣欲無

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

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爲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而爲君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

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爲君之憂矣。夫樂民之樂。樂不以己而以長國爲樂。以天

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

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憂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國計講藝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以重上以民爲憂樂。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王化之應樂。以天下兩句是過脉。德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替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必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尙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以字文法若云。不以身而以天下耳。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孫歸仲以一人樂天下之樂。樂以天下也以天下樂一人之樂。亦是樂以天下也。幾文起目上四句。若長平說樂以二句是樂通人君。以起下意。非竟申說上文也。其義全在二以字以者。若以之也。王平指曰。兩以字意思。自離不得上四句。謂宜兼合看。似看者。猶屬覺有身端之見。兩以上四句皆亦自合以君爲主。況在本位以字。竟主君身更無疑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儼遵海而南放於琅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初

晏子齊臣名嬰專附朝魯皆山名也道循也放至也現邪齊東

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案引至於大政於國出令於部始與發補  
者不果矣實註精字當看下文通修連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  
也美西海曰此全齊之地夷鴉氏居之補姑氏居之然後齊先  
知凡幾然齊魯為無間豈非德之不務於其城結縛於其境者不  
耶先王觀不哀是必有由矣肩聘侯曰比於先王觀固足好意  
然意謂是去遊觀晏子既以先王告之復詳陳今時之弊  
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若若但有  
志先王觀今也不然以下說他何為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九 書院藏本

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教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

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

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

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

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以上晏子言先

通氏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  
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案引天子適諸侯口巡狩又必解曰述

狩者述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

職也何也正以見其無非事者言一為述諸侯所守而行一為

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言一為述諸侯所守而行一為

無非事者非謂解之詞也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謂言

王者畿內之諺也夏諺只謂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

之外不若巡狩述職徒謂省民以補助也天子只省其畿內有

則所以為樂也二句豈言詠歌之體也春耕之時舊穀既收

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

年之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足而資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

或有或無或發一歲之財或不發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

而知其有無而周助之則民將有與俱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

而周助之省斂內亦有捐租如今蹈災傷相與亦是助不給

○非字當無字看說義為事亦所以為民此意只可渾見不可

分無非事者以上為為事省耕二句為為民遊豫乃是一意自

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

與日助自下夜惠日休國書施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

其上有則謂諸侯述職省耕省斂是皆先王觀之各述所守

述職述職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省耕二句因論遊觀

不止此見上者一舉動亦必助恤民隱若仁政則自有富教經制

是者以為巡狩述職之惠校補助更大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

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漢注說歲俱以此節重在省

耕省斂然看來殊不必蒙引漢注說歲俱以此節重在省

與既列上文也其言動事恤民三代皆然○樂夏諺者

之明惟其先王之世三掛係一雖不足於今使族耳而省

惟憂其困漢武曹曰呂氏謂無非中者橫截上數句不得若置

題末亦不得添在春秋句下觀註春秋諸行郊野以下不用不

無事慢遊句結之則呂氏之說非也○呂氏謂省耕斂是恐若

安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意按註春秋巡

行郊野察民所不足而補助之絕不及恐其失時意恐不得謂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昭謫民乃作惡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

今謂晏子時也師聚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若行師從糧謂糧構之屬明昭側目貌胥相也謫謫也惡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晏子主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民及其民矣變遷饑饉師行而糧食之命是也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也師其食之命是也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為諸侯憂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晏子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三

書院藏本

也以糧如此則是人君食糧矣大誤糧只是師之所食耳若流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從流下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從流之流亦流也存疑師行則失征之憂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稅諸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饑者不得食有夫征之役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餓殍聚為謗謗之言民皆作惡深懷憤怨之心豈惟為民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辜之民飲食之修養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逆或荒或亡亦為其所屬諸侯之憂也國書經地註頭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項邪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獨考轉附制二山查不知所在惟趙氏惠有轉附附作鮑屬萊州之說然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為之東盡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項邪凡二千四百五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跡其地心緒其遺畧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據秦始皇二十八年並海以東遷黃歷窮成山登之采南留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射白魚之祭遂

取海西至於原津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過曰成山登之采子大澤司馬相如賦曰齊東望銀海青有與邪觀于成山射國之祭正職用奉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為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其有法固可任均中輟馬跡頭之乎余日萊子城則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固已滅盡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封萊公言卿諸以東姑尤以西萊大姑河尤小姑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實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萊國附庸棄服役於萊大者晏子所謂諸侯憂正指此等何等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而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流于晏子是以誤而止之焉明昭曰明昭謂只是明昭然而謗謗作一串說盡內有惡怨之情不覺怒於目辭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樂音洛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三

書院藏本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樂半從氏荒是廢時亡是失事樂引順水而下固乃謂逐也從獸之從亦是逐也樂酒曰均一從流也乃從流之中而下之從而又上之從其流也何已均一忘反也乃忘反之中而於其下又於其上則其反也何曉范紫筠曰此固釋上文之義亦痛恨其弊而極言之重兩忘字兩無厭字流是周流而無節連是連續而不絕荒是荒廢時日是亡失政事是荒廢時日是亡失政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史云帝王順所行何如耳意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子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為今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震源輔氏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于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無用故欲去之也陳罔天子巡守。隨方之巖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爲

五華鎮司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丁

表  
書

泰山明堂也。以其在齊境內也。漢時遺址尚在。註此句亦足以証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周書釋地明堂。趙氏註謂泰山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遷守節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之。註以漢時遺址尚在。易去齊侵地而得之。以合封禪書初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舛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祀志。不知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在鄭國舊魯東南。鄭以天下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衛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遷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叔封亦於泰山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闕。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扶大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升田之列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  
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  
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  
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  
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  
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  
佥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  
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亦然也新安倪氏此朱子按禮記  
月令爲說東陽許氏貢王之意正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卽欲行  
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  
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制可也禮書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  
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  
旁兩夾慤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南北爲修東西爲廣夏  
堂修二七則十四步也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十七步有半  
也室三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各三尺而  
中四尺也以此計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與大室二丈四尺則  
六丈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亦二丈四尺而益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美  
書院藏本

四尺則七丈也。門堂三之二。以堂修之十四步。三分取二。而南北九步。二尺矣。堂廣十七步者。半三分取二。而東南十一步。四尺矣。使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夏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周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室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云。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土。室東青。嚮南。明堂西。嚮北。立堂皆分。左右。今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階。嚮南。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嚮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輅。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次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禮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禮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衆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

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殿則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間上圖下方  
公玉謂謂爲一殿居中置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  
以崇廟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  
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宗廟或舉明堂互言之蔡  
慈謂明堂太廟路寢同實異名蓋然諸侯之廟見於公食  
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巳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  
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  
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  
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否處學者於鬼神之神宮天神於人鬼之  
室則失之貴衰惟當政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路寢同實異名  
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  
享之事乃存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  
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於四階故也中  
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  
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者有  
泰山之明堂是也漢獻志王氏炎曰郊以祀天廟以事祖廟三  
代之建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志

書院藏本

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  
其禮行於廟親親親親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  
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則  
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尊祖以明  
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上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  
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蓋尊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  
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宜起而非厚於其  
禱也如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證者明堂之制度也  
考工記曰明堂之制一室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  
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証而考  
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室堂而無墀  
卑則嚴父配天當在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祀上帝於  
郊即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配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  
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  
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

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泰古者也且難以盡信則  
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禮三禮周公之  
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  
也然畧而不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觀於天子爲宮四門爲  
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  
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爲  
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爵不入王門莫圭纁上此則明  
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爲朝會也其盟會諸侯於神明是故謂之明  
堂鄭康成云王巡狩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爲此宮以見之康  
成雖知方岳之爲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爲明堂是說也吾於孟  
子有証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云  
泰山下明堂木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  
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  
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岐知時會殷周之有  
明堂而未明夫所以明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展以朝諸侯蓋即  
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雖然如指諸掌矣  
夫諸家之失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志

書院藏本

失之雖甚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章之月令南有明堂  
左右有介與月遷徙以張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  
則曰上圖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恒讀新論又從而廣之以  
爲有四圖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  
所論又以太廟室事併合爲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  
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益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  
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  
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  
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壇之有崇卑室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  
末節其宜而爲之禮或異於古人何病焉鄭氏集註補遺  
按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太廟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  
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  
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  
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北面而言  
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朱子因  
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異其名春居東室  
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爲左个南室之左爲右个夏居南室而



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奇可也。梁困梓。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州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變率。德氏都。器用助法。難選用。實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實法。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新。法。陳。此。當。人。猶。或。可。勝。獨。甚。矣。其。可。哀。也。東。陽。許。氏。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即。是。王。政。引。德。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絕。而。而。故。以。爲。德。梁。也。正。謂。不。說。水。爲。梁。梁。水。所。通。處。正。可。宰。云。文。王。因。民。所。利。云。云。此。說。不。如。前。篇。梁。水。所。通。處。正。可。不。禁。民。之。取。而。有。屬。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禁。相。妨。也。酒。室。工。於。立。說。而。處。於。明。理。矣。雲。峯。之。說。最。痛。於。明。理。況。所。謂。梁。水。所。通。處。正。可。前。篇。王。道。之。始。事。也。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辨。者。九。一。至。罪。人。不。辜。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審。意。耳。故。曰。尤。宜。慎。師。必。以。爲。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只。此。數。句。見。得。文。王。治。政。事。許。多。等。人。都。處。處。得。當。大。學。曰。君。子。賢。其。實。而。觀。其。養。小。人。樂。其。美。而。利。其。利。此。以。及。世。不。忘。也。此。之。謂。也。○趙。氏。惠。所。論。梁。水。所。通。處。正。可。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權。衡。五。者。皆。與。當。世。之。處。政。相。反。爲。王。政。之。當。務。使。人。人。得。其。所。而。已。四。篇。篇。須。知。文。王。不。是。單。個。情。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務。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盡。及。四。者。故。曰。必。先。○我。到。此。等。處。似。乎。想。想。小。思。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宜。乎。在。後。御。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盡。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大。自。居。○教。養。齊。王。行。政。不。明。武。周。典。制。爲。法。而。但。述。治。岐。之。政。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稱。三。見。文。王。親。親。草。創。何。必。須。此。況。今。日。典。典。明。備。三。見。王。政。是。按。舊。教。明。之。上。策。雖。弱。小。可。以。圖。興。典。典。典。大。造。之。爲。道。場。半。日。賦。重。刑。煩。難。富。人。亦。有。迷。亡。之。患。焉。焉。

用。光。弓。矢。斯。張。于。武。威。揚。安。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音。振。梁。音。振。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食。梁。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種。也。饑。乾。糧。也。無。底。曰。梁。有。底。曰。梁。音。振。梁。音。振。人。君。豈。不。事。儲。財。之。蓄。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儲。糧。之。積。可。也。○我。到。此。等。處。似。乎。想。想。小。思。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宜。乎。在。後。御。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盡。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大。自。居。○教。養。齊。王。行。政。不。明。武。周。典。制。爲。法。而。但。述。治。岐。之。政。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稱。三。見。文。王。親。親。草。創。何。必。須。此。況。今。日。典。典。明。備。三。見。王。政。是。按。舊。教。明。之。上。策。雖。弱。小。可。以。圖。興。典。典。典。大。造。之。爲。道。場。半。日。賦。重。刑。煩。難。富。人。亦。有。迷。亡。之。患。焉。焉。

夏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治後不啻三三即下邳殷王封立  
六百一十二年而豈止虞備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紀官家  
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任和梁曰孟子說詩之妙全在然  
後可以明字上曲舉出公劉好貨來季岱望曰孟子於詩詞之  
下特著故有字然後字見是有積含行有裏樞然後可以啓行  
則平日之所以諱民之積貽者不知語如何此即有王政在裏  
而非空言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致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爲大王也。意矣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潛  
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  
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  
曰孟子與人若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大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克齊其君  
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  
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  
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  
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

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  
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  
言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宋子問孟子答惠王問利與掃  
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南軒張氏齊王好貨好色  
孟子以公劉大王對曰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  
好也二君處心和平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  
有裹糧豈惟欲其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不惟君有家室而民亦欲其有家室也如曰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應源輔氏法似疏而實密事  
似易而實難蓋不直於其好貨好色則似甚疏且易矣然必使  
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  
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大王之事非據理之極知言之愛何能剖析其精微若此。鐘  
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所不能  
無者但有理欲公私之異耳故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之說而謂胡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其  
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  
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所以滅其天即齊王  
自以爲疾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所以滅其天即齊王  
失則相去遠矣蓋性賦天與王季世之相反集註言此欲使學  
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審察於所謂毫髮之際以循天理而  
克其欲耳蓋梁朝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之言朱  
子平日嘗取之今引以爲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平亦好色是  
同行也齊王是行貨人欲上去大王是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  
若齊王則天理人欲之類若不能以髮與髮與天理人欲之辨不  
若齊王則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而長君孟子之言無非止君  
之惡而勸君於善總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斷按陳氏孟子之  
言有因其近似而發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  
乃括乃衆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  
欲開導諸君意正辭辨。克己復禮之端自謂天理人欲二者

重刊本

設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開闢  
以行王政為主最是但曉曉又云前是正而唯之後是挽而  
通之恐未是前三節亦是挽而通之耳胡月憮曰兩箇與百姓  
同之便是王政兩箇於王何有便是王者然則明堂何必毀哉  
闕里曰曰水許潁水之許潁水之潁也潁水出同官谷潁水出  
子午嶺自潁潁潁則半二水兩岸之潁玩詩註自西水許而徂  
東最明兩潁潁曰惟詩原無好太王好色意故得引爰及姜女而  
先言爰及姜女於前惟詩原無好色如此意故既言爰及姜女而  
復補無怨曠於後立言條理之密加此意故既言爰及姜女而  
時水固是使民完聚意然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亦該在內  
通章重在行王政上擇者五句及贊政施仁二句是在行王政  
之實事獨引文王者文王行王政而致王所以鼓舞齊宣正  
對上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二句也後二節四齊王以疾爲  
辭故復引公劉太王二詩見有疾無妨於行王政只要與百  
姓同之而老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內無怨女外無  
癯夫於以致王不難而明堂真不必毀矣 見龍記

美 術 院 藏 本

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以擇其純言也事  
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有之意蓋其純言也事  
下問註爲他聞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  
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  
而言他後來罔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耻於下問  
策引趙註君臣上下謂齊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託者  
言蓋受人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應其職  
然後不爲友人所笑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以發之不  
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爲不墮其職也不墮其  
職然後友不爲友所棄士不負於所戀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  
保其社稷也○趙氏總註頗失輕重○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  
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衰喪而風俗之惡薄說按四境之  
內不治亦只是大概略說他不著宜王身上困勉錄策引謂亂  
說在王身上不是○依沈無回說則王未嘗知慚然補氏謂顧  
左右以擇其純者蓋王之所慚者爲孟子所而責焉不知慚者  
出處之不達也○說原不相妨正武備曰四境之內不治其意  
全在攻擊王身卻不盡談武備方合○或謂四境之內不治正



左右爲之蔽也王乃顧左  
右以釋其懷此非正解

棄之已之何其明也顧左右言他何其闇也棄子聽其言使  
友其負所託矣而無四境之憂其竟任其啼饑而號寒也  
僚屬失所統馭士師誠職其職矣而益四境之民其竟任  
其政弛而刑濫乎昧於自責耻於下問豈有足用爲善之資  
亦終不足以大有  
爲矣 見龍記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  
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  
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  
彼謂喬木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老 書院藏本

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梁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  
壝之名未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  
一證也若新造之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喬木不是泛泛之  
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  
臣也若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又何怪王之不  
及知○累世勲舊之臣蓋其自先世有大勲伐於國而又代有  
聞人世其職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此則有伊陟冏在周則  
有召穆公虎此類是也○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概  
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  
子曰昔者有王命封明日出於東郭氏則昔日之爲昨日其  
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  
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說就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  
日當預發親臣爲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  
正其不得已處○親臣所謂腹心之臣不是伴臣昔者二句正  
是無親臣處說昨日今日見事易之意全重不知上字而  
比昔者今日都是活字眼只是進退之速不知其亡亦非全不  
與聞只是不以爲意周聘侯曰兩有字極鄭重喬木必我輩

後有世臣必培養而後  
有此進賢所以貴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  
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附題吾何以  
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其才  
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實今以給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  
而舍之所用者皆其才  
不致後日之貽誤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爭者親者  
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親者  
之常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老 書院藏本

踰戚之常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孟子言昔者所進  
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  
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後人也蓋既識其不才  
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賤尊疏踰  
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因君用人推不得已之  
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  
說言如不得已已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  
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衆引尊尊親親  
禮之常也小註以爲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  
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賤尊疏踰戚而  
誤常理矣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不得已三字有  
落然後看不得已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  
卻有人要叫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不用此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  
已者皆猶猶豫豫遲遲不意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  
特加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他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  
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遲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者之  
又密手再至三至四遲遲留難有似於已本不欲用

通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條如不勝已重，左  
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  
必自察此，便是至再三至四，思慮難盡，故曰：即如不得已，  
意將使卑卑，雖或感是說，所以如不得已，意蓋進賢不進之  
於始，至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雖或感是  
感也。如此則非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不可不慎  
與。察引之，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再若賢而親疏尊卑  
有易位者耳。此是恐前而承後也。故曰：將使卑者，雖或感是  
則名器濫於匪人，國體傷於倒置，朝廷失知人之明，老成起自  
危之處，皆從不慎來。而武備則將使卑者，雖或感是，云云。正是所以不  
得已之故，引存疑之說，非是。  
明補氏似又進一層說，非是。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

五華集訂大全

二孟 梁惠王下

堯

書院藏本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  
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  
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  
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  
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宋子次集左右  
闕官弄臣，俱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職皆以中書門  
下之比云。兩大夫，俱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慶  
臨補氏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  
所以觀所出，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  
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  
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若於幸進矣。新安陳氏同俗何若孟子  
所論無一不精，皆謂聖人是也。特立何若韓子所論伯夷將立  
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

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衆之於不賢者，固去  
之無疑矣。賢者必任之無疑，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  
之一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親信之臣，所好之也。  
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則為國家之世臣矣。察引之  
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  
尊親之，不賢者，亦不進賢，如不得已，進人亦如不得已，方為  
得當。下文殺人不進賢，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  
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使此得  
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賢，則在退賢矣。進  
退相形，非皆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  
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  
說就一邊，西晉書賈充未結到國人殺之，可知左右皆曰賢，一  
段亦推國人用之也。語意似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賢，雖無  
黨同作奸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之事，之賢，故又須察  
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之賢，而為是也。兩節教字，皆  
連疊用，俱從國人皆曰賢，何生以見其慎之至耳。分節公議  
獨斷二意，便失神解。左右皆曰不可，不是全不是，只是無重國人耳。宋  
可亦非，說不上進賢，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堯

書院藏本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察之見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上  
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既言進退人  
才，天討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才之進退及於可殺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善如舜之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  
 國人之於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然則其用人亦  
 非吾用之去之國人之去之也善天地則其民聰明  
 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理矣  
 陳氏因用舍及刑殺亦是孟子教誨以明其意不才者之  
 有罪而誅焉者殺之也公通朱氏此明折獄之道台子之  
 言則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與魯齊之好生之德治於民心  
 之意也國人之殺之者非人於市與衆聚之謂也若子路無宿  
 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者予  
 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手之審慎以行之無枉無曲之有  
 子路之能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引天討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時亦  
 為天命有能而日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進賢退  
 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  
 之止文因說進賢卻形出一箇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  
 就說得一箇不可殺的在裏面孟子曰可殺或察之見不可  
 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殺而斬斬安善進  
 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斬則殺之於凶非也蓋不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  
 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意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意而用刑必如此然  
 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則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  
 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善在其為民父母也此說教誨而後字可見  
 不如此則有奈其意也蓋此意止見其意也上所用賢退不重  
 刑說約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以云云前兩節新步  
 云三節便使人捉摸不著不是用他條此與首節兩節者三句  
 正相應○九我曰惟為民父母方可以而治民心平而民服以  
 成故國范紫登曰全要得此意○樂業○樂業○樂業○樂業○樂業  
 民父母可見進賢退不賢以爲民父母之不可不慎意○言到爲  
 意只是以民之好惡爲好惡故可爲民之父母本  
 只說而以通章大旨台之則重在進賢上耳  
 所謂故國句與末節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句緊相呼應  
 蓋必盡爲民父母之道而後人心悅國勢昌宗社於焉永  
 山柯永其帶國乃得稱爲故也然其本要在於進賢賢無  
 不道斯君臣一德故放國治用舍公事錯處樂與共好惡  
 同民而今日之提臣即可爲他日之世臣矣特恐不可不  
 賢不肖混雜則徒有虛聲而無實德之嫌而不獲收親臣世臣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祭紂天子湯武諸侯  
 放電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  
 放電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困子傷其寡倫只是小小傷感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終見骨體東家端便是誠絕天理周書忘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即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止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包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於此一事不是要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

書院藏本

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處事亦以心度之然則果何以別善  
賦之罪重發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大理根本處賊仁則大  
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箇一理上言一  
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  
補陳子安撫李公常語云家寧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  
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  
家家可得而行矣湯武道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  
堯舜之時則豈特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履之心耶其在  
九宮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  
可之有慶源輔氏賦之爲害深矣之爲害淺凶暴淫虐皆發於  
中者言顛倒錦繡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  
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參閏其本根傷斲彝倫則是損  
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厥仁賦義衆惡皆備之證驗  
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  
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爲臣之大戒國峯朔氏  
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  
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無

三氏本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荀安據氏封罪浮於桀。故下單言封賊。仁賊義。繼父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別。然仁義皆植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至耳。孟子此言。雖意在懲齊王。然亦見英氣大露。處權引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賊君爲能爲天下守此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爲君者矣。孟子是以誅字換了狄字。一夫字換了君字。指餘孽爲君者。前知古今之通義。則桀獨夫之謀而殘賊不取。爲臣者當知天地之常理。則湯執君之罪而放伐不取。前臣武王曰。話頌末二條。謂傷敗義倫。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恐記錄有誤。若僅僅如此。小失何以日之爲發。且與上顛倒錯亂。句亦不相應。語類首一條云。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當以此爲正。困勉錄闕此是專言之仁非也。計云凶惡淫虐。明是側隱之反。何得謂之專言。

齊宣王以端武放伐爲問。雖然有滅周自帝之心。孟子云云。言外便是君苟不至桀紂之殘賊。臣苟不及湯武之仁義。則謂之以臣執君。即斷不可輕行放伐之事。所以開示齊王者。至矣。不獨爲殘賊之戒。齊也。見當記。

書影本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  
音扶舍上聲  
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入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  
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蒙引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謂大木  
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也  
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困勉困勉字只  
是學之有素意四書縣云則何如言獨何謂能有不足他意  
謂際際曰學之行之兩字指仁義教養之事言字試雲曰有  
大木則能勝巨室之任有大賢則能勝國家之任以大木賢賢  
不又又以工師賢賢而以大木賢賢者之所學風焉後曰幼學

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註集註因之。漢書疏氏兩節警喻是。兩意。前警是說任賢不如仕匠。後警是說愛國不如愛王。疏氏前警王欲小用賢者。後警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者。皆心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東陽許氏萬益謂璞玉之價值。萬益之金也。價引萬益言其價值之小也。同萬益千鎰以爲小。平日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益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爲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萬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前賢者自有治國家之法。不待人君教之。數日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乎。疏氏此釋說得故字。雖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得此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事。後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不用不專用之說。固非。疏氏任賢不如仕匠之說亦未甚。疏氏約教玉人數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銅云爲甚麼緣故。乃如此狂嘆之辭。字面對曰。雖萬益仍作價重而王貴愛之意。以雖萬益爲小。與必使語氣說不屬。兩

之於是燕王大驚。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兩國相子之人之謂竟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灌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魯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惴。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聞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惴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脅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者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未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存疑五旬而舉之亦非齊與能勝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此是論其理如此取而後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取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遍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蓋引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而夫子以為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為不為而為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四書講義只論國勢立論便是張張押國氣語語從民心上起見便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張彥陵曰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決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音訓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陳氏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蓋之可以不可與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暴人逆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金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望之也然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得燕民之悅而未便自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有將殺其父兄誅其子弟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齊王聽孟子言而計之天意其取燕之念已決孟子告以天意則在民心上見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如水益深而火益熱則民心不悅而謂不取必有天殃不取之恐反于天怒矣此行仁政之所以不可緩取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說齊陳氏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送問應敵孟子則教以止兵耳蓋問章曰不問何以待燕而只問何以待諸侯恰與末節意相反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五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之六

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焉何為不先。來往我之國也。覓虹也。蟄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燕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出天之正氣。寬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物也。而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梁引只曰東征而無南征北怨可也。必曰不北秋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註蟄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顧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言望雲是霓是霓而巳。霓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氏直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每疑霓安得有雄。雄只是雄。雌之白者。故謂之居虹也。又趙氏直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發天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天。霓為地。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後然成霓。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之正氣也。何謂霓為地氣。○書之旨。至矣。為後我止。自民幸。以下孟子伸言也。謂當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樂。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後我后。後來其君。見得以上孟子之言也。下篇亦然。說書曰。後我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救民矣。由是東而西。從云云。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書又曰。後我后。後來其君。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國約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其來。曰何湯後予。其所在伐者。則妻妾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後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義。故此篇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大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連說謂後我二句。總在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蔡林曰。信字極妙。須是此心正大。尤明為天下除殘。無一貪利之心。天下信得我。湯方得時雨之臨。天下畏我之強。與動天下之兵。只是素信齊不遇耳。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傅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之六

燕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梁引。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梁引。燕民之望。不歸至與。燕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作矣。各節俱重。下牛與說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作說。則天下固畏齊之強也。此豈不是好。梁乃何。梁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彼父兄等事。見出箇地。係累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降子。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仗梁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現。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端。而諸家引。愚謂梁引。是也。雖梁引亦頗辭。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端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梁引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梁引。旄與老同。倪五種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後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陳氏當時只是子喻子之爲亂燕民自無非齊王只當辦子喻  
 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  
 者而錄之如鴟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蹂躪田而奪之  
 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  
 了慶源韓氏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克窮之  
 道則正道也莫非陋也而湯武之師則尤爲有功于學者此  
 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此  
 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新安陳氏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  
 區舉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爲則可逆止  
 諸侯之兵矣關氏既勸天下之兵了而爲之計則須是吾君而  
 去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矣若初間借地而行仁政則燕民  
 聚左諸侯亦無聲可乘○施與老同九十七日卷四王速出金  
 你是爲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策國語通節以置君一何爲  
 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國語通節以置君一何爲  
 主國語曰行之之策只有置君而去一若然昔日行  
 之則時雨之福今日行之則廣福之策相去千萬矣

聖  
書院藏

通筆以行仁政爲主。禍以七十里而致王者。惟能行仁政也。王之以千里而畏人者。惟不能行仁政也。王遽出令餒。乃是救急之策。因王以何以特之爲同。故特爲陳止兵之策。然齊王果能從孟子言。亦決無後來失國之事矣。見龍記。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弄反勝平聲  
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公鄒若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固勉陳表視句。蒙引謂不誅則後日將習。此竟風說約。謂今日無以謝有司。當兼用。行長。國。日。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盡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虧養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卻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肅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饉只是歲不熟而饑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疾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政下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與以告有司之慢也謂出出爾反爾聖怒遽不必兼德固勉然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說不然只反得有司矣圖爾爾節照看印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饑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疫長生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君之民三

聖  
書院藏本

字要着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防不知民也是君防國物兩莫  
字正對彼日出爾反爾注武闇曰困勉錄謂上慢殘下君有司  
平說不必側重有司愚則謂豈但不要側重有司抑且卽當側  
重在君邊蓋有司所以稟告者皆是君不仁而求富之故也此  
處卽如此側重君說則與下節尤相對矣困勉錄謂反有司  
卽所以反君勉其○上慢註云上謂君反有司也則中節本兼  
君說再以下節註中所謂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  
家而不知恤民觀之則中節自須側在君一邊方得趣旨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義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欲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事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欲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

舊院藏本

聲聞去

滕國名西書正義滕國金氏滕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  
十里滕縣名滕城尚在○問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  
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  
彊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  
之名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  
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此守國之

正法也。○牽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講其自擇。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愚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誠非吾所能及。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俛倖旦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建者。藏之南牀。曰。與其望二國於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強曰。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冠當事他富以鄰子產爲法。○劫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了。是說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了。○眞註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類於謀非吾四書。歷與民守之。是未有車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發救。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資合註死守。蓋難至日。須有縹緲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義義相歆。發如張許。率民協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獲禍爲福之理。○序勿齊。曰。則是可爲只說個理之可爲者。在是非關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仍在我而不死，民也。

須與下章參看。滕國福小，無可遷處，故只宜以此策爲固守之計。下章引太王以明其非不得已。正恐非滕所能行耳。見龍記。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薛任姪之國。奚仲仲虺之後。嗣當齊地。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年間。丁未戊申間。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滅之也。或謂曰。易後乎爾。余曰。六國表出賣世家。孟嘗君傳並云。赧王三年。庚子。封出嬰於薛。賈誼鑑鑒王四十入年。時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此事宜至易明。或者曰。奈滕文公恐傳余曰。薛滅已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  
卷  
一

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韋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謀乃藉以薛何妨主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辭事未定也孟轲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馮得而不恐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爲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百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先卜正而不祀哀哉莊武曹曰金仁山云薛任姓之國奚仲居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廵城皆相近仲廵城卽薛舊城也是時已爲齊地封諸郭君矣愚謂此條宜全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  
鄉與  
同

那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下篇

自后稷生於邠邠姜源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棄  
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邠詩篤公劉卽邠之專又九世  
而太王去邠遷岐邠所官是也沮洳在邠地二水東流亦謂  
周岐山東入渭雒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葭沱

水之渾耳。蓋公劉皇涇及蒨言祁邑之水也。繇之自土山。崇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誦爲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岐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南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邠。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邠至武王遷之圖。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 壺上聲

夫音扶  
爐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犬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五經纂訂大全

上孟 卷五

翼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孟子言成功則天福爲善而已初無受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乃爲大王選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舊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前軒張氏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己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劉峯胡氏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外者此章是施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外者劉峯太王之爲善起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爲善處孟子欲文公題爲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似亦就遷國圖存上說也凡如彼何哉乃是捐糜文公說所獨奇爲善至爲可繼是此說道理常太王在其內○雖當時雖是遷無所之然春秋書起於大夫其國才是偏於強國而去無已亦出於此耳訓統君子創業垂統只求可繼

書院藏本

燭照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冷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解張氏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徒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書院藏本

云山而不公水諸陽古公遇邠幸西水謂至於桐下云水而不  
止於彼下將自當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數次如  
斐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  
岐則詩水字又與潦沮無干似益精確矣國誓釋地續雍州有  
二梁山一在今韓城仰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  
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  
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邪抵岐二百五十餘  
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達  
狄患豈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  
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樊改國爲晉魏  
侯營國於梁曰梁韓哀侯國於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  
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從山上見丞相申剪其梁亦此梁山也  
○程泰之雍錄曰邪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邪而南一百三  
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卽所謂踰梁山也山水在梁山之南循  
水西上可達岐所謂率西水濟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  
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  
城四州譚義去鄉前如何等處論梁時如何約束邑岐時如何

經書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悅德性曰  
寫郭民悲楚懷中特見微昂揚光景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  
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祚君死之

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月。二月。齊侯滅萊。易為不  
萊。滅國為重。趙氏惠襄二十五年。崔子弑其君。晏子曰。君民者  
社稷之主。臣君者社稷之安。故若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也。  
則亡之。實德性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封國時。廉實無地。可遷  
只有守死一法。足以固民心。而延國祚。內行仁政。外睦鄰封。  
是本末兼盡之法。非不可處。究亦勢窮時。不能存活。張難封。  
食盡而城陷。此其類也。范集登曰。上節敘遷國之事。有許多委  
曲。意此節述效死之  
論有愈新絕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要

書院藏本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國有者權也。守  
正而侯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  
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  
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  
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為僥倖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  
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蓋大夫死宗廟。則之變。宋臣同聲

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  
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問孟子  
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主好  
都主。不不起。故如此。曰滕是必亡。無可奈何。者。見王政不足。一日  
行得底事。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卵耳。  
若教他相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湯文之與。皆在空闊  
之地。無人來觀。他故曰。漸放。大若。勝則實是。難保也。吳氏。君死  
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慶源。補氏。遷國  
以國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侯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  
惟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  
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  
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說約此  
章。雖合遷國守死。兩說。意重在守死。蓋孟子教太王。遷國。有許  
多委曲。不忍棄之意。遷成人。故死之說。前思。新絕意。自可見。  
是時。滕無意地。如彼。者可遷。其勢不得不守死。孟子必兼言遷  
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注武。曹曰。困勉錄。謂儒者多說  
難無可遷。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  
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蓋爾。宜無別也。愚謂以滕之地。勢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本

書院藏本

思之終當以無可遷之說為尤。若謂區區最  
爾。亦有別邑。正恐。雖遠於彼。不能自濟也。  
蘇先生。謂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雖區區最  
爾。豈無別邑。注。滿喜。則謂終當以無可遷之說為允。愚按。君  
請擇於斯二者。句。孟子口中。原不曾撇去遷國一層。陸說。似  
亦有見。然考滕當日形勢。實無可遷。則武曹之說。亦非正論。  
況孟子特世守一層。說在後。語氣。問似亦以次節為主。  
則說請擇二者。處。似終宜界。則在世守一邊。見龍記。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除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來去。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殆過也。言其厚母

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鼎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舉調詩因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有脊臂屬肩臂正脊。肱有長脊。短脊九體。肱三體。肺一。肝肺三。爲一。黑魚十有五爲一。黑。屬之乾者。用兔爲一。黑。少半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半。陳鼎五。羊右肩臂。臠膊。正脊。脰脊。橫脊。短脊。正脊。代脊。十一體。屬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黑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黑。膚九。實於一。黑魚用。鬍十有五面。黑。肱用。臠一。純而黑。肩臂。臠者。股骨也。膊。肱。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脰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草肉也。離肺者。挂離之不純中。央少許。判肺者。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卽離肺。祭肺卽判肺也。凡牲用右胖。屬合升。左右胖。故曰肺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若士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半。舉。祭。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棺槨衣衾。人人可以自盡。固不拘其爲士爲大夫也。貧富不同。言嗔乎喪父。棺槨衣衾。雖可自盡。然猶貧也。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及嗔乎喪母。則所謂得之爲有財者也。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昭。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蓋以三黑五黑。禮有定分。不得謂賤。棺槨衣衾。人

力之可及之。龜山楊氏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係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專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委之天也。鹿巖輔氏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嘗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鍾峯饒氏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與孟子此章意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云云。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個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張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公遷失氏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觀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怨臧倉之沮。夫子草我知之嘆。孟子何爲不魯之語。皆爲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難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字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正天宇以氣數言。談納雨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卽隱含天宇。

天而果使孟子得遇也則雖無樂正子之先容有百舍之  
進而孟子終於遇也乃天而不使孟子得遇也則雖使樂  
正子既極口稱揚誠意亦徒勞推許而孟子亦安能遇哉或  
行或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彼舍亦然受天之驅策役使  
而不自知耳孔子告景伯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告子路曰有  
命正同此意○前人云玩將見二字有許多勉勵周旋意故  
論亦佳見龍記

二下四月九日于清之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奎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勿輕熊氏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  
言古聖賢前二章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

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假辭以問也

其氏齊人也此桓文丑復舊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俱入人心  
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廣源輔氏此必丑初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  
子也然引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以今之道處一時而  
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高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  
利之學者若非此不以未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  
全不見教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  
相傳授者無非是功利獨孟子一人汲汲皇皇力以堯舜之道  
孔子之教為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  
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說教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  
是德集反手處是時勢就就仁政上見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  
不可以時勢德三年看真識以齊王為反手也辯上是斥霸功  
以齊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范紫登曰許言期得定否乎  
字是實望不  
敢必之詞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廣源輔氏世  
妄道微聖字





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蓋列聖賢之事關正心脩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節孟子所謂以齊王者實謂前四節勿露出霸字方不碍管仲以其君

或問子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雖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雖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曾不安親先子

曾子也絕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尤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二 書院藏本

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蓋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

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朱子則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

底是見他微得那規模來欲采子交集大子之於管仲大其功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說相桓公以王天下也夫桓公之時周德衰天命未喪

事合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桓公反手白爾當年事勢且

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蓋桓公之得天下也非管仲之功也

管仲之功為不及於桓公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

蓋有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曾之御則我馳驅

者若管仲蓋說遇下此是以御而曾其所為未說到功上今

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

而獲禽耳則是非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

獲又是一人說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

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業者恐不

若只從本說之為得也曰非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則說遇以達桓公之為故得禽多

耳便範我馳驅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

齊桓公天下皆管仲之功也管仲之功則范我馳驅比子路

以聖門規矩作爲也不獲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

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說遇比管仲之行霸術以獲禽比管仲之

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韓氏乃

云爾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獲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說遇以達

桓公之為故得禽多錢氏亦云然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

亦大鑿矣○功烈其實足卑只到高強住了視伊則何如○或

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

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議優於公孫丑若

丑必不以子路為優於管仲存疑夫于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

之卑之者皆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則結兩義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三 書院藏本

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韓氏乃

云爾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獲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說遇以達

桓公之為故得禽多錢氏亦云然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

亦大鑿矣○功烈其實足卑只到高強住了視伊則何如○或

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

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議優於公孫丑若

丑必不以子路為優於管仲存疑夫于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

之卑之者皆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則結兩義

無解於功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霸業說實註要只是不

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則範我馳驅按註以曾西為曾子之

孫僕據經與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夏以詩傳中左邱明

作傳以授申曾西之學於曾申可考又楚公子中亦字子西則曾

西為申無疑○能尊于矣然不如方伯形可敬儀之義能極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言推尊門高而子為我願之乎子以曾西之  
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謂王既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起  
者與亡之大事一則責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  
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業也且並論管仲孟子只及管仲不  
及晏子者承或問曾西說來實註不可說曾西不為凡我父賢  
於曾西者止說我與  
曾西同一源流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顧名也何如曰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  
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  
練者微之言而與發或用履展之責之言而寬刑或增其至  
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大谷之會能降侵逼亦庶幾知強仁  
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四 書院藏本

與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冬內饑而不立太子則  
是其失處也然豈能左右之曰以兩字重看前可復許是  
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辭其不周則謂侯用丑意則重兩以  
字看來則顯字尤重猶不足為是辭顯之功大而不得舉以  
視之也故下文孟子說  
出王字蓋倒他前顯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反手有易也謂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以字正  
承上文以其君顯顯二以字說來則顯以齊王猶  
反手言顯顯之  
之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第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  
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  
則與平聲

蓋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繼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  
大行之然則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崩東陽許氏武王周公繼  
率化而善之轉也則謂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祚不  
在不享之類下文前行連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治及大行字意  
相符不止就文王一身上說○然後大行禮武王周公說集註  
云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止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同小異  
○言以管仲不足為第子既已為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  
或轉甚也○說管仲政教說大行即上治字意○書院大行就  
文德治天下說不重武王國禍禍則其德以文王為主武王周  
之繼文王之德也然後教化大行未治者始治也總見文王聖  
等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五

書院藏本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新音朝

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與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  
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因故家  
舊臣舊臣舊臣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陳腐史氏孟子謂商末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  
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變況紂去武丁未遠難以諸賢大輔故  
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

六、書院藏本

六、書院藏本

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

七  
書院藏本

七  
書院藏本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主 書院藏本

士，  
書院藏本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五華集訂大全

二五 公孫丑上

三 齊院藏本

三  
膏院藏本





書院藏本

晉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書院藏本

經 175—277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  
公孫丑上

大

書院藏本

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後看盜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  
一節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  
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  
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源輔氏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  
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血與不血也其視曾  
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  
可比也反身謂自反而理謂直覺潔饒氏或問孟子之不動心  
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  
行有不慊於心則慊便是自反而不縮陳陽詩氏章首至守約  
爲第一節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  
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觀黝則舍爲守約以曾子觀舍  
則曾子爲守約故皆謂之守約四書講義須知氣字是曾字約  
是虛字惟見虛字故將舍與黝較則約在舍將曾子與舍較則  
約又在曾子若作實字看則曾子與孟施舍品類不同烏得同  
相守約且一人之身而忽予忽奪亦有不可通者矣錢象山曰  
取必於理者我勝負於兩忘取必於氣者唯恐勝負之差至而  
排之也理之所在強弱爲之俱天氣之所在惟恐強弱之相形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左

書院藏本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同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含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孟子既謂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美

書院藏本

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而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  
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息之不  
存矣。問養氣次第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  
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越形  
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  
志者什一正謂是則曰然兩者相夾若方始德不孤憂澤隨氏  
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氣則做出來的便是不可以向言只  
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應應察理精矣。變淫統  
既志帥也氣半徒也如關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  
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他驚不已自家如何壓得安於此見  
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  
氣容和行中密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去陳此前言  
心與氣忽又發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  
向處言欲發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動不  
河海持矣故志字九初後云氣一動動志即以此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動之河海動或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欲  
志動氣之時發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  
亦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東陽許氏取問夫子不動心至反動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毛

書院藏本

遠近時學者論理有此時說說不可不說彼氣之所在此  
善則心為之不寧此則可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善則心  
便為之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一動氣亦動。問持  
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  
無暴其氣為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破告子  
勿求於氣之說下節志一則動氣一則動志亦重在氣一。按  
○今夫顯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志也。持志正其  
到則亦不至有顯顯及妄奔趨固也錄朱子小註請持志無暴  
其氣俱以喜怒為說蓋喜怒妄奔趨固也錄朱子小註請持志無暴  
一二句唯蒙引存疑後說兼喜怒妄奔趨固也錄朱子小註請持志無暴  
及實合註亦與蒙引同其後講則認有在志者有在氣者。因之  
二句不單上句輕帶下句為重。程子曰按胡南講謂志可若  
力而心則自無。四書家訓謂持志游心之謂是謂志只是心  
之所之也志可若力即是心之可若力處安得有如胡南講所  
云耶朱子謂持志便是美心非持志外別有箇美心則持志非  
存心而何又安得如蒙引所云則能錄則家訓之言而持志非  
志作知言者亦謂。陳新安謂志可若力處安得有如胡南講所  
謂之失同朱子謂告子堅持其心則心之可若力處安得有如胡南講所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克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昏。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治然是無虧欠時。程子曰。治然之氣。難養。須要識得。於直字。則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養。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得力。剛大氣之本體。直養無事。是

五華錄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辛 書院藏本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朱子問。浩然之氣。是一氣。義理。則於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秉。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稟得弱。則為鬼。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微得出。若求得其表。則委委。異。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其妙則恐其入於。則試言之。其為氣也。云云。國。欲。其先問氣者。只使。承上。文。方。論。志。氣。又。恐。其。涉。於。相。同。難。辨。不。必。疑。焉。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猜。不。到。頭。與。他。言。亦。不。曉。得。故。難。言。二。字。開。須。是。實。體。而。自。得。也。則。聘。侯。曰。未。易。以。言語形容。是難言。心所得。得二句。是所以。難言。處。通。聖。曰。此。心。所得。得。是。一。層。而。無。形。聲。之。驗。又。是。一。層。難。言。中。兼。此。兩。層。

而重在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克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昏。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治然是無虧欠時。程子曰。治然之氣。難養。須要識得。於直字。則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養。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得力。剛大氣之本體。直養無事。是

五華錄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辛 書院藏本

用功處。蓋於天地之間。乃是致也。問他。言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道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知。不。能。知。不。作。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說。說。治。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當。貴。貧。賤。威。武。不。能。淫。辱。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說。問。孟。子。能。擔。當。得。此。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說。出。治。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得。得。這。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治。然。之。氣。乃。吾。氣。也。○。問。若。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和。弱。底。便。是。扶。○。問。孟。子。說。治。然。之。氣。卻。不。分。東。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只。因。說。不。動。心。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似。有。這。氣。便。得。這。事。無。氣。便。不。得。這。事。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論。於。此。卻。不。其。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應。是。無。虧。欠。處。使。並。大。不。可。屈。撓。便。是。行。行。即。所。謂。治。然。之。氣。也。○。浩。然。之。氣。本。天。地。之。正。氣。然。天。人。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襲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  
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愉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  
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  
則必不能築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  
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孟子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上  
希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心體驗判斷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襲浩然之  
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變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襲  
與生字對其意若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後取  
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  
面取來○義義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  
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  
所生一句上只是作件合宜無一事不求情是自然積得多則  
智中仰不愧俯不作纔有些子不台道理心下便不足○問配  
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  
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已養成又卻助他道  
處而行之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博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博  
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  
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語云諸君講求義理正是告子  
義外工夫夫某日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  
是告子外義細絲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  
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熾足無不端之意不然則  
便矣○譬如用兵之要有義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之機  
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據事而求  
是之謂然○雙峯饒氏論具川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具體則氣  
非道義無以生二者相資實兩兩俱集義則是以直養義而  
取之即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註訓據字與大學詩義同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則心廣體胖不悅則餒餒字正與廣字對心相見得此以直  
養之自反面此則言自反實則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義之正自孟子所謂自反而求之也○集義則見義而為之  
氣生行有不合義而不悅則此氣餒也○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  
二生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二生字亦  
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對呼應○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擊○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  
○晉迷義者即華周杞梁死命之時因義義亦是真心要行但  
不能積果於平日而欲振作於一旦耳故與假托者不同義  
義即作行此一事上與行一二事後設○此字指浩然之氣言  
○義而行之義之始云云此始字正對上條註義成此氣之成字  
○故只說集義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龐大其用  
此說似只說集義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龐大其用  
○心則無是無道發則無義此說尤詳二條字本同也皆謂  
○充○合於義則發於心其心也○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  
之得失則發之於外也○此字指浩然之氣言是  
不能築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  
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  
只是因舉以諷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如  
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悅豈非以義與心相親相連耶蓋仁義禮  
智皆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皆信單言者也○或說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  
是蓋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義而取內無有信心在故註云自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無所愧作而取內無有信心在故註云自  
則正與集義所生相反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  
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  
三句詞雖不密意自管到○據理而言則有義有義有義此理  
而告則只是集義而取義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  
常而向心無愧作人所以怕事而氣便只緣自家心中有愧耳  
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麼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  
曰自反而新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  
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  
而取是行一件事偶合於義便集義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  
到我罷集義事便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  
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額與之有事正預  
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要而勿  
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聖書院藏本

人家入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助之長  
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  
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公羊傳僖公三十六年夏齊人伐我  
也曷以以外內同若耐重師也曷以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  
勝也註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程子問必有事焉當用  
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曰義莫是理否曰理在事義在心  
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集義是義氣之丹頭必  
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須要  
把做事去敬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求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  
去求○勿正勿待也勿忘勿怠以集義爲事也助長待之不至

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特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  
待所屈便發去發去便是助長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謂集  
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謂集義之體體上有一件物事不得不  
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  
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  
故事物之來自以應之不可窮一期待之心少開待之不得  
則必出於以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  
於物苟施種種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然若方體而待  
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事在  
不助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  
義的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  
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一般○聞  
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口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  
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修的勇勇是  
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謂舍之勇亦終有假時此章須從頭  
節節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以只尋些微說得去便了  
國語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但勿忘則自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聖書院藏本

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爲不  
畏之形○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  
懼卻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懼卻強作之道我不或是不畏  
也○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  
句此自有義恐勿正勿忘勿助長必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  
不可便要充去知未能集義不可便要浩然集義在我便有  
那助長之心處於事未精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  
上說集義之書最大朱子文集此一段係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  
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開新說此助長  
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爲存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  
爲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關  
守之爲難學者多知忘之爲害不知助長之爲害尤甚故引  
苗爲喻開苗之生長猶養氣之未充也揠苗助長猶作其氣而  
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爲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  
於集義有與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則敬之道也非持  
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相須而或忘之者也○集義而  
不怠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爲則氣無所害如此



醫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291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兗

書院藏本

凡從皮膚皆是一邊意如破是磨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破則  
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  
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清瀾無地陷入深了於是一  
向背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  
正路他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  
了故其辭過通是既離後走腳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卻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喪子本說愛無差等卻說施  
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卻說父母親皆足通辭○問楊墨似該  
莊列似注儀秦似邪佛似通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  
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  
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  
又只說是該淫邪通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  
若辨得不是底則便該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  
明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  
皆循道無非集義也○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先政後事則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後政曰先  
事後政是自後而先至若先政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問程  
子之說莫直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兗

書院藏本

於是有為義集所養存得物欲所養有為學術所養有為習俗  
所養則去養才遺當何如曰孔子嘗得六有為養養其於不  
學則去養才遺當何如曰孔子嘗得六有為養養其於不  
修目小德不立到處有官政事皆心之所養於太體既有善則  
小者可知故曰彼於其政官於其事後猶說作於其事官於其  
政是條目上既有善則大者亦可知○知言處如何用力程子  
心通乎道去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徹來道便是  
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  
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滿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  
所以只攻其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則之則又  
殺為薪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通辭雲  
胡氏註得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  
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則所以然也特止於此指天下之言故  
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而知之  
也○所謂善者皆指其端之善而論說淫邪通之言即與善之  
言也其害或先敗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敗但言無大無小無不  
有皆不必拘先後也新安陳氏集註既辨養陷溺窮四者而指  
攻則因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役其言不中正通達而無弊又

醫院本部

幸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皆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

普同藏本

經 175—294

以是辨之只是說夫子勇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  
解命時不能每正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輕看註中兩目謂  
要重看兩面曰善言德行只是說得此德行之理透切與不  
身有而善德形動者自不同也同聘侯曰善言德行善言說  
要見不能極意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云云不是說孔子於而  
能謙孟子過於自任也只是言善孔子之所自謂不能者耳  
曰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於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  
愚竊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  
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  
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宋子中庸  
成已仁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聖

書院藏本

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聖字說言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厭格上  
於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故當也國書講義不厭不能是一事智仁是全德非以不厭不  
能盡智仁也以不厭知其智以不能知其仁也字當如此看  
大士曰智在不厭之先著之且曰者智以學為益著之心雖者  
學又以智為量夫子以智學非如人之以學智也徐雲曰  
不厭教不倦夫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與聖字說合夫子  
雖處是見得學惟恐其厭而欲其不厭教惟恐其倦而欲其  
不倦出教不倦能從仁中流出仁智教不倦不厭聖則勝於  
惟其氣質高明義理昭著所以好古敏求孜孜不厭是不厭自  
立不厭立成不獨成是不能自仁中出也

昔者籍聞之子琴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放也具體  
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  
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宋子聖人道大而能博如  
威儀皆一體也惟體潤再問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  
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  
體而欲耳歸納實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  
不全耳勉勵諸語明明然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地地位了此節  
註又謂其未廣大句也曰論顏冉之諸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  
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體也故曰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  
謂其未大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聖

書院藏本

曰始舍是

舍上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天台潘氏同加  
猶有不足於顏子歟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  
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  
而蓋云幾邊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  
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副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蔡氏  
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慊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  
見矣蔡氏  
始舍是舍是是立志貴尚取法貴上意范蔡在曰始字甚  
婉只不欲以此任足意願學  
凡子思然言下勿取諸賢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過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

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

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

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孟子曰此句蓋在王伯夷伊尹孟子以類

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此以下專言夫子之聖

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件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於易

行之事其重事者正是此何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進日

五華算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如文王作典曰易歸乎來口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來仕也

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之德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必合

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歸廣川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定拘君

子之行不可以一途我大行四所其後而約亦將終身忠愛

固為有餘而明決亦無不足張制初曰孟子知言養氣孔子仕

止久速各當其可此際神明精氣自合處周勝侯曰乃字

則字是於三聖中擇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學者惟此以明夷

尹之不同道也願學指仕止久速不指知言養氣所以朱子

云後而自是散脫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然道理正自一申不

得謂仕止久速之當可不自知言養氣中來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五華算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此句似只承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

其所以異數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孟見子只是以一箇孔

子自古聖人則自堯舜禹湯以至伯夷伊尹下惠等數聖人所

聖人也以孔子之時中首之則伯夷伊尹下惠等數聖人所

未有以孔子之事功首之則堯舜禹湯等數聖人所未有孔子

子一生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功之盛又

集堯舜禹湯等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為證顯明未有孔子

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許

多皆未有如孔子之合於道未有孔子舍下等我口三節意在此

四節併說乃得圓融總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

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

此處說得虛所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後說云蓋自古聖

言夷尹不得而班意雖生民未有說得該

括然事功之盛尚不宜說入且虛而為妙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乎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

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曰以其遠

國而遠謀伐而飲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

此亦見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也

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

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之盛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制得者皆欲

王之野矣。合曰：然則有同節。輕重者，重在後面，與上同。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為事業之本，故曰：根本之心，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為明德之一節，故曰：目。除自謂曰：於有為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為處，見無動之心。孟子曰：章首五句，孟子於相之位，謂王之樂動心否乎？蓋其任大責重，則心或畏怯，於不勝功盛，則心或震於於所事。孟子以不動心答之，而末言其所以然，此因列聖異同之問，而發其意。蓋已之不勝心，亦若是而已矣。范滂登曰：兩皆字，當提孔子作主，言不但後來動和之化，即項禮立之風，堯舜君民之志，亦不限於方隅，故曰：皆能。又不但洋要富貴之心，即避國之志，亦不介不取之操。亦不急於功名，故曰：皆不為。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者，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所好，好皆時好，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天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素 書院藏本

空學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卑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於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范滂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謂阿私也。謂阿私以汗下之言，阿以心之私言，謂識趣汗下，必不汗下也。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況智足以知聖人乎？註中假使二字，宜玩。

宰我曰：以子親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朱子文集問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至孔門答問說，善便是仁，何也？曰：說中說，至

今人多錯會了。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說。夫親親切處，耳夫子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周軒說：因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曰：不知孟子引宰我此言為其曰：遺善謂諸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華云：成一時之教，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蓋堯舜禹湯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為堯舜，漸趨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紹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故凡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子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矣。矣。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者，若謂言之先也。然四書講義等我三段只說實一星字耳。無甚深義。劉龍舉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子貢引之，無非見其異於夷尹而表已顯學，意不必說。示說事功。某說道：德能淵壯，此節見孔子異於帝。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素 書院藏本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朱子曰：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顯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則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制察之下，象孔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見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堯

書院藏本

約於子治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問  
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時者既與其人在往  
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亡固可即此而推之而  
聞樂知德德須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以節舞來者最明  
○見禮知政自十者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  
為制度所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實祭  
昏喪之禮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禮與政皆出一心之經  
畫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矣故觀打樽杯飲之習上  
古朴畧之政可知矣觀豆蓬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  
此以帝王之治之在人其見之身者雍容禮度之可觀則故施  
之合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這禮是  
夏禮殷禮皆能言之禮說約按紹周編夫子分上不必更說禮  
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觀多夫子又豈待見  
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答問禮樂四節其字明虛指百  
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這人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  
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問禮樂見其土  
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象引存疑皆合孔子在內誠不是禮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

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陸氏補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堙煖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  
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答問然萃聚也○衆所聚言自古聖人固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堯

書院藏本

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廣前聖所未發言而實也○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  
要學聖人故於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貢顏淵皆曰姓舍是伯  
夷伊尹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  
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  
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脉  
貫通而後可○問學則曰公孫丑居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  
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盡孟子遂極言夫子之  
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  
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  
道也而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求之則安○問此章  
人字是泛說從古以來之聖人○問謝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  
章終為第五節○問生於斯民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  
然謂而求之於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聖子天  
地之間者也○答問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  
異於衆人也○問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拔乎其萃又是指

說章分三大段。我節起至反動其心節止。是孟子之通  
之有不同言外。便見惟節子之守約與孟子曰。而動念與否  
子者與孟子異。此第一段。取同夫子節。乃因丑阿孟子之亦  
動心必有所長。而告以知言養氣。取同何謂節起。至必從吾  
在節止。是實告以知言養氣之事。而養氣之必在集義及此。

上孟  
公研五上

本院藏本

有事焉四句。知言之學在該辭。知其四句。是第二段。宰我子貢。是丑困。孟子自任知言養氣。而謂孟子與孔子之聖相同。惡是何意。前起至章末止。是孟子不敢以孔子之聖自居。而惟願學孔子。因述孔子之聖。爲生民未有作結。是第三段。三大段中。又分六小段。首段不動心有道節起。至守約也節止。是言辭舍之不動心。不如曾子。而以守氣守約分取問節。至動其心句止。見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而以勿求於心。勿求於氣。持其志無暴其氣。分二段。取問何謂節。至又害之節止。是說義氣何謂知言。節是說知言。惡是何意。傳至則學孔子也止。是言諸賢不及聖人。冉尹。同爲聖人。而願學則惟孔子。低夷伊尹。節至末止。是言孔子之聖。并非尋常聖所得。所以能不動心處。則惟在知言養氣。其知言養氣之功。則又長願學孔子。得末凡。第一段不得於言。勿求於氣云云。便已伏第二段。知言養氣第一。一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云。便已伏第三段。願學孔子。持其志二語。蒙引主尊顏黃氏主雙承。近日講家多從蒙引。然黃說。理亦可通。當更酌之。○至六至剛節。通言謂宜草木體其說。固是然。聘侯所論亦好。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宋子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先民是。先有前而威。方使彰信先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而底難。使救民不可得也。武王克商。聰明作元后。是豈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將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

上孟公孫五上

至  
書院藏本

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爲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別爲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卻說假仁豈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假仁處楊氏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新霸者始強而終弱也有實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賈誼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即以天德行王道也荀庸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此是王者此是霸者非論其王天下霸天下之事業也陳澧講義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善惡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前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聯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深龍川近熟功利之機以成道義之全不惟費卻關心力無補於既壯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抑古今聖賢扶救人之所心也又人見到此其難言處因以此輩是辨王霸誠僞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

體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  
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  
人不取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

空  
青霞藏本

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宋子問王霸之辨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我輩滿堂使曹伏弔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世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歐陽氏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偽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己以偽成人以偽終已以誠成人以誠應如形聲影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與也。鄒氏以有意無意擇力與德字最為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修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為得之真。觀董子美玉缺缺之喻荀子降尊卑重法愛民與夫曰昔日股肱說皆為優矣。頃陵諸氏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新安諸氏王道純乎天理霸之數雜以人欲崇王道無霸力亦擴天理逼人欲也。梁引以力服人者六條又是顯上僞之意言霸者之所以祇有大國王者之所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人一是以德

奎 世院藏本

不足有爲之明驗也。真仁且兩況殷仁乎。翼註舊說上簡言王  
霸威人有誠僞下簡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僞也。近見一說云下  
簡言足上簡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得大乎以  
心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此見甚高。國  
賢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說引詩爲  
証只重思字。服至於思民情於是乎。最真德入於思王。道於是  
乎至粹。國賢講義此之謂也。緣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並不  
粘湯文至武王更闢客矣。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說字。又  
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引孔子以  
德行仁至孔子而極此句。是形容語要緊。跟上句一氣說。則勉  
騁按翼註後說卽繫引之說也。四書脈案合註說。蓋皆主之其  
所謂蓋說者。則存疑。凌說皆主之。當以繫引爲正。顧端詳曰。由  
句觀之。玉則爲西夷之人。而三境皆在其版籍之外。由後觀之。  
王則采西伯之播而三方皆在其簡和之內。全舉之者。示無外  
也。蓋言之者。先王主述也。況前柱旦人字。掛外國諸侯言。由武  
王得國正。如風水家所  
期平中得一突爲奇。

此因其羞辱之情而進之以彌仁之事也。賞德猶尚德也。士則捐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警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

世宗憲皇帝

說則賢是箇無能底人亦是蓋賢者未必無能但人君之處之者所重在德故置之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兼才有才未必有德故置之卑相亦有宰相之事爲三公亦有三公之事豈肯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同何以必及國家開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時七雄虎視無日不干戈之選無歲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開暇時亦不得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存疑預收賢能正爲修政明刑用也。德是人之所具上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猶孔子曰才德兼才德也蓋如字直貫至政刑在正君善俗修政立事目外露出盡此卽下明政利事也誠謙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簡德是惡蓋惡之心去悚動他貴德尊上一道說會士卽是貴德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賢合延位輔弼之位職廢司之職四書講義接及是時明其政刑大曰爲惡辱者轉計故下云曰未雨日侮予曰自求禍封刻在危亡立脚從此看及是時是得意象卽月林曰明是振飭罪新使刑清而政章也編刺郭曰在治人明治法俱是仁之作用陽德前曰及時者憂時及時者不排時蓋德九曰觀引詩一節則閉暇及時等字甚重詞時字

曰政刑不可不明雖多事之秋亦無不整頓之理而此值開  
自宜及時有為不可因循苟且坐失有為之時未雨綢繆之  
計全在於及是時正屬精圖治具神也此則暇不  
必言其能所及者謂用費能方得暇暇後節費說不去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腐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離取侮之

反死

詩國風鴉鵙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  
皮也綢繆繆繆補苴也腐尸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焉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略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予周公  
以鳥之爲巢如此此對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奎書院藏本

贊之以爲知道也。樂梁則氏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  
之彼則爲詩者知事性之道此則爲詩者知  
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樂梁則氏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  
之彼則爲詩者知事性之道此則爲詩者知  
士綱綱則尸比明其政刑以之此下民或敢侮予此大國必  
畏之。鳥之爲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其實鳥善爲巢  
下民無知者將莫如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繆繆根固則  
能免兇難射擊崩頽之患。而繆繆引詩及孔子之言是上節之  
意。說約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也。四書講義知道只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字落空不得  
幾落空便說得。知機識勢人陰符道。總與中興聖人憂勤  
惕厲之心判若冰炭矣。說繆繆字正與及字應。徐澤壽曰作詩  
者周公也。公之時天欲陰雨而公救之遂終不陰雨者也。越數  
百年周道漸衰天果欲陰雨而公救之遂終不陰雨者也。越數  
日不日不陰雨而曰木陰雨未字。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  
陰雨天本無心但看物之能治不能治耳。同爲治日屬通氣處  
也。尸出入處也勿說。能治其國家思患預防能之也。知道緊  
切未雨綢繆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幾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雙梁氏說般樂則不暇野其政

職氏及是時而般欲偷安亦非所謂凶人爲不義唯日不足之

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樂梁則氏說般樂則不暇野其政

又樂樂而忘反故有般樂之意此所謂般樂也。般樂怠敖而

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敖以靜言。般樂怠敖不惟

政刑也不惟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般樂是崇是用矣。自與本

文相反對不必如彼氏所分爲是。蓋曰般樂凡人欲違事皆

欲而無不至意放凡不理

上事皆偷安而不肯爲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仁榮。禍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此之謂也。單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常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

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遠。遠

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及時勢政刑自求福也。仁榮

仁之厚如此。新安陳氏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長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

理而享仁之榮。戒之有人。人欲以遠不仁之厚。亦過人欲損天理

也。樂梁則詩曰。無念爾祖。無念爾祖。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事

發諸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求多福。傳云。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奎書院藏本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單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常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

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遠避也。活生也。書作遠。遠

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及時勢政刑自求福也。仁榮

仁之厚如此。新安陳氏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長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

理而享仁之榮。戒之有人。人欲以遠不仁之厚。亦過人欲損天理

也。樂梁則詩曰。無念爾祖。無念爾祖。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事

發諸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求多福。傳云。事

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天之禍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言

猶念也。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話見得不日永念而曰永言

制劑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突

醫苑秘本

能是隨才在使亦非無貳貌但此賢有間耳顧統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字根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足得其心也然審圖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四者講義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卽實事也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才迥異曷國時此道已壞爭不能待故孟子弟言用人之失道人才無時茂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然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飾擻耳悅願結曰賢能則非縱橫之說尊使則非抵掌之談注武備曰首尾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與此同音然尊賢使能優保在位天下之士皆悅而願云云乃是使天下之士皆欲立王之朝所以然之故也而尊賢使能優保在位又是皆悅而願所以然之故王若察曰若好德則天下之氣通臣遇主則生平之志盡即此已恍見明良喜起之象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

之法而不賦其屋蓋逐末者多則屋以抑之少則不必屋也。記  
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周官地  
官司徒司市掌市之治政政則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稅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  
市以量度數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註質劑兩劑書一  
札而量之也。若今手書官保物要還矣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  
劑罰禁變而主盜以泉府同貨而敝賤大市日昃而市百貨爲  
生朝市商賈爲主夕市販夫販婦爲主。宋市市廛而不征稅使  
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貫舖而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履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  
取之也。○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  
此是開市治之法否曰泰如漢之報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  
○開市廛此市在何處因此都邑之市則都如井田樣畫爲九  
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  
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第日市門廛  
對面賣巨物者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司  
收賣之法如周禮司市率物價治爭訟謹察異言異服之類左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開上

堯

舊藏本

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則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國氏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釋列肆之稅王制政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補氏此肆是強子以意度言之然玩孟子所論征商自此賤丈夫始之說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附國市字彼謂廛本是死字此節神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真註法是常行底廛是時或輕或重底征是決無底國書先王平覓貴賤而惡塗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二句作一扣板如云法而不廛廛而不征則語勢順矣然先王恤商之意可已卽已從廛說到不廛不從不廛說到廛語意自兩間地舖治世之法有抑有勸廛與法抑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術也彥陵曰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牛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其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變率饒氏關議之辭凡泉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

先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令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

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李公固曰行旅之人爲類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周禮曰助而不稅

之制謂重助而不重徵

屋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第氏謂毛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主 書院藏本

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

之民已賦其屋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周

地官司徒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

者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古田二服及夷器也民雖有開

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上徒

車薪給稅役案子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

無常業者罰之如何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

稅丁錢御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不替他地民賦者一夫

所受之宅里者一里所納之稅也。周禮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

麻與民無職事者上之人有法以御之所以當其地也。民

皆者而無游手與民無職事者所納之稅不納家賦者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主 書院藏本

村民居之貨市稅之。里馬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

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等事。里與貨豈任已不是又舉先王

之制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游民處不是見得意

思未盡又說游民取不足是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

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但知曉有次布有里布周禮

地官司徒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周禮曰凡無職者出夫

布春秋傳曰貢之百兩一布又里人職掌飲札之飲布總有貢

布而布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案莊未引

周禮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猶謂市中交易言故曰南就

市中居處言故曰民因勉然論來厚而不征之屬承上市字來

則專指後市之屬厚無夫里之布之厚則兼指左右各三里及

後市之屬也。案莊於第五節厚字亦微作後市之屬不兼

市宅何也。看案莊於第五節厚字亦微作後市之屬不兼

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厚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夫

百工營里之所及商賈居停稅之虛耳。周禮重稅之虛耳。夫

賈以營里之布惟後市之屬乃商賈交易之所付之所在故

賈四面重稅之耳。案莊定爲市宅不爲見存疑得之。案莊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納稅受一里而爲稅者此是屬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聖聖賢賢。處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之。人殺之。凡存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之。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救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何之苦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使吾國之民。亦仇敵也。說鄰國手編。宋張氏。除使世。蓋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以先王之法。皆所以

過人欲據天理也。蒙別上五條且推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云云。闕論民字包土農工商之若父母。永上五條字生來實困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盛有所扶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重廢亡邊闕。闕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徒虛文之粉飾也。周夷王曰對民言則曰父母對天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伊穉雲曰上五節只言有感發有應之理。此方言能行之實效。通章重無敵於天下。句上五節天下字正與此句相呼應。然其關鍵又在信能行此五者句。而尤在信能二字上。信者果而必為誠而無偽之謂。此章五者與梁惠盡心章所論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小有異。同然總是仁政總是王道。兩章合看則王政之矩矱兼該始終畢舉於以為天吏而王天下如反掌矣。悅者聞之而心喜也。願則有錫賚之惠矣。悅在先願在後。見龍記。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德。榮。強。不。能。無。是。以。生。但。底。臥。之。以。派。天。耳。始。則。不。知。愛。物。饑。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完。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孟子。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軀。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飯。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書。便。生。一。書。物。所。謂。爲。心。者。豈。切。切。然。像。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便。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天。元。無。不。統。其。運。行。爲。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生。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德。用。焉。則。爲。安。泰。直。到。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滿。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符。恐。數。而。足。滿。人。心。之。妙。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去

書院藏本

通篇程子之言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將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所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義且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味焉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心之德即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答歐陽希道書程子曰四德之元則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則此一事便包四者雖非二物也愛慕隱隱之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人為愛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謝安陳氏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而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謂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去

書院藏本

夫子十翼之言窮究深考爾易乾象言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為初生之物之心貫乎四德者也而文者以體仁為之近初者見天地之心亦以一陽初動天地生物之心也而文之近初者以下仁贊之至繁傳又明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推以聖人守位之仁配之蓋夫子贊易特言仁者推此數處而皆推本於大生之德然則朱子之說蓋學易有得而問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實體之也○因武清曰從裏面裏上到上面又下來二句文義殊不可解檢原文乃氣從下面湧到上面又湧下不知轉釋何故改之○按克己復禮之類專言之仁也天地生物之心偏言之仁也○朱子乃比而同之者何也蓋此所謂心之德即愛之理也所謂即此一事便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此章專為凡人有不忍人之心即下惻隱之心斷指情義○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而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山真氏人存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遷延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引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由仁義行者也不待著力察識而擴充之察識擴充其次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著流不出矣故人有不忍而須達於其所以不忍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安幼者食壯者民不怨不怨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何如人皆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是活善字不指教子也非惡其然而然也惡彼不放人之名  
 與氏謂不仁之名惡謂今人仁見惡子辨入於井皆有林楊則  
 隱之心只是乍見時光景未說至教處亦當辨也只用不仁之  
 各說然則林楊則隱則隨而教之矣顧念華曰今人對先王看  
 在石中不擊亦有胡敬則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  
 心如刺者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愛變江  
 曰無所動而為真也學者須識其真惻隱是道心愛變江  
 自然惟不忍之心人有之所以作見孺子將入井是心即發  
 夫機自動則利遂次之謂非有安排布置教訓之真此言  
 惻隱之心使人有戚戚心動處一箇食槽害羞惡之心使人有  
 憤憤不平處俱從人欲橫流中揭出一點真良心來此方寸  
 聖在一字此一字透則全神畢現箇中子曰前此者方寸  
 之中為厚為薄總不可知後手此者神明之地從善從惡莫不  
 可知誠為其生見盡變其有戚戚羞惡之心為萬物一體之心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解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  
 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  
 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宋子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  
 流決背而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明道先生  
 過失德地惻隱自是羞惡之心如何明道說道見得惻隱之心  
 之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  
 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  
 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  
 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  
 看如何格仁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閑靜了  
 心差錯辭讓是非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  
 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問孟子  
 之謂也性之德為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為四  
 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惻隱  
 惻隱之心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端是  
 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羞惡惻隱是惻隱是惻隱是  
 是非便從這裏發來○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  
 之中心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  
 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吾山與因孟子  
 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為衆善  
 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  
 為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  
 欲閉塞而失其本真耳爾問惻隱由是觀之自是指孺子入井  
 一事說論惻隱便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發引是非是  
 活字是其所是其所非也後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  
 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  
 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矣李翱曰論源頭只一箇仁自包了  
 義禮智論成說則必得義禮智方全得一箇仁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所能知者皆擴而充之其學之在知字者衆人之中心若  
有能知者以擴而充之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  
之中心即此中心不知不爲耳淵室與四五行無土位位在人  
之中焉焉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焉焉則此中心之量其  
心之量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  
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  
此心本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  
量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  
各有條理反求然則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  
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按  
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各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  
嘗無定位成各專氣不可執一而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  
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  
不可以而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而南如中問五土則自其五方  
而於東南西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  
各因近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  
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減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不  
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各而各無所不成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兌 書院藏本

四方者如此就五方者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土於四  
行之外是論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  
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擴充因體  
體之心而悉及至是辭讓是非之心實四者之一仁也惟聖人能  
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  
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衆人則不能察識不能擴充此心雖發  
隨發隨沒其目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  
欲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之心同此天理也  
欲飲人之飲而欲飲之不能充之分於擴充天理與向人欲而  
已此章亦在於人欲擴充天理也○陳氏此章七節第一節  
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所有是心三節  
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  
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  
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後一節○陳氏朱子云若以始  
於言之則則義禮智始發處爲訓始字尤切如發端處開端之  
類皆始也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人皆有惻隱之心此  
惻隱之心有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擴充之  
理擴而充之擴而充之其仁將不可勝用不能擴充之理

有而仁之擴新無矣此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  
終乃天壤隔焉○引擴而充之意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  
忍也○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即中庸所謂致曲○若夫  
始然泉始達所以日新又新有不能自已如此者蓋因其有而  
有易爲力也○若夫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達沛然之  
不可禦○事父母亦須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父母  
○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  
我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達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即此  
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言二  
此字所指不同○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  
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成各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  
矣又何謂無成各○不可以土爲四行中之大極也蓋五行皆  
不仁於西人哉二章皆爲當時諸侯發深意知皆擴而充之重  
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  
而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  
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擴充是用功之成○若夫始然泉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兌 書院藏本

達言善端之發勢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  
惡可已意○蒙引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  
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愚謂充之與致中和一般  
通樂利政皆在所充之內固無餘末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  
擴充有疑得之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  
察識其端又在此知字前又語類云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  
道是這箇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情面而前也是惶  
惑得可羞又卻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  
受可也心裏又要卻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此條  
似知而不能行然知說是不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  
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  
然亦是不不能充○修五曰火然泉達是論善端充長之勢到下  
保四端方是然達之充充處○注武費曰如火始然泉始達指  
加擴充之功說若四端未擴充時亦必有之未可混而爲  
一也○朱子問曰大始然泉始達只是言其機勢之自然其實擴  
而充之漸久在非一躍而便至能充也○由近而達由遠而益達亦  
有許多漸久在非一躍而便至能充也○到能充卻是說滿其分  
量而言故云足以保四海○陳氏曰矣字權下與下若字粘連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禹聞善言則拜

由其樂善與舜之樂善亦無異但由禹多了人己一層意見  
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焉此三節全將此意理  
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能食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  
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做我的東西是我送的  
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做我的東西者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  
然無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為九夫大  
桓曰要知未聞過前既聞過後他人何以來告子路何以能善  
有多少意義字皆從日要則字人提告之以有過此便善了  
則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有要補過之善  
之心素蘊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子路賢者也故不虛無過但勇於自修是以喜於得聞而受之  
禹則聖人也其心統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  
善言至誠屬己拜而受之誠蓋以善言有益於身小者利  
於國家而之而不受則止於千里之外矣此善言之所以當

善其得聞而受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則子曰仲由嘉聞過令名  
也。然則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減其身而無  
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張氏兩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為善而惡人  
諷己否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虞淵補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過者非出於氣  
稟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  
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  
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  
為善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蓋安謙謙子  
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然則仲由喜聞過於  
無窮焉非是就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修  
有善河稱而令名無窮也。蓋子路之喜聞過而勇於自修  
能容己之過之并勉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真從復先養由善  
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教焉不可先取由禹與國之因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以難乎天下之公益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  
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其身益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  
者善與人同之日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  
兩其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其心與理一安  
而行之非謂有損飽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見  
聖人之心衷衷無間如此耳。虞淵補氏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  
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問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  
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  
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雙孝健氏舜  
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為惟前時堯堯人雖生知而不白以為  
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亡之所為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  
善於己則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  
而非人所及也。然則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  
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二  
句以是一事故亦只言無非取於人者。善與人同此善字以  
天下之公益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  
樂取句以為不知善之在人因是舍己從人以為不知善之在  
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當可而已不以善為己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合上聲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  
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樂取於人為善。是  
也。因言同善與人同日善者天下之公理。本善在己在人  
也。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為善之心  
遂有私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私為己  
孰為私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合上聲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  
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樂取於人為善。是  
也。因言同善與人同日善者天下之公理。本善在己在人  
也。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為善之心  
遂有私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私為己  
孰為私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

有也。若有以善爲己，有之心，則自病其己之未善。欲文飾以爲心，而不使己必矣。存善與人同，是已。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心不使己必矣。存善與人同，是已。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心不使己必矣。存善與人同，是已。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引俱得之也。善未甚明，子因其說而暢之。○舍己樂取，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至虛至靈，相遇以天相通。以性處焉，則曰：人已二字，亦是他人看舜如此，在舜止知有善，何曾較量人已。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創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進貢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歲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帝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昔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書稱：舜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昔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書稱：舜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希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係于禹聞言則拜，猶著意做舜出於誠意，然拜是若輩，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處禹則取人之善而取諸人，以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則是聖人或已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註所謂聖賢樂善，子路、禹、舜之言，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卻單說舜耕稼陶漁，其事處於禹、舜事後，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欲求聖賢，誠過師非視于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哉。如子路之克己，私私而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可謂安說。氏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此條以誼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

五華集訂大全

上正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焉樂於聞人之善言而釋樂取人  
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求一句所謂在  
已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  
皆單說舜竊恐未必然樂取人爲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  
善言如好問好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問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後  
此之問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已分彼此子路  
問人告以過即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焉問善言  
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  
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  
是也後說知舜之與人爲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亦從可  
知矣國書謂舜即取爲與是極形取善之妙上句從舜身上想  
下句從人身上想有兩層上句從舜想到人下句從人想到舜  
只一層國書謂朱子小註謂拜是答我問未見得行不行若舜  
則真見於行事處此恐未必然禹之別只在人已之見上不在  
行不行上○吳因之云與人之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求  
於舜只是聞於歌歌鼓舞之內者胸襟漸樂不覺意氣踴躍耳

五華集訂大全

上正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  
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己  
下如字免  
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  
切於是也己語助辭案好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  
其所以爲聖之清也如下車不用之意亦猶然惟伯夷不然此  
夷之清也於惡而不與鄉人立也猶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  
夷自思見得如此也○辭命雖善而其人不善也故亦不受若  
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推惡惡之心云云此無實  
事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卻是實事  
只就諸侯說人亦可知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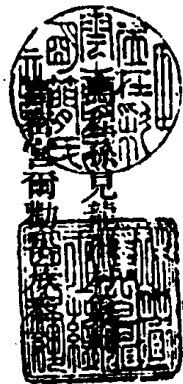
因是清和舒處然十分只較得一分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德  
處。問不恭是處已足待人是待如此其心我竟觀人如  
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不恭處使儒夫學和便不恭  
鄭夫學清便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學者寬而後不恭  
者立君子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隘惡不恭不必言  
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安樂溫公  
孟子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  
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台而去豈非其君不事於義者  
見孔子孔子雖以疾豈非其友不交乎賜貨為政於魯孔子  
不肯仕魯非不立於魯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  
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  
豈非遺佚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不慍乎居  
憲何何但能言豈非由德與之信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交其士之仁者非  
隘也而和而不同豈無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交其士之仁者非  
何得云君子不由乎曰如公之役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  
魯三子之長然則時乎清而和而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  
乎和而一於和矣是以和而一於和矣是以清而不隘時

伯夷柳下惠固是其清和足以感勝與起人亦其隘與不恭  
有以激動天下之心月也若孔子太極元氣有不恭然者天  
合兩章者未方曉孟子此說得矣然則孟子學孔子者意  
其清和不可學其隘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也發清和  
不惟夷之隘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言君子不出國  
不登有隘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言君子不出國  
未嘗曰當學夷之隘而去其隘與不恭也抑猶引由其清不  
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蓋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力  
由其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  
由其清之得處便不妨然則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  
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統統自見。大至朱  
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亦似有微引之病。有謂夷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  
而不知正不用回護也。在夷之隘不恭亦是正道隨俗出厚化人非疾  
惡太嚴色施遇其者此但人學之將不止於隘與不恭者故  
子由清和之中處不由清和之隘與不恭處也蓋伯玉曰君子  
不由夷和之自與夷民同意此意記武備曰須直就二子所為觀其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梓字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四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勿軒臨氏首章爲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陰陽城池之固也。人  
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爲性下支分兩邊自解之。蔡氏時四  
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

五集集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戊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戊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戊亥對辰巳爲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旋源輔氏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峯饒氏此大槪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卽是王字相王之次也全到這裏矣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此其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卽十二枝干卽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時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年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次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運時分閑休生傷閉景死驚方位太乙局運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運時占斗括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文加支范義以占歲占兵

五莊集司大全

上  
面  
公  
錄  
五  
丁

書院藏本

此皆其屬也。趙氏遷孫夷儀，干之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其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方向，然後占其夢。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上祀歲星，以伐商，就太祖以甲子日破蔡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周吉史記律書以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機尤所中。故六聲敵知十二律而聲氣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內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父常觸類而推之。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以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饒氏：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舜下重人，和上，則怨怒。孤虛二字大全蔡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出。岑峴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饒武備曰：孤虛亡也之上有舊說二字，餘微此之下。則云：今按空亡爲虛，其對宮爲孤。蓋本宮空，官即虛所對宮空，則孤矣。蓋舊說以空亡爲孤，其對宮爲虛。氏則以空亡爲虛，其對宮爲孤。釋全載其原文，乃大全刪去舊說二

五華集訂大全  
上直 公餘丑下  
二 書院藏本

字及今按以下則以舊說爲金氏之說矣。蓋其也。○甲子旬則戌亥爲孤，午未爲虛。午未二字乃辰巳之說。辰巳者戌亥之對宮也。○述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立字乃位字之說，今俱改正。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

咄 夫 首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案此條中夫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四書釋地文雖未傳蘇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祿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三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編求仲曰三里七里雖言其狹小卻須說着安方切地利御武漕曰賈公彥典命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九里或據里代法也山堂考索云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聚會城中之舒宜以十有

三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由此觀之。則城之三里者。豈難定指為子男國都也。周剛侯曰。值得也。從曉日來。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豈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章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趙氏古甲以

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日。變繁饒氏。非謂可以全無天

時地利。但不如人和耳。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

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

人心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仁山金

因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有說曰。粟

而可以緩急。亦係後世軍備。以米故。久即不可食。謂引此條

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何國引曰。兵草米粟皆出於地。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三

書院藏本

利。愚按。見銘等邊策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

卒出於地利也。故乘陳吳王濞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

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水粟出於地利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新。張氏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

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就繁一失道。則遠拂人心。心之所聚。雖

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變革。饒氏

聚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

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繁。引。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

是利。軍何以亦謂之利。曰。章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謂為

事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有疑上。自地

利不如人和。城民不以封疆之界。保國者。得人和。得道者。得其道。孟

子嘗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百姓如流水。下。不可止也。又曰。黃德而

士云。云是也。後世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順之。未便是歸

多助。正是人和。夏。葛城民。三。何。非。中。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

易。得。耳。又。曰。多。助。之。至。不。辭。就。其。多。助。而。論。之。耳。非。又。出。多

助。外。也。說。純。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

民。論。說。便。得。下。文。四。書。釋。地。理。志。言。初。封。地。焉。而。寡。人

民。乃。歸。業。通。商。而。人。物。始。聚。矣。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

將。去。女。論。語。之。書。禮。運。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順。民。之。詩。道

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城。其。民。矣。若。子。於。此。亦。可。以。觀。世

變。云。國。書。禮。運。封。疆。正。所。以。城。其。民。山。谿。正。所。以。固。其。民。兵。卒。正

以。威。天。下。不。以。云。者。五。非。他。關。去。險。鎗。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

乃。可。耳。臣。武。書。曰。國。能。保。云。故。曰。域。民。節。是。言。人。和。以。天。下。之

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愚。謂。二。節。總。是。說。人。和。之

勝。於。天。時。地。利。處。末。節。只。說。足。城。民。節。之。意。耳。不。可。加。此。分。論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四

書院藏本

也。○按徐徵云。此條。論。言。人。和。之。當。得。不。是。人。和。在。於。得

道。蓋。言。說。人。和。處。已。合。得。道。意。愚。謂。節。說。人。和。在。於。得。道。有。何

不。可。謂。勝。候。曰。多。助。是。人。和。得。道。其。本。也。謂。得。人。和。之。道。者。非

是。○封。疆。之。界。三。項。皆。地。利。也。三。不。以。正。道。重。得。道。上。去。盡。明

謂。此。節。無。地。利。專。言。人。和。非。是。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已。新安陳氏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

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夫。王。之。守

國。家。用。天。下。本。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

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

小童云云。王不為。王曰。此。一。可。行。月。人。亥。什。取。自。

不可以加賓師也。○病纔小愈便造於朝辭難兩教而以爲召復豐王命。師遠不來。忽亦如此。不知王命所以加而

不可以加乎也。○系繞小念便起造於身命與外境以起

走承風為志  
亦可見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士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敬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惡，謂國之說，學說曲矣。奔徒，故曰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陳善明惡，致君堯舜之敬，致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者也。國與國，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七

書院藏本

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侯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謂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哉？此不敬之大者也。南門外子，辭疾出也。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則齊王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引之意也。看來孟子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子幾何？此意正為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皆是人倫，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是所論之事。故與父子一倫並言。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遂言已之敬王，虛誠誠愛慈子，然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與以敬，實誠不得已非過於所愛，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引，亦不知其疾，而無由醫治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說說內則二句，須知君臣是方是景子本意，而書惡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連兩端說，合則仁義便都非堯舜之道，不以此事君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八

書院藏本

即賦其君是不陳堯舜，便致於賦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君賦，實宜云：然是一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一盡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途，即不陳堯舜之道，所以開邪而兩路，到實難中，有無數法，則開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敬王不是說王，敬是堯舜如此，却是獎導，須孟子實見得王非堯舜，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固執，然註敬之大後之小，韓氏以心與貌分，點大小看來，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過註恭敬亦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與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伴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達與緊要處，全無起曰：我非二句，是說敬王不是孟子，敬王自謂向來平憤憤然，大例曰：為人君而盡仁義者，莫如堯舜，欲人君之盡仁義者，莫如陳堯舜之道，非其道也。王實足以為堯舜，而我王之不敬，甚焉。綸綸曰：非堯舜之道，不敬陳於王前，是王之不敬，召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敬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何足與言仁義哉？我之未足用為善之資，被上其心，日是何足與言仁義哉？莫如我已

於不敢二字  
中區盡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南門外子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為不敬也。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有與不與臣同也。景子曰：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





而天下則有數學如孔孟之修明道統。聖訓立教。亦皆所以輔  
以教。民之聞見而育之。使民各遂其生耳。朱子謂造為屈伸  
當重有一不可以變二也。引非之誤矣。惡得有其一以慢  
其二。即在上三句內看出。會子不言不義五所知也。此之為  
通丑所不知也。言出於會子。故非不義則此或一道。自可想見  
為法入說法。  
故如此說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台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而後敢盡其能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程子曰  
是為德。德者。德之謂也。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程子曰  
是為德。德者。德之謂也。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程子曰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豈所以養其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  
不台之故未始方明言不可台不台就其心言是其心何賢有  
所尊德而不敢慢處尊有榮幸禮儀榮有愛慕於勤意齊王  
句正申上就而不台之意程註釋  
以臣言本交實以君言不得誤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舉伊桓何處見得學而  
後臣之辭無所礙於伊桓於仲。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  
見師之之意淺顯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  
尊德而受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了然後  
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向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者去  
類類也。尚通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

所從學者也。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卻  
德無官無一人能育發有為故曰莫能相向好臣其所教不好  
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與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  
能相向也。出武則曰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桓  
公與大有為也。好臣其所教二句與學焉而後臣之相反而不足  
與大有為也。上節說古人能尊德樂道故足與大有為此節說世  
主不足尊德樂道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自管仲且猶不可自而況不  
為管仲者乎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常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榮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  
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朱子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  
任事但召之則不在彼陳餘餘之尊孟排孟公云孔子聖人  
也足哀庸君也然定哀自孔子不侯而位色物如也足  
聖如也過處位且不取不恭視召之有不在而位過乎孟子學  
孔子者也其意甚明孟子自謂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  
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甚明孟子自謂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  
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彼  
所當養若其所以與孔子與者則孟子自謂之詳矣恐其不  
未深辨耳爾爾氏氏孔子始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孝

書院藏本

知指以為無非者則孔子者孟子不期而出而不知者或  
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延聘曾不  
知何性於景王乎將朝禮也則王托疾之旨而不往義也明  
出而欲王深維其故取惡意也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  
昔者我今山食而山出也豈不正大面何必為是紛紛哉王  
素要於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待其邪志乎孟子知人  
可為善哉故以充其邪志王若以僕僕其命為則僕僕委服役  
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微其深省而  
自能於於子陳義明著如此景王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啟悟王  
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外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  
射其感悟於終也則者仲子變化皆有深意存焉則則氏  
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景王之徒其  
不足以此知此義也天地交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  
此自然之理也黃帝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特勞以聘賢者下  
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結聘君上日墮而下日墮上下之情  
絳而不結聘之真樂鴻而無成天下日墮於亂而世無善治  
孟子為冠帶亦可悲矣而與則則君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  
名之耳。義見於外親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數在於中心者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故於黃鐘陳善言之上下之交惟不荷合然後可合耳則  
管仲且然不可召至極公不召管仲上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  
不召伊管仲重君言此是正脈則則則曰不敢召君也不可召  
臣也君不敢召臣臣不可召也此之謂彼故將  
謂教不可召而召也此之謂彼故將  
大有至末只是申說有一不可慢二意  
賓臨之位與為臣者不同孟子曰往朝王則可王托疾以召  
則不可此辭義之舉所自來也景王乃謂其不敬更知觀其  
道如我齊敬大焉然所以終不赴召者蓋君子以義為之  
道輔政亦即以義為之近自重義為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  
在我則商賈俱利矣彼扶區區之爵而欲以假其二是顧天  
下竟無不可召之臣也豈識古來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  
之臣也哉湯與齊相之已事可據已湯於伊尹何如桓於管  
仲又何如夫孟子於仁山義海齊齊之進者也生何有不屑  
為管仲而謂管仲者王之召乎此意於世固不能識  
即公孫丑與孟子仲子恐亦未之深悉耳 見龍記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廉倍於常者一百鎰也  
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孟子  
生卒年川流或問齊餽兼金一百鎰趙注古者以一鎰為一金  
一鎰是為二十四兩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黃金至二十四兩  
無乃過於厚與余曰否淮南子曰泰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  
漢以一斤為一金考之漢律歷志斤十六兩然則泰之斤鎰漢  
之斤三之二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  
十兩然則泰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耳也淳于堯傳漢送  
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孟  
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荊刺傳夏無比賜黃金二百鎰至  
魯家則宋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建侯以黃金千鎰  
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家以金千鎰遺燕將即平原君為魯連  
壽亦以千金呂不韋金能增損其書一字于千金倘有什倍於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古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古

書院藏本

齊餽者安在其過於厚耶或又問古之權與今同耶與耶金之  
價視今輕耶重耶余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  
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泰之斤雖重於  
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注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  
金重一斤若今兩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  
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是值錢六十兩矣  
當倍於唐宋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值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  
少而價值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清精列傳齊威王使淳于堯  
之趙黃金百斤車馬十乘堯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黃金千鎰  
車馬百兩蓋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為一斤要固之曰陳臻  
之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齊  
而同受也若把辭受兩不看便非本旨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薛居正曰陳臻則就事逐校量孟子則以義逐  
以此看為極顯明同道益明白矣注武肅曰蒙引謂不必說出  
皆是義陳臻之問只是字無義字此說大謬夫不以義為準

齊何以見得其爲是。若謂本文無義字不必提出。是欲解經者只以本文文字而通他處。也是全不知解經之法矣。皆是句實下二節。然皆是處。須在處處與無處。得則處字又是眼目。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子何爲不受。贖徐

贖送行者之禮也。周聘。餽曰子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非無名。餽。其事而今之受。乃非無故此。正所謂交以道接以義也。下辭曰。聞戒後。以爲兵餽之一語。見古雖無其禮。而禮以義起。亦無不可受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爲兵之

時人有欲告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餽。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國各有封疆之界。一出薛之界。則

五華集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非薛之令所能行。吳故薛君之於孟子。只得以金爲之兵餽。餽係因此二節。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子將有句尤重。若無是行戒心之事。即古有其禮而後托辭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未有所處則無辭。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其賄賂。賄了。問處事是處物。爲義之虛。否曰。是爾。張氏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義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河有。其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且。慶源補氏。孟子於此。無子尹氏并子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聲義之義。亦可知。所予矣。新安陳氏。孟子于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氏謂辭則皆辭受則

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蒙引。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者。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有餽。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爲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於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以貨與人。而曰貨之者。猶市廛取稅。而曰屋也。皆是死字。作活字用。或疑按。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有辭。蓋小人儘有貨利來。妄假托名義者。若只當他有辭。便隨小人之計矣。此不可不知。王叔梁氏。趙駿。五節主。歸只

在。有。處。通章重。皆是句。而皆是在。有。處。無。處。上。見。貨。取。二。字。亦。須。取。而。已。義。而。可。與。宋。薛。同。類。而。論。蓋。此。正。見。其。有。是。而。無。非。處。之。疑。原。在。不。受。齊。餽。上。故。求。句。亦。實。在。齊。一。見。龍。記。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五華集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士之殺之也。趙氏。則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樂則下邑。屬邑也。如一不在伍。亦未至於殺也。則書釋地。讀史記。商若平時訓練。即操閱。成者。旁車而過。讀政列傳。韓信。侯景。方生。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其衆因。權。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開。七區。持戟之士。亦多。蓋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楚邑。故難治也。大夫亦自曰。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陰都。京山曰。伍。伍次也。失伍。不在伍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楚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東。宋康公。負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國。孔子時。魯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平陸。則梁門不閉。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遠邑也。

故鄆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白都無曰邑邑曰築鄆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

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妖音遲龍鳥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砥礪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上孟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齊人曰所以爲蜺也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梁引孟子謂螻蛄云云只是渡之  
去此乃螻蛄自行其志也。如何見得孟子爲螻蛄也。曰不必如  
此。若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人去就之律。令  
然也。孟子使螻蛄言。螻蛄言時便是如此。螻蛄斷了用則留不用則  
去。豈復有非法哉。況孟子云。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  
是問。苟不得言便去耳。亦可見螻蛄之主亦孟子之爲之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雖親覲希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其言夜闕難啓。溫公疑孟子。孟子謂紙龜居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專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言責乎。曰。官守言責一處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衡斷國困。孟子異乎紙龜。故得從者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手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誠意備至。故告曲盡而王終與之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出。出盡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梓梓者能識之。陸源高氏距心有官守紙龜有言責。當雖未自以爲異。然諫不行能去。距心豈

上  
三  
分  
下

平

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問其能去也蓋實於距心矣雙峯陳氏  
餘裕是寬綏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  
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恣地  
逼逼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  
行與孟子之說不明日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  
不恁他逼逼後來臚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問  
無道然亦以容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歷多時後來卻因問  
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雙峯胡氏集註前引尹  
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  
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  
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連所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  
此則非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典義繫引我無官守云云此正  
可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便商量此一着了非常  
法也蓋合詩上二節蛇龍成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下去下二節  
孟子曰或人之論耶可以久而久見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  
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張子曰君臣親然立人之朝  
義不合而不失者固智出無量下矣若托於綽綽然之德裕能委  
蛇進退以市其君又豈知孟子之所以誦齊人者乎孫德樂曰

兩則字見一毫寬展不得  
正與緯緯有餘意相反

守道者與守官者不同守官者實在言則宜言不聽則宜  
去無道是也倘恨其不早言去耳若孟子則守道者也  
無官守無言責道可就則就道當去則去而其去就之際自  
可從容不迫奈之何以責無道者責孟子則責人其亦不  
之甚矣  
見龍記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驥為輔行王驥朝暮見

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音反

蓋齊下邑也王驥王發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  
事也國源補氏使事謂形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事也國源補氏使事謂形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惟玉帛之類焉數也國源補氏使事謂形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而使驥治之若師以大益有司指驥固不是矣國源補氏使事謂形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主 書院藏本

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驥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  
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輔氏謂若事有  
不治則亦須與驥言此亦孔子與驥實之意也蓋孔子之與驥  
言也是與座人言也非與驥言也孟子之與驥言也是與輔行  
者言也非與驥言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

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于何言哉扶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謂因孟子為卿而實其師  
也則夫前文謂數國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驥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驥孟子以為重耳有司  
之事不敢以親而驥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驥則  
實其事於下若驥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驥則孟子固  
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

亦為用有言哉國源補氏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  
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  
更與驥言也此何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  
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驥關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  
驥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驥  
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然自常情觀之孟  
子之不與驥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  
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惡之而不欲與之言  
則惡之矣孟子之待小人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  
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子  
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謙惡  
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國源補氏君子以遠小  
人不惡而嚴易蓋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驥不欲與言於公  
孫丑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驥正是治  
之者國源補氏因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  
莊曰遯小人之道者以惡驥屬色道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  
莊威嚴使知長則自然遠矣國源補氏公孫丑此章之問與前章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主 書院藏本

子矣不為政之問若同孟子孔子當時皆有難言者若此托  
詞以告之○大註有司不指王驥若是驥朱子何故又云有司  
且驥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朱子是於或字生出有  
司字○國源補氏謂孟子小則謂孟子疑蓋大夫王驥與兄蓋驥之  
蓋同音蓋註御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  
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  
二地斷不可解後讀左傳趙宣子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  
趙同為原氏於時先軫亦稱原軫趙氏曰蓋分原邑而其食  
之倍二十五年後為溫大夫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  
一年對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  
共食一邑者因怡蓋一也以牛為王朝之下邑王驥治之也以牛  
為親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賜蓋亦大矣○金仁山云  
滕縣故城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  
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為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  
不為遙邇蓋接齊宋一及使事後丑以為驥唐宋現風度驥  
人莫疑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道內侍楊思勗驥之  
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驥之帝弟獨受重嗟乎如明  
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與○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驥積憾故





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周禮侯曰得之是不限於分有財是不納於方。緣事驗如重累之數之類。諺云。古之人皆用之。應上中古文云。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無使土親膚。即是上文以。以此爲盡心。以此爲悅者。其歸在於無使土親膚而已。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其所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宋子開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皆與此同。呂氏注云。所當得爲。而不自盡。則是行逆施。不顧理。成於所厚者。薄而無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爲盡。不得爲而惜。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制不得。爲者決不敢。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爲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此古語也。安知古語是爲。此物此物。或來生事葬祭耳。字皆云。此是引證作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應木若以美然一句。不肯太美。便是愛惜此物。而謂吾親爲可。薄矣。

重然後盡於人心。句得之爲有財三句。正是人心之可以自盡。處無使土親膚二句。仍應轉盡人心。句末用反收。見若以天下儉其親。即是不盡心。而人子之心。必有所不悅。不悅矣。不。不以天下儉其親。自是泛說。而孟子引之。對針。充應一問。意卻重在棺槨上。見龍記。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宋子開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同。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之。如子。喻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此私字。重看。若以王命來問。則必就齊立論矣。王陽明曰。堯舜傳賢。利民之大也。曾非堯舜。安得而效其尤。舜禹受禪。天之從也。之非舜禹。安得而效其尤。因之。則不得是立。燕君臣罪案。正見其可伐也。死下。宋子開云。當重無王命。上註先公只帶說。臨。則侯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無故與人。正是不奉天命也。彥陵說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天吏庸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

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

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

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謬矣。朱子孟子言伐

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國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此謂孟子

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

矣若選探其情而預設辭以答之則情防險諂之私爾豈所賴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耘蒸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

殺戮繁累之過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曼峯饒氏惟士  
聞則可以衆有罪之人泛濫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

上孟公孫丑下

三

書院藏本

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觀此理

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存疑未也只作未曾說

代而以燕伐燕則不可故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張彥陵曰此章當以天字爲主

燕之私怨。是不降天命。齊之始征伐。是不奉天討。非竟爵而  
揖讓。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事。

代又說齊桓伐燕之人未嘗輕食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于魯私與子之私受罪無所逃沈同私以可伐爲問孟子舍此別無可答者然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今齊與燕地

陳德齊美能相與庶幾可伐卻非齊所當伐而況係人父兄  
豈人宗廟以暴易暴以亂易亂爲天史者固如是乎而孟子

豈有動之之理乎。見諫記

燕人哂王曰吾甚惡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

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平省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

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蒙別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

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賈斯曉得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斯曉得孟子不以爲是知其將畔而使之說能齊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天

書院藏本

伐燕所謂乘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備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陳賈乃逢其惡舉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

親便存不容違科其畔的心屬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疑臣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有的安

得以周公爲解。賈合註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在智一邊。蓋當時議王併燕爲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

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國之曰蔡  
仁且智且字與養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

且字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則公知其將畔

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  
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管叔解釋肅王不知而取惑耳仁

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智爲主說況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爲

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聲與平

**○** 子東區亦憂衆喜亦喜蓋天理人  
情於楚無至齊之於衆月公之於管

上蓋 公孫丁

免  
書院藏本

可求免也。得變。師公之遇。爲有不當。無。師公而無。遇。則所。無。者。小。而。所。失。者。大。推。富。論。其。大。不。當。錄。其。小。是。其。無。遇。適。所。以。爲。

不義者管叔也周公之心固自若也周禮曰周公之過豈是  
魯理上只此一條路別無躲閃處覺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千古

上孟

三

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

三  
書院藏本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意不行故去也。仁山金氏孟子致爲臣而歸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三 書院藏本

掩、現在、  
段情事。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蓋有不也趙氏曰豆爲國區受斗六升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中山金氏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毀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按如此則是宣王亦欲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宣王之意以爲孟子止可爲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爲政也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其所不脛宜孟子之去也孟子生卒年用考或同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

所辭之祿非一歲有也請備陳之。孟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石之量與今同耶？異耶？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鍾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如以孟子所云陳蔡蓋祿萬鍾，蓋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蔡，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蔡，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蔡，則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魯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與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此豈非孟子所謂誠古之制者，後成風而百姓歸焉，竭廩空抽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國可勝慨哉。○名存而未必實給，自註云：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卽石也。○足食四十人有奇，自註云：照周禮，廩人月食三鬴，算鬴卽釜也。○困勉錄：前此不留他日，而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諱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蓋武王曰：呂成公語，似是深文，然亦可備一說。范梈登曰：齊王謬爲此說，以博好賢之名，其所謂者又只處之中國而不置之朝廷，養之萬鍾而不與共天祿，使大夫國人矜式而遺卻自己，分明見孟子迂闊難用，姑雅俗耳。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四書講義：時子齊王邊人，四字甚疑。陳子孟子邊人以字其恩。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爲欲富乎？  
大者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況本非欲富，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爲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計揚齊王之失，而有展於我國所願之仁，顯言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斯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顯言其不可復留之故，下二節又因欲富二字而證明之也。○李孫曰：異哉！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爾墜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議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原源輔氏舉季孫所議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改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求於彼，於彼也，則他饋饋引謂三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懸意上使字乃爾君使也。不然則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此何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叔疑也。○註云：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龍斷得此而棄彼，其爲利一也。故引之則勝候曰：龍斷，謂壟斷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路，此要津也。私爲己有，則利權盡歸於己矣。爲政爲卿，卽龍斷也。要緊處在私字，私龍斷是於富貴

中獨據  
要津耳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  
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  
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  
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虞源韓氏文王關議不征是  
三代之初皆如此變率然也

五華集訂大全

止齋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孟子

左右望是欲全得之爲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  
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齊王固不得待孟  
子之道尤爲不知孟子之心蓋引此章當以程子之說來斷他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云云蓋孟子之去齊者以道也而齊  
王之所以留者利也此齊王之所以終爲不知孟子孟子之所  
以終不謂於齊而其道之所以終不行齊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翼注以所有易所無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治之見古無征商  
之法有賤丈夫三句是正釋龍斷人皆以爲二句極形其賤以  
見不可致征商二句言其意蓋徐子細口富貴之防特以之厚  
繩君子豈尊斷之爲反以之爲市乎并今日之  
事不至以萬鍾之養爲大夫國人所羨幸矣

孟子之來齊也爲行道而來則其去也亦爲道不行而去如  
甘肅李陽之所說矣。如爲市者登堂斷而用市利則人皆  
將賤之豈孟子而可以利動耶。孟子去齊當有別故而未  
便明言齊王與時子陳子皆以萬鍾爲可欲動孟子而使之  
復留也故孟子只反覆發明欲富之不可末節則利二字正

與前欲富相承  
應見龍記

孟子去齊宿於簞

齊如字或曰當  
作簞音獲下同

齊齊西南近邑也。四書釋地齊當作齊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  
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葭州城里  
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  
朝宿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括地志初入齊聞齊邑  
人王蠋賢令軍中環齊邑三十里無人則  
時齊都城西南兩關無敢有闕出者矣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  
隱於新反

隱隱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范紫登曰留行而日欲爲  
明是以已意留之不應示  
不欲聞其言隱几而  
臥并不欲見其人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取見矣曰

五華集訂大全

止齋公孫丑下

孟子

書院藏本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  
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

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宋玉問淵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日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當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  
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者何異乎

如泄柳與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  
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常閉門以待繆公不待言見申詳見  
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  
二子非有賢者隱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

畫師藏本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復淵補氏孟子之自志。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爲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爲王留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焉。之維持訓導。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于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未又以不及子思爲言。世懷中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闕）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

既曰爲王留行而辭不拜則曰以已意爲言則齊王之待孟子既不如魯公之待子思而客又不能爲惟柳仲祥之人責齊王以尊禮子思之事其不爲宜矣又何怪焉見龍記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三

豈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聲 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蒙引尹士譏孟子明也。二日是干澤也。三乃日是何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者。何耶。曰千里而見王是干所發也。如此說便見不敢逆以爲不足爲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  
鄭註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師月琳曰尹士原爲三宿而讓只重濡滯上前二段不過卽今日之失而併避其來齊之非然說千里見王已非投無所見不遇故去亦非真箇干澤此二句又把上二事撇開清往事不可知今此不可解矣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詞應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不見諸侯之義。快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王之聘。而往亦就得千里而見王也。則聘侯見見王欲以行道王未必不可為湯武而已之非干澤亦可見矣。

子三宿而出畫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說此是未出畫及方出畫。明非畫。畫時之心事。下一連字。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五華纂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堯 書院藏本

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機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孟子未出畫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望王之改而如改諸則必反予。此又望王之改而謂之也。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云云。予日望之。此更望王之改而謂之也。於既去之日。而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所謂為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為善。處輔氏以此為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愛君澤民之餘意。此是出畫後心。

實。實註王如用予至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說

故三宿出畫。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在諸句。是迷子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迷登舍王。就之意。此節是已出畫後心事。益見三宿出畫有望於王。非濡滯也。謂兼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刊之習。若說有其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李仲達曰。千里之別。遠三宿之期。短身與齊。是漸遠情與道路。俱長。在武曹曰。舉字從登。徒二字生來。而登徒二句。又從用子句生來。李氏雲。曰。然則歸志生於出畫。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自決。而心自不舍。王此節是說既出畫後。猶惓惓愛君。與上節只分兩層。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下了。亦是愛君好的。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堯 書院藏本

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養者所以為果也。易乾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宋子孟子與荷養。皆是憂則違之。但荷養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養之果於去也。而軒張氏齊王資雖純而不敏。然與夫飾情矯飾。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此不則在於格君心。故卒舉學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成。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蓋源輔氏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

背窮日之力而後宿效小丈夫之所為乎。○王由足用四句  
最重於子心猶以為違句正與是何謂也句對鋒相對  
見龍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  
普稱之以教人耳（實註）所引亦是寬解語非諱詞也（註）武耆  
於行良可悲也前輩有  
主此作文者頗為有見

日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  
時不同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

心千里見王王如用子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奉安此其行道  
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齊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  
澤民德能之餘意變舉饒民方其來也望齊王能行其道及  
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  
去不去者仁也亦氏所以說發則達之情也

則達之若與荷黃同而其憂則達之情與荷黃之怨然忘情  
者大不同也安陳氏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道  
必難行其次如魯莊於滅會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王不  
足與有行義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  
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第  
季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台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  
矣則引德能之餘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吝釋者汲汲之本心所  
謂是予所欲也德能之餘意必予不得已之後事○尹士是荷黃  
接與之流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切者蓋可與者也  
尹氏之讓孟子原為行道而來不遇而去亦為道不行而去乃  
三宿而後以為進此盡而心猶未舍總由王足用為善耳可  
以安齊亦可以安天下此孟子所為德能望王之故也而豈

吾道行止  
之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  
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屬（傳）氏歷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  
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三王六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  
五百年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  
各世者皆無王者與以爲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  
方見國書稱此節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生或與  
王者同時而問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  
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  
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傳）桓桓曰  
本節十分嚴密但追美往古正感慨目前除周則曰此五百年

乃通盤打算非特自古為然兩必有最重王者名世亦不可輕  
任武備曰按呂說重在名世說統重在王者二說似乎相反而  
倒是相成蓋星歷曰必有富在王者名世未生之先未遇之時  
亦可按期而決說非必待既生既遇之後知之也王罕皆曰其  
有字宛轉沉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特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  
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傳）地  
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註）力久用則必  
繼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皆想方合四書講義須事  
重時運惟亂靡有定所以為憂若周則其時雖示千年  
亦聖賢所樂耳（傳）桓桓曰數過頂上時可又是一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

何為不豫哉夫音扶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陳子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則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目聖人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齊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國舉饒氏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斷安饒氏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則饒氏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於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星

書院藏本

已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發天意既不欲有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則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在之已亦樂天也國舉饒氏不怨不尤聖賢之心事悲天憫人聖賢之德當分彼此亦姑就充虛所見言之其實非兩時事也國舉饒氏註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者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兼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永節對看出也饒氏曰憂世樂天非兩事聖賢無日不憂世無日不樂天注饒氏曰按註憂世樂天緊頂上雖若不豫而實未嘗不豫二句亦當以後說為是

彼一時之句緊對上夫子若有不豫說言彼時是謂無事之時自當樂天此時是行止收斂之時自當憂世下二節緊承此一時句說見世之可憂如此末節又復彼一時二句中轉出一層意來見天意難憑而其具自備前日之樂天未嘗

無憂世之思今日之憂世仍不收樂天之志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也夫何正對充實一問言雖若有不豫而究無不豫也。由附二節須看眼數處字紆回成批真有仰天長嘯者神低昂意樂見龍記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按饒氏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饒氏齊王是半上落人以其足用為魯故去後猶有餘思以其不能大有為。初見即有去志既內懷去志又外受齊祿便是為利而非義矣。饒氏曰初見便退有去志自是孟子本心所謂知其必不為者。聖行道之苦心也亦有並行而不悖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星

書院藏本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爾斯饒氏孟子之去齊三宿出魯猶以為遲而謂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收故不受其祿始當以觀其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遲留焉後為魯所留也此篇蓋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精學者所宜深究也饒氏曰饒氏則有說矣則有禮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焉。然則之仕見行可者見道理澤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饒氏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罷罷耳

○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意然不周進退餘裕太全在此  
一受其祿則為祿所屈是為祿有亡耳十萬之祿脫履而去青  
王猶欲以萬鍾之祿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  
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仲連不可以請索引謂  
據朱子足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氏是主於勢而言索引主新  
安之說愚謂二各方是楚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資歸不  
與臣同然謂方有事而然而去亦不是況其勢亦有不得主者  
要其未決去之意則歸望齊王之意務多辭例出據總計云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有為是不  
可以末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  
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國書地志孟子致為臣而  
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路史國名紀休在魏川或云介休介在魯西並非固勉孟子  
去齊與孔子主魯一樣是忠厚去國之道誤涉誤回志不欲留  
而復受其祿便是有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為他驕廢  
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仕而受祿道也而道有進有權有去志則不可受矣其久於  
齊者特因有師命耳非志有愛也次節是正明其不受祿之  
故末節只申言其不即  
去之由耳 見龍記  
乙未四月望日讀完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五

廣章張允隨時齊鑒定

廣文公意句上

凡五章 勿軒龍氏四章皆言廣事才  
章辨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假山金氏孟子致為臣於齊歸無而即如宋與宋  
此勝自勝而西而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或謂天子之子為  
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  
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  
乃分國書稱地繼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觀王三年癸卯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一 書院藏本

稱王後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  
莒在淮洲之上國滕南與楚鄰有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  
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  
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悖假道於宋之勢其賢可知顧  
韓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  
書皆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於其學故元史載  
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半視弗救履祥因進奉制播虛之策  
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  
序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鴨難易遠近歷歷可據  
宋終莫能用乃後朱珣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  
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人始服其精確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  
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二

書院藏本

敬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辨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提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孟子曰。性善。天理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孟子也。只是大抵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三

書院藏本

是一箇物事。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求書學問之人。得毋曉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堯舜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可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避惡。有順逆之殊。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能重禮節。重禮節。然後能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若謂此也。則謂孟子所謂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道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卻這一箇關鍵。孟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門人不能悉記其辭。云云。似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則陳氏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如孟子曰。誠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本體。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善惡皆在。此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上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註釋性者。人所聚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去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

濟而充之之充。○註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云云已包後而或  
與等三說之意。○性善是虛設其理稱善是實能盡性之人  
以實其說如朱子者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  
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而之說  
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  
人則可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備於學聖人矣  
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與實氏曰性善者稷學  
蘇氏謂孟子之於善見其端善而已先生謂孟子道性善蓋探  
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思謹按先生平日論易與孟  
子之言善本分兩截觀之者善言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  
者皆此善是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陰陽造  
化而生之理理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陰陽  
繼之者善故無不善孟子謂性善者善為人善既生以後之  
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探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  
平日之言與此兩說相參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曰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  
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繼大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  
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就其

一性即後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  
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  
堯舜能盡性上四書講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良知家言滿  
街都是聖人其言似合而有水炭之異一則師心自是謂須  
致知力行以必至於聖人也勝世子為人想是資性粹美而氣  
魄薄弱故孟子特以此開發激動之然聖賢此言焉能無不  
是定聖賢不疑疑亦更不可進此耳。○性善反而以對性惡一  
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盛凡為異端只要攪亂善字故  
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  
統攝故又藉此二宗則或亂益巧矣善惡混者善與惡同等  
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善惡與善同滅所謂子及  
女偕亡也總是極端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  
杞柳之說後通而為濶水又通為生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  
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  
他法固陋雖大全辨謂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  
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  
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  
子晚年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彼蓋未識心之屬氣質而

以盡性而希聖耳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扶

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遠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宋子言性惡，謂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復知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則謂是說者不推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交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六

書院藏本

理雖有至善，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圍率胡氏按：傳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秉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蒙引夫道一而已矣，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近說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性之別，然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正指性也。道者德行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俗賢者疑性善之說，本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求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企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道。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見這一箇道理。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註中分明以本同一性解之，可見道一即性一也。朱子答黃子排書所謂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是也。鄭樵山謂若說性即道，便欠詳盡，甚有疑議。道字分明指性說，便不可直說作性，亦屬贅著之見。

成說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

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父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

成陳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宋子言性惡，謂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復知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則謂是說者不推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交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七

書院藏本

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蒙引若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為者，亦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誦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微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能有為者，盡其性而已矣。性善，使道不一，聖賢又有一箇道，則聖賢不可企及。成陳等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為者亦是故。故知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以性入說。國齊滕陳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語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說德舜何人？子何人？而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遂不能企及？舜全在想像模樣上着力，有敢作敢為底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付自愛的。光景，合註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復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罔能誦文王吾人亦能誦文王意說。蓋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南面稱孤，北面稱孤，西面稱孤，東面稱孤，此四端也。今欲得此四端，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王曰：月公解俱釋道。今謂得此四端，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王曰：月公皆是。以人貴之，明與堯舜相映，然前文開堯舜原為性善。



此則釋堯舜亦即是說。道一不疑。有異。同。國。勉。此。節。破。其。不。敢。望。聖。人。之。發。下。節。破。其。小。國。難。自。振。之。賢。因。之。曰。通。節。全。是。勇。於。希。聖。之。氣。與。下。若。東。不。破。此。云。公。聚。相。照。應。正。武。曹。曰。顏。淵。公。明。儀。皆。是。自。說。傳。成。是。對。景。公。說。前。並。文。有。就。此。觀。出。謂。景。公。三。字。與。對。世。子。解。合。將。首。段。另。敘。并。下。二。段。亦。破。入。首。段。內。釋。非。正。解。然。中。忽。得。一。同。恰。好。與。上。下。文。氣。聯。綿。亦。足。備。一。說。也。周。聘。侯。曰。何。畏。便。是。有。為。有。為。便。是。無。甚。淺。深。歷。引。三。言。見。自。強。自。強。古。人。不。一。而。足。以。明。道。一。之。可。信。不。當。復。求。他。說。以。自。阻。其。盡。性。希。聖。之。志。也。彼。丈。夫。我。丈。夫。形。同。質。性。同。也。吾。何。畏。彼。聖。賢。何。害。不。可。金。及。來。不。是。蔑。視。彼。乃。是。高。擡。我。亦。不。是。夸。大。我。乃。是。策。勵。我。下。二。段。亦。如。此。看。

今廢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瘳莫何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眩憤亂言廢國雖小猶足為治但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八 書院藏本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孟子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為善聖賢須是猛起如服膺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勵黃氏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服勝所以勵其志。蔡氏方言云飲藥而毒漸消之問謂之服勝。復舉陳氏前而文公再見孟子時是發其資。果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觀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服勝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為處困山真氏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言其大者至於困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議矣。顧安陳氏林氏於下章言夷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謝汝師重

人惟患無善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廢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猶有本。在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已者而治夫人。則雖小猶可以為善國。但感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進人欲而不忍。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之汚濁。固不足以為善人。而紀綱廢。亦不足以為善國。故若日若藥。不眩眩。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為聖賢者。尚知所以自勵。云說盡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并井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則斷然依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似如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修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引有似不是。誠恐。性善。亦只在此。故說。可以為善國。此是我性分內。先將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在武曹曰。就治。意中。通章要緊。將善國串合。洗發方合。引費之旨。處有別。觀未節。猶可以為善國。及後面即以井田學校告之。便可見矣。若乞請便不切。世子身處青宮。天性未損。國雖小而猶有憑藉。可以自振。唐虞黜桀。不外孝弟。孟子告之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九 書院藏本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鄉間。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罔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針。謝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紵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就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記喪大紀大夫公子。舉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就食水飲。大夫士就食水飲。皆跪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于姓皆食粥。士就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舉士舉臣也。妻妾就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就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其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吳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宋子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



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壞於是率于欲知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皆或有祿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諱然爭之及意象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乘美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先魯文公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小者固不可泯也然宋胡氏前車鑒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畏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世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則勉辭定爲三年之喪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俱承上節哀字來禮註可謂曰知是能自盡而感遠人引者大悅是能自盡而感遠人禮承禮曰惟性本善故孟子

霍亂

說到慇懃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感當世之人  
心緊要只在親喪所自盡上固陋侯曰四方來觀知禮之士好  
古之儒講求禮制者來觀之也如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  
般與弔者無涉世子一行此禮不但父兄百官無不感動重能  
傾動天下於此見人性之皆善而王道之可行也

世子聞孟子言而卽毅然舉行爰以百官之不職者見世子之真能舉行而無不稱揚感慨可見人性本善只在人之能白盡否耳故親喪國所自盡句最重四情不可以他求句又與自盡句相應不亦善乎句善字卽從前章性善二字來見龍記

交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廣平輔氏謂云使然女阿後云使畢）滕即此匡。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無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至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拘音陶亟  
紀力反

民事請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量之急如此者。蓋以來耒耨復始。播百穀而不愆爲此也。虞厚補氏

一、

之爲道也簡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極心無極心由於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爲庠序一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職間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四書原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要含經緯處處以應下面等重勿泛講說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爲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指界則行助之實用處則經緯此章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爲主義以爲輔皆是從性善處認出民物一體意後陳仲曰通章大意只指車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兩成論制產說判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末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養士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又失立言指車之辨陳紫溪曰才

然且三時之動有其動一時之逸無其逸民不自援而可援  
視之即自援曰于茅兼燎原流泉之間索綯兼經光月影之  
下在武曹曰蘇崇溪所云困勉錄謂此新說之勝於舊說者也  
愚謂舊說自不可廢似當以兼用為長蓋民之自急其事如此  
而君親可親之乎此有則盛時臣所以告其君者所以承其  
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可緩為常事今於  
農功既畢入此率處之時而即承於乘屋為來春播穀之計其  
不可緩為何如周禮曰不可緩言此是為國第一重大事他  
事尚可稍後此當早區畫使民各得其所不可緩是從為國  
中指出此一事來見不可稍緩須臾也農事即指制產行助說  
不可緩言其  
重大宜急耳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夫

書院藏本

位罔民而可為也

見前篇

罔民而可為也見前篇  
罔民無恆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故  
死不曉而不暇治禮義也○放始遠於道則浸淫矣邪則成  
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徐僎曰焉有仁人在位  
先發出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  
着實處若無此心一箇  
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禮下所以開世祿及  
以制民常義及貢助復之法也○蒙引罔民者但知自利不知  
利民故曰為富不仁矣此其上下文相屬之意賢君必恭儉正  
與罔民者以也取民有制便是仁取民有制者必恭儉正  
以禮接下者必能取民有制故并言之不似後人翻定文字格  
式也先儒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者太泥盡自民事  
不可緩直至雖周亦助皆只是說為國者當先制民恆產之意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二教方是教民之事所關甚重而之  
善也○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  
蓋恭儉皆賢君之事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  
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  
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恭則能二字○一說恭儉以  
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有是德於中則云云○恭則能以  
禮接下無關於教民之事○說統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  
說來恭而禮下帶說禮下即所謂不侮人而有制即所謂不  
罔民也○恭儉皆節制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也一是  
心而後有仁政也○看來兼用亦得○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  
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誤此處無學校意在內士女之誤也  
蒙引得之僅謂曰本重農民有制即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  
為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民有制者必能以禮接下故  
曰制民產之事故兼言之又云云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  
即制民產之事故兼言之又云云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  
禮下確是開下制祿然制祿原不與制民產並重則以事言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七

書院藏本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  
反而已矣○蒙引補氏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廣言恭謹則以  
為仁不富也此上下文意相屬處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微者微也。助者藉也。微教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官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所謂助。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微。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廩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是私田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太 書院藏本

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廩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微通也。均也。藉借也。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塗。十夫有溝。溝上有道。十夫有井。井上有路。以達於畿。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溝。前漢食貨志。井田之遺。地皆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廩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墾殖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夫山橫澤源。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

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畝。田在野曰墾。在邑曰宅。詩。甫田。國食貨志。云。非方一里。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廩舍。其言取孟子而失其本。自何休注。公羊。范甯。解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爲。然。理。不。可。通。何。則。言。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一。畝。也。言。八。家。各。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一。十。畝。爲。廩。舍。也。言。同。獲。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一。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廩。舍。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有。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可。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注。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有。公。田。十。畝。及。三。畝。半。爲。廩。舍。之。事。修。以。鄭。說。同。諸。儒。又。失。鄭。旨。矣。錢。氏。傳。民。樂。制。氏。詩。南。東。其。畝。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宋。子。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諸。論。中。通。微。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言。登。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畝。貢。般。人。七。十。畝。助。周。人。百。畝。而。微。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微。許。多。畝。清。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丁。若。是。自。五。十。畝。增。爲。七。十。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九 書院藏本

七十畝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雜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日未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所書井地之法。以周禮論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意。制然常率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隨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隨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拘曲曲上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漢子齊魯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謂然者。若有可異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勢民動衆。廢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時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受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南而最廣。則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初。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受田之際。隨時而加焉。隨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微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謂是。溝洫以一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永嘉諸儒欲合之。直謂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則鄉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





縣里任國中之地都註謂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其下園屋  
二十而一買公產疏直謂是五畝之宅在國中則以桑麻則  
里與都註不同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則皆未有以  
改述因之舊也○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從園製二十而一近  
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津林之征  
二十而五鄉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疏云國宅  
無稅者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園屋二十而一者園即上場  
園任園地園即上場里任園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稅同也近  
郊十一者即上宅田士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  
二十而三即上宅田士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  
三也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公邑之田任甸地至任疆  
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上公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  
中兼有六遂其稍遠都上之惟官家邑小都大都三等之地爲  
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  
等采地而貢以其鄉遠公邑皆爲貢法故也今按孟子市廛而  
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園屋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  
乎況三代貢助不同而貢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財榮而

於此然屬轉氏集註云惟助法乃是九一此以文王治商  
者九一及下文謂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新鄭縣知事在  
郊遠郊之謂平原曠野可盡爲萬夫之井故有漸塗路都  
謂甸精耕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限但遠處  
爲井田仁山金氏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  
遂徑溝洫溝洫凡水陸封樹自爲井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  
代而後成者商又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  
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其難而溝洫塗路例須收作大費民  
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井者無甚畛界但  
各以畝數爲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失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所謂畝者謂畝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穀其所  
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畝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  
畝畝畝畝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  
計畝畝畝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  
貢其什一至於農夫則田已闢闢一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  
十二畝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畝畝而君子以  
人又必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



出而貢助舉行時請野饋明言之然亦必是貢少而助多以見其法之通融實不是要行而議之也四書講義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勢欲賦稅之法亦異但其取民者其實皆同實字對數字法字不對各字要之三律本因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如月林曰魯有康公平之意以事屬其民助有寬厚之意以事屬其民雖其名義亦未立法之類以見取民有節也陳慥生曰助發為國者分耳乃孟子不用助而用助蓋以人心不古又各自便宜終不若自便自取各自盡其力之為愈也至當時變復為貢者因君虐民窮民不相通而公田之入微故行貢以取盈耳與曰生曰井田始自黃帝中更洪水耗災夏后未備其制至殷周而特詳矣文曰助止五十里見其難也初教土而民之難農者必去一故授止五十里見其難也而王制云古者以井田助故分土五十里見其難也而王制云古者以井田助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合東田百畝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合百二十一里六十步二十三分

分人雖孝亦難得周禮其後亦與能達也至精則皇古凡助錢及一尺二寸道考謂北魏錢尺然其分寸小與宋制何故通與謂六朝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蓋唐之尺即周之官尺也開元九年制以十寸為尺二寸為大尺所謂十寸為尺者以和黍為定鍾律冠冕冕裳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比黍尺一尺更增三寸則比隋更大日韓愈謂王莽時貨布長二重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奇八分者今之五分是今尺又大於唐矣蓋夏之尺最大商次之周最次漢同於周後漢以來稍大而宋北魏及隋始大至唐更次今則其為大甚也○後世之尺既大而古之以百步為畝者又改為二百四十步此誠以所益大也○趙氏惠一傳千夫十萬畝之田也下脫清康熙二年深二尺者上有道而畝者萬夫有川財百萬畝之田也廿六字○井田之法蓋然也○清則地無遺畝而民無遺力○井田之說正相成矣○困也○鄉遂之溝洫章於述人者皆謂之溝洫云云耳不官其義源委也○姑蘇氏謂井田之溝洫各三溝存疑謂正當有十六溝未詳其是姑存以俟考愚謂二說恐未必然也○鄭次源云述人十夫者

夫而有九流其可合於百夫有流之說然則一何九流夫止有  
九流是乃萬夫一而與千夫有流者夫有流者其流也必  
通一清今則九流不通一清亦不相符若易之云則有九  
十流則是亦千夫有流矣是亦九流通一清矣蓋其非有一  
如此則列爲九以注於清則成間當有清以通水而百流爲  
同共者有九十流矣予謂區人皆多清流川流與遠人一脈  
比說固可通也但成間即有清矣與成間則清則清矣文  
不合至遠人謂萬夫有川則九萬夫之同當九川而區人於同  
謂止云專達於川似一同止一川矣蓋亦止謂兩川其相其  
數又復不一和又長之十夫有清與井間有清所差難止一夫  
然遂水自一至十其數雖異而區人則以方音之故遂人之清  
長區人之清短即此而止以百夫爲之十井則後十夫以千夫  
合之一成則後百夫以萬夫爲之一終則後千夫以萬夫爲一  
數猶以理相參合而其長短終有不合者蓋一則以水清之  
一則以九起數故也故區人若從朱子之說而以區註分作兩  
項爲是也○然註以清而區分作兩項可也其謂區中因馬  
公邑復知鄉遂行其法則不可也夫行井田於都鄙中因馬  
皇所謂列如井者蓋鄉井局者豈各割裂其地別爲清溝法以

用貢法也乃經文則以凡治野傾地夫卿之地不可謂之野  
之地雖與都鄙皆謂之野然孟子所謂野者謂專主都鄙而  
言也然則言都鄙之法而反以治野傾地何也蓋按大略之賦  
或云方九里或云方七里姑以九里論不過方一里者八十一  
方大國三鄉共三萬七千五百家以二畝半爲方共九萬三  
千七百五十畝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推算當得力里者一百  
零四有奇夫此九里之城公宮居中前朝後市共三區區方三  
里計方一里者二十七其左右各三區區方一里者五十四再  
除去墜巷及大夫士之宅安能容彼民乎即日城外當更有都  
恐向難以容之且使城郭或足以容而此三萬七千五百家始  
以下農夫家五人爲率當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比春舉出於  
民出使都或鄉民人從國中故疏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於  
遠郊然則三代之民亦各有居四鄉者何患城郭不能容思  
若云然則四鄉又與在邑在都城之說不合耳○五畝之宅既  
非有二畝半在城又非有公田二十畝爲虛舍然則每夫五畝  
之宅八夫共四十畝其非乃復占疆域中爲田之實地歟日非  
也王氏炎謂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夫溝

下六處乃業使之貢其所有而復有此地賦可乎若乃口賦之法始自漢時古之治民者有身賦役之而已未有稅之者也其後漢以口賦而於關市三者又曰未作當增賦抑更甚矣其後太平經國書則謂稅出於公田賦出於私田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旬出長役一乘此車賦也一日邦中而下此九等之賦也又謂周禮不言公田十一之稅并不言軍旅之賦而獨詳於九賦者以經始於周公之身故也夫作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以公田之什一為未足而復於其私田有是九賦其與魯宣之稅賦何異而謂周公為之乎夫諸藩之釋九賦無一非偶以之事然則所謂九賦者誠可疑矣劉熙曰貢是十分內取一分助徵除御應舍是十分外取一分故曰其實皆什一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取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羊 書院藏本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桑音洛盼者非養去聲意平聲

龍子古賢人復辰翁狼籍言多也發增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桑子問貢法大禹之道制何不善若法必弊於精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貢也以其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巡狩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徵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變字饒氏謂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貢四年折丁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納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聖因夏后氏五十

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後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貢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而用則為弊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其所得者供養田之費尚不能給也○自此而下亦且微龍子之言看為大注不啻曰自其以下申龍子之言也○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周家都迷用貢法亦是局於地勢必不獲也夫孤貢之法若常有禹州之則決無樂若局於地勢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是時洪水方平農山藥陸之患始息上黨下粟之房始變其民大抵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抵段落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變為八家則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類及歷四百年而為商又五百年而為周則天下之土地盡已墾辟天下之生齒益以繁庶且屬聖於二代安得不為貢助而為徵哉故曰時之未至聖人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羊 書院藏本

能先時以有為時之既至聖人不取後時而不為龍子之言蓋徵於當時之弊而未及考聖禹之時也 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為民父母至末俱取取來說 龍子曰三節總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時況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荷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之不足可見○樂歲非穿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徵其常數也 樂歲非穿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徵其常數也 樂歲非穿取也拘於常數也然通若不得發父母財非因終歲勤動而盼盼也與因之曰龍子節是也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各自當之弊致只是不如助微耳 龍子曰節須用俸旋語則謂侯曰先王立法原其多少苦心處在有常而不知害處亦即在有常法不一定則或上或下使得侵冒培克以為奸然法一定而無轉發通變之法以權乎其間則樂歲之尊取不為恩而凶年之取益則為病矣助則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樂歲凶年

自盈自給官不累民民不病國其善不善總在有公田無公田上惟無公田故不得不有常有公田故得以無常也

夫世祿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貢法無公田註乃曰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云云此蓋正言之辭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世祿固行之意舍只未行助法耳蓋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行助法也亦緣上文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說世祿節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上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

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順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孟子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并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是幾

句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卻不理會細碎書先王之制上以仁惠下以義事上以義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

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臨時亦行助法也益以見助法之善為當代之所宜行

四書講義通條大旨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証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則周禮亦總是非田耳非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替未有不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已久矣而助法向未之變則助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制立法而助初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可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意在此二意

前章前解一條直用直解云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公田之舊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在武王曰以詩詞之義盡善公田二字是題中眼目季商雲曰助之善只是有公田耳

貢之不替只是無公田耳孟子謂雖周亦助只爭道有公田三字周豈不兼貢然偶而用貢以通助法之窮正所以善助法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上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問無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就與教之曰猶大夫有德行之而致其仁者教之謂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孟子文樂崇安學田記子惟三代盛時自來以逮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







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皆筌蹄也國家之學皆筌蹄也  
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釋出蓋未嘗由  
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  
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與理之故矣蓋儒者之學有  
其名而無其實者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變家僑氏  
孟子教時若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非田以養之學校以教  
之告齊王應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  
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  
則相親貴便相離了趙氏曰王制有與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求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  
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  
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而曰禮聞之於  
濫竽學範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  
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  
虞氏始即學以養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  
而行之也夏后氏以射選士如行葦養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  
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養與夫師樂所言之而命之曰學

之總名則謂之庠耳○許氏通考云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  
黨立校按此三句說得分明但凡黨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  
○夏曰三句不必在異同上支離妄見三代莫不有鄉學國學  
意大抵開創之耳目易於積玩開創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張  
之義紫溪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恒產  
而放肆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  
緩也與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  
空空發明其義而已○上只是序三代連學之制耳所以明人  
倫三句方見學校有闢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焉若士曰學  
則三代共之不過重首善為立教之原而已○齊安撰曰夏之時  
學制猶未止於鄉校而已殷則濫詳故州亦立學而有序至周  
大備則得及於黨而有庠也觀秦滅學之後學宮掃地盡矣董  
子諫諄以大學庠序進說然所言未施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大  
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後天下州郡亦徒  
廟祀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  
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今則縣縣不邑  
無不設之學矣意者三代之學自畧而詳亦當如此也○因武書  
曰困勉錄謂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謂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鮮孔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爲殷制而僭主大學在內小學在外之說夫註疏說經求其說不得每指爲夏殷之制此江漢氏所謂遜辭者也陳氏禮書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於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以此分配王制二說較之鄭孔似長賈疏謂小學在公宮南左大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似亦不如禮書之說鄭孔又謂四郊皆有庠庠更無據○文王世子鄭註云周立三代之學皆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處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夫既謂大學在國則四代之學在國者皆大學矣乃獨謂周之大學夏之東序而指魯宗非周之大學何也其曰虞學在國兼在郊豈虞學獨有二而在國者亦爲大學乎賈疏謂周立魯宗於西郊亦以魯宗爲小學此其說皆可疑也項氏謂周人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清江劉氏之說畧同其說謂並建虞夏商周四學爲大學但不建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夫西郊雖亦是痛遠之地然王都之虞庠與侯國公宮南之小學相視侯國之小學既在公宮南則虞庠之非鄉遂中小學可知蓋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止有一所而鄉遂中之爲小學者不一其地自不同也其學之在國都者則天子之大學與西郊之虞庠侯國之大學與公宮南之小學者皆可云國都之學至學之在王宮者則蔡邕所謂周宮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是也山陰陸氏謂天子之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而以此當之始非也○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與鄉遂中之小學不同項氏劉氏以虞庠與夏商周學兼建於郊俱爲大學而謂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庠皆立商校則是止有鄉遂中所立之小學而無所謂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矣○孔氏謂國里以上皆有學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曰庠凡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曰序又謂國中之學教國中所升遂中之學教黨中所升夫謂國里以上皆立學則族中之學教國中所升黨中之學教族中所升州中之學教黨中所升鄉中所升且遂中有鄉而無黨亦不當指族中無學而云黨學教國中所升且遂中有鄉而無黨亦不當指族中無學而云黨升也夫國里以上之學皆鄉學也皆小學也乃由國里而族黨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官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平

書院藏本

恒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也變半饌氏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爲善便是新其國陳陽許氏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卻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享井田之事也漢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爲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語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興王業而新子之國矣說約上節言勢次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以文王見行仁政上極言以故動之又恐中王氣息志密故勉以文王見行仁政而王其前事鑒鑒可據如此吳四

之曰新國字與爲國字正相應

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

更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矣扶夫音

墨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  
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  
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  
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輔氏度孟子未厭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  
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  
舉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  
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教則能立纔有慢心  
便日趨於弊壞也變舉國氏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聖

書院藏本

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清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  
塋植種木爲界國氏仁政指井地不均不平是推經界不正之  
言可坐而定是推經界既正之利一反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  
意孟子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附驥孟子之言教養並舉文公  
獨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後可教也孟子合下發說民  
事不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亦惟只此爲問孟子亦惟  
只此告之也○分田制祿是尋起前面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說  
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曉須逐段點人經界字妙○暴君汙吏  
自便其私而不恤民使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  
非所駁問者故必惕其無界說對後節大全僥註云殺祿卽井  
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則集註食暴多取自指在上者而豪  
強兼井井田不均必謂在下者乃蒙引云在上此某叢誤耳達  
說自以豪強爲在下宜從之○汙吏謂貪官非按吏之吏卽亦  
在上然此是慢經界者豪強兼井是因經界亂而因以爲盜  
者也說統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爲主而以不均不平  
分序分田制祿兩項誤因之曰孟子說民事不可緩只在取民  
有制及分田上然言取民有制而兼及禮下言分田而兼言制

疏。蓋此章以助法言之。助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公田。必有  
助法耳。○經界公。私。彼此之界。所謂井田。今在此處。分明。必  
以此為始。國。人。曰。經。其。水。道。明。小。以。深。其。鐵。道。明。必  
經。我。近。却。限。以。溝。遂。經。我。縣。都。城。以。成。同。契。振。西。王。有。仇。水。道  
而。經。之。者。始。於。廣。尺。之。域。以。至。四。尺。為。溝。八。尺。為。溝。二。為。溝  
多。其。防。庸。以。障。之。豈。從。為。早。湧。有。備。以。云。界。也。推。諸。洛。川。之。勞  
決。渠。之。智。皆。本。乎。此。有。從。行。道。而。經。之。者。始。於。通。人。之。經。以。主  
列。一。軌。道。列。二。軌。路。列。三。軌。物。土。之。宜。而。布。之。豈。徒。為。其。車  
是。利。以。云。界。也。他。若。列。為。表。分。豈。為。表。皆。準。於。此。則。聘。候。日  
慢。是。惡。其。妨。已。不。欲。修。終。息。暴。君。汗。吏。更。要。食。暴。多。取。不。肯。正。經  
界。既。不。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為。姦。矣。故。非。欲。豪。強。兼。井。只是  
自。便。其。私。於。此  
害。遂。不。暇。問。了

夫。陳。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夫。音。養。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滕。文。公。上

聖

書。院。藏。本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  
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峰。饒。氏。分。田。制。祿。雖  
井。地。中。公。田。撥。其。數。以。為。公。田。始。可。制。祿。新。按。饒。氏。分。田。以  
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饒。氏。將。始。也。言。必。有。為。君。子。者。焉。始  
必。有。為。小。人。者。焉。非。將。然。之。理。而。始。也。言。必。有。為。君。子。者。焉。始  
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四。書。家。訓。夫。爵。者。承  
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  
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  
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

徵。法。者。恭。如。此。以。此。推。之。當。特。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矣。○周。禮。司。徒。辨。老。幼。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  
百。里。外。為。六。甸。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  
之。地。自。遂。郊。以。達。於。遠。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謂。王。國  
百。里。外。也。保。子。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不  
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都。鄙。鄉。行。井。牧。之。法。鄉。遂。之  
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  
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  
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議。說。訂。之。庶。幾。可。見。勢。難  
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又。按。禮。考。據。自。孟  
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注。解。自。孟  
以。為。周。禮。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鄉。遂。用  
助。法。遂。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兩。考。以。為。遂。人。以。十  
為。數。遂。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為。是。鄭。氏  
世。諸。儒。合。一。法。為。非。然。子。書。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滕。文。公。上

聖

書。院。藏。本

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  
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  
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始  
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  
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  
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  
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遂。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遂  
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置  
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若。局。所  
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  
高。原。下。陷。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防。地。之  
高。下。而。為。之。溝。洫。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日。二  
尺。言。溝。必。日。四。尺。言。洫。必。日。八。尺。言。澮。必。日。二。尋。蓋。以。平。原。廣  
野。之。地。盡。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  
溝。洫。者。快。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  
寸。不。可。隨。也。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  
有。澮。蓋。遂。山。谷。澮。澮。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變。解。故。溝  
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澮。以。至。萬。夫。有。川。川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上有路云者始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卽爲水溝溝之下卽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之必拘若干尺也蓋經籍氏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達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爲做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註以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明善袁氏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仁山金氏孟子雖不見徹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達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鄉大夫食邑無遠取之失趙氏憲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郊一達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六十八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零八夫併國中二千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是爲三鄉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三千五百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註周禮謂周制鄉達用貢法遠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鄉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爲井是也朱子謂遠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註作兩項是而諸儒合爲一法爲非焉貴與氏則謂助有公田蓋九夫自有九夫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貢法若貢助無公田蓋九夫自有九夫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貢法行若貢助無公田蓋九夫自有九夫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貢法照俱云鄉達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而蒙引則以都鄙之地爲平原曠野鄉達之內包山林陵麓在內二說相反夫井地之法則整齊分畫者也自宜行於險阻之地若以鄉達爲平衍長補短隨地聖闢者也自宜行於險阻之地若以鄉達爲平衍沃饒則此地何以反行貢法以都鄙包山谷溪澗則此地何以反行助法趙氏亦致疑及此今始從蒙引之說覺於鄉達所以當行貢法都鄙所以當行助法之故似乎相合但陸稼書則謂或鄉達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蒙引與陸氏馬氏之說俱偏似更有理當更考之○困勉錄謂鄉達所以不用助都鄙所以用助本不在於空曠與不空曠此說恐未必然○趙氏謂國中無公田井九夫云云此與田不井授十夫有溝之說不合田制鄉達九夫之一一在八之外從助字看出什之一一卽在什之內從自賦字看出同轉候曰此節不是辨野與國中形勢乃是言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九一什一兩一字卽是君子之祿九與十卽是野人之田而助使自賦卽是治野人使養君子之註意明白○上言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下遂言田當如何分祿當如何制常法之外當如何加厚同溝共井者當如何畫區請字直貫四節非專言本節也下明有此其大畧也一節可見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祿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禮書士虞禮曰圭爲或作圭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卿氏以馬士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商討而後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書院藏本

餘六十五畝

書院藏本

親睦

經 175—366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辛

書院藏本

田二十五畝而曰亦如正農誤矣。蓋謂井氏王既言助法之善，却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明善氏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指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公田，助者謂之助，徹者謂之徹。以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十畝，以爲井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井田及庶合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助徹之法也。諸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爲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三十畝爲八家庶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此殷助每家增多三十畝耳，國中謂送郊之內，什一使自貢者，九家同井，各以其十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此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某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井云云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井已不可知，謂此正法是經界處所以對野人得無妙便，是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則此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至

書院藏本

此其大畧也。若夫溝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言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謂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願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樂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書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故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豈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俗，救萬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孫文公上

書院藏本

居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則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又賦者自奉唐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  
代之法以利民而後使豪強生阻礙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  
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蓋為確切  
又田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土田不易之  
所當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其口之  
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父食八人其兄食七人則  
其民務農之勤怠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  
為餘夫每十六則別授田二十五畝士工商授田五十口乃當農  
夫一人每口授田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  
為工又所當知也為農人上者必能知閭里之利害詳悉如此  
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  
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民於  
是取其田畝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發難乎貧夫豪民不能肆  
力以違法制行吏黠者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  
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廣狹然又皆為世卿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孫文公上

書院藏本

所食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  
世蓋有爭田之訟焉然則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  
其均乎此唐虞之世也後世以役所限既散又為隱匿置在  
田畝者則宜通乎簿書以成必籍功績功績則出於籍  
田畝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之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役  
人率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利權首總算不可得而  
詳矣其說可謂切中泰漢以後之病然授其本原皆由乎地廣  
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  
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  
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  
大綱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  
而後即已耗散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相遠唐太宗口分世  
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  
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  
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魏二百年而其制盡壞矣何已也  
三代而上天子傳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  
三代而下天子傳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  
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  
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  
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字以故紛爭欲復井  
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合怨讎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南齊  
梁陳因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  
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顯其養  
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  
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之時井田之法雖廢  
而井田之名猶在焉其猶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魏始漸  
然一振其迹而掃除其附併與其名亡之矣嗚呼魏氏問濁  
澤之說曰前面說底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  
人情宜土俗可也濁澤非文節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  
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  
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墾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  
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隱皮言之井田可行於中  
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  
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闊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入占田  
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整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壽

書院藏本

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崇性慎即顧安陳氏畏禮有前文經  
界之法有制也二者皆廢壞故不可詳考公卿大夫之制  
如此則貢法之不善其矣但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  
不能無弊耳鄉遂州貢法固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魯中什一  
使自賦益辭辭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助行此王制之大略也先  
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引使當時而不其其制之大小若得  
志行王政於天下亦須有所損益折衷故曰三王不同禮又曰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便是任法不如任人之理也口謂  
柔而不硬也澤而不流也此便是任法不如任人之理也口謂  
一簡言而上文正經界與注田餘夫之田皆包在方里而井  
範內矣故註曰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既曰詳言而後予  
曰此其大略何也要說得過四圍家訓此字通承夫你處以  
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宣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略則其  
宜者尤多矣心大畧依註對詳細說不對詳細說詳細句當  
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詳也此其大畧尤不可不詳也  
也淺說以大畧對詳明說不詳武曹曰小司徒云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邑為丘丘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甸為甸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壽

書院藏本

三十三里何由知其為四里但知推此而四里之  
之方六十四里何由知其為四里但知推此而四里之  
於同也鄭氏生當千載之後說經道理不合而轉以意旁加之  
謂其得經之本意不可也且仁政始自經界而清溝之成則  
既已久矣每歲但令出田賦之農夫各出其力以修治之固其  
力所優為何必別令此不出稅之人以專辦其事乃令也實出  
田稅者止四十九十六井而治溝洫治溝洫不出稅者令計反其得  
五十九百四井是其為數且遠浮於出稅之人且所謂治者不  
過廣二等深二切而已又當廣廣治之後乃煩此三千六百  
井三萬二千四百畝專辦其事則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  
百畝獨享飽食安居而為賦稅之所不及先王之地豈有此  
使倖之民乎或曰鄭氏之論何與成曰昔通溝洫之地則為  
若指溝洫之地則為八里八里之論何與成曰昔通溝洫之地則為  
四尺謂之溝未嘗以溝之地而別有所加也小司徒所稱四尺  
之邑四邑之方四里之何因包有溝在內而不加也若謂  
若千溝之地既未嘗加而治溝洫可知也則凡經文所云者皆  
即成田之地以包溝洫治溝洫而非於其外有所加也王氏  
所謂井田之說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治溝洫不與焉  
是也且鄭氏於旁加之地皆明著其井數夫數以謂此治溝者  
之田此治溝者之田蓋惟鄭氏亦以為受田者固實有其地也  
烏得以溝洫之地當之乎哉抑又思之假令即以旁加者為溝  
洫之地其實亦有所難通夫以八里之四而旁加一里計其  
得方一里者三十六乃據農共推算則云一成方十里其積三  
億三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內積三億二千四百  
萬尺為田九萬畝餘積六百六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六尺得  
溝洫溝洫地共一千八百四十九畝四分四釐然則一成  
之積其為田者百井而為溝洫地者不過二井四十九  
畝有奇雖其說溝洫之數或未必盡合然則倍加之止四井九  
十餘畝方一里者四有奇即五倍之止十井二百四十五畝方  
一里者十有奇即十倍之亦止二十井四百九十五畝方一里者  
二十有奇即今乃謂一甸中之實地僅六十四井而外此溝  
洫之地其得方一里者三十六不亦謬甚耶或曰匠人所云者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之說也夫以甸與成之皆出車一乘且  
其說皆本司馬法則甸之果可合於成而二成之果為一法明

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旨有極重者一句不但含下句頭  
夏后氏意亦包在內但意則制行在制上觀二制字可見  
節是學節是言制但意則制行在制上觀二制字可見  
明倫有五節是言制但意則制行在制上觀二制字可見  
二句是下半章之制請野四節正是正經果事說到百姓親  
睦及別野人上是極言助法之善而養中寓教之意亦見末

書院藏本

節又是龜蒙之君與臣也○此章當分兩大段看首節起至新子之國止是第一段民事四節是總管夏后氏五節是從養說到教然要歸重在行助上設學只帶說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有王者起二節收住以勸滕君之力行使畢戰節起至章末是第二段首二節是綱請野五節是目又推到百姓親睦及別野人前人謂與前段人倫明小民親睦關極是也末節收住而以潤澤期之蓋所以望其行仁政者切矣 見龍記

屨織席以爲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奇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

之說也。前漢書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  
桑以足衣食宋子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石臼並耕  
市不貳價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  
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  
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  
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  
闕里因陰陽謂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  
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按陳氏後  
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爲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案）按註農民  
所居也堪野人之稱則此居固非市宅矣野人豈不在市宅在  
市宅者商賈也願受一廬而爲氓則有出可知衣褐二字爲護  
其所以衣者也相屋繼席以爲食爲一項其所以食者也。有

書院藏本

爲神農之言句若一爲字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爲其言之爲字彷彿卽云爲其學者之類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亦其意類蘇轍曰許行托爲荒遠之說見神農高於三王二帝則已之學高於孟子一爲字便是書法玄揚便見不尊貴章服意拙樸爲食便見自食其力意卽其所食已寓並耕之意

**霍伯甘曰**許行是兼愛之流陳仲子是爲我之流總是異端田武曹曰地官序官廩人鄉註云廩民居區域之稱廩布註云廩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云廩人職有廩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廩茲師以廩里在園中之地註云廩民居之區域也又曰廩里爲民之邑若在都城者廩園二十而一註曰廩無穀園心利疏云以其廩則五畝之宅在園中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廩無簣也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也夫所謂邸舍所謂市屋舍者皆指後市一區言也所謂民之邑居在都城所謂五畝之宅在園中者在左右各三區之民居也鄭氏蓋總謂之民居區域也孟子市廩而不征廩無夫里之布集註將兩廩字皆指爲市宅此卽邸舍市屋舍之謂皆是後市一區之廩也許行願受一廩爲笑註曰廩民所居也意者指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歟管子謂先王處處就田野野處

而不匿謂諸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不與焉然則莊固所謂二畝半在邑郭氏所謂民之邑居在都城郭所謂五畝之宅在國中者悉未必然也遂人曰夫一廛郭可費曰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此說良是魏風胡取禾三百廛亦是有畝之居乃後鄭不從而謂此廛字亦是城邑之居則更非矣○後市一區也左右各三區之民居也百畝之居也三者皆云廛也田廛錄云彼既耕以爲食矣何又以拙履織席而爲食耶想是屬族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耶夫雖從其受廛之請而尚未授以田則謂文公與之處者固是指左右三區之廛也○廛飛曰此是闕異端首三節字其起事之根由陳相九節是闕並耕之非治其渠魁也吾聞五節責其倍師之失治其脊從也未因通詞而清其餘氣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也所以起上耒其柄也○闕則許行自楚來既捐履織席以爲食陳相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宋又負耒耜是耒耜相見之前已有耒耜相遇之機夫闕則應爲聖人氓此蓋實言也彼本學於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道來而至於者亦不爲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意欲售其耒耜之說而來也但其識見不足故見許行而大悅蓋棄其耒耜而學焉蓋耒耜以爲人而人情所厭常喜新也困勉則不負許耜而負耒耜見非真陳良之徒物必允陷也而後盡生之陳相是也○鄭謂陳相曰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陳相曰陳相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尙無異志負耒耜而來以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便是並耕種子也罪案在後盡棄其耒耜上此處但可作伏案不可作斷案○廛飛曰此二節對看見二人各不相謀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耒耜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廉熟食也朝曰養食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除陳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許行之言所利在陳君而其所以利則在孟子也○未聞道也蓋謂神農之道也則讓賢君畧作一場隨後便以朱聞道斷其不爲賢莫遠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銀鑿以鐵鋤亦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衆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段意總謂其道爲人而陳相對也○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食養廉而治便他處區夫之身已不能盡棄他技況人君一身百職役於子故每語之果不待辨而自支離矣存疑許子必種粟而後食子曰然此其知其然者以起下文之難耳曰否許子衣褐本以述孟子之說也○要亦述不得何也陳相必須人織也但孟子始置之權以許子冠乎曰冠矣冠曰冠素自織之與則陳相無從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爲孟子辨折之地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卽事以辨故又有釜鑿鑿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見也此聖賢之筆非若後世之文人也○闕則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語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云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加與因之曰耕難攻語須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詞達雖駁國之士說詞以要人主其中必有所執况孟子之問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闕許行並

統之說已罕。自身且不能兼。這十着。爲難。發端。故首詰以「種  
黑後食」。前看。他何等。問。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率。忽過。  
罕。按。漢。曰。孟子。詰。許。行。處。必。種。粟。而。食。句。是。引。起。必。種。布。而。衣。  
乃是。知。所。不。能。兼。而。後。難。之。選。相。以。衣。褐。繫。問。故。又。姑。若。之。而。  
問。難。與。兼。自。爲。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則。耕。與。爲。難。者。  
之。非。耕。而。事。之。不。可。耕。且。爲。亦。既。明。矣。猶。以。爲。食。與。衣。兩。事。  
也。衣。與。食。所以。用。之。耕。食。者。兩。器。也。故。又。即。雙。之。釜。與。耕。之。耨。  
者。問。必。而。其。非。自。爲。之。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無。以。異。  
於。前。所。云。也。然。後。交。易。之。非。相。屬。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者。蓋。  
無。詞。以。自。道。矣。范。滂。曰。衣。冠。是。操。業。以。外。事。金。銀。珠。玉。是。種。  
業。以。內。事。周。禮。曰。許。子。耕。者。也。不。耕。而。欲。使。之。耕。耕。則。必。耕。  
者。能。並。夫。不。耕。者。而。後。可。交。冠。金。銀。珠。玉。以。粟。易。之。則。其。不。能。  
並。耕。也。明。甚。孟子。蓋。指。詰。只。要。他。說。出。耕。不。可。並。爲。治。天。下。  
不。可。耕。且。爲。張。本。害。於。耕。相。已。自。具。供。伏。孟子。猶。不。聞。他。又。就。  
器。據。上。窮。詰。欲。  
令。彼。無。所。逃。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卒

書院藏本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饌之屬也。陶冶者冶爲金鐵  
者有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雲。蔡。胡。氏。樊。遲。欲。  
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  
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不過欲自學之行。之學。併。  
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新安陳氏。厲。陶冶。農。夫。  
之說。極。是。因。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衆。引。以。  
乘。易。械。器。不。爲。厲。陶冶。云。云。此。厲。字。因。他。厲。民。自。養。而。發。言。波。  
譚。勝。有。義。農。府。庫。爲。厲。民。自。養。以。今。觀。之。以。乘。易。械。器。者。不。爲。  
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知。陶冶。與。農。  
之。相。易。爲。不。相。厲。則。勝。君。之。不。並。耕。食。養。殖。治。亦。未。爲。厲。民。自。

養可知此已足以折陳相之說無餘矣然猶未也又繼之曰且  
許子何不自爲陶冶則凡百械器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於其  
家是多少便而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仰應之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  
與蓋上既承答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厲以見勝君之非  
厲民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明彼此之  
交相濟亦以見勝君之不厲民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於語次  
之間不必強分爲二意存疑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正欲得  
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之語而因以折之此告子生之謂性  
猶自之謂自節尤覺警發此孟子所以爲善辨與諸不可耕且  
爲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未實  
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未兼工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  
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而兩厲字從上  
厲民生來四句側下重陶冶不耕而食非厲農夫則勝君之不  
並耕而食非厲民可知此處已把厲民自養之說折倒再用且  
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其不能兼工之故三何字一氣疊下結  
他句出不可耕且爲句來注武舊曰惟其相濟所以不必兼也  
不必兼與不能兼皆是闕前耕而治之說而勝君之非厲民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卒

書院藏本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  
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書院藏本

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曰義。古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變國語。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況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件件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勞心二句。開看。下四句。作兩扇。串講。上扇重治人。下扇重食人。總是古語。末句方是孟子斷語。**困勉錄**。吳因之謂。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闢重耕。仍分別箇君子小人。故此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別之也。時說多以古語四句。作相濟看者。非愚謂因之誤也。蓋君子小人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別者也。作相濟看。何妨。**國語**。明曰。辛酉。勞心以治人者。畢食於人。勞力以治於人者。果食夫人。是義之行。而所以通於天下者。可見也。不幸而勞心以治人者。不食於人。勞力以治於人者。不食夫人。是義之廢。而所以通於天下者。自在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勞心。勞力之人。則不可一日無治人。治於人之義。天下不可一日無出治。納治之人。則一日不可無食人。食於人之義。天下不可一日無出治。納治之人。哉。然兩樣人。自有截然兩樣事。**江武漕**曰。淺說。謂有大人二句。便見得大小不得相兼意。奉天下而遊也。下方補云。況治天下而可。是治耕不可相兼意。奉天下而遊也。下方補云。況治天下而可。

書院藏本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治音藥濟子禮反澤

允合

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茂盛也繁殫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滌曰鈞盤曰鬲津滄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



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濠州入海迤出雙慶府秦山

道遠來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二年戊辰終



務多爲隄防以理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  
無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  
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隄之功惟故水絕迹於禹  
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壘乎余曰觀爾雅從釋地以下至九  
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山爲漢又曰汝有漢此豈禹一  
無所事於汝而汝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於漢而無須禹  
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決有  
間矣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向有味其弟難得會心人於干載  
之下耳○吾家出晉之汾水還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  
皆隄歷窮之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  
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  
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  
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淮自鳥鼠同穴引經道元曰渭水出南  
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  
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  
豈惜此五里之勞乎道彼漢唐諸儒此非歸註本文蔡增出耳  
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  
山後代乃漸於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

穴之有胎簪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爲一山耳惟導河積石道  
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爾雅曰論是合衆水以厚其  
力捷是衆水使不他適以分其力如清季壩之以水制沙是也  
爾雅曰然後中園可得而食與前五設不登相應天下養人  
者莫如五穀害五穀者莫如水助水以害五穀者莫如草木禽  
獸益烈山澤則草木禽獸之害除禹注江海則洪水之患消此  
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尚未得食到五穀熟而民人得食是得食  
時事○雖欲耕得乎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求提撥耕  
字以應上文獨可耕且爲句不必於益又費辭○嘗所由生  
先有水而後有草木禽獸客所由除必先除草木禽獸而後治  
水故使益在禹前此聖  
人教治先後之序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勸曰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上聲勢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  
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  
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  
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勸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  
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  
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解振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  
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宋子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  
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爾雅曰翼註舉書以  
爲証者天敘即所謂固有也勸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勞者  
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  
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  
振謂提攜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趙氏愚說乃五穀之  
長故以爲農官之稱焉有爵上之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  
胎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  
說久種曰稼故曰稼穡安陳氏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  
此典也勸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序厚  
也勸正自我即天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則而爲五  
典而五者皆得厚也序典如言厚人倫○聖人有憂之又言堯  
所憂者大也堯爲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應應書可耕且爲一句  
公遷未民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378

者大哉堯舜有以及天下不惟不難耕而亦不必耕也戰戰兢兢不  
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所謂意。以百畝之不  
爲已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  
舜爲已憂二句內故註不解則是斥詩行自爲耕之說正  
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農夫之所爲也又註禹皋陶之說正  
益稷契即在事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陶而益稷契不  
也陶契則曰堯憂無任人之相舜憂無任事之人重在不與  
舜而己之憂自舜而言但知有舜而無禹皋陶則水未五刑未  
允且以爲禹皋陶之憂而非己之憂也顧陸王曰上兩節無皋  
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契獨禹皋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肩肩  
分配耳而武則曰堯以不得舜節則上王謂註非事而憂之  
各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謂天下得人謂之仁方官  
得人而保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句上節註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畝句而預透此意於前耳劉說似有  
理然愚謂堯舜之憂在得人是先務處即此便是堯  
舜之憂之獨得其大也下節言得人可以仁天下得人如此其  
難則堯舜之憂之所以大也然則即所以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

分人以財謂之惡教人以義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去聲

分人以財小惡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貴然其所及亦有  
假而難人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

者而其思慮廣大字句教化無窮矣應忠此其所以爲仁也  
亦包惠字忠字愛澤輔氏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爲善則  
有愛民之思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及與吾身之所  
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能盡  
力之所能及而伸其思慮極於廣大無窮吾身之所存而傳教化推  
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滕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所以致政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爲已憂惟難故也○四書講義上數憂字根勞心求  
此爲天下根憂字落得人亦從此三字出仁只惠與忠之道  
不同仁字對上惠與忠字廣狹不同此之不憂更有何事固飽  
饒爲天下得人句只重得人字不重爲天下○以天下與人只作  
難說爲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大難  
耳○爲天下得人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  
死若字可見後說將此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  
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須看到堯舜引惟憂故  
難一條發明所說則曰若能如上文命官設教便是爲天下得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君哉舜也蕩蕩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之言盡君道也蕩蕩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割言其不以位爲樂也新安陳氏亦不用於耕耳至

獨可利且爲一。不特辨明明白滿快。文法亦頗顯得好。以上已排。詳行之說。下文乃資陳相也。引則法也。法字與論語解齊率義同。蓋法天亦與天同其大也。資說孔子辨義之旨。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而德業之萬善。一則不以位爲樂。而事功之萬善。若此。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資說。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盡棄其學而學之哉。四書家訓。用心就指上說。以不得爲已。蓋二句說。講用心。全在根。字意發。揮。國。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萬。善。萬。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爲。若。者。消。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重無用心。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謂也。不是教法之法。與許不是。父子曰。當堯之時。兩節言欲耕而不得。不願也。竟以不得節至此。言耕固不是。其所用心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

書院藏本

不得不暇。猶以事勢言。不用於耕。以事理言。正解所謂勞心治人。自爲大人之事也。陳立遠曰。許行不知爲君大體。故有並耕之說。此引孔子之言爲証。以見堯舜乃君道之極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信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勢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前。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適也。素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也。變。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其變於夷也。固無疑。孟子責陳相之陪師正聞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斯後只一意。與因之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揚陳良之爲人。只見陳良不可作。而治之者。重得辨於名教耳。曰。武伯曰。須不說。陳良北學。方得陳良起。范崇登曰。周公相。道仲尼有師道。似得。就於堯舜肩。聯。候。曰。數十年。與遠字和呼應。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指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鹽會子。會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灑上聲。暴。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捨也。場。家上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

書院藏本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貌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九淵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會子之辭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設所。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有子問於會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會死欲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會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大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質而朝。夫子曰。若見其質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而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趙氏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案室於場，塚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水，去城十里，塚室皆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塚前以甌甕為記，壇丈六尺，塚室中樹以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藝既不可，尚使見不可似矣。南齊書：昔者孔子沒，簡見孔門不倍師，有四相衛而哭，皆失聲，不倍師也。偏居三年，然後歸，不倍師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從然尾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言之也。蒙引作三，疑說，依其說，則子夏輩是倍師也，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備簡即承上言，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濯之，則潔白矣。○備簡之潔，無一毫汗，染暴之乾，無一毫濕。

曾子之不倍師也，由三子遺教到曾子，重曾子一遺子，實不忍忘師教，其於門人，曾子之不忘師教，甚於三子，而曾子尤得其道。後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此節歸重在曾子上，故云只一節也。

今也南蠻缺古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缺亦作闕。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詐行也。○南蠻亦異於曾子，師說：當有對焉。夫三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是，乃欲致其思師之意，曾子且以爲不可，今子倍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陳國魯陳相由高遷下，不始喬鳥能舍下遷喬也。○蒙引：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遷出所以深責之也。○備簡：山曰下喬。

魯頌閟宮之篇也。○唐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魯文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爾安陳氏不善變，謂變於夷也。○不善變言他變得不好，應前句以定其罪。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絲絺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買音貢。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托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精民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峯饒氏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峙相似便是齊物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托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饒氏非長與短同價也。但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像做此說。注曰麻絲是本然者。纔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沈。無回曰未經辟纈爲麻已。經條板爲纊絲。蠶所吐也。細絲爲緣絮做綿也。李尚書曰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永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蕤。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

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

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物之不齊乃物

之情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

其一定之分其藏豈不盡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

見其偏矣。獨安陳氏情實也。自然之理卽所謂物之實理也。東

陽許氏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則其假托神農之言吾罔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

實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通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陳夫物有美惡精粗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

之參差。人力之巧拙。自然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蓰什伯千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亂天

下也。何則？物有精粗。猶屨之有大小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精者粗者同價。則人豈肯爲其精者哉？今從許

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假是使天下之人競爲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無事適以多事如何能治

其國家之相率而正反國中無偏之說惡能治國家乎  
相事爲偏上見得○歷大小同則實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

也巨屬與小屬同價銀借言之以明揅想與語耳  
許子是箇拙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通章分三大段落自

至亦爲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歸。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計

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兼與不

華纂訂大全  
上孟  
朋  
友  
公  
一  
美  
帝  
國  
之  
不

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

耕生來而未段同賈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闕之。不得平重。吳國  
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謂墨子欲使上下勤

力股無胫。胫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卽此言之。則許  
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姦僞之尤。又逃墨而意托

神農以求仲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張小越曰以一物而當二物之物五物之物而又或以倍

什伯而始當于一物以  
 一物而當于物之物而  
 又或以

以千萬而始當乎一物在於天者氣化有盛衰在於人者工力有巧拙徐斂曰許行始托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

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可以同價在武曹曰三句須用合款

不可齊倍蓰什伯千萬中有許多等級

女作一掃屋行俗名字上上村具

通幸以闢並耕爲主齊價云云乃陳相屬於孟子之說又爲是通耕耳不可與並耕並重前人有竟作兩對者終非正格也自章首起至盡其學而學焉是叙許行陳相之事自勝而歷叙賢君也起至亦不用於耕耳是專關許行並耕之說見拯民於水火使民之倫復民之性聖人之意急以仁天下者方憂之不暇何暇復以百畝不易爲憂因引孔子之言而以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二句束住正應轉勢心者治人句吾聞用夏變夷至亦爲不善變矣止從盡棄其學爲句生來實陳相信陳良而從許行不如子貢子等之事孔子而以不善變矣句束住正應轉勢心用夏變夷二句束二節陳相因並耕之說不可通復變爲平物價之論謂許子之道能使人還淳返朴而無所爭故孟子以物價之不齊折之相率而爲僞句正反對國中無歧莫之或欺二語見許子之道以之治國家無一而可者不獨並耕之說之誤妄也○諸聖人之勞心及師弟之不倍處見神農之言虛而無據不若堯舜禹孔之事實而可免也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向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雲漢謂以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親近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篇此孟子所以深闕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與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也見者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程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棺槨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孟子因奪此一事以詰之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

音義下詞備

音義下詞備

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舉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宋氏同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視疎合貴賤。方得今日施由親始。是又將視疎對待而言。豈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批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看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探出來。委孟子。卻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為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於他人。之心。推來受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個一樣重了。如一木有一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則不以近世之偽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是亦可概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以誘之者。是以致卒於誤焉而不反也。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

氣者。本於根莖。看出差等。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出於一。若一體而分。則念之有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固其別之親疎遠近。而愛有差焉。此皆吾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視其親。則無異於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特於正理。然亦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愚以為不然。蓋其意以手是為是。說者亦不自知一本之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有差等。則可以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虞翻謂其一本。故有差等。以備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歸家入墨教中。去。彼有取爾也。一有先儒說。皆不明自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差等。非謂也。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也。也。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兄弟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親如弟。愛必如父。及親。因事親以立其愛。而所謂存弟。為仁之本也。然後雖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節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者。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盡棄彝之心也。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吾。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然則親氏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謬。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初解周書本意。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丁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辯。以為愛無差等。蓋謂其本云。使之一本。而兼証以自然之理。釋之盡。後謂之使便。便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謂後節釋掩之誤。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摩。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新安陳氏之說。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說。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彷彿痛取諸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理屈辭窮。強為此說。以自進遁也。然則既曰愛無差等。並不論親疎矣。而又曰施由親始。則又畧有親疎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足見其通也。然下句自有是處。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所以得入其教者。正惟有此一線

在故孟子不取政於彼之矛盾處而但力攻其本病之所在也  
存疑孟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  
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此言猶從厚此  
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猶從厚此  
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辭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由  
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道辭也孟子又解帶  
之義以謂之謂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為人之愛其兄之子  
若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  
為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政犯之罪猶赤子何謂將入井出  
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儒民當加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  
勿求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鄰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  
兼愛不亦謬乎。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  
物之所從出處即是本也人物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  
一本而謂之天者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  
說且失之於後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  
兼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  
附儒也觀墨人以本生為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無差等其  
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者辭非兼  
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二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  
又以上世埋葬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批勸之使知  
本之至一而無二也說統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  
則雙關雙線夾之愛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  
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為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  
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夷之自相矛盾處墨引謂只施  
由親始則又畧有親疎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施  
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兼用關  
匪儒者之道三句一截之則以為三句一截說註又曰二字可  
見厚葬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  
在施由親始句若武斷曰或問係內蓋謂其一本句恐其字上  
或有惟字否則其一本三字或作其一本。呂氏所謂人將自然  
不可強處即註中愛由此立自然之理也此正與親親如路人  
相反注右句曰夷子墨者而稱儒者之道自見得有殘儒入墨  
推遷附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蟬蚋始吸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矣此也非為人泚中心  
連於面目蓋歸反墓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蚋音內暖楚怪反泚七禮反泚者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  
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蟬蚋始始語助聲或曰蟻姑也吸攢其食  
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視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  
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  
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  
甚矣反覆也。葬土龍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  
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震源輔氏此又孟子略  
之極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  
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者同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  
作而不可行也變案儒氏厚葬其親發於心之不能自已這便  
是矣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  
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上有所不安卻  
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  
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  
之誠是一句佳語前莊氏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  
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  
原非強作也伯獨非為人泚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三

句意言非有所為而然也。四書家訓掩之誠是。是字謂當然也。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則將掩之誠是也。不足斷詞亦不是贊詞乃是提醒語。問文法見掩之除非不是則已。若果在所當然則自然掩之當以厚為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所以明夷子厚葬之是而墨氏薄之非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傳音武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孟子之字夷子各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要厚約而痛之義。蓋舉胡氏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變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駁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因之曰命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句要舉焉有翻然悔憮然悟意深以孟子之言為是但直說教我便非神機。中仙曰憮然不但是失所依歸亦是本心有感動處。夷子有求見之誠而又知厚葬其親則其天良猶未盡泯滅故孟子先為激之復以一本之愛原於天性而孝子仁人之所以事其親者痛切示之宜其愧悔感悟而不能自已也。悔者悔愛無差等之言也。昭者昭親為一本而事親之宜厚也。一見

嘉興徐起元識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六

廣寧張允隨時齋定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勿新熊氏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院藏本

南齊張氏謂屈己事小王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自書新安陳氏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蓋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謂其為之也。四書經意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困勉。蓋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尋為常是故十八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季康雲曰且字非轉語解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  
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  
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何須向這裏參取。若  
果識得此意。游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極勢威力亦  
皆無所施矣。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  
非其氣不饒。如何強得。南軒張氏虞人守官義不放往。義有重  
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  
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  
苟愛一身之死。而棄大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益  
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  
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謂其志曰。不忘二字  
是活句。言是獲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  
元。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若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二 書院藏本

斥而死。則為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為勇士矣。虞人奚擇焉。說  
猶如不待句。發君子守道之意。最重正被他今一見之語。四書  
講義不忘二字。是活句。是言所守之聖人所取在志。節不重  
輕生。固勉此。簡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  
之非。不可以齊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  
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益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  
意。註義者。蓋注武王曰。陳代以不見諸侯為枉尺。以霸王可致  
為直尋。字了。豈不知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義  
也。以為此節是就其一見諸侯之言。而折之下。三  
節是就其枉尺直尋之言。而折之。故如此分析耳。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尺而利亦可為  
與。夫音扶  
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小而所伸者大。則  
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

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  
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授天下之其矣。更說甚事。自家身  
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  
避害。不知縱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  
知且在理上求之。處源轉氏人有一計利之心。則唯利是務。如  
猶有枉尺而直尋之辨。設法不已。其終重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  
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藥別甚言其不  
可者。蓋枉尺而直尋。已不免於喪己。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  
尺。所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耻而為之。甚不可也。孟  
子非是以枉尺直尋之言。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可為也。此便  
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猶是微有直尋之利。說至  
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決無枉尺而直尋之理。皆是正其  
所稱枉尺直尋之非也。與。枉尺而直尋。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  
名之意。亦可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成  
皮。雖多。是就得不償失。並違其計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固。勉。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亦姑未  
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小節利之不可。或徇至且子過矣。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下方兼此意。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常屬白文。且子過矣之  
下。總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意孟子。謂其以利  
言者。蓋急於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害言。急於救世。亦只就天  
下之利害言。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君子所不為也。況  
既壞名節。必不能救生靈乎。然則此節。提出一利字。與。真  
父。曰。論士品者。當先以可為與。不可為辨。而論其不可者。當先  
以義利辨。則辨便曰。亦可為與。是反明之辭。其言其不可。不是  
說枉尋直尺之不可。正見枉尺直尋之不可也。時說皆云。始而  
枉尺。繼而枉尋。如則直尋。終且直尺。漫漫漸漬。無所不至。至  
滅天理而窮人欲。不止竟將枉尋枉尺。當實事看。改亦可為與。  
為亦必為之矣。與。當日。神。全。然。不。合。此。見。枉。雖。有。利。亦。不  
可。為。未。枉。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方。是。言。枉。必。無。利。以。係。著。其  
害。之。心。而。被。之。皆。技。本。寒。源。之。論。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四 書院藏本

變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實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者，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變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變奚不肯，疆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說，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變奚不能也，實習也。宋子謂遇是使人不當，底行險是使人不敢，底變奚謂因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

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說遇是說適以遇禽，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從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前引與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蓋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變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請復之，只欲自見其長意，猶是王良語，可是變奚可苦爲之四句正見其不可意存疑以易王用三擊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擊禽來我馳驅迎而射之，馳驅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領路，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是遇他不能左右迎射，有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爲未曉，說上段輕叙過良之不可重在不失其馳，上兩句誤曰此節序而不斷文意直到何也。方仕須留下御者三句地步。○射者無舍矢如破之能，並使御者失馳驅之法，小人所以不可與乘也。引詩要見射御相成，變奚不能意。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五 書院藏本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比，同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申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如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而野強因事無巨細，其不有義利之辨，而存焉曰：『此而得行，我則進，若正則弗爲也。』學者要當以此定而後可以守身。○周國謂因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爲聖賢。○周安國因楊雄謂孔子見魯哀公，身以信道，進山

謂雖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皆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孟子之守身，乃爲大守身。爲大守身，亡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枉己而枉道，枉道法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戒枉尊直尺而何利，過人飲也。字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參觀之，則此章與第七章章目取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且參觀之，則此章與第七章章目者，此至弗爲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也。提頭而自爲一條。○言汝謂一屈己便可致王，窮不知道不行於己，而微行於人，無是理也。尚何王稱之哉？故曰：「直己守道，所以當時乃知孟子之學，執不見諸侯之義者，固非自爲貴重也，爲是故耳。○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究此章自齊景公問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存疑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寓意，齊景公問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



六  
書院藏本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

七  
書院藏本

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故。



所為條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  
養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計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  
汚穢之地而盡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後擇  
聞繼續之事又皆不局為矣符選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  
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  
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安宅也理曰安宅從心  
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  
人欲陷溺之危門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  
居德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  
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所宜居故謂之廣居居廣居看來  
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蓋充得此理盡便  
是能居廣居○位是人身所立之虞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  
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孟子曰  
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  
正位意禮是入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  
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  
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太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觀事之  
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十

書院藏本

與民由之違則棄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  
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道理盡透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己  
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  
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  
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  
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  
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  
不能屈高明與德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  
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實諸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廣居  
禮以大中至正為範則故曰正位義合經緯常變而其由故曰  
大道○大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字是道理義三者言四  
衛家綱領所恃在禮勢孟子所恃在道義士持其行我四書  
與民由之雖然是必與新民共居義居其立正位其行大道只  
推其所居以福有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天下推其所行以化  
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此性善善包羅四端成德與  
民物覆載入流何廣也○圖說廣居三句解云坤德柔美與

衍之恃禮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驚驚矣與儀衍之附  
飾從人相反內揭出三個大關頭來說○人全辨苞山張氏若  
苦就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說仁義禮敬於特朱子可笑○論  
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  
持身處事之別○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  
只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其因之曰特著其確然不易之  
字反覆斯義除若泉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當貴  
三句是言受用此三者而達於事○此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當貴  
孟子自任意卻在不得志一邊○此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當貴  
云則南軒所謂不能至此廣居正位大道之說非是○四書原  
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愚謂存疑所云  
似亦有理然終當以兼說為長○志字是兩句公共字道字雖  
止在下句然與民由之即是與民由此通調轉便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仁義禮人之所共由也與民由之使民各復其性而  
使之居所當居立所  
當立行所當行耳  
是為得志大夫大夫乎與此之謂大夫夫句緊相呼應居天下  
三句是大丈夫學問本領得志四句緊承上三句來當貴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士

書院藏本

句又是得志不得志大關鍵處合通節說來大丈夫之體用  
俱見矣以順為正者已則無其而惟因人之權以為權借人  
之勢以為勢儀衍所為正與大夫  
夫相反故曰妾婦之道 見龍記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與特下同  
周霄執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說曰皇皇焉如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  
有求而弗得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  
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周禮春  
伯以鷹作六等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庶人執鵷工商執雞○守葬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質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為取其候時而行推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為取其不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五世纂訂大全

上孟

三

書院藏本

月爲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爲急故下引禮文無田不祭都在三月二字上着解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晏亦不

足弔乎、盛音成、縹素刀  
反皿米、泳反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晁而青。紆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

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登于公桑登室奉鬯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祿受之。繅三盆于遂。布于三宮。

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口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

啓者。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養  
盛。註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庶人終于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漆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冬官考工

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禮記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紱。

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晷面青紵。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註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

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鍾于川桑子公桑風戾以食之註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

遂獻鹵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註：副，禕王后之服。因少半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註：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約以手振之以出結也。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

華鏡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有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言不日  
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

子親耕以似桑生王后親蠶以似祭服師粟而內三宮三宮水而藏之御廩註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

君翁嘗夫人親養之國書方子爲籍下祿於南郊正陽之位也  
冕而朱紱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籍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

也。始而青，終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明則中春者，初傳曰：「祿暨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臣於禘，吉先時五日告協。

風至而齋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晦日也外事用剛日  
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

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鬻正陽籍禱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執師衛人犧人磨夫農正司徒

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庶師六宮之人往種社之種缺之於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厥墾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

之出邇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臣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臣所謂一撥也。三公五推。歸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一

以而發其土已公二人和九人大決二十七人繼之則月台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海孟照公司

五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亩

書院藏本

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於千畝。甸師所神之徒也。既事財王。款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於太廟。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陽秋菽。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籍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日或用亥或用丑。耕或於東或於東南或於遠。禾或以通天地。青稷青稷或或以蠶耕或蠶境。壤或祭先農或祭社。祭或以太半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向異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祭。饗之則爲小祀也。其禮至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籍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蓋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諸侯之禮與牛畧同矣。天子諸侯以甸師而諸侯有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饗而少辨。故皆置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初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因宰醵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如享先蠶。然後東鄉而射桑焉。鄭氏曰東鄉者嚮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治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禕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光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繭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至。飲以至王禘。繭后獻。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遺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繭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籍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操逐朱絲之玄黃也。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終畝也。慶源補氏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爲躬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三月無君則躬恐是爲先有位後失位者言。畢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尊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躬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耕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沈氏通簡重土之失位上諸侯陪說吳氏謂編髮爲之所以覆首爲飾。韓與豎同刻給爲之形。而畫之綴於衣也。饒氏惠月體內司。豎掌玉后六服。韓衣其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古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五

書院藏本

其色玄。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要后氏官名。攸以名冠冕之官。副遣像。若今之步搖副。祿皆祭服。賈陽許氏。絃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紒王之冕。祿者。王后之云。猶王之衾衣二名。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蒙引則不敢以裳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帷士無田一段。蓋至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說夫人置纁而又兼記先王先公者。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夫人至本是世婦滿歲然後獻夫人纁。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事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夫人副祿受之。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云云。愚按。周王后之服。只循舊文而不察。夫亦有副也。如裘冕一般。天子有表冕。諸侯亦有表冕。但天子自有天子之表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祿制。固多有等殺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纁三益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曰三益手者。置繭於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抓出。其繭故曰三益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纁止於三益。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縹緋繭爲纁也。亦作縹。○土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爲無田也。○牲殺牡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故曰牲殺。○韓氏解不致以妻鬻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句不敢以祭是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安乃可謂神乎且神既不自安則人又當何如何不就人言不敢自安愈爲見其可弔耶國駢陸侯耕助四句是禘文出祀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檀弓引禮支無田二句是禮文出祀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檀弓引禮支証失祭之足弔則道不行之足弔又可知蓋君子之急仕非專爲祭而祭爲止之大者故得及之正武曹曰王之吉服九而祭告其六后之吉服六而祭服居其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異色后之服連衣裳而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綈而無裳后之服裳而不綈以婦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所謂后之古服六者曰袞衣揄狄闕狄物衣展衣緣衣而律衣綌狄闕狄者衣服也禮書謂昔畫翟於衣北之謂三褫也練衣色玄從王祭先王服也揄狄色青從王祭先公服也闕狄色赤從王祀羣小祀服也鞠衣色黃服之以監者也展衣色白服之以禮見王及賓客也緣衣色黑服之以燕帟及進御於王也此六服皆素紗爲裳也內命婦三夫人之服鄭註王藻謂爲揄狄註內司服則曰闕狄二說不同九種蓋自勒衣而下世婦白展衣而下女御則緣衣外命婦三宮之妾鄭註以爲展衣禮書謂爲揄狄未詳孰是非之妄展同九種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五 書院藏本



道為主張耳。道在則不得深身以亂倫。道在則不得送利而忘義。而者有相成無相妨也。○周書亦一辨士。層層說入。直到難仕句始露本意。孟子提出一道字。高處義正。實難善辨。亦不能再下說詞矣。見龍記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聲。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孟子歷聘從衛衆多。食於三有。雖泛言之。其實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指揚墨者言。一

邊與國之曰。更以爲泰。增指無功而食云云。則意已盡。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雖是不欲食。主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功。不宜論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中士

五華集訂大全 孟上 滕文公下 大 書院藏本

無事兩節。意非并然。兩層要之通意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安漢曰。交際章內。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十四字。當移在此章。論受堯之天下之下。不以爲泰之上。蓋因兩章皆論辭受之義。而簡誤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徐則

隱見。身有功而食意。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梁廷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養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

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趙氏制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人。作車

輿以利載。皆賴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悌。說又須說得寬。○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男耕女織。各有事功。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男之餘粟補女之

五華集訂大全 孟上 滕文公下 大 書院藏本

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然有固守之守。孟子子實皆自任。○合莊子如通之下。當補云。如通功易事。則與男耕女織。守正所以爲待。無兩意。○先王之通。不外仁義守與待。即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言雖不食士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其謂之何。此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士耳。非不許天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何莫作實話說。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燬牆壁之飾也。毀瓦塗墍。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爲無事而食者。眞奪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雙峯饒氏當  
 時功利之說）

上孟 勝文公司

書院藏本

盛不知聖道之有川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事而食如王子變問士何事不素餐兮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尙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與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新安陳氏此章當與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纔未能爲當世開太平亦是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爲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爲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爲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食養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四書講義此與素餐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志之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筆隨解且縱且奪耳聖賢無求食之志而有可以得食之功然孟子於答彭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食之功而不辨其無求食之志者此固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有二使吾道大行澤被生民而享天下之奉雖彭更亦以爲宜雖道不行而傳食諸侯則以爲無事而不可耳然不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爲泰特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  
發卽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illegible]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遣之牛年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耜耨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要平聲餽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泉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投與也餽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餽言與餽者爲仇也陳子書所謂葛伯仇餽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蒙引要綱載也食便飯也黍稷預爲飯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爾爾錄呂東萊云王者悉天下之有亂伯者悉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開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開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之湯葛伯何等用心與天地不棄一物之念雖此節不重湯之低葛正明葛之行暴爲下行師張本引書重在仇字要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院藏本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困勉錄匹夫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費合註則俱指牽子之父母說顧謙士曰匹夫匹婦或曰即童子之父母似穿鑿實可味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樂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觀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此湯事也顧氏總所征十一國按特商類章顧氏既伐昆吾夏桀豕也顧氏也昆吾氏也三國密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桀又何嘗云迷伐三國凡六伐餘無可考合注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何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爲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日誅君弔民皆湯行王政處故國海之內望以爲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與國之因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爲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爲君各有所指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殺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院藏本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巳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僮同玄黃幣也終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

舊院藏本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卒誓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翰安陳氏此武王行王武而王之事也。說遂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徐駁荅曰。湯武皆以公天下爲心。于湯有光只是固有休光之意。李公雲曰。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奮

書院藏本

王政云爾句唯宋實不行王政唯齊與楚亦實知宋不能行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享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見夫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昧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曰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昧誰也齊語也莊獄

齊街里名也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重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善便見王未必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之諸臣未必欲王之善齊語平正喻楚語縝密喻不善置莊獄則人多而學之下

事數年則時道而學之久求齊不得合下誰與善求楚不得合下誰與不善四書釋地所稱齊語云引而置之莊獄之間莊

云莊獄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據左傳裏二十八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前此莊也裏二

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微即此微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齊經真正文誠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此乃都武土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金爲信然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廣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一字衆字上見當廣進善類之意時解謂置之莊獄是專數年之久愚謂莊獄只是箇齊語之區只對衆意看正所謂長幼尊卑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多類而漸育又久自無不善久意亦只在多內范紫雲曰首句直從他處居州意說來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之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向何

望焉蓋源淵近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但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垂兩廟之業以變化其氣質

乃就其德性是豈獨從進事赴功而已哉雲對薛氏此篇言宋

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引援也○味孟子此意益不勝是得宋朝日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少招萃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折剴子謂三句應上佈欲王之善蓋上言其意此言其事也○附謝侯曰王惟與爲不善要看兩與字善不善爲難在王與之者在人此一傳所以難勝衆昧而莊獄之引

不可

便朝堂之上不勝取進者而莫非薛居州也則是學齊語者之在莊獄之間也而宋王雖欲爲不善不可得矣乃朝堂之上不勝取進者而止一薛居州也則是學齊語者而一齊得衆小人然則不勝可不廣引善類而乃以

薦一居州謂遂可謂得宋王乎見龍記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爲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倫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爲三意至不相屬也

是過陽貨節是中曾子子路所議是不及三平爲是但上下文勢實相承耳

以分爲三意爲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總註是最大意講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齊穆公時人文侯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廣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慶源輔氏注由富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亡君屈見亦見也  
論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由金氏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他如段干  
二子守義之正法者已甚勿勿說讓二子言必遇如是之君  
則不見方為已甚若已甚若已甚若已甚若已甚若已甚若  
斷不見也斯可以見輕帶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賜其亡也而往  
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

亡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也其門大夫之問也賜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天

書院藏本

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乘其不可珍貨既  
先來加禮於亡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  
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  
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饋則註曰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貨本陪臣而執國命饋  
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奈何亦  
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碎告之義存疑孔子賜亡往拜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亡則欲見之也  
此處不重賜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則勉錄引云一說當時陽  
貨若不賜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賜亡往拜而不見之耶  
言一定見之也按舊台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  
是先來加禮了不是假說之辭與因之曰要看先字惟貨先所  
以不得不見若不見孔子豈肯輕見之乎

曾子曰吾有蹈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有虛樂反

曾子有疎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

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

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然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

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

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南軒

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曾子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

異慶源輔氏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天

書院藏本

力所就也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于  
木也拂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于路  
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汗賤而可恥此君子  
之行已所以兢兢戰戰而惟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其汗賤  
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綸猶為猶者也雙峯饒氏  
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于路之言則不特不可  
往見雖半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從面汪  
氏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己  
于木也拂太剛者也曾子路與陽貨之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  
拜則與太剛者與矣非之則其亡則與太柔者與矣所以無  
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  
述曾子之所見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  
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雲峯胡氏士尚志傷  
於迫切者豈難未洪而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汗賤者其志甚卑  
無足道矣慶源曾子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人非是  
趨權勢者○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白是  
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回謂所養就持身正大立  
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緒在後續合註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辛 書院藏本

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己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劍暗作自負。此說雖通。然與莊子只從莊子為當。因莊子之云。不日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按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曾子之路與段干木。相對看也。不知段干木。雖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可見。此節只重在不論於污隆。正不必如此說。大全。素引存疑。說亦俱無。此說。因之曰。曾子。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謂。此。等。處。全。要。理。會。通。融。承。應。曰。曾。子。有。諸。笑。欲。得。權。衡。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於。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解。報。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則。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與。太。釋。曰。曾。子。避。色。子。路。避。言。段。干。木。避。人。仲。尼。不。為。已。甚。為。已。甚。非。聖。人。不。為。已。甚。非。賢。人。也。其。義。一。也。李。安。漢。曰。通。章。俱。是。証。明。不。見。之。意。段。干。木。池。柳。路。坦。閉。固。是。不。見。者。孔。子。則。亡。往。拜。不。得。謂。之。見。則。是。亦。不。見。也。孟。子。既。述。其。不。見。之。事。而。斷。之。曰。求。見。之。初。如。此。則。亦。不。見。矣。而。子。竟。不。見。先。施。以。禮。如。此。似。乎。不。得。不。見。矣。而。孔。子。竟。不。見。兩。節。注。語。是。倒。裝。文。體。周。聘。侯。曰。

此節只重二子所讓之人可恥。見往見諸侯之不可。二子所讓。說不必將二子與段干木。並。柳。比。並。說。不。為。已。甚。不。見。何。是。通。章。大。旨。三。節。歷。引。古。人。之。事。與。言。以。証。之。○段干木。節。是。可以。見。而。不。見。者。也。其。失。為。已。甚。孔。子。節。是。可以。見。而。後。見。者。也。乃。聖。人。時。中。之。道。若。不。可。以。見。而。見。則。與。有。有。諸。笑。未。同。而。言。者。無。異。矣。其。一。免。於。君。子。之。讓。乎。由。是。觀。之。二。句。是。即。其。所。言。而。推。其。平。日。之。所。發。總。歸。到。不。見。諸。侯。上。玩。註。中。必。不。肯。俟。其。禮。之。未。至。二。語。可。見。○中。三。節。見。人。當。敬。法。孔。子。若。不。能。為。孔。子。則。母。寧。學。段。干。木。之。高。而。必。不。可。為。曾。子。子。路。所。讓。見。龍。記。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國。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連。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國。通。章。已。分。明。只。是。體。未。能。耳。御。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辛 書院藏本

今茲二字作進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不。今。茲。者。夫。周。聘。侯。曰。請。輕。之。是。未。能。轉。磨。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

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羊反。損如。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羊反。孟子曰。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周軒張氏。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避。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墊。炭。而。其。徒。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益。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

於華。弊。復。古。之。事。而。為。益。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身。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之。可。不。務。哉。○震。源。輔。氏。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操。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

安。陳。氏。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流。氏。提。竊。非。道。橫。征。非。義。二。事。相。關。故。以。為。喻。○胡。廷。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只。就。正。義。說。不。必。帶。橫。難。註。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解。在。言。外。○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

知。字。最。宜。着。眼。蓋。弊。政。苦。於。不。知。既。已。知。之。宜。速。已。之。而。猶。待。來。年。則。已。而。已。尚。未。可。定。也。且。來。年。即。果。能。已。而。已。無。解。於。今。日。之。非。義。也。故。孟。子。設。攘。雞。之。譬。以。曉。之。○觀。諸。軒。之。一。語。則。不。但。來。年。不。能。已。并。今。日。亦。未。必。果。能。輕。也。想。孟。子。會。言。其。重。我。可。征。故。特。為。特。說。以。自。解。耳。見。龍。記。

事端安有。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當以程氏之說爲長。○氣化之所以盛衰。以人事有得失。

不惟題意不復而使禹句亦有根據矣汪武曹曰按周楚錄所



云是引書正解然呂說亦精故錄之問聘侯曰民無所定不得  
平土而居也須看所字定是安穩不致為巢為窟則播遷無常  
也上下以地勢言諸處皆有不必水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  
無所定因水使然亦謂蛇龍之患故下節必兼帶蛇龍說○  
倒流自下而上旁益則左右四出也○洪水之害天生者也聖  
人以爲警余全是畏天制人心事所以挽回修教之功萬不得  
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加焉註謂  
引書以証洪水不重疊余非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注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反魚

掘地掘去壅塞也。植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  
之氾濫也。遷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圖爾雅氏此一治氣化人  
事相參者也。夫入與鳥獸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

書院藏本

亦相爲多。蓋同氣於氣故也。然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  
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析安陳氏洪水乃  
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伯  
仙金氏仁父相陽散翁曰。洪水自天降。是聖人水生之時。而禹  
之疏鑿則在泉縮水落之後。集註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  
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禹釐爲澤。水疏爲九河。  
亦爲平土。此掘地而使之。掘地鑿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  
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辨口壅塞。其存疑下者。爲  
渠上者。爲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爲  
渠。渠矣。然則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  
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  
猶台。治鳥獸即蛇龍之類。四書釋地。蔡景花說。禹貢九水。黑  
弱二本自荒裔之川。謂水止在荒裔。水止在豫州。水則滅後。難  
明。當在國疑之列。迄今其餘實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兩  
漢四水而已。矣。昔水由地中行。不獨以四岳而曰江淮。何者。  
是得毋亦預爲今中之水之地也耶。四書釋地。又證。考子語。經  
禹貢曰。禹治水。乃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下  
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水從先從上。理會下水。澤未嘗

當意甚。是德治水如此。又曰。禹治水。先就低處。用工。又曰。禹只  
是外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發。則上面之水。盡發。也可下  
乎。不覺屬焉。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面之水。盡發也。在所  
先水由地中行。注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發也。在所  
禹當日治水。方畢。等。既爲孟子拈出。後人治水。專與此三言相  
反。謂掘地掘地。二句。是治水。正夫由地。二句。是治水。第一層。效  
之在天下也。其南境。莫大於江。而漢次之。其北境。莫大於河。而  
淮次之。注之治也。自嶽山始也。淮之治也。自桐柏始也。曰。自  
過而天地之所。以。限南北者。遊者如斯。水皆往也。河之治也。自  
積石始也。漢之治也。自崑崙始也。曰。入曰。滙。乾坤之所以通。夷  
夏者。流於始。始後。未嘗息也。○按。漢曰。掘地而注。諸海者。決九川  
○平。西。海。也。由是。注。漢。中。國。之。水。皆。由。地。中。行。而。爲。江。淮。河。漢。所  
○開。漢。皆。與。地。俱。消。俗。俗。爲。水。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  
○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善。舉。先。重。而。後。輕。○按。豈。曰。玩。然。後。字  
○在。見。當時。許多。精神。方。自。此。地。掘。禹。之。挽。回。皆。承。禹。舜。便。來  
○因。國。圖。曰。按。此。節。專。主。治。水。掘。地。龍。即。治。水。中。事。只。帶。說。因。地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

書院藏本

錢謂水由二句。承掘地句。險阻二句。承驅蛇龍句。非也。險阻註  
明指爲水之氾濫。豈得屬之驅蛇龍乎。又按鳥獸即指蛇龍  
之類。存疑謂下。止曰。水由地中行。不及蛇龍者。亦非也。○上節  
降水蛇龍串說。下文只說禹抑洪水。則此節自應以治水作主。  
○水由二句。上句。是現成說。次句。是指點說。字句。固。回。原。既  
遠。便是掘地注海。意鳥獸之害人者。消便是驅蛇龍而放之。道  
意。但。上。以。用。功。言。此。以。成。功。言。周。聘。侯。曰。朱。子。語。類。禹。貢。曰。禹  
治。水。乃。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云。云。愚。按。未。自。下。而。上。先。自  
上。而。下。則。下。流。未。泄。上。面。便。理。會。不。得。若。下。流。已。泄。江。淮。河。漢  
各。露。進。後。復。爲。之。疏。濬。開。導。使。之。安。流。不。覺。不。得。不。自。上。而。下。  
蓋。治。水。用。功。先。後。次第。如此。考。禹。貢。一。書。先。統。敘。禹。治。九。州。之  
大。界。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克。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  
及。於。雍。梁。所。謂。自。下。而。上。也。後。分。敘。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  
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安。之。所。會。所。謂  
自。上。而。下。也。不。自。下。而。上。則。源。委。不。清。一。水。之。流。終。不。能。安。其。常。而  
若。其。後。人。以。爲。禹。治。水。專。治。下。流。豈。導。河。積。石。嶺。山。導。江。等  
築。木。之。見。耶。○按。地。注。海。是。治。下。流。之。水。水。由。地。中。行。則。上。流

兼治矣。是也。上是禹治。水險阻既遠。下所謂天下平也。水由地中行。重地中不重行。字上水文逆。亦云行也不淤塞。於中。不記。還於外。安其常。自若。其性無兩意也。○聖龍龍而放之。如益烈山澤而焚之。等事。中有施為。在故云。龍又云。放若謂水既注。海則蛇龍自無所容。未是。○人得平土而居。萬世之天下。於以平也。此禹之明德。所以遠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堯舜行去聲。下同。沛澤。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亂。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壞宮室。行即上。而壞宮室。壞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楊塗了。簡理義。然後暴行始作。○園囿。田堯舜至。於湯亦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故民是亦反一亂。而爲一治者。孟子何故畧之。曰。據湯盛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而湯靖亂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悉數之。不過什一。耳。此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討。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於抑之也。○邪說。暴行。又作上文云云。全指在上人爲亂者。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唐高宗欲廢立。后許敬宗倡爲田舍翁多收十斛麥。說以贊之。然後廢立始成。王安石將行新法。以問民利。必假周禮以文之。自古及今。大抵皆有暴行。必有邪說。以交之。○周禮。又作從暴君代作。來前有暴君。其後已治。至此。邪說暴行。又作。○周禮。講義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王。何也。轉廢周謂難以類數。主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極。不是定治亂。

本數。此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本變。再三代時。故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王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異說。周鼎彝之論。亦不可因商周固一。樣而爲欲。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爾雅曰。暴君五句。作一。截邪說三句。又下截及紂二句。又一截一節。甚一節。玩註治亂非一可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爾雅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書言文。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不備。防僞禁邪正。應之法。無一或廢。夫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爾雅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並殺之。新蔡。陳氏。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爾雅引書曰。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大也。不可依近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功大慰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爾雅曰。功三年。討其君。是承代奄說。○爾雅曰。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啟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爾雅曰。此章意在發亂故耳。○爾雅曰。此。

王承文考以漢周公相武王而載亂蓋自公之相樂隆而文  
與武之貽謀皆代終矣劉授一曰書言文武並重引詩重武王  
而本意專重周公蓋武有繼承文之心而實則則公相武以  
成烈而終文漢也陶子師曰遠字當與上文封豕等一例若皆  
愛書非教文何肥瞻曰大悅是百姓事周公所以成文武者在  
此漢訓功烈之不迷即是為成正無缺無事於一治外別言何  
者為啓後也○上文曰孫曰討曰滅曰戮至此句則惟曰遠而  
已於此得同觸處可以弗窮○王武曹曰聚存之說與漢說不同  
聚存本是正解然淺說亦可備一說故並錄之○子師所言自  
是正解無可議者然肥瞻所論乃是從遠字得同亦足備一說  
○書詞並舉文武而上文卻有周公相武  
王句則武王是實中主而文王乃賓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之有誤為又  
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劉原輔因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  
符者也○前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禽獸繁殖有以我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  
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  
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范崇望曰兩  
有字○前此未有也此又字應上節一治末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  
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政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由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  
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簡治法○使道理光明○然得有能  
事而行之○為義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  
而筆削之○而治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用  
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我使人曉不得○足以發  
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昭然○在目○觀者知  
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收犯耳○虞源輔氏此一治又  
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  
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雲峯胡氏集註前言  
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  
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與氏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若  
子也○故幸其亦天理遺大○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  
威其不得肆欲○新安陳氏書集傳云○天敘有典○初我五典  
五典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  
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懲哉○懲哉○言天  
守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  
為後世法也○公遷樂氏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  
功賢於堯舜猶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卒我舉其統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畢

書院藏本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公下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孟子 滕文公下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畢

書院藏本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殺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禍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師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宋月同。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善。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遠物外。儘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墨只是硬恁地教。佛氏最有精微。勸得人處。處處補。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西山真氏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饒氏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者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那小節都壞了。○山金氏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甚。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慈悲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申獻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楊氏言魏出臣道壞。佛老興于道絕。○異端纏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

亦能害於其政。存疑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卽其說之浩瀚放蕩也。翼廷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開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開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開也。欲開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後說吾爲此權思欲開先聖仁義之道。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蓋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爲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要合語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爲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爲我兼愛邪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爲王。害事害政皆本於心米。○三箇作字不同。一捐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爲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偏於爲我兼愛之行。圖書勝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爲無益之辨。不指生心四句因勉錢雙峯以無父無君貼事以事關食人貼政看來未是。蓋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相食之黨不分應爲是。○稱惡黨只在弄反提面。貼厚說聖先聖之道善在子思旅葬此黨爲奸辨後也。○隨廷附先聖之通是至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 厥文公下

哭

書院藏本

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顧聖健氏問邪說設行如何分曰說既邪雖其行必偏誠其辭愈見淫濫設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驅絕○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爲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所說亦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雲峯胡氏洪武猛獸之災由氣化喪伏簞杖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易論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時安陳氏洪武猛獸之災其說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此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於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公遷朱氏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綱引正太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太心不正所以邪說得聞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設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語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曰說短而辭長故淫辭居後固難因之謂濫襲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又曰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爲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詖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詖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而說影彰明矣按襲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爲好辯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詖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沒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蒙引只是論理之詞冥問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亡極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是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韓求仲曰我亦欲至三聖者是一長句不可分議委仲遠曰從上節氣脈遞注題情在我亦欲及以承句至邪說淫辭等字前路已明不必呆講據當在以三聖自任耳至安溪曰丁丑端皆言欲正人心須息邪說天下未有不從人心發明正而邪說可息者詖行淫辭亦是如此然要正人心以息邪說又須就邪說痛與剖駁然後人心之蔽者可開此所以不能已於辯也○淫辭者邪說之流弊邪說者淫辭之始○前篇謂邪辭知其反離淫辭知其所陷此章非曰說淫辭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韓子所謂不倡學之於口而又律之於言辭者其之修飾流布  
者見也。上首言放淫辭是以不得已於辯下首言正人心則  
公不得已於辯之本心也李大師曰此只重在借三聖以解好  
辯意任武曹曰註云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云云故孟子深懼而  
力救之正是以息距放為主益人心之所以不正者由於邪說  
之橫流故息距放乃所以正人心吳因之困勉錄所云殊得樂  
註之旨。武問云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卽註邪說橫流  
害人心術之意其上文謂人心不正而邪說乘間得入乃又在  
其前探本言  
之須善看

言有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問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注亂臣賊子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寒

書院藏本

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處聖賢之心也。程子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殊有差。其始其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之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盡。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達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過至是也。朱子此段最好看。見講聖賢遇時之變。各行其道。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樣樣子。這見得對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是天地存心。存心處。得聖賢出來。應付時節。全得符節。又



康四書居於陵是康其居三日以下是康其食將取也。四書  
淵地獨野王與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居處  
誌魚子清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居  
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柳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  
說石泉驛詩目下自註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奉懷太子賢  
日在今福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驛河上於陵  
入濟東我行帶遺跡感秋石泉空。韓愈發源長白山南令事郎  
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雖其母所幾二百里矣。簡牘曰井  
上有李若天所棄以全其節。蟬食句見不推  
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總形容其康處。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桴焉雖然仲子惡能康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平聲。明音引。

巨桴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果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  
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康也。必若滿其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聖 書院藏本

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康耳。慶源輔氏齊俗奢侈放縱  
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巨章所以推仲子之康而  
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桴也。存疑仲子惡能康非謂其不廉也  
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  
能亦不得爲康矣。闕註重惡能廉句前三段言仲子不能充其  
操下又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  
就仲子作仲子而未及中正之康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  
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

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  
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

康也。闕引大經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下飲黃泉  
二句內。○伯夷之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  
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之  
以仲子之康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爲盜  
跖之所食與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  
也。但合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闕註細玩孟子此章但是反  
難與許子之不擇類同一機括。本欲明拒廉之不可反責以交  
易之爲根本欲明母兄食室之富安反責以稱壤黃泉之爲  
此文字最巧最深處。○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  
者義盜跖亦然。若聖賢中正之康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  
刻苦立意故貴之如此。說樹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  
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  
人在那一邊方孟子曰伯夷者仲子獨以處其身即世而有是  
人後固未之許也。盜跖者仲子所以稱天下即世何處皆是人  
後又未必信也。則謂仲子母兄之居食原非不義仲子不食不  
居以其所從來未必義也。仲子之胸中分明以盜跖所樹所築都  
兄弟之母之居食孟子深知其意  
故即其所居所食而窮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聖 書院藏本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辟音壁  
辟績也。績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  
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

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頗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音

曰辟音避類與類同類與與同子  
六反惡平聲鵝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已仲子也鵝鵝鵝也頻頗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

之也。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爲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兄之祿爲可食，兄之室爲可居也。○是親親之肉也。是其兄之祿，又何傷於義哉？彼身繼屨妻辟，雖以易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爲義？於母之食，於嫂所居之室，安得爲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以母則不食，云云。○何則？此節只敘其平日不食不居之事，至下節方是就此評斷之。何則？曰：是親親之肉也。不可知，物固不可料，重在是字也。字須影得，方妙。○同勝侯曰：諸說皆謂辟兄離母四字，本章不重孟子只論他操不能充，未論到他亡親戚若臣上下去，不知不辟兄離母如何。居於嫂三日不食，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不居，正就此上點斷他，不是處。何嘗一語脫却辟兄離母？丁是向爲能充其類也。○孟子豈真謂於嫂不可居，妻食不可食，正謂不必辟兄離母，不義於此而獨義於彼，則而後充其類，即充此辟兄離母，不食不居之操也。一章至意，總從此四字出，少謂帶說不重有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孟

書院藏本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嫂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蚬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嫂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記

○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孟子曰：公西赤曰：非之而身孕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爲一身之小嫌，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人獸殊。○孟子曰：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執使之辟，仲子之母，非不慈，執使之離，則正使不慈不友，亦無迷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同勝侯曰：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家，故以爲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是遂滅天性之恩，哉！惟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教者也。所謂操者，則亦官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爾新張氏仲子徒欲盡身以爲清，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急於於嫂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東人強於其迷，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與之深者，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從其迷，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爲世警。而篇仁義反覆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孟

書院藏本

○闕之蓋有以也。夫屢源編氏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委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爲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焉得不排之哉？○仲子之所守，不必駭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爲蚬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難爲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蚯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泉饒氏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禁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然，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新安陳氏或曰：匡章亦然，然則仲子者，故善仲子，則孔子之行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兄子者，子反視母兄爲輕，而於妻兄反食孟子於匡章而非仲子者，以也。此章當從看盡心上爲妙。仲子不義與之齊，固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斷其人之獨別。若仲子者，則而後充其操者也。即上文充仲子之操，則如而後可者之意，存焉。夫廉者有分曉之謂，斷然取于有義，存焉。其義爲義而受其

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  
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  
子以兄之謙與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受是  
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辭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  
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審理勢實  
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  
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  
子開陳仲子皆是問聖道歸而說正人心處與聖賢圖計行  
同意誠欲充其操亦惟能不屈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  
然則不能矣田武曹曰按說統謂此章不是責他廢母兄之倫  
困勉於謂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  
愚謂統文明以辭兄離母責之何得謂廢人倫是實意且若於  
於陵而食妻所易之藥有何不義而孟子以為是亦不義之類  
者正謂其母兄離母以兄母之居室為不義耳則從廢人倫立  
說乃中肯綮也。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禁所樹  
三句原文作若問所從來則緣履辟雖以易之室與粟又安知  
其所從來之非  
義更覺明白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義文公下

義

書院藏本

通章重仲子應能廢句充仲子之操以下總是反覆說其不  
能成廉處但夫蚘蛄尚虛只就其所居所食諸所從來後二  
節方實指出辭兄離母而仍食妻之食仍居於陵之居為不  
能克其類若仲子者二句正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相呼應  
際飛先生云無親戚章是直顯其罪此只據其  
辭兄離母而窮其操意名不同良然一見龍記

乙未端陽後二日早讀

嘉興徐起元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七

廣軍張允隨時齋鑒定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勿斷義武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  
國奉君之道皆在為國氏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  
王之通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  
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與  
不仁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  
章言諸侯受命於天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  
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殘民歸於仁九章言數自暴  
自棄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  
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經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一

書院藏本

易明曰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  
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再求素  
敘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  
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讀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  
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  
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書院藏本

•

•

經 175-415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妻上

四 書院藏本

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故即其始而用之以  
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為變宮。  
在五事。為思。為其正當。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  
之中。所以為思。若角。則五聲之中。而非五聲之會。且以七  
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其聲之始  
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則。又過乎。輕清  
其版大而沉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  
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  
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清律半律之管。然後七  
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應鐘。其所以為黃鐘者。亦若諸  
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  
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  
之終。而中。以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之。而中。上。也。半  
聲之外。過乎。輕清之。其則。又外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  
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開  
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

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  
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  
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  
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安。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  
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律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  
盡也。夫以律音法。制之。而猶有未盡。則雖黃帝大舜之君。俗  
倫。而後之。佐亦如之。何從手。而可以議大樂之知哉。又有為宮  
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述其所以。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  
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  
而信。亦失據。然以信。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  
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  
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  
主。而為五行之綱。以信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其靜之體。  
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  
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統萬類者也。故  
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自元。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以  
克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妻上

五 書院藏本

仁之包五聲。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與此。然後快  
於心哉。○答廖子駒書。凡十二律。各以木律為宮。而生四律。如  
黃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是黃鐘  
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姑洗為角。大呂為徵。姑  
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若姑洗為宮。則大呂為商。姑洗為角。  
之聲。偏非以黃鐘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鐘定為  
徵。南呂定為羽。也。且黃大太簇姑洗仲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  
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  
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自林鐘之宮。而生大簇之  
商。則林鐘六寸。而大簇八寸。其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  
十二律。而音律當為林鐘上生大簇。而以五聲。而音律當為宮  
下生商。而得大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大簇半律四  
寸之管。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管。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  
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管。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  
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  
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  
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氏蓋知此法。但言  
本律。耳。半律。得經通與。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

失之。而惟存黃鐘大呂太簇夷南四律。有清聲。即此半聲是  
也。變宮變商。始見於國語。而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  
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六  
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商。是也。凡十二律。皆有  
二變。一變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  
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得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  
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言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  
地深淺。有不。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  
答張仁叔書。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初於中  
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  
可輪轉。御候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  
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是全律之聲。如黃鐘  
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  
宮聲為主。其律當長。其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  
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  
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得十二均之用。所謂  
黃鐘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角徵羽四聲皆短。於







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存養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創  
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蓋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徒善則足以  
為政矣。○法於後世者。謂既被於當時其法美意又足以垂  
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求法正。是如此則勉勵仁心仁聞  
據蒙引則非有二。故虞舜補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  
補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  
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時不特有仁  
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  
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十 書院藏本

此也。○朱子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  
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而為王莽矣。○新安陳  
氏引程子前一說以証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証徒  
法謂不徒在於法。而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疑古語引之  
重在上一句。師月林曰。施之無具。故不足以為政。推之無本。故  
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道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也。○所行不過差。不違  
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虞翻曰。過差謂用意過當。遺忘  
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朱子謂先王之法。成而後遵之。而  
不過差。成其備。故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道字與  
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過字包意。在此內又從  
愆忘。尋說開。○虞翻謂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

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  
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  
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學事。故  
先王也。○周禮曰。先王之法。上體天。中道人。下察人。情舉其大。計其  
節。目。不而可憾之處。不遺可議之端。所以遠之而無過。○王制曰  
曰。章章。先王之法也。仁心由此行。仁澤由此溥。此博是為無弊之  
道也。○聰明亂之則有過。而愈焉。積習墮之則有過。而忘焉。周禮  
慎曰。先王之道。斟酌盡善。周悉無遺。本無愆忘之失。遺之者。既  
不變。亂舊章亦不因  
循廢弛。所以無過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聖人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十 書院藏本

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  
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虞翻曰。規矩準繩。為方  
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不  
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  
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  
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  
下。必能及後世。○朱子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準繩。不  
忍人之政。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  
官。則思也。○鄭玄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垂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東陽許氏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  
法後正言立法。繫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平  
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準繩。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  
之六律。皆出於聖人。非雜與公輪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  
在心。思。仁。政。○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  
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  
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朱子曰。引

或問聖人本身若端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  
辨說竟身之道不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者亦自聖人而止  
竭心思而不仁之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者亦自聖人而止  
誤矣此說是不也又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仁以仁政則所及  
者無幾此說是不也即先儒說也也只竭心思而不仁以仁政則所及  
可及民何或無幾哉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語蓋以爲方  
賁平直屬下文讀後思見準繩下用箇以字文勢未斷況上日  
既竭目力下只日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日既竭耳力下只日繼  
之以六律任意亦未完以爲方員平直正五音當連下文讀爲  
是國政行於一世而一世之天下被其澤政行於萬世而萬  
世之天下被其澤四書講義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  
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  
可以見之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繼去  
繼而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舊解則曰此節不止說聖人立法  
之善是爲立法之意耳聖人因心不足以及覆天下故以不忍  
人之政齊其心思而使之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爲  
政者而可以廣治乎謂聖人曰聖人二字貫下亦以上兩段引  
起末段周禮侯曰聖人當身固不能廢法然本文語氣初如聖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  
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論以仁心仁  
聞論先王之道君臣俱有不可專指人若說下面方分言若  
臣等各任其責實謂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  
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爲智哉論大凡世主之能  
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之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敢得  
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歸心自用徒自討勞苦  
一查豈不是不智哉試問曰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愚謂須兼  
不及一邊說方完備周禮侯曰因工漢川澤上面  
有爲高爲下字在因先王之道上而有爲高爲下字在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  
衆謂貽患於下也。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也  
來有臣民皆被其化意。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  
民皆化而爲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謂播如播種  
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則謂播即  
註所謂貽患也。周禮君是主層次而下至民而止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居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度也。道法  
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  
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宋子無道探則下  
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信信之信此理  
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  
如胥吏分明知得律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信度也。宋子  
上無道探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與  
無法也。只是法爲上所言而不得行其法也。宋子問某罪  
法司擬了罪進奏而朝旨諒了某人法何罪法司定了而朝  
旨加重之。上無道探上之身無道探也。朝不無道則舉朝  
綱皆不正矣。宋子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姦矣。下無法  
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探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  
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宋子說下米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  
矣。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探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法守  
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犯刑者不必謂有人刑之只是  
行便是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但不依度  
若爲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  
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探則通人

元地曰道雖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國臣執方也  
通貫曰法守是存疑謂只是上妄爲則下亦妄作誤也。愚謂  
粵行其法守是存疑謂只是上妄爲則下亦妄作誤也。愚謂  
之理必有在上下之殊。開辦後曰無道探是上無一事  
合於道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無是民之盡者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宋子問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  
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宋子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  
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  
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兩新國氏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  
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漸壞國  
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使禮廢於上而學廢於下

蹴居衛反  
泄弋制反

之意泄泄

不急救正。

王事君無  
真切悅從

台 沓  
反 徒

子時人語

是誤事之罪。笑。

非先王之

善事君之不能者止。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無禮也言則  
上泄洩猶來  
人所爲之宜  
周之臣若  
無禮有二  
出進而亦  
進退也如此  
况其擊蹠  
按蒙引  
註此正盡

言閉邪謂之

於君使其君  
之邪心惟恐

君不能行  
天之方蹶

心。仁。聞。以。行。

恭·大  
是·概  
先·也  
立·一

是做那實事  
所當閉也

其言不可  
在則所謂

謂教主豈必  
男爲善而之

臣之遊但當

高下固有

下孟 離妻上

只是就自

義而法先王

人主闢大道  
因當以仁心

馬恭書允恭

元於仁臣意  
用邪是裏面

得豈能有海  
石必欲使其

如何而爲仁

之教其君乎

人々を驚かす

下孟 離婁上

醫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予

書院藏本

四句欲為君而盡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者必法舜  
不宜欲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者必法堯  
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者盡字讀方是○或曰使為君者必法堯  
至法舜而未至於盡舜是亦慢君慢民否曰此是說立志貴  
如此如伊尹亦不能使太甲之為湯所以公亦不能使成王之為  
文武況其他乎但伊尹其實是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至於  
君之不能盡如堯則非在我者我但當自盡耳○國體雖使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猶首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  
道也人倫獨言君臣者此章主君臣言也雙峯說得之新安以  
宗主綱維說不是○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  
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盡之  
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  
有湯與夫太甲成王之為君伊尹與夫仲虺君陳之為臣如  
何說不如堯舜便是其君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  
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  
則以堯舜賢臣為法亦即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  
則賢君賢臣兼非慢君慢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為法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予

書院藏本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  
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宋子問  
以亦曰道二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國源輔氏仁與  
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  
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放不弛也○孟子  
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之意○孔子  
孟子之意○說此句○皆○一○念○之○覺○仁○也○昭○然○也○後○以  
忽○迷○即○自○陷○於○昏○昧○之○境○而○為○不○仁○一○事○之○公○仁○也○然○而○後○念  
矣○而○後○事○少○矣○即○自○陷○於○不○仁○之○境○而○為○不○仁○一○事○之○公○仁○也○然○而○後  
此○來○有○中○立○於○二○者○之○間○而○無○所○主○也○王○伯○曰○將○堯○舜○而  
萬○爾○類○也○蓋○中○間○見○得○法○堯○舜○便○是○仁○不○法○堯○舜○即○是○不○仁○將  
中○間○許○多○層○數○都○打○併○入○兩○頭○去○更○不○留○一○人○在○中○間  
此○脚○法○字○所○以○字○放○得○開○急○救○得○盡○退○得○緊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  
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而○軒○張○氏○如○堯○舜○之○為○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是○由  
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其○所○由○豈○虞○源○輔○氏○不○仁○有  
後○漢○而○其○禍○有○大○小○變○遷○後○漢○氏○改○是○要○改○其○惡○諡○否○人○豈○法  
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索○引○名○之○曰○幽○厲○獨○言  
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諡○法  
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諡○○輔○氏○以○幽○厲○視○桀○紂○云○云  
按○幽○厲○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弑○國○亡○下○章○言○失  
天下○也○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附○題○名○之○曰○幽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新安陳氏此章欲人法堯而仁戒也。國註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國勉錄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上章只言以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次節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案引謂意歸貴於當時之爲君者恐未是。名之曰幽厲還是法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暗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依存疑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三十一

書院藏本

之曰幽厲通管其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證之甚惡者言外  
還有不甚惡者一邊○本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隨註  
總徵人法堯舜以仁民重仁字後單言若意重君一邊吳因之  
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  
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可惕然而知所法乎通  
章雖述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  
不可不鑒則平說而非有欠顧疑註曰按詩朱註謬爲厲王作  
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  
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汎引一詩而云又  
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便無謂仇潛註曰以仁不仁爲取舍之界  
一面注到堯舜一面防到幽厲能法堯舜不失爲明主不鑒幽  
厲終至於危亡李岱雲曰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爲文王嘆  
紂之辭見殷鑒在夏以規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  
引之見人當以幽厲爲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  
聖人人倫之句最重而道二節又爲前後開連君臣爲人倫  
之首而義舜實聖人之至堯舜之爲君爲臣止於仁者也不  
法堯舜則出於仁必入於不仁幽厲者堯舜之反而不仁之  
極者也紂不知鑒桀幽厲又不知鑒紂故身弑國亡至於此

樺爲人君者奈何不注堯舜之仁而甘爲幽厲之續哉見龍記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說仁不仁，兼心政講。李尚書曰：仁不外於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而已。○周尚未失天下，而茲概云三代之失天下者，以東遷  
以後，二代之已亡故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請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要引與盛也。不上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存疑國之所以廢。興存亡亦然。豈止言國。大夫士庶皆然。說到此章。雖極論多人。然觀第二節。應對當時之諸侯言。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進

書院藏本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爲然存疑上兼仁不仁說天子不仁條則專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韓氏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衆衆討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物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紛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峯饒氏此章以崇言四德以身言新陳氏此章上章不仁則身祇歸仁而推言之則前篇惡厚而居不仁之意。或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即承上章仁與不仁句而極言不仁之禍首二節雖以仁不仁對說而意卻重在仁一邊。雖從天子說來卻又重在國

君一過觀亦然二字可見當日諸侯貪殘暴虐不仁極矣故言此以警之卿大夫士只帶說見龍記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之治平聲不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書

書院藏本

民如承大祭臨之以莊則敬來者看便明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

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詳字貼

止上文三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南軒張氏反身則天理明不

自反而已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南軒張氏反身則天理明不

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

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是亦過人欲橫天理也聖引天下字說得

處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欲我治我治而己天下則盡乎人也

說統非但不人且有借鏡於人意思君子先自既曰愛人治人

其智反其敬自修自修而己為吾誠而所以勸勉之者不

是此是何等心腸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此立綱陳說見得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卻是

三才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天下大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國朝補注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

宋書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諸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書

書院藏本

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亦是無

開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

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

引此命字以理言。韓氏云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

太粗粗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

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賢者發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

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

意也蓋引議其不得大旨是矣然蒙引謂大註亦承上章而言

意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亦說得未甚切今斷以

為配命民歸為多福直是孟子自造議論借詩足之與因之曰

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

意謂天下豈有易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

而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

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

於人而無益若求諸己之隨成而隨應哉王叔梁曰自節以

反而正義中節說明白正自求引詩以咏嘆之聖賢與自求言







不能因時變者直曲已自下以隨人之命是與物勝絕也絕物則離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責即桓公霸諸侯之責也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使大弱役強之事其義自棄之義未暇議也況因當有道而順天為有義無道而順天為有命能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實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教與忠狀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

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謂先師不是已亡之禍後世所謂

衣冠所遺先聖之先故得受其命而後世謂之不是已亡者正是他失所恥受也知所恥受則其言曰接說最管登之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膝辭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魯齊雖師文王只可為魯國為王者師而已愚謂此言雖似有理然玩孟子說以德行仁而謂湯武於七十里文王起於百里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雜要上

書院藏本

然則此章所云國包微弱之國在內也謂憐憫曰此節文意是足上非下也與末節恰好對峙一是不能順天一是不能回天下如恥之方是轉換處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

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謂國氏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程子之言所以啟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此

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獨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新安陳氏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國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存疑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師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趙註文王時雖數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百里起今太國乃幾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陳太壯曰天之心何嘗一日不受賢德惟世無賢德之人天命無所屬之矣推世無天命賢德之人強大有所好之矣陳師仲曰文王正是大德大賢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即是大德大賢而小者為之役不必以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又出大德大賢之上而太師大賢者為吾役也何此難曰如恥之三字是一章眼目所以新世主行仁入手處全在此賢陳師仲曰獨舉文王以其自為賤侯也下文仁字正師文王之實字而曰有德之天氣化與天不可不變者也惟氣化衰故人事失而人事果得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為盛河天之氣化實有當於天心若相反而實相成故逆天乃為順天耳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雜要上

書院藏本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聚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謂言離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履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隨主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亮也祿宗廟之祭以饗之酒祿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上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



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

曹院藏本

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說綱仁仁不可爲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綱註三句俱是孔子言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諺大雅柔柔之篇。道諍辭也。言誰能執持無物而不

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竊錄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與今之西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幾十分底事只

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皆爲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

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順天所命者也慶源輔臣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爲強大所役使修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爲一而小可大固可強昔之強大者反見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爲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修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取於天下者是也蔡州自君身而言則曰修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修德卽是行仁也周明侯曰孟子非教人終於順天也特就順天意陪起回天意耳通章重後三節

此章緊要在如取之與若師文王命而師文王正是師其仁故仁不可爲衆三句尤爲一章關鍵能好仁而爲大德大賢

則上提此賢者必皆爲我所役而在我弱小之邦可恃爲  
強大在彼強大之勢可易而爲弱小矣文王以百里而三分

有二後乃遇有紂之天下此無他身爲大德大賢則大小強弱轉後者不在天而在我也如欲爲政於天下而行事顛與

仁反是不遷回天之事而徒蓄逆天之心必至亡國賊家如  
下章所云雖冰如齊之於災不可得已。○自服於義而能自

書院藏本

充此小德小賢安分之事心說其職而能自修此大德大賢  
強人之事如此洗刷役字乃無遺蘊并第四節意亦函蓋在  
內見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妄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爲危蓄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

也。雙峯饒氏要在看樂其所以十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所以取亡族事。故雖危自以爲安。雖蓄自以爲利。孟子此章說。

得利害大段甚分明西伯氏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  
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五華集詞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有道德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德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德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聲惡夫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龜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前軒張氏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  
逸之至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  
二言翼註夫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可書講透玩闢也二字有  
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困勉終所欲不是容易知  
須去其亡私以體察與聚亦不足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  
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  
欲求飲食錢安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敏後又以有

彼爲欲非虛以察之講以聽之未易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阻  
滯許多艱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君或便於久遠而  
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衆得○衆欲  
勿施惡卽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熟勿似專爲得民心而設同  
於霸主固結民心之術要齊魯曰仁者順則見其善下焉廓則  
見其善容焉注則見其量深焉曉則見其最密焉總之吾心與  
民心相爲相見耳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故動之辭咸發當時諸  
侯之爲仁故主意全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  
論民心歸仁以啓其端後二  
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圯也

奏走首

壤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新安陳氏所欲

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殿角者鼯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爲去聲。歐與駟同。獺音題。曾與雀同。鴟諸延反。

淵深水也。鰓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鵲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彼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令生者在淵養而得免。死於鰓鵲也。蒙引此以上著迄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觀統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域。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驅。而況又有不仁爲之障者。其豈不益逆耶。困勉錄蒙引云。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爲鰓鰓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二意只是一項。事若相悖矣。此恐未是。周轉候曰。此節禁紂是主見民之所以歸仁者。以不仁者爲之阻也。虛齋謂二節是一項事。甚是。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闕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  
者去聲

商朝與民非利人之爲亡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隋爲唐。咸季世之君。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設。故新陳氏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爲國以歸之。衆引民心。雖乎彼即屬乎此。有所歸生於有所歸也。但戰國之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得疑今天下之第一節分明。是承上兩節意思。說謂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實爲之。設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逃避之時。苟有好仁者。作民必逃彼而從此。是謂侯皆爲之。設矣。與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爲之。設。所謂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荷

不志於仁。終身累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卒。雖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臣氏艾以久爲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確。便可致王。武曹曰。說云。按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當急於求仁。困勉錄云。此意當補在求三年之艾也。下不可則。則求三年。句求三年。句。還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晚意。愚謂說統之說。爲當玩註。自明。周禮。候以久病。須乾艾。以療久病。須深仁。以解三年之艾。非可待。辭失之於前。猶可畜之於後。不然。終不可得也。歷久之仁。亦難猝期。忘之於始。正當勉之於終。不然。終不能濟也。久病久困之喻。也。乾艾深仁之喻。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下數句內出。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衆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駭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存疑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宋凡三條。皆是拳拳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爲也。二條言爲仁之晚。而猶可爲也。三條言人之莫肯爲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要教人勇肯用力於仁也。

得天下在於得民心。而得民心有途。惟在國君好仁而已。仁者何。所欲與衆所惡勿施而已。上有好仁之主。則下必多歸仁之民。而況有不仁者爲之駭耶。若不志於仁。則民必相率而逃。適矣。其不至於死亡者幸也。而尚欲圖王。其可得乎。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宋王自暴者。所言必非誤。禮義說。沒這意。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相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謂斷了不肯做。是不足

與有爲也。自暴者。剛強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言非禮。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信自暴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兼氣習言。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義字面。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與言禮義。亦不與。居仁由義。則無必爲之志。而自發曰。不能耳。然均之爲下。愚之謂也。狂。狂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爲。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況有爲乎。不可與有爲。不可與言。可知矣。與言。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不可與有言。在不見信上。不可與有爲。在不能勉上。爾勉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與因之。曰。言非禮義處。且後說仁義之爲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後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教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爲妙。凡自暴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不能者。全是性善上。未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卽性善堯舜之自棄。則乘曰。禮義卽是仁義。禮是仁之規矩範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季彭山曰。安宅。於天理上存心安身。是安貼安穩。與從行。險僥倖相反。以性之德言。提出人字。見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注武曹曰。不節。承上文。言安宅。乃過接。諸氣須緊注下文。講顧有節。且仁本無形。安宅。乃天地萬物無不托命於無私之成。寂且靜者。固安也。廣且大者。尤安也。義本無象。正路。卽其象會極。路極已若相持。以兩達之。達神而明之。固正也。履而視之。亦正也。周勝侯曰。謂之安宅。正路。豈是不美的。如何。非毀得。謂人之安宅。正路。豈不是吾身的。如何。不能居由。分明不可暴棄。所以失之者。爲可哀也。與因之云。此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不可能論。仁義正以重是棄之罪。

曠安宅而弗思。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會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者也。宋子曠其安宅。則必放縱邪侈。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以不可安之。舍矣。舍其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謂其可哀也。甫軒張氏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峯韓氏前而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而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救藥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勇耳。尙知得可居。可由。猶爲可救。所以孟子只說此一節。自歎息。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宏陳氏說。義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無天理。既不可與言。故絕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其於不能故。以本有者。則示之復。哀憫以警之。猶致望之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曠引曠安宅而弗思。居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傍。氏說。曠入之安宅。人之正路。二人之字。正見得人所自得。所以失之。爲可哀。此是一章血脈。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通兩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合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兩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是王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曠引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扶一推。整家業。



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後說通文與中庸同殊不是體語誠者君臣朋友間有未實處便思去實他則誠此思誠兼知行言陳介眉曰此天道即人所具天命之性非指聖人言在武曹曰誠者天之道也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之意非指聖人言也周聘便曰思誠思字與中庸思修身思事親思字一樣言未能如此必欲如此也當欲字看自明扯入心之官則思等語則誤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朱子問思誠莫須明善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其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實便是真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有不仁處說義時恐有不義處便須思有以實之始得誠引誠者天之道不實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誠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欲字但着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為修身之本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修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夫思誠即是誠之此猶云孝弟為仁之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孝弟則其本也又如親親仁民愛物均是仁中之事但親親為仁之本耳作親親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言千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固勉錄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義引說得明覺程氏說不是又曰思誠依小註既知知行則修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修身之本何也蓋曰修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變峯饒氏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善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就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劉胡氏此所謂思誠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予思以誠之吾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予思言形著勢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必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蒙引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修身之本者皆以不曰修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修身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吳 書院藏本

本故如此正言也。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也。到得至誠自能動物如事親孝則親悅事君忠則君任交友實信則友信治民實愛則民懷凡事皆然存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四書講義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按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出人以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誠也。從思誠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致驗困勉終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己也因之謂未節不作能誠之驗看不是。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未節則又推極言之極誠之效則至於無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主意歸重在誠一邊。中庸言動變化此章末節一動字亦其得變化矣。秦氏說亦拘。首節與末節分別處變處皆當以此意玩可見蓋逐節遞推與六節貫通大凡說效驗處皆當以此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極功分看妙甚。沈無回曰此章以誠身為主明善是誠身內事首節見動物必本於身之能誠下二節是原其身之當誠而決言誠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侯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地位

首節總歸到明善以誠其身。次節點出思誠二字乃是求誠工夫。思誠亦不外明善誠身即所謂擇善固執也。末節是推言能誠之效以結首節耳。思誠思字言身有未實者必求有以實之也。只作求誠字解與慎思明辨及學而不思之思有別。思誠是誠身工夫即明善亦包在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思誠中事。見龍記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問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問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問西伯善養老者得去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為西伯盡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吳 書院藏本

必先察其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岳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願輔而王。太公望曰臣聞文王受命而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望初歸周無是意也。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陳引文王發政必先察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陳引孤獨不同得此章是說文王善養老以致大老之歸而得天下之歸以觀當時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蓋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無不歸矣豈不為政於天下天下皆歸則天命在我政自我行令自我出故為政於天下。陳引作屬文王與屬伯夷觀此章不為文王說是也。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四書釋地又釋焉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

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太公往歸豈窮能乎甲大夫之從自發於國學則西伯親視制牲養而節其節而節而後在前視瞻在後又不待云矣。顧驥士曰盡求只言其末也似係不謂出獵載歸時不然不竹公固不發龍影之憂為故與矣。李安隱曰此章意指是致賢人以收天下之望精神全在次節沈沈非曰伯夷商蒙義士心在萬世太公周室元老心在當世二人後來行事不同但當時歸西伯則一耳。李安隱曰不重二老來歸卻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動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勢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皮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象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雜書上

聖 書院藏本

漢八... 心矣又曰... 國貨故甚... 勤今一夫... 十一之稅... 粟九十石... 新春秋之... 用千五百... 與此農夫... 平糶者必... 二下熟則... 優則發中... 不費而民... 秋令民父... 豐今米慶... 尺陳子同... 者亦次於... 將去欲為... 十直如遂... 有地只開... 占今商稅... 非開創之... 可見開闢... 昨制其廣... 上之吟漁... 亦綴則連... 債而吟道... 得至於萬... 溝漁漁亦... 一尺治二... 道二軌路... 先王非虛... 計有不傳... 有之不傳... 後之意於... 立之名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雜書上

聖 書院藏本

氏自... 而時君之... 也... 有此三等... 然士而以... 日巡狩入... 除草萊任... 治地而主... 民之罪不... 上刑連結... 伐之事故... 野境先王... 更大然此... 以今觀之... 一昨之論... 鍾鎬第二... 於建諸侯... 觀存疑可... 路字恐當... 千夫何原... 乃二字之... 入○所謂... 際必有煩... 私而稅不... 民有田即... 田而田皆... 上文諸語... 故補闕曰... 可知之更... 春秋時諸... 聖人所重... 起罪不審... 發此典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音老。眊音老。眊音老。

夏善也。眸子眊也。眊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

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慶源輔氏。心正則安舒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

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散而昏暗。此其所謂

不能掩其惡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者不在則目眊。見物猶無見

也。都下不能有所識。別矣。謂言最好。是眸子最好。觀人也

主觀火。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

莫真於眸子耳。謂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真處。胸中正則

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達承言

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

惡不能匿矣。謂正不正兩項。重不重。是方應上。不辭掩其惡

人焉。度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善 書院藏本

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說了。人焉。度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

今以來。只為心迷。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徐繼畲曰。錄則神處

於心。察則神。依於目。季倫雲曰。此惡不。是有形之惡。只是心

主於善。心主於惡。有諸內。必形諸外。眸

子便有瞭眊之不同。故正不正。曰胸中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瘦。廋音瘦。廋音瘦。

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勿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音老。眊音老。眊音老。

夏善也。眸子眊也。眊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

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慶源輔氏。心正則安舒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

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散而昏暗。此其所謂

不能掩其惡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者不在則目眊。見物猶無見

也。都下不能有所識。別矣。謂言最好。是眸子最好。觀人也

主觀火。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

莫真於眸子耳。謂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真處。胸中正則

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達承言

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

惡不能匿矣。謂正不正兩項。重不重。是方應上。不辭掩其惡

人焉。度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善 書院藏本

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說了。人焉。度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

今以來。只為心迷。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徐繼畲曰。錄則神處

於心。察則神。依於目。季倫雲曰。此惡不。是有形之惡。只是心

主於善。心主於惡。有諸內。必形諸外。眸

子便有瞭眊之不同。故正不正。曰胸中

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傷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顧己之欲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其亦據天理而過人欲與引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盡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之而後其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傷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言而云云淺說偽為於外欲以取恭儉之美名而其實事已昭昭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掩雖欲欺人其可得乎觀則音是偽為恭儉之言矣是偽為恭儉之驗也則曰偽為恭儉則為偽之射行實路恭儉則為偽之獨以聲音笑貌誑誘則仲且不傷奪乃恭儉之實事則曰云恭儉之驗未嘗不以聲音笑貌是不傷奪胡氏分實德實事非也若以恭儉為實德不侮奪為實事則無弊在武曹曰實為傷奪人之事而偽托於恭儉便是聲音笑貌為者非有兩解也同聘侯曰先下不侮不奪在前言恭儉之實如此便見不可偽為意偽奪人惟恐不顯分明恭儉只在聲音笑貌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書院藏本

此為當時人君之偽為恭儉者發恭儉美德也然備其實者乃可致其名不侮不奪正恭儉之實也強發我來恭儉使其土地辱其民人此正恭儉之反而乃致飾於聲音笑貌之間聲色之間豈復有恭儉哉見龍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

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授音爰

淳于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

遺別也禮之授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

也此稱權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女授以簪其無簪則皆生莫之而後取之須臾中有一緩急理有

太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禮記謂氏若是經處更何須權

是邪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流為權受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此固則氏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也在衡有星兩之不一齊權便移來移去勝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變於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如中然後能權出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新安陳氏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理者也索引此問與上篇陳氏此乃禮之權欲觀孟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二字有正道邪說之分蓋權與禮雖有辨其實權不離禮禮所以清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禮禮之變者用權禮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妄曲以成乎流也故曰權非禮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子直已守道不肯稍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行之以道而窮孟子所開權在道之內見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書院藏本

內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使孟子而從權以援天下如淳于髡之所云則是戰國之士權謀術數之所為援天下之具先失矣何足以援天下說納堯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為下訓言張本爾說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只是經之說論語上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主古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此章權字只作一經字看張氏曰權無時離禮也以為變事有權者權特遇變而移耳○援援之權妙於禮在已之權說於禮說去矣安所據而權之爾中前曰權者稱錘為重稱錘為輕孟子之援援時適權為輕稱錘為重出處時守道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目天下瀕援之以道。嫂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瀕。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朱子古人所以操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則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謂氏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道變矣。援以手者。適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授受。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然則固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公適朱氏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與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兒欲論出處。乃以援溺援手為喻。豈切當之論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梁惠問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之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為。若舍目前。無連不顧。而遠為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曰。勉勉濟濟。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為道。援嫂者。以手援天下。陳大士曰。天下無道。故溺也。援之者。不以道是。以溺之者。援之而溺。不救矣。無道即其溺之之原。而有道即其援之之具。王武曹曰。將道字打通在天下。溺三字內。則援之以道四字。便不煩言自解。李商隱曰。援天下以道。枉道求合。則先無了道矣。故曰失其所以援之之具。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通章重天下瀕援之以道一句。而權字亦須着眼。權不在道外。道之變通。咸宜者。即權也。故權而不亂於禮者。方可謂之權。任己徇人。失其道矣。而欲以扶嫂之溺者。援天下多見其不知重道也。又安知所謂守禮所謂達權也哉。見龍記。

不親教也。說絕子弟賢智者。少思不得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蓋周公亦皆捷。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蒙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數遍。只為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則父之教子。理也。而其不親教者。勢也。理無不可。而勢則或者不行。故也。非謂但處父子皆不可親教也。父賢而子又賢。何須必易而教。親其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惡字。猶示非美事。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無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何如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蒙引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

重古者易子而教之一句其所以必易子而教者正恐父子責善則必至相夷而至於離也所謂勢不行者正在父子相夷上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卒  
書院藏本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新安陳氏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爲事之大。守國守官皆

守也。守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蓋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卽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蒙引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爲善思。則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則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註虧體指不敢毀傷辱親指始親羞辱是兩意。眞註事守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身要貼體親心上。蓋吾身親之身。職職放致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親。爲是圖註此從事君事長事親中挑出事親來。從守國守家守身中挑出守身來。言無有不於此者。吳四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閒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卻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

歸還不失其身上王武愷曰須將身與親爲一體著說得透則不失能事方不至說成兩橛黃際飛曰大對小是舞同較量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新安陳氏此事親所以爲事之本守身所以爲守之本○事  
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  
其爲大蒙引執不爲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  
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蒙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  
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四書講義人謂此節只申明上  
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總推究其實  
至是以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偏張既復衍無味亦失其  
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  
中間次第密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  
間正有餘理蒙飛曰本對末其本既立其末可生也陳靜侯  
因玩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可見執不爲事見凡所事者皆  
不可忽而此特其本耳有其本然後推而暨之凡所事者始無  
不得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空

書院藏本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機處守身所以事親也。事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  
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  
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蓋謂其養父母之口體  
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與體同氣  
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  
後爲至孝。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操制  
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豈孝饒氏曾子養志  
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養志之意。亦是如此。曾  
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  
皆要承順而推展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  
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會元作兩個例。原是事親者須  
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爾安樂。以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事曾子之事。視而守身不及  
焉。雖曾子之職。既履得正。而懿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  
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  
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  
間。尚體承親意。如此。則立身行已。開所請身也。者親之技也。行

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  
是身。養志自是志。志大全。新安陳氏謂曾子養志。曾子亦奉  
守身。未說此不可從。蓋引存養。及吳因之說。得明新安章末一  
條。亦仍是以守身為養志對說也。與因之曰。養志不止酒食一端。  
舉酒食特以見例。故謂可謂養志。處雖承將親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未須說得。渾融統括。爲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  
毫釐千里要認得真。○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  
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  
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若者守身。爾安樂。曰。人都把必請所與。  
當飲食細事。看其貴者。敬必守。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  
一頓飯間。一飲一餘。亦看微親意。所存養能常如此。問必之  
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王一  
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親於無形。聽於無聲。竭誠不置之孝。有  
守身意在內。在武王曰。困勉錄所云。乃是正解。然新安申說云。  
云。亦可謂一敬。爾安樂。曰。謂曾子臨深履薄。能守其身。以之事  
親。故能養志。此自正大若云。養志即是守身。則謬矣。蓋養志是  
守身之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  
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  
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孟子云。事親若  
君。若周公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固有自知其不足者矣。  
未嘗謂其以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  
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  
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儘可以免責耳。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  
民。勞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要源輔氏孟子只平  
民。言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有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  
此始。論養志不可不熱。爾安樂。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  
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說就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  
可。蓋只顧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而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手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未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

有甚焉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堯

書院藏本

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未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

罪人也

新安陳氏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不可向也

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餽噉也

餽噉孤反

徒但也餽食也噉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

而切責之

朱子王驥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王

面切責之

以爲介孟子未嘗與言弔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

矣樂正子不察其身從之意特指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

故以餽噉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然以是積

德而遠去也南軒張氏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審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

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

爲大

國語補註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悖也家貧親老不爲

祿仕不爲祿仕此必見於古書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

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悖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變嫁此三者不仁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曰好所以求子不彼其說策引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正路上差了一點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情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非孝矣自重難退殺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爾不給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按使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然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然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辛

書院藏本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命轉腰使舜娶雖不告而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求子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陳氏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新安陳氏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達道之至乃能權而中若水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不然是小兒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言孟子未足之意。蓋萬世之大義而猶植君臣父子之綱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新安陳氏君子以為猶告

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虛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禮而待人有百里奚白雲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甚多也孟子大槪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斷之不及一覆其妄耳又如焚廬後井二嫂治棧之言尤為率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將去俱不取數其言之妄至於替嫂殺人之問亦只告以適貨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替嫂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縱使替嫂未底豫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命願用其子而以帝女為之婦彼亦無不沾沾稱福澤之理庸有不憚然歡喜者乎而又何致蓄怒藏怨不樂其妻帝女而欲禁之哉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入子之順耳王叔堅曰猶字乃說不得正謂告是正理無可移易故欲明舜不告之是只得以前告為言而君子以為四子有多少惟敬在。不告猶告惟舜可以言此句已之德稱不如舜親之惡稍不至替嫂恐人子難遵事受未可以此為則國風曰國人多好事故以舜為不告而娶孟子不辨其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圭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宋子實字有對名而音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事而言者謂事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事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也忠孝無非是義事親從兄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事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



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侯子此一段緊要仁是親親仁民愛物義是長貴貴尊貴然在家時未便到亡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貴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起去盡實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貴便是白義之實若理會得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貴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實字要緊。同案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忽地暢茂安樂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意自然快活通快周流不息自然

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實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此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文是文規規之說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書則又有親親進通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親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帶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稱根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前周廣氏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功處到樂處便不說也字了這處最要緊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字這種子只在人腔腔裏存處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末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芽更無歇時是下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繁榮可玩可悅處彭老張氏孟子所謂實印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茂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侯氏則曰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侯氏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終所以為貞也。侯氏則曰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二如五行水土俱旺於子五屬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主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如覺之妙然於其中者也有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使之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之節之使之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若生於此則仁仁心之德愛之理則義日心之制事之宜也。訓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無不調習者四端之一耳仁義禮智有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謂哉蓋以明足以理理者天以達於  
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明乎智也新安陳氏  
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  
少字與然後字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者正而  
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  
深始可言耳若與文理密察之密同體之密文不顯其密樂至  
於生之生惡可已無節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公遷朱氏此  
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發  
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同而言則仁  
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  
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  
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  
人信之而不疑也論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修云恰好處  
言智而後及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而加  
文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  
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在就上面加華采又較深一節  
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之○樂者謂其享親從兄  
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此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  
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  
中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天無  
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生不待矯之而自充  
也生則日新月盛雖欲澌之而有不能也由是然而愈盛而  
又盛心與道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  
有不知其然者之所為也予之舞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其  
之所使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蓋孝弟而至於樂則道之  
大本以立而其用有窮乎說統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  
此孝弟行去有節矩度是節有節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  
文猶謂樂之實樂字不足聲言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  
華實原不曾此到音樂上言樂則樂事為樂之華樂斯二者方  
為樂之實不可云聲容為樂之華樂斯二者為樂之實四書講  
議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專重知一處何也蓋論道理只  
一仁義便了但恐為仁義者自以為仁義矣而於孝親從兄之  
要緊尤在於此未盡善處此非智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  
大底金聲玉振於玉振者也後儒不能明斯旨率合四書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行或以智為真下起元或以知而弗去為五行皆一而水獨二  
以此釋經皆合康莊而德師曲徒獨自困耳。實字是根  
本意不在此。蓋意。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  
最廣惟此為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  
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實字以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  
對待說若以各字文字等則則便似仁義與事親從兄其  
害道不淺。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弟此五段所司也然其  
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  
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因德義與事親從兄又  
不及然蒙引則以過不及分蓋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  
各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按王守溪講足之蹈之  
日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擇適後長而有徐行之理相從而相  
進之儀講手之舞之曰疾痛而抑擻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持  
手之敬則應而有振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樂不專在聲容上  
○此段數句句句有深義引最說得明觀註從良心上看  
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耳。樂則  
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次樂則生  
矣樂字似直貫到節末。生不必遇親長而始生。按樂則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使授。齊如真弗夫進說。率其一日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  
孝弟孝弟行來無勉。豈有自然樂地耳。○此二句。是日有所待者樂  
作而樂生。樂生而樂已無所待。待者方樂。而若成之。既生而樂  
或致之。之。勝侯。怡。特。之。懷。斯。子。視。而。孝。之。中。又。生。樂。後  
畏。後。行。之。先。歸。子。兄。而。弟。生。而。弟。之。中。又。生。弟。徐。微。法。曰。心。樂  
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樂  
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似。諸。注。曰。節。文。二。字  
通。義。陳。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  
文。二。字。陳。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  
節。是。等。級。文。是。整。齊。而。有。章。采。世。樂。云。節。是。有。節。品。節。可。循  
如。音。定。最。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予。此。者。有。節。自。然  
庶。文。章。不。至。重。率。粗。陋。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會。解。以。節。字  
兼。每。過。不。及。言。文。即。在。無。過。不。及。者。上。做。得。委。曲。月。詳。而。樂。意  
事。親。兄。友。正。見。孝。弟。之。為。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品  
有。加。於。仁。義。之。外。時。文。言。下。文。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  
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  
仁。義。是。混。智。禮。樂。是。純。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  
○此。武。曾。曰。樂。則。生。矣。句。因。德。錄。謂。重。在。生。字。因。是。然。云。非。謂。樂  
則。自。然。能。生。殊。有。語。病。豈。就。樂。則。生。矣。句。看。則。重。在。生。字。非。謂。樂  
斯。二。者。說。來。乃。是。樂。則。自。然。能。生。意。玩。注。油。然。自。生。自。字。可。見  
語。類。云。聖。人。以。禮。樂。治。天。下。之。人。倫。不。知。實。由。人。倫。以。定。天。下  
人。但。知。聖。人。以。禮。樂。治。天。下。之。人。倫。不。知。實。由。人。倫。以。定。天。下  
之。禮。樂。同。時。後。曰。德。註。開。口。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則。此。字。指  
孝。弟。不。指。仁。義。明。矣。如。何。說。仁。義。為。智。禮。樂。之。本。況。本。章。斯。二  
者。乃。指。事。親。從。兄。言。如。何。云。三。者。不。原。於。孝。弟。若。謂。仁。義。盡。天  
下。之。道。不。應。智。禮。樂。三。者。又。在。道。外。其。不。可。通。明。矣。若。云。智。禮  
樂。是。用。功。字。眼。不。可。與。上。節。一。例。豈。仁。義。毫。無。事。實。但。抱。此。仁  
義。之。心。乎。仁。既。是。愛。愛。便。有。愛。之。事。義。既。是。敬。敬。便。有。敬。之。事  
不。過。知。之。由。得。節。文。之。由。禮。樂。之。山。樂。耳。何。嘗。仁。義。全。無。工。夫  
工。夫。早。在。下。節。也。此。但。於。上。字。而。指。駁。未。嘗。於。自。己。胸。中。新  
研。道。理。耳。○論。工。夫。成。就。處。在。節。之。出。而。樂。之。深。上。然。非。知。之  
明。守。之。固。則。無。由。入。註。中。然。必。而。後。是。朱。子。指  
示。用。功。門。徑。所。以。補。孟。子。語。意。之。所。未。備。也。



氏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皆發底蘊。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爲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爲人父子者。亦莫不宗焉。嗟夫。爲人子者。若以大舜爲不可效法。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履歷補氏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而盡釋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不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論之。亦事理之實也。雙峯饒氏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卻能回變爲常。反逆爲順。所以可爲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西山真氏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己之惡。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舜。睦者。故睦睦底蘊。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唯患爲子者未盡孝親之道耳。就有不勉於爲孝者。或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能親而不反。故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歸安陳氏化以心言。定以分言。舉引問不見父母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妻上

全 書院藏本

非如何必論之以道而後已。曰。初問父母志未歸於道時。卻是人子。不是非父母。不是也。子若能盡事親之道。則有以引之於道矣。何至有違處。而疑舜盡事親之道。而替睦底蘊。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裝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說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慈。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爲父者定。慎注盡事親之道。而替睦底蘊。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杜蓋得親之事。後未可以言盡道底底蘊也。故註只云。順親。注。武。謂。曰。說。結。云。舜。何。曾。見。替。睦。有。未。合。道。處。因。勉。錄。謂。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愚。謂。所。云。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只。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者。蓋。言。父。母。於。己。縱。有。怨。之。時。惟。引。爲。己。罪。不。以。父。母。之。怒。己。爲。非。爲。不。是。也。若。親。平。日。於。常。所。爲。有。未。合。道。處。豈。得。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使。之。陷。於。非。義。此。說。統。之。所。以。爲。誤。也。獨。勝。候。曰。星。下。替。睦。底。蘊。句。正。見。天。下。化。天。下。定。總。山。舜。一。人。所。感。所。以。爲。孝。之。大。而。非。一。身。一。家。之。孝。也。而。而。字。倒。錯。歸。重。上。文。北。章。是。發。明。舜。之。大。孝。與。想。慕。也。章。竟。與。同。天。下。之。悅。且。歸。不。足。以。解。己。之。憂。而。吾。親。之。得。且。實。並。足。以。致。天。下。之。化。不

得乎親四句。是未順親以前。事替睦底蘊二句。是既順親以後。事替睦形出舜之大孝。來。敬。天。下。字。亦。自。相。呼。應。見。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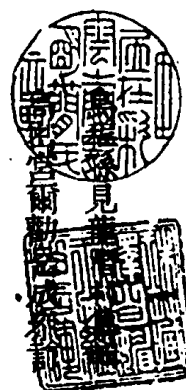
下孟 離妻上

全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勿軒熊氏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講學脩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九章此篇多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孟子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難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國之可也仁山金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吹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

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與訓作天下且東西夷已說見前存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辭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發文概說古今聖人或謂得志行乎中國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與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便是同也○又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察其孤獨即舜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述論不必用如用之則有不同者說不得矣○則符節為一合言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意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為之意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者註云以玉為之者乃是樂重而言耳○俟再考之○則聘侯曰聖人以行道為志得行其道於天下便是得志若後世所云得志不遇功名富貴耳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發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書院藏本

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張氏聖人純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父子易地則皆然慶豫輔氏孟子未嘗說者道字微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案胡氏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公遷朱氏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案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而自然相聯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意如此其真只是與言其一揆一揆同端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說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大於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論云其揆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

後於人之揆度者言○問書講義音陸子靜謂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言將無同乎曰不同也孟子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以知之孟子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義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陸子則但言此心此理而已究其所為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為此心之同者不過虛靈之本體即其所為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八荒洞達之意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也○此與趙一也同意起非仁也所謂一則仁也揆非道也所謂一則道也此在事理上見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困勉錄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案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聖賢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法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古今聖人後矣獨舉舜文者公遷朱氏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通章直註到其揆一也句首二節只是言地之相去極遠而世之相後意自包在內玩得志行乎中國句則所謂其揆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書院藏本

者乃是見之行事及施之政教者而言揆一者言其義度事理之處無不一也○先聖後聖聖賢皆上三節來自應指舜文說然從舜文聖推開講亦可或反將舜文割出在外則非矣○見龍記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乘去聲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仁山金氏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平名泥水關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閭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涉深不可施梁材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符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時乘輿涉溱洧乘輿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耳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據有與然字皆以水不過秋冬間作木橋耳固不患涉之淺深者存疑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也○乃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據事面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善法也○註國中之水只就溱

有言不指通國之水四書釋地澤沛二水各說文引詩澤與沛作治曰治水出鄭國沛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沛與潁合水經亦云在武關曰按潁類聞人務德或謂潁沛水底皆沙不可施梁柱孟子之言非是今聞文釋地則云余觀潁道元註於沛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潁水與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沛水一則曰又東逕潁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城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沛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然則聞人務德之言謬矣

###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孟子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姑以其秉與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都好都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圖源輔民惟其思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也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五 書院藏本

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蒙引惠字便是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識故注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存疑惠而不知爲政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卻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困勉錄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爲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是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子產平日所爲已是惠而不知爲政了況秉與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爲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爲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稱以爲惠也況秉與濟人尤爲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語非本意正意注武關曰夫子亦以惠人句原文作而夫子亦只以惠人目之語意更明其下尚有又謂其爲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數二句亦不宜刪去焉按一曰此見爲政者貴持大體而不在小惠是論政體非論子產

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

杠方橋也徙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無事不令民心順天如此變案饒氏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徙杠已自成丁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徙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饒氏謂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謂饒氏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主濟人行時人可也言不必乘輿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困勉錄雙峯看秋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六 書院藏本

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衆引以雙峯之說爲太泥是矣困勉錄登曰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成衆無者造之圯者修之說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焉於度反辟除人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辟亡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周禮天官闢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關開左右行者朱子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辟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衆引註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區中之水謂不止漆涪也愚謂縱然只是漆涪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意亦在其中矣○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漆涪一事推行辟人可也徒以



出行言之卻是承子產區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製法乎是均  
平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當如權衡物而無不平也  
實繫於此此取字指王政之全注武書曰平其政固重而次句  
對針乘輿濟人亦不可輕看周聘侯曰國中之水云是就潔清  
推廣言之是水之當涉者衆也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

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也有言公情教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宋子問孔子以  
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  
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  
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  
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溥之及人大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七

書院藏本

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  
爾始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  
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  
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爲政者橋梁之修  
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耶曰聞之師日子產之才之學於先  
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益有餘力而其惠之及  
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  
乎冬涉之難而爲是爾然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  
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  
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論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  
按本意之意也前軒張氏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  
天下公其使俱得其平下至於縣寮廢疾皆得所養而徵至於  
次舍橋梁屬籍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盛爲之哉西事而  
聖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敬其澤爲之哉西事而  
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遠源流迥異此正說  
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

內交要譽之私明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繫引每  
人悅推開說不專指濟人事存慈惠與濟人之說當以黃氏曰  
抄爲定論曰子產區子人也未必慕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  
未必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而相國之乘輿亦  
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已濟而民有涉  
水者因就以此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以爲美談孟子因而  
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云此說可據說幾凡爲政之不平  
病在曲徇人情故孟子指出悅字以破之曰總錄曰亦不足是  
日悅之亦難焉徇情爲政者竟以愛天下之亂源矣以蓋  
天下之不肯交綱不舉萬事繁瑣而利名之徒遂因而起孟子  
憂之故借此立論備則川曰一日之間望恩於我者不一吾將  
何以給之哉爾時侯曰日亦不足下一亦字見非惟體有所不  
宜思亦有所難通並日力  
亦不足用無許多工夫也  
通章重惠而不知爲政句下文平其政正與此句相應見能  
持大體則小惠不足倚也○子產夫子稱爲古之遺愛其爲  
政亦非僅以小惠悅民想偶見民之徒涉故即以乘輿濟之  
孟子就事論事恐後之爲治者治虛譽而忘實政故借此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八

書院藏本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  
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  
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  
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當加厚一等猶室壤  
因孟子此言是說大體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害

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失而樂其為困勉竭誠言。蓋論語言禮則思在其內矣。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符於郊木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節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變麻為緇舊君其恩已絕而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說約按禮可載經公問子思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所答與此畧同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反其國為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為可以義起也。禮記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已放而未去者於此禮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據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九 書院藏本

日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有故而去非大諫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如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虞翻輔氏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尊等屬望之恩義也。樂毅之去燕是陳善。同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

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諫臣田里所賦之疎入也。里所居之地宅也。故曰田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帶三有禮也。○青是青油澤是則自有青澤在民矣。說統只是重疊疊有無已之意。則書諫義有禮是去後舊君自盡之道若說做規矩故事便成虛套。若說恐六議論即成矯飾若說勸誘招致即成操術如何能感人為服。固雖不以爲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附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少則曰可見古之君臣不以爵祿名譽相結而惟深民爲事。○爾則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也。任武王曰宋子文集答何叔京書其故非一端下云如曰既成達生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故思謂有此數語亦妙。○爾則曰諫行二句須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十 書院藏本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劉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謂懼其討也怨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執為之微宣子使城者而逐逐之秋樂

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樂氏也○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

冬會於沙隨復樂氏也樂氏之義天倫中御與父子

一故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時也只是庶民君子不

如此因舉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日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

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海新震氏孟子

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問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

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

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尤難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

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費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原

山真氏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

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費未

嘗有特待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亡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相似然聖人含著不察此則英氣發

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權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

服之意

宣王當日必不能以禮待其臣下故孟子以此告之○或謂

土芥寇讎之喻未免太過父子君臣不可以報施言似也不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氏非特士大

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士大

夫懷去徒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猜

而去之猶手刃行又猶手同車則非徒幾者去貴者亦去矣未

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可以者在此時宜為可也失此

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切

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遯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

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

臣則凡有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蓋引或錯集註及輔氏

註以本文可字為可得之可惟虛心讀之見得只是言常見幾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類可以字語語含有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不能之意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

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意也繁引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

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

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

戒人君義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

亦之一字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

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

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

顯顯士曰此章記說遠說達說俱至上下感應說存疑仍

照上章用人行政說引又助說言之今亦未有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被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

爲是哉。張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  
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孟子曰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皆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其時中者。則  
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所謂兼情立義曰  
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變義則此章緊要。在人人  
弗爲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言必信。行必果。雖小人言。正是相對說。蓋義則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不惑於其似而得其真。時中  
之道者也。潛室陳氏程門以爲如婦人之仁。宜寺之忠。晦翁以  
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  
而不可行於己。與夫群之爲禮。亦有不可行之爲。禮受之爲義。亦  
有不交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義亦然。大人  
者。義與用俱備。故不爲非禮義之禮義。○大人則道全諸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三

書院藏本

貴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義學未到。大人發達處。則必膠  
於陳迹。蓋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  
○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合大註云。大人  
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胎  
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定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  
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宜寺之忠。此說雖亦不  
可爲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註  
意亦自無不該。○雲峯謂。大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  
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  
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說  
統正是可與禮義。兩端講。此箇中之義。是合禮與義。以爲大  
人對看。則小禮小義。非禮非義。皆在其中。此義者。人心之  
義。制禮以義。起義以禮。行於中者。亦有不泥陳迹。然人心之  
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者說。即所謂可與立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處中者說。即所謂可與立  
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之似乎中。猶愿之似乎  
庸無忌憚之似乎庸。則此爲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集註  
認得清。○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爲非矣。蒙引又謂集註

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  
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則時中者。不日與而日發者  
以知之不明。意有所蔽。故惑於似是而非。  
非而不知也。精義入神。要緊學問。

非禮非義之禮義。亦非有大特於禮義也。但禮義之一偏。而  
未合於時中者耳。弗爲者。惟其察之精。是以守之固。力爭於  
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介。則禮義之不出於中  
而中之未嘗予時者。豈肯偶一蹈之耶。見龍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

不中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爲謂使之自化  
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  
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四

書院藏本

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南軒張氏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  
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  
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常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  
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  
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盡可施矣。廣源陳氏甲。以德音才以言。德本於  
性。才本於氣質。則養有才德者也。○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  
養。以工治之成物言。新安陳氏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  
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爲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  
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遂  
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東陽許氏中。以德音才以言。言  
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言  
陶養以道之之意。引張氏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小。正爲子弟之賢。遂絕其志。豈肯偶一蹈之耶。見龍記  
待之意。故養字須看得與養字相。反對始得。困勉錄新安陳氏  
謂養之太嚴。而舍之太劇。欠養之工夫。耳。涵育。謂中。明以

教子弟爲言。韓氏不責善之說非也。周禮曰。樂其終能成己。一終字妙甚。蓋字不是合下便聚。只是不能耐煩。忍耐無以養之。

此爲子弟。偶不中。教而父兄。遂如棄絕。若發優而柔之。漸而濟之。使自化之。所謂養也。斯之太驟。責之太過。絕之太甚。所謂棄也。養與棄正相反。見龍記。

###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朱子橫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肯爲惡。則必勇於爲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爲。先有守而後有爲。存此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只摸樣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爲耶。如伊尹。必非其義。非其道。疎之以天下。非顧繫焉。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下

去

書院藏本

子學涉觀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易。伐夏以教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陣。深居細行。後來得時。遇主。雖有功。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著封禪書。以慰人主之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往。匪咎。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此白文只爲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爲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爲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卻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爲所當爲。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於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從說說。約爲與不爲。只在一畔。而後於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一邪。而後於云。然後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端也。四書講義孟子此言。真勸得人心。衛學問。盡天下妄作妄說之徒。動以爲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極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願止云。非道義。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稱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何處。以云行。一不義。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弊所不爲之象。保哉。此節有數說。八堦之風。以退爲過。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與聖賢道。完全沒

交涉。固是膠解。有至必有。而後有爲。之說。重在能守其說。善矣。然有守如何。便能有爲。且天下固有能守而無能守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神氣充足。而後可以。有爲。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故先單往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爲主。橫渠亦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如此說來。則不爲有爲。纔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透快。而後可以。爲仁。爲義。亦未嘗不得也。則細按橫渠所謂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於存疑。疑註。離土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先不知如何也。又按橫渠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與與。離土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與。方。離土人之初。心。真不有所不爲。天降才。亦莫不有所能。爲於所不當爲者。既不以見於欲。而動。則其於所當爲者。必不以率於欲。而止。其於心之所不爲者。既不以爲於人。而作。則其於心之所可者。必不以見於人。而。與。固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爲。意。有。不。爲。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因。于。曰。有。不。爲。是。平。日。志。節。卓。然。不。屈。如。非。道。非。義。一。介。不。取。與。之。類。若。廉。隅。不。立。苟。且。是。將。則。富。事。亦。皆。摸。樣。浮。沉。必。不。能。大。有。所。就。字。出。溪。曰。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下

去

書院藏本

愈明。則其心有主。而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爲也。沛然。莫禦。其所以往。而中元曰。惟天下之至。至。動。爲。能。靜。天。按橫渠云。不爲不仁。則可爲仁。不爲不義。則可爲義。故有不爲者。即可決其有爲。所謂而後者。猶云。方纔也。翼註說約。皆至此。說四書講義。亦同。自是此章正解。存疑。則分窮達。先後。講。似。不。如。前。說。之。直。截。然。後。著。先生。云。橫渠云。云。先。未。知。其。本。旨。如。何。翼。註。說。約。存。疑。皆。解。得。去。據。此。則。存。疑。之。說。於。題。理。亦。無。大。碍。見。龍。記。

###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宋子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妄。復。心。托。此。君子。語。然。惟。其。時。與。義。而己。義。所。當。言。是。非。非。不。苟。然。也。豈。計。後。患。哉。如。字。則。奈。爾。陳。氏。隱。隱。忠。厚。之。道。亦。遠。善。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謹。嚴。謹。重。下。文。但。言。如。有。所。舉。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

有奸惡當言又不可顯後患而然也。在武曹曰舜之隱惡夫  
子之無惡非遭後患也不當引以為証。周禮曰言人之不善  
定有後患當加之句是就言時警之  
見當慮及後患而禁其口而無言也  
大舜隱惡揚善孔子謹毀譽豈為避患而然哉故朱子  
謂此言必有為而發也。後患內所包其廣見龍記

###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  
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  
而己。於鄉愿之亂德矣。兩斷既既孟子於此抑發于木謂為已  
甚而舉孔子待賜實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  
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  
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  
見夫子答賜實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  
行手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七 書院藏本

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  
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交其好此賊仁義之甚者也復心程氏  
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步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公遷朱氏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  
古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聖人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  
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  
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  
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日本  
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  
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賜實  
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  
不止此但凡所謂侯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  
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可取與所謂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虛墓敬車馬之類皆聖人  
所不為存疑引說最  
好南軒亦是但未盡  
賢人行事易出於一偏偏則或有好過激之病大聖人則  
大中正無過不及所謂侯乎中庸也豈或有已甚之為哉

蓋於本分之內無纖毫缺欠自於本分之外無毫末增加  
也。論語所載及孟子所引諸事便可見矣 見龍記

###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  
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楊氏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雖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  
明孔子之意。兩斷既既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  
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義源  
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義源  
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  
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聖賢德性大人者  
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  
害有心於信果耶。雲峯胡氏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大 書院藏本

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  
也。楊氏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  
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  
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此正是無過  
無不及之與此之義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者相發明。蓋太  
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  
胡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  
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  
事有前日當如彼而今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  
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  
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  
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  
在今日之事向彼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若義  
何是猶刻舟之末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  
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劍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  
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於舟則知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  
果矣。誠哉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  
屏意拘泥此明大人之用。莊園修曰全乎內外通乎常變大

註中卒亦未嘗不信果句最好不然則游移無主者反可藉  
爲口實然諸家發明處亦只道得一半惟存疑講得極周到  
完備孔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可知必信必果  
原無當於大人之時中時中者卽所謂惟義所在也蓋天下

書院藏本

事變無窮千萬里之外數十年之後時異勢殊其變局實有非我意料所及者前日所言如是則爲義而今日復追之則反非義前日所行如是則爲義而今日復踵之則反非義此中斟酌變通與時偕行而仍無彼此互易前後刺謬之失斷非大人不能存疑所謂半無定形故義無定在意誠足補諸家所未及故就其說面引伸之 見龍記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大夫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

多巧僞是赤子之心莫是獨而未達乎  
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考已發時與  
今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  
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達乎中耳○赤子之  
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  
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  
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  
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  
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同恐大人所以爲大  
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曰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  
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雙峯饒氏赤子如餓要  
乳便是欲但餓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僞大人只守此  
純一無僞之心而充廣之所謂業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常  
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講於私欲而擴充其本  
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過人欲擴天理也南陽赤子之心  
純一無僞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之純一無僞只是孩  
提之意知愛其親餓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僞  
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卻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僞者充之若失了

書院藏本

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卽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分別蓋大人尙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也○增此明大人之體四潛講義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增勉齋註擴而充之與上義從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爲初耳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存疑云大人侯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卽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含○增語類云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爲二句說得最分明集註云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着兩字便見得其只能如此純一無偽卻無知覺惟大人方能通達萬變不止於純一無偽得失朱子之旨○按羅近溪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卽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增謂此是良知家宗旨若論此章正解正須重在大人能不失上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乃各胡伯。豐書也。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之下。云南軒所設。固當然。必謂從幼不失。此恐太甚。既失而反之。卻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此數語。亦不可不。記。宋登曰。若大人只不失赤子之心。當用而已。不當用者。也。字矣。人多誤看。則謂。侯曰。不是說大人。只是保其赤子之心。便。蓋言其所以通達萬變者。以其能全。一。無偽之本。然也。○失其赤子之心。便不可以爲大人。凡意。是主。須說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方能擴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能。合。本文者也。字。神。理。細。玩。註。意。自。見。若。說。無。不。知。能。後。依。然。純。一。無。僞。理。非。不。是。於。語。氣。稍。隔。矣。近。來。講。家。都。生。此。弊。聘。侯。謂。宜。先。說。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後。後。轉。到。擴。充。一。層。固。是。然。愚。謂。須。先。就。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說。起。轉。出。不。過。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而。擴。而。充。之。自。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則。不。失。二。字。更。顯。得。醒。而。者。也。二。字。神。理。亦。出。矣。見。記。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主 書院藏本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入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入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禮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宋子玉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捨。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捨。不能言矣。當是時。親心即子之心。子心即親之心。故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亦說得好。變。孝。終。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身。終。身。不。可。輕。忽。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趙岐注云。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喪也。按此則以爲字訓。當字非。機。密。之。意。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取。捨。有。指。必。事。勢。言。則。難。失。而。可。賁。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其言不可追。

養生送死。皆人子所當盡。但親至而後。目不復能親之。若耳不復能聞之。則飲食與處。不能復親之。此其非常。愛敬。非。如。養。生。之。可。以。從。容。而。徐。辦。也。使。此。時。不。能。盡。禮。盡。哀。則。抱。恨。終。天。矣。故。孟。子。云。然。見。禮。記。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然。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主 書院藏本

固而不撓。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亡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深。厚。而。深。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深。遠。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造。造。之。說。蓋。此。進。退。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道。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不。以。道。造。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自。

蓋是自家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矣之無窮用之不竭  
只管取只管有滋潤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不資給自家如揭地  
在下籍上面源頭未注滿若源頭深則水不竭若源頭淺則  
竭矣取之左右逢其源理事物也揀着這本來道理深那  
事也揀着這本來道理淺事物也揀着這本來道理深那  
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左右逢源四方八面都來然則自得  
上機自得則下面筋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  
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貫之通而自然得  
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  
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  
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  
力而不張其等則雖不期於必而自然得之將有所不可禦者  
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  
安推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之居之如人有所居而  
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容樂而不去也○谷助既深看是甚事  
末無不著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處他且如為人君便  
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自家  
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自家

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  
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  
要在勿忘勿助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  
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游養是勿助新安陳氏有安  
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  
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証己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  
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自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  
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  
優游之味紫引論自得者可以北難抱出無爲或問朱子  
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  
着力有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  
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發見不待告子也惟  
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竟有自得之病不但告子也惟  
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  
正印也○朱子云財貨一類或捨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己物居  
之可得而安乎○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源則  
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緣有

到方成熱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熱  
不但爲學教人爲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道  
浸壯而日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養而取之使自適之如江河之  
浸而澤之潤而游之使自得之養而取之使自適之如江河之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資之深者所藉者深  
遠無窮也○所藉者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者深在胸  
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爲吾資藉取之不窮用  
之不竭其所藉者深遠無窮也○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  
中足爲我資藉運用便是原及我應物道理便在這裏  
便是這共原蓋原是那本來底物○其原是這着那本來底物  
○左右莊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實取之左  
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  
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一般  
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皆備日用間在人所取  
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有道理據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  
便有道理據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道理據着取他那一件  
不有箇本原底道理據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道理據着  
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箇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近而非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其下

書院藏本

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落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  
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也○事皆有箇道理合二  
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道理皆  
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處掘便得不待鑿  
深然後得也○此章常兼知行說人多作知一途說非是○說  
義理有無窮之趣爲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今日格  
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今日行一善明日行  
一善必力進焉而不厭其等深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  
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貫通何見其萬者今則  
會而爲一也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豁然貫通何見其萬者今則  
則合而爲一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  
與理不相浹浹居之未安也○惟其自得之則心與理相  
萬變不可得而推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  
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其  
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固足以取之而  
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  
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於外理應  
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

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  
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猶陰陽  
深造即得習不已則自得不止○物格知至四書講義深造以道  
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  
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  
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云○君子深  
造而單講深造則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此○君子深  
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字確有實事在此○此處看得混  
帳下面他處說玄說妙都是虛○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  
子正養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說  
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卻以道取深造亦非○深造有刻入意有  
漸積意有不已意○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  
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離故處○雖朱子以資於於旦夕爲  
不深造亦未是實效於旦夕是不以道○依朱子則勿忘勿助  
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養氣致知之言爲只是深造  
至雲雲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爲是○  
果因之云自得的妙不來官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  
害事○窮者以力假仁假成成功利也○只生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其下

美

書院藏本

曰亦懶情不得蓋人之病只是一暴十寒進說退說○蓋解以  
得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時出之即是左右逢源也○  
○資之深聚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  
是一路來未是○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  
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源者則由於統體一原  
也○陳伯玉謂逢源二字不必偏重極是○因之曰深字對膚淺  
字以從皮膚膚淺是尋淺造諸君子之學探玄極真直推究  
與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字安漢曰五穀不熟  
不如黃犢惟深造則進而不已後極之凶始求深也○惟以道則  
漸而有方至於功深候到而有以自得之則非真取助長者所  
可庶幾也○居之安者理之根心者日固資之深者理之益心者  
無窮此所謂原也○出是而日用之閒左之右之無不遇之如水  
之千條萬派無非一源○如木之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  
生意此學之大成也○得未至於此者奈何曰無迷其途無絕  
其原終身而己矣○仇德性曰居安以存於中資之在接物  
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自得是效居安  
資深達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又安不  
體貼題中數箇字○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

書院藏本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

書院藏本

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  
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矩矱也東陽許氏博學詳說  
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儀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  
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挾博字  
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  
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  
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求句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愚謂要徹到深造以道纔是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學與說不同  
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論語博交內自有說約在序  
學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延萬亦攝於一自其萬而觀之但  
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卽一物之  
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學到能說約時  
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服誥詁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子史  
百家之不肯於道者皆此理也○說其實是由說約知是中心  
鹿得方山裏說得翼註說約說字卽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  
促索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破日反脣關錢博學是博其文詳說說其理說分殊說反約

是歸分殊到理一四書講義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卻在  
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無約也博而不詳說與  
不博同弊顧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因總詳說內該  
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辨與困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為反本  
窮源歸之要約要約非詳多關顧意注右訓曰詳說所以由  
博之約之路題旨如常山半壁然擊其中則首尾皆盡學而  
博學詳說中若一而字是歸重詳說非對待語也博學而不詳  
說則徒有其文而不明其理如何得到至約之地本文於下句  
又加反說二字正是規定約處加詳說之功故曰反而詳又下  
欲其融會貫通六字也蓋約不在博學之外只此一理詳說其  
理自然融會貫通到得融會貫通已是約了開明侯曰約即在  
詳說中非詳說外又有說約工夫也○不違云反約而云反說  
約是詳說時言謂其言之詳悉止欲說出本來大指耳若謂  
便已反約則謂矣○不博學則無可說如何能反約不詳說則  
亦徒博必不能反約  
此而字夾捷之義也  
反約自是學之究竟然非博不能以反約而後博猶不能以  
反約其工夫大半在詳說上詳說者凡學中是非得失同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三 書院藏本

淺深之故必一一有以奉訂於毫釐而辨晰于疑似夫而後  
析其末者可以求其本窮其流者可以溯其源明其節目者  
可以得其會歸則夫向之由博而  
詳者正為反約地耳 見龍記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夫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  
異而人之善惡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宋子曰善服人  
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是  
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藟之牛羊又使人  
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  
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  
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  
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者王會首止而定王世子

齊次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  
王霸之分了然矣 顧謂此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  
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五  
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  
以善與天下公也 蓋漢胡氏以德服人蓋對上策以力服人者  
言謂王者之服人與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髮夫子得聞國政  
有以未求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之求之與乎人之求之與乎  
氏一則不能服人者對己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  
盡子人矣非善養人者乎○孟子二章皆以玉霸對言前章公  
私之分在力字與善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  
也日德則其理絲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  
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善乎公者也日養則其心純乎公矣  
便謂此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推之使民同歸於善  
也 顧謂此章蓋為當時諸侯而言日服人日養人此人字亦指  
其平等而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推字之說不敢從只指  
成湯之於葛伯可見 附屬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之人俱指  
善服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三 書院藏本

為善亦只是欲以是去勝人不是見得善是我之所當為非出  
於誠心正霸者之所為以善養人是問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  
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  
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此正王者之所為○以善服人亦  
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 顧謂此章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  
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  
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 正與上未有服  
人意相應 顧謂此章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  
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 正與上未有服  
人見之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之人字亦然但彼處易見此處難  
見耳○兩人字主當世諸侯非指百姓 蓋武王曰朱子條內江  
南不可取之人人字乃領字之說當改正○湖南講云孟子平  
日論王如彼臨諸其民諸侯皆為之服凡如此類正到得以此善  
服人此即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此說似  
是而非大抵孟子平日論王只到得以此善服人乃彼則以為百  
里可王雖欲無王不可得而此則以為不能服人不自相矛盾  
予愚謂孟子平日之論皆是以德服人事與此所謂以善養人

未嘗有淺深也蓋王霸之分公諸私與而已矣以德服人以善  
人其心皆出於公與誠也此其所以王也以力服人以善  
也此其所以為霸也

以善服人視以力服人者自有差別然曰服人則終有挾制  
之意在蓋以善服人則以己之善形人之不善而因以責人  
之不善惟以善養人則以己之善化人之不善而並導人之  
善至於善己之感之者本有私與公之不同故人之應之者  
亦有為與誠之  
各異見龍記

###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  
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  
闕文焉爾軒瀾氏蓋賢出於朝廷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  
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央矣天生斯賢以售人也蔽

### 五華集詩大全

下五 雜書下

五

書院藏本

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然皆無深意味不如明之附錄發引有曰蔽賢固不祥矣故父  
與君不尤為不祥乎而惟蔽賢為不祥之實何也愚謂欲父與  
君雖不祥其惡顯於人皆知之其害只一時蔽賢之言隱而難  
知人若不悟而入之害及天下國家以至無窮此孟子所以特  
以不祥之實而說兩實字皆同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此所  
以集註先而說蔽賢欲人君知所遠也則兩實字皆實字  
竟說放開一層通緊蔽賢所以見蔽賢之害大也後說將無實  
之言生落蔽賢上語象一意貫注兩說都  
有微戒人君意都有味實重賢之人意  
兩說俱重在蔽賢上然前說首句虛按下二句乃指其實後  
說首句實貫注三句而以蔽賢之言為無實之尤後說似有意  
味而前說較為  
直截見龍記

### 徐子田仲尼重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  
舍放皆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  
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  
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極者於海行本者如是孟子  
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  
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垂誨於水者  
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專  
下一節集註如人之無實行而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因因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道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  
有至則以四海為歸則原泉固是有本者然日放輕淺漫漶

### 五華集詩大全

下五 雜書下

五

書院藏本

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呼應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  
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  
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  
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  
者自見於言外孟子言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則當謂原泉  
一頓不已漸進至海三頓節節有工夫○則地雖下而無本與原  
泉相反七八月雨泉與海相反徐氏說未其分明諸家皆未了  
泗可立待與海相反海相反徐氏說未其分明諸家皆未了  
然也○則謂原泉有本者如是徐氏說未其分明諸家皆未了  
有本之水何須復以有本之註小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  
至於海是原泉混混四句正所謂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  
以至於極是有本者一句正所謂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  
通達無所不極此夫子所以取之也古人行文往往正喻相錯  
忽斷忽續下句為無本亦指學言註所謂人無實行是也七八  
月以下三句口中言水心中亦是言學所謂人無實行是也七八  
久是也故徐氏問過情二句後接上若前而以說水不說學未  
二句不嫌笑人乎世人不肯以有本無本為學只為此章是論  
水不知仲尼取才之意王粲在學也○外語註連者存章之理

也。則無本之謂也。或問云。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爲本。而  
言其有是。則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幾。終不能久  
耳。分明以有本無本。指學言。不若  
水言矣。三百年無見。及此者。何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恥之。清古外反。潤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潤。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

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

曰。徐子之爲人。必有顯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

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宋子所謂聲聞過情。道倍大  
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爲

若無其實。而德之譽。爲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其反

躬思。是方得。而稱此。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

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鄭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

欲救徐子顯等。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

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何如耳。理固無盡也。達

者。有本謂實。直好義。則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達變。案饒氏論

蓋。蓋不合。蓋夜。所指不同。夫子就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復言

川上之數。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新安

陳氏。以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譽。也。清澮皆盈。而潤可立。而待與

上文。親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

長久之譽也。注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

發揮出來。存疑。君子恥之。則非冲足之所。收矣。說統使。浮名不

愛。君子遂不恥乎。況其必不能繼也。而書請。君子之取本不

愛。復聲聞。亦不爲。清澮決裂。因潤可立。待而益加。舉耳。困難

追。清澮是無心。而爲虛名之無實。其說雖精。而學爲行之。其

竟。蓋兩節。所言之水。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宋引皇已。駁不

其地。日之正。其今。之盈。心先。對不。過。日。對。其。言。曰。  
使。存。各。可。繼。君子。將。遂。不。恥。乎。即。就。今。日。之。盈。請。其。字。立。論。方  
高。清。子。同。即。實。行。實。字。然。御

着。心。上。說。方。不。是。實。行。到。語

此。勉。人。務。本。之。意。正。爲。徐。子。而。發。始。而。不。已。繼。而。漸。進。終。而

歸。海。有。本。之。水。如。是。也。個。而。兩。集。俄。焉。皆。盈。終。焉。無。本

之。水。如。彼。也。仲。尼。之。所。取。者。在。此。則。若。子。之。所。恥。者。必。在。彼

矣。故。字。緊。頂。上。數。語。來。無。不。之。水。不。能。使。之。長。流。過。情。之。賢

安。能。令。其。有。沐。然。則。若。子。豈。枯。其。無。名。哉。正。愧。其。無。實。耳。

末。二。句。說。統。清。澮。得。積。而。盈。然。羽。皇。武。帝。之。論。更。高。請。有。本。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

之。是以。取。此。陽。陽。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宋。子。人。物。之

所。不。同。皆。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

明。如。父。子。相。愛。雖。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

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毫。些

子。所以。謂。幾。希。者。飯。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

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在。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人。自

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語。錄。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曰。人。與。禽。獸。同。者。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

靈。包。得。許。多。道。理。雖。有。不。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

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通。理。問。有。不







君子存之句。包下。數章。君子聖賢之通稱。王觀。劉上玉之說。其是若依尹氏。則外。此獨將。舜。出在。君子存之外。則文王。周公。孔子。亦是性之。聖。又將何處。安放。○次。節。只是生知。安行。四字。耳。故。明。與。察。亦。要。說。得。自。然。○呂氏。講。致。存。心二字。愚。按。孟子。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朱子。尊。德。性。節。注。亦。以。存。心。與。致。知。對。舉。今。此數章。若。說。存。其。性。存。天。理。固。是。然。即。云。存。心。亦。未。見。於。理。有。大。意。處。○心。有。人。道。危。微。之。辨。言。兼。善。惡。但。既。加。一。存。字。已。有。工夫。在。內。則。自。應。專。就。好。一。邊。說。矣。故。死。子。亦。只。云。操。則。存。見。龍。記。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途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處。廟。輔。氏。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不。引。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習。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讓。者。意。會。不。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此禹之憂勤。傷風。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為。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大。也。視。民。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修。己。也。不。僅。與。不。忘。遠。對。尤。明。白。說。誠。恐。是。防。人。心。之。危。好。是。保。道。心。之。微。○（傷。風。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為。三。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大。也。視。民。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修。己。也。不。僅。與。不。忘。遠。對。尤。明。白。說。誠。恐。是。防。人。心。之。危。好。是。保。道。心。之。微。○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宋。子。道。執。中。與。子。莫。異。中。不。同。湯。只。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義。定。道。中。特。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執中。○（宋。子。道。執。中。與。子。莫。異。中。不。同。湯。只。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義。定。道。中。特。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宋。子。道。執。中。與。子。莫。異。中。不。同。湯。只。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義。定。道。中。特。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視之猶如傷。望道之極。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則。引。耕。耨。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此二句。憂。勤。傷。風。處。意。自。明。○（宋。子。道。執。中。與。子。莫。異。中。不。同。湯。只。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義。定。道。中。特。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猶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宋。子。道。執。中。與。子。莫。異。中。不。同。湯。只。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而。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義。定。道。中。特。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其下 聖 書院藏本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與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愚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意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御泄。適志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所事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同軒張氏不台者。思而求之。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非用其建取士。考官。通樂。刑政。難起於上。世而歸附於周。是皆屬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地其發。明至矣。應淵補注。因與諸君。大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遠。且有得先後發。要如此。聖人達道之盛。凡有所

為無不智。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要其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忽不發。自運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而心已死。就不大。可哀哉。楊氏以為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身而體之。則聖人之心。其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應淵補注。施之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卻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卻不相遠。故註云。其事或有不可。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潛室陳氏曰。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樂則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周公思兼三王。不可假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高丁周公固無害。卑了。三王奈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便使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言。而。去。上。古。樓。累。之。風。備。悉。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樂。記。實。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曰。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周。公。時。所。謂。善。言。在。周。公。有。行。不。得。者。矣。在。商。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實。而。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勢。也。如。佚。道。使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其下 聖 書院藏本

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親民如傷其。貴。果。勢。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帶。亦。不。必。拘。於。望。遠。而。來。之。見。耳。過。者。因。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著。者。○附。公。於。上。四。事。則。須。亦。而。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處。或。畧。之。○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者。禹。書。以。好。善。言。惡。言。酒。稱。湯。書。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以。親。民。如。保。聖。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運。不。忘。遠。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心。之。所。以。常。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心。之。所。以。死。者。以。其。天。理。之。不。存。也。天。理。所。以。常。活。者。心。者。苟。得。其。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附。引。謂。其。指。三。王。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非。臣。殊。勢。不。是。因。地。殊。本。文。四。事。是。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存。疑。云。其。有。不。合。者。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論。而。不。得。始。信。虛。齋。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古。道。則。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受。之。道。則。受。之。道。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聖

西事之外如忠實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寅助微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舉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者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舉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子錄其後說又曰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執四事說於吉外推廣則可也○漢川曰通世之感諸家注之源舍三王無所宗極受通之宜盡化其之於合四事無所法是則周公之於三王宜無不合者矣而猶有不合者尤足以觀聖人用心之所在也○與四之曰聖人作用全在不合處推求其是若依樣做去不見通權達變之妙○周禮曰其有不合其字指上四事說不合非三王彼此不合乃亡與三王時勢不同有合之妙不是一味強合也○畢竟合者多不合者少其字蓋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聖

書院藏本

馬壽文武皆是繼舜而為存之之君子者每人約舉二端以繫之至周公則又用總說觀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二句則周公不獨述文武并亦述紹禹焉矣○其有不合者不合二字多仍貼四事講細思上四事發時異勢殊亦未必有大不合者豈其中細微節目或有與往昔未能盡符者耶然固不可刻出四事在不合外亦須就四事說起後仍作推闡說題義方為完備當更詳之 見龍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詩亡黍離註申侯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宋子問黍離降為國風否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日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知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二雅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二南王風二南之於二

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不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決定天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室陳氏雅詩多是王者朝會宴享樂章或是公卿大夫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雖與列國之風同歌只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作之也○謝安陳氏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併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梁引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金德討罪之舉及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效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與黍離之氣象猶然使然無復起廢興哀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迹熄詩盡矣孔子是以不察已也○詩亡謂雅詩亡也然如鄘衛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國納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承接有片○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聖

書院藏本

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迹已熄○周禮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迹已熄○周禮註以詩亡為雅亡是主胡陳靈而詩遂亡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知○孔子以爲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周公之憂勤惕厲孔子之心即聖王之心也○孔子作春秋即爲繼聖聖而作也○羅文止曰詩之有文王大明也美矣其變也自民勞以下然猶有安民畏天之志焉○應印之際則憂斯病矣其有鹿鳴天保也盛矣其變也自六月以下然猶有勃興如斯之象焉○謝安陳氏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併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梁引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金德討罪之舉及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效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與黍離之氣象猶然使然無復起廢興哀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迹熄詩盡矣孔子是以不察已也○詩亡謂雅詩亡也然如鄘衛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國納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承接有片○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書院藏本

子於聖聖之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詩是實春秋是主孔子  
是主中之主益觀創自平王東遷後四十九年孔子因魯史  
記作春秋發孔子刪訂雅章以爲王之在位四十九年而王  
猶未熄也不然行遇心格何異後車周道而彼爲雅此爲風其  
音節亦自此變矣君子見微知著以爲詩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且夫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而求金求車見於春秋之始王  
之卿士無人矣欲如周召之共仰豈可得乎自是以還采詩之  
官廢而不陳而春秋以作斯義也王者得之以爲王迹二雅得  
之以爲詩者秋得之以爲史孔子其古之良史哉亦古之詩人  
也然必斷自四十九年者當有說也其在詩曰揚之水不流束  
薪以興王不能自發諸侯獨使畿內之民遠戍於申侯之國亦  
王迹熄之一証也宜其在魯筆之例而春秋不書豈孔子之意  
固欲與詩人互見而不必並存耶抑雅亡而風尚未得  
爲詩之果亡耶迨四十九年矣王之享國若是其久天下之口  
若是其衆而卒無一語及王政令之得失者彼正麻留子復何  
言與於是知王迹之果熄詩之果亡而春秋之果不可以弗作  
也終於獲麟何也詩始於周南以騷趾爲關雎之應詩以是始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雜要下  
聖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果

也蓋天下大柄莫重於禮樂征伐宜乎以前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雅詩載之平桓而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紀之雅詩所  
載即其出自天子者而辨其得失以爲百王大法所以維禮樂  
征伐也春秋所紀即其出自諸侯者而定其邪正以爲萬世大  
戒亦所以維禮樂征伐也詩既有關王述則春秋爲述地而作  
即所以繼詩繼詩者繼詩之美刺以維王述耳豈泛泛以文辭  
相繼耶晚村之言謬矣○詩亡只是秦離以降咏歌並興不過  
一國之事與諸侯無異彼雅降爲風非是井混淆無復能辨也  
魯水中谷亮爰諸什何嘗足非不明美惡例置耶至桑中濮池  
乃列國之風與王朝無涉王平甫曰作春秋以存王述繫於詩  
亡後自須從詩之正變看  
出緣由豈定謂春秋繼詩耶

晉之乘楚之檣机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  
事而名之也檣机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吳 書院藏本

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事此三者皆其所記  
冊書之名也 慶源輔氏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  
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  
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有一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爲莫己若  
者亦可哀已謝安陳氏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才  
錯雜也雖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劉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  
列國之史同蓋未經筆削之先同爲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史  
筆之後遂爲王者經世之典也○本文正義是以檣机爲凶人  
非以爲惡獸四書屬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  
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机一樣無關王述之存亡一也宣  
是列國  
之史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取之矣如  
此書方見得中間一節不問存疑二其字皆指春秋文卽記事

書院藏本

哭  
書院藏本

哭  
書院藏本

發明也。○註事出於二霸事未必正交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

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僧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

句義字上固勉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

藝文類聚卷之九  
有主也。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焉；王者之迹而播

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素於戮而聖人因定爲象辭

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按太解曰詩風言也法主勸其義寬春秋刑

也。法主德其義。厥夫子作春秋。正取以維義也。歸同人曰。春秋之事。莫大於桓文。故孔子之義。亦莫著於桓文。春秋之文。未

可矣以爲經得孔子之義乃不敢自以爲史幸倚雲日上節原  
自有事文在本節只重兩則字言其事其文則不過如此以補

重其義非孔子不能取也。上兩則字是輕忽之辭。下一則字是  
綏重之語。即聘侯上稱取註云。謹辭。猶云據于。人之私見云。

夫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若謂以匹夫竊天子大權則先獲反



孔子雖終焉游文武周公之統而其大者在作春秋孟子於特舉之末二句是一章結穴處而首節正與末節呼應中節不重蓋春秋何爲而作因詩亡而作而詩有以亡因王述煥而亡然則春秋之作正以繼王迹而使之義著明於天下也春秋未事以前不但晉楚有秉與櫛祝即魯亦舊有春秋然僅有其事雖有其文而道無其義春秋既作以後則王迹雖熄而不熄詩雖亡而不亡故桓文不僅錄其事史册不僅載其文而筆削于奪已獨昭其義觀孔子自謂竊取而其事深意思遠所以繼聖聖而爲存之君子者不可想見乎通章大意如此○呂氏肅詩與春秋無關後人多主此說愚按孟子於詩亡二字言之重詞之夜且然後二字緊接詩亡二字集有深意若呂說則章首二語不義爲贅設乎韓愈盧仝等飲而先生文通篇以春秋繼詩亡而作立論武曹深責之其評語云以春秋繼詩立論未嘗不與題旨渾合根據詩既

善於果本

就詩與春秋相接之間。各嗟嘆。急流連在復寫得然後丘字更有無限深情。提出義字作主。全旨盡出其論甚允。不知緇大全指何以仍採呂說也。善子周聘侯之言曰。呂氏不喜人糾纏。詩與春秋彼未知詩與春秋實相關通也。雅詩所歌卽出於夷平者而辨其得失。所以誌其盛衰。春秋所紀卽出自諸侯者而定其邪正。所以維其表貳。既有關王迹則春秋之繼詩者。繼詩之美刺以維王迹耳。呂氏之言甚謬。其論可謂實獲我心矣。總之詩亡而無美刺。春秋作而有美貶。豈僅僅以語言文字相接。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

絕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親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

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新安陳氏此禮記大傳全文其苒祖者爲三從兄弟相爲服親**

**家服制至此窮忠共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

**之故不棄不冠爲之袒得免冠以喪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

**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後殺而竭不變吉**

**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數高祖陳氏袒免袒謂不服布而常服**

**允謂布襦帽之狀喚引同澤猶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曰以**

**揭而駭**卽就上有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

**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

**爲庶共四世前認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祇殺同姓六**

**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視屬祖身去歸也袒免者內**

**祖面者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

**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面前交於額上**

**及卻向後繞於髻諸朋友在他邦無主然則袒免若朋友在案**

**則弔屛加麻加麻者素衣上他鄉之環經然則袒免亦朋友之**

**服也爾新張氏五世大抵約答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

**浸濡甚世不斯也要國補氏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

**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緣澤皆當絕也五**

**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音思來不

得衆之速於彼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是甚  
麼餘可類推。問孔子之澤歷萬世不新何爲說以五世曰盛  
子弗議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緣以五世而新之  
義見於孔子篇在五世之內也。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  
窮也五世冠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  
新之義乃是以喪服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  
而新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新也孔  
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言  
然三十年亦爲一世者大約世教人到三十便有子。○澤本水  
之行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皆無  
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書房君  
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

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  
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  
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  
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  
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  
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蓋謂孔子附在五世之內。  
取之以爲善。則附於孔子。又言私淑艾。而無所見。故疑是  
方有附於孔子。私淑艾者。私猶其善。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  
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  
者天下所公共。隨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  
耳。竊安附於孔子。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  
於人。文意方順。○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

此歷敘聖聖之道。統而終之。以自任也。語意與去聖人之世  
一節相似。然彼猶含蓄。不泚此。迄末二句。則得於孔子之  
意已顯。然說出矣。○次節。兩也字。極抑揚吞吐之妙。曰未得  
爲徒。若有遺憾。曰私淑諸人。若有深慕。要之私淑亦無異於  
爲徒。總之。欣幸之詞。○上節。便爲下節立案。蓋孔  
孟非在五世之內。則亦無由私淑矣。見龍記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恩。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  
之辭也。遇取固害於廉。然遇與亦反害其恩。遇死亦反害其勇。  
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  
子與之。是傷恩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孟子曰。可以取可  
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恩。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之類。是取也。然自己可足。是不可取也。雖取便傷廉矣。曰與  
傷恩。何者。曰是有害於恩也。可以與然。卻可以不與。若與之。則  
財或不勝。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恩。陳子此段正  
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害矣。便  
用快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恩不  
與之。爲害死之。爲勇不死之。爲快也。今以遇取者爲傷廉。則宜  
以不與爲傷恩。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恩。死爲傷勇。何  
哉。曰遇取之傷廉。過於此。而後奪於彼者也。遇與之傷恩。過  
於此。而後奪於彼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  
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  
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舉釋矣。若可與不可與  
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害於取。寧與與之。其  
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  
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係好但孟子之言。卻是恐人遇子而  
難死也。而精擇也。取與生。死之義。有和然易判者。有在可與之  
間者。在可與之間。非精精者。莫能擇也。若其幾間。不容一誤。  
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後能於有處也。  
○案此段。傷廉與傷恩。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錯開。

聖  
書院藏本

可以者初念之約畧也可以無者再念之詳審也不從轉念而反從初念則不失之不及卽失之過矣○瓶面本屬三平米註用固字亦坊畧分輕重卽語類中諸條亦有平覓者亦有畧重下二段者蒙存諸解則竟謂以上一段引起下二段遂致明季講宋謂傷惠傷勇大不同於傷廉竟有說成傷廉猶可而傷惠傷勇則斷不可者不但顛背孟子語意卽與朱子所論勇猶不及之自大相剋謬真亂道也要皆蒙存諸說太分重輕有以啓之甚謂此章照孟子白文定作三平方可

書院藏本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後何反矣夫夫尹之未盡音扶去聲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  
也金鏃也扣輪出鏃冷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  
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  
篡弑之賊家乃逆情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孟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  
為發射為禮乎則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  
本公孫丁授公他而射之賈賈程子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  
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  
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使乘為夏延之臣羿篡  
及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紫以義討賊雖營學射亦何罪之有  
蒙以私恩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  
可得而推矣雲南胡氏此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愧東陽許氏此章專為交友發辨不能取友  
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索引謂之殺者將以攻人而後乃  
承云後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乘矢而後反則子濯  
果過矣。乘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此所字滿  
子足退軍故庾公得全私恩而亦不害於公事不然庾公亦  
不得全私恩得全私恩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程子之言  
已消前節。序上段重尹公之他誅人一句序下段重不殺

夫子一句蓋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集注今日我疾二  
句是以己而料之問僕至吾生是以人而料之生豈公至必是  
也。因友以友料人之明也夫子至未是以人而料之生豈公至必是  
也。唐荆川曰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況親受業如羿而忍  
殺之乎友以及友孺子料人之智也況親受業如羿而忍  
能殺其好子以斯律家罪不容誅矣而羿亦孺子之罪人也  
此章不重背師專重取友羿惟取友不當以致身受其禍故  
引子濯孺子事作反証下節重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二句夫庾公受業於尹公尹公方受業於孺子乃庾公猶  
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況貴之親受業於羿者乎則使  
羿而明於取友何致有殺身之禍耶。宜若二字最  
妙口中似說其無罪心中正斷其有罪見錄記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四書  
總論西子美婦人未許何所惟對昭莊有之會稽鄒餘暨縣引越  
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戒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爾軒張氏齊桓一執陳轅南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  
其過於蒙不潔者與泰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泰穆於書以其  
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戒者與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  
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虞源輔氏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  
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  
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體發然而作  
新安陳氏此章似詩六藝中之比象引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  
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實此章在於修德轉發之意西子一  
旦而蒙不潔則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歡  
可見人之善惡不待持久而後顯露西子乃推聖潔之作狂  
之喻惡人乃推狂克念作聖之喻好善惡人會如是天理如  
是固勉爾君子之不取為惡必欲為善者非欲求合於天理如  
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惡之速以爲下等人說法耳



之理終不得明也。此是論言性之道。當知有此。非謂當時言性者。只此也。孟子以性為善。又恐人知有性。不知本於自然之故。又發一層。其實天下之人。原不知以故言性也。後荀求其故。一語則當時不求其故。明矣。利與不利。只在順理與逆理。上辨別。不以爲之。滑曲直。而人性本善。順理而無不善。本無惡。反之而後惡。故說性惡。蓋惡之發。乃自然順理之情。而後忍貪。味之發。乃情。擇作使然。耳。有聞不學。不慮爲利。然則人有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所害。即學即慮。亦豈得謂之不利乎。此又良知家言。不可不辨。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焉並夫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美 書院藏本

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朱子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御機。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而失其順理之理。聖學湖氏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性者智之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之天理。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國闕氏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則安陳氏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之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其理。而小智。於此。一節以治水中言利。字之意。闕氏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利。所謂利於智者。與下文。蓋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

小智也。故曰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謂當時之小智者。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是率故者。以利爲本。說者言務穿鑿。而不順理也。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大智大則無惡矣。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爲行智者。則例。闕氏鑿字。指無善無惡。有善有惡。可惡可善。爲害性者。說與國之目。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蓋下文不必鑿。特立論。餘意耳。故總註示及末節。此節曰。君子不惡惡而惡智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仇隱註曰。雲豪胡氏以五性有智。爲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性中有智。云。子每閱此。苦於書古。不講及。觀後說。過到次節。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與到行所無事。句。臣武曹曰。後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則故在其中。故總註云。事物之理。莫非自然。數語。專以利言之。許東陽曰。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則未節如何。可離御利字。則新安陳氏。次節屬利。未節屬故之說。象引。發之甚富。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李 書院藏本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運矣。後矣。而使之。一鑿之士。布算積分。主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

昔者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說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無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也子謂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而下問作曆言數自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遠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幾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鄭元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差不差大抵皆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運歲差了宋子究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竟與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陽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上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雖秦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此章其初只是性上說起不是專說性也

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新安陳氏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固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難久年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生而推致以得之矣○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連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東陽謂氏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理順者爲本求己之故則則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則鳥獸魚鼈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則爲大智以制人備性皆當以利爲智若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卻不是功用○謂利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日至之度究竟就是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爲體附通章大意是論理



者

通章重故者以利爲本。句。卽後篇乃若其情意下二節俱發。明此句。性兼仁義禮智而此章專爲智發。故下卽接所惡。於者。利然此處且宜詳說。行水與治曆二意相承。總是故。中之利。許氏所謂天與星辰之故。亦皆出於自然。是也。愚按。未節亦須抱合智上。蓋天最高。星辰最遠。而日至可坐而得。豈非是智然要皆因其已然之迹。則亦本無所用其鑿如此。則二節意方聯貫。而與孟子此章專爲智而發之旨亦相應。合孟子末節不復補說智者。以所惡於智二句已提明在前。龍記。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驥也。變案。義。兩行字。當省。抗。詩云。殊異。予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爲氏。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孟子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己達也。達右師也。爾。既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據至馬期而進。以達。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驪也。

簡驪也。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簡驪也。與之言也。故右師之季仲達曰。欲辨君子小人者。正。宜附之小人。諸君子益恭。右師益倨。乃右師愈炎。孟子愈冷。諸。君子不覺也。而右師覺之言者。不足喜。不言者。深不悅。則諸君。子之誠心已表而右。師之真心未死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同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宋子。孟子。鄭王驥。而不與言。因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爵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鄭王驥於出。形處已見此意。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己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己。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簡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不及孔子之渾然也。簡驪張氏衆與之言。以其鑒於君而諫之也。右師以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子爲簡己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翼別語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陳也。還是孟子爲正王驥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是己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尙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尙書又在戶部尙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翼曰。孟子曰。聞之則不悅。非面語矣。聖賢禮之宗也。右師小人。孟子本不欲與之言。而就歷位與言。論階相揖於禮。大字。孟子豈肯放諸君子之所爲。自戾於禮。而容媚小人乎。見龍記。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井也。言君子所以與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  
 以禮而存之。於心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則以仁  
 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處心與人不同耳。○  
 心而不志。如道大難。滿必於是。也是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說  
 動必以禮也。○  
 是也。仁禮未存於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  
 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  
 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禮看來。都是發教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  
 用。○  
 說仁禮存心。處處發教。存心不苟。一句可見。○  
 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  
 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  
 國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發教方說仁禮。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之施也。施字是對。○  
 存心也。○  
 不同。仁禮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仁禮存心。說到本  
 原上去。○  
 之。中方是。○  
 見君子。以仁禮存心。○  
 用上。看非以此為存於心。下。○  
 仁禮存心者。何如。○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  
 者。要說得不相侵犯。二說不同。○  
 竟因之。○  
 所謂存心。而不忘者。非只空生存在心上。使應事接物。  
 說。○  
 心上之。○  
 其實而言之。○  
 謂仁者愛人。○  
 由內而達之於外。○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是仁者以禮存心。便是有禮者。○  
 說下。後發人者。敬人者。又從愛人敬人。○  
 此仁禮之施。○  
 下文三。○  
 以禮存心。○  
 因之。○  
 為仁禮。○  
 子之存。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施。○  
 樹。○  
 蓋必人愛人。○  
 我之。○  
 此君子。○  
 蓋必人愛人。○  
 我之。○  
 此君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  
 理。○  
 安陳氏。○  
 之施。○  
 此云。○  
 此物。○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由與猶同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憂源補氏理無窮盡人有作報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  
其心新與陳氏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爾漸張氏雖非素忠  
新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  
遇則後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窮則又何難焉言不爲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校也此正所謂  
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忠者說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宅 書院藏本

要說是不必難也後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  
之人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  
難於心耶實語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  
人正所以專責己也書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  
存不懼也四書講義梓梓於禽獸者同福中之小夫即以禽獸  
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  
致致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  
則至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回勉幾  
技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後爲妄與註因之良  
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爲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又何難焉  
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又謂雖有存至之  
愛而不以爲忠也只是心無愧也前而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  
忠這還是爲他難此卻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難林謂忠是預  
備芥蒂意得之異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校也不要  
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似君子之德之意若  
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是存心之謂不能以  
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爲妄人  
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服何忍更與之計較爾爾何難非度

外置之正仁禮存心徹底自反處錢吉士曰必自反而仁自反  
而有禮自反而忠反求諸己無有不盡處則於人之橫逆者亦  
姑以爲妄而不與之校若自反有一毫未盡遂以人之橫逆爲  
妄則己亦不免於妄也梓思公曰爲之惻然憐其陷於禽獸爲  
之惕然懼其終於禽獸爲之惻然憐不能化於未爲禽獸之前  
爲之惻然思所以化於既爲禽獸之後始終一自反之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朱子古聖人多

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常是  
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圓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宅 書院藏本

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  
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  
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後深之分信如楊氏之  
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  
遽以不校爲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  
氏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  
且也新與陳氏前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宋曰非仁無爲非禮  
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  
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  
慎終身之憂而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  
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  
之耳。○存心應應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攏約而盡義別  
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息矣或待  
我以橫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  
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  
而何。○要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  
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  
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

五華集訂本

下孟 離婁下

充

書院藏本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遇自盡其仁禮與忠耳如  
最五典五典克終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此  
皆所謂仁禮之驗者至於警蹕主顯也而尤若於祗載之後象  
至微也而蒸父於不格好之時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至於  
威化此九見其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爲人倫之至者也憂自  
內出患自外至○君子不忠即指又何難說諸君子有終身  
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憂則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  
盡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  
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爲也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  
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道之卒然來  
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矣人而已處之  
泰然若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作一項以下正是所患則  
亡矣○田石曰聖功非一舉可就如之何勿憂聖功非一舉可就  
如之何從憂勿憂則處則處君子不欲廢又不欲虛如

之何可無終身之憂田石曰存疑云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  
五節之意說終身之憂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  
步的工夫愚謂一朝之患即橫逆之來也無一朝之患即三自  
反而不與之校也若終身之憂自應又進一步說非括上五節  
也○玩文乃若則有之語氣自見○天下有聖人有鄉人有妄  
人三自反而不與妄人校則無一朝之患矣恐其未免爲鄉人  
而以聖人自期此所以有終身之憂也○如爲工夫固亦不外  
校以進一校矣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爲徒則較之固與妄人  
校以進一校矣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爲徒則較之固與妄人  
以一朝橫逆之來爲患而終身以仁禮不能如舜爲憂皆其存  
心之異於人也○田石曰君子仁禮存心丁  
夫不到如舜便無止息故必極之於終身  
首節最通達但此意三節要看得好乃是  
起下有人於此三節意益顯明此意三節要看得好乃是  
愛敬君子者而切實有補逆之行數句要對上終身二字又  
要應味如舜二字有疑說謂是總括上五節而武實謂  
一進一步說愚謂是從上三節推說得善善常變

五華集訂本

下孟 離婁下

丰

書院藏本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宋子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  
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父母亦不妨也○  
之災也只得并若父之急雖不遇家見父母亦不妨也○  
氏出三過其門是帶說則安爾因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引躬稼主稷而禹三過主禹而稷何也蓋治水非得禹  
則無以奏報矣播種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二者相待爲  
用耳○顧東山曰洪水難食天下難若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天

下有所損以平也禹稷當其時因當其任因當其事過門且不  
入則非過門之時可知三過門三不入則久於其外可知○  
堂曰自古賢人君子衆矣其間有禹稷之志無禹稷之時者正  
自不少如孔子生當衰世目擊時弊雖有禹稷之志無禹稷  
已事彼兩人者獨以生當平世得  
爲其所欲爲慨然贊之意深遠矣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新安陳氏賢其避世而樂亡之樂園則禹稷顏子兩箇出處行  
事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爲賢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子之言  
所以發孔子之意謂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言禹稷顏  
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不知爲政先置子產遷鄭國之  
政二句一舉翼註時當平世便見宜救民時當亂世便見宜  
已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詞兩樹曰顏子節以退處言不  
貧意



之意亦不齊以心字為大本當更商之。○大本達道之說起於  
韓氏愚謂聖人之心無所偏倚二句恐不足指大本程子云不  
偏之謂中朱子探入章句時中可云已發亦可云無所偏倚也  
蓋此處用不着過不及字樣故以無偏倚言之李商隱曰聖賢  
心中原不預設一箇地字只有所處之地是如耳惟居心以  
虛道理自足隨其地之所置便現成做將出來與教不與便  
見可以為顏子顏子無伐  
無施便見可以為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關安陳氏遇沐不暇  
上結纓而往救宿疑今有同室之人鬪至可也後當微云禹稷  
之救民何以異於是宋節後當微云顏子之修己何以異於是  
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

邦雍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孟

書院藏本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  
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顏子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  
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  
張氏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  
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  
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聖之兼  
愛揚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勝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  
聖氏終身經冠以求救天下之關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  
救者其賦道豈不其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應淵輔氏集註章句  
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禹稷也然處之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萬道一以貫之也  
○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為道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事則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  
事也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

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蓋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  
也譬之甘苦苦則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  
也故禹稷顏回救民修己不同而同道會子思達古色一  
不而同於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問而同道會子思達古色一  
餽金辭受不同而同道於是豈惟是哉古聖先王因時而治立法  
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  
於禮成英部盡之樂不同而同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  
同而同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同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  
皆隨時足以為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  
稷顏回同道之旨矣。○關安陳氏曰禹稷從道從地出而事堯舜之  
君顏子登岸於勞而入問夫子之道禹稷豈不能樂在同室則  
纓冠在鄉鄰則閉戶視疎既說緩急遂分地實為之耳。○師淵林  
曰執髮纓冠及閉戶皆其之辭故各下一雖字可字黃際飛  
曰此二節是明地之不同而周禮曰同室之鬪不但當救雖急  
救亦不可鄉鄰之鬪不但當急救亦不可每節各帶兩意  
救雖不救亦可每節各帶兩意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孟

書院藏本

疑則竟作自字從字解二說俱可。○地即位也易地皆然即  
素位而行之意。○首二節是案同道句是斷正於不同處見  
其同也禹思二節是指出其所以同道處末二  
節一喻禹稷一喻顏子以結上文 見龍記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相疑此章五段二  
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卻  
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  
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四書釋地又續顧麟士  
云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解其名孟子稱其字也。○蔡虛  
齋云匡章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卻字字無之曰都謂耳  
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按戰國  
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於人各下繫以字字當時多  
有此稱謂田田人稱爲盼子田田人稱爲盼子田田人稱爲盼子

子以及秦繆非亦  
稱為母子皆此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剛安陳氏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家  
其身為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剛安陳氏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家  
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說俱為  
下文伏案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圭

書院藏本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變家陳氏章子得  
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  
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顯顯士曰國  
策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此事諸家不  
載惟通義金仁山說顧及之然亦不知即是此章子否集註但  
云齊人則本趙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思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  
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  
聲屏必非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  
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是則其罪  
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  
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  
之絕耳。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  
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哉孟子言父子  
責善賊思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  
於可絕之地耳然當時人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  
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  
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圭

書院藏本

張氏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  
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  
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慶源輔氏至  
公則無私蔽於亡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變家陳氏章資質自  
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  
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  
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必察焉察其好之必察焉察其廉  
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  
而不從則安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思而將至  
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兼  
諫之章內則與妻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  
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亡亦將以  
感動於父子不安而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  
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此  
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外又總大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  
配字對屬字。不獨舉見至公也不難與絕至仁也。南軒使章  
所犯非責善便可絕了使章既以責善得罪於父而又不知自  
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



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謂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爲也。已矣。無他之辭。而據此章重設心二字。律其罪。於世論之外。原其心於自責之中。

章子蒙不孝之名。只爲子父責善。則與世俗之不孝。迥別。視其設心以爲己。不得養父母。則亦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重其罪。是其事可恕。其心更可矜。而其人亦何可遽絕孟子之禮貌之者。以此耳。見龍記。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雜要下

老 書院藏本

與焉 與去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修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蓋沈猶氏在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水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勾踐嘗徙治瑯琊。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水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人寇而後至武城耶。講義爲是。說者總錄朱子集註不詳及地。

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升吳。齊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與也。何當之有。余因又憶春秋四書。而一書小殺者。別於殺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吳越有曰。室如投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爲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越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則謂曾子以道自重。身分妙在沈猶行口中說出。又妙在以此他事証出。有沈猶行之論。曾子便不消自說。得說在左右云云。亦背後私論。非必當曾子面前曾子可不辨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雜要下

笑 書院藏本

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還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南軒張氏謂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隨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贊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中。一而已。易而韓氏子思難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與此。

此見兩賢俱能得聖人時中之道曾子設教身爲父師豈有禦寇之理子思事衛分屬臣子當盡居守之職使曾子而居衛則亦必不去使子思而在武城則亦必冠至而去施退面反故曰易地皆然 見龍記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  
堯反。燭古。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陳氏孟子因有

以異於人乎之間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  
何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  
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  
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雜要下

走

書院藏本

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  
與人皆可以爲事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備  
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方纔別痛痛說也是令人窺其  
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其容貌則  
茁必已見之矣○但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有與人異  
者矣此中意便异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  
但旁觀而不發特出則味反薄矣高景逸曰聖人神化不過百  
姓日用非有異也高誘飛曰爾有高視孟子意非疑之也周騶  
侯曰齊王之嗣孟子是疑其必有異於人非疑其未有異於人  
也故孟子言亡之無異而舉堯舜以証之若齊王果疑孟子之  
無異於子亦不當加是答矣

子疑孟子必有異卽儲子亦疑孟子必有異故答之如此孟子非竟以堯舜自擬也堯舜爲聖人之至而向與人同則孟子可知所以決言其無異耳 見龍記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飭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聊長人

之所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墮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屢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誡其良人

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燭音燭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璧飽也。顯者富貴人也。

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塚也。顓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 4

書院藏本

悅自得之貌。可羞全在此處。四書釋地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墦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貽下至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雖尚明如顧炎武。李人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咸陽灋臺碑。虔都饒發菴葬於茲。名曰灋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非墓祭之見於墓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木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之。指此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塋於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塚豈有非禮之祭。而輒敢上聖人之塚者哉。吳因之曰。前之告其妾者。疑大之所爲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爲也。周鼎後曰。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泣求富貴利達之所以可羞而可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爲繫足之道也。一句指點。將乞人深情秘訣。扣疊托出道字下。得更尖更冷。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  
位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  
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  
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  
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  
所以得之者可賤也。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  
趙氏黃氏此章形容荷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  
賤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  
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荷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  
鄉里嗟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憐而莫之覺也學者深  
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愛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全 書院藏本

誠未俗之為恥也。蓋引或孟子口頭故事亦不可不知。固勉錢  
由君子觀之之字指求富貴利達之人言此句直貫至末兩月  
林曰如何說由君子觀之益以今人而自觀固惟知其榮而不  
知其可羞以常人而觀今人亦惟見其為榮而不見其可羞矣  
徐岩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又加所以二  
字千態百狀皆在其中張爾初曰播問之乞猶畏人見市朝之  
乞不與人見酒食之賤賤於家人勢利之賤賤於國人焉開之  
曰以小人觀小人之賤賤於家人勢利之賤賤於國人焉開之  
以榮易辱徒增其羞矣之悲張賓王曰未同而言與無與立談  
者無異斷與播問無異又使子弟與顯而之他無異獨其妻  
妾一稱一不稱幾希也。觀齊人應如是觀安文起曰世盡乞  
也知恥之婦人不後見而富貴利達者遂終身恥矣。注武曹曰  
此章後引而軒則云與有此言在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因勉  
錄謂有疑不疑是謂論語了以是言之耳當以是疑為是李俊  
雲曰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播問之所以乞在人尚看微  
是兩條在君子則看微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術之辭之態  
要亦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硬將妻妾之羞泣入  
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周禮侯曰富貴利達上加一求字求字

上加一所以字趙走如猿搖尾乞憐宛如乞婦轉顧相似此輩  
情態已借乞人鋪敘曲盡此節只用數字指點不煩言而已此  
蒙引謂實有此事存疑謂必無其事愚謂此章是孟子見齊  
國卿大夫中有昏夜乞哀而驕人白曰其情事與上節云云  
相類者不欲直指其人故特借乞人之情狀以摹寫之所以  
警天下後世之求富貴利達者猶知自愧耳固不得竟指為  
實事然亦不可謂純是  
空中樓閣也 見讀記

鼎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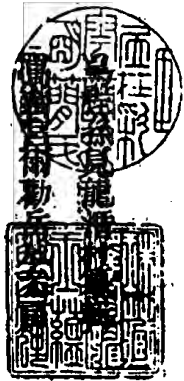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全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九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勿斷熊氏前四章言舜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解難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院平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蓋謂其父。蓋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己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惟順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怨而無慕意。只是怨亡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現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有怨在也。○註言仁覆閭下謂之旻天也。謂以仁覆閭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存疑。怨慕二字相連以亡有釋不得乎親自怨則一心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二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也始則曰怨慕終曰慕。蓋其意者。愛云慕而不得則怨。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望望然如有所求。此二字自

蓋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己故萬章誤以為怨親也。然則看來慕而不得則怨怨而不得則慕之意本當兼用。然則二字相因可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怨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

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耶非怨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新安陳氏曰。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怨然無怨也。然則於我何哉者。責罪引惡日夕思維其所以得罪於親之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作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國所以得乎親者。無所不至矣。○本註自責字即怨字也。存疑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己不得乎親而思慕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怨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孟子言孝子之心云云於我何哉則見其為怨亡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我竭力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是。一端但可察其未足慰心必有罪以致之但不知我罪伊何耳。○然則怨在亡則在親矣若怨親則又何慕耶。○猶謂供為子職。緊跟着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你可想。謂父母之不我愛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於鴻溝內行溺誅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姑道堯九男皆益焉。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休于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雙峯陳氏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問看他如何處置二女知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義消人之類趙氏熙九男獨州朱以胤嗣問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聚爲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大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遂初氏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待舜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可知堯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庾衛以事舜於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之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

而惟願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慶源輔氏上文  
此又孟子推過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思實有如此  
者耳。聖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願於  
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樂則引帝使  
其子九男云云。而舜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何也。  
誠以舜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願於父母。可以解  
憂也。故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存疑此見。聖人不  
以天下之大。易其天性之愛。猶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所然  
樂而忘天下。亦是此意。誠哉。字從上窮人無所歸。未因不  
得於親。而要則必因。順子親。而解。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  
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父母了。未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  
耳。王陽明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則。別。無。可。語。故。拈。憂。以。替  
怨。字。則。解。曰。不。順。於。父。母。何。以。如。窮。人。無。所。歸。蓋。舜。之。心。只  
知有父母。而不知有人悅之好色。富貴也。所以為解上文之意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五 書院藏本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

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  
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  
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

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楚辭九歌大司命篇。德長  
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平過趙王迎之。賴臣王  
生。前有尺。且令工人以為冠。王見客來也。因趙王曰。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卒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則國大治矣。趙  
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此魏卒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

希。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曰。郎。中。不。知。為。冠。魏。卒。曰。為。冠。而。敗  
之。矣。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  
非。也。社。稷。為。成。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慶。淵  
輔。氏。心。雖。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  
固。有。之。性。便。有。不。盡。矣。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  
之。至。也。國。山。與。氏。五。十。始。表。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為。衰。惟  
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變。化。陳。氏  
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汝。陳。氏  
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  
子。此。言。是。以。遇。人。欲。擴。天。理。也。聖。人。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瞽  
瞽。未。底。瞽。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之。勞。而。不。忘。也。用。遇。人。少。則。慕。父。母  
之。後。舜。之。慕。所。謂。父。母。之。喜。而。不。忘。也。用。遇。人。少。則。慕。父。母  
一。條。是。因。上。文。說。舜。不。以。得。衆。人。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  
為。已。憂。而。贊。其。異。於。衆。人。也。慶。淵。輔。氏。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  
十。而。慕。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書。大。孝。終。身。慕。父。母  
且。臣。言。勿。指。舜。四。書。講。義。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開。歷。多。少。銀。錢  
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鄭。定。刊。曰。非。禮。之。色。無。論。也。即  
有。時。而。要。亦。為。後。也。為。養。也。皆。以。成。慕。之。心。也。不。遇。於。時。無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六 書院藏本

論也。即有時而仕。亦為尊也。為養也。皆以行慕之心也。與因  
此曰。未節。贊其異於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  
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慕二字之意。章芥天下章及  
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細讀。因。純。子。天。性  
孝。慕。親。終。身。且。忘。其。為。身。也。本。乎。由。衷。真。慕。也。慕。親。之。外。亦  
忘。其。為。終。身。也。慶。淵。輔。氏。人。惟。一。本。而。慕。乃。兩。心。始。惟。二。人。而  
後。忽。三。變。父。母。所。謂。自。少。生。之。而。致。其。成。人。者。特。與。之。以。慕。少  
艾。妻。子。與。慕。君。之。資。耳。是。謂。不。受。其。親。而。愛。他。人。又。安。貴。此。區  
區。少。時。之。慕。幾。周。聘。侯。曰。不。得。於。君。則。熱。中。不。得。於。少  
艾。妻。子。其。中。之。熱。亦。可。知。矣。熱。中。正。與。無。足。解。憂。對。看  
此。見。惟。聖。人。為。能。盡。性。聖。人。人。倫。之。至。也。盡。倫。即。所。以。盡。性  
也。舜。之。五。十。而。慕。非。盡。倫。之。至。歟。故。孟。子。因。萬。章。之。問。而。詳  
言。之。通。章。以。怨。慕。句。為。主。大。孝。終。身。慕。父。母。三。句。與。此。句  
相。呼。應。次。節。則。舜。之。怨。乃。怨。已。而。非。怨。親。三。四。兩。節。乃。曲。摹  
其。怨。慕。之。情。雖。際。人。世。非。常。之。遇。而。不。足。以。動。之。發。解。憂。句  
正。極。寫。其。怨。處。末。節。如。好。色。數。句。即。就。第。四。節。轉。說。來。即  
衆。大。所。慕。之。無。常。形。出。大。舜。終。身。之。慕。以。見。舜。之。遇。異。於。常  
俗。當。下。田。饑。之。時。則。忽。以。生。其。慕。即。主。得。親。辱。親。之。後。而

作一包困勉。難而不告。是主帝不使告。是賢張彥陵。且壞之。不可告。就是帝亦賤得。帝不患壞之。逆己之命。只是恐。不敢逆。

得伸也。象言亡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怵慙色也。臣庶何其直。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九

書院藏本

官也。象素怡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此章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映獻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嫂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宋子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何如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發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后同其憂喜，則是爲其殺己而幸其寬己，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伊集古史餘論：瞽瞍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冀洗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杜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何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瞍殺舜之有無也。

華纂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上 九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上

十

書院藏本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象憂亦憂。下句可見。象喜亦喜。上句在下句。觀本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懷亦可見。兩句推其意。座汝其子子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爲君。觀兩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翼註憂喜二句。譬如手足。參和心便不寧。手足康寧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困勉錄雙峯錢氏謂此章重在象憂亦憂二句。固是。然亦只就後二節言耳。憂喜二句。反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後找出今日象舜相喜以與下相照。使象憂而不憂。則是鄭莊之典。段也。象喜而不喜。則是魯桓之於隱也。豈聖人也哉。李樹德曰。兩亦字見舜之憂喜只寄在象身上。無一毫擔阻。無一毫思量。周禮曰。長春二句。觀清謂說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漢蓋爲憂。鬱陶爲喜。愚按二句上承笑而不知來。分明指談。蓋鬱陶不必推開。

日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如舍之。則圍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矣。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音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悠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不失。可以回人倫之變。如不恪孝。庶豫之轉。人倫豈終變也哉。窮陽諸凶。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鶯席之理。故子產與舜實信之。象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緣起引子產。只足可駭。以其方句。翼註孟子雖告齊宣以象憂亦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十 書院藏本

夏家善亦喜然萬章猶未達此二句是言其兄弟之情自有不  
帶誠字信字與與字相聯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本註只謂故實  
喜之者蓋實信之故實信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得信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而不可欺以其心○此句在言中必得變其  
之無故而失水一旦無故而得水則始必困少必洋洋然必  
然然去之也以生魚之狀飾死魚之好豈不足欺乎產後則因  
以日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雖同句是帶說則聘侯門可  
欺以其方二句上句重見除非其道則難同耳若以其方則  
固可得而欺之也按人之欺子產氣之欺齊皆以其方也故緊  
接彼以愛兄之道云云若重說君子誠能察變上下神理盡失  
○愛兄之道方也以愛兄之道求欺以其方也誠信而喜可欺  
方也

舜之不告而娶及完婚後井非象往舜宮等事其有無不可  
知孟子亦不與深辨只就此數步中設身處地委曲摹想其  
來其於不告而娶則曰以告則恐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其  
於象往舜宮而舜使治臣庶也則曰彼以象兄之道來故誠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信而喜之真能從天理人情之至中道出大聖人心事者○  
前二節是說父母後二節從父母說到兄弟作兩截看體注  
云愛弟即是孝親意仍一中亦是○象疑二句真註竟指平  
日講聘侯則專指葵益等兩講則勉錄謂先須就平日講後  
再找出今日之憂喜作兩層說  
看來困勉錄稍長 見龍記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  
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困勉錄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  
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  
錯綜說舜雖山曰章疑放為罪  
之輕而不知非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  
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  
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  
謂蓄其怨○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庫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在今道州崇山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崇山南裔之山  
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府山縣新安倪氏方命圯族在書  
經與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族類言與象不和傷人  
害物也○象之虐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  
藏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  
解曰誅之是也○象則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說三苗殛此  
當依書作三苗之於此實置之於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  
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也○是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  
口誅誅也其致一也○是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  
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以此證之則誅之殛  
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誅其  
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以堯不誅而舜亦不  
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罪結字結



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公遷  
朱氏篇首及此章皆以顯處其變者言之不得手親而怨慕者  
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善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  
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  
也吾友探公疏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善之則聖人自然  
之天所以盡其愛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  
全其愛之之道也象之怨慕者如此則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  
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顧安舉此以謂也四字觀之知其  
為古書之體存疑雖然又是一轉語言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  
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而  
見之故象得以源而來無所拘繫則其意則在他人則誅  
之在常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仁則誅之在弟之仁則封  
之之意亦頗重流毒有庫處但此節方言兄弟之情不容不封  
自不解行不暴有庫作排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然解不暴有  
庫處仍不暴有庫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  
然之妙在源而來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  
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而見之故使吏治  
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而來也何使須其弟以政事

吏句說舜與象曰有愛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是  
互發然處之有道只是全愛弟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  
不兼怒不宿怨而親之使其貴愛之使其富於此見其仁之  
至使吏治其國而不得以虐有庫之民於此見其義之盡然  
正因無所施其暴橫被始得以長享富貴而可以達吾親愛  
無已之心則其義之盡處適以全其仁之至○親愛之前已  
矣三句是通章大旨封之有庫富貴之此固所以親之愛之  
也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乃得以源而來常常而見亦正所  
以親之愛之也兩層  
只是一意 見龍記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年喪是二天子矣  
訓音潮反  
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  
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  
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  
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  
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

死為祖考通止也。爵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備新氏。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申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舜舜避堯之子而天下欲要罷歌歸之。不容舍也。而後舜始踐天子之位。此堯舜相繼之際。香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堯舜相繼。百姓是爲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新喪。期年之服。諸侯畿內百姓爲之新喪。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百姓爲之三年。至於四海無服。亦過密。八音不作。樂斷。堯氏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蕭箏也。匏笙芋也。土埙也。革鼓也。木祝敔也。後世據孔子之言以斷堯與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之位也。若堯未崩之時。舜既爲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是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爲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國樹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堯老之理。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養四句止。是據事源斷其理。

下是原心而顯其妄。按曰。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替履之分尤隆於安得謂之臣。父與國之曰。註何由二字。極要重看。言堯之朝舜。必舜其即天子位。斯得而朝之。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之。固未嘗即天子位。堯從那裏北面而朝之乎。周禮曰。君不得而臣。言君不得以之爲臣。非不得以君爲臣也。父不得而子。言父不得而子之非不得以父爲子也。此而而朝。若云臣父不可從。子父也。以父爲子。此語殊特。附說斷不可從。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替履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勢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殷勤。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是墨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徧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亡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通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程子不以文害辭。是文法句是辭。辭不可爲解。一字不行。卻選就他說。如有月不顯。目是作文。當如此。宋子進是前去通達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而後。後而前。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至不遇。連不致。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半氣。優。至。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而。解。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邪。善。說。之。謂。又。況。義。理。聖。賢。實。有。所。不。可。行。乎。虞。翻。因。以。大。書。辭。是。說。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志。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志。也。意。是。己。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虞。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意。者。讀。詩。者。之。意。也。言。莫。非。王。臣。便。是。了。必。先。其。非。王。臣。是。居。吾。止。者。便。是。吾。屬。也。不。以。文。害。辭。數。句。不。但。是。說。詩。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周。禮。言。天。四。句。篇。也。我。獨。其。勞。志。也。是。黎。民。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養。之。理。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九

書院藏本

說詩之法而見言辭皆志之不可也。○蒙因莫非王士真非王  
臣遂疑舜可臣父此所謂以辭害志也。以文害辭則辭及之  
故後只  
云以辭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  
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漢去

言養親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  
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  
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蒙因補注上章  
漢去其素之說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亡之  
理夫舜既為天子則豈養親為天子之父而享國九州之奉

思矣周禮二句辭也。○蒙因補注此其非王士真王士真可為王臣  
者當均在之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勢若乎方與成丘象所引相  
應賢才帶看其不其大以辭害志意字不其意見之意其  
要先在窮理孟子云云而居然處觀萬物之變觀其自自然之理  
而斷之於中其所以然者雖古之所謂賢者之說亦有所不取  
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物理者論事勢且如讀書須看所以  
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方思謂知此則知以意逆志  
之法而絕無按據之說雖佳然卻只解得意字若逆字則必  
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說為主之謂逆謂知此則知以意逆志  
逆非逆德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逆前而注等語是也或  
說身於身代以能似其狀或說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  
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達或於言之外推想其所未發乃是一  
段真精神然相迎處與因之固是詩也半節承前王士真說孝  
子之至而承既為天子句說然辨舜不臣其父而作便是以意逆  
志義者天奉五之說謂可臣父便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是詩  
進至我獨賢勞也就北山之詩解之故蒙補注以下天臣告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辛

書院藏本

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稱歎之  
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  
而朝之理乎陳氏尊親養親是二事然尊親與養相須養  
之至乃所以尊之至也。○蒙因補注上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對在養親上下曰為天子父尊之  
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  
而不養者尊而後養然後為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  
故要其極歸重於養親亦可究其極分尊養為二亦可。○蒙因補注  
論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  
至此方盡書處纔是則若遺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為則引  
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武王來  
陪說亦不是借武王來陪說也。○上四句處論道理下四句處  
說舜說。○至字須從無學則處看出則孝乃所以為孝則舜  
國地雖承前句謂武王已極尊親之至而猶然孝思之不忘則舜  
雖極尊養之至其心正難自極也無論文不及身榮賤不與  
而而人有餘痛即使無以復加聖人之心豈以是為足哉  
困而而孝子之至節口氣與論語尊直錯在能便托者直一  
樣自樊遲通篇上章言之則知便妨仁為天子便妨孝是孔孟言

書曰祗載見賢學藝養親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現者食  
者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變遷。齊梁。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兢兢。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腹。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腹。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南軒張氏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然氏敬事。替。腹。敬。其子之職事也。蓋。蒙。胡。氏。如。成止。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成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敬。見。替。腹。替。腹。齊。蒙。此。舜。之。盛。德。處替。腹。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然則。祗。敬。見。替。腹。一。條。又。特。蒙。成。上。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祗。敬。句。蒙。齊。蒙。句。替。腹。亦。允。若。通連。二。句。則。謂。甘。日。制。令。者。父。而。替。腹。在。子。非。父。不。得。而。子。而。何

巧。語。則。案。猶。天。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天下斷無君朝臣父朝子之理。首節是辨堯事。諸侯北面而朝。何。堯。老。舜。攝。則。堯。在。時。舜。並。未。為。天。子。朝。舜。之。說。之。話。可。知。下。三。節。是。辨。替。腹。亦。北。面。而。朝。之。句。次。節。只。是。說。替。三。節。替。腹。不。說。然。堯。之。至。正。是。尊。之。至。處。此。見。舜。之。大。孝。足。為。天。下。後。世。法。則。豈。有。使。父。朝。見。之。理。末。節。引。替。腹。以。蒙。問。替。腹。作。一。條。彼。與。天。子。之。求。之。也。二。句。語。氣。畧。同。則。字。固。重。思。字。亦。不。得。替。腹。須。從。孝。思。中。發。出。則。來。方。妙。見。龍。記。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答非所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顯。堯。心。小。心。意。則。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則。大。奇。二。典。二。義。孔。子。親。是。則。定。是。件。事。得。明。野。白。白。不。如。此。耳。沉。湖。之。說。則。自。况。世。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徒。高。言。以。張。其。高。者。此。還。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理。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敘。此。事。世。漢。與。征。伐。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帝。祿。其。子。而。厚。其。人。問。諸。名。兒。世。間。乃。有。幾。輩。而。依。故之。如。子。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之。也。可。得。而。取。之。也。而。與。過。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而。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替。腹。而。起。矣。尤。屬。可。恨。以。故。特。為。此。語。托。刺。來。做。箇。疑。端。堯。中一段。意思。是。為。深。至。孟子。答。得。卻。又。大。奇。徑。將。堯。舜。故。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而。快。一。節。入。細。一。層。直。到。堯。舜。上。事。於。是當。不。易。底。道。理。開。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話。論。後。知。聖。人。心下。為。替。腹。而。盡。之。即。好。事。者。流。何。得。被。祿。征。伐。之。迷。妄。肆。其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姦。亦。可。消。律。許多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萬章問曰。孟子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答非所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顯。堯。心。小。心。意。則。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則。大。奇。二。典。二。義。孔。子。親。是。則。定。是。件。事。得。明。野。白。白。不。如。此。耳。沉。湖。之。說。則。自。况。世。之

日。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身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意。即。後。而。神。字。民。安。但。未。說。破。耳。與。孫。有。而。命。是



顯然有言示則然意授而已矣  
矣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言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者與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  
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公心也若有暴上則上  
必則暴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  
貴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竊賢者固不足責而進  
步之大能止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思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  
非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言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商天也至於朝覲設饗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  
人証天天與人一也禮則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行有  
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  
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禮樂審量  
之類則屬事也禮記昔者堯舜於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  
受之暴顯於民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禮記以諸侯大夫  
薦人於天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  
亦是天與之固天與人與之亦是天也主祭主事正舜行事  
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實也四書所  
薦暴而受福屬事非故復究其實以臣報有司祭禮事而使之  
主祭主事既然而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  
是薦暴與之使也堯舜一曰明知舜之德可協於天而升  
之於天非堯之德也堯舜一曰明知舜之德可協於天而升  
之於天非堯之德也堯舜一曰明知舜之德可協於天而升  
於行事而降之歷年久遠之後庶可顯承天意以收人心率  
諸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一句聖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陪說  
薦之於天暴顯於民於天一句聖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陪說

事示之而已矣仍總歸到天  
與分明得人與猶在天與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  
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偃堯之子是暴也  
非天與也相去聲例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國居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爾水上文云不特  
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  
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者觀之亦足以見為天之所  
與也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所能為也天也乃  
是應舜有天下也執與之曰天與之也詎敢舜非至舜而前  
敢也只是朝野間誦歌舜之德耳長聲為歌短聲為誦誦  
內言天者三遍是一操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蒼生主事之天  
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無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

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設之神不必分析國圖  
述諸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竟治平陽治潞城治安邑安  
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  
其河之南則魏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  
氏所云越境乃兇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細繹此章天字朱氏公題謂以主宰言最得焉此章即鬼神可  
言即朱說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  
以見天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  
可以見天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  
也此天字以氣數言其餘以理言似不是此章天與之是一  
箇中以天受民受命明天之意後而又以攝政之次與朝朝  
設像之飾發明天與之意皆是天與人兩意對舉至末節引  
詩作結則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領百姓安之及朝朝  
欲之歸方是二十八篇就氣數上說朝朝設像之歸就民心  
上說何必依氣數合為一說併論朝朝設像之歸就民心  
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中此以朝朝設像之歸就民心  
應前天與之一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孟

書院藏本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  
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  
有我之所得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  
子而以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  
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  
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舉於民者如是  
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既除舜選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朝設像  
而諸侯皆相率而歸有不吝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  
天人之際豈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此章則聖  
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始可得而究矣新安  
鍾氏太書作泰字則漢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  
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  
所命也公題宋氏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主  
以主宰言孔子重言天賦之及天生德天未與斯文孟子言天

此天賦天賦天未賦聖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異天之  
賦者是此氣此氣命以福祿言者相貫繫引此之謂也謂泰誓  
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此節引詩  
上文而總結通章謂天下歸之天論天與之民福禍大抵此  
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自民心言者有不  
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德歸重則在民  
心上故未引泰誓之言以結

天與之三字是主堯為舜於天二句是申天與之使之注釋  
四句又是申天受之民受之下即從天與中帶出人與來與  
相與至天也又覆說天與而欲歡躍歌云便見舍人與在  
內故下文緊接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見民心即是天意觀人  
之與即可知天之必與也通章四重天與要之  
天與總在民心上見說說所云是也見龍記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美

書院藏本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者  
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朝設像獻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  
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也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宋子文舉市  
選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舜子處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選至益  
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舜子又識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  
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與堯而不之益今固未暇質其有  
無然孟子之所以為說者蓋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

可以不以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  
諫之發。則有損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接。則雖居。而  
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而彼不吾知。則亦安能無所  
受之。何病於避之。而幸其見合。則固得吾木心之所欲。而  
何恥焉。雖不避而取之。乃為逆。然當之而彼不吾知。乃可  
恥耳。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  
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若成王冠而周  
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此類多矣。當行而止。而止而  
又何事。蓋子蓋賢其伯而何疑於益哉。更起與賢與子  
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與斷聖人者。固安而謂聖人畏天  
下後世之名。失實之矣。而後不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十百言  
以排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陳北溪文集。論子說堯舜傳賢  
爲憂後世。禹傳子爲慮後世。是就人事見定。說固爲親切。孟子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就天理見定。說固爲親切。若  
說則不到上面一著。孟子說則可以包。子之義。其責憂後世  
而傳賢。慮後世而傳子。皆莫非天也。非堯舜禹所能。若一毫憂  
慮之私於其間也。若使天不與賢則堯舜豈能遠天獨私憂後

皆是修意。若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則書院首  
只言民之歸賢。歸子未說出天字。豈約當時以傳子爲德。而  
賢爲盛。子賢子之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爲無此理。而兩  
處皆歸之於天。說天與賢。又以人歸爲本。此等議論。杜好堆  
竊竊之心。聖仁賢聖屬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說。在事爲有判  
決。因難難。引上上章。天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爲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於天。觀自民視聽之意。此章  
天字。卻全是天意之天。按此章。天字只說上章。自氣數而言。說  
若上章。自鬼神民心而言。則此章無之矣。此其微別處也。衆引  
謂爲二章之別。不盡然。蓋如此則所謂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者。  
將作何指落矣。自昔者。舜禹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  
皆不當歸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蓋引說。即露天字。不是。則書  
綱。地。城。城。山。各。漢。漢。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水。所。出。唐。武。后  
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  
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  
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  
縣。南。三。十。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三。十。里。字。節。又。云。  
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

陳寧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就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令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卻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變化有堯之子不肖德便不肖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的意思卻被他一轉轉得好花溪陳氏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至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初包命在其中其日自人言之謂之命令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

書院藏本

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簡軒說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者夫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乎天以過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補注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公遷來氏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使命居易以俟命不知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欽明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教言也其實此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爲者皆是○舜禹益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意如其子之賢不肖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存疑卅朱之不肯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理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肯而舜禹之爲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子實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遺天字裏上玄爲相堯二十有八歲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交  
宗周○致堯爲亦有分別爲在先致在後爲之師所以致之也  
如爲善便致福爲惡便致禍豈不是爲在先致堯堯居賢聖  
能致福祿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敬○莫之  
爲二句又推開泛論爲是作爲致是招致○上致字是招意下  
主字是來意不致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  
之類且看堯舜以至大教致子不肖益益以薄德致民難心可  
見莫之致而○說統通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說賢  
遠只帶說因堯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說賢  
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因堯舜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  
之子未言漢律歷若引帝景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  
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也洪州詔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  
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崩葬日亂子朱  
啓明夫止曰朱朱有國也及後三載萬餘於天未始出封丹故  
在丹朱之發且選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耶丹朱姓姁  
在周爲傅氏見國語國書釋地又傳王元美歷數古今創業之  
君皆不利長子自帝書之於尊始嗣後凡正統開統及外裔有  
然其爲適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儘禹子啓也亦與矣○

書院藏本

禘曰。聖人以道統爲宗廟也。禘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禹爲子。而禹者  
 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禘祫而文庶其敷。奸  
 偽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爲一耳。國  
 祫侯曰。亦有渙合處。須知賢不肖之所以殊異。歷年多少之所  
 以別。便是天之所爲。不待後  
 之與不與。而後知其爲天也。  
 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下。  
 孟子曰。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  
 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陳引註云。孟子曰。禹  
 條以推明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  
 段又不過申明繼性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錢說不特禹  
 益之事。爲出於天也。彼匹夫而有天下。云云。是仲尼之不有天  
 下者。天地雖世以有天下。云云。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

天也。說二條須連結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之尊，若者有德無庸，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爵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爲益之例，似不重。○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繼世，然繼世必繫於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卽不經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繫之也。天因之曰：昔者舜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天因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輕只引起下節意。必若榮封句，要得不經廢意者，他節意何等重。據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得一益言外，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益引首兩相類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爲相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云。○繼世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身爲相。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繼世曰：與賢之局，終於身放。仲尼仍爲匹夫，與子之局，定於禹故。必榮封方失天下。○季簡曰：註云：孟子因萬章之事，歷舉

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榮封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

而亦不有天下。○（附註）匹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雖所發明，手舜禹者，尚有仲尼。然卒不能與於承嗣，何者？稟賦自台符之同，爲之薦也。然則荷有天子之尊，何難以匹夫而得天下哉？而益之遇，獨不然。則以有繼世在也。以仲尼爲實中主，而益仍不失爲主中主。章自節首方爲兩得。

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料三書主聲文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

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

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

墓所在。英治也。說文云：英，革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附註）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謂天子諒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

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

爲。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向看他三

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何絕於桐，速下讀後說三年之間，惟伊

尹之訓是聽也。故伊尹復逐之而歸於亳，其自怨自艾，是追咎已

往，自艾是悔治方來。四書釋地又稱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

歲，始爲畢說。後益聚說，要程說亦未嘗序。傳朱子曰：三書皆

後人所傳者，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夏后

殷周繼此帝王殊禮也。殷道視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大

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

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文王有言，果商必世，則孟子此二語，爲贊辭，其爲二歲四歲而不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魯國時而待孟子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言之耶湯之有數誠不可考。堯禹禪讓其有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王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王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即起亦當從此說。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郭康成註者序語曰桐地名也有王維宮焉初不指為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陳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此處今諸葛處城縣距陳縣南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放太甲後時往桐亭太甲三年不然而如人言湯老為伊尹所殺去歲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舊無非虛語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塚始得之於汾陰屯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塚四方各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焉蓋臨日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塚在亳城小號王塚又在偃城縣東而說吾未敢以為據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周君常曰天生尹以為太甲放桐歸宅終是成就世道顯明惟曰太甲天所生也伊尹天所歸之太甲也有甲而後伊尹得以大權而成大忠有尹而後太甲得易骨德而為明德用則曰處仁以存心吉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梁子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特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率其君之子而進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逆而由道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無王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豈若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我善懷舊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益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其所以為不當去使而避朱均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其所以為不當去使之得之而益之不得為可恥也蓋此處實相生法且伊尹之歸太甲成子之能嗣先業耳歸舜禹於民未久之意則無也。周上經曰伊尹其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也。推音

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

已矣。南軒張氏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蓋謂其義一也。以奉天命為義大抵加率字為長義者奉之宜也自有事實在此雖有皆天命之自然而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下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上章與此章言天之所

以不同者蓋上章言舜禹之得天下就人心之歸上說天命順也此章言益之所以不有天下雖說以人心不歸益故天不與也

是以只就禹之有賢子兼益之施澤於民未久上說便見得是

天之所為而非禹之得私於其子也。章疏義者宜也。章合於理

可見無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再非德矣。則矣。國書家章疏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乎

要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我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

富貴利達雖任其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

賢下以便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滿地有莘氏女也所以有

妹從臣負鼎俎蓋他人之類困憊此章樂堯舜之道是主俱

作作用虛說大節就說堯舜其樂堯舜之道以見其無利

之事自湯使人至厚已正天下就達施處言其樂堯舜之道以

要湯之事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焉君常曰禪也所謂與賢也天以一時之天下非其聖不能

其亂而以禪焉終堯舜之功也惟也惟也所謂與賢也天以

之天下非其聖不能其亂而以禪焉終堯舜之功也惟也惟也

惟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湯是一心其以天

下與賢與子總是一心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周聘侯曰

義正天理之當然故曰天

天與賢四句是一章大旨孔子曰一節正與此四句相應

賢者禪也與子者繼也各得其宜之謂義當禪則天與賢

矣此章禪則天與子矣繼則天也蓋天者理而已矣存

謂此章天字是指氣數中之理而言極是蓋朱均不肖則不

宜有天下啓賢則宜有天下此所謂理也然堯舜偏生不肖

之子而適有微承之計其與中若有所謂理也然堯舜偏生

而當矣此章馬是主益是主中實伊尹周公是實仲尼是

實中實須要分明自古與賢之天蓋其變而與子之天處

其可也此章之虛必若祭而伊尹之聖位同伯金

便可見矣故此章須知重與子一邊見龍記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幸國名趙氏今同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受樂

之也馴四匹也介與章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

以道義而不苟也若論其理一介之與萬物若論其則有多寡

故能廉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伊尹惟能一介則所取與

以與人為太客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廉然君子之取與道於

其義而它與之者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荷簞於義又何必

寡之謂乎伊尹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

與則次者可知矣既曰非受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干

固何也曰道義廉潔體用而言也一介不妄取其多而道也

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

必兼事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新安陳氏詩如康

衡之論伊尹之類者如二與三讓足也必如此解此句方

得伊尹之類者如大章成池大謂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衡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美 書院藏本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乎

要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我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



在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貫道理。在一介不肖。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驗方見其大。只謂後世盜賊之存。皆可。以為君相。看得此理不明。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為。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卻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統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毫。統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孫。越。山曰。天下有。多寡之取。與無多寡之義。道有輕重之。不取。不。與無輕重之。非。義非道。周禮。曰。讓千乘之國。而見色於簞豆。此。務大而忽小也。不受呼。嘖之節。豆而動心於無。理義之。萬鍾。此。拘小而遺大也。此與武王不。濫。適不。忘。道意。同。聖人。只知有。道。義。渾然全體。一片。做。法。非。專。加。意。於。大。小。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解為哉。我豈若處。賦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又曰。五高反。

我。豈。無。欲。自。得。之。貌。虞。淵。補。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滿。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毛 書院藏本

足以累其心哉。樂則。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成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賦。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然。然。於。後。矣。存。疑。自。此。節。至。況。辱。已。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本。始。未。以。聞。其。無。制。意。要。湯。之。事。也。志。在。天。下。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願。自。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意。至。安。淡。口。若。竟。說。出。不。加。處。則。下。文。三。豈。若。與。此。一。豈。若。自。相。本。盾。是。伊。尹。所。樂。有。兩。道。而。前。後。有。兩。心。矣。須。步。下。交。迎。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囂然曰。與我處。賦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囂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宋王或謂。微食。謂。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肖。豈。若。吾。身。親。見。之。

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卻不是。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說。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終。不。知。聖。賢。之。言。自。實。或。謂。湯。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父。野。老。之。所。日。用。酒。食。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至。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神。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途。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悞。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何。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論。錄。曰。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饑。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孝。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這。幾。句。與。我。處。賦。中。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伊。尹。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賦。中。之。中。至。若。已。推。而。精。之。溝。中。皆。是。自。任。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毛 書院藏本

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復夏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三。使。往。聘。則。身。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情。然。改。也。顧。麟。士。曰。前。節。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若。空。言。實。事。之。別。注。武。曹。曰。語。類。云。問。伊。尹。樂。堯。舜。之。道。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肖。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以。一。條。云。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六。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以。說。得。淨。全。卻。不。思。他。下。面。說。伊。尹。若。吾。身。親。見。之。說。這。箇。便。是。真。堯。舜。云。云。語。意。若。此。分。明。大。全。用。解。釋。則。本。可。見。其。無。識。周。禮。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是。就。所。樂。所。性。上。較。量。此。豈。若。是。就。獨。善。兼。善。上。較。量。一。是。樂。天。之。誠。一。是。憂。世。之。志。須。看。得。並。行。不。悖。方。分。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宋程子

下孟

柔

書院藏本

子曰贊之以人譽之以善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操攝其未覺者亦使之  
覺吸其已覺也沉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如適一般耳此說說  
得覺字極爲全備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  
子從之而誰也一句益太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  
地位自然住不得可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  
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戴引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亦兼  
堯舜君民說看來亦不必如此契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臣附題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  
達必由心悟也論語民不可使知之知字又是此覺字用各不  
同說說性善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說統斯道即堯舜之  
道上以君民分言此中有覺民蓋爲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爲堯  
舜之民處而使君爲堯舜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四書講義  
字是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令我其謀亦是實語痛切  
語○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  
罪不敢故弄在朕躬之意當暗君臣一體是何擔任是何敬畏  
此三句正見願謹明命之首著一懸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  
自負大言便只是私意與聖人分土無涉其自負次言正統割  
皇使爾矣集處便先二句是說天意予天民三句是說己承天

意未句反掉。固難。雖新學樂道之時。卽懷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獲之恥。非自焉。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焉。講方是。與耕莘樂道之時不同。○民之機。智日發。嗜欲日深。覺民甚非易事。非先之以觀感。攝之以政教。如何能覺。晉周川曰。予天民三。卽便是堯舜事業。田國曹曰。按朱子條內云。今人知得此事。另是一條。其上文云。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誠然。實通處。恐謂此三句不可刪去。亦不宜與上并爲一條。蓋程子所云。知是知此事。豈是覺此理。是以事與理爲知與覺。這別此則云。知得此事。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之事。乃是道理字。言知二條不同。故不可并爲一條。○然則二說孰是。曰。衆所養。理字言知。爲長。註云。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著箇所當然三字。便是就理言矣。蓋知與覺二字。只在此所當然。所以然。分別。所以然。固理也。所當然。亦理也。徐曉長曰。先知者。後知之所得。以知先覺者。後覺之所待。以覺此其間。若天使之者。然何也。道在彼也。同時侯曰。須見得畏天命而國人窮意末三句。方不泛。涉方不阻。象。

五華集訂本全

卷一

早

1000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王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  
焉。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  
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  
堯舜之道。棄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  
也。漢書卽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設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  
之民也。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爲上天所降生。民所  
望。當使天下之民皆遂生復作。而各得其所也。爾後思天下之  
民。五句是。因時言而推其源。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  
卷四下文。況學己以正天下。皆予一句。張本。就天下小事出  
西邦陸地。見一民亦所務。憐而足萬物一體之心。應切實學。



見其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  
正聖賢初無所投覆也而後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德而  
尹重任之在殷自是殷之大力極大之約見得無到放教如  
此若之形迹上察則便是見道未透處達觀夫伊尹固無利  
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觀諸伊訓有言曰  
湯奉天誅始政於牧宮餘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  
之言理明義正如此曾謂伊尹要君者而  
能為此乎伊尹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  
通章重樂義辭之道一句章末以義辭之道要湯句正與此  
句相應於有莘節是就尹之生平大教說湯使人四節是  
將尹之事尹之言非其立心輔教一番是實指其樂義辭之  
道處然湯求之如此之迫切尹應之如此之從容亦正見其  
必無利意要湯之事故下節即下斷語聖人之行四句雖  
推開說而意仍歸重到尹上未節固是証伐夏救民而曰天  
誅曰朕載亦見其舉動若此之光明正  
大必不肯割烹以自汙也 見龍記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蘧賈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勝於若反疏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余反好去聲瘠環也侍人奄人也瘠姓  
環名皆時君所近仰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新定  
周禮天官有嘉  
醫藥祭也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不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難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錄如字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  
叔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避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

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三擇而進一辭而退是以禮讓辭退以義則決果斷。聖  
人以義處命本不待辭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爾新張氏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  
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張氏  
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公  
選朱氏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  
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負富而言餘三  
條則通自窮達微而而言大同小異也蒙引若主瘠環則是當  
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及命焉是無命  
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說俱牽強  
○蓋孔子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子路欲其改主也衛則進  
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  
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  
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  
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固決之於己而得朱則  
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求必於在天者也蒙引附錄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阮生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何應也司城貞子亦宋太  
夫之賢者也陳侯各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  
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所主況在

則必無主。主雖在齊人之理以當陳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毒疽待人之事。類安倪氏宋以武公諱改已空爲司城存疑。小註謂宋王若後官制敗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宿恐未然。孔子爲魯司寇司空然則魯之官制亦倣天子耶。○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御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貞子爲陳人何也。都二泉簡端錄云貞子時爲陳侯司徒臣也臣云者明其非毒疽待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爲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謂臣孔子爲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謂臣孔子爲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謂以文勢觀則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爲陳侯臣則與史記不合。張引謂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爲陳人正爲集註不可通而爲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待發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翼註此節不過進一步語不必以常變平對兩書釋地。范成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卽陳之官名余曰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臣孟子當書曰是時孔子當既主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頓辭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諱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面

下孟

聖書院藏本

流於陳今爲陳臣力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贊二泉曰臣云者至獨臣陳也哉云云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可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力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聞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所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大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舛錯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苛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也○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芊尹陳亦有芊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司城陳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顧麟士曰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錄其識而推之則亦爲守正之臣也何呢麟曰惟不肯屈意娶臣故寧爲偽服留說達權孰知正是守正周聘侯曰退未而徵服其困可知此聖人萬不得已處須照下當說說若泛言保身之哲未免旁雜

嘗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藉孔子主癰疽與特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辯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嬖二者義命有自全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義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意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愧於禮義矣不得矣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

下孟萬章上

哭  
言阿蘇之

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日是無義無命也蒙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卽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卽孔子之當阨難時曾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蓋思自以無常者遠近之跡一定者邪正之辨相主者一時之遇取友者終身之趨觀人大較莫之或爽乎舊雲且此只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意孔子主癰疽侍人則亦舊雲侍人一流人物何以爲孔子正所謂觀滌臣以其所主也觀近臣句是相陪說子路與彌子親戚也而孔子不主其當阨時猶主司城貞子安於義命若此而謂主癰疽與侍人齊環乎況乎君子小人氣類不同肯與此等人爲伍者哉 見龍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酬好去聲下句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並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產勿反秦去聲

虞號皆國名。並棘之壁。並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

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

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

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傳公

息請屈產之乘與並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有夢。師伐虢。滅虢。夏。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表也。號二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宮之奇之執。虞公隨氏虞在漢河東郡大陽縣。宮在漢河南郡滎陽縣。百里奚虞人也。一傳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西書釋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言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界。今在晉有屈產之乘。北有駿馬。與劉助註。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志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也。查核又見漢五年。杜預註。云晉地。又曰。虞號二國。杜預謂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從西漢。弘農。弘農有城。余謂河南之陳州也。名。二省。而形勢。然。爾時爲晉。公十九年。正都於絳。晉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預於地志之學。者於註。一十六年。止。爲絳。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

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杜。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坪。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會。告。之。黃。儼。子。鴻。曰。於。書。亦。有。微。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土。爲。所。築。獻。公。都。焉。者。子。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余。謂。門。曰。即。其。所。不。諫。者。觀。之。一。則。知。晉。之。行。間。也。深。再。則。知。虞。之。賢。也。固。未。有。能。用。智。於。拒。諫。之。虞。而。不。能。用。智。於。秦。之。秦。也。未。有。能。用。智。於。去。國。之。虞。而。不。能。用。智。於。秦。之。秦。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

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云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爲行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莊子曰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生死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南軒朱氏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蘧桓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范氏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矣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賂之號五羖大夫尚執傳趙盾曰五羖大夫刺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新安陳氏成其君成就其君之勳業也東陽許氏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復明矣之事第二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吳 書院藏本

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蒙引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子士為可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子凡兩段則重在第二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詳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淺說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為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為自鬻之事固自以推無即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禮記智以誠見言賢以抱負言智則見其知所不為賢則見其行必不為也周聘侯曰知虞公句是承上說只以越起年已七十矣來見去時人秦時老

成練達如此尚不知此之為汙決無此理○註云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是不可諫而不諫三段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汙是首段其賢又如此是第五段必不肯自鬻云云是第六段也前論伊尹事則實指其為使往聘井尹之自言以証其誣論孔子事則實指其不主鬻子并主司成貞子以証其誣此章則只就不諫上懸空設想分兩智與賢兩管來以斷其必無食牛于主之事或用實證或用空證皆說得十分透徹非且知人論世之說者不能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藏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十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凡九章。勿解。萬氏內六章。因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皆受之義。內一章言。此是井田二章言取友之道。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夫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書院藏本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樂引聲色說得感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後靡之物亦惡。○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聲必皆指淫樂此二句自其己身動為處言也自此以下一節密一節。○非其君不事以己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處時言更下句橫政之所出三句以所在言思與鄉人處二句又言非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至於鄉人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此二句又總證上文之意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若其君民非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皆橫民之所止也紂時天下以暴天下之能免於為鄉人者能幾耶故獨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或以此又另作兩句說則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重複而文理俱不順矣。○存疑無知覺則無分辨矣。○頑夫廉懦夫之變也。○或總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敘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聖字上。○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趙注曰其時紂播穢德於上民染汚俗於下其鄉人非古昔之鄉人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愚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書院藏本

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樂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通其言。○予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達亂亦進者也。○樂引山曰此節形容一任字字字雲曰此此正堯舜君民本領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皆也。

柳下惠有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說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節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樂引問夷惠勝伊尹得些曰伊尹如夷惠宋子文墨林德久問孟子論三聖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與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時哉。

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人之時也曰此  
恐偶然而如所能者恐或有之也新陳氏凡言其風者  
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風餘謂足以變動後世者也伊尹道  
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矣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  
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是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  
風言矣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  
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  
司馬遷謂諸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  
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像引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姑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  
枉道也○按上篇兩篇為兩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所隱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誠統  
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懼世說之意此正  
惠之寬處教處愛語首六句是事上之相次六句是處眾之和  
鄙寬以量言教薄以情言鄙字在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  
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鄭樵山曰此節形容一和字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三 書院藏本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  
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或  
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  
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  
稅冕而行非速也 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隱則遲遲吾行也蓋因  
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焉然計舉此  
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端兼去魯去魯或泥註專  
指去魯大謬解詞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可以久而久去  
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仕是一  
去一不夫久速都在去上困勉筭氣章仕止久速深引存疑

皆以去就出處分貼此章存疑所解又似不同以當從此章解  
徐自漢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內有  
決斷意而字內有活潑義凡曰叔述三聖語無低昂至  
孔子處末獨以孔子也三字然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徐若  
泉云久速處仕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四時也合看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淵聘侯曰四句當分看又  
須每二句互看又須互  
句總看非字道理方為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  
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四 書院藏本

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 朱子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  
在其中蓋無中則微正不出來而卑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  
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  
都是病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病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  
必不肯應地只為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  
處有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難云難之天下繫焉子謂弗顧  
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  
是相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若曰三子  
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愛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百或  
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  
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  
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誰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

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  
和曰御是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過當也是無礙蓋聖人清  
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  
將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也問如伯夷之清  
而不念舊惡抑下惡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  
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溢與不恭之失口道也是諸先  
生恐有獨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  
闕處幾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說他溢與不恭不曾說  
其末流如此也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  
作爲的意思只是這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  
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然自見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  
意思在爲非聖人之流則孔孟皇漢汲汲去齊去魯之樂之樂  
非無意者其所以與伊尹若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  
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者意謂軒輊氏孔子之  
速也達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  
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  
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也無不時也聖人惟其任底  
意思在故未嘗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則兼顧天

下無不可爲之期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卻無伊尹這些意思  
日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其有則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多  
少全看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爲一而謂之聖之時也東陽許氏  
此章聖字言夾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  
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  
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說統上文只是敘事  
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例  
轉便非四書脈計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  
用到大成句方言兼總意意謂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  
勉之意註中無所難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  
無所勉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聖之時註  
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非上文但  
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二字亦可見四書講義  
張爾公謂諸時字不必拈出中字此俗學講究非學者正法也  
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倡任縱恣矣固勉  
勉此與四書脈原不相妨但翼註是言其理而四書脈則作文  
之大筆也沈賡堯曰當斯三聖之名與孔子並立至孟子始區  
別而獨推尊孔子爲從容曰時字氣從上止久遠上看出

如太和流行與天合德章句詩云曰以四時言之和其春之融  
和舒舒平任其夏之暢茂繁榮會平清其秋冬之肅肅而凝寒平  
孔子時四時之氣俱備矣周禮我田獵于無所注云云是微  
到極處意勉而清云云是安行自然意勉聖字意力盡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  
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成是也金  
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聲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  
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賢

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  
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  
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調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  
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  
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  
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  
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曹益履齋註 篇古文作篇篇韶舜  
樂之德者也九成者謂四時皆備

九變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割，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訢然樂也。周禮鍾師註：鍾如鐘而失其形，如鐘而大，錫在一簾，禮也。曲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鍾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懸，詩書國雅所謂鐘是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為周禮所謂編鐘是也。樂書言之為器，昔人為之，樂石之聲，則之氣也。蓋其用編之則能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則事簡之特，非十二器之編，而也。古之為鍾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而己，爾雅大器謂之簫，鼓若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而已。爾雅大器謂之簫，鼓若謂之簫，周官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管師言鐘以見大，則特懸小則編懸儀禮，發倚於頤，而西絲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繩與小，管凡縣鐘磬半為諸全為肆，則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簾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持八音之二者，爾雅之取其數可乎。曲凡為樂器

一故樂之作也。○音克諸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細，此金聲而玉振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雖備而不備，清而不濁，濁而不清，是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者，是以振之者，未嘗有異於其所振之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反爾雅，鐘磬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氣大而聲宏，雅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為作止之節，其編懸者，則聲氣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問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曰知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推以為天下之至神乎。爾雅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



書院藏本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中夫

足以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

兼全於義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  
其蔽於終是以行於盡三年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

書院藏本

智如永母之無雙亦將何所到乎○以錢論則智居先若托  
越重論則聖爲重○問與至力其中非兩力還是三子只有  
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中  
鄉心五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  
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乃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粹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游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功處  
工夫已至熟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  
子一般○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乃博文而約以禮  
義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功足以中而力有未  
足者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着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  
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著矣其所當先  
故行急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達未可量也惜  
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著於夷惠季  
文與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  
時眼處貼得親切故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亦必認準胡底  
此章之旨註備全二字蓋之響之樂則一音自爲始終著偏而  
以首指爲始終著全響之明題意而不功者偏力而又巧者全  
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和則先智而後聖故以其

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  
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爾謂此此下簡以射比四聖人能挽  
中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  
中道三子力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公遷朱氏此以  
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  
子之聖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則此一係亦去  
孔子之聖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  
三子安得有始終修德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  
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況三  
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子安  
得兼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極乎時  
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獨以行言見其知有未  
及也附屬細看二條孔子之謂兼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  
理智聖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莊自明白淺  
顯然樂以喻聖智之全而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三節雖俱兼  
聖智但上節聖智平說下節聖智在智字上則獨切巧力而在射

大都說三子不能中則並不可為清任和之聖矣朱子說孔子  
簡箭中紅心亦只是就其中正無偏而言其實巧力俱全因時  
變化要中上即中上要中下即中下要中左右亦如之方見時  
中之妙若三子各中一邊如中左者不能中右中右者不能中  
左也陳師洛曰中字雖在至字後所以中在至字先是一始  
修德之準也則謂侯曰三子不特智處缺並聖處亦缺蓋合下  
見理原偏故微末成就處只一偏註云一節雖至於聖何等對  
酌○乃理於未發之先力行於既發之後故亦有終始意要上  
便上便下便下因時變化不拘一定此巧也  
到此中的時則力為之也而巧在其中矣  
此孟子論次諸聖人而獨尊孔子以明顯學之意前四節是  
案第五節方下斷語然向是平說孔子之謂二節提出集大  
成三字乃見孔子聖智兼備非三子各得一偏者所可及末  
節又推出聖由於智亦見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其不及孔  
子者以此下一時字便有包含清任和之意故下直接集大  
成句此二句最重○此章固是推尊孔子然三子之清任和  
亦造到至極而一無缺憾特未如孔子之時中耳孟子亦俱  
以聖推之不但伯夷陶宰有此詞也切不可將三子說壞

見龍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班謂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  
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爵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制五  
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  
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  
耳。孟子曰此章論班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未世事演  
周初定爵祿之制意不其相沿以班爵祿為主則雖上士中士  
下士庶人在官皆當布爵不必以天子為主也。孟子曰先  
王之制天下也有爵祿即有等差爵之為等差爵之為等差自  
天子而下有過及之施無不及之患有及量之施無過量之事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刺  
也嘗聞其畧也 惡去聲 去上聲



天子一位公二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二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在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五經大經

下孟萬章下

五

書院藏本

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爲爲德者公也  
 兵權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德足以養人  
 者子也明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  
 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  
 才足以導人者士也（象）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  
 施於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  
 見不必以無公爲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天子一位之位猶  
 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卿中員外皆五品俱有正從○或問方  
 伯在侯列乎在公列乎曰在公列入爲三公出爲方伯三公率  
 諸侯於內方伯率諸侯於外者也況春秋齊侯晉侯常位在諸  
 公之上則方伯不應在侯列明矣（指）五等通於天下事自爲  
 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施於國中  
 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  
 也（先）治世則王制五等而天子不與孟子并天子亦在班爵祿  
 中并列爲五等得三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注）武王  
 曰王制言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不及天子與孟子不同愚謂魯  
 之位於國中者君與卿大夫士各爲一位世周之制於天下者  
 天子亦宜與公侯伯子男各爲一位然王制有爲祖述子之說

而猶失其意者也周聘候曰自天降生民之意而推之天子代  
不理物與公使伯子男示範天子原止一理故爵祿違而敘之  
天子自當與公侯等並被特德有大小故爵有尊卑而祿亦因  
有厚薄此皆天理自然之等級也若謂位定自天子天子不宜  
與天下參爵此卽秦人尊若卿臣之私心祿制自天子天子不  
宜與天下較祿此卽秦人郡縣九州之私意觀本事班爵祿之  
制俱從天子說起可知聖人奉天無私  
之道蒲樞臚曰士是輔佐卿大夫者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爵之制也不能翁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

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如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莊公五年秋邾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註云未受爵。

五華集訂大全

萬章下

六

舊院藏本

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疏云此傳所發卽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各故儀父稱字爲賁之也胡傳王朝大夫制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制稱字魯國諸朝附庸卽屬城也武成孔疏魯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旣縱殷紂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止王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註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其庸與次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旣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盡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居大隗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註具矣語錄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足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所費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王制四海之內力州方千里殷周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改竄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合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七

書院藏本

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  
道一路其膏登雲客望之宿密皆山其中間有些子嶺際中黃  
白底方是田無地卻如何去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  
處便說從別處去南軒孟子說所謂方千里者先儒以為王  
方千里積百同九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為方百里者百  
為方百里者九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  
夫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  
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  
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  
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  
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往  
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  
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  
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  
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五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遷就而  
為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為正夫在孟子之時已云去其籍矣又  
更舉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之所傳先儒以為其  
出漢儒一時之傳會是不可不致也案城郭民周室封建之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八

書院藏本

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善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  
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  
通之張氏以三百餘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里是也故  
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阻廣  
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  
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若須句若類史  
又皆善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  
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遠妄為七百之說  
孔氏亦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  
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若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  
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其說恐難信也虞源氏田以祿  
分國傳魯氏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若不若名不若字趙氏惠祁曹姓子  
爵雖帝之後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  
附庸倒書字夷狄附庸倒書名則別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  
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制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又  
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朝言矣蓋班祿既兼王朝班  
爵不容不兼王朝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531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全

書院藏本

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  
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  
凡四何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漢也國內受地之制其  
有猶乎曰周禮所謂公邑采邑小都大都者已而王制亦有  
天子將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爲  
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王  
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也此說如  
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  
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遠也  
而食之亦無礙於不容矣其據上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傳  
附庸也存疑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  
太視附庸也出武曹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  
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明與孟子之  
說視孟子而失其意者也陳用之葉石林欲牽合爲一非也  
蓋視孟子以家邑之田任藉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置地註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全

書院藏本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  
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  
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  
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周禮天官家  
宰太宰卿一  
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瘼僕從者王制孔鮒云庶人  
在官謂府史胥徒則周禮太宰云府史十有二人云云之  
屬府史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  
長謂家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除或若大夫爲  
府卿官之長大司馬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  
衆主其爵名籍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  
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  
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土故也周禮賈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  
太宰所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  
府史而史多而府又在上止唯有一府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  
府上卿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  
故也誠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  
庶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獲物須藏之  
故雖有府也脂火食醫之府則俱無者以其專行其事藏之  
所須故也周禮之內惟有一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  
故也亦謂府史胥徒以應聽考之人數極多安得皆多置祿給  
之皆謂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子由古史鼓府史皆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533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土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得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

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蓋不可考制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職籍未經

奉必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問其詳今之禮書皆拾於煨燼

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何為之解乎

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宅 書院藏本

其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其食者四之二諸采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三

等諸衛之土大夫諸男大夫諸士大夫諸士大夫諸士大夫

方千里公侯伯子男百里諸男百里諸男百里諸男百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

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

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

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

士視上士卿大夫視中士大夫視下士士大夫視中士下士

欲詳其便合其義非也。愚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

徒諸人志說則是田記者少授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

說則中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

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王制

兼作分註疏引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按小司徒言

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農次農下農以人

之勤怠言之當如集註孟子周禮不同曰此也難考

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與

已散亡想見改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周禮右者百畝之地賦皆收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

為米一石五斗耳。周禮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六

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農之不同耶曰皆人力

之不同耳。周禮李註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果也。愚按百畝而

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愚按

因程子之說足以救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

千百年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

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商氏曰

周禮諸官卑之差必本於上農大者示辭出於農等而上之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宅 書院藏本

以代耕者也。注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致贊其說此謹之

至也然孟子在周之末其詳已不問漢文帝時作王制宋何為

而反得其詳漢家而周禮出於上莽家之劉歆恐難與孟子







實惠以爲其易焉。○集註賈邑之君邑字結。日知錄賈氏時  
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珍滅我  
費滑諸國都於費今河南懷氏縣裏公十八年楚爲子馮公  
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舊公  
元年公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齊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  
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惜  
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滑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費  
而楚人對項襄王有郢費都郢所謂滑上十二諸侯者耶又  
曰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  
嘗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  
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  
漸矣○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  
愈前晉衛後矣故曰魯衛周還季氏豈不致以王順長  
息與子思類般並列則季子思類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書院藏本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也疏食編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  
專者也 虞翻補氏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  
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  
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  
天祿所以資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  
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資之  
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蒙引入云則入註唐言入公乃  
未句便有下竟友辭意淺說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

東食天祿也乃神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然即平公能如  
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惟大國之君能如此  
幾天子之貴亦有能如此者彼魯云云翼註然終於此而已以  
下亦不其重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賢  
即德也周禮侯甸男采衛采不挾以竟之待爵爲至孟子胸中早有  
天子友匹夫一段道理在前而引獻子費惠晉平諸人御節節  
以爲至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安父曰外舅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  
而饗其食 蒙引舜尚見帝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  
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上文所以著簡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是貳之則平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書院藏本

之於亥唐其尊賢爲極矣又孰知其爲有所未至者耶○迭爲  
賓主舜尚見帝節館甥於貳室則舜爲賓而堯爲主亦饗舜則  
堯爲賓而舜爲主故迭爲賓主也○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  
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其天位治天職處○亦饗舜謂饗於  
貳室故建出堯舍舜於副宮而饗其食若曰就饗以食則亦  
堯爲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堯蓋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  
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貴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  
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  
夫而不爲爵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  
至而孟子言尊親之也 蒙引周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

子友匹非而不爲謂匹大友天子而不爲借此易之所論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卽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若人倫之一而  
 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  
 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又稱其盡朋友之  
 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蒙  
 則通章是用上敬下正是尊賢其言川下敬上而貴賢者主意  
 在其義一也○用上敬下不必謂川上之禮以敬下也只謂以  
 上敬下也用謂以處多如此○德註單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  
 重以見輕也○洛陽上說尊賢此兼說貴貴貴者總指尊賢之義於  
 貴貴以見其同歸之意淺說貴貴貴者總指尊賢之義於  
 石因事得其宜之謂義而宜於意說上宜於指友德言王制  
 也能行吾敬之謂義而尊有爵則敬尚有德則敬其稱倍一  
 顧從陽曰章內側重不挾貴說然貴貴時賢義貴相成故未可  
 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兩扶國曰有所相統  
 之謂義有所相資之謂義名實不相掩之謂義天人不相脫之  
 謂義義之相統者以貴統賤義非有餘以賢統不肖義非不足  
 也義之相資者以貴養賢義不爲貴以賢輔貴義不爲諂也貴  
 而賢不以賢掩貴義之名勝而實從也賢而不貴亦不以不貴

貶賢義之實勝而名從者也貴者不必賢而賢者亦貴之義之  
 人定而天從賢者不必貴而貴者亦尊之義之天定而人從也  
 過章以友其德也二句作主挾縱有三頂而下而然就不挾  
 貴說由大夫而小國之君由小國而大國之君由大國之君  
 而天子方說到不挾貴極處末以賢賢之義重於貴貴作散  
 以應轉友其德及不挾貴二句前後一線一堯之於舜以天  
 子而友匹夫正是能與然天位下賤食天祚者然終於此  
 以下在木簡雖不甚重然正以引入下簡故緊接士之尊賢  
 非王公之尊賢二句以起舜尚見帝云云升然出尊賢二字  
 爲未節地草蛇灰線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存疑云非王公  
 何使有下堯友舜意極是因龜錄之說亦當摘謂謂過主  
 爵尚句不必云王公之尊賢阿如未免太泥見龍記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新安陳氏問如此者何心也曰所以表見其恭也。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御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益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觀此章之言見孟子所  
學之中正其曰際學孔子良不誣也不受萬鍾夫豈苟哉達  
素也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無分只是幣帛之交  
而爲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個恣字便見當受矣吳因之曰  
交際何心之間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恣也使道是一團好  
心此雖開端之詞已各露人意向之卻之爲不恭亦要藏欲卻  
意言卻之未爲不可何故使道不恭迂武瞞曰通章雖有八番  
問答要之孔子受交際是主萬章以交際等於禦人而不可受  
孟子以交際勝於御較而可受末節乃  
不卻交際之一說只此四言可了題義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君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

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新矣陳氏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心非恭矣游疑而後受之下舍簡卻意故曰以是爲不恭聖賢言語多有如此者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說述何哉語氣永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見其當卻意。交際卽暗指諸侯說恭以致僇者言不慥音言

愛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  
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石那交以道

如饑餓同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羔豚之類也。虞源輔氏飽辭卻之。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出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蒙引謂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見得上文所謂卻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宛轉其辭以卻之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爲價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達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不。失之奇簡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洪紱至曰。托於飽辭。費多。少轉折。斯受之何等。直截。謝明。侯曰。斯孔子受之矣。當玩斯字。見雖孔子亦無不受也。正不必卻意。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死也以道其饒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鬪不畏死凡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毛  
書院藏本

之與平聲讀書作蒸徒對反

與平聲讀書  
作熬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愧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闕作譬。無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悶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朱子問康受夏則受殷所不辭也。於金爲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復離。

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醜矣。或者謂若我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醜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而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屬。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仁山徐氏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赦而誅者也。此法既受之。夏周受之。彼不待辭說。今尙明烈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衆則固然。頑然也。說引禦以爲何。只爲下文諸侯無何理。御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疑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置之注。武曹曰。萬章謂交際當卻論。雖失中然其意亦豈可厚非。輔氏斥之爲謬。辭過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掣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書院藏本

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

乎 比去聲夫音  
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盜。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堯

書院藏本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猥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虞翻補氏其教之不改而後設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舉以絕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說猶樂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子以為王者作五句。不為諸侯分辯。只是原理由法見得。諸侯非聖得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卻相承。謂言以法而論之。則未同於盜。以義而論之。之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按取非其有。二語。猶解只作虛。謂諸侯之取非其有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指定諸侯若曰。大謂諸侯之取非其有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有到義之至精至密處。未論諸侯較註雖云未詳引趙註在。先當從之。孔子之仕以下。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

困勉錄。謂註亦如說。我相承說。連說謂二段平看者。似非。玩法說。則又似以下。段推原上段之意。言王者所以不此而謀之者。何也。由義存。不可一舉論者也。亦拘。顧曰。充之以義。則天下無可交之人。通之以權。則天下皆可仍之。俗使必夷。諸侯於衆人之盜。而制天下之交。際天下雖有奸賢。好士之君。何因而得通於君子之側。君子雖有獲。若行道之念。何因而得進於人君之前。謂樂生。似孔子亦與較。非孔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為乘田時。職其事而不禁。草其俗。罷歸曰。獵較中原有。機權則受賜中正。有妙用。隱含下事道意。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非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早

書院藏本

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虞翻補氏以孔子所謂吾豈莞瓜也。諱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於以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於以見聖人制行之勇。陳引獵較而不先簿正祭器。亦未嘗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耶。且獵較亦制於地之有限。何有四方之食耶。曰。一國有一國之四方。一邑有一邑之四方。不可泥也。孔子之同俗者。肯不得已而同俗也。非其本心也。故萬章曰。奚為不去而必為此。不得已之事乎。爾。魯人獵較。魯俗也。孔子亦獵較。依魯俗為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此聖人懷柔熟導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好華美。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萬章有奚不去之疑。意以君子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機亂反正。今不能教習俗之樂。姑從之。而後為之。圖是道不可行於義不當留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去者。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聖道之果可行。而後去之。三月而魯大治。皆其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也。為之兆。先簿正祭器。外盡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重為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陸為之圖。更有

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  
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否其小者整頓之心未平而已聖  
亦即帶帶字言不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  
之所正者。為之兆也不專指正事而言凡三月內大治所行  
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意蓋當時夫子之道當年莫究聖世莫  
殫其難行使孔子因微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  
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疑其難行矣故不去而留身  
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轉效者示人以行道可行之朕兆也譬如  
醫者初至病人之家病人未知信從縱不難施且醫者施治  
愈一二標病使信我有手到病除之驗方可次第施功要會此  
意誠哉先導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  
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為梓意不重決去意蓋國君既先是以  
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先而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  
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  
已而去之速也末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微其所以所仕之國  
不靜留也微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卻下二問  
即足首一問意下二答即足首一答意日事道矣微較見微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非事道也日先備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養正見無妨於事  
道也日矣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  
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孔子之  
仕一節總是見為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旋轉不為已  
甚之意李憐雲曰孔子亦微較姑且從俗非苟也正有變化之  
妙用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  
禮也。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  
皆無之疑出公報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

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  
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  
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推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

曉不必強為之說。朱子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  
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隱三節季氏  
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  
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  
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卿補氏見行可也乎道  
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新安陳氏注  
於衛之事云云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本意有照應有  
收指歸際際可公養俱是為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說總論仕  
之義而行之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  
有公養者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諸侯得善其禮際夫際可  
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無去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必問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顯學孔子處說約行道夫子  
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顯而弗拒引入以向道猶為  
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於衛之心哉  
見給問編四書講義見行可亦是大好若說得大好便與下桓子  
公孝公不對無須說得有分寸。季桓衛靈衛孝公今之諸侯  
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則在乎此然則豈為已  
甚者哉此三節須得此意不是空空說。此節是隱學孔子  
生不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際可公養應上公養應  
上公養見行可是際際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  
一層之意。上文即微較以明交際之不卻此節合看孔子一生  
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卻。交際之事孔子引以為仕之中上  
之舉不待言於見行可下之亦不夾於公養厚而曰當魯定公  
用孔子之時正季桓子執政之際雖出定公能用之亦由桓  
子能為之與國之目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賢有可行而仕  
了不必求全責備安漢口於定公則交際之舉愈非仕也然則見行  
可通謂之孔子之仕則知聖人一通節受養無非行道之意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

星  
書院藏本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去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安陳氏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蒙明此章蓋爲當時有爲貧而荷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爲貧之具也既是爲貧便是有急養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且待疑首節言爲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抱關擊柝只是辭尊居卑意說孔子是舉其人以貧之也○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見爲貧非其常也○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  
是兩事○重不苟祿上方見權中之正說述仕非爲貧也○  
則其非爲貧也可見臣竊疑劉上王云註仁本爲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末節故也

如此要因之曰此言擇仕之時自審有如此君子之仕以爲道也至不得已爲貧須擇處卑貧者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

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

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

而已矣南軒張氏既曰爲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爲爲貧而其責竊位也處富則富任行道之責

同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  
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

書院藏本

人爲圖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拆與註此時方道與時達  
凡有行道之貴者皆做不得恐涉奇祿也惟如抱關以司出入  
擊斃以司養昏吾但二事克盡便不爲苟祿丁卽使朝廷昏亂  
生民陷危都與我無干矣如此方爲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  
只是擇危之能酒者擇地又險集計林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  
氏註今皆說爲夜行雖監木亦然夫行夜夜行何嘗霄壤陸德  
明左傳釋少折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柝一作棰夜行  
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臨川林曰抱關是畫而註其出入擊枅  
是夜而註其行止在武備曰翼註以抱關擊拆爲二事與崇引  
不同恐當以翼引爲正范紫若曰抱關是環抱面守之意周禮  
侯曰上節見當節尊富而居卑貧此又是於卑貴中  
擇最卑最貧其職易所者居之重惡乎宜乎二句

孔子嘆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反乘主聲苗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

言高故舉貧可居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故會富必當辭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臣之分言之因是如此然時可

以言而亦豈得謂之出位曰今世固有草茅章布之士獻言

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終言之

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而有言亦見聽不

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說商鞅范雎之事彼

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背妄妄言者固有一齊說之宜擇權之徒不

悅而文亦諫諍未遑也見亡民其職言有序權之聖人之意

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法守其職也

牧之吏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書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

謂爲貧而仕官卑賤薄而職易稱也○宋子程先生說孔子爲乘

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

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引苗壯

長而已矣言牛牛肥壯而長且益也長益謂生息滋繁也四書

圖會是總計計是分計○圖勉錄翼註云玩而已矣三字其意若

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

新說作亦不敢職其職似高但於而已矣字不連接不敢職

意自在言外唯其不敢職所以必擇易稱之職也○吳因之

云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與處蓋職大小勝在皆可自當道

大行須事成業濟乃謂行道故委吏更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接

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爲貧之

中仍不失行道之意則合爲一件事了以此作旁意則可若以此

正此本文則非矣○王叔聚曰會計牛羊固見職之常務然神理

正在而已矣三字上見職之易稱耳所以然者以位卑固不當

言高故舉貧可居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故會富必當辭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臣之分言之因是如此然時可

以言而亦豈得謂之出位曰今世固有草茅章布之士獻言

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終言之

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而有言亦見聽不

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說商鞅范雎之事彼

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背妄妄言者固有一齊說之宜擇權之徒不

悅而文亦諫諍未遑也見亡民其職言有序權之聖人之意

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法守其職也

爲貧而仕者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

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新安陳氏此章始爲爲貧而仕者

言終爲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其職

如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

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樂然

罪而不求犯於立朝道不行則責然不以爲恥而冒犯之罪自

外至或以得罪爲可也恥自內出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聖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此爲貧而仕者之

對仗者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則有行道之責矣○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

此章固是為食而仕者受然雖就就解得最為明了然合  
註意當細玩之若謂解未分明且竟以明去首末二句矣  
蓋仕非為食而食者未立人之本領而道不行句自相悖  
應故首句註云仕本為行道二節三節亦俱入道字末節  
又引尹氏云言為食者不可以為道必欲以行道為  
依時解則首句落空無着而末句竟似便棄上去矣聖賢  
話通章意蓋未有不相聯貫者○總是在仕以行道既曰為  
則當意高居年於斯其職易得若處高位而道不行乃曰  
我為食而欲得難以自養也則可知其大指如此○語  
類及兩卦之解若明勝侯就亦高宜細玩之 見聲記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康餼謂  
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記為特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毛

書院藏本

不臣寓公黃古者寓公不舉世寓寄也陳國輔氏諸侯之視諸  
侯其爵有立等之殊然其責則皆同也且本有爵士不無  
此而謂之寓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  
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哉必仕而後當以諸侯列士而託於  
諸侯受之祿吳因之云士只受祿而不受賜就是受祿亦須  
送有送乃肯受之不然則如子思應諸大門之外矣通章大意  
是如此後此二家則通就上之自待上說矣取註則云前三節  
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若之自待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  
而論通編說約四書廣皆主之說二說皆未安蓋謂此章通是  
明辭受之義則末一節無着落若以後三節為若之自待士  
則子思之事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意是言士之  
所以自待與若之自待士不必分其節為士之自待某節為  
若之自待士或就其自待而若之自待士者在其中矣或就若  
之自待而士之自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何不見  
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諸侯為若臣臣使送有通  
同若士之自待也 萬章曰士之自待固不敢同於有國之君

亦以敬同於有國之君若之自待士不但常有以養之而且當有  
以事之一章大意如此此章自分士之自待與若之自待上着在  
士宜守分在若宜重德要者他無絲毫變化送節推求處  
因武而曰因德錄之說固是然當以士之自待為主

萬章曰君餼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商賈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季氏注  
謂之禮以處事之宜言  
謂之義原非二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  
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哭

書院藏本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新安陳氏未仕為民  
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  
處當然也蒙以無常祿而賜於上則士而託於諸侯矣○託與  
賜不同託是我托於彼其意微曰不敢以名分言不敢同於有  
士之若賜是山彼賜我雖不獲賜亦曰不敢以職分言不敢同  
於有位之臣說者謂三節重無常祿而受賜為不恭上即託諸  
侯之非禮也明此意在此○其不欲受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  
處若曰託則此若賜則此臣更成作前層矣不恭即非禮意因  
無祿而受之若若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以上之賜為  
輕而妄受之者若若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以上之賜為  
無士之分也此不敢是不重當臣禮有禮無祿之分也

曰君餼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經公之於子思也蓋問亟餼  
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探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役蓋自是無無愧也悅賢不能舉

五去聲下同標  
音、使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

哭

書院藏本

道也。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  
 (四)勉。勉，又不能養也。內養，或餽無餽，兩意。西書葬地，又勉孫學。  
 翼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  
 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曰：此從未經拈出者。周禮：吉拜是拜，  
 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  
 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古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  
 之異故主於不受。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  
 子思不磨餽，固未有已耳。熊鵬圖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卒，  
 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露，禮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舜上至，子思不悅，自是爲使亡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  
 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爲慰，內使亡僕僕，則再拜也。句地陳伯玉，  
 曰：悅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說說明季岱雲曰：大馬，  
 蓋優此句已明說出，使己僕僕，亟拜意，驕公自是不令臺官來，  
 饒則同已知之矣，不能養句便令不知。橫梁繼肉之道，情不能，  
 舉說亦便有幾。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  
使亡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謂別異人羣。粟庖人繼肉。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藏實註此。正明能養之道。尚未及舉。亦但就穆公待子思折衷耳。初以君命將。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不以勞賢。李商隱曰。養自是常情。無疑。但不常以君命將。則養賢而不勞賢。所以爲盡道。○栗肉曰繼。只是不令厭之之意。養賢者。所爲而不限一定之數。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五華集訂大全

100

一、事

書院藏本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虞淵臨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虞淵  
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兩疑帝使其子至畎畝之中則虞人糞粟庖人糞肉者又不足  
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於  
曰王公之尊賢也莫因之曰終公兩節不重貶堯公之非只因堯以  
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貶堯堯之盛只因堯以  
悅賢之極從堯登曰九男二女百官則庖人庖人不足言牛羊  
食廉則糞肉糞粟不足言悅以公言尊以禮言同聘侯曰後字  
乃繼事之節吉始而能養終而後舉  
所以爲王公之尊賢也平活看自好  
此章前三節是士之自待後三節是君之待士武曹謂當以  
士之自待爲主蓋因第四第五節仍本士之自待說來也其  
論是禮徵則謂觀家節是爲君者起魯繆而紹唐虞也  
養又貴於能舉須就君之待士上累按當以我君先生之  
爲王先生云將三節登說士之自待而周之賜之則已說利  
君上後三節仍就子思身上說財表成士之自待意澤之

章說士處有君說君處有士二意須並重此說最當然玩下章困勉錄所云似終須畧重士之自待一邊耳 見龍記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賢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鵠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

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新安陳氏市

與詩率士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賢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蒙則皆謂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

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族以士之

召庶人字不同蓋此士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

者乃上士中士下士之士也故註云士謂已仕者淺說庶人亦

君之臣也但未通賢為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臣可召而

士不可召是士之不見諸侯者乃以自重而志不可屈以

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蓋禮之所在也蓋註章旨不重守分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至 書院藏本

不自重上發擲四書朕不見諸侯求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

兩節錄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而君之處士只帶說玩總註

可見然則上章疑亦當如此。玩淺說則自重安分二意兩節

內俱有不必以庶人不取見於諸侯為安分以下文為自重作

如此分別徐長橋曰禮字安分內含自重意萬授一曰重不往

見上首節指出禮字次節指出義字與後相應末節反照作結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虞源輔氏庶人則當服君

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存疑上曰

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見乃曰往

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

諒無禮而生也下文但明往見不義之意淺說萬章曰庶人

召之云云何也孟子曰上即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為君所召見

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翼註只一召字生出許多波瀾全

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紹開編上文庶人不傳賢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了因萬章再問云云往役義

也往見不義也則折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未

夫義路也禮門也正應前王方說曰上節不傳賢句已答明不

見意此又因一召字發下多少議論來鴻以盛目士與庶人只

一箇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人往役是其所當

然故曰義往見非道所宜然故曰非義池藻登曰不知其為士

泛以庶人待之往役為庶人之分明知其

為士而復以庶人待之往見便失士之節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

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 為其賢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至 書院藏本

也是疊說何法自在一人身上言分明有曰字如何不作萬章

答稱下曰字又緊接萬章之語而申明之以見其不可召也

繆公亟見孫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交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與皆去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分因當有別亦不

孟子乃稱指鹿人以旌士臣故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諸侯藏諸士君所禮也故

人之招招賢人豈可往乎哭說極是。

夫音扶底詩  
作砥之履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

書院

義楚也。別詩只重「江河」所歷句。發明上文「惟君子三字」與「世」字。連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四書講義。皆由出處。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體發出耳。所以用此四句。所以求在見君。即可以不失爲義之。所以爲路也。倘士進君。則路廢矣。臣亢君而路亦廢矣。何謂能由是路者。不可以名士。所以名臣。禮之所以爲門也。如君召士。則我門閉矣。臣京赴俗。則其門亦閉矣。何謂出入是門。肩榘候曰。而是字宜著眼。舍是路。則爲邪徑矣。舍是門。則爲旁實矣。惟君子能由禮義。故不以其道而欲見之彼。斯然不來上。下須黏連一片說。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孔子方仕鄭任。舉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盡。合

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此一著然所謂義達於面然而有節目如云往役養也往見不載  
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禮之前目又如齊饒金而  
賈人壽內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前目又如齊饒金而  
一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禮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  
事接應之間無所以易中說抱義入神以教用也蓋至於精則應  
他如利刀繞鋒迎刃而解條件到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更  
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非這箇物事源頭補苴以  
教習之命而不致慢也口稱答陳氏章句不枉道傳人之義製  
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為已不見之通觀此章又和賢者友不可  
名之義益君子之出處進退一一通與義而三初仁通真也  
謂方仕有官職非甘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名  
之時非以多聞而召之以非以斯賢而召之名安望游宦曰通義無  
定體亦無定用也爲士時則不以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  
赴召爲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宦赴之  
此正是暗中之道理義之所在也土則未有官職夫可以此而

五續纂訂大全

下孟

美

**THESE**

相律子注武實曰語類云問王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皆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嚴對乃是就孟子生而言於今或作此字總無云云失其本意

朱子注曰以其官名與傳贊爲臣何相類

重校朱子能作二句讀義二字是一舉兩歸首節已答明不見之故次節因萬章問召不往見之由而略經言其不可召既引子思公言以明之復引景公之事以見雖召之士必往亦以深著其不可召也首二節已將禮義字連出至此乃結明主意見君子以義爲由以禮爲出入平居之自守如此豈以見節候一節而反棄之末節點出首段二字正與不傳贊爲臣相應有它義而不赴召則非禮義無官職而赴召亦非禮義不得不以彼而疑此也 見龍記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言己之善基於一鄉然後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書院藏本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須、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交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上矣。南軒張氏自友一爲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矣。雙峯饒氏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因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易有窮。已乎之人也。惟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佐來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爲一世之上而已哉。家引又尚論古人之入一句。兼下文頌其詩。頌其書。頌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尚論古人之如何。古人之言見於詩者。則讀

書院藏本

審讀此不是推應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簡從自己分量  
上說。見上。故。亦。上。去。可。見。補。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  
性。命。關。頭。處。非。天。奈。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同。也。上。蔡。燕。讀。  
史。論。程。子。斤。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卻。一。字。不。遺。上。蔡。初。頗。  
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譯。頭。接。引。後。起。論。交。只。是。講。聚。氣。讀。書。  
只。是。求。詞。章。因。是。一。個。病。源。只。緣。中。無。所。得。遂。終。日。端。交。讀。書。  
究。與。朋。友。古。人。遠。不。相。涉。耳。豈。不。能。引。錢。而。不。能。引。銅。無。以。取。  
之。也。天。下。善。士。是。頂。一。流。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  
以。審。此。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  
子。之。爲。至。聖。皆。有。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  
論。或。不。以。詩。書。論。此。蓋。于。尚。論。隻。眼。也。尚。論。古。人。句。連。任。是。  
接。應。上。句。語。處。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緣。起。方。法。須。讀。  
句。要。跌。起。加。人。論。世。是。虛。語。三。句。都。實。講。不。得。爾。幾。等。或。疑。  
向。友。古。人。自。處。一。時。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  
此。疑。因。是。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爲。一。方。可。謂。之。  
尚。友。此。非。一。世。之。土。所。能。也。蒙。引。謂。此。章。概。主。成。德。者。言。極。  
是。何。雙。峯。所。謂。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皆。雙。峯。所。  
謂。取。善。無。窮。已。故。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證。言。殊。意。非。以。達。善。

無窮已。兩句貼上節取善無窮已。兩句貼下節也。施恩山曰。詩書之作。古人有大不得已於此者。而後之人。載焉且。後初無。面之雅。世系之親。亦且為之。操琴鼓瑟。忽焉流涕。此古今人所。以幾平一相。遇也。牛春子曰。德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末。未足二字。是關錢字。安溪曰。此章是教萬民。以學古。重。知人。兩字。論。說。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涉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只。紙。上。讀。諸。何。益。向。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在。武。曹。曰。向。論。古。人。句。蒙。引。謂。蒙。下。煩。請。讀。呂。氏。謂。虛。籠。下。四。句。思。謂。呂。氏。之。說。較。長。○此。章。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此。正。意。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乃。其。言。外。意。須。分。別。亦。可。以。上。節。為。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下。節。為。取。善。無。窮。故。其。進。善。愈。無。窮。也。周。勝。侯。曰。知。人。人。字。即。前。古。之。人。論。世。論。字。即。前。論。字。數。語。呼。應。甚。緊。論。世。外。無。知。人。工。夫。向。論。古。之。人。只。論。世。以。知。人。便。了。領。詩。二。句。只。引。起。作。跌。不。是。至。此。纔。讀。也。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見。煩。詩。讀。善。是。一。向。事。特。不。可。不。於。此。中。知。人。工。夫。耳。善。量。無。窮。取。善。之。聲。亦。無。窮。不。得。以。方。隔。自。限。亦。不。得。以。近。今。自。故。也。○致。善。謂。進。善。無。窮。則。其。取。善。亦。無。窮。是。旁。意。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堯

書院藏本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失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若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新學陳鳳古曰人臣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家而論其後孟子言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亦實理也而於王亦有規焉○孟子曰異戚之卿君有大過

則諫而孟子曰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所以補孟子之意按付始為策策者子數曰為策者必至玉至於是諫封夫為策者一事豈便足以亡國耶孟子以付親戚亦不待放過而必諫則朱子之說信矣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若必得大過而後諫恐無及也○論語是問為卿之道萬按曰此論為卿之道君有親戚之分故道有難權之殊重反覆諫上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規諫不同守經行權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卒

書院藏本

各有其分貴戚之親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即位行大司農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曰太后更選賢而立之九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除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討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昌邑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皇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進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命王起拜受綬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紐扶王下階送至昌邑邸特召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越尊卑之禮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



張元隨時所鑒定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  
等常論之其說雖精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義也  
只知象山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義也  
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猶舍苦焉  
夫以讀書等為養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  
論為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  
書而進前地後  
巧為辭說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上

書院藏本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櫟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  
也。猶梓枿也。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枿櫟枿。櫟枿屈木所為。若厄區之

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

也。荀子性惡。為人之道。其善者為也。宋子枿枿。似今枿枿。台

柳也。告子只是惡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猶安

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猶孟子在良知良能上

體。故曰性善。荀子在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

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性。故以禮

樂教化為偽也。矯揉枿者。矯曲而使之直。揠者。揠苗而使之

曲。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枿。枿在為字上。愚曰。率生

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非

人生所稟之氣也。此即孟子告子論性之所以不同者。人生

所稟之天理。句就見得。明謂以人性為仁義者之非矣。邪說

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

則世道可知矣。故臣試其君子。試其父殺人。殺人之惡。皆

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繫世道不細也。附義猶枿枿

只是。一義字。該了仁字。不是說漏。不曰仁。義僅曰義者。欲句法

之盡耳。古人文字。多有類此者。國語孟子說。他為字生。出於

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謂性善。杞柳枿枿之說。在何

處。曰。在為字。為字在下。當從何處尋取。曰。只在一性。一枿。一

枿。一枿。枿。不分連及之。處。出他。告子。原非以仁義為不可為

待。一毫矯揉。非人作。所本有。耳。不知道理。原頭出於天。具於性。不

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此。二。句。與。上。告。子。只。認。性。為。理。對。針

不可。謂。去。新。安。謂。義。上。脫。仁。字。存。疑。只。一。義。該。了。仁。字。而。已

氏。則。云。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先。有。義。外。論。頭。在

故。其。為。字。亦。指。義。字。居。多。愚。謂。三。說。俱。說。得。通。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枿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

枿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枿枿。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大。戕音戕與平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

而為仁義之禍也。宋王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枿枿。性非矯揉而

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問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

之論。則禮儀之意也。曰亦得之。爾。軒。張。氏。人。之。為。仁。義。乃。其。性

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

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為失

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為仁義。則是性別為一物。以人為枿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之屬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  
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  
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成賊人之物轉長憚而不肯  
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  
辨也雙峯饒氏性善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  
之無非自然原無矯揉詮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  
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禍墨充塞仁義相引孟子  
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變矣堯舜之  
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  
有恆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  
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從  
君之事何所不可爲哉此孟子所以詳辯於此正所謂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也翼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此豈  
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辭四書講義告子曰爲孟子曰賊賊  
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觀能字一跌轉出賊賊二字來同勢必  
然而理非惡矣因勉孟子告子不說性如何善者蓋孟子  
性善之論必告子所素聞但欲以自己議論破孟子之說故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四

書院藏本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爲波流湍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  
之說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  
則爲惡人其性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朱子告子以善惡皆  
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成於脩亦有  
小異故曰近墨爾黑楊子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  
說但前說以性爲善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  
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案引告子之  
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  
惡其口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四書講義時人爲何定要  
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立教如  
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竟舜禹湯文王周孔  
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  
例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  
眼黃白莊列告子五宗釋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旨才已飯  
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與因之曰看告子立論處全  
要模想在無定體意看孟子問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  
初未嘗成賊夫水也然不爲水而須決已  
與賊賊相相而不得爲順其自性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

也。朱子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端善亦可知矣。蓋引水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人皆以爲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正以其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耳。水無有不善者自然之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爲有以導之也。孟子所答去下字。○朱子觀水之流而必下云云於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泥就下字面而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也不必泥○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真用順字說就孟子以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飽德按性本定於善則不待決而其不善則必待決也。搏激者決之謂也。周剛侯曰水信二句是言水人性二句繞說到性上故用未二句足之無有不見一定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五 書院藏本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

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

無所不爲也○南軒張氏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把柳之論也

仁義爲善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嘗性爲把柳謂以人性

爲仁義今復嘗性爲清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其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可謂深切著明矣○朱氏如水之就下搏激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西山真氏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勝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人習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無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先師謂當看註本性之本字蓋謂須看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善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頽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朱氏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黃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蘇安陳氏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陳氏謂孟子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論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六 書院藏本

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朱氏引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爲自有惡者一腳須看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善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說此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頽在山由於搏激來則水之無有不善也明矣爲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書講義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觀聽言動之這箇便是性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觀之明聽之聰言之父勉之勸之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固勉然性本有善則不待決其不善者必待於決故從決字生出搏激字來詳解○曰反性爲惡而本善常在

告子曰生之謂性

水有定體其體本下也性有定體其體本善也水本下而何以不下或博之或激之逆水之勢而不順則下者有時而不下矣性本善而何以不善或拘於氣或溺於習反性之真而妄行則善者有而不善者有矣夫博激者即告子之所謂決也水則可任人之決之而或東或西也性也可任其決乎哉○通章重人無有不善二句○一言人則無有不善者者壞在無有不善三字又註定人字乃與上句有別見龍記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性是性者畧相似○朱子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性生之謂性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七

書院藏本

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氣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道性便也○氣轉了○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致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屬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亡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四指氣質而言顯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齊皆性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受源龍氏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變遷既既生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

曾見得這理盡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以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仁山金氏佛氏之說比告子又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存疑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也回題蒙引孟子以生之理為性則非從人物之性不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為性則人物之生初無異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謂有異矣○蒙引雙峯俱云知覺便不隔復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病也○蒙引雙峯俱云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然則凡知覺皆屬心凡行處皆屬身矣與大學聖賢知行之分又不同蓋亦可互相發也○起山曰人字此章之筋節上兩章首句亦俱沒有人字此便是天生被稟性偏慊曰告子本意道生字專以人言未便想到混人物於無辨一自孟子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大牛與人已混而無別矣道理偏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八

書院藏本

洞然自明而無毫髮之私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一邊耳性未嘗離氣但借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性則不可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曰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俗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

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新安陳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與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蒙引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不必同而趙氏意以為羽性輕雪性潤玉性堅者泥於新陳氏之說自明曰孟子之意以為凡物之白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通辭故再問以實之爾趙氏第二節註凡有生者同是一性句即貼本節似不粘蒙引謂此節不



苗。照註。貼以拘。諸理。謂曰。翼而飛者。羽之性。而白不足。以。青羽。而。清者。之。性。而。白。不。足。以。青。而。黑者。之。性。而。白。不。足。以。黑。以。盡。玉。狗。之。粹。然。與。物。異。者。人。之。性。而。盡。然。與。物。同。者。不。足。以。盡。人。也。與。因。之。曰。本。節。兩。段。語。難。下。段。即。申。結。上。段。意。總。欲。審。其。同。以。爲。下。文。辨。折。之。地。耳。眼。目。全。在。同。字。上。周。禮。侯。曰。告。子。兩。然。字。總。是。見。凡。有。生。者。皆。可。謂。之。性。非。專。論。白。也。體。會。此。意。然。則。以。下。方。有。神。脈。看。註。自。明。

###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九 書院藏本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然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微。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辭窮。不能復對也。○形而上者。

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錯。繆。善。惡。有。所。分。矣。○氣。相。近。如。知。寒。暖。議。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些。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些。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由。氣。稟。之。不。同。第。究。其。所。以。然。者。卻。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執。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益。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未。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亡。性。之。大。全。也。○謂。性。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纔。落。到。氣。上。便。只。是。那。寬。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與。處。處。民。夫。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與。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盡。動。合。蓋。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國。楊。氏。所。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惟。所。以。陰。陽。者。則。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爲。無。不。善。而。不。能。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十 書院藏本

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惡。焉。則。非。所。以。語。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失。也。歟。○讀。諸。論。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陳。北。溪。文。集。告。子。說。氣。與。理。張。說。氣。不。同。善。推。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爲。用。者。而。言。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即。是。以。爲。本。性。而。大。爲。包。含。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程。子。之。說。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曰。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閤。物。象。雖。然。更。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隨。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爲。精。確。不。易。之。說。告。子。雖。於。杞。柳。湍。水。之。說。以。爲。不。善。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勉。齋。黃。氏。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善。性。因。有。異。而。迷。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因。無。少。異。但。所。

稟之氣則或值其清而美惡之不一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造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此知此但見其強然之生而不知其所以爲性而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能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禽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趙氏惠羽性輕雪性清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夷甫火之性金之性也故其性字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順胡氏大學中庸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一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變聲觀氏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言觀之未嘗不論氣也新安陳氏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蒙引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犬牛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也孟子言性是從性之善在諸氣質爲性此人所共聞也萬物者宰安溪曰心所以超然異於氣者以其爲性之邪邪也告子不知所謂本性則亦不知所謂本心其所以致分別者只謂靜處是心動處是氣覺之惡急流怒浪者而始取澄淵以自適而不知其是亦水也以氣爲性而又惡夫氣故取夫息機以自妙而不知其是亦氣也豈真能知夫心之所以爲氣帥者而

取舍輕重於其間善惡高下遠日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大得之而爲人之性大牛得之而爲大牛之性非異性也形既異則氣爲形拘有不不得不異者所謂稟賦性時便已不是性謂落在形氣中也孟子曰人之未生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豈特凡有血氣之屬哉雖一草一木亦皆與我同體也所謂萬物一原者是已迨其生也固有所以不同者而未嘗不同其爲生未嘗不同其爲生人物之氣之所以同未嘗不同其生而自有所以不同者同者人物之理之所以始同而終異則理同氣異氣同理異言之精矣其實理有同處亦有與處氣有同處亦有與處人與物終不可論論也此章只論理之異氣之異究未嘗辨別有謂未節爲辨氣者非也。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氣質言性特就氣質中指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言之非孟子不知有氣質之性也。告子以知覺運動言性是即孟子口之於味節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者君子所謂性者之於倫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於理則爲仁義禮智知發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若以氣質爲性勢必混人於物而後已故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非外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令於義也。朱子告子先云仁義皆所性其意本告子以義爲內而仁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告子以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也

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兩兩俱失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過矣則謂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甘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則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然則謂仁者告子所謂仁者亦非甘食悅色是自食色而悅色也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食色而悅色也言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卻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不識性之宜由乎外也謂舉義者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精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謂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在我若非我有簡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而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卻有仁而無義皆是通詞深明謂類亦以食色仁義說看大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異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是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朱子告子不知辨別利害處

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義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存疑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義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主白之從其

白於外非有白之之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說義卻不說長之之上說故以為在外乎安適曰直問何以謂仁內義外也蓋幸其既知仁之在內而便思夫義之何以在外庶幾知仁義之非二物也告子以長長言義以白喻長長明其義為推先非根心之愛之比爾則謂義曰告子之意得彼長二字重而我長之由彼之長使然我不得自主耳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義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宋王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在義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馬道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

馬與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謂義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衣服底人執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仁山金氏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蓋其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引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而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故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非外也

白馬白馬何句不是空闊其以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困勉錄其因之云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正與非有長於我對二句正與故謂之外義義引存疑則不識二句已兼與彼謂之外對。白馬何句是問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

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  
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長為非也須發  
得此意透蓋圖其以白喻長之非即是圖其外義之非也須發  
士曰且謂長者二句惟存疑惟長人長馬言義引後說建說似  
專就長人言字安後且以長長之心有異於白者使之反而  
思之益又幸其知長長之為義而欲其知長之者之出於心也  
告子以為愛根心而不可強故秦人有異觀長飾貌而可偽為  
故楚人有同視義既已失其長之心故其為說如此(注武則  
曰按仁山金氏解異字以擊愚玩其文義而知其不然也孫賡  
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儉  
之心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  
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是一  
意兼存俱分  
二意非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孟 書院藏本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梁引吾弟則愛之  
官強不得我之愛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設不得人之  
長也)兩端皆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  
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因勉  
錫告子之意謂即以長之為謂義而長之心因人解發終非  
我得主張其體亦不在我)仍是義外(注武曹曰告子曰以我  
為悅原不以所愛之人為仁而以愛之心為仁是固即孟子  
長之者為義之說也但告子獨以此論愛弟而不  
以此解長長於是長者為義而視之為外矣

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著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  
亦有外與(者與嗜同  
大者哉)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  
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

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  
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梁引同仁內義外  
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而商量  
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與其說如此類義與水飲湯固是內  
也如先而辨人與禽獸之類若不問人禽生得如何固有人  
知敬父兄而不知敬人之類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  
卑而不知其為尸之類乃而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  
請問商量何從會自從裡面說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  
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也如人心知此義理行  
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體不同或有覺覺一時見未得到別人  
說出未及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  
說出來便得處方謂之內者別人說處未必不是也自別人  
說出便得處方謂之外如是乃告子之說謂義長則同而待吾  
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不同矣其分之殊固所謂義也觀其義  
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矣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孟 書院藏本

所以為仁也(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  
通其所義亦納約自歸之意也仁山金氏孟子正當曰長楚人  
之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  
長長則悅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著秦人之長對長  
楚人之長是益因其食色之好非有差等之分以指其非外也  
其實上文長之者義字已盡之矣(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於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  
所以深闢之東陽許氏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  
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  
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者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多而嗜之者  
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就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  
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著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  
無疑矣(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  
是實彼白而說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察孟子亦不  
察與辨此以就白上說意頗明爾○義者事之宜以處得其宜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七

書院藏本

者言非全神事言也若全神事言則義如朱子於義人所  
也下云義者行事之宜知一行字尤見謙抑義長楚人之  
其與我之長亦自有差等此可見義之在內也但孟子於  
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則勉終未須教云義既非外則仁  
益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則善而食色非性明矣王陽明曰  
在外而所以有之者由心生則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由中  
出此解義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長楚人之長亦由中  
亦未始不為愛事兄故故可接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中  
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  
不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耳安漢曰吾第因當愛何  
至泰人之弟則不愛哉楚人之長固當長何至視之如吾長哉  
一則專而不成一則親而無別是何足與吾仁義哉孟子猶未  
遠絕之而但以者久之無異者使求長之說告子雖忘其以  
白之色為性不能以者久之食為非性也以是喻之蓋幸  
其能推吾之長以及於楚而莫知其如此心之皆非出於外也  
方申吾長楚人之長之辨喻之宜曰吾楚人之長無以異於吾  
之弟而曰吾人云者隱然對楚人之弟之語楚人之長可謂  
人之弟亦可愛何至漠然不加喜感於其心使告子反而思之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六

書院藏本

外也。蓋謂此向上事義不在彼之長而在彼之長之心之意蓋  
鄉人畏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  
在此所畏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  
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國朝輔氏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  
入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畏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則則所敬在此所畏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可不深究也

與長之別故註曰敬長之心云云。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  
敬在此所畏在彼因時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公都  
難得孟子之大旨而未深得孟子之精意不能如孟子之推辨  
故不能答國朝諸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蓋敬以親  
疎為厚薄況鄉人長於吾兄又不多乎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  
入蓋酌以年齒為先後況鄉人又為外賓乎。國朝諸人但知敬  
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吳因之云此與  
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辨難徹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  
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  
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  
貫下看不可平按因之此說得是又云據孟子則以鄉人先酌  
特為其在賓位而非果得以奪伯兄之敬也敬非徒泛然改易  
以此見義在內此說得不盡當敬云特為其在賓位故暫移伯  
兄之敬以敬之方是與因之曰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  
意然至於不敢答畢竟是認吾不遵崇儒儒曰所敬在此所畏  
在彼亦只因彼長而我長之發揮出來但告子泛泛言長故外  
面同處說季子分別彼  
此說外面不同處說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

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也趙氏因時制宜所謂義也況叔父之當敬此理之

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以尊賓之義而敬弟人此

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

日由中出也禮記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

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後者暫時之敬在弟人也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以鄉人在位故也此處就可說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但公都子不能孟子子弟爲尸之難正欲得他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九 書院藏本

在位一句而因以解之在他人必於此就說了孟子不然又設  
事之相似者引起他而因以解之此是他義理爛熟多設事証  
亦欲其理之愈明耳禮記或常或暫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衡  
非徒因人轉發也此二句正應所敬在此二句禮記中確有權衡  
所定而徒因人轉發則當其庸敬也何以不敬鄉人當其酌也  
何以不先伯兄固禮記吳因之云庸敬二句見伯兄之敬未嘗  
同於鄉人鄉人之敬不得以同於伯兄之敬此亦不是蓋此處  
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  
輕重之宜吳因之曰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卻要歸到叔  
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亦曰在位故  
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到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  
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  
張而徒因人轉發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周禮侯甸庸字斯須  
字便是時在見在鄉人便是因時制宜此字與前不同前言  
在彼在此是我不得自主故曰在外此言庸敬斯須自我而制  
其宜故曰由中出之所謂字字兩字兩字兩字兩字兩字兩字  
字內便帶吾字說玩本文之字可見兩字兩字兩字兩字兩字  
則敬矣不得復敬叔父此等字之數也惟在位則敬弟無妨於

敬叔父此庸敬也  
上下語脈方緊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

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

舜矣○禮記禮運篇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

堯舜哉○禮記禮運篇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

堯舜哉○禮記禮運篇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

堯舜哉○禮記禮運篇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十 書院藏本

其事宜而爲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  
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  
陳氏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  
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爲堯舜也公都子以此即  
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  
仁義自相對而言則敬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  
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  
敬出於吾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  
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與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  
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彼一頭而此勢重畢竟有箇定理  
所在○註此亦上章嗜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  
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存疑要知季子  
總是就長上說而達長之一節爾說統同一飲食而別其當飲  
不當飲其精微豈不在心乎○禮記禮運篇說云因時制宜皆由中  
中得朱子補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問之  
必無疑矣看來公都子在兄二句終久分曉折他不倒按到上玉  
足此遂謂此節因時二字前宜渾之此謬也因時二字正當在

孟子口中明說出紫引存疑直解皆然無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兩邊所說不同○兩邊所說既不同則難說其百句亦終不則自此固難以吾說爭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引以通之上章孟子之居告子者亦如此也○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徐元色曰長苑之說就同者言外孟子亦以善之同者言內季子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公都子亦以善之異者言內季子安侯曰季子設為問難以見長之在外蓋此時但教長以言義未敢并管敬也孟子於是不得已而盡其教之說以為更無教與長之別皆敬也但久暫者殊耳且如愛者彼所內也然有吾弟及秦人之弟於此又有簞食豆羹於此吾弟雖饑而未至於甚秦人之弟且饑而死則舍吾弟而而秦人者亦斯須之愛也安得曰外乎孟子之言其義精矣○其所以為說仍教告子長楚人長亦長吾之長之餘而公都子折之亦即孟子答秦人長無異吾之長之指惟其不知敬為本心則其病猶痼而因冬夏飲食之宜以切因時行義之道則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公都子行吾教三字即從孟子長之者語得來亦可謂善發孟子之蘊者乃季子強詞奪理而公都子竟不能辨孟子示以肅敬斯須二句此乃因時制宜之道或常或變或久或暫皆由於一心之裁酌正所謂行吾教也而季子猶然未悟故公都子遂以湯水喻之湯水在外豈分冬夏而各有所飲者亦在外乎一飲耳而此中自有權衡自有化裁其理淺而易曉顯而易明季子乃無辭可答矣 見龍記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無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眼在耳曰聞在手曰提在足曰運奔便是他意思朱子文集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曰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

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妥蓋天理莫知其所始而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係於形體於氣血於習氣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而異行有異而同行而與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雖萬變夫孰能別之乎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免當○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亡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曰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善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實主客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又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面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善也○胡子謂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語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胡子謂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聖人乃以善惡言性趨乎道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如此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耶將性有之耶謂善人所自為則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明矣○謝安陳氏只說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日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變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詞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武曹曰無善無不善之說闡明專以之為立教宗旨傳習錄云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無善無不善的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傳習錄又云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格物亦是無善無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善矣若說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



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  
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傳此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  
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待天泉論各舉諸正先生曰  
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  
體原是明空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  
是工夫人亡內外齊俱透了其次未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  
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工夫然後渾渾去得盡時本  
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  
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  
道嗚呼公都子所引之三說無不善無不善之說最為無狀孟  
子既已歸而聞之矣乃陽明拾其餘唾而極力闡明之雖不謂之異學吾不信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  
民好暴  
此即流水之說也新安陳氏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流水  
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李尚書曰則民好善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義之  
提正是無定正是上可以處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  
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  
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  
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  
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  
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紂子三  
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二君雖同說氣質之性  
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別善惡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  
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摘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或曰荀揚韓子  
之說孰為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荀揚之

失盡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而言則曰必已優於二  
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其所以不齊者為氣使  
之然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完耳諸儒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  
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  
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又曰退  
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  
品便以仁義禮智信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說則  
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概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此一箇氣  
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偏正謂如此則  
因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說似看性  
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質稟性不齊或  
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清生徐氏性論把柳也謂人性  
本無仁義必待培養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  
端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孟子以善惡混皆  
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  
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足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連周無  
畔崖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  
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蓋氏論性自資窮至孔子不得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而命之且等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  
也故曰蓋如此稟引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  
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  
專謂性善以破孟子之說也汪武曹曰按韓為善為惡原文作  
雖為惡為罪惡謂今改本雖無大病然原文為惡為罪四字俱  
就不好說故上用難字下用總無妨句今本兼  
及為善便覺與難字及總無妨句不甚關合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猶陰陽性善單言聖靜時何嘗不虛然無善無惡之中乃大本  
所由立動時何嘗不靈然泛應曲當之中乃達道所由行此善  
字實兼由于思天命之謂性來於陽明諸家訓六公都子見性  
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家論故即意三說  
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真能無  
辨乎非真象說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之是也嗚呼今日節宜斟酌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美 曹阿瞞本

或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既孟子言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饒峯饒氏孟子是指那好底材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國山真氏善者性也可以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而也○饒氏才字從上節可以為處看出○饒氏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象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衆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聽心之能思手容能奉足容能重之類豈不是衆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附註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解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夫才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才與性情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情是

性之動才是性之能動才不外乎性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情也其能如此才也性情人與堯舜之所同然堯舜之仁至於覆天下齊宣之仁僅能及一牛此則才有強弱也譬之酒性也飲之醉人情也其能醉人才也然有飲一盞就能醉人飲三五盞不能醉人者此酒有厚薄乃才也才與性情如此看益明白矣○蒙引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是情趨赴而救之是才之善卻把情才分作兩項了○困勉齋才與材之別大全朱子說未甚分明大抵謂以義理而兼形體說者是才其專就形體說者是材○孟子所謂才畢竟是氣是理曰才畢竟是氣但專指其自理而發者故註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存疑亦曰孟子言才自理言也○愚意此所謂才即是浩然之氣但才則兼知行在內耳又志亦在其中○雙峯以良能來解才字蒙引謂其最切是矣然愚意更欲兼良知說○天之生人與之心而統是性情則必與之才而能盡是性能達是情也○截兩端曰天命之謂性性動而有為之謂情性具而能為之謂才○安溪曰才即韓子所謂品張子所謂氣質程子亦謂才稟於氣獨朱子以為指其發於性者言之而謂程子之說與三子異以未定之見也○鳴鶴曰知之不慮自淑者才也知之

下孟 告子上

毛 書院藏本

待處而益詳者亦才也能之不學而自強者才也能之待學而益教者亦才也不可謂才無聖凡終不可謂才有淑慝時禮之士夫亦度其才之足以幾於教化而特創其率違不可謂才無盛衰終不可謂才有美惡左道之趨夫亦負其才之足以飾於聖哲而特肆其質惡在武曹曰雙峯以良能解才字故自稱唯章民先生兼良知說足補先儒之所未備從凡民及異端皆出才之未嘗不可以爲善議論更佳李岱雲曰情是性之端倪才見性之精英惟性本善故流露出來亦自然無不善而其自然流露之情豈有自家不能之理故情善而才亦善從本原處一直看下來是如此程子所謂才有不善這便是秉氣稟而言一著氣質便有清濁厚薄之偏枯有時而至善之理從濁薄之氣中滾出來情亦多流於不善而才亦乘其偏而助之此所以有不善也程朱恐人不敢氣質故分別遲氣言之所以羽翼孟子而非有違異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

弊筵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各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羞惡心也

其才曰才是能去俗地徹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判得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美書院藏本

用云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礙了不展  
通道理做去若盡則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善之  
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子誠之天下弗願千驥弗親這是本  
來自合德地消消做去止錄人爲私意阻礙多是有發動後  
便遇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勸付與人便似人所受  
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做許多事○人皆有  
許多才聖人卻做許多事我不能便得些事出故謂相信徒而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  
做得便是盡其才也源輔氏仁義禮智性也則隱至是非性之  
動而爲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  
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山眞氏物有求  
而得者在外故也推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  
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  
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  
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今乃如此是  
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之緊要教人  
處○案胡氏前篇於四者言端微人尤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  
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我溪陳氏亦就說上說教就心上說公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  
安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  
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  
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  
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性  
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鍊  
我也蓋善性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不求之  
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  
善相去之遠或至倍徙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  
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  
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四書  
關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折衷首八句中申情善仁也八句中申性  
善末久句中申才善仁義三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起不能盡其  
才意○上面情發於外卻似在外底故此言情雖由外而見實  
非由外而得○惻隱謂之固有見我要仁便能仁我要義便能  
義此正才善的意思○外鍊即杞柳之比流水之喻○惻隱曰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惻隱曰仁義  
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非思句○案陳氏曰惻隱之心四句中

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惡彼。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竟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宋子一故。純氣粗故難。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其清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程子之言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從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

萬性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致如此。理順發出。來發顯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顯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緣氣質有昏濁。則屬了學以成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便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發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混。等自不用。半論。散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現矣。○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卻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放些鹽。與鹽便是。一放滋味。○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皆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陳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者言之。方備。○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稍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應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及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其害實則所謂。動念合意。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則隱微惡善。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理。妄想而棄絕之。及為智愚善惡之不善。則舉而歸之。輪迴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此之不善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  
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  
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  
也厚矣子向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  
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善有不善  
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禀不  
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向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  
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  
惡而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  
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  
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與不得不然也曰程子  
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  
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後固以為塵勞妄想  
而為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  
言也若其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者則是孟子  
以來未有及此者矣兩端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  
典卻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聖明作先後與夫天乃  
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辨君子生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程子與張子皆有  
理之無不善則當知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  
矯揉之力則聖賢與凡人未生以前不與後生以後方與後  
性與後性之便處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  
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  
之性也若不分彼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質無分曉若不合  
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三之則不是問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有否曰不曾反  
時則性亦未嘗無且如一箇客人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  
見好人也知恭遜卑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  
但人有氣質之性之界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  
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工夫如何曰為善體認克治充廣  
皆是反之之謂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  
在孟子說夜氣便是使人涵養寬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認  
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卻不曾說體認寬四端及擴充便是說則  
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  
莊子與此篇首章所說矯揉不同蓋首章是告子之說  
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發其移而無餘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勢如君子弗  
賢性也。君子弗以爲性也。蓋引詩四句。故好是德。德一也。最  
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  
上文之意。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即  
善。德人心所同然。即所謂人之情。無不好是。德者。政專以爲  
好。他人有德者。泥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猶心中之理也。故爲  
性。不然。何處不是。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  
言。強弱以行言。程子說才。本善。其不善。由於物欲。程子說  
才。善。不善。皆由於氣。二說不同。自今觀之。才之善。本於理也。才  
之善。未嘗亡。孟子言才。自理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  
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使不善者。孟子未之  
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  
者。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未壞也。此程子所以爲密。而孟子  
爲疎也。與劉宗周引詩處。提出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之說。併性  
善源頭指出。固說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善源頭。詩與孔子之  
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之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美 書院藏本

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因上句性字  
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人所秉執之常  
性也。乃指有耳目。即是聰明。此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似亦  
爲情矣。上文則目。即是按察。引此條。背註。不可從大全說。達  
說。俱不如此。說有來。此處所謂聰明之德。慈孝之心。似俱於  
性上說。王陽明云。性無定體。隨處而發。性之有善。有惡。皆  
自發。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  
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其發用。原是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只因其發。各執所見  
如。皆盲之。模稜。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  
全體。不能會通。不如孟子從源頭上說。是謂從性之本。然處說耳。非如  
陽明之說也。管登之謂。孔子以相近言性。是從人生而靜時  
說。孟子以繼善言性。則從人生而動以上說。此則陽明之說。非  
孟子本旨也。觀雙峯云。人未生以前。不與性可見。省察精  
按。大全分路。知行殊。不是。此從源頭說。來見性之本。於天本  
是至善。故發於情者。亦無不善。固無難。集說云。就性初發動  
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



好善而又好暴矣。天生蒸民以天之所賦言也。故性立天下之有民之秉賦以人之所受言也。故才為萬物之貴。好是德德以物之所感言也。故情見天地之心。三者渾然為一。而其發見之可驗者。情也。故孟子之言以乃若其情。始孔子釋詩之言以好是懿德。終焉在武曹曰。孟子不言氣質之性。一條乃或問中語。有來則得。甚不安。謹錄其原文於前。曰。則曰。發德一物而異其名。須一一分明。又發得。故書曰。惟聖罔克。曰。非詩及孔子不是。是然。後引正與告子曰。或曰。作箇對。証何。吧。曰。今日性善。此節推明。立說所自出也。上文既即發見之大同者。著其本體。乃反覆復自源頭說下。新承孔子之說。詩終上固有之意。須知性之賦於天。本皆有是。粹然至善者。為人之主宰。故情之發。皆可以為善。而孟子所以獨排聲。味信有微矣。王荊。曰。惻隱四者情也。好是懿德情之可以為善也。全旨德是以情。隨性。周。曰。由天說到民。則性命之源流具矣。由物說到則則理氣之精粗判矣。由秉賦說到好德。則性情之體用備矣。故孔子以為知道。○詩人物則平說。孔子物則串說。詩人秉賦好德。則說各有意思。各有義理。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老

書院藏本

三說雖不同。其以性善為非。則一孟子。故以性中之情。情中之才。之本善者。明之。情為性之動。而才實性之能。人皆有。隱。蓋。隱。之。情。即。皆。有。能。惻。隱。之。才。其。所。以。皆。有。者。率。之。於。性。而。實。命。之。於。天。者。也。天。賦。人。以。性。即。並。賦。人。以。情。與。才。慈。民。所。秉。之。稟。本。上。帝。所。降。之。衷。德。者。性。也。好。者。情。也。能。好。者。才。也。物。則。之。間。可。以。議。道。矣。孔子。說。詩。三。語。與。孟。子。乃。若。其。情。三。語。不。兩。相。印。合。耶。則。論。性。者。折。衷。於。孔。子。而。彼。之。說。之。非。也。益。信。○以。情。之。可。以。為。善。說。性。之。本。善。又。以。為。不。善。之。非。才。見。情。之。實。可。為。善。而。性。之。本。善。益。明。未。節。以。詩。與。孔。子。之。言。証。之。通。章。節。節。相。生。一。氣。貫。注。○解。可。以。為。善。句。蒙。引。說。自。當。聘。侯。則。謂。為。字。是。着。力。字。與。下。節。為。不。善。為。字。同。其。說。亦。本。朱。子。當。更。詳。之。○安。溪。解。才。字。宗。程。子。說。與。朱。子。小。異。然。朱。子。同。亦。以。程。子。之。說。為。密。矣。見。龍。記。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飽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朱子孟子只說得性善便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謂安陳氏天之降才與善所賴上。帝降其文。意。謂。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疏。果。也。乃。則。謂。溺。其。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則。引。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公。都。之。徒。不。能。無。疑。疑。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言。同。是。子。弟。也。何。富。歲。多。賴。而。凶。歲。多。暴。豈。其。為。天。食。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均。灼。無。疑。則。安。得。以。告。其。本。性。說。此。論。蓋。已。切。至。矣。乃。又。以。難。參。一。物。而。推。及。凡。物。之。何。類。者。聖。相。似。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則。自。人。類。之。相。似。者。聖。相。似。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者。乃。謂。其。心。而。有。不。同。者。乎。其。說。益。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曉。然。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此。章。○多。賴。多。暴。多。字。有。註。所。富。歲。人。家。子。弟。亦。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子。弟。亦。未。必。盡。至。為。惡。○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又。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老

書院藏本

云云。宿。獨。人。之。作。為。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上。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性。之。能。心。虛。野。這。性。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喪。而。為。暴。非。天。降。才。之。殊。而。為。暴。也。○言。多。賴。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多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心。出。是。而。喪。矣。然。是。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是。下。面。同。然。義。理。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言。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實。甚。首。節。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嗜。同。嗜。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首。節。是。編。次。二。節。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即。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亦。作。止。說。德。也。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註。疏。偏。重。此。申。明。上。章。才。字。悅。理。義。情。也。能。說。才。也。聖。人。能。悅。理。義。才。之。盡。也。則。則。多。暴。即。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說。到。事。為。而。陷。溺。其。心。也。此。處。文。勢。與。荷。無。心。放。僻。邪。僻。存。心。不。仁。不。義。若。陷。溺。其。心。與。非。僻。之。心。生。則。乃。是。兩。層。也。○蒙。引。謂。不。曰。非。性。陷。溺。而。曰。才。者。就。所。為。上。為。切。候。此。則。不。然。就。是。見。後。章。四。章。

韓之說才德。才德。情上說。是但此章大意。則在發論。實正。○按。實註云。與。引。存。疑。同。因。之。謂。聖。人。與。我。同。類。句。是。寸。章。大。綱。領。不。當。以。降。才。爾。殊。為。一。章。綱。領。誤。矣。汪。武。曹。曰。惟。陷。溺。其。心。故。非。解。之。心。生。此。則。有。兩。層。也。非。解。之。心。即。是。多。思。此。則。非。有。兩。層。也。○按。非。解。之。心。者。是。思。非。解。之。見。於。事。為。者。亦。是。思。固。不。可。獨。指。事。為。為。思。也。○兩。章。才。字。皆。當。在。發。論。說。前。章。四。書。說。云。天。與。人。以。才。而。能。盡。其。性。能。盡。其。情。盡。其。性。三。字。出。自。中。庸。固。未。嘗。專。以。是。為。未。發。事。也。但。未。發。之。時。其。才。之。能。為。者。本。體。自。具。於。中。故。才。字。本。義。要。亦。可。兼。未。發。言。也。黃。際。關。曰。陷。溺。即。陷。溺。其。心。之。理。義。字。固。曰。為。思。也。有。屬。在。氣。稟。者。孟。子。陷。溺。句。只。就。發。來。物。欲。說。

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楚大麥也。極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因布種後。以耨厚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新安陳氏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而實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同。故耳。以譬。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俗。語。雖。有。不。同。言。所。獲。多。寡。之。異。也。則。地。有。肥。磽。三。句。是。譬。陷。溺。其。心。意。此。下。就。當。貼。云。在。楚。麥。豈。有。不。同。哉。說。統。統。究。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固。然。地。有。肥。磽。三。句。三。平。句。每。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齊。二。字。總。承。也。大。全。引。存。疑。說。實。註。說。終。等。皆。無。明。訓。愚。者。來。當。如。此。評。安。漢。曰。楚。麥。之。種。類。既。同。則。其。生。其。熟。之。候。皆。無。有。不。同。者。然。必。播。種。之。人。事。齊。而。無。修。廢。其。地。同。而。無。肥。瘠。之。時。同。而。無。雨。暘。之。先。後。然。後。應。候。而。生。及。期。而。熟。也。其。有。不。同。必。此。三。者。有。所。殊。異。亦。非。天。之。降。種。隔。殊。也。汪。武。曹。曰。按。楚。麥。六。句。有。主。地。同。時。同。熟。同。之。同。說。者。有。獨。重。者。熟。句。者。有。兼。重。其。生。其。熟。者。其。說。似。皆。有。理。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變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凡引類語。凡物之

類。類。語。○按。引。聖。人。與。我。同。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安。得。同。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此。說。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思。之。異。於。發。論。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楚。麥。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合。其。才。相。似。意。義。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類。是。入。類。就。形。說。而。合。性。意。同。類。固。書。云。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義。含。著。未。嘗。發。候。集。註。衆。引。存。疑。淺。說。即。露。出。亦。不。妨。但。只。宜。輕。發。耳。與。因。之。曰。章。內。相。似。字。及。諸。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從。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與。我。不。異。則。人。性。之。皆。善。也。明。矣。汪。武。曹。曰。聖。人。引。云。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楚。麥。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子。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愚。謂。衆。引。謂。此。節。總。見。同。類。相。似。意。義。是。但。謂。陷。溺。其。心。意。在。言。必。則。非。也。蓋。地。有。肥。磽。三。句。斷。宜。依。陳。新。安。說。以。此。譬。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卻。須。將。同。類。相。似。意。義。足。方。爲。存。疑。之。說。最。爲。得。之。周。明。侯。曰。凡。字。大。概。說。即。楚。麥。以。例。其。餘。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

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龍子之言而釋之者。而自此以下三條。皆龍子之言也。至放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二條。皆龍子之言。以。大。迂。矣。仲。疑。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黃。無。取。說。總。結。只。云。小。

耳口可見字安溪曰須知凡口耳目之類不足比喻乃是莊子  
同類者舉相似一句為喻亦有人性惟其四體五官不與人同  
故難以責其心之與人同也若人則四體五官既同豈有  
心獨不同者乎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易牙齊桓公之能辨滋味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  
矣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侯本矣調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  
其同宜一氣讀下顧顧士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建說云如使易  
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字較有著落同類  
因凡事皆有恰好至善處易牙之味而嗜之君子都  
之故皆極則也同者則屬同美正是同其極則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聖 書院藏本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彙訓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  
秋時人名矣 詩曰不見子都乃見姣童則子都者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  
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可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黍大禾是也程子曰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  
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

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確言義以宜  
之轉念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  
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  
一句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  
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  
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適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聖 書院藏本

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  
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  
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安語雖同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  
物心是為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  
孟子所說正是為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居  
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卻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  
只是顏子曾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卻無受  
用謂類此章自當處子弟多類下逐漸覺悟至此其意謂人性  
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耳同然之然如百之然不是虛字當  
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者而論而論人心豈無同以為  
然者以其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雲雲胡氏獨  
素人之所同者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  
悅之矣新安陳氏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  
悅也果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  
於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陷溺其  
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說芻豢有味之味其於  
希聖之學自特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

希聖之學自特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



聖人也。而於心又何疑焉。○固事在非天之降才爾。終二句。然聖人與我同類。及聖人先得我心二句。正是發明降才非殊乃通章眼目。不可輕看。見龍記。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剋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稟五剋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剋。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剋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

五華纂訂大全

告子上

聖

書院藏本

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山以生物爲性。猶天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梁氏郊於大國，最重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四書釋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岐在後壁中所註，方向少錯。今自臨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里。按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見鄭道元註。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洞出焉。齊以此得名。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托名孫卿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吳因之曰：人見其濯濯三句，不是。微嘆口氣，是歸咎於牛羊之牧，意下人見其禽獸三句，亦然是深歸咎於此。書之特便隱隱起下失義，則消聖賢文字，而脈相通，類如此。李岱雲曰：近郊則伐者易，大國則伐之者多。以喻日接皆然。則南者易，衆怒交攻，則南者多。下節添曰：且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一句。周轉便回。

於大國千斧萬斤時時砍伐，森然在目，可危可懼。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以至於聖人也。於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交接，便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應地處靜少，便覺與物接後，便又汨沒了。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後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爲良心誠夜氣不足以存，蓋以

五華纂訂大全

告子上

吳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四七 書院藏本

夜氣至清足以存此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心故  
其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惜亡之人謂特立其  
夜氣非也謂持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爲  
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  
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  
只是去旦晝理會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昏了又耗散了夜間生底  
動便淨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  
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始於  
事物動而後生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始於  
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體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  
氣與理本相似且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  
之所息既有功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告亡者  
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四七 書院藏本

夜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放了七八分卻把夜來都  
消了○子思所以至於特亡也○隔旦晝不特亡則養得  
夜氣清明日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此心○心如水  
之養魚水多則魚活水涸則魚死魚病養得道氣則仁義之心亦好  
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又說  
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的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  
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爲他又  
惜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有到  
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愈弱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以其存  
之矣○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  
些時氣便清○他前面說許多道義只是教人操存其心○若  
存得此心則氣常清時清不特平日時清若不曾存得此心雖  
不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孟子此說只爲常人言之其  
不打破他理只消去打便消了○孟子此說只爲常人言之其  
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日所以孟子收拾在操  
則存合則亡上蓋謂此心操之則存也○這病根只在放其良  
心上盡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  
謂特亡之反覆如下交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

書院藏本

兜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學  
哲  
院  
藏  
本





本有此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倍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操存之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字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間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括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霖之靜也是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加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女讀孟子子口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闢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之言是通衆人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逐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非此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欲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

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凡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莫邪正無所不備精義闡明道以每常遇事即能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日占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養孟凡此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之意久則自熟矣教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語不莊不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須要省察操存不在便收之耳○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死氏入完坐禪操存者只是與應事接物之時事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覺忽有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持曰也須是持也只是戒慎恐懼而已又問若成謹恐懼便是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這久頓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著那天然恰好處○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與起必爲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之之時也○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無餘欠○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物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故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也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也分明道出入無時且有自家今汨汨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無出入是一箇人有出入是一箇人所以云操夫女知心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病也○又樂毅常感者固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毛

書院藏本

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特亡也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養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蓋引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敬以直內養動靜言可見大學正心兼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存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蓋謂天理乃人心之本體心在天理爲存爲入離了天理爲亡爲出○上四句懸空說未向方露出心字○說總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在天理上便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出入○家語孔子當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極圓活的物事向未言及操心不捨之法因勉錄大全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妄忽無常似將出入無時三句專承舍則亡矣恐未是所謂偶存於內者即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毛

書院藏本

勉之事上節所謂持其志者持守此心者也所謂善其氣者操此心者也持志養氣即與此章心氣相生之論相表裏○武書曰朱子答許願之書云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歸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又自註云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今將小註升爲正文而將正文分列人心道心等語蓋行則去已是妄改然文義猶順至又見得存心不操則舍以下乃答游誠之書中語與下文所載心體固本靜云云同爲一條其原文云只此四句說得存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兩處可安頓之意蓋又見得三字對上說得二字其意只謂此四句說得如此又見得如此也若如今之改本則又見得文字如何着落耶此則改得文章亦不順矣又原文云若如所謂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推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今所改亦似失卻本意○按語類云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大全孫之已見於前矣今以此諸書律之恐語類所云或說錄有誤○呂氏云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見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困勉錄云按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愚謂困勉錄之說爲長蓋孔孟所言皆指仁義之心不必強爲分別也○困勉錄所云大全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條甚當朱子答何叔京呂子約書皆謂存亡出入非舍之而亡所致困勉錄最合此旨大全所載或問中語當是未定之說不及改正耳○按孟子所謂夜氣乃是操存中事雖非夜氣未嘗然山之鏡所謂盡心肅躬云云是亦操存中事雖非夜氣未嘗然如此說方見操存工夫則完備無缺矣○即其所操是其所存即舍之是其亡之反覆循環即須臾已分萬變而倏忽遷徙無頃刻具有轉移在天道爲虛虛之莫測而在人身爲迷迷之無常在至人爲動靜之因時而在庸愚爲真妄之錯出季氏獨曰此雖形容心之神明不測卻是說常人之心未嘗加操存之功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說舍亡以後卻亦不是操存既至後猶如此則操存存字○莫知其鄉與無時對總跟出入說○不但存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亡指仁義之心。操舍本亦說仁義之心。了念念依理不肯一時走作便是操。操即操此仁義之心也。昏昧放逸不依天理便是舍。舍即舍此仁義之心也。離仁義之心不但非孟子引意。且非孟子立言意。矣。昔朱子答程正思云云。曉村豈未之見耶。上章止言陷溺其心而陷溺之由及所以救陷溺之方。俱未及此。此章乃詳言之。且且而後及。此之反。蓋等語。此正是陷溺之由也。有得其義二句及操則存此二句。正是救陷溺之方也。自節節山水以引起人心。句句與次節相照。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二句。即起當委意。故下文緊接荷得其義云云。未引孔子語。只重操則存一句。蓋操是所以養心之法也。說統攝字。兼存養省察。戒懼慎獨。皆是操也。上章非天之降才。云云。緊承公都子章不能盡其才。此章巨查結亡云云。緊承上章陷溺其心。句然此章仁義之良。即是性。好惡即是情。能好惡即是才。則三章原屬一氣貫注。性字情字才字。章內只一點暗更見文章草蛇灰線之妙。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或與哉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日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

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西此

人主之心。養之以理。善則萌。蔽之以物。欲則昏。昏則蔽。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葵之心。其端原亦有時而雨動矣。而進見之萌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止人賢士輔翼而剛克之。與莊子說本節是。

操原小人所以得難進。皆由王聽信之不專也。看來吾見亦罕矣。即是王不專心。了豈待下節推出。然只云。曾了又嘗亦不見滋味。要看出小數也。句與爲是其智弗若與。句方知此節意味。蓋治國大事。或猶較於天資之不逮。今矣。即小數。微使天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事。今乃有精與不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信由於見之罕。罕之多。無可感者矣。下節決上節之意。即謂世無有萌蘖不必專說見孟子時乃有即散失之後。而萌蘖自生意。與因之曰。通章只重得見亦罕矣二句。此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當晉接者。固在衆小人而不在于吾也。就是聽信不專了。至下節則把鴻鵠援弓影出。李衛雲曰。無惑乎王之不智。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首尾緊照。此節重吾見亦罕矣。句。孟子豈是要罕於見王。只因王不棄於親孟子。故下節即接說不專心致志。此正是王不智底緣故。故末以爲是其智弗若收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本

書院藏本

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

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

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

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難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

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權  
 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真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  
 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上者其可一  
 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  
 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  
 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  
 之道必如是然後若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  
 言治亦苟而已雙峯劉氏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  
 是心之所主專在此故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  
 湖氏此章有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  
 之正與不正耳新安陳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  
 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  
 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  
 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陳則只由齊王之於孟子聽信  
 不專而有所以分其心於多岐故孟子之於齊王進見時少而  
 無以勝衆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惟其言之為聽  
 豈容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語至夜分亦可也○

使是設使非實事也○本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  
 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  
 語亦乃見王之所以不智也○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剛柔緩  
 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  
 使與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是發明性善之言就如王之不  
 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便是非天  
 之降才爾餘也○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養上譬然  
 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謂前是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  
 修者不肯專用其功見王之時少退而諸說雖進之日多齊王  
 方聽孟子之言而復入於詭說難進之論便是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方緣而射之者其智何由生哉故曰無惑乎王之  
 不智若此也○四書圖專心者專心於此而不他致志者求至於  
 精而後已○此章與上章意脈相連一曰暴之十日寒之  
 即山水之意焉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  
 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內諸說難進感之於外  
 四書圖上言不專心致志便是弗若之故末句乃用反詞決  
 之意已足耳○梁生曰鴻為大鳥鵠為小鳥大小鴻鵠將至乃  
 見二心章大乃曰告分於不專者智與非智有以透體含於未

用者若與弗  
 若有以養  
 首句與末二句緊相呼應通章重吾兄亦罕矣二句而未節  
 專心致志正與此二句反對舉之日少舉之日多物未而能  
 生者心也見之時甚罕舉之人難至王未有能智者也此無他  
 不專心致志也王分其志於小人時有鴻鵠之將至寒之  
 者安得不不多王不專其好於君子則不能惟非秋之是聽見  
 之時安得不罕王之不智非智之弗若人也乃不專心致志  
 一惟賢人之是聽之  
 弗若人也 見龍記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合上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鍾氏謂熊掌以喻義魚以喻  
 生春秋宰夫膾熊掌以喻義不熟晉

豐公怒而殺之註鍾氏掌其肉難熟以其難熟之味又有美於  
 魚而義又勝於生也○陳則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  
 陷溺其心而然也○孟子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  
 上說觀一簞食節可見說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  
 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鍾則謂二君之不可得兼固  
 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然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  
 亦在其內○新安陳氏以為是說托孤寄命之大節時事拘矣錢  
 鍾則曰生者形體也有時而可盡義者天理也終古而常存人  
 以有盡之身而殉常存之理則善矣陳氏之曰論義又從生死  
 推出蓋死生極重且微之理不過則良心固有可知○鍾則曰是  
 義也常人而有之○一吸之變而危之小夫行乞而偶露之王公大  
 而委棄之一呼一吸之交而得生失死而殉之高爵厚祿之加肯  
 禮傷義而安之而僅僅以供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之心○鍾則  
 謂曰舍生取義若作他人之辭則下節便接不去但語意須含  
 蓄莫將秉義之心預先  
 說出且說道理為是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辭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

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

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宋子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

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

重卻又是義與利權之常情私欲也秉義之良心天理

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

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

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

得也與則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是不義

也云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此衆人雖聖人亦在其

中又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此亦通衆人

而言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字對上文衆人字也下文衆人字

則對賢字說矣劉註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義之良心是也

良心師未節本心也困勉錄說云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

又卻不道破按即明然義字亦何妨後說亦明點義字周禮侯

曰若云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向是就道

理說與人之本心無涉惟就所欲所惡有甚於生死言方見

秉義義理之良心此處毫釐千里須辨苟字有所字活甚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

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

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慶源輔氏偷謂偷竊免謂苟免

氏說亦可見率然要曰如使凡必無而設言之辭

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爲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由

秉義之良心而言也王觀曰由是二字似於上無所承

然上節反言正以快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故遂承之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

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

而不喪耳。慶源輔氏羞惡之心即所謂秉義之良心也秉義之

指其所謂秉義者言也東陽許氏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

是後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附屬是故所欲

有甚於生者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

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說約

賢者能勿喪耳與上文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

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

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

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

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

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

之也。慶源輔氏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  
言羞惡而并及夫欲者蓋惡則固為惡矣及又之而不羞惡焉  
者則是所欲也。然則欲則九重於欲。則欲之人心亦不受。而一  
筆食一豆羹。又非即欲之心。欲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明以孟子入井之事。一脫。則不受。而一筆食一豆羹  
指定行人乞人說。只是雖行乞且救於義而不拘受。況非行乞  
者乎。說而不受。雖誠之心。如電光忽過。不及持。拘落第二念  
則心機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  
鍾的人作一等人看。則勉孟子亦就陷溺人說。若賢者則時  
時是禮義。豈待時。而勉孟子亦就陷溺人說。若賢者則時  
有一箇真心。激發處方能得身子。所以抽出。傍敲二字。作話  
頭。然賢者之激發。其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傍敲  
兩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萬鍾於我何加焉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  
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  
所易昏也。孟子問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  
之者。須是有本。便從此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卻只  
是擇利處去耳。辨安陳氏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  
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  
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人  
之喪其良心。則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如舉三者  
他可類推。辨安陳氏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  
思上條一筆。食一豆羹。說草食豆羹生死所係。是於我有益  
者。而辨安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  
我身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與行道不之乞人不屑於我何加焉。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就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此三者既曰於  
我何加焉。卻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  
論。蓋一微云云。不屑也。且其若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  
者。人皆有之也。然理義之心。雖人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  
昏。故萬鍾之祿。則不辨其合於禮義而受之。且萬鍾之受。非生  
死所係。於吾身初無增益也。何所為而受之。蓋為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三者。必資萬鍾而後有也。故不辨  
禮義而受之。猶陷溺所識窮乏之句。是市恩。論能舉之事。皆人  
欲之私。君子所不取也。困勉錄何加言。無關於生死。非性分上  
無加損也。宮室高而心日卑。妻妾親而心日疎。窮乏厚而心日  
薄。困勉辨字。極重。正從不可得兼中。辨此箇取舍來。困勉人曰  
萬鍾對簞豆。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緩急不同。物重則當輕受  
事。輕則不當苟受。乃不辨禮義而受。此必有為矣。同。困勉曰  
萬鍾於我何加。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文之詞。言既於我身無  
所增益。何苦受之。除非為此三者耳。○本文不辨  
字。於非不能辨。特不服辨。不肯辨耳。則字更妙。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  
尊職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  
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  
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困勉此章孟子所論官室之美妻妾之奉  
息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獨理於明。而義定而後行。實  
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困勉辨字。極重。正從不可得兼中。辨此箇取舍來。困勉人曰  
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猶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  
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晏安之時。私欲紛紜。轉不已。以至計

變約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良莠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是說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非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憤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舍生失指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饑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不謂有不允計豐約於晏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晏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故後日本心愛國者曰全為忠萬鍾者曰嗟紆徐委折乃有無陳說而後得此意蓋前後虛呼冷與精神專注在為宮室之美三句然皆得此意而為之今人不及古人矣其笑莊莊一生單幹得宮室妻妾子而件事耳周聘侯曰以常情論之狀死生於危迫之際較難於晏安之不計豐約然往往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所以不可不察註下或能字而不免字妙甚通章重人皆有之二句而末句失其本心四字正與賢者能不喪耳句針對乃是喚醒人處前四節即說人皆有是心而第五節內方將心字點明一筆食節正實指人之皆有處末二節是言人為利欲所蠲故不能如賢者之勿喪要看失字自有之而自失之非其心之本無也生死則頭有時打破而義利之分茫然莫辨則何不取皆有之本心而一提倡省察之耶舍生取義四字亦從章眼目賢者之勿喪固由其能取義即行人乞人外取勿受亦其片刻之間良心激發離義之辨忽明故取舍不苟若此見龍記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數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是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孟子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舍矣。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卻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如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同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交集孔子只是說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則善之說。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



則心存心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  
台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困勉或問求  
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朱子云即求者便是你心也知求則  
心在矣此心不待尋求即覺其失處即心何更求為孟子說求  
放心求字是遲了按聖賢工夫原有當下即了的有終身作不  
了的朱子固未嘗偏說也專以此為朱子晚年定論亦誤矣  
人心人路合言總是一箇心義亦心之所發李習之曰纔提起  
則此心便是在非求者一心而來歸者又一心也心存便是理得  
故求放心  
即是求仁

###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  
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宋王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  
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  
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  
爲學問思辨哉收放心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就心上做得  
主定方曉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  
外而求求得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  
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的便是已收  
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  
放心當於才放去時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  
如何從三節看後自然自然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請學問求  
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語盡皆是此意○所  
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擴只爲

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所謂反復入  
身求不是將已發出底依舊收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  
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退去了這與自然生出來只  
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求○上有學問二字不但是  
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有得此  
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運心便了○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  
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語都是道理○求其放心  
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  
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  
心如何用得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大學  
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  
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通求放心而已第  
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  
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  
曰然○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  
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是求放心一  
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實殊曉得否曰如程子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說吾作字甚敏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  
曰然如洒掃應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問明  
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  
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  
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謂學問者無他事  
是求放心爾此正與思無邪一般所謂思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又  
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放心即視聽  
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放心此處不容更作兩  
節也○南軒張氏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爲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  
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  
之體將周流而無所礙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  
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對於精一而已○聖賢傳因  
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  
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拾精神不台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  
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要當以此質之飽齋飽齋云此章首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其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充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其所以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蓋學問之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此心又不可為空虛無用之心也嚴庵程氏等同上者下學也此指陸象山註謂學問之要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端此指陸象山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勿謂理既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達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蓋陳氏靜時昏昧動時放逸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本章有四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以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斂精神不令散逸為求放心之說夫心之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解不曉得此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彼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乃為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象言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言昭文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斂精神本領更進亦只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能兼氣仁義立說方是本原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猶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為馬也○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為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後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為得而已矣語氣不無其流入於不讀書窮理邪說去也○心者專指虛靈不昧者而言則是毫髮打坐靜念佛皆是把守此心皆可以求放心矣只緣他不知有仁與義便是愈求愈放也但求放心不須更事學問此說人都知其誤特因誤會註意謂學問者必先求放心而後可如此則所謂心者亦專指虛靈不昧者而言矣況學問之道不專指讀書凡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等皆是則方其學問時即是求放心矣註中所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後可以上達者蓋言學問求放心之效耳非曰如是而後可以學問也固勉齋引及朱氏公遷俱云學問兼行與中庸道問學同固是但須知此學問不但兼知行非兼存心是又與道問學小異也○學問兼德性性在內○凡聖賢說存心有與窮理對說者有包窮理養性說者此章與前後諸章說存心俱是包窮理養性說○有以學問為道問學求放心為尊德性謂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者此朱子不定之論也又以學問為道問學求放心為尊德性而謂學問亦所以求放心者此亦依傍朱子未定之論而為之說者也又有以學問二字虛說謂求放心便是學問而以尊德性為求放心抹去道問學一邊者此象山陽明之說也若淺說又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此誤看集註之意也若吳因之則又云義與仁並重均之不可失卻先竟只云求放心便都完了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尤為穿鑿也凡







正見  
龍記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蓋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且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斷安陳氏無所不愛日兼受無所不養日兼受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受兼養意。○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翼註首二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己下深戒不善養者而益以見其當自審也。○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固融鑒於己取之是明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考之之法非明其考之之易蓋身中輕重自別就吾身反看一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昭然矣。翼註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鑒戒蓋申說養小之爲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於己也。○此說登曰考者其兩端取者取其一致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翼註賤而小者耳目手足爲小體者因孟子下交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存疑體有貴賤一條正是上而於己取之意養其小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舍居積是賤害貴之失肩背是小害大之檢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都是上而意上而小人賤場師很疾人之意皆是賤之也飲食之人便是以賤

害貴小害大者。翼註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所養者不善矣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致審於斯乎。○因體雖此申止於己取之意無以二句未說到養只言當審輕重意未二句方言所以養之善不善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枳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梧音

場師治場圃者梧檟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枳棘小毒非美材也。翼註今有場師至則爲很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爲小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替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金重於羽二條起取色之重者二條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很疾人也

很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一指肩背有小體大體翼註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爲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翼註場師很疾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人都有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其不能考其善不善焉耳。○一指肩背又於小體中分大小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翼註曰承養其小者爲小人來但上只就義理論未說到人賤惡上此方極言之。○字倫雲曰專字對前兼字看專則不能兼矣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翼註此章言身則心具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於人焉。○此章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糲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行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朱子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想。則耳目亦是一物。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體。君子固滿於思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更有打且。且下箇立字。謂之立。

者是也。然豈知此心之自。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  
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原是主於思。然  
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卻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卻做不是。邪思雜  
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范氏之說。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思  
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苟能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  
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  
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  
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  
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蓋峯胡氏。堪與謂天地言天地至  
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  
孝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  
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  
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  
牡而巳。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  
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返  
而思矣。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  
彼則乘之而入矣。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

惟於思之一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為思矣。二則  
曰。為思甚矣。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  
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意。緊之意。可見誠以人之  
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慮。慮曰。智。又曰。思  
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何從其大體。是耳目之欲。皆聽  
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也。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  
小體。是心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  
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  
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  
物。所以為小體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  
大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心得其職。事至能思。耳目之欲。皆聽  
其主。宰而不能奪。此所以從其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心失其職。事不能思。耳目能奪之。淫聲美色。惟其所欲。心不能  
主。而反從乎小體矣。孔子之所謂操存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  
乃立之之道也。心立於耳目未交之地。思固以卻物。而見其  
能先心立於耳目方接之時。思又以御物。而見其能先。實出自  
耳目至不得也。二發只就耳目與心上。問說。不著人言。不思  
不是。人不肯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

普陽藏本

起立乎只大者步步看實此金溪之所畏惡而不能渾托者也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德以付人從大從小卻聽人自擇○朱  
子心之官則思固是原有此思然任他則邪思雜處卻害事須  
是去思方好可見二思字不同困勉錄翼註云立字有權立不  
仆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  
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處是奪心不但淫聲  
邪色卽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可見按  
先立似中庸前定之意不必專說不睹聞與隱微時說也翼  
註說須善看徐自嘆說殊有見其說云人生終日閉目便視  
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必在靜坐時先立終日閉目便視  
去聽次無此理只是將此心念念操存時時提醒使能思之體  
常足爲應用之主不待物已交之後纔來用此心去思也○直  
解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  
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回矣此以內外  
夾脩之道按直解所說卽所謂無養其氣也亦是先立乎大之  
工夫不必在言外見也蓋持志養氣皆所以從乎大體不持志  
不養氣則皆所以從乎小體○思之爲實處謂誠思之最密處  
謂敬王守溪曰虛以具衆理而性合乎知覺所以有探賸索隱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金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於形骸而執其咎故謂之小體也謂之道心則心非卽道也然  
以心其夫性命而專其功故謂之爲大體也程武伯曰艾子子  
云句句有人心在內得之則皆道心矣此危微之辨也愚按莊  
云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心得其職句緊頂以思爲職來未見而思字有分也  
安得以上句爲有人心在內乎朱子以人心爲生於形氣之私  
黃勉齋謂形氣在我耳目鼻口是也然則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者乃指人心而言也若二句兩思字則皆指道心言之朱子謂  
道心原於義理之正此節註謂心以思爲職心得其職則得其  
理可見兩思字皆爲道心也至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每  
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矣若以上句有大心在內便與先  
立其大者二句說不去劉太山曰小之專大有乘大之虛而入  
者心先有靡麗也而後投以非禮之聲心先悅於華也而後受  
以非禮之色有莫大之勢而變者心先爲耳之所蔽也故而不  
能註中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蓋思字總在立字後一  
層必有存養工夫乃是立字根柢陶景濂曰思是心之居於心

爲用陳清湖曰孟子以道心爲主不使欲得以害心象山以養  
神爲主不使事得以害心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繫事從心  
此正儒釋之辨方靈皋曰上思字指其職守下思字乃其盡職  
守處周禮倅曰蔽與引不同蔽是不能辨其是非引方是隨之  
而去王罕皆曰第一思字是人心原有此思第二思字是人心  
必須去思原有此思者心之官所以異於耳目也必須去思者  
心之官所以先立  
而不奪於耳目也

從者順而不違之意所從有異而人品攸分孟子言此欲人  
審所從也心之官則思句是一章主腦而喫緊處尤在先  
立其大句蓋先立其大則事至能思而外物不能引耳目無  
所蔽矣先立者禦之於未視未聽之前嚴之於將視將聽之  
際持之於有視有聽之後防使此心常湛然而清明常發然  
而純固以盡思之職此之謂能先立○崔後渠謂離思不可  
言立極是中庸之慎思大易之思不出其位孟子之思誠皆  
是先立內工夫○艾子子謂兩思字上思字兼人心道心下  
思字方專指道心靈龜罕皆皆從之細玩白文及章句似不  
如武曹說之精當但上思字是現成字下思字是着力字此

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矣 書院藏本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存此心。是則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與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真莊貴於己。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恨人不思上。與人去思耳。要得警醒人意。說統統。南齊書。貴因有所崇重。而得各欲貴。只虛說。說前。願慕尊榮。意。南齊書。儲星。曰。貴於己。已字。要。玩有。把。握。在。己。意。對。下。人。字。看。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完 書院藏本

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新安倪氏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時謂趙孟能賤貴人。真莊人之所貴。與下人之齊梁人。之文。據二人字。俱指操弄人之術。各言如趙孟之類。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

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

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

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

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

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

君子非有欲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對言為善。有令名

理之。固然者也。美善。則上。幸。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

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新。說。陳。氏。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

外。之。意。是。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其。獨

許。氏。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

者。乃。天。所。賦。之。義。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

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得

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

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蓋。不。願。為。無。所。慕

於。彼。也。非。謂。有。賦。薄。不。願。就。之。意。存。疑。詩。既。飽。以。德。是。主。思。惠

言。此。作。德。衍。之。德。隨。章。取。義。也。真。註。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

聲。譽。說。即。遷。世。不。知。亦。不。害。其。為。聞。譽。仁。義。本。德。說。未。聞

譽。又。本。仁。義。說。來。四。書。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

志。紛。華。亦。非。奪。志。不。必。齊。梁。交。繡。亦。不。必。不。齊。梁。交。繡。孔。之。曲

賦。舜。之。珍。衣。同。一。不。願。也。四。書。講。義。引。詩。只。取。飽。字。德。即。仁。義

聞。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

於。己。的。已。字。看。操。弄。神。曰。聞。譽。二。字。無。分。而。令。廣。二。字。有。別。仁

人。義。士。之。目。美。名。也。聲。名。遠。播。不。僅。一。鄉。一。邑。稱。之。而。已。廣。譽

也。臣。武。尊。曰。吳。因。之。云。既。醉。飽。正。見。其。為。良。貴。非。在。我。重。而。外

物。自。輕。之。意。故。尹。註。在。外。因。勉。錄。取。之。愚。謂。不。然。玩。兩。所。以。不

一。豈。說。著。天。之。下。無。不。以。仁。義。之。名。歸。之。此

構。說。也。千。百。世。下。莫。不。開。其。各。此。豈。說。也

重。人。人。有。貴。二。句。通。章。俱。要。得。指。點。語。氣。上。二。節。從。貴。字

中。分。出。兩。樣。來。末。節。見。貴。於。己。者。之。可。貴。而。人。之。所。貴。者。之

不。足。貴。貴。於。己。者。仁。也。義。也。仁。義。播。為。聞。譽。也。德。之。良。者。也

人。之。所。貴。者。膏。粱。也。文。繡。也。貴。出。於。趙。孟。者。也。兩。所。以。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卒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空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不熱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熱沈靜曰學者必須先辨

書院藏本



而後可以論此是前一層說在武曹曰未句須聯合上文驗意乃得亦發來脈李益書曰註為仁必貴乎善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此一層從種之美看出見當加培養培植之功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此一層從不如養擇內看出見不可為半

此章以五穀之當熟喻為仁之不可不熟自恃其美者青成於旦夕是操而者之助長也輕擲其美者輒墮廢於半途是不振而者之墜地也玩者也苟為不如亦在乎而已矣等字反正接落緊相呼應須說得神理理實為妙○熟之二字以用力言包得許多為仁工夫在內見龍記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因勸勉而註謂此章是教學者看來不必拘泥射日之一技射自有師存矣師人者以法師人師於人者以法師於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左 書院藏本

大匠師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南軒張氏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射者志於彀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發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峯饒氏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張氏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新安陳氏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後說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學之精致誠古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為教與學乎陳氏說曰道章要旨四節必字字體貼曰舍成法而未妙解

雖實地而談空悟猶舍規矩而求巧離教率而談中有此理耶○武曹曰觀公孫丑登天一問則重在學者欲舍上正自得解要者兩必字兩必以字教者教此舍此別無可以相授學者學此舍此別無可以用力教學平說不必偏重一邊章內只就界匠言正意並未指出或於結處一補亦可○玩本文兩亦字則畧重在學者一邊正自合台見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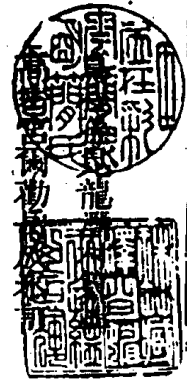
嘉興徐起元藏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左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十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勿謂德氏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  
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職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  
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  
法教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述孟子弟子也 繼氏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  
之間與此章見理欲之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書院藏本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居於變而禮之重者  
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  
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萬世為重  
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國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  
理欲之大防也四書釋地任國各大牌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  
後漢為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  
十里固勸錫顧選陽云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過  
其輕而屈食色有過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一與羽而禮始  
獲仲於食色之上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曰任人舉其變孟子  
舉其常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舉其常而孟子勝舉其變  
而任人勝是變為恒文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  
食色亦重譬則附規而圓附矩而方也誠性廢倫猶借之手禮  
也按淫陽流是深一  
晉解非本章正意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

果因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娶周禮荒  
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則  
屋廬子對是常理

任人乃設變以窮之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顧麟士曰於答何有正謂莊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揚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書院藏本

高岑樓反卑矣 謝源輔氏物之不平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  
於羽總是一意 顧麟士曰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  
而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言有意偏較者輕重  
可使倒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顧麟士曰不揣二節  
蒙引存疑直解俱平看淺說翼註因之睡庵作相承說不必從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

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禮源輔氏物固有重而有

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顧麟士曰此金字五金之總名說物此兩

節亦以與下節正意不可不出陳大士曰金雖重以一鈞而屈  
又形以與羽而愈輕羽雖輕以一與而伸又形以與金而愈重

則輕者在金而金仍然不輕也則所重者在羽而羽仍然不  
重也 顧麟士曰上言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  
食色此言鈞金不可與與羽較是言任人有有意輕禮兩節各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

書言也。宋子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

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為否也。

交聞交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陳則曹交曰食粟而已如

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聚賢之弗強而不自責其學力之未

加矣。曹交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曹交把他也都

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

何則可為堯舜也。四書原如何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只是恐不

勝為堯舜自恃其形體意。玩通章語意為字固重可以字尤

重。惟人皆可以為所以不必以不勝為患也。

曰矣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馬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

四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四。禮記說匹為驚是也。鳥獲古之有

力人也。能舉犂千鈞。趙氏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大官

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

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

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但舉鳥獲之力有力亦為鳥

獲與上下亦為鳥獲為二為字不同。固此非為是畏難而不

為下不為是忽難而不為。近武王曰矣有於是字義引存疑

及說要計說約皆謂指形體說愚謂似當指食粟而已句說夫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

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

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

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

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

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

以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

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頤體而充之何如耳。陳氏堯

舜不遇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也。陳氏堯

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

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

尤為切至也。蒙引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直要說得為堯

舜之容易處今或疑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

則反惑矣。原陳楊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存疑

矣有於是條說為堯舜在平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

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孝弟之理通

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

平章百姓堯之醫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六 書院藏本

纔孝弟便是堯舜。乃言堯舜之道亦不外孝弟也。須先將堯舜之道講得開大精微。然後收攝到孝弟中來。以見實行爲人聖之要耳。固勉。孝弟此章最要緊處。試讀曰。湯氏爲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最得孟子引誘。曹交諸意。乃陸象山則云。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是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着工夫。分明與孟子本意相反也。周明侯曰。孝弟雖日用事。而究其極則堯舜不能加。可見人不可忽其易。堯舜雖難爲。而論其事止在於徐行之孝弟。可見人不可畏其難。兩意尤宜後意玩上。下文自見。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此之行二行。

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此之行二行。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蠢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七 書院藏本

輔氏此指其以身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謂是與堯軒蔡氏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爲而即可爲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之間。是就其病之切處。教之要領。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須就孝弟說。實恰。說堯說舜。得實。則服言行不必達合。只合於孝弟。良心得見。固勉。勉。衣冠言動。刻刻祇父。恭兄。克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儒。生熟尊卑。不同不優。然一堯。哉。所以堯舜可爲者。亦爲之於此而已矣。正試曹曰。註在我而已。句蓋謂此節重。在兩子字也。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廩而受業於門。見有。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有之曹。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生國。書。地。應。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鄭。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鄭。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鄭。鄭。鄭。四。國。

則鄭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則。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後。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耶。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宣。八。年。下。到。孟。子。居。鄉。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鄉。君。假。館。舍。備。門。徒。僮。然。廢。更。換。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辨。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說。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八 書院藏本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曹交謙致凡下。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敦知爲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爲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而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虞源輔氏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雖難知。但患人之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弟。而長之。更知更篤。而溯其自來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則雖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新安陳氏可爲堯舜。存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願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未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真能爲之。安有不假修爲而可安坐以受堯舜之理。

即徐行尤易能故先以言徐行之弟而後繼以孝弟言之有餘  
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蓋引  
大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  
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共知者耳  
若夫精微之理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中成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恩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  
在前丁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  
對爾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爾此而受業也○爾處發見無  
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  
也○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爾  
曰心在則道在道在則爾在也○爾曰不爲者之若扶若越  
卽有爲者之所履所視旁行者之一反一側卽正行者之無當  
無偏○武曹曰蒙引諸條皆謂道字放開說獨孟子已說在前  
一條就孝弟說當以此爲長○總註只云孟子教之以孝弟可  
見道字宜就孝弟說也孝弟爲行仁之本仁義之實只在事親  
從兄天下之理皆從孝弟出不可謂其秋而未備也○爾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九 書院藏本

曹交願受業原欲求之孝弟之外五字不容其受業  
者正欲其歸而從事於孝弟也故註以事親敬長爲說  
通章只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便了堯舜之道六句正實指  
其人皆可爲堯舜而放交以爲之也然吃緊尤在亦爲之而已  
矣及夫人豈以二句一正一反正見得孝弟之行人人能爲  
爲之則卽上同堯舜不爲卽無異於食粟之人其開示曹交  
者至矣而交乃欲復告以道不難知止須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亦三句亦仍是前亦爲之而已矣意求道不  
難之意以帶  
說 見龍記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  
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

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  
情猶故其辭哀痛○怨只是哀怨不必直  
謂怨親也小弁數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長安在  
亦自怨也但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錢通章以仁孝二  
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  
風是備來此例通章只重小弁上○案合註小人對仁人孝子看  
○錢通章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觀風何以不怨方是公  
孫丑自出己意言之○爾勉錄朱子於詩傳則謂此詩出於太子  
自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出於太子之傳  
二處不同豈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耶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爾與魯  
亦反去  
肯快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十 書院藏本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  
之發也○爾安陳氏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  
之發也○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  
發見者也○蒙引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爲親親  
之根源○蓋仁就一點愛親之心言是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  
○與爾之曰小弁之詩極其憂悲苦切○不忍怨然自處○惟欲以哀  
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至要得涕泣  
而道意○吳棫右曰○越人二段重  
見一邊親親謂親愛其親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  
也○新安陳氏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預非其  
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爾  
錢何以字非疑凱風不怨也○蓋卽  
不怨者以形小弁之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宋子親之過大則傷  
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限於大惡忍然不少  
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  
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  
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畔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  
二者均爲不孝也南軒張氏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詞異  
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達  
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賦夫仁矣故皆以不孝論之  
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欲不  
可不察也觀凱風之怨慕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不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士

書院藏本

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  
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  
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  
乃謂之磯存磯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  
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畔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索引曰  
水所見激之石是此意○當知不可磯是水激急流去處若長  
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激說約石喻母水喻子四書講義親  
之過大過小皆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  
此而分耳俗說乃以爲一關宗社事大止於身家事小如此  
說則處窮不當怨慕矣○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說  
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四書釋  
地又謂宋足說之以道云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  
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  
者於先君無愛過於七子無母道過執大焉孟子之言妄歟五  
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極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  
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感其志耳成志  
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志  
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妻屈性篤孝事繼母極勤母既年少

又嚴厲勝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讓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  
實作詩者能安母於干戚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干戚之下  
詩之有益人倫如此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下  
矣則真於先君無愛過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愈疏愈疏過而  
已乎幾欲與嚴勝唐君往功太冲  
面質正而太冲已不可作矣惜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常親而疏怨慕猶天是以小弁之怨  
未足爲怨也宋子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  
子衆心雖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無  
異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得到舜地位蓋亦常人之  
情耳只我罪伊何上而說何事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  
舜同日語也○趙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士

書院藏本

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  
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新安陳氏趙氏註是由子生之始而  
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索引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云云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  
新安陳氏以爲此由于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僕說  
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慕已而亦怨視也實未  
免有不同片孟子亦始引以爲証而取詩之近厚耳凱風亦有  
自怨之意如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是也但不如小弁哀痛迫  
切之甚耳說約舜自應山怨慕至五十則視已底豫有慕而已  
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何足據曰大過固不  
得不怨然人子不先盡其反躬責己之誠不爲怨慕而爲怨慕  
是亦聖賢之所必斥也說詩中我罪伊何等語是平王不能如  
舜之負罪引慝其所以親親者猶水至故其後卒爲怨之也  
而幾不免於天下後世之疑也陳師治以爲怨慕在末五  
十前至五十爲允若克諧之後則已無所謂怨慕而慕不辭可  
知至性至情久而彌篤平王則東遷之後直忘其親矣王平省  
曰章意故說詩非非平王也前後怨不怨相形一斷之以親  
親而其於孝釋未引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疏高子之詞蓋真以



舜與平相  
提而論哉

舜怨已而慕親。卒至瞽瞍底。五十而慕。此舜之所以稱大孝。惟其能盡親親之仁也。小升安得而慕之哉。得其詩之中。猶有哀傷迫切之意。不至以越人視其親而與笑。其詩者。等則其可取。處惟此一怨耳。而高子顧目爲小人之詩。予主凱風與小弁。境既不同。事亦有異。過大過小。處此者自不得一例。其不得相提而並論也明矣。○通章重親親仁也。句

龍記

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徑口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世主兵運禍結其初只起於計利一

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兵而與兵矣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

他人若無自私自一念則殃民毀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何精兵

之足言春秋獄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而禍又有甚於交

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與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捭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所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云云及上孟首章云云雖抹倒他  
利害究竟亦未嘗除卻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  
則就義理論利害此其所以爲王霸之分公私之辨耳然孟子  
何不直言理之是非每每究竟到自然之利害正欲要滿引誘  
使當時欣欣然悅之  
走入仁義裏面來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

特宋釋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  
書有宋野者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

言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極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

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宋程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

於利害之私瞶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則謂右

曰不可二字正欲抹殺他利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

○爾軒謂國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

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

一時之患而利實傷萬世之基○西山真氏戰國交兵之禍烈

矣宋程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

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

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則謂懷字根悅字來最重○

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應一理也○師即士

也勿分將帥卒徒○則總統接異註最是蒙引謂三軍之師就在

上人說言其

將也殊欠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滋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更甚於交兵交兵不過殺人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有天理尤嚴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居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兄之誠人心既振國勢自強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簡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爲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知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諸兵上說其非仁義只是就諸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

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下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牛人臣人子人弟仍粘三軍不得○上說三軍大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於利達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實○之於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實也孟子此章入去利二字無有精義與因之曰緊要在將去仁義去利二句上○臣武附曰按蒙引云爲人臣者爲人子者爲人弟者三軍之士也不如

孟子一書大半攻斥利字又必以仁義對稱而破之蓋利者仁義之反也戰國時上下交爭利矣君臣父子兄弟間無非相利者故源之以利則聚而忘德告之以仁義則聞而欲以方其未與其不相入也久矣此遊說之徒往往立說而取勝相而孟子終不得遇也與○先生之說則不可句一章大有終去仁義四句是所以不可之故結處何處曰利何說得極新義正與此句相應 見龍記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在平陸相 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在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出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矣謂亡得聞而問也非  
謂孟子所處有問陳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蔡氏享不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繫引儀禮意也。對物言。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用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賓者事也。范紫澄曰此節重志字下節重成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七 書院藏本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幣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有慢上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繫引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慢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幣雖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簡享禮了。所以曰不享。周禮曰有本有文。方成其為享。既不役志於享。則各難為享。而實不得托於享。故不當問其享不享。但當問其享之成不成。

屋廡子悅或問之屋廡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

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蔡氏謂不得之鄉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祭。極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四書釋地。魯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為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禮焉。其幣全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驛車騎至朝。關關今開。雖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更九節曰屋廡子之疑在不見儲子。違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

一。端未以得不得相形。就正見孟子權衡之妙。儲子為相。季子任為任處守。二句已伏末二句之案。然屋廡子初猶不知。故以為得問。及孟子語以不役志於享。而後遂嘆然矣。於此可知聖賢施報如稱等。而出無微毫過不及處。然非屋廡子之始而善疑繼而善悟。則亦無以發其旨也。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大 書院藏本

字正應喜字。解儲子得之平陸。句四書釋地說最好。見龍記

淳子與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各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繫引為人似可兼正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救民也。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說。按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既難並言。其實致饒重為人邊。因勉其責合註云。仁字不必兼為人自為。只著在為人一邊。尤透仁者固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說。按實合註此說。與存疑義引後說作既不成處。又不成出看者不同。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程子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九

書院藏本

得不如也此段引伯夷伊尹柳下惠皆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後得稱仁而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人固有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蓋擇胡氏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其去其進甚易明惟伊尹有就又有去其心未易識故詳之○三子言亦可○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貴一等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貴一等入矣○三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不成矣故以為未仁○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而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仁同君子之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以則吾必於為人必至任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通

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也但此意有難以語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上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之所有一皆無私而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說亦非為利祿也見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夫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朱子解三月不違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此解仁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若依二說作無私心就是合天理以亦得但此以三子行事論與後論學者為仁不同人之行事固有此無私心而理未當者如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事皆妄是也亦有事雖當理而心卻有私如子張學干祿及今之學者為人是也故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十

書院藏本

可謂同於彼彼引謂是就事上論心是尚有未盡處○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譌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譌而不知用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速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蓋擇胡氏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其去其進甚易明惟伊尹有就又有去其心未易識故詳之○三子言亦可○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貴一等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貴一等入矣○三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不成矣故以為未仁○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而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仁同君子之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以則吾必於為人必至任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通

然仁字亦不可輕孟子言三子之同歸於仁正見己之先後亦同歸於仁對針上仁者焉如此句立說也倘轉換曰何必同歸就謂其不必與古人同看來淳于未嘗以古人責孟子孟子何待請其不必同此句只對為人自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理在自為也可為人也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無不可三子不拘一轍今人何必以一轍拘乎引三子見古人不同如此今人正不必同也

白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案引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傳之臣與皆曰此見孟子雖不去亦無益於齊比前名實未加而去又深一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主 書院藏本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亡與何止於削故曰削何可得而不可得矣。案註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霸佐而有關與亡如此況不為奚者乎。說統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李憐雲曰吃緊在用不用字已隱含齊王之不能用人御不着意在此只以亡字露字與制字對針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幾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幾必識之華去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也歌長言也。齊西

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

善哭幾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驪宮杞梁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

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於郊註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殯之有罪何辱命焉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微禮在下妾不得與知弔齊侯弔諸其

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

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隤而隅為之崩仁山金氏淇衛地水名

河西自齊言之衛地在東河之西也高唐齊境大邑陳氏得之

而始大今為州與氏連按左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

帶說前篇前篇兩提過門不入耳後則凡有才幹諸內必有

功業著於外也如或內足以為其事而外畧不見其功者幾未

當觀之也是故今無賢者也有賢者出則有功可見而幾必識

之矣。案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

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

作三層看似指說純變國俗謂國人之化之皆歸于夫婦之倫

合註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

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四書釋義王豹處淇河西

善謳註畧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淇水名衛詩竹竿

之篇源泉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

演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

之聲也。黃經甫曰昔人聽歌於王豹今人聽歌於河西昔人學

歌於綿駒今人學歌於齊右昔人哀二婦之鳴婉變多病而今

齊女哀鳴恐令人憐矣。張彥陵曰始言名實未加而去責之猶

寬難言無益人國謂夫雖不去齊亦未必有名實之加然猶是

說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鄭師便曰前言

賢者無益於國此又言無益於國不足為賢也為其事而無其

功分明打倒

名實未加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主 書院藏本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主

清院藏本

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有所爲而不欲言之者矣。田氏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膳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若君之罪。則爲不仁。苟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求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求方以君子自操。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卒未立功而去。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子家法也。蒙引曰。君子之所爲。至不識也。富侯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若聖人於父母之國。至用道。

忠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爲苟  
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存疑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  
就臠肉上見得蓋臠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爲無罪是在聖  
人有微罪也然臠小事在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  
有故也蒙引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下句不苟字重其  
失在人也微罪從前俱作若相說惟蒙引作孔子說最說得好  
當從之○國語君子之所爲信心不拘法故衆人不謀亦枯出處  
上說○通章以仁字爲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通章  
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述二字立說說說不用二  
字極有味蓋孔子之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  
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  
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止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  
人己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  
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  
在不識中所全甚大○通章以仁字爲骨子以心理述三字爲  
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說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  
去爲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  
去亦未必有各貴答言賢者於入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市區

書院藏本

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歟。固未知宜其變曉耳。賈合註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而未即去意。四書圖人但知其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此章堯所讓孟子的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四書家訓不稅冕而行言夫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也。所爲爲字不在事爲上說其所爲或欲爲人或欲爲己或欲轉移於人己之間而同歸於仁。樊問孔子此全借孔子道自家本色。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讓。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識得在。武伯曰若爲君子不便非固字神理。須句句說得無怪其然。方爲得解。通章重一仁字。君子亦仁而已矣。二句與君子之所爲二句自相呼應。○聖賢或出或處總歸於仁故不用則藏其仁於一心用則顯其仁於天下豈有用之而無功於人國者哉。君子之去國亦始終一出於仁而不欲彰君相之過其中懷有非旁觀所能窺測者而聖賢之所爲庸衆又安能識之。○首節疑疑孟子之去齊未得爲仁故孟子答以君子之去就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招克聚斂也。議責也。移之者誅其人。

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之田。○養老如王制之養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祖父也。三王養老。皆以幼年。孫老人雖多。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下

老

書院藏本

可見公孫丑章俊傑在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日俊傑在位當  
制地而後謀吏猶有侯其位之心國書影貶而後制地  
田力用人力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求亦未嘗無度讓然只  
在權法上講非三王之度讓也王者之政直上天生民與  
高強權術正相反此王霸之辨四書釋地又繼王制方千里者  
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名山大河不以封其地者始之開闢則  
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友有功德於民者加地而取於此一州  
之內也故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慶有所制天子  
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之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  
若周惠王四年巡視公守與之酒泉之色自批其封略漢景帝  
遂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己而致微七國變者蓋因越後景帝  
云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通符號職則省封者微過不重按  
此說與蒙引不同蒙引之曰則有慶則有職則有爵則有地則  
六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人隱然說簡天子討而不伐道  
理實下文以討而不伐承之天子討而不伐其疆七句當提出王  
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為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王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下 老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下

老

書院藏本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誓加於牲上重  
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  
正家之要也賈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  
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  
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墮泉激  
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羅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  
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  
邱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  
之會陳牲而不殺置誓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日母墮泉母  
訖釋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以婦人與國事廣爾輔氏一明  
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  
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  
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新安城氏厥信服  
人無寧歎血歎歎也。五命即職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  
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合好無擇怨也蒙引葵邱之會諸侯為一  
何非諸侯來姓義書而不歎血也謂桓公也。東姓陳姓不殺  
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不歎也蓋此值性特地是取血用故朱  
子知其為不殺也東姓者束縛之於禮既不殺則不容不束  
縛也。批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  
尊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賢才皆有德者也陳氏之說非俊傑在位便是育亦不必說如  
今學校育才。墮泉與激水不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  
水若利於己國則墮激之以歸於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己  
利於己國則鄰國之以歸於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己  
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於人則亦為利於己矣。葵邱五命  
非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言歸於好不得違五命之  
禁也新安解作無擇怨也恐不切存疑初命正家也再命四命

所大用刑也。三命治民也。五命睦鄰尊王也。說統五命所載。雖皆是天子之禁。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而歸之。交其。實正。為後。日。執。辭。據。伐。地。也。說。初。命。由。身。以。及。家。再。命。由。家。以。及。國。三。命。由。國。以。及。天。下。四。命。由。身。以。及。事。而。泰。行。天。討。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奉。行。天。命。四。命。將。地。續。春秋。有。二。英。卯。一。并。地。近。在。臨。瀛。縣。西。連。魏。晉。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英。卯。聚。會。此。城。中。遺。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為。此。會。也。是。又。曰。東。魯。之。不。知。西。則。石。矣。後。果。七。年。會。於。淮。謀。節。且。東。魯。也。是。幸。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英。卯。西。北。幾。千。里。是。幸。孔。之。言。亦。不。驗。曲。防。公。羊。傳。作。應。谷。穀。梁。傳。作。壘。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為。敦。確。漢。賈。誼。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蓋。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五。里。則。是。河。水。東。抵。趙。魏。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則。東。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英。卯。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不。而。不。敢。為。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為。事。而。不。難。以。鄰。國。為。壘。也。乎。所。以。詩。序。於。抽。之。卒。篇。曰。思。周。道。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諱。四。階。稱。地。又。繼。襄。九。年。晉。士。莊。子。為。戰。晉。杜。註。載。晉。盟。書。也。按。周。禮。司。盟。之。法。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為。加。趙。氏。註。求。傳。其。牲。但。加。載。書。不。復。載。血。得。之。矣。兩。說。雖。有。謂。桓。申。天。子。之。禁。其。實。為。後。日。執。詞。據。伐。地。最。妙。凡。我。同。盟。者。不。是。王。降。而。霸。意。乃。是。霸。中。有。王。意。玩。我。同。盟。三。字。何。等。蕩。然。豈。可。說。壞。注。武。備。曰。按。策。引。之。說。固。有。理。然。即。從。舊。說。以。葵。卯。之。會。為。句。而。所。謂。諸。侯。東。低。載。書。而。不。載。血。者。亦。未。嘗。不。可。就。桓。公。說。也。蓋。桓。公。使。諸。侯。知。此。也。魏。國。初。曰。五。霸。雖。好。王。法。猶。知。申。王。禁。此。薄。黃。桓。以。私。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則。則。侯。曰。言。歸。於。好。便。是。違。守。此。禁。蓋。此。一。會。原。為。五。禁。而。設。也。下。犯。此。五。禁。正。與。此。句。相。反。○葵。卯。五。命。與。中。庸。九。經。相。表。裏。初。命。三。事。便。該。修。身。親。親。兩。條。再。命。是。尊。賢。項。下。事。三。命。便。是。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內。修。作。四。命。則。教。大。臣。體。羣。臣。類。也。五。命。惟。封。而。必。告。為。尊。王。餘。則。懷。諸。侯。事。為。多。臣。公。雖。身。不。能。行。而。能。申。此。禁。以。明。天。子。之。大。法。此。葵。卯。之。會。所。以。盛。也。惟。其。事。事。合。理。故。犯。之。者。為。有。罪。此。節。毋。誤。案。曰。公。設。處。

曉村謂功首罪魁皆在一處字內。據吳。○前節極力鋪張三王之制。而以。後。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霸。之。禁。而。斷。諸。侯。罪。案。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仰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問。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南軒張氏曰。君之惡。固為罪矣。逢君之惡者。逢君之惡。而為之。罪亦大也。其體。於心。未敢違也。已。而。安。之。斯。其。體。也。必。果。若。以。為。亡。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受。也。必。為。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必。見。於。內。若。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皆。謂。淺。難。知。者。皆。謂。深。也。自。古。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進。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受。不。可。解。幸。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顧。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備。阿。諂。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解。除。除。邪。之。人。也。○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張。氏。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風。豈。切。磨。變。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皆。治。皆。若。人。其。餘。以。三。王。以。上。

首節是案下三節各指其實以分應之三王降而爲五霸五霸降而爲今之諸侯王道式微愈趨愈下未知其所流極矣孟子目擊而心傷故有此論○樓諸侯以伐諸侯以友邦而上下攬其主有王者作罪不容於誅矣故曰三王之罪人桓之申禁非真能奉行也亦不過爲樓伐計耳懲猶知以主禁號名天下豈若今之諸侯之身犯五禁耶故曰五霸之罪人今之諸侯強縱惡無忌然使朝有良臣以開導而匡正之或者能知警戒今則不但畏君而且逸習矣是助其惡也故曰今之諸侯之罪

人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新

書院藏本

管子魯臣。

國註通章前八節是論魯事末一節是議恆子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職也  
區淵輔沃龍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故儀舉侮陸  
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  
死地矣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害之哉樂引輔氏似以  
爲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入說明其爲堯  
舜罪人所以斥之重註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  
固所有也雖淵龍曰殃民內便伏一仁字蓋齊國曰天下事論  
國利害猶須論箇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  
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有功如此。且翁不可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壞。引然且不可。

新安以爲號使克敵胡方深耳非也此正提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不敢民而用之一條言其徒欲吾民而不足以將敵也一戰勝齊一條又言縱使敵勝而於理亦不可也○國書釋地左傳皆於是始啓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脩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秦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羊傳魯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僂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國書曰一戰遂有之不可卽照下貪人土地而干先王之典○

滑蓋慎子名。與註此則字翼承不可逸來。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第

書院藏本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虞翻補氏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  
意可得而增益之哉脫略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制雖併天子  
祔重在諸侯上義合注宗廟典籍常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  
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設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  
以宗廟爲祭祀而常言會同也佐清  
杜曰獨舉齊魯與魯俾齊諸州擊射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王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陳子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鄧氏以王制爲夏

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斤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可曰其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房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致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以方百里後來秀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錄當初武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考得見古制李燾曰封國皆有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爲說者以魯伐齊就兩國遊其始封耳周禮侯甸男采衛於百里上特用而字見得王制雖然可與雖元勳貴戚處不可尋則魯在所損必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書院藏本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虞源補氏）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

況於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存疑）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解然且不可意方盡衆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論徒取彼節指殃民說不是因齊家訓後人句只帶殃民意說非以此句中殃民節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商山真氏）道之於仁非有通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具行無不合道矣

范氏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讒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抵諫引其君於驕慢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

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爲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厲王爲虐政之君此引其君於不當道於非道也新安陳氏事合理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然民者仁之反欲慎于道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固難說純云引其君三字實至而已作一句諸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仁者一心作用處引之爲言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天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後杜漸無使一念偏情方纔下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蓋云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後深文法必志仁始爲當道按此二說皆直道志仁也箇中甫云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等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按此說重在當道與上條重在志仁者亦互相發明而不背仁與道分言之則爲二合言之則爲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知道志仁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書院藏本

非正事此乃互相發明而不背也○新安陳氏及衆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爲仁不殃民爲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屬制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德如何可分貶善說謂解得德微哉曰章內有殃民過制兩意不問太旨是制令勿殃民而推本主制以止其妄製之心也末節當道志仁亦不當分照仇隱柱曰制行事上開陳氏言是引之當道就發念爲辨別是非是使之志仁從事說到心其意甚密在武則曰制殃民是非是當道二句若不辨定善事便與章旨不對針未免忙而不切

事君者務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殃民者仁之反也而慎子忍爲之耶然且不可句已含道制意且虛說天子之地至仁者不爲見達王制以廣地雖不甚殃民猶且不可況於殺人句仍應轉殃民收歸本旨未結到君子事君上正以責慎子也○當道志仁照註平看然志仁二字正對針殃民則兩句串說善惡重在志仁句上亦是正解若偏重當道恐非見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流府庫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主聲呼

與同鄉與

路開墾也宋子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鄉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鄉也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爲富桀不是極境上若開墾境上當屬戰必克矣尤府道系故也范紫登曰道與仁俱照愛民說兩求字正賊臣干計萬較處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新安陳氏前是爲君富國制下奉上者此是爲君強兵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孟

書院藏本

勝政取者暴君之夏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紂爲虐者也國統盡地力則有財故關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南齊張氏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

兵爲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爲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爲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肆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承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折安陳氏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然而六國不痛哉折安陳氏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章意實相類其因議切憤下而繼發以深中大略此章實上主君言以此二等爲良臣今之道今之俗也又首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爲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此爲當時專尚富強而發兼君與臣言之而重在君之富強者道與仁之反也臣言之君用之上倡之爲道下成之爲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龍記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勿斷陳氏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於時變故人棄我取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白圭治生猶孫吳用兵商戰行法智不足難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守難欲學吾術者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附說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白圭儉嗇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孟

書院藏本

致富其後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者蓋儉嗇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四書圖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慎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一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絡道闊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四書釋地總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主其各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各丹主則字爾先後殊不同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峻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兩時乎既存於兩時尚能爲國樂肥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將對其爵之尊奇之高當時何啻懸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文侯答問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是爲好古慎孝文得其樂人實公斷其書乃周官之







傳三者為政亦不可少但非本耳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徐向漢曰人之所好每視其自身是為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欲之故其為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為人處見之莊子曰莊子亦云好善之人非於智勇閑識一無所關而徒倚助於人也無善者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為善矣真好善者智勇閑識有而不恃蓄而不形以若無若虛之心庶幾收博採之度有師曠之聰方可借眾耳以決清濁有離朱之明方可借眾目以別玄黃使百聾之夫而倚人為耳目則疑惑惑甚何暇辨清濁玄黃乎固勉錄謂此與徐自誤說同蓋智勇閑識亦樂正子所有矣愚謂不然夫智勇閑識三者乃世俗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向而樂正子所短豈得謂必兼此三者而後能廣收博採乎故謂樂正子兼有此三者而後能好善而非徒倚助於人則可謂後取善於人則不可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善取於己則有益所以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周勉錄優與足不同優則溢於外要切相度上讀注武曹曰好善句尚虛舍不得說如何好如何優亦不得說不好便不優一說則同上得下矣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樂引夫苟好善云云告之以善由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訕音移治去聲

訕訕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道諒多障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新溪因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其善焉○樂引夫苟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訕音移治去聲○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新溪因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蓋引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就三

則君子行道之心固以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就。則就。而不就。則去。惟欲行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就。則就。而不就。則去。惟欲行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就。則就。而不就。則去。

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蓋引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就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亦有致敬而無禮者。若齊德金一百而無處。儲子得之平陸。禮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爲行其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

蜚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入主蘧伯玉家。也

旅之學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詳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趙氏惠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六年。孔子來。陳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幾錢。何對曰。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

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止

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就。君子之本心。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愛源輔氏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其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只以見其死。則時可矣。雲峯胡氏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饑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左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雲峯氏行其道

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

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仁山金氏傳本堯後之國。傅巖在虞虢之間。名爲傅

險澗水壞道發胥靡刑人築之傳說貧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罪連及末減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山官徒也高

宗奭得豆粥被褐帶素以形求之果得說○孫叔敖楚薦賈之  
子為艾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獵也舉海益少而隱於海濱也

荀子曰孫叔敖思之於人也蓋今之陽然孟子譴舉海必有

也故世曰擊擊乃孟子曰百里奚爲人養牛莊周與范氏者明言之此

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名聖人窩爲說所備隱止息處巖東北

下陰里卽左傳之顛帶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窖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轆轤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

子並以傳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

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  
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

十里。卧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說苑曰。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曰。沈尹筮力。

新序曰楚有善相人者鼎勝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舊艾

觀艾獵乃爲賈之子賈字伯虞宜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盛  
因而殺之者子逢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

令尹與伍奢之子伍奢繼子王官令尹出自公族  
自應爲楚邦人何得遠在荆思之節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  
守封土莫顧於邦故人遂以其子孫之古藩土繫諸先人與

此見困窮非不幸意重末節不重天心愛聖賢上須知唐

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吳  
書院藏本

教萬世亦是  
天降大任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

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

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

裹過。朱子勸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只是要  
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則不爲試所殺性定則不爲氣所動人不爲憂悲困窮所

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苦要熟須

五華集詩大全

下孟

栗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皂

書院藏本

所爲不遂然曰行日所爲亦須有分別爲是作爲有經營運用  
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爲者見之行也看來只是一串事  
有終始之分行拂亂其所爲爲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營爲者愈相  
拂也淺測故天將降大任云云行拂亂其所爲爲如此者正欲其  
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鍊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氣稟  
食色之性而德於是乎益純矣閱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  
所未能知爲其所未能爲而才於是乎益厝矣解合註動心忍性爲成德增益不能爲達才四書家觀所以動心二句正其困  
之主意也聖賢之心性豈是泯沒的才能豈是短少的但天  
意責任甚重故其玉成他亦甚重雖其心已動而常若未動其  
性已忍而常若未忍其能本增而常若未增故鍊動堅忍充益  
之計無所不至此二句全重所以字情陰鐵券其五句極憂患  
之狀所以二句收憂患之益湖南講行拂亂所爲如管夷吾不  
早去事小白而先弒子糾豈不是錯處困勉錄上節已有天字  
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天四書家謂此節原聖賢  
之成就由於困窮之故得之○四書家謂謂是人暗指舜說等  
人看來不泥爲是錢兼山曰養理之心良能之所由出氣質之  
性良能之所由成吳因之曰空乏其身財用空乏也兼引謂德

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哭

書院藏本

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宋子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極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幾言極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橫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達於善若至是而猶不知覺焉則下愚而已

新安陳氏所謂作與喻卽其改過之事

梁引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燭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一說困心橫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己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爲中人然又畧有高下當從後說存疑不能謹於平日以致困心衡慮到作後凡事皆能謹之平日才至困心衡慮矣不能明於幾微以致微色發聲到作後凡事皆能燭之於幾微不至微色發聲矣

劉註困衡者已

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而實合註首二句虛下  
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士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  
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德已困衡是過覺於亡作則  
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與色歸人徵發是過彰於人倫則覺平  
日之所不能覺作則行喻歸知困衡徵發是過彰於人倫則覺平  
是改處家訓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多固  
勉勵其往此條正與策引習有高中之說合與世山曰動  
心忍性是自進步則心衡德色發聲是跌脚而後轉步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齊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顧安陳氏人主  
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  
敢肆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之法與法語  
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  
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賢  
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吳書院藏本

須微兩般者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  
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說統出入只作內外字看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

多矣。南軒張氏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  
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  
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  
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  
以游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  
不達其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是也勉齋  
賈氏恐難修省常生於憂患雖後注未必起於憂安當既窮里  
頭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  
者矣蓋澤湖氏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堅忍志身入德路頭  
然仁是成德地步所安陳氏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苦戒而

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  
安樂則多忘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士四桓  
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  
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概此章言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  
憂患之反也。張子西銘云富貴禍源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  
痛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  
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  
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審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  
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蒙引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  
而名譽雖不死亦死也若屏發於狀貌傳覽舉於版築則自  
憂患而得生道矣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外不可  
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為死於  
安樂者非矣。蒙引曰自古生而至今不死者聖賢矣常人  
常人之生亡主有亡主之死與憂患者不悅生者聖賢矣安樂者  
不憂死者也一朝而樂旋一朝而死古而悲竟千古而生當  
境者自得之。蒙引曰非必其身憂患也藉尊沾寵而後孤危  
之處即憂患也非必其身安樂也乘危蹈險而有進者之心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吳書院藏本

安樂也金穀以日聖賢而憂患也知其君相之即至矣。庸  
衆之免於死亡也庸衆而憂患也知其君相之即至矣。庸  
聖賢之得志於君相也。不然而聖賢門主責之人有之死而不克安  
樂者矣何援援焉大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之多  
也哉。同聘侯曰意由聖賢說到中人由中人說到國家無一不  
以憂患為貴安樂為慮主意全在末節上數節正須平說勿單  
重前二節

重在末節首二節是發論主意復又從聖賢推說到中人又  
推論到有國家者其意總注在末二句上然後知三字是不  
上四節來身處宜憂患之時而其心偏耽安樂則生者亦  
轉而為死身處可安可樂之地而其心倍樂憂患則死者亦  
轉而為生要說得活。動忍二句兼山以  
能字串上兩項亦是備一解。見龍記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

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註。解。不。解。也。考。孟。子。不。解。就。與。不。解。之。言。解。字。當。作。解。字。  
解。不。解。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深。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  
凡。而。臥。之。類。解。安。陳。氏。不。解。教。誨。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  
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此。  
此。節。不。只。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由。體。君。子。不。教。  
之。教。方。有。進。益。處。則。若。解。字。不。必。作。孟。子。發。拾。首。句。解。言。  
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第。一。章。區。  
處。在。內。不。解。教。誨。是。教。誨。非。多。術。而。何。困。勉。不。解。之。教。誨。似。  
只。是。謂。不。解。教。之。也。玩。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引。存。疑。直。  
解。家。訓。俱。謂。以。不。解。為。教。誨。也。看。來。以。不。解。為。教。誨。在。未。句。翼。  
註。脈。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略。差。蓋。據。欲。其。感。悟。  
便。是。教。誨。不。必。待。彼。感。悟。而。後。為。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日。註。中。  
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者。  
之。心。言。註。原。不。差。人。自。誤。會。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聖書院藏本

此見君子教思之無窮。下二句正見其多術。處要人曲體意自在言外。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濂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十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百聖賢凡六章。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一書院藏本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宋子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而於間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誠也。格。此。不。然。盡。字。大。知。字。盡。是。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箇。甚。性。知。上。積。累。得。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安。與。得。其。心。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存。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也。若。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存。其。心。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然。日。通。之。理。所。事。知。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四

書院藏本

發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  
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  
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  
○或以性爲理之所當然天爲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  
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  
足爲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義說者理便究到所以然處○  
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信吾心之理皆出於天方其  
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窮到窮通時未免強探  
力索之勞勞想德慶之問耳未可謂知天也惟窮之又窮工夫  
積累至一日豁然貫通焉則心胸了悟天人洞然一貫上天之  
性知天無先後○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功非性之外又有知  
天之功也○心體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  
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  
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之所以有是性者又  
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物吾得之以  
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  
已既知性則知天矣○孟子集解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盡  
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磨卓民之下接忽覺澄瑩正字  
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圖空寂而非聖賢之  
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心與諸地故  
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置在盡心後便天在外矣其所  
謂心矣○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說性即理也一句  
孟子提解正在此○知天即在知性裏盡心即在知天後與下  
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極頭不提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性  
字看得虛空則知字亦無義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  
備於我一○首節人都說在知字不知正法在性字若作格  
物窮理看這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  
合不通不知此病卻正坐分內外爲二有得外面一切道理與  
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  
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到極精  
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說性便是  
合內外之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  
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問學玩物喪志一流即又不是聖賢  
之所指格物窮理正窮落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631

不能修身以依。○註疏謂不法四字不可事指與端言亦不可  
降即與端言蓋既將不取而不可修身者原自有二樣也。○  
特以人專指與端言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卻其端也。○  
說統云吾人修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不得如此偏  
生之故也。○死大全朱子亦有不取而不可修身者不得如此偏  
說。○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為義理氣言者其意以為正  
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看立命命字與下章命字一義  
即家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俱未得旨自蒙引之  
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統以理言而平有有功後學矣。○朱  
氏公憲說知命俟命極精誠立命兼知行雖亦是然亦不曾說  
得是此理言。○王戊七月在玉峯見錢謙益新記曰心於何處  
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  
存其心盡其性人辨異端為其亡誠性理而使以虛妄言心  
耳又曰觀聽言動色色是體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粹  
而皆皆論所性亦此旨若合視聽言動而體空說仁舍而皆四  
體而體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為兩物便是與端邪說接搭新此  
二段最看得分明。○朱子謂盡心即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  
即會子所以一唯而無礙於一貫者則稍差蓋會子一貫已兼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西 書院藏本

存養之功在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顯顯大全辨謂修  
身以俟正是致壽不致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辨  
一書於程朱分析處彼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而強作如後美  
大聖神亦謂不是各說增級一步進一步之說可笑誤之曰  
至於致壽不致修身以俟則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  
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立  
命者先我心性無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李安國曰知天  
之明命雖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則正命也無欲無慮  
不致乎氣數之參差一聽乎正命之自至則或壽或夭而我  
之所受者不虧至於全受全歸而天之所命者亦不替矣非立  
命而何哉命即天也立命即知天也然天專言之則道也  
合乎陰陽之錯綜變化以言天則謂之命知天專言之則道也  
極乎人半之吉凶禍福以盡知天事天之理則謂之立命也  
山曰智者能知命而不憂仁者能行法以俟命立命者以人事  
之命通於天而天以義理之命綱維乎氣數我之心即天之心  
我之性即天之性而天之命亦繫固於心性之內而如有所立  
卓爾矣周禮曰大道理達微源頭則死生自不能惑定夫所  
謂死生如晝夜是也。○命即天也天以理言則命主乎理可知

但理不離氣一命字理氣都有立命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  
害之主理言而氣數在其中央害之之字即上天之所賦無他  
也

知天者致知之事所謂智也事天者力行之事所謂仁也立  
命者知行交致之事所謂智之盡而仁之至也。○性具於心  
而命於天於性分之理窮究透徹則此心一無障礙望那  
得有欠缺處性者天之所賦知性則在我之大與在天之天  
契合無間矣存養俱兼動靜戒懼惺惺都是存之工夫勿忘  
勿助則所謂養也非知命不致者不能不致故語智之盡非  
自強不息者不能修身以俟故語仁之至。○沃濤二句固分  
知行仁智然語氣一直說下須用申說互說若分則果語便  
非觀總註智有不盡數語便明。○安侯講立命似帶氣數說  
而仍歸到理上作主與諸說專理者小異當更詳之。○安  
侯盡其心者一節文云保然者與吾心不相離反觀之下而  
有以見其大原。○故神無不照然者與吾心不相離博究之  
命而有以得其會通故覺無不周明渾然者之大原則知天  
命之精神超於形氣之表而非與所可窺明渾然者之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宋子莫非  
這裏看他如何水然在天言之皆是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善天皆是合當  
不此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善天皆是合當  
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爾爾問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目前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  
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  
分無過德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最壞之下與極格而死便不  
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及不可不謂之正命。○問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違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違凶自天  
觀之固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亦得其正命若惠迪吉從違凶自天  
天觀之卻是失其正命若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

得極精然渾然渾然二意實本顧廷陽先生 見龍記  
子則知天道之流行貫乎品類之繁而非形體所得聞講  
得極精然渾然渾然二意實本顧廷陽先生 見龍記







犬  
書院藏本

丸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尤 書院藏本

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食方先可見飽不求求斯食矣二句須有善酬回施按此與操則存二句作起首口氣者自別義合註最說得明回澀野曰此爲中人以下立言汪武曹曰吳國之云只言求在我便存矣求在外便無金仁義禮智富貴利達薄福不必填實此大謬也且如佛老之學豈非亦是求在我者若不說明仁義禮智何以見得爲吾儒之學

求之有進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進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爽其所有可以爲學爲賢利害甚明而軒裳氏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加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

書院藏本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

主  
書院藏本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即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朱子萬物不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只是萬物之理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孝親真箇

三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德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從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德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循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謂踐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止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又集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答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

○陸峯胡氏強恕求仁卽誠之之事領心程氏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漸安陳氏樂莫大焉必以如不慊卽不愧俯不作形容方見樂之味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吳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一理耳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於此理而無私則曰仁矣有誠而不仁者也有仁而不誠者也陳引推己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事物細微上說卽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云云卽大學所謂所求於上母

以使下所惡於下云也。○強恕未便得為仁於求仁為近也。○必公理得處則是曲能有誠而萬物之備於我亦不失矣。○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必公應私意之附字理得應未純也。○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後說是雖未能廓然大公也。○然私由是而可克矣。○是雖未能與理為一也。○然理由是而可復矣。○其於仁也不亦近乎。○四書義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卻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人皆說得似強恕則近仁耳。○故不能親切。○○欲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想在故氣力全在強字。○作此恕以求仁體統不切此章。○朱果因之曰。○上節行之不待勉強。○行字與此情強恕而行字同。○謂兩處曰。○上節行在勉強。○用力曰。○武曾曰。○本節以強字作骨子。○不得寫入忠恕套語。○謂兩處曰。○皆備者性中所具之生理也。○誠是實有此理。○仁即生理。○反身而誠。○實有此生理。○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而仁矣。○其或氣拘物蔽。○如有一分殘忍。○便虛了一分惻隱。○心便不誠。○由是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物便是仁。○一履之外。○更推不去。○推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盡心上

雷

書院藏本

須用

形下之器。○即萬形上之道。○所謂有物必有則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武曾曰。○專貼事說。○勝侯則貼人物之物。○講愚謂人與事合。○說方備。○但人物亦須格事上說。○方不著空耳。○次節是就成功處。○言性之身之皆在內。○觀中庸致曲章。○到變則化後。○亦將性天下。○至誠河見矣。○樂即心廣體胖之謂。○與下張子反。○聖誠也。○但求箇則。○其用方時。○言之強恕。○即中庸所謂不顧外施。○宋仁莫。○近即論語所謂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意。○反身而誠。○是已能全盡其皆備之實者。○強恕而行。○是未盡全其皆備之實。○而求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果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力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

美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於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之理是習矣而察初問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同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吃飯方吃飯時知得飯當吃既吃後則知飯之理如此則顧顧則識其理之明之而已察則又如精習謂行乞積習既久。○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止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謂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謂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按。○陳氏。○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入。○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理。○於凡入無異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謂凡人而無不無於學者。○與。○謂引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子當立。○彼見父。○亦立。○如臣君。○亦立。○若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立。○者。○以父子之天。○父君之當立。○而子國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臣之元。○百臣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盡心上

雷

書院藏本

固當得而若個當受也。○此行遠而不知者。○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或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若之愛臣之拜。○其所以。○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然而。○有其。○覺其然者也。○○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其所以知道者。○也。○○夫道有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即是所當然之故也。○若不識其所以然。○究竟亦未知其所以當然也。○故。○以爲不知道。○只是學而不思。○則同習其事。○而不求其心也。○○不能明其所當然。○非謂父不知當慈。○子不知當孝也。○若是則只用知一箇字。○便了。○蓋父之慈。○子之孝。○內面有許多節目。○凡在所當然者。○皆其所當知也。○既不能悉知。○其所當然。○則其所行者。○特皮膚而已。○耳。○○因知其所當然。○而未能察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亦絕和而。○已耳。○○陳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思以爲不然。○豈曰行日習者。○其事也。○日知其所當然。○議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然。○理也。○然。○合上。○行。○習。○是。○由。○著。○察。○終。○身。○由。○之。○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卻。○不。○同。○四。○書。○論。○人。○之。○不。○著。○不。○察。○

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達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達於過則過可消苟  
惟漠然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己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  
也關山國氏人唯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身之所當貴恐  
有恥非所恥者矣廣源韓氏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  
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  
可憲輿引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  
恥字作恥辱語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  
恥字從心困勉齋依大全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  
只在「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指爲機變之巧  
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幸而與曰以無恥爲恥終身便無恥辱  
之累這不是一事偶然知恥所能無恥之恥便是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范紫賢  
自人字重看不可以三字卽在人字上着力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喪失者多故孟子言此以勉人下二  
句正是所以不可無恥之故○四恥字雖皆以心言然要說  
得清楚不可蒙混第四恥字雖亦從心  
說來終須點恥辱之事講見龍記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知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虞淵賦）

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勢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  
流瀆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以遷朱越此自其固  
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  
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反表裏相副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  
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矣何若人有恥則不恥不若人緊根無  
所用恥說吳固之曰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底日子  
他卻恬然不以爲恥一發越要去做了几敗名喪節皆將不顧  
而冒爲之以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件都出人後沈無回曰人  
皆有恥彼獨無恥更何望其學  
○水人做好事故曰事事不如人

五華集訂大全

引賈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書也○好善  
 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己之勢也樂其道樂亡之道也忘己  
 之勢謂若之勢也何獨不然矣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  
 在賈王則曰好善在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  
 字大兩語尚有致敬而不盡義者故曰致敬盡禮即迎之致敬  
 以有禮意蒙引謂有內外之別恐未是誠約古之賢士至忘勢  
 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  
 只本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誠承舊  
 士善即道也君慕曰善士字曰道顯申甫刊周之工也貴泰之  
 字也修非獨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玩何獨不然四  
 之徒發也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  
 賈國遊士朝添森楚不憚屈己求見而爲之臣王不前而士  
 前矣誰則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孟子有深慨焉而發慕古  
 傷今之嘆自須側在士邊觀爾氣自見○歸士作兩平已未  
 得語意若明季時有反重賢王者則全失口氣矣不可從○  
 致敬盡禮卽分內  
 外亦可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曰何如斯可以無耻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無耻矣

五華集詩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平

書院藏本

不改其柔者焉亦夥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富貴是吾分所常得何足爲欣固貧賤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爲戚亦豐貴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爲富矣中庸則可以爲貴矣德與義不同尊與樂不同不可以無欲自得而豐中庸則可以爲德與義不同尊與樂不同也與人之勢位對者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特不可放倒中庸也故須尊卑則彼以其富我以台仁彼以其貴我以吾教吾何嫌乎哉所以能自重而不輕人爵之榮也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中庸亦顯萬物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皆中庸正的道運量東導人人得朕面苦之故則樂樂則在彼者肯其所不爲在我者皆古之訓又何不能自安而辱於外誘之有

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特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此乃節節樂義見於行事之實錄也。要別其士朝不失義  
 病。為尊德樂義也。連不離。連而尊德樂義也。尊不失義義字  
 象德連不離。連。連字。象德義。義連二字。應上人。如不知。意然下  
 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胡  
 謂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  
 功言。此則推進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放字及經註內重  
 而外解。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聖訓義與道非二道之守於己  
 日義義之推於人曰道不失不離。是不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  
 而無變。樂非貴賤富貴所能易也。義合註此條註中實字重見  
 於行事。下條註中實字易詳。旨其實也。有別回。越發故士節  
 有三說。依新安陳氏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則  
 見於行事之實也。依彙引從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  
 則就分窮達說。候有疑。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  
 則就行事言也。與平日言無礙。而存疑為長。徐南州曰。見此本領  
 任他窮達。未必不失不離。到此義無往而不善也。此用故字不  
 字文法神理。同尊候曰窮貴乎有字。達貴乎有為。不失不離分  
 別在此。不失不離正是  
 著工夫處。義是尊樂之實

五峰集附太極

下孟

●

青院藏本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示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虞夏商周此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與道致治以慰窮民平日之所望方震仲曰請道字若不從民望中被推出來便可易換  
他處被字亦折不離同聯便曰己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使得  
己民之所望有道也不能故不失望前星湖曰因窮而變為商  
則為儒學便是失己因達而流為雜術為近功便是失望今反  
然是棄義喪義者以得己不失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句義約名而外求者孟  
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  
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德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  
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義則失己矣。達不  
離道則凡其注指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謂民望也。得志  
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日  
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則亦若  
子本志之所欲也。漢劉氏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內外  
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亦善達亦善窮。但達則能  
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新安陳氏內重修身  
之實而名自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顯乎其外而  
欲以是自見也。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  
士得己之實也。願氏善即德義窮時不曾減達時不曾增。蓋引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窮達尊德樂義已舍在內。不可以內  
重為尊德樂義以外輕為尊德樂義。存疑既言士得己民不失望又  
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不得  
志修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  
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則可以盡善矣。無往而不善者。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下  
章也。蓋合註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盡善矣。上無往而不  
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割裂。蓋四句併讀互  
讀見體用一原毫無虧欠。可想見其貫通處。國隨錄按。合註  
與存疑同。若依前引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窮不失義節  
自故士得己以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從。蓋自漢曰二則  
字有隨時旋轉意。余謂此道今人不信。故引古人以証之。  
澤加於民。民不失望之實也。修身見於世。豈非得己之實哉。古  
人得志不得志。雖若有異。其源頭只有一箇尊德樂義字。蓋  
曰士得己。只問身之修不修而已。豈問世之見不見乎。然名不  
顯著於世。即是修身之功未至。積善而有光輝。故須兼說在這  
裏。周禮。行教以達其道。能澤加於民。修身見於世。所謂  
飽乎仁義。令聞廣遠。達於身也。不云見世。而云見於世。所謂  
之實。自為樂善而不可掩耳。惟澤加於民。所以能樂善。惟修  
身見世。所以為善。下二句亦上二句而加言其窮達皆善也。士  
之一生。非窮則達。窮則兩善達。便兼善所謂無往而不善也。註  
山窮達收結前文。

惟窮達而後可以遊。惟尊德樂義而後可以盡善。尊德二句  
最重。蓋莊所謂內重而外輕也。下三節指出尊德樂義之實  
一節。即說出莊所謂內重而外輕也。下三節指出尊德樂義之實  
尊德之實。是尊德樂義。少推說一層。惟不失放得亡。然必至得  
己而後。其不見其不失。推說一層。惟不失放得亡。然必至得  
其不見其不見。是又推說一層。內推說一層。惟不失放得亡。然必至得  
又從得己。推說一層。內推說一層。惟不失放得亡。然必至得  
此而後。可以盡善。必如此而後。可以遊。遊豈易言哉。遊字  
收處。自應抱轉。但此不必處處懸。至兩道理不可說得太遠  
便非。蓋聖賢立論。微上微下。無粘滯也。見龍記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棄保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  
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與起於善道也。文  
南軒黃而後興。此衆民耳。若夫棄保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  
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國隨錄按。文  
武與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  
為善否則為惡。矣。惟棄保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  
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  
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  
而以棄保自期耳。國隨錄按。朱子既解曰。卒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又曰。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據見在言。則是有  
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四  
清。謂與字。謂與起善道感發有為。有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  
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棄保。正孟子之所。學者。陳同父  
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固勉學者。文王  
者。舉此以見。何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此自古聖人獨隆遷  
矣。待文王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後。只是此種人不

遇文王必不能與所以謂之凡民是概其不能與非謂其難與  
不足貴也此意須辨○待文而興則是今日斷無人能與便  
不克行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  
人復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非所以待後世所謂崇德亦  
不是教條才智一流只是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不背不移則邪  
崇正孟子雖然有自任之意○須思其所興者何事如孝弟忠  
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幸無其入所以發  
此嘆○徐自漢云凡民家傑其品皆由心自造孟子于此語以  
與不與分凡民家傑之品非以凡民家傑分與不與之異心一  
隨於凡民心凡民心一作家傑則家傑後徐說妙極存疑謂家  
傑之士亦天生成就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家傑雖  
亦由資稟然人苟能自興則能變化其資稟之不善而為善矣  
立論起必借人之教育以成玩雖字稍字未嘗限定不要文王  
王作法計耳  
豪傑半由天資亦半由學力註中惟上智之資句不必太泥  
湯武反之難道非同世之豪傑有子資而獨同一頁之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

書院藏本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皆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  
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以外物為重者不得其欲  
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  
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非量乎其過人也過矣○家則言加以  
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過矣○人處  
在內而前不足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  
以富貴為事○有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其所欲者固自在也  
求之古貴賤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  
是此道理○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雖過人亦能  
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也○附益也非是既富而又

自備身心不自滿足以此加之○伊疑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  
亦是道當得者若不得則辭之不但不自認欲然者大全據此  
則所謂與不與者若不得則辭之不但不自認欲然者大全據此  
其內重外輕可與進道若不得則辭之不但不自認欲然者大全據此  
身福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及合語蓋孟子自見有疑謂只  
就此上見得與不與之理○此人不但不自認欲然者大全據此  
尹氏成語耳○欲然者平日如此既得之後仍如此也○吳因  
之曰附字對本末言以其外物故曰附○行表曰此與有天下  
不與太行之不加身分固無有則卻是一  
路事充其極便不難到○馬地位  
尋常之不與孔子之知厚雲地位極高○蒙引以此相提并是  
日過人者見其有謙有養其不自滿足之意大異於情耳  
然則不可謂得太低其身分已進於無窮焉而漸到樂與好  
遠地位須要說得恰好方是○外至者無關於心附字正與  
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棄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  
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彼有恩  
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勝其餘此以生道殺  
之也彼亦何怨之有哉○則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  
而程子又自有被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  
曰被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快不常以此為說若曰去惡  
除害則正所謂時以止時者彼亦何怨之有且去惡去害如伐  
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之說  
而後不足以兼此也○愚謂程氏指拯溺之類雖不免於勞然  
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  
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亡不  
獨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之所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曉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其意妄作而已矣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諒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案）按朱子謂彼有惡罪當死若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可得云此正所謂吾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矣。一說如與兵伐罪豈不是欲生斯人然鋒刃之下不免有死者雖殺之而實以生道殺之也然民雖死而何怨之有此二句即孔子易傳說以使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不必謂死此人以生衆人也。或曰二說俱不可廢其義始備。一說以佚道使民勞者此人佚者亦此人也以生道殺民則死者不可復生矣是殺者在此人而生者非此人也但所殺者寡而所生者衆其殺之實以生道殺之其生道歸於衆也故不必同。原釋二怨字即指被殺之類其曰之類則固有以該衆也。案城等事又與註之時言之耳。固勉錄除害去惡似已盡殺之之事註又云之類二字者蓋指其中條目耳。與上篇殺衆之類稍異。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老丘

人欲入下道也。此一人亦生道也。免於死。誰能不怨。而不知特不以佚道使民生道殺故也。以字雖字不字。理緊相呼。應須以佚道反中。說出正相。處乃妙。○二道字重背道而馳。民情與違道而干民。者皆不可有。務殺。始息。養好。而曰吾以佚民。吾以生民。則亦與安勞安殺者。等耳。此層意亦須補出。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兩足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履於地，遙於三四步，以手中塊擲之，中者以爲上。虞翻曰：擊壤者，蓋民之從規揆，狹窄時下，雖得民之驩，然豈能久哉。事遇意，思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案）按虞翻曰：二如字，似何何如，如如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遠，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虞翻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之氣象，存存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德惟德，往來朋復，爾思是也。

父母體貼者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然則之恩施於孫子後  
為草木子孫者若以為當然何嘗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王  
者之民雨膏之草木也新者之民枯槁之夏畦也可謂善  
論矣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神也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  
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  
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  
為也庸民功曰庸民之功庸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之夫  
是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使我也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  
田墾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新安陳氏註因民之所惡云云即  
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存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堯 書院藏本

為之而怨其德業之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曰遷善敦  
也不怨不庸不知為之也神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  
處註最明白劉註次節正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  
上之志也本支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志也合之上下  
兩忘也則勉勉殺之而不怨難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然依  
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精別○劉註甚明吳因之謂生  
民神降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也如此則將兩節分作兩  
層了不是○遷善不知為之多少經營然民只見出於性情而忘  
上之營治○蘇軾曰實有為之遷善者在而民竟不知其誰此  
中境界與老死不相往來及不知有漢魏晉者迥別○周聘侯曰  
殺之利之為之正王若功用及民處過  
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在此上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  
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  
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  
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宋子思歷不必身所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履政之所及風聲  
氣俗之所被皆謂之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  
者化則凡所經歷無不化不化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  
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誠  
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  
所謂神也○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  
之化曰作大而化之之化有病只是所歷歷處皆化者便化  
當一震而萬物皆生動無一不化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堯 書院藏本

神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  
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過一番相  
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神降如也而下  
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存神處存神造化理說甚精正得孟子  
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  
主處不是主幸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存則存主處便是存  
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反覆此一役自可見○此幾有所存  
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有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只是尊食靈樂以迎王師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千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所存者神吾心所存處  
便成就如神下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  
神事之成就如神也○南軒張氏謂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  
民欲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  
由於其通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慶源韓氏德以其德於己者而  
言樂以其見於事者而言新安陳氏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  
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  
其體化育之流行也觀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  
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

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陳氏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鄉人聞太王

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陳氏仁言發於心

而未如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己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

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善教得效之大小言即論善道

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論善道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以仁言為善政仁聲為善教或以善政勝於仁言愚謂既為善

政必不止空言仁言而已自當在仁言之上也周禮侯甸甸漢交

旗詔父老扶杖往觀唐德宣教山東感泣思奮二君之言如此

況仁言乎仁言未嘗不入人但不如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

治術淺深仁言善政不可說壞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禮謂輔仁善政亦非徒向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

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

心感而誠服也錢古士曰雨不如字似已說盡兩也字卻有說

不盡之意蓋對嚴曰治只有政教兩端發之為言播之為聲

政善教正仁言仁聲實事至誠實曰要註云欲節不如字且

註制外格心印下節意勿用出思謂制外格心此處就上之更

民說下節則言民之應上

說自不相礙何必過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

君也廣源輔氏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節用之有節故

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

父有不足道者矣聖賢之於民之意蓋謂使民無不如其

愛得民財則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然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

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若就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

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

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民財不止謂愛君言民

有恆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

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

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其勢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

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同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

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

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

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當

從之得民心是其教成民入其德而後上於天也仁言亦當

愛之其教成民入其德而後上於天也仁言亦當

兼不忘得民心是化於其教而回心向道則得民心則格心成化

新法得財非橫征暴斂善教則教德明倫得財則格心成化

此說最善蓋善政豈專是富民善教亦兼教養陰陽四時之

足而立之謂乃就錢謙益云法守度也胡敬曰善政得民財

是率天下之民分田制井井井最重故以生天下之財非是重

財有大道則財足亦此意也○武曹曰法度禁令亦是欲民

之遷善遠罪善政中國合教德大學之新民不惟有以化之而

必有以處之則善教中亦棲意焉。同勝侯曰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犯愛之是愛其教而樂從兩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之愛苦無着落且與

得心此後矣  
治之善者必出於仁而有政與教之不同善政與善教宣之為言則為仁而言則為政善政與善教皆仁之為聲則為仁聲而起於節○民畏民愛止就民說得財得心正應次節得民心上說教上二句又深一層又後一層○得心要與愛字有別愛字是初被教時之誠心後則化而為美而尊君親上善德而死眾志蟻聚而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真氏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孟子學是修習處是思慮論吾人用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就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書講義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一片○只為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為外錄無復以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為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任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語矣孟子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廣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愚謂孩提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能也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喻人也○孟子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

能一者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宋子無他達之天下○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潛室陳氏問也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也○此章無他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說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親親敬長在仁義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附闕此章大意是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此章大意諸理盡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緣也○蓋蒙漢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蓋說九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能即是仁義不可死性情之別作推本於仁義說○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為仁義者見得人其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也○愚謂此章上二節語無二意也○說以上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於理俱無礙但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說翼註俱只云親親即仁敬長即義是義乃天敬達之天下所以便謂之仁義者蒙引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為仁義也其明因之云愛敬達之天下若不原是有是仁愛何以達不是原有是義敬何以達此似以愛敬為仁義之發了稍誤○仁義非由外緣是要人盡仁義之意○知能俱在用上說暗指仁義孟子以仁義為良知良能能達之天下何有不能之人○附闕此章大意是言不同○附闕此章大意是言



此爲當時說仁義爲外飾而自失其良心者發不學不處正指出知識之良處該擴稍長正見其不學不處處說出愛敬二字便已點在仁義上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父兄兩也字只作指點語氣達之天下正應轉無不可將學處說壞○擴充意補出更好然此章未講到功用上說來殆自然無迹方不失語氣見龍記

下盡心上

吳  
書院藏本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朱子問、嘗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理充、卷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雖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註、至虛至明三句、由其感而應之用、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善言善行者、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孟子又嘗曰、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  
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盛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  
善。卽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故禮記  
上載是說也。他無異於樂人處下文。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  
處。一聞一善言。便惕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  
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  
通也。○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  
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如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  
不見之行事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澤然之中。再  
理思具。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決江  
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翼註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  
不通。非二意。蓋無所不通。卽速也。卽莫之能禦也。說盡此章語  
氣。與吾與同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  
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  
世。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四書講義及其下截卽在

下 卷

書院藏本

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截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說言只形容箇無見聞時渾然氣象耳俗解便要攸實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唐後便不渾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雷濱河澤矣唐聖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妄乎困勉錄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雖在上半節內已合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達如愚章一倒○居深山四句原放透上說但其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耳塗柱謂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入定然後有明通境界最是渾然真聖非流行布道莫禦於外乃決治融楊莫禦於中○蘇素龍曰其始也無所見聞似與野人同其迹其既也不復野處卽與江河同其流不然空藉此同一舜也而如此其無異後此又一舜也而如此其甚異也耶江武曹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上半節意也發得此意透則所謂一有感病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者自水解的破矣

舜之所以無異於深山之野人者乃正其所以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要看及其二字此二字不足說前後互異乃正於分界時識其合縫處耳○心至虛則無所不通心至明則無所不燭其泐然無物者卽其所以知周萬物者也解則萬理

畢具渾然不露動則一理不遺有觸斯通沛然莫禦之機已  
早於於深山之與居與遊中故一聞善言見善行而一發不  
可遏也  
見龍記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  
以禮義制之則爲所欲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  
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至謂其所欲不欲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自知了到計  
較利害御自以爲不妨便自甘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  
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逆其私欲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華陽范氏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不欲  
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  
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  
附註此大學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兗 書院藏本

意章事無爲其所不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中之  
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也雲峯胡氏有所不欲是就其本末蓋惡之心  
無爲其所不欲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其動而充其善惡之心爲是一  
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善惡之心是眞能  
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李氏之說上言  
禮義下言善惡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欲其所不當爲以禮制  
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  
施之斷制義爲尤切斷然不爲其所不當爲不欲其所不當欲  
則在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大義之用而已蒙引註所謂義不可  
勝用者不可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爲不欲字內因德  
俱有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已矣句內指陰陽義切於行  
故以義言顯之見於事所爲也微之而於心所欲也此即集義  
之功即致曲之事即他章所論以義言亦不妨但須依蒙引  
作專言之義看即依註以充義言亦不妨但須知與後達之於  
所不欲爲不同傳錄泉曰不爲而爲之者私蔽之也不欲而欲  
之者私累之也一事求之而一事之中未嘗察於始而意於  
終念念精之而念之中未嘗察於初而忽於後一事之不爲

一事之義也充之而吾心所以宜爲事者於此極其廣大矣一  
念之不欲一念之義也充之而吾心所以爲萬物者於此極其  
光明矣注武肅曰人皆有所不欲達之於其所爲章所謂不爲  
所爲皆包在此章不爲不欲中蓋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故  
或於穿窬之心有所不欲而至於受禍故言不言語人則未免  
爲之矣而要其羞惡之本心論之則寧羞之心固其所不爲受  
禍故言不言語人亦其所不爲也故曰彼章不爲所爲皆包在  
此章不爲不欲中也彼章惟有所不欲而有所爲而不爲之所該  
者狹故必出而不爲達之所欲方爲擴充此章則不爲所爲俱包  
在不爲不欲中而不爲不欲之所該者廣故即此無爲無欲之  
心便是擴充此兩章之所以不同也註以擴充羞惡之心解  
無爲無欲以義不可勝用解如此而已矣故必須切不爲不欲  
立論若推到所欲不欲上便與擴充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不切  
此章武肅最講得明透無爲無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者  
義不可勝用是正解如此而已矣句不必添出爲所當爲欲  
所當欲一層若添此一層說來反不警切且孟子語氣中本  
無此意○不爲不欲一層是人之本心也爲所欲不欲爲不欲所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兗 書院藏本

欲又一層是氣稟物欲出於其本心也無爲無欲又一層是克  
去已私而復還其心之本然也死而無字精明剛斷意屬若  
多故專貼義上  
見龍記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

德慧者德之慧也術知者術之知也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  
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明須有操實工夫方磨  
得出聖賢補氏德之慧謂慧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也  
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  
鍊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  
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蒙引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  
謂之術此下舉德慧術知以彰其貴○慧者其見之敏有以均  
於事之未然知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當然○德慧者德  
之慧德字廣註特其一端知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  
節也信德之實也術知者術之知術字亦廣○人之有德慧術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人平居無事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習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較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禍人而深戒懼乎當憂忠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詒 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互相發。故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  
患之境。處孤尊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阻而深自力  
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  
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爲吾患矣。有疑  
操心危者。祇就慧術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  
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四書  
脈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  
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卻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措。德。  
慧以心言。內之達術。知以事言。外之達非由疾。疾無以動心。忍  
性而達其內。無以增益不能而達其外也。困。勉。錄。此條雖本存  
疑。然存疑。初分先事。臨事。殊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臨事。  
而操心。慮患。不可分先事。臨事也。○孤。尊。情。義。隔。於。君。親。勢。分。  
制。於。近。嫡。欲。效。其。他。款。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忍。李。安。  
漢曰。德慧者。由心得而發之。慧術知者。由道術而生之。知操心  
危。以存心言。德慧所以能明者。以此慮  
患深以處事言。術知所以能周者。以此  
此卽前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西銘。負。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亦同此旨。○無。虞。疾。者。亦。豈。必。無。慧。知。有。疾。者。

亦豈必盡有慧知然慧知終得之疾疾較多要看恆存乎三字下孤臣孽子正指其人以責之操心危慮患深應扶疾句故達二字應有德慧術知句見龍記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漢原輔氏  
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  
悅者葉引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爲容悅而  
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爲事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爲  
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徐疑事是君則爲容悅言事是君則專爲  
取容悅也要看箇爲字是專務之意周鼎侯曰則爲容悅見得  
國計民生君德臣品總不服計夙夜看督但有此耳其心術畢  
於斯其才力竭於斯所以爲鄙夫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附

書院藏本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韓氏此卽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歷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所務者猶小人之所務。故遂承上言事君人專務爲容悅安社稷。則以安社稷爲容悅言。其以安社稷一事來做小人容悅一事也。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一事相似。此節人或謂以安社稷去爲悅或謂心中以此爲悅俱不是。如此說註何故又找上文來解云。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悅其君。四書講義悅非忠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高蘇生曰。社稷重器也。而有怠力者。無異日用之器。安社稷大事也。而有怠者。爲得其中心之慕。彷彿柱石安字取常變言。議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勤懇之忠堅守之節復能始終善全而

有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分明見得有此聚時也治亦達亂亦達是皆五就焉五就樂而官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進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劉峯胡氏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日有天民者旨意不周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之生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伊尹耕莘呂鈞謂之時可常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

在此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則其德已著矣山陽氏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爾軒張氏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恭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關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得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所主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盡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極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之者正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書院藏本

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其心矣。存焉。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此章論人品與答諸生不害與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同。謂家訓欲為人臣者。以客悅為戒。而由忠以達於大山。大以達於化也。國書。此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我挽回者。四書講義。王房仲云。聖賢議論有品。定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者。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為輕重。殊非本旨。按如房仲言。四節為歷數。耶為偶及。耶為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總註云。忠矣。然論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論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必欲盡去之耶。爾。雖錄按孟子以伊尹為聖。而此章註以伊尹為天民。則只是大而未化之地。位耳。蓋後言之。則大而未化者。已可為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足以為聖。矣。爾。中。案曰。大人者。有安社稷之忠。而無求安之心。有達可行之具。而無必行之意。無我得正己之盡。不言而克聖存神妙。應物之原。無為而民自正。本而化之者也。聖人之事也。爾。附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者。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論漸。張氏。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觀王天下之事。如大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引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為重。於三樂為重。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後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書院藏本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爾。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安。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樂。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謂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亦是。有故。此亦是。係於天者。俱因之曰。一樂。失會。二樂。感身。三樂。得道。此處全要。把可樂者。著實。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安。爾。引。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愛。也。人。所。以。俯。仰。愧。忤。果。於。己。私。不。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獨。其。然。而。然。矣。爾。今。人。心。中。雖。有。一。事。不。快。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類。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爾。功。山。曰。上。下。同。流。而。治。然。白。得。聖。賢。同。歸。而。快。然。自。得。靜。與。天。俱。動。與。天。游。何。我。非。人。何。人。非。我。此。為。不。愧。不。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磨之才。而以所樂乎亡者。不愧不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

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孟子曰：此樂與而有焉。新注陳氏：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達。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徒。一舉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前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舉亦終未能得也。蒙引：英才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磨之才。若秉有學力。則必有字不見分曉。英才謂才之英者。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孟子必欲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類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不可必得。故思其次。附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當時。亦未能得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言。並傳天下。後世亦不可謂不獲其澤。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教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澤也。蒙引：天下二字。要看見非一病。一國之善士也。蒙引：孟子曰：英才疏得。透青字。乃折得出。若一病作教人。語何處。不該。孫仲曰：英才教養。學不必如蒙引。只以實言。有學力而未成。正須教育也。在武備曰：題要在英字。亦在育字。須從英字。講出青字。乃非一切教人。籠統。諸儒。蒙引曰：英字亦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三樂之中。知不愧不怍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閒。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府隱孟子此論。於勢利窟窟中。挑剔出真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見識。不敢作此語。與因之曰：君子之身。天倫人紀之身也。天一人合一之身也。英才待教之身也。一樂天而王。則人也。二樂道而王。則勢也。三樂在萬世而王。則一時也。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有三樂。非但王天下者。雖全。即君子亦有以盡致者。一樂屬天。三樂屬人。不可必也。所可自主者。二樂耳。君子亦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地闊民衆。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亦足以爲樂也。蒙引：廣土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志。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樂哉。○君子欲之。非謂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附錄：慶源輔氏謂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存疑亦主此。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說：聖者。胡氏謂所性在所學之外。二說似不同。然實不相背。輔氏是正。應奎臺乃分言之耳。張羽臣曰：聖賢學問。內重外輕。他處將性分勢分對說。其重輕易見。此說說廣上衆民。則澤及一國。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惟其爲性分內事。所以君子欲之。樂之。且肝益生色。與那所欲所樂事。業非有大小。端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只是一齊到底。如何。卻說所性不存。蓋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也。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應輔氏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試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情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蒙引：胡氏謂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建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美 書院藏本

有所加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其所得於天者不在此也或曰  
 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此謂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日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  
 日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  
 大行必中天下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  
 能行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府之  
 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育之以己之天竟彼之天聖人之心  
 深樂乎此而其樂則在性分之內且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  
 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則自大有間  
 哉公認樂以君子之樂不可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己  
 之性而自憐以爲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告時君以與  
 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者也案引中天下而立  
 吾卻居其中也竟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  
 吾卻居其中也竟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  
 土言定四海之民對衆民言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  
 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胡氏謂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  
 云云一時之澤也此說謬率是言也聖人之生皆不肯行道於  
 一時而專欲傳道於來世則當時之民將誰授之乎○所性  
 與所欲所樂虛實不同則兩箇不存亦當異看所樂不存言未  
 足爲樂也所性不存言性分不因是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翼訪中天下而立詞雖指建都意不重建都蓋  
 其意只要見得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一隅耳○定四海之民  
 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統御一說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  
 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合○圖書閣定字是王者平  
 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  
 養不成就教不成致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  
 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竟與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  
 於天地間也○周聘侯曰彼之樂之是伊尹納諸心乎孔子雖聘  
 天下孟子三宿出豈意正此理也所性不存是伊尹窮處  
 孔子樂亦在中孟子  
 何爲不豫正此理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生來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生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美 書院藏本

註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  
 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  
 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  
 處賦畀之中孰若進而得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  
 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  
 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諸題連所性字  
 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蒙聖賢說話意各有主伊尹曰  
 與我處賦畀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便是若爲堯舜  
 之君哉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而孟子則曰所性不存焉豈有  
 所主曰不相背也孟子若無伊尹一段意思當時亦不歷聘列  
 國且三宿而後出豈矣伊尹若無孟子一段意思則亦不能  
 吾於賦畀之中容隱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  
 而不與孔子飲水曲肱樂在其中也○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  
 全受之於心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  
 矣惟其分定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固得位行道性有此  
 樂用如燈有光耳豈非性善一室燈體不加益藏於懷中燈體  
 不損而體顯不加不損是性善體本無加損○漢陰子性定故  
 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處爲定李德裕曰兩性字甚大  
 行窮居自是無定處所性自是有定處則斷無因分定自是合  
 下便定了不是君子之分定他人之分便不定然性體在人雖  
 同是一定而氣拘物蔽不能不失其本然惟君子氣稟清明無  
 物欲之累根心主色於本分性分乃能不虧故朱子說所性  
 以堯舜性之作証蓋此是論君子所性不是論衆人之  
 性也但謂定是後來工夫不是本來稟受則不可耳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  
 之四德也○四德卽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  
 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  
 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655

論根字爲切要。乃因勉錄。生色。雖由根心。然亦不必專重根心。思所未嘗。○呂氏云。根字非自然。而然。思謂根心有得。自反。之者。有得自性之者。謂類其明蓋此君子乃通達人。而呂氏所言。似偏。○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下云。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得。來著土了。思謂此數語。亦不可謂。謂堯舜性之。便是性。非心無處。著性。故曰。心載性。但氣象不清。明則根不立。物欲爲患。欲則根不同。則則侯曰。朱子謂此以性之言。所性之。蓋乃聖人盡性之事。非衆人大共之性也。看下文。根心。生色。便見。○見於前。有見之者。即此根心之仁義禮智也。於字不可忽。○蓋。分中之。慈。不在天。

此章一層深一層。一節。首節。所樂不存。故。次。節。承。首。節。言。所樂。次。節。言。所性。不存。故。三。節。承。次。節。言。所性。三。節。言。所性。之分。定。於。天。故。未。節。承。三。節。言。所性。之。復。全。於。已。性。德。全。於。已。故。自。有。根。心。生。色。之。妙。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會。無。所。加。難。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本。無。所。損。蓋。動。樂。自。而。於。性。天。之。內。而。性。天。實。超。乎。動。樂。之。表。也。○分。定。句。最。重。君子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奎

書院藏本

根心。生色。亦。能。不。窮。其。素。定。之。分。耳。見。龍。記。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亡歸矣

己歸謂亡之所歸餘見前篇。新安陳氏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

德居其二太老以爲言仁人以德言也。存。題。天。下。有。善。養。老。者。

則仁人以爲己歸是亦文王事而泛論簡道理如此謂就文王

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周。禮。侯。曰。前。言。大。老。此。言。

仁人仁人即大老也。但兼德未二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

以養老望當時之君也。後二節詳言。

文王養老之政正教之使知所法耳。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

母幾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幾二也餘見前篇。○聞氏曰孟

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

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學王道不遠乎此寓意深

矣。○聞氏曰。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饑言八口

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以要得無

饑寒耳。老者固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聞氏曰。五畝之宅條曰

文王治岐之政且其說到養老上至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條曰

二老以天下爲心使生民失所而但養老必不說養明矣。○聞

氏曰。第二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爲制其田里

教之樹蠶桑其妻子三句根本。○樹牆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

文王治岐下可承而令民樹之桑以備

蠶之用書五畝第二母幾亦重文王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

十非帛不爰七十非肉不飽不爰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兔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聞

氏曰。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

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只

以羊從之。○聞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

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聞氏曰。言所謂西伯善養老



有鳥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  
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  
財之源後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聖聖皆貴如此則  
聖人治天下使有食粟如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指易  
田畝薄稅教食以時用以禮存疑新安索引俱以爲推亡之有  
餘積人之不足蓋緣上香壽明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足說未  
後思見只是有恆產有恆心章兩謝講義或云孟子不言功利  
此卻言富言財富有分幾子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  
看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看眼正見孟子行仁貴實本  
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  
宜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若聖人治諸富足財  
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其矣蓋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  
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教養如水火同語乎○聖賢論治有舉  
其全有舉其重如對聖惠齊宣康支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  
重也原本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  
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下文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  
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科目在下不止易  
得四句矣○仁字即在教養中推論見民富自然之效驗如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四句引起至足見足民中寓仁民意樂乾若曰使有句使之在  
上教養句足在下教養不得意大力曰物不爭於輕重爭於  
有餘不足不足則爭非以其重也有餘則讓非以其輕也曰在  
斷曰教國時生民養故孟子論治俱重在養上然告齊宣王  
言有恆產則必有恆心此章言教養如水火則必言天下焉  
有不仁雖以富爲主卻與當時功利之策迥別劉七澤曰仁字  
不由教化來實標識曰此言王政之重非言王政之全故只說  
養邊精神全在使字首二節開財源節財施正是使民末節因  
教養帶出仁字總見養民爲重意李詩雲曰禮義生於富足一  
不富足則子私其父弟私其兄而親戚鄰里之懷問往來更不  
必問矣一富足則則戚相周鄰里相恤而父子兄弟之孝慈保  
愛尤無所不用其極矣故  
仁字上無弗與說妙  
此章是言仁民不外於足民末句亦不得看輕謂只是帶說  
者非也孟子告齊梁肅諸君總是詳於養而略於教非以厚  
升學校爲可緩也蓋有恆產者有恆心學國時生民塗炭不  
得不以易時薄稅仁政爲亟亟而況天食既足禮義自

與事止圖其半而後已收其全矣故民可使富則不可勝用  
二句正與末民焉有不仁句相呼應求水火無弗與二語便  
已伏仁字意在內兩層意思須要說得破治若將末句看成輕  
帶帶至收處方硬裝上去便失題旨矣○謂足民之外別集  
教民之方者固非謂此章只重在養而末句輕帶可略  
者非○仁字卻要緊看不可說得太深 見龍記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  
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國朝輔氏觀於海則天下  
遊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  
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爲衆也○潛室陳氏仁不可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東言仁者難爲衆者有衆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無  
太山之前難爲山大海之前難爲水謂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  
天下就聖道上看便是處賢人之地下視一才一德之士小  
處聖人之地下視賢人君子小○登太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  
所處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就他人所見言其大觀  
於海者難爲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句說統上二  
句就本身所處止言其大下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白  
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論約註所處  
屬聖人所見屬學者○曰張氏云聖門難爲言謂既難聖人  
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說說觀海觀  
水流味雖至簡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此句則難爲言云此  
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爲言  
者非謂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一句一例亦是形容語按  
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一句與上一句一例亦是形容語按  
通是形容語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止意登  
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聖人之言在易詩書禮春秋上諸  
難爲言亦見道之言但不免有偏耳不當以儀秦老莊作正錢  
龜壽曰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難爲言地之有東山太山也猶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程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濶而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封濶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魏安陳氏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突

書院藏本

證之所謂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謂處正是大其源卽是本。參  
 力與虛與無處正是大其明卽是本。○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至  
 然之中萬理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  
 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鳴呼盡矣。○聖道之  
 大者如坤虛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其所謂本者何也。卽至誠無妄是  
 也。但看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云云則以有本而大  
 可知矣。○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  
 是一理。源然而已矣。存疑經論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聖道之大也。天下至誠則其本也。○源與明卽是  
 本也。註云則知其源之有本本就在源上說。蒙引謂知其源之  
 有本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是也。則知其明之有本亦然。日月有  
 明是就紀明當本若就明上再討本當云稟大陰之精遠下且  
 與水之木不類淺說觀水有術二字不可與明字對。聖註體  
 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尤者尤必照言有一際可容其尤者  
 必應轉求仲曰明非有體陰精陽精若凝結而成體而日得之  
 爲日月得之爲月明非有兩互陰互陽若對待而成兩而日以  
 之爲水月以之爲火日卒矣。溪曰觀與容光非水與日月之

本乃水也日月有本之發見處水之無本者如雲濤海池暴漲積溢必不能滔滔長流而有淵光之無本者如精火流電頻擊閃滅必不能驟驟久射而容光必照就此不患虛觀之則知其有本者如是矣莊子曰衆引以一貫之一爲聖道之本最爲的當議之者非是謂勝侯曰在水無源流必涸焉得有淵日月無明光必晦如何容光必照兩句一順一逆皆於用之大見本之深也容光必照只是纖悉必到無微不入意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宋子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

五華集詩大全

上上靈丹

究

書院藏本

破其事如鶴鳴于九皋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鳧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遠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又陳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廣源補氏知自有諸宅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遠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新安陳氏盈科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東陽許氏第一節兩字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三節學者當學聖







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通物外儘是其身微似耳然不似也。則引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似借辭非實說。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總是以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不爲之總言其此句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蓋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校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不爲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則二子爲失之不及。墨子爲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子各兼愛不及。爲我兼愛俱是孟子名之校一毛摩頂放踵正說他執一處非言其爲我兼愛之心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放踵突其頂也。放至也。此失於也。南軒張氏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問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借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程子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陽子按。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三聖相授。尤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

其曰尤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探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死之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之權。而常適於其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漸接前卻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姑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蔡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權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龜山楊氏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慶源輔氏楊氏資質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畀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論者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卻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周室陳氏問書之九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獨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爲中。死法也。香壑之異。執安陳氏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喪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案別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概以爲偏執。一而深闢之。○執中而無權。由前而後。無致知工夫也。猶子莫執中。比楊墨尤無理。天下之道。爲己與爲人而已。二者不能立。當其爲己。則不得爲人。當其爲人。則不得爲己。故顧子居陋巷。不復援情於世務。而八年於外。不復眷戀乎私家。蓋出處不違行道。理無兩立。當其時。各爲其事。是所謂中也。子莫執中。是爲顧子之居陋巷。而又援情於世務。爲八年於外。

學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害也。爲我善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幸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

...

國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  
 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爲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  
 簡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蒙引爲我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若是真義則何害於仁兼愛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若是真仁  
 則何害於義蓋仁義本兼行不停隨所在而各伸其是所謂權  
 而取中也朱子曰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惡竊謂若說爲我害義  
 兼愛害仁亦可爲其害道也此道字卽中而合權者也爲我  
 害仁之仁中而權者也兼愛害義之義亦中而權者也總註道  
 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此要體認精切蓋不可於道外求  
 中中外求權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不足以爲道中之所貴者  
 權非權不足以爲中竊註所惡執一者兼楊墨子莫獨樹樹  
 之一不能舉也聖人之中以貫之三子之一無往不廢固  
 錄註云時當爲我而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  
 不可用蓋爲我兼愛是曲學名目也錢永康曰天下理一而分  
 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爲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以爲  
 於悉非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以爲人者悉  
 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爲中者悉非  
 皮說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處咸非不當止以賊仁賊義

此爲異端者通者而發三節釋平說而玩猶執一句則尤重  
有甚於二氏者故與楊墨並列而辯而闢之○堯舜執中湯  
亦執中然堯舜執中本惟精惟一○米湯執中本以禮制事以  
義制心來所謂君子而幹中非子莫之所謂執也○中庸曰擇  
善而固執然則執從擇善中非子莫之所謂執也○中庸曰擇  
行舍之則然則執從擇善中非子莫之所謂執也○中庸曰擇  
而字亦所謂權也○若子莫則不行不濫不仕不止中立調停  
無一是處○猶執一也譬如人在屋內有左有右有中爲我  
者始於專篤在左邊者受者始終專篤在右邊固爲執一執  
中者始於專篤立左右之中亦豈非執一○楊子專篤在右  
左則凡右邊及中間所宜行之事後必盡廢墨子專篤在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夫

書院藏本

則凡左邊及中間所宜行之事彼必盡廢子莫專確立在左  
布之中則凡竟靠左及稍近於左竟靠右及稍遠於右  
所宜行之事彼必盡廢故曰舉一而廢百也○楊子賦仁之  
道墨子賦義之道子莫調合仁義之道而盡賦之自是正解  
然承庵先生之說  
更精見龍記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取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取擇而失其正理。味子饑渴害其正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引開飲食正味如何曰。此只淺說。如魚餒肉敗。不得其醬而食。便是不取擇而失其正味也。困獸銜徐若泉云。所說以饑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比擬。非也。饑渴誠費腹中一節。言說到害心志處。

其極也。按飢渴雖亦是貧賤中一節。然此處只是驗言耳。何得如此呆講。此釋本新安陳氏（重刊）曰。已此借飲食以著人心之害。欲人之養心也。重下節（范燕登）曰。末句講出。垂注實情。狀方應得甘字。（李尚書）曰。本文明以豈惟字襯托出。亦字來。知孟子本意。不重論饑渴之害。口腹而重論貧賤之害。人心也。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不以貧賤動其心。若前  
面於靈處。非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  
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變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富貴有當得  
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  
腹因饑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  
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  
與饑渴期。而饑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饑渴。遂厭  
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足害口腹者。饑渴也。害心  
者。亦饑渴也。饑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堯

書院集

所以可饑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  
動其心不以饑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饑渴必不  
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齊  
袂面存天理也陳引言心不爲貧賤所害如口腹之於饑渴然  
則過人遺失語意知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不可依新安謂貧  
賤不與饑渴期而饑渴自至須看上文是平說以彼欺此不成  
此處又合言之只看註自分勝彼說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  
害此饑渴就當食賤字看翼註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爲  
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養合心爲貧賤所害猶口腹  
爲饑渴所害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饑渴也○及人養見兩養  
講此與附以尊執之家領同意一是不爲富貴所加一是不爲  
貧賤所損不及人不爲憂卽過人遠意困勉錄翼註此條與註  
強合然又有一條云不及人不爲憂如聖人之忘故賢人之過  
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則又似說到將來矣看來兼說似亦可  
飲食有正味人心有正理乃味在飲食而饑渴害之理在  
心而貧賤害之於此而見之明守之定非識高養遠者不  
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何量是孟子語妙明明說貧賤卻借  
泮代之度說謂饑渴二字孟子訂富貧賤用是也說下節處

不露出貧賤字更見筆法但須切實  
兼意導不得如新安之曲說耳 見龍記

###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佚不怨阮窮不  
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龜山楊氏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印互相發  
明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  
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  
太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介可知矣蓋源流相注介  
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逾越  
夷齊則既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  
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關幽之意也  
微顯是謂說新安陳氏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今

書院藏本

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隔惟其廉隔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也。不以三公之貴移其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微顯  
顯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  
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顯之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  
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  
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顯其幽聖賢之至公  
至明如此汪氏伯夷微於首陽伊尹微於天不顧昔能不以  
三公易其介獨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微於不介故也觀註  
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說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  
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實台註欲得三公時貶其介以取三  
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  
以保廉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  
介者界也凡事有一定界限不得逾越逾介自是之固  
註謂有分辨者蓋界限必分明乃能把握持得定故守之固  
必由於見之真求三公不易則他無有可易之者矣。惠之  
介處觀其對或人之言雖三黜而不悔非孟子形容數語便  
可得其大概  
失 見龍記

###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與何阿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  
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  
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龜山楊氏為大  
言伯夷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案胡氏當與論語  
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事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新安陳  
氏因註於論語夫子之精微勿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  
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  
為孔說愚按之則愚按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是加  
一倍之數每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每度廣深  
則計之以仞是溝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全

書院藏本

為是鄭說恐非公遷來因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  
之餘如學如不及道者如斯日知其所以亡深造之以道及人  
也百人十亡不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以不可自責者皆此類  
也。引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註自明還是孟子言  
及之辭。有為者當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陳大士曰  
不責有為者之用功所已用幾何而但責有為者之及道所已  
及安在爾聘侯曰此節精神全在一箇字。不及泉三字甚妙  
明明有泉在而掘者不及所以為棄井若云無泉是天下有不  
可成之井也。愚按曰正意  
重在有為者三字重頓為是  
掘井者必期至於及泉有為者明德新民亦必期止於至善  
固是孟子警人之辭然學者立志亦必期如此乃可免於棄  
井之誡耳。○正成而止與中道而廢者同歸無濟而未  
至於垂成者更不必論矣故曰猶為棄井 見龍記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釋子身之是身踐履之也。也。獨子堯舜同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山道。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朱子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性。與。竟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性。字虛性之性。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的。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順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天下事。誰不任地。且如漢。祖。三軍。編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齊。包。未。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新。安。陳。氏。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歸。盡。五。霸。心。事。得。者。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在曰性。則天生。帶。本。曰。身。則。在。己。身。上。着。實。做。非。若。此。者。在。外。面。精。熟。玩。味。曰。玩。盡。心。下。動。容。周。旋。二。節。不。粘。定。嘉。慶。湯。武。則。呂。氏。所。謂。湯。武。只。得。得。影。子。良。是。但。身。之。必。照。定。假。之。方。與。後。章。反。之。不。同。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益。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朱。子。惡。知。二。字。為。五。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南。宮。文。公。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與。管。晏。也。且。如。與。滅。絕。諸。侯。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隱。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假。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虞。周。輔。氏。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益。全。以。之。自。欺。○朱。子。胡。氏。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任。氏。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說。宜。朱。子。明。辨。其。誤。也。○朱。子。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假。之。不。疑。相。似。○朱。兩。句。是。孟。子。數。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數。也。○四。書。脈。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昨。不。自。知。其。非。真。有。矣。○朱。子。謂。口。他。假。仁。假。義。以。濟。貪。欲。之。私。何。人。不。見。得。惟。彼。白。假。得。然。了。便。不。覺。得。亦。是。天。下。無。異。行。仁。道。湯。武。仁。義。亦。不。過。如。此。○



是在經緯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說義此章以  
功字爲主在隱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四書家調用之用其言  
實之實其教則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擺度也當字不專是府  
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異一云聲名顯  
赫後後說固陋錢公孫山之間只是彭更之意耳註兼陳相言  
者是極其獎而言南軒張氏以許行爲說者亦是極其獎而言  
○榮字二說兼用爲是汪武曹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廬據  
詩序所以刺在位者之無功受祿則小人不耕而食之素餐固  
小序本意也一翻轉看便見君子不耕而食  
爲不素餐又見君子若耕而食反爲素餐  
玩居是國三字則君子固非處高位秉國鈞者也用不過用  
其言耳從不過實其教耳而其有功已若此則雖傳食於諸  
侯不爲素餐丑乃以素餐爲疑不過過乎孔子之於魯孟  
子之於齊皆未嘗大用也然教言而反侵地三月而國大治  
宣王時四鄰畏服百姓乂安卽其效也迨孔子去而魯弱孟  
子去而燕畔執謂君子素餐而無益於人國耶見龍記

雙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  
 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朱子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

行方見於所存也。國朝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爲大人之事其志則欲爲大人之事耳蓋堯舜君民參贊天地君子分內事故顏子簞食陋巷亦有爲邦之問而范仲淹自儆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也和書脈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汚雖卑也此已

但得下節之意頭解志字前有窮理實踐功夫方能如此

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平

指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公遷朱氏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爲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爲王子言爲士者但當尚志也○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爲體而義爲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存疑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義之所行言孟子他日謂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與仁人無義人路都是此意○非仁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心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居仁由義決然做後來出仕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人之事甚大乃謂雖小不爲何也曰居民上操生殺之柄誤殺一人亦小事也漢說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歸寡孤獨吾欲觀之於一體也路之所由何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



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而為之者豈肯為之哉。則此講仁義要見得仁之目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切有志於仁者合註大人註明解公卿大夫備字註明云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新說不肯依註謂備其備也即萬物皆備之備不是預備他日大人之事茲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年經綸即他年之大人即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盡無欠此說亦通但背註只依舊說為是。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體於己是體指於民是用指於民其有我之私充其不忍之心至於殺一無罪不為而必居天下之廣居志仁之事也去其外勝之私求其必懷之志至於非其有不取而必行天下之大義志義之事也士之有志正有事在相勉勉處未人云殺一無罪四句是說說居惡在四句方說說志按說畢竟非正送艾千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謂上四句是充之至於至盡下四句是出之以至安充乘誤。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殺一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未條須看。看。玩

下之大道也不為不仁所為在仁不為不義所為在義八句一五一正上下聯看無不字正從辭小不為看出。淺說於殺一罪四句補出後日摘調於居惡在四句亦補後日不遇爾士目前尚是論志未有實事若將此八句作實事看便不是尚志了殊不知惟在實事說乃是尚志若虛有此志而未嘗有仁義之實豈未達時上竟不仁不義乎果爾則已不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從何而備。存疑謂殺一無罪斷指後日說為士者那得有殺一無罪事然則伊尹耕莘樂道時千難萬難又從而求伊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終身不聞有此等事孟子又何從而信之耶。仁者天下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事大人參兩天地曲成萬物只此仁義而已居仁由義達則兼而指之耳故曰大人之事備至聖皆曰爾惡在爾是也相摩相盪鋒鏖

殺一無罪八句淺說上四句指後日說下四句籠統說而意亦主後日存疑則八句總補出後日一層來聘侯僑雲則又謂八句總指現在而言愚按看兩非字是指士意中設想上四句自宜貼後日講至下四句則兼窮達包前後而言即前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若臣上下以兵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

皆信其賢然此也小廉耳其辟凡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

廉而大倫其不知義已其矣慶源補氏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殆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爲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

衛安厥氏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恭看公遷宋氏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血仲子之捨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故夫子以微事歸之孟子以大節歸之微人之以爲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附繫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即伊尹辭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視亦非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君臣親戚上下言則徒爲小節也伊尹辭以天下不顧自親戚君臣上下而遂之仲子爲受齊國而遺親戚君臣上下所以不爲聖賢所取也國初信字

當許字看信其大者此大者虛說不指大倫○大倫一虧雖實法非義之國亦無足觀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講中不可用約名矯飾意說統玩本文兩信字只因世人被他誘惑特爲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眩君子之公論難迷蓋世人皆信之要聖賢下文大節字如云齊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爲大節在齊人則以不愛齊國爲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爲字意方融潤脈矣可哉只以亡倫意發周聘侯曰信其大者即指大倫說非以讓國爲大也蓋仲子不食不居原從辟兄離母不食君祿來時人不知其持倫傷道見其矯廉若節途以爲兄母當辭君祿當辭此正他賢處不如此不足以成其高是以

重下親戚君臣上下句時兄離母不食君祿人倫已廢安得以其小廉而信其大節明暴其罪以告天下使無爲其所欺也○信其大者大字緊跟入齊大焉大字來即定人倫後說謂不指大倫說證甚翼註請在齊人以不受齊國爲大節在

孟子以人倫爲大節今只虛虛看此亦屬騎牆之見末三句轉手及四書脈講得是而兩侯更說得的確曉暢見龍記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存疑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說都

粘著人情上蒙引所難乃是就人情權變上說不是精微極致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候其說全無味了善乎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心耳四書釋義說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追焉則周之士師客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也明之作時文者盡稱士爲士師謬矣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存疑未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注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禮極權權總是國法便有所受亦歸矣

然則舜如之何

他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樂

而忘天下

雖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

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

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

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

難處之事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奎

書院藏本

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  
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極誠有  
未服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  
卑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  
也卑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  
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  
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卑陶之心者不能言也  
此一在之長也聖賢所無非洞見卑陶之心者不能言也  
國問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去其說施於周世  
家而不及舜何哉舜使皋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釋則朝  
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必出於此私於舜舜亦不以  
此所於舜舜此又不可不知耳周禮氏舜之有天下初不以  
天下與於已謂天理之當然而已爲舜踐人而任其法則失  
天下之公若舜舜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蓋所當  
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卑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稱賢之義  
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微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奎

書院藏本

心者其惟孟子乎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氣  
而類其治舜乃去之得母成樂而舜棄乎此不知天命者  
也聖人所以爲治奉天命而已若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  
則棄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爲卑陶既執舜舜之義而  
之義未之思也卑陶執舜舜之義而使之舜舜其義之義  
後是乃天理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舜舜之義而使之  
有父天理也孟子人倫之至也臣民之義而使之舜舜  
之樂樂天理也孟子人倫之至也臣民之義而使之舜舜  
者乎舜舜在天爲理在人爲倫一而已矣舜舜之首節是綱中三  
節言卑陶之義法末二節言舜舜之全親首節則如之何象舜與  
卑陶註可據國書無義法也然但執之末去時不復舜舜之  
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痛痛也然但執之末去時不復舜舜之  
境國意則情中未始無法固無難也然但執之末去時不復舜舜之  
大謬○執之而已矣南軒及後說因之俱明說是執舜舜而  
註案合註國書無義法則俱云只是執舜舜非執舜舜看來即作執舜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

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牛嗣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嘉

齊趙莊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顧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  
深宮。賜葬於康。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  
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之於薛乎。堯澤  
即襄十七年。築者。謂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  
得母以禹貢。謂澤名其門乎。按。聖諸澤在故宋國。敬子所封  
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曰。離陽故城在今商五縣南。東門  
曰在澤門。殆地志所謂。  
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一段。氣。象。觸。於。念。慮。之。內。而。懸。諸。心。目。之。前。故。發。此。嘆。其。意。  
不。必。在。王。子。也。未。節。設。論。口。中。似。只。說。王。  
子。意。中。卻。仍。是。喻。廣。居。者。耳。見。龍。記。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豕。引。食。而。弗。愛。四。句。泛。說。獸。  
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養  
周穆王之於八駿。非豕之比也。朱子因上文豕交字。而於此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為犬馬之屬。雖微  
文末義亦致其精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  
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此以  
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黃。際。飛。曰。玩。未。字。見。  
恭敬在幣帛之先。貫幣帛之中。周幣帛之後。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  
也。拘。謂。拘。實。謂。愛。敬。也。愛。源。輔。氏。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  
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  
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倫。交  
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發之。陳陽。許。氏。恭。敬。

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為實。引  
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等而虛拘也。虛字。從無實字。生非  
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莫是君子自能去矣。不待教之淺說。  
恭敬而無實。是亦不交。豕交。名曰。君子。又豈虛拘可得而拘  
耶。實。言。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字。恐。  
人。認。幣。帛。為。敬。又。言。敬。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  
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  
特。未。抽。出。耳。非。兩。層。之。義。敬。字。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  
虛。拘。猶。言。把。拘。空。套。子。拘。而。他。拘。字。是。懸。空。之。意。不。可。虛。拘。不。  
是。說。君子。不。當。拘。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個。  
勉。此。章。據。引。則。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指。諸。侯。說。據。淺。說。則。  
似。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說。據。深。說。則。謂。通。章。俱。是。泛。說。而。  
指。諸。侯。說。無。意。通。章。皆。明。指。諸。侯。似。亦。無。不。可。如。後。再。定。  
曰。通。章。只。泛。論。人。君。待。賢。之。道。當。如。此。不。可。  
如此耳。然當指諸侯。虛拘賢者。意即在其中。  
是。從。大。節。幣。字。生。來。指。在。外。者。說。實。字。正。應。首。節。敬。字。敬。字。  
是。從。人。君。待。賢。之。名。而。全。無。  
實。意。故。孟子。論。之。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  
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  
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  
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  
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禮。記。曲。禮。



與之相似而極其至○不踐形無以爲人不盡性無以踐形說  
爲場然可畏此正孟氏與緊爲人處也人只說性合一見形  
之富踐耳卻似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看  
落難處曰踐形雖目爲發人即相說侮必拂然然孰知  
不能踐形皆具體之廢人乎仇池注曰踐字兼一是實此形而  
不虛一是充此形而無遺注武曹曰形色中自然之理乃所謂  
天性若說形色即是天性便是告了生之謂性矣李儼雲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是踐形真實工夫彼修情於氣味聲色從養  
血肉之軀者不是踐形墮除聰明而流於寂滅者亦非踐形也  
爲騰侯曰人有此形往往失其理所以耳目爲廢手足爲廢  
官百骸爲虛作此踐字是  
成功實踐了然後是難辭

此即形下之器指出形上之道而舉聖人以示則意○形色  
只指耳目口鼻四肢上講不必牽君臣父子來說蓋既曰形  
色則須緊貼五官方爲親切耳○惟聖人猶曰必至聖人方  
可謂之踐形耳是極推重聖人語亦正見踐形之難也不但  
全然虧損固執此形即稍有欠缺亦不能完此形踐者以理  
印形兩相契合而無間如以足達和地一般耳○日惟日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百 書院藏本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葬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按陳氏丑附其說謂三年短  
而爲葬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  
已矣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  
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  
能已者非強之也爾引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弟者  
必孝故孟子非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

淚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終兄之臂說  
死喪之意在言外註喪之不可短乃用說孔子曰子生三年以  
下是對正意解爾註謂彼當自知四字  
我教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天良動彼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  
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厥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  
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縗縗既葬除之疑當時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  
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縗皆既葬除之註公子君之庶  
子也四時皆練又隨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此厥於父在本無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百 書院藏本

服爲制練冠麻衣縗縗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  
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厥嫡母誤自趙岐治於孔疏而集註仍之  
遂爲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註曰  
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謂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制  
喪親之數或謂之既喪之後註本有二說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  
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  
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  
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  
有以企而及之矣爾引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弟者  
必孝故孟子非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



非是欲即其傳之事以自解也。不知王子之不終我賦於嫡母。飲焉而不得者也。有王之欲短喪三年之禮。初無所禁得為而不欲者也。欲為而不得則為之。清行數月之喪者。為是得為而不欲則謂為莽之喪。猶愈於已者。為非其事。絕不同。安可以彼解此哉。看來公孫丑此問。尤無見識。其視禮之問。相去遠矣。禮也。海曰。以年不得以存。則以日亦足以志哀。論情則三年不為。論勢則一日不可少得。一日而母子為。亦愈於終身若路。人矣。笑因之曰。飲終之二句。斷諸數月之是。謂夫句斷數短喪者之非。

不教以孝弟。而以若月為說。其與飲短喪者何別。故孟子切責之。丑若以期年猶念於數月者。豈知得為而不肯為與欲為而不得為者。正不可同。然而觀耶。見龍記。

###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如時雨化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品之高者。成德達材。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又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蓋別下文時化。成德達材。各同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說所以二字。謂教之術有許多委曲成就。意李侯曰。看他那一樣人。君子便以那一般教予之。委曲成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在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此一法教之也。

###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自化。則子時雨化者。不先不後。後

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變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顏淵既化。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淵力到功深。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適逢以是告之。是雖播種之力。未至。亦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時雨及時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便化。如孔子之於曾子。時不空者。非其時也。天以物所受為時。聖以我所以時也。李則曰。化者。融然無迹。有非人力所能與。意謂剛曰。可化者。自化之者。雨時則不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機。情熟。致法五。備全在如字索解。

###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國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宋子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峯胡氏。孔門為兩類。而顏曾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化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妙也。雲峯胡氏。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速。皆自其天資之明敏。而成其德之益人。材所具。合下自有仁智兩類。而得者未必無。德者未必無。材於德為優。日德自其所優言也。有材者未必無德。於材為優。日材自其所優言也。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言也。德是心術。道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幾雖未大喪。亦不能保其全也。成德是面有蓋。而使之去其偏。入於去其偏。而一於純美也。材是有技能。底人。通於治民之理。而後有為者也。是是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致其極者。使至於極也。蓋註成德達材。據小註是。天資純粹。有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乎時雨化之也。新說大註。既以冉閔由賜為例。得全學力乎。亦通。則地。尊看來。可兼用。錢吉士曰。質之近乎純者。有大美。必有小疵。上觀乎昔賢之成法。各有以自先。進幾乎古人之大德。愈有以自廣。質之近乎教者。有專長。必有偏。若質試諸百事之經。營各如其所未足。細點諸一身之應變。愈引其所未能。則聘侯曰。成德達材。是君子數法。如此。不是學者人品如此。

###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

之說。事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存疑答問亦是門人。但於林德未必有只隨其所問而答之。又有所資。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困勉錄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

###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問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宋子章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意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只是或問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仁山金氏。凡因子貢伯魚而問夫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車

書院藏本

予之道之。因徐子而問孟子之命。此所謂通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又在雨化德成之間。或謂其生也後如孟子。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私淑諸人也。○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則月林曰。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有懲創意。所以致失也。

###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通氏。君子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大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說義。找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曉開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如何耳。體諸此字。重可。見與專門之教不同。

此見君子教思之無窮。因材而篤。盡人皆在。同育之中。而無棄材矣。○要。看而所以字。末節此字也。字是指示口氣。有

勉學者。當受教意。然亦只於言外得之。○時能之化。是第一等成德達材。是其大者。答問是其又次者。私淑則兼兩等人在內。孟子於子思是私淑。而陳亢之於伯魚亦可謂私淑也。見龍記。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

可幾及。而曰。華幸也。

幾音

樂引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此章以數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有成法。主欲孟子。欲其非欲其毀道也。故引德學教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廢意。○載。載曰。脩道之謂教。訓言道即是言教。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發率。

反率

發率。弩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

###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墨

書院藏本

學者之不能也。○大匠不為拙工。羿不為拙射。二句。以起下道理。上是比況。下是正言也。○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卻在下文。○墨在匠羿則繩墨發率是法。必待善引繩持滿者。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在君子則致知力行是法。必待善會悟體驗者。而後有盡神體會之妙。故朱子云。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即妙矣。末節能者。正與拙工拙射反對。拙工拙射。不善引繩持滿者。也能者。善會悟體驗者。也。○四書家。謂兩拙字。與後能字相反。○安溪曰。丑之問。蓋有欲速之心。故孟子告以成法之不可改。而明之存乎人。馴而幾之存乎盡。繩墨發率。非專為拙工拙射而設。但拙工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為法。故不為之改變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躍躍而出也。因上文數事而言。君



書院藏本

變也。然則中道而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即是。信對峙字。看從之。野上不可幾及。看從物及之。矣。謂。雖言。知而不言。中道便說空說。妙無所歸者。何。蓋。謂。義公孫丑。若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亦能使乎云。何不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固勸勉不倦。兩端三隅。反而復。俱是引語。上言性。天道。時雨。化孚。參諸。類。難似。發。然。卻。不。全。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不。與。時。行。物。生。俱。是。躍。如。能。與。人。揭。矩。是。引。不。能。使。人。巧。是。不。發。言。功。在。規。矩。中。是。躍。如。○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玩。此是。因。中。道。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謂。之。中。道。○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甚。明。判。川。以。形。而。上。形。而。下。貼。中。道。亦。是。指。其。無。過。不。及。者。言。豈。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在。是。形。而。上。者。卽。在。是。此。所以。非。難。非。易。嘉。應。以。前。先。輩。之。說。都。如。是。至。果。因。之。講。義。則。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間。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誤。認。作。大。中。之。道。候。此。二。家。之。說。則。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非。註。意。矣。○因。之。諸。家。所以。卷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頁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行不與爲難如是就教者寬存疑以下學便可上達一用功道理便是吾所必得爲難如是就學者說二說俱通然困勉錄較長年佔害且學之法只是繩墨敬率等之妙乃其中心領神會之巧朱子謂引而不發是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啓其端是授以學之法蓋學之法只是道理之起頭下工夫處不竟其說便是不告以得之之妙蓋得之之妙却是道理之結果受用處與註初無兩樣周聘侯回中道而立對登天之難登天則高不可攀中道則循塗可至註訓中爲無過不及卽大中至正意君子教人原在大中至正恰好不易人人可以幾及路頓上站立未嘗以登天之難阻人無過便是非難無不及便是非易固不是因非難非易而始謂之中亦不是中之外另有箇非難非易非難則不必改變非易亦不能改變也能者從之正是對他便字○妙處固不能說亦不能說不告以得之之妙只是不容說而不能說在其中從字緊對使字說能字緊對拙字說中字緊對高字美字說道自有無過不及一條正路在毋徒驚其高且美也能從則自能及又何必望君子之使之耶況丘之法不可收界之法不可變則君子亦止能引而必不能使躍如之妙能者自領

孟子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見 書院藏本

之百則終其身剛於拙工拙射而已矣而教豈可貶哉○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皆是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未可厚非 見龍記

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有治亂己有窮達非道殉身卽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難哉爾既身出而道隨之故曰以道殉身道屈而身隨之故曰以身殉身殉道天下有道則道泰爾以身殉道似亦可不知說以身殉道則不見行道意必曰以道殉身然後見身出而道在必行耶聖賢立言各有攸當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南軒張氏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  
遺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遺世之  
則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  
乎人者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  
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  
藏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故曰  
道孟子見有身徒顧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  
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  
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  
矣。南軒未聞以道殉人主意正在此一節當時仕者皆以道殉  
人者也。故發此言。蓋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殉字要刻畫有  
味即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  
則道與身離矣。有無道無道當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  
道君子固以道殉身而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肖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  
人在無道遯多無道則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為主也。殉人是  
人為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為主進退  
之權在我以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  
也。若殉人則是己之身聽人之屈伸而所謂道者亦止在  
夾直等之道耳。戰國遊士大都如此。  
孟子深嫉之而發此嘆。見龍記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問即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  
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不夫子  
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賈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賈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

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謂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蓋  
學者之心須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南軒張氏  
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  
入矣。故空室之師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敬而應更挾二故不答  
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悔之矣。南  
與陳氏挾者兼有而特之之謂勳勞已嘗有功於師故謂亡  
與師有舊好待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見有賢可挾處南軒問挾貴挾賈  
挾長挾故皆不答是矣。若有勳勞於我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  
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  
己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  
不答也。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  
及者之弊。肉之思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南軒張氏  
忘父之歸。宋高宗忘父兄之歸。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王  
穆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四書家訓三項名重上句下句就在  
上句內見其請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  
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比  
爾今日如此後日以漸而推方如彼也不可以自且已之更有  
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  
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

卷之二十一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主於輕重之等存疑愛若單言則包仁親若兼言則當分別愛

書院藏本

通節只是一氣上四句重在不齊下四句重在不齊。止言之親所當親之所當仁愛所當愛是一層由親而民由

書院藏本

經 175—682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偏天下之事。府強者多矣。故推當務之爲  
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  
爲治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  
之。則愛不能偏。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爲務。急於  
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思無不治。其  
爲仁也溥矣。翼註首節。智字。最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  
當務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當務要見  
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親賢之爲務。五字對當務二字。急  
字對上急字。此章主人。若圖治而言。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  
故首節有四急字。四書脈急字。重看聖人唯日不足之心。即既  
務既親之後。而其心急無已。時就統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  
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  
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仁智提出。堯舜便是無不  
知。無不愛。樣子。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智  
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  
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困勉錄此言從事於知  
仁者。有要對小知小仁。發重兩務字。當務親賢正所以盡知仁  
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李安溪曰。不偏物而急先務。不偏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飯扶晚反  
數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  
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  
之小者也。問講水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  
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所知。獨能人之所能。徒敏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  
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曲禮曰。毋放飯。毋  
流歎。肉不齒決。醯醢。宜醬。宜醢。宜肉。宜酒。宜水。宜手。宜脚。宜  
孟子所警。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  
細小功。有不足察。察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要。也。先後具舉。  
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蓋案胡氏註。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  
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  
不周。愛之用有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  
神敏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寡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補氏以  
爲識智之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註意矣。新安陳氏上  
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  
喪服飲食。以義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  
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字。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相對

以阜。漢能哲而惠。及美。遂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知之所當務  
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知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  
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  
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陳則  
識其大體。則心不狹。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也。雖曰當務之  
爲急。親賢之爲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知者。當自無不學矣。  
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皆無所事也。此章乃平論智仁。  
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說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  
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  
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謂不知務。實識此節  
是不知務的樣子。非不知務之實困。勉錄喪服飲食註。雖以輕  
重大小分。貼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大小二字。連勝。因  
之曰。道散於萬。固難首所不能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  
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便茫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推究要領。  
使人可下手。用功。此喫緊爲人處也。如智者無不知。及仁之實  
事。雖難放。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智者。當有其要。未處知務  
二字。是一篇新解。謂之知務者。言只檢要緊主做也。葉麗東曰

是之謂三字乃指無之而不加實  
 務爲急親賢爲務者皆在言下  
 竟無不知而當務爲要仁無不受而親賢爲先大智大仁如  
 云非真有共事也設言不知務之與以結上兩字耳○總  
 註全體二字是說用中之體觀論語知人愛人俱就用途說  
 可見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疏  
 武進呂春聲如  
 校字

五經集註孟子卷之二十四

廣宣張允隨時齋鑒定

華心章句下

凡五十八章

勿軒熊氏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  
 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論學情身齊家  
 之事

孟子曰不仁讓梁惠主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五經集註孟子

下五章心下

卷之二十一

親而仁民云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  
 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  
 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爲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主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  
 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

其所愛也

無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廢爛其民使之戰則廢爛其血肉也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

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言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爾軒張氏曰：名雖具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廖源輔氏：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不察也。不仁之禍，由疎遠親者，而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縱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廢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聖孝胡氏：總註承前，謂承所厚者，謂親視仁民，仁者無不愛，而公遷朱氏：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愛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惡。二章皆以事言也。存惠王不仁，不是其愛子，弟以始之，兵敗被殺，則似也。重不仁者，二句上二句是引起下二句，意人民其所愛者也。子弟其所更愛者也，乃以土地之故而使其人民子弟一至於此，以不愛及其所愛，不仁之禍，烈矣哉。○總註：仁人之思，四句說得最透。○眼目在字上，及者因此面及彼也，意中有所專注之一事，遂不能不牽連乎他事，斯之謂及。見龍記。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二 書院藏本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棄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襄公二十七年，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固知假尊王之義，公遷朱氏：弔民伐罪，與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愾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魯，地之四鄰，是以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與師之義，引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切著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意無義戰，意謂諸侯善於此，亦是不義。○題其後，非孟子之論，固書賦註，擅興字，勿用恐犯本節，因勉其後，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義，見春秋之義，而末主義。

之其也。然已爲聖賢所深斥，如此方切。○言無義戰者，指孔子書法，發錢鶴孫曰：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天下有大權征伐，是已。然分不可得而犯，權不可得而假，故周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義，皆敵國而相征，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胡氏曰：彼善於此，是不義中畧分高下，全然合義者，未之有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胡安陳氏：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義戰也。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諸侯兵爭之罪。○陳氏曰：征者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顧麟士曰：據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敵國，恐是冒相敵之詞。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無義戰三字已盡下句，亦要收入此三字內，彼善於此，不過微有優劣耳。其爲無義戰，則一也。下節乃是無義戰之故。春秋時，據諸侯以伐諸侯，登上伐下之謂耶？百餘年前已若此，不待戰國也。孟子故有深慨焉。○無義戰言無有戰之深合於義而爲孔子所稱者，如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有載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胡氏曰：孟子言盡信書，只緣當時地，戰國殘殘，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引此書字，不必指書，凡載事之辭皆書。○開創川曰：書固不可似不信者，但傳疑本史氏之體，非非錄核之真愛，檢出一時之情，或有掄揚之過。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

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後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斬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宋子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信何哉曰此亦紂本惡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應之云魯語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與不至殺人註本草與不至用原厥人之肉誤谷流人之血不止殺使天下而無書者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晉曰弘景知本草而未引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伐紂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書之謂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豈不惑之甚耶疑觀書言血流漂杵與孟子之言異須知孟子立言之意要引證得好謂孟子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按本意而為生民之命也則書家此章皆謂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非是宋書孟子全為當時好戰皆後世以武成血流漂杵一語藉口不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殺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周禮孫氏謂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為上則武成只是一証以武成為下則讀書只是引起牽對屬舊世之類仁至而仁之無敵也尚矣武王伐商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不幸有血流漂杵之書天下後世將謂仁人未必無敵則雖有敵未足為不仁有敵未足為不仁則日殺天下而無書者不至用原厥人之肉誤谷流人之血不止殺使天下而無書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四

書院藏本

至之烈不至此故曰不如無書武王曰按或問條內示訓之登曰何字下得妙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無此言正不盡信之旨則則無敵則兵不刃血何至於殺此血之流杵耶而何其句以仁人無敵之理斷之信其決無是事也懼後世之惑恐人疑武王以兵力取天下非誅一夫紂不免有篡弑之嫌且長不仁之心慮世之病兵賊武王以此為流漂杵之口實也法本兩意時說止說得後一邊血流漂杵商人自相殺耳孟子非不知之但戰國君臣殺人之故孟子特發此論見其未足盡得其微意世之有深矣首節雖虛說然須注下意不可泛講蓋孟子先有下二節意而後說此二句也聘侯謂註有二意其說亦似有理當更詳之見龍記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五

書院藏本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國君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單主中伐未足國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安用後善為陳善為戰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哉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言其不盛兵也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易也。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於是民皆稽首若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

角之崩也。一。則前不足謂降只是垂而下之意。無畏寧爾也。好仁無敵者，草車、鼓、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向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亡也。焉用戰。

民為暴虐所虐，皆欲仁者來正亡之國也。以功力相勝善為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六

書院藏本

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常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教當時之樂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使陽許氏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若苟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逸，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哉。引湯武之事以証之。說猶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則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選不若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蓋善安所用之兵，固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發首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箇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仁必皇

敵意蓋不証以事則好仁無敵無微不信。故引湯武明之。不推也。學當云：已征伐是止則民各欲正亡之。國矣。上句緊連下句以見不用戰之意。重國君好仁二句下引湯武正是好仁無敵之証也。末節各欲正亡句乃是推明天下所以無敵處。緊與好仁二句相連。○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戰國時說以善陣善戰為能事。罪不容誅矣。而國君殘民以虐天下，以此等人為有利於己也。故發此論。

見龍記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謂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章大旨，荀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桓公而問桓公曰：取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也。曰：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不可。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規矩也。行當規矩，則存乎人。聖賢亦皆能使之然哉。然而規矩者，規矩也。行當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謝安陳氏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此未嘗說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七

書院藏本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也。曰：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不可。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規矩也。行當規矩，則存乎人。聖賢亦皆能使之然哉。然而規矩者，規矩也。行當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謝安陳氏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此未嘗說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說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飯糗衣赭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

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赭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

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朱子堯氏以果爲侍廣

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

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補民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

害不加難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

盡性故浩然無所感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

於己不以己隨物也公遷來氏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爲外物所

役若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爲外物所遷飯糗飲水樂在其

中者是不爲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是皆即其心之所

安而言之趙氏修其辭辭歸結之衣也蘭引草蔬菜也故蔬菜

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故蔬菜

看去只是不動心龍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

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

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此形容聖人之心

若將固有但想像之詞及其二字乃轉關處邱月林曰自其他

日之富貴觀之則舜之貧賤亦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

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亦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

固有之兩字是狀其心如此

飯糗茹草與參衣鼓琴非有兩境若終身與若固有之非

自兩心不加不損行所無事而已矣若貧賤時處之不能若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

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開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

人耳其實與自告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

亦愛敬其親矣南軒張氏云有顯道顯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

網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猜忌自今觀之所謂

人者實自絕城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心欲

息爭以保全其宗廟視族是仁術也蒙引然則非自殺之也一

聞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一句龍曰當時好殺不得已而

自殺意欲往此來只聞一手非手刃而何

無往不復情理所必至時至戰國上下皆逞其好殺之心殊

不知我殺人人亦殺我竟不啻自殺然者特假其刃於人之

手耳末二句說得可悲可憫見龍記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議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柳按陳氏國有禮有征古者崇吳服

兼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圖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圖爲阱國中此以圍圍爲暴也後世爲暴不

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

日而改也南軒張氏古以義理爲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制法

向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朱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

意豈特爲國之暴而已哉慶源補氏圖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八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九書院藏本

之意則不同。讀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何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附錄。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況其變古法者乎。陳白沙曰。古之設關。惟暴有所不容。斯禁有所必設。今之設關。惟利有所必取。斯禁有所不免。深悲今之民。遭今之不幸也。則關。則將以推其設。關本意。先王無事不心乎愛民。後人無事不心乎虐民。其仁其暴。全視自見。

古人設之以示禁者。今人反竊之以自便。見其所禁而猶曰。我以禁人也。則存古法。適所以康古制也。玩將以二字見古。與今之設。其天地懸隔如此。為關。固然而豈。獨一關也哉。○因今思古。無限傷心。見龍記。

###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十 書院藏本

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則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痛。解張氏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此與論語難州。里行乎黃憲。一教。引說最好。非專為妻子也。妻子至親。近。吾以為天者。何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如身不行孝。雖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雖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使完。度。後。非若子非大。婦。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做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是如。雖使。使。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則。雖。按。大。以。則。走。則。雖。亦。有。難。行。者。○南。軒。謂。行。道。本。也。又。謂。使。人。以。道。亦。行。道。之。一。事。此。皆。是。餘。意。正。意。是。前。兩。說。○南。軒。謂。行。道。本。此。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使。亦。

未必信從。朱子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此看不能行於妻子。句有淺深。故不同耳。非相背也。上句即大學所藏乎身。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意次句。抽出使人一端。來說。專言妻子者。近者如此。遠者可知。親者如此。疎者可知。見龍記。

###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虞源。韓氏德實蓄積。然後有餘。用。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夏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說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積利厚者。凶豎皆給。積德厚者。邪亂引。起耳。○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爲喻。而引起耳。○孟子於德。謂識到守。則氣又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說不。到。則。邪。世。之。從。而。操。是。也。守。不。到。則。邪。世。之。操。是。也。○據。註。云。言。大。夫。是。也。氣。不。到。則。邪。世。之。操。是。也。○據。註。云。言。

###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十一 書院藏本

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齊武子當成公之時。蓬伯玉當衛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玷汚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解。所以不能亂者。有定見有定力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矣。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謂佛氏於憲宗之時。真可謂不亂矣。○四書。不能亂。分明有傳後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說。街。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足。孟子本身事。陽。富。林。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

此勉人修德意。重周字。利不豐者。不可以遇凶年。德不厚者。不可以逢邪世。蒙引最說得該括。見龍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食皆主聲。見音現。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千乘之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還算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解為身死而不受為讓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後也。動於高懸者。是小處。過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小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算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歸客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虞翻謂。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所安陳氏所安對所勉言。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虞翻謂。仁者德之首。賢則德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為是禮者之理也。則禮雖亂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各分上說。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人也。今言則仁德之貴人也。國也。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真有益於國也。必用之矣。一說。作乎信意。用推心置腹。不折衷。雖有德之來。等語。似兼野言。未安。當收德光為百官有司。方安。詞網。操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禮。信之謂。信始於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屬不信。或外規而為。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用。信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俱主翼註。後一說意。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托。姦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先後綱目。然具舉百好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足矣。新安陳氏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曰。不日無仁賢而日不信仁賢。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蒙引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治。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說統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事。則財用不足。說統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賦財。賄取之有良也。九式。節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歸季思曰。新安之再慶失策。則一出。一入。皆虛耗之策。

仁賢者國之輔。禮義者國之綱。政事者國之法。有仁賢而國之氣象實有禮義而國之名分整有政事而國之法制嚴三者不可缺一也。無之則國非其國矣。○自以三平為正。解然從張氏尹氏陳氏以首句作主。串下亦有意味。自可備一說。龍記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鄉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虞淵鍾氏不仁而得天下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南

書院藏本

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得孟子之旨矣。○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萬邦之庶。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太不可以勝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素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鄉氏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官註。正其心是推言其所

○聖賢自尤如相。自秦而後。二節道盡矣。所謂雖百世可知也。龍記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周禮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樹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闡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朱子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尊尊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得孟子之旨矣。○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萬邦之庶。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太不可以勝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素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鄉氏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官註。正其心是推言其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圭

書院藏本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存疑得乎天子亦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說絕首句是一節之綱。下祀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正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並。此節要體帖貫字出。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其說危社稷。要根處。民說來。變也。○是更立賢君。與漢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音

書院

\_\_\_\_\_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曰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未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七 書陽明

與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朱子孟子  
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  
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  
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  
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  
怪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數仰之何耶。曰  
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德  
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  
蕨林大黃之剽。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士  
寒人瘠之所仰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  
深於道者不能幽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資於  
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莠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閱者  
之跼。而怨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清和張氏成惠稱聖人以其理於清聖於和而得者也。漢張  
氏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  
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泗水聖人達則澤及常晴。窮則  
風集。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於天下。所以爲

而心併君異於是故不及之。潛室陳氏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爲聖人之清和爲聖人之和作則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此孔子猶爲小成之聖耳。宋氏此就夷惠偏處贊之。謂引二子非有意於爲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準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言親近而慕之也。又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特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親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誠有辨也。符離自開伯夷之風以下。至宋皆實說。聖人百世之師。處與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說約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一頓故開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稱。百世而師。其由於聖人也。況於親炙。何大段無此一官。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師。未必成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重。張氏曰。非聖人而能若。聖子贊教之辭。不是。証其爲聖人處。在聖人而能若。聖子贊教之辭。不是。聖人將而拘人。隨世易而世以人維。至於聖則汚。聖則遠。不得而變。信乎其爲百世師也。首句領起聖人二字最重。故開其風六句。正責指出百世可師。處。齊乎三句。咏歎推與再提。聖人二字以極寫其想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九 書院藏本

之神未句見後世如此而當時可知。雖不甚重。然此意自須補出。立言方無病也。見龍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也。宋氏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理。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各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修造以仁。便謂仁者。

人也是切己之言。孟子字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下之親君臣之分。是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正。言之便是道。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是總名釋之也。蓋人而不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及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論錄仁者人也。非是。人謂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蓋若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也。公。謂宋氏以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孟子以生理言之。而不達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孟子之體物中。之則也。中庸修德以仁。以仁之全德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各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延之。尤氏孟子仁也者人也。下。蓋言本云云。此說近是。新說則氏若據外國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九 書院藏本

之道尤爲明備。云。爾則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端萬善在其中也。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衆善者也。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循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于仁與人之外。仁字最說得廣。父子孝兄弟友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親思。明思。聰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天有合意。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解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和路也。因人行方有簡路。亦因人行方有簡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是因大然後有故。弟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常然之理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是簡性耳。單言人。只是簡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言凡古今聖賢之謂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則承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道者不可以爲道。矣。則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仁字者。

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為是而重人者尤為重。在人字則只可說合仁於人而重仁而不可說合人於仁。重仁在仁道則只可說合人於仁而重仁而不可說合仁於人。雖大全朱子用互說然須辨其主。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為是。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人而言之。是貴人合蒙引殊誤。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也。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仁貴人御一機。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貼本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此他人求仁而明其爲人與道所不能外。意重仁字爲是。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即流於煩苛。不溺於空虛即通於寂滅。亦不成其爲道矣。困武曹曰。困勉錄謂重在人字。只可說合仁於人而不可說合人於仁。仁重仁在仁道。只可說合人於仁而不可說合人於人。意微有未圓。蓋重在人字則單說合仁於人亦可也。即單說合人於仁亦可也。惟互說則不可也。重仁在仁道則單說合人於仁可也。即單說合仁於人亦可也。惟互說則不可也。困武曹曰。此章雖辨仁與道之所以各語意卻側重下二句。仁固是人所以爲人之理。然單說仁向不可謂之道。必將此理貼合在人身上。說然後道乃得而見。蓋率性之謂道。仁只是性率之者也。纔言道早已在人行處說。故言人而不可謂之道也。玩其是道言仁而不言人。則此理何處安頓。亦不可謂之道也。玩其言氣孟子蓋因人不知仁與道特爲分別言之。使知仁之爲性也。朱子謂此是說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是上二句重在仁也。又云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下二句又重在人。只是一箇仁。既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要粘在人

身說。離人不得。無義不成。君臣然非君臣。又何以盡義。無信不成人。友然非朋友。又何以有信。上下諸意一開。一合。細玩自知。此章或重仁或重人。或重道。要當以仁爲主。蒙引先生之論。極當。蓋當時如告子之輩。皆以仁爲外。然無關於吾身。不知其甚切於人。而不叩其心。雖有故前章既以仁爲人心。而此復曰仁也者人也。離人以言仁。則理固虛而無寄。而離仁以言人。則人亦僅爲血肉之軀。而已必合而書之。乃爲率性之道。然重仁於人。人邊說。中以仁爲理。二句便明。此仁字是統四端兼萬善之仁。與中庸精微義書先生謂此章最重仁字。細思之。其論良是。故下二句要說合仁於人。若或問內兩邊互說者。終非的解。○重仁而人重道皆於理不悖。然細詳之。則蒙引先生重仁之說似更的當。○勝侯云。云似重人。二邊朱子謂必以仁之道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後仁之道可見。則勝侯說似亦得。朱子之旨。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將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兩解。張氏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爲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費之語。漸何也。孟子於直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大其不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皆皆惡。無所與交也。○陳蔡間。陳蔡之厄。孔子之厄。在聖人則何與焉。○陳蔡間。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亦只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陳蔡絕糧。是去衛入陳之時。○陳蔡間。下句釋上句言外若曰。見。○非道之故也。○上下之交。則孔子之當厄。乃君相之過。於君子毫無所損。見龍記。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稽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五華集詞大全

下孟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爲士者何如在他管蒞豈爲無傷困勉  
關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與困之曰無傷就緒藉言士情  
多口以下則泛就爲  
士者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相。舟。汲。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毀。於。肆。發。叔。孫。是。也。語。辭。阻。隘。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見。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西。伯。於。美。里。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補。所。領。低。語。猶。言。途。也。承。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生

續院錄

見憎於多口之解文氣卻順亦可從也 見龍記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者求己之明也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己之明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蒙引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存疑此指當助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獨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川吾復其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則吾性言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本文無古字不必添出說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性其明於責人聞於責己所以成其各昏耳○兩使字異上步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他季岱雲曰昭昭者言其全體無不秀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者而後求賢而後非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身不恕而欲喻諸人也亡德未明而責民德之新天下豈有此無本之治乎 居龍記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川由也路大路也爲

問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也。趙氏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

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達室之矣。謝安陳氏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空。氣質物

書院藏本

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芽也。學問廢弛。譬之芽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有固陋。窒塞可見。東園許因山間之小徑。狹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頃無人行。則芽長而達塞之學問之道。纔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公遷朱氏。因此儆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葢情者不龍自強。慊者不能自友。此其所以爲衆人也。蒙困爲閒。不用則芽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箇山蹊。但介然用之而成路。雖成路矣。然後不用。則又爲芽所塞矣。以況在人理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指二三其心。則物欲又隨而搖亡之矣。○趙氏謂高子言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今觀此章亦未見得是爲此發。大概微其工夫間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而曰高叟。安見其爲學於孟子耶。說統提醒高子處。全在介然爲閒四字上。爲閒不用。既出之後復不用也。從滄柱曰。飯用者縱欲不用者枯槁。靜有動察乃見用心之密。李岱雲曰。閑作全在用字介然處。要說得姪兄見不遏介然用之便已成路爲閒處。要說得危懼見只纔爲閒不用。卽已芽塞。○孟子說心都說心之本體說。故註直下理義之心。纔出理義便入私欲。無中

立之地高于氣質本昏而修欲又微只窺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介然用之想他亦猛地加功成路亦必坦然明白只爲他工夫間斷遂至物欲復障孟子不是貶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攪轉來做工夫重川不用三字而介然爲問尤須着眼見俄頃之間情形頓異學者誠不可一刻而不省察也未旬語極刻切其所以喚醒高子者深矣見前記

子曰禹之弊尙文王之弊

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子乎曰何以言之曰以治蠶通音地蠶音助

豐氏曰追鉤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蠶者繅木蟲也言禹時

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

辛巳

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趙氏按周禮考工記鐘懸謂之旋。旋蓋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

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蟻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頭各辟邪。皆蟻蟻之類也。國

鍾乃樂之一器。衆鐘則凡樂可知。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

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後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因陋聘侯。曰。

何似。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蠶弄。據鐘之蠶。以爲言耳。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乎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

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

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人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儘。





去魯遲遲者行與精肉不至不殺見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  
二又按齊人與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精肉不至  
○孔子行與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精肉不至  
○趙注馮姓婦名也仍姓姓曰引馮姓為証以見不可徇人失  
已之意○則則侯曰玩象皆悅之二句分明復請發菜未必不能  
得志齊王以成衆人之志特於戰有不可耳何也道既不行身  
已將去義  
常知止也

主臣之間已不甚投合而復為再三之費斷不能保其言之  
必應縱齊王勉強聽從國人非不咸服而議者已議其味於  
不可則止之義矣故孟子以馮婦為  
喻想陳臻亦識此心耳見龍記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  
食色性也之性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下 書院藏本

則是命也願則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  
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  
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宋子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  
有命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又不可謂我分可  
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  
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義節又富貴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御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制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  
理御德地不得今人只認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  
○又應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而言以理之屬於面氣  
者而言如齊之言人心也○則則口之欲食等件如何自會忌地  
定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卻從血氣軀殼上發  
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這箇  
當理但看道理合如何○則則此命字合理與氣質皆賤之  
安於分此以氣質也富貴之不過其明此以理言也公遷朱氏  
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質貴而理知有品節則是理

此性也有命之說不謂我以義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經  
氣以偏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  
理御氣皆以理御氣也○性自氣稟食色而性不謂性稟為富  
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  
性而推其理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國書講此章  
專為當時論性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國書講此章  
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故兩兩  
開說分明君子不謂性字極重○則則此章之理是性合  
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批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前說乃  
性合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批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前說乃  
吳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朱氏公遷謂修身立命之命亦兼  
理氣說未是○不謂性見嗜欲之不可拘有安分循理之意此  
何最重○則則性成諸人而人無所不有故任理者當之以此  
秉其有眼者自制而意之以嗜欲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故修土  
也後簡命也作孟子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  
節然矣○程野先生亦云此不足為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  
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下 書院藏本

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以定性維  
均之性原不當以偶游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安漢曰  
世人之性原不當以偶游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安漢曰  
推而遠之曰吾不敢希天之命是所謂性命者其名於義理也則  
故孟子辨之如此○則則性曰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  
命字指富貴貧賤而言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言兼所值○  
孟子一著無非遊人欲而存天理此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  
五者即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  
者即所謂道心也道心  
惟微故君子不謂命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  
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要緊智矣而不知仲





此所謂理也。若單說貴賤貧富各有定分不可希異則貴賤  
富貴而無涯之欲不可止之命乎。仇池曰：變化氣稟者  
全運通是不謂命之貴功。○得之於性者而有知不知之別。此  
非兼所稟所遇言。所稟則顯見有明昧所遇則地之遠近數之  
通塞亦有不能自主。主處臣國諸類大抵清濁厚薄之稟皆  
命也。即按所造之有後有深云云。解釋在他條中。故取一以所  
稟言之。○以所值言之。二句添在中間。其為不致蓋上言清濁  
厚薄之稟只是稟字。卻以所稟所值兩樣承之。豈能相入且上  
既曰稟此則曰所稟所值。又曰所造所遇。不亦紛然而後出  
乎。大全盡用其本又說所值為所性更不可解矣。又按諸所  
造之有後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下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  
不同。句此下又詳言其故。然後接但其命雖如此云云。思謂  
貴賤故許多端雖可刪去而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句卻不  
可不存。以上二句語意未完也。輯錄者意支割又將所遇改爲  
所感。大全皆仍之。而不知其誤可笑也。○稟有解天道不同。然  
皆有理故亦存之。○諸類云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  
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天心。夫論來只  
有一箇心云者。所以引出下文就他所主云云。意蓋他所主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孟

書院藏本

爲人心此爲道心。則是有兩條矣。所以下文接人心云云。道心  
云云。正是兩條之意。今時就就所主等語刪去而於只有一箇  
心下直接人心如口之於味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上方說  
一箇心下如何。忽接心有兩樣。子與山曰：聖人之於天道有  
盡有不盡。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類。今人欲照稟不齊之  
困勉俱說在內。不知中庸所云乃人與人之分。而非聖與聖之  
別。今竟說成人之於天道也。六字題矣。問：稟性之是  
則合於天道而純亦不已者。湯武反之。則於天道爲未盡也。孔  
子聖之時則合於天道而純亦不已者。清任和之各一其偏  
則於天道爲未盡也。此是合下氣稟有間隔欠缺處。故亦云是  
命。天道猶說似以仁義禮智當之。看來仁義禮智是性。天道是  
上面一層。聖人能盡天道如中庸所謂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也。雖盡天道亦只在盡性中。然竟說聖人之於性不  
得。○所稟有清濁厚薄之殊。盡其性則所可化所遇有清濁  
常變之異。盡其性則所遇可格。○所值一層說聖人之於天道  
何不合於性。專以所稟爲言。所值意上四句自不可少。○降情  
係附一切放言。是論者

主六句是世人之論性命者。如此是欲信。難以掩其重下二  
句。是孟子之論性命者。如此是欲舉。難以掩其善。○指陰條  
云。心有人道之分。人心義之以命。則不危。道心歸之於性。則  
不惑。所謂伸此義理之心。即彼弘欲之心也。上節性指氣質  
命。合理氣而言。下節命指氣質。專指理而言。解得最爲明  
了。○命稟理氣者。稟既不能如理。理亦不得如稟。此  
自有一定之限制。故曰命下節命。理氣者。亦自稟質氣數  
兩樣。君子自變化氣質之學。亦有理氣數之助。○此章所  
論性命連理氣皆欲氣質數都在內。似較前章下內數章  
說得更爲詳備。然收到不謂性不謂命上。則歸根仍在天命  
之性。此孟子一生論性命之大旨也。○次節命字。程子止就  
氣質言之。然稟氣數說義理似更完備。且朱子已甚所稟所  
值言之矣。○聖人句。似難以所值言。然孔子至聖而所如不  
偶。不能素絀來動和之效。湯武不遇桀紂亦未必有放伐征  
誅之事。固亦有數存乎其間也。見龍記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孟

書院藏本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問：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各義。非問克何以謂  
則善之發。聖則善之安。則善  
之化。總完得盡善之本體而已。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  
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宋子可欲是稟好。外人以爲可欲是愛  
心。心善事行已後。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可欲之善。然於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  
其善。譬如先時得與實。雖然後終製以爲九爲。若若人主欲他  
不真。雖百般羅。畢竟不是。○則可欲之謂善。若若人主欲他

有諸己之謂信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朱子善人者或其天資之失或其知

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五華集詩大全

下孟

美

書院藏本

歸靜者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富然而  
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安樂信與  
誠大觀相似但反身而就所指地位稍高。不知善之爲善財  
字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爲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  
有諸己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應淵輔氏善固多端故註言  
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與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  
強假托之意也。蒙引可欲之謂善觀其所以而已有諸己之謂  
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有諸己之謂信  
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己苟或以各家之子而從  
曹操爲之成就驟爾而謂畏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採取之且  
帝繼寇蜀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  
爲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  
言故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  
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存疑以實之謂信其立身  
前行之善皆實有諸己而非虛偽這便是以實便是信實固註  
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  
皆字旁重疊疊有財得下充實誠疑有字着力或存或亡不可  
謂善有困勉存疑云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與好好色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

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

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毛

書院藏本

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卻不曾知得卻去旋討箇仁來註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羈之而不失如養我元有這義卻不曾知得卻去旋討箇義來註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子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貴子借看之謂是也優游輔氏有謀已則已是如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闕引充實者善充實也善而至於充實則雖逆激曲折之闊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疵也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小矣故日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極充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但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云充實之而至於實也充滿而待實爲云廣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實必廣博然後深厚○子淵語盡美矣又盡善則善重於美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於善室實用字不同如此存疑也者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行事無一事不實性分內

書院藏本

禿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家子美能充於內而已未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禁其在躬也。則時而益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

書院藏本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舉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便是已昧之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屬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冰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禮運篇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符於思慮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



此說以生知安行是性之至聖大而化之是反之至聖公通朱  
因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導言之者凡言實德性與衆人異  
者此就性之至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至  
也孔子以性之至聖而加反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至與稱  
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木方未融便化便有箇形  
及金見大水見日而消融無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  
於四支便有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持發造作者便有箇  
形迹可見亦猶金木之有形現也到上夫雖然後從心所欲無  
若持無造作者於四支則體不言而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於火水之融  
化於日也。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新化者變之  
或如自初一初二積至二十八九漸漸進去是變到三十日則  
變盡而成一明前所變底形迹都泯然不見了這便是化故曰  
變之成此可以體認化字之義固也變者主反之說不是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聖 書院藏本  
一等神人也。梁子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  
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  
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  
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  
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的  
好人無可惡之惡而有可善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  
此善若若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  
深入一節御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  
大之之達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類  
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如顏無伐善無  
施勞處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而新張氏本領  
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尤  
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  
此而已。○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矣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  
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然於此者則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  
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

聖人聖性而未便是也如堯舜性之也湯武雖亦聖人亦少  
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侯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  
與衆。○衆無復可見之迹只是熟故曰自我而言不句註云  
人所不測則分明有人字。○自善至美此皆是成己事體之所  
以立也。大以發則衆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於物者言之體立而  
用有以行也。○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  
亦有未妙處此處乃是操出至妙處來說矣只是其妙不可  
知是聖得疑善或是天資或秉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  
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  
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勉未使自然也。聖則不待勉而此  
於自然矣。神不外聖。○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  
之斯行發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而不可見  
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  
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夷惠尹可以皆任和知之孔子則  
聖而不可知也。○程子曰大與聖易辨聖與神難分要之聖與  
神終是兩樣以大而己不自知爲聖而人不可知爲神。○梁引  
之說其爲明瞭。○程子曰大與聖易辨聖與神難分要之聖與  
子觀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聖人做個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聖 書院藏本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是神也  
本文而字與上數而字一例看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  
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  
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令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  
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  
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  
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而名矣。樂子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吸從子。教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謀使其誠有涵心。則於從子教之事。當如惡惡臭。而自不觸過也。○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己。有諸己。則住不得。自然趨於善。故美且大。可以謂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劉崇胡氏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則新安陳氏樂正子資質純粹。畧創濶子。故橫渠引此立論。○程子重在有諸己之信。○自信善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信而充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己。勉勉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樂正子。浩生問樂正子。何人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過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

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宋迂楊墨皆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偏不近人情而驟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爾

迂墨氏兼愛者素本而外馳爲我者狹隘而私勝墨氏之比楊墨氏之比爲自爲者固非猶急於兼愛之說也

泛者尤難反耳爾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過實聖人則大中而至正

墨務外而過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俟至於聖人

服務外則難通收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正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

國語述墨三句申說歸到儒上斯字是速與其進而已矣無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墨 書院藏本

說也

國語述墨氏儒楊是矩枉過自然亦矯偏之漸也要識此意

宋迂歸字而作楊墨歸儒受字而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

平愛之不是徒受了有僧之大道意

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

墨氏兼愛至於二本故曰務外不情楊子稍爲近理達了成物

故曰太簡過實只在人己下見得

因難歸墨引謂此與齊一變至於魯同

看來亦稍異一變子魯此是當然之次第齊不先至魯終不能至道

歸楊歸儒此是自然之事

勢天下亦有不歸楊而竟歸儒者

實因之曰墨竟歸儒甚不必假此漸次故云大畧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闕也招胃也繫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

又追得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

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

知此道之可反

仁之至義之盡也

聖賢胡底於異端距之甚嚴

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

書院藏本

吾道之與異端其未歸也必嚴以絕之其既歸也必寬以待之未歸而絕之不嚴則道之聞不峻而彼且乘間而有相侵相亂之勢既歸而待之不寬則彼之既歸者恐復有叛去之思而彼之未歸者亦且逡巡畏縮而不復來矣。楊墨亦有慕道而來者如墨者夷之之

其一面民有勞用其一面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畫師辨才

更邊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一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爲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秋冬此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爲斷謂城廓溝渠塗巷之治牛馬車蓋委輸之役也而師旅行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役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解行旅從下之徒上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日用其民而民有斯千張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採薇之咏則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通使民忘其難耳大率新義補均人豐年公用用三日云云按此卽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然又愷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所以爲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墾墾民於鋒鏑起民以發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王制又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搜先歸耄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食食寬厚之



重焉。然則種桑麻之家之賦。非即布縷之征乎。蓋凡種桑麻之家。從前征其布縷。正所謂治絲枲貢布帛之義。後世謂法大抵自此而起。鄭氏以布為帛。且謂宅種桑麻。則無稅賦。以勸之。皆不然也。明季本氏謂布縷之征。出於五畝之宅。存疑亦云。其說是也。潛室陳氏云。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夫月令謂后妃獻繭。收繭稅。今誤云獻繭。獻字當作收也。陳氏此說。非以所收繭稅為布縷之征也。註疏謂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貢。故收其稅。虞陵胡氏謂后妃繭外內命婦。蠶則繭絲亦內外均。其說雖不同。然要之非民間之繭稅也。繭箋云。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以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挑出民間二字。則繭稅布縷之分。便覺心目皆明。然矣。

重。用其一錢。其二句。玩三有字。可見一歲之中。夏取之秋取之。冬又取之。民力已疲。而如之何不緩下二句。說出困苦情形。見不緩之弊。一至於此。所以深著其不可不緩也。有舜與父子。雖懷德滿目。仁人君子。其必有惻然而痛厥心者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哭 書院藏本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謂。侯貴人。則有土而常為吾寶矣。存疑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治之。土政事所以治民。故為諸侯之寶。折衷此示人君當知所寶意。上寶字言所係之重。下寶字是我去寶之寶。此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寶大。力曰。權三者。而要其歸。則人民為之主。土地其所依。而政事其治之者也。總三者而計。所探則政事為其紀。土地其所理。而人民其歸焉者也。

大方安云。國之所以一富一貧者。土地國之所以一強一弱者。人民國之所以一輕一重者。政事。吾謂土地不強。國之貧。富而國之存亡。係焉。人民不健。國之強弱。而國之安危。係焉。政事不健。國之輕重。而國之治亂。係焉。不此之寶。而珠玉是寶。則必有荒而土地棄。而人民忘。而政事者矣。見龍記。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張氏不所役道者。理義之有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恃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吾身。甚至取死之道。又不若魯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國禍禍。因才出於氣。而有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哭 書院藏本

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驟然入於逆詐。便不信矣。辯疑小有才。言。吾有才也。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可不戒哉。

問。大道者。不恃才。有才而聞道。則才必衰。語道小有才而不聞道。則其取禍也必矣。數節在理上推。君子亦言其理耳。見龍記。

孟子之廉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屨之屬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量料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求。則愛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國語** 因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始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譏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橫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愛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儒者欲見則辭以疾。臆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存隱子以是爲竊屨來。言其來應也。錢闕

下孟  
盡心下

華

書院藏本

不曰黜陟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苟以是心至斯愛之前已矣。只是伸說來者不拒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國**按。一曰。重設科一段。議論有合於聖賢。故記之。**國**聘。侯曰。或人自惜其失。分明孟子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了。以是心至斯愛之前已矣。不是此外都不問。只是不爲已甚。意故以爲有合於聖賢之指也。

往者不追。四句頗有當於聖賢之指。互鄉童子見夫子解門人之惑。而曰。人潔己以進。云云。亦卽此意。不潮溪人竟能道

龍記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原）源輔氏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性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西）山與氏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惟能卽是心而推之雖所忍所亦不忍卽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卽義也。（所）勉達之於所忍所爲無一不達自一而達之萬也。（東）註兩有所就全體中陳其端處說密人皆有三字是提醒人處。（西）註曰不忍直指本體達字直指工夫。（全）忠毅曰乍見之不忍卽習見之所忍也但使時時如乍見而仁人之達天下保四海者豈煩轉念平旦之不忍卽旦晝之所忍也但使在在如平旦而仁人之宏胞與大立達者豈更煩易慮哉。（武）清曰按此章所謂達者由此及彼也非理無不通行無不得之謂也。（朱）子及陳新安之說自明程氏說概之。（本）章原無仁義中合意但惻隱之心原包羞惡等項。（朱）子論之極詳則以不爲中

下孟  
盡心下

新

書院藏本

合不忍正白合理也明文王作云吾以身養之心卽欲害人之  
心而其類至不可窮充無受爾汝之實卽充無穿窬之心而於  
義又安所教類類穿窬者非特一爾汝之受而歸人以言不言  
皆是也欲爲義者非特充一無受之實而推類於言不言皆是  
也至是則無穿窬者始能充之盡矣而向有害人者耶其於義  
亦析之精矣而又尚有不仁者耶全旨說成一線周聘侯曰所  
不忍不爲則隱遯憂懼之心所忍所爲則氣拘物蔽使然也如齊  
王不忍殺牛而忍於興兵構怨行人乞人不受呼蹴之輩豆而  
受無禮義之萬鍾所謂於他事則有不能者也達者由彼及此  
因一念之明而推而廣之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忍者  
亦不忍所爲者亦不爲則能復其仁義之全體矣○日日忍而  
時有所不忍日日爲而時有所不爲能曳轉來做工夫不使明  
於此而暗於彼得力  
全在兩毫字上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充滿也。穿穿六察。除障皆為益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察之心。而無不義矣。宋子此心之量。足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察之心。而無不義矣。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而軒輊氏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賦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其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穿察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固源誠氏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察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責。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宋子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義矣。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處爾汝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慈惠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涉漏。然後能充滿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

書院藏本

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依隱然一節深一步進一步  
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依  
隱然雖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依  
隱然則尤是人所忽易而其心則殊無不肯為之之實矣即此  
觀之可見二節又畧有粗細故不可不看也。充無受爾汝充  
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  
爾汝便是充也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  
特舉以見例此例字儘明白益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此例  
者而止豈謂只此二字是盡頭處而至此止乎況充者滿  
也。不放開說者云無受爾汝猶其淺者耳充之又充凡一毫類此  
者皆不為如此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  
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味隱忍違避其實心者皆不為爾汝  
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  
難窮故特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  
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實合註無受爾汝之實只  
是論指體不可認作辭受得充無穿窬之心直至如此凡內  
愧之細微者一一盡去則絕無一可羞惡者隱匿於胸中矣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

書院藏本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依隱然皆有  
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  
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  
窬之心也。宋子節是鈞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卻說幾句  
卻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不直心  
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卻不如此外面  
焦地裏面卻不焦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  
只是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荷能充此心便了義御頭項多又  
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只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  
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粗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  
卻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往而不為  
義也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  
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爾爾則以言取之者  
其猶以指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答者乎以是

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虞淵闢氏此一節事之  
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  
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  
意採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  
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微至悉  
處亦不容有不盡方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闢  
闢氏孟子百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  
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之心而推之充  
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遺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  
則謂之充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  
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註可謂能發孟  
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  
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就能發之哉。闢闢氏此章後二節  
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成以言不言餽之正其言也  
正其言行以充其善惡之心乃於稱語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  
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  
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擴充此義所  
當參玩公遷朱氏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

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事言義蓋仁體使人不遠仁則義在其中義類猶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同也蓋引以言不言仁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於穿窬不為而於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與紫朱人也○正使當言而當有說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南軒謂以彼為說以義為義其說亦好但非解字之意故集註不用○疑義雖多但有意義探人心術便不尤明所以為穿窬之類類以言仁之者我修言後必使皆而盡其情以不言仁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情未發而露其情之類充字尚在言外我則固勉勉凡與爾汝相同者皆不可以至後而忽之不可以其暫而掩此之謂充○解之人胸中是不充然日用之間人易犯之不要就便老好巨滑辭申甫曰美在然之氣則無受爾汝之實諸獨知之學則無言仁人之事師月也○曰穿窬探取人之物師人者探取人之意同一心術之暗昧也○謂之曰士非穿窬之流言語之失非穿窬之失然義之理為甚精而一念之私即非義也義之類為甚廣而一念之非義即穿窬之心也何則曰先儒謂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

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今人多以為從人衡人而加譏詆則一暴忘卻上文又脫去題中類字題意遂曰曰士定知非蘇張一義然吾於此又有說論語曰曰隱是不謀時務失語默之宜故謂之過愆而已若此之未可言而言不言則實有虧入之意故為穿窬之類非深文也任翼聖曰爾汝之稱自外來故受之而心慚忿師人之心自內出人被師而我以為得計矣故上節望其能充此節直指為穿窬之類也是字機迫極緊一手指定一語喝破使人骨驚李岱雲曰師訓探取正對穿窬說蓋以言師以不言師俱是使人不知不覺而吐露其真情與偷盜人之物而不使知覺者正是一般故曰皆穿窬之類周聘侯曰無受之實好心也當充而長之師人之心不好心也當充而主之都是舉以見例

此章是欲人充其仁義之良心首節傳說下三節細細分疏出來總是申明首節意達字重而充字亦不輕○陳新安謂是而後能充應來皆主此說武吉時侯亦然故時侯有達是用功充是成功之說雖呂氏則謂達是舉兩頭盡處而言充是中間逐漸充去雖龍尤而後達之達新安之說非是愚按達者足於此而過於彼也充者實也滿也譬之兩池水此池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親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記曲禮下天子親帶凡親上於希則微下於帶則微○傾側蓋探子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人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白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爾許多面而去又不可不去逐顯而理會也○則謂此言近而指遠故謂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則引不下帶而道存焉○請只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為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遠近言也○南軒理目前淺近之言也有箇道理便是指遠遠近字不可太拘○此章言與道不著未嘗不著不著道之病而可推○孟子主意重近約遠指反云言不近而指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不遠則失於隘隘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泛泛守約而施博不得則失於拘拘如此平而不反最不得其說又與朱傳相犯○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登貴於徒遠黃道登貴於徒博黃道言是言中合著的自起處是守中妙處是上中下橫豎非關近約者實乎意博則遠博而存乎

之、水、漸、積、漸、滿、則、覆、謂、是、於、此、矣、而、後、溢、出、者、能、通、於、彼、則、充、之、者、亦、力、達、之、遠、謂、是、工、夫、充、亦、非、故、明、矣、似、乎、此、論、最、為、精、而、充、之、遠、謂、是、三、字、及、能、充、二、字、以、及、似、是、似、非、漸、推、去、而、充、則、滿、其、分、量、註、中、亦、有、推、字、滿、字、故、正、則、兩、水、皆、主、新、安、說、當、更、附、之、○、殊、書、先、生、謂、次、節、是、實、上、節、然、則、謂、中、上、節、亦、可、下、二、節、則、又、是、中、無、穿、窬、云、何、意、蓋、所、謂、無、穿、窬、者、人、無、穿、窬、者、正、指、不、忍、不、為、之、實、也、所、謂、能、充、者、即、中、論、達、字、之、義、也、所、謂、仁、義、不、可、勝、用、者、即、中、明、也、也、蓋、也、二、句、也、知、此、解、題、可、謂、的、當、分、明、然、其、意、亦、似、主、呂、說、○、尤、無、受、爾、汝、之、責、自、應、照、大、註、購、然、小、註、一、說、亦、頗、警、切、自、可、奉、為、記、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所謂指遠者國存乎近所謂指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變剛輔四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興繼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製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美

書院藏本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  
鄙近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終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  
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著言善道者非  
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  
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臂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在亦輕  
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在亦輕  
行。顧麟上曰此節與興題相似下二句是正意。鄧用琳曰人言  
二字是一總。牒夫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如此則不言近而務  
指達者其病可判見矣。饒味庵曰觀末節則知通章爲務速與  
博者

此爲求言道於遠且博者觀人多譚言之善者指必遺殊不知該乎說形無常於親切之旨惟於近中得遠如君子之不帶而道存斯頃善言矣人豈謂道之善者處必博殊不知兼容亦必無辭於倫物之要惟於約中得博如君子之脩身而天下平斯真善道矣末節反結擲出不

字約之病而言自可倒推耳 吳龍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卻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肅德。武王數封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公遷朱氏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性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此性字以天理字充滿。

五華集訂大全

下盡心下

无

書院藏本

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蔽引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固皆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乃自有高下翼註性者與性之交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張承武曰見聖人安絕不同而皆絕乎有意之爲者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宋子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善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爲。不然也。長淵輔氏。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例

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蓋別非爲生者非以下條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有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而非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然而非有意爲之意須與下節意消與○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強也○正行之言順行也○不可以下三句爲屬動容周旋中禮者輔氏之說錯謬○動容以類說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存疑經德猶云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蓋盡其道便是不同○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如此既言之必行之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爲此○此節四不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先輩云中庸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卒

書院藏本

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期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期爲禮○大德者必得其祿故程德不期有致祿之理祿字泛說不專指仕者之奉○必信必字不是期必是無不信意正行正字着力看是有意以正之行其言之謂正信者却是行自正非是正其行○說要之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中禮爲盛德是○禮之成德死非爲生是所性之痛悼不則非干祿是所性○此必信非正行是所性之誠實皆爲所性者之事○方山曰聖人無時不中無往非敬○自此得諸心而言則謂之德自其履諸身而言則謂之禮○德輝於內禮發諸外固神氣之相爲流通心妙乎德體比於禮亦真機之不容自已劉克猷曰學者求觀聖人之深則必於其一節之安小物之達以得其性情之所存而聖人之精微已極於此焉與肩宇曰動容周旋是就極細微處說於此而無不中禮則隨往皆中可知意謂隨時隨地此節論聖人性之德全在上四句下句不過贊其自然耳上句說得聖人身分出下句自爲自不與行法矣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爲與非有所爲而爲不得比而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要看註中細微曲折二句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能然今也一頭一腦一語一默無不恰好動與禮會便是舉足爲法身爲度子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敬一見死者便自傷惻不能自已此豈勉強而然哉德不回猶中庸章句所謂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不回只是事事盡道無一毫與其本然者不相似此不字不是有意堯舜人倫之至止於至善而已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流出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吐詞爲經聲爲律是也必信只是無有不信意與他處着力者不同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卒

書院藏本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己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嘗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客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聖賢之要皆行法俟命之意○程子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歸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淡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新安陳氏惟問道故生履死安雖久死亦可推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以法與命後上聖人說事人從容中道身即爲度法由我立與天爲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自命云

君相造命是也。素引如動。索則族自當中。然死自當哀。等德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程子云。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修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然。○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了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賤矣。此類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存言。命。故曰。命由是出。與註。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當不。回言。當必信。皆是理之當然。但還不止此。四者。因德。德法。兼常變。不可易。時勢所宜。通言而已矣。承侯字。來是全不計較。意。與引之曰。行法。字。要說得着力。反之意。正。在此處。見。須。步。陵。日。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或。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計。字。位。雲。曰。候。命。正。須。行。法。以。俟。之。世。有。淺。泊。恬。退。者。和。書。不。俟。命。所。少。者。卻。是。行。法。若。誠。行。法。豈。有。不。俟。命。之。理。須。看。以。字。着。力。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奎 書院藏本

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非有意而為。非有所為而為。二句。是此章大指。見無端生。安無端學。利。一。雖。無。妄。若。稍。察。意。見。之。私。即。已。而。不。誠。而。不。得。為。聖。人。矣。見龍記。

事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貌貌然貌音貌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貌。貌富貴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氏。貌者。正是。不。惜。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說。大人。則。貌。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貌。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貌。者。乃。是。貌。其。堂。高。數。仞。之。類。耳。只。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心。只。是。畏。其。貌。貌。然。者。若。能。勿。視。其。貌。貌。然。而。不。失。其。畏。大。人。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貌。之。何。也。曰。孟。子。貌。大。人。不。視。其。貌。貌。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毀。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

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憾。而得以盡其所言耳。○若子。以。體。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發。豈。於。大。人。而。反。貌。之。哉。○張。輔。氏。若。不。貌。視。之。則。是。為。其。貌。貌。者。所。動。矣。志。氣。亦。有。所。憾。法。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憾。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拘。之。困。○趙。錄。此。章。不。對。游。說。者。言。對。吾。儒。之。求。道。而。氣。未。足。者。言。

堂高數仞。橫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按。楚。危。反。般。音。極。梅。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貌。貌。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奎 書院藏本

彼之貌貌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南軒張氏。貌。貌。如。左。氏。小。之。者。小。其。所。快。也。視。其。貌。貌。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貌。貌。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張。輔。氏。孟。子。有。泰。山。崩。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混。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張。引。皆。一。字。所。該。同。廣。不。止。不。為。上。文。三。者。而。已。昨。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說。茲。此。三。不。為。是。鄙。之。之。辭。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貌。貌。所。為。哉。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等皆所謂巍巍也在彼者三句是所以可藐之故吾何畏彼哉句是正說藐字藐字緊與畏字相對惟見爲藐藐之足畏斯不見爲藐藐之當藐既已無所畏之又何不可藐之哉○古制者聖賢一定之準則也得志弗爲故可以藐視亦正恃吾有古制在耳 見龍記

下孟盡心下

畚  
書院藏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程子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誠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數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食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那解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義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吾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

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下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則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心其心只是要得真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墮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族焚之書只受一犬而反獲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詞雖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文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心如此人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處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去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虛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周新張氏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也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病矣。張氏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則用力難矣。口鼻耳

下孟盡心下

奎

書院藏本

目四肢之欲。卽前而不謂性。章所言要之人之欲。亦不遇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卽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然須是以道心爲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卽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大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趙賓黃氏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蔡氏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雲峯胡氏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主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公遷朱氏此章與飢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爲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害之。其要在遷以爲善四字。圖氏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復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蓋引其大專指狂者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之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也何謂之狂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之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牛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曰下季武子衰疾及其喪也曾皙倚門而歌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于琴張相與為支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大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四書釋地又續或問季武子之喪曾皙倚其門而歌可信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皙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生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子路甫八歲曾皙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概以多誣莫此為甚石室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顧麟士曰此亦只舉其人不重微其事恐妨下則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變反行去

嚆嚆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麤獍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蓋引其大專指狂者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之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也平考其行不掩言簡故也蓋引其志嚆嚆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而註曰嚆嚆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常於直見之也又其志嚆嚆然曰須於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動輒慕古也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嚆嚆其志嚆嚆然嚆嚆字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語觀白文提其志二字於嚆嚆上可見嚆嚆嚆若進進嚆嚆不得為狂矣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復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迷解所以思得復者之意狂有志者也復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不潔也宋子狂者知之過爾新張氏中庸云習者道之其狂者與賢者過之其復者與

清院藏本

替外狂者寥寥亦無幾人所  
以因狂及僂也呂氏說謬甚

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荀子榮辱篇。孝弟原慤。以教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計者皆化而修。耨者先化而原。歸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廉潔。隱見先儒皆以原爲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遽以爲德之賊。故註引荀子爲慤。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

踽踽獨行不進之。

舊本

曰何用如此膠膠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議  
 猿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  
 當爲此世之人使富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聞如掩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  
 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曰託奄如今之宦者朱子病  
 原務爲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  
 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狠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  
 見所謂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膠膠然以古人爲志難行之未  
 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狠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  
 能不顧流俗而世之是非雖皆不得中道卻都是自己爲己不爲  
 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  
 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諸儒狂狠是皆實  
 肯力爲人鄉原是箇無骨力亦人東劉西指東說去趨奉人

書

呂侍請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

書院藏本

經 175-721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孝恐其亂弟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下盡  
盡心下

集

清院藏本

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開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惡其亂德。處源轉其佞者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信。病原既譁狂者。故不狂。又譁狃者。故不狃。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惡其亂德。而深惡之。姚鼐謂所載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以而非之意。則一也。所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畧。本是不善的事。他卻安排裝點說出來。是一段道理。全似箇義。如制轡之說。韓信其亡鑒望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以無畧。多心。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作朋友。他

誤要與此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的意思聽其言雖管鮑章  
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真甚遺憾重講忠信  
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  
信廉潔乃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  
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湖南講倭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  
所言無欺故亂信要于子其義是義信是信倭是倭利是利  
口一字不可移易二句之難難在分洲四字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皮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惡如鄉  
 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  
 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

下  
下  
下

去

書院藏本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惑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

經之說曰：經便是大經。若臣父子夫婦以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之外。問鄉原者，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道苟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克己爲難，是錯認無爲。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

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矣。如自治者，況且與諸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素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

己家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全

書院藏本

名世之上伊呂又湯文之師云云。見知則知亦不必取徵於  
書傳者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則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  
體與其發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可以當其渾然之  
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義者然而識之可也。由堯舜  
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知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  
德而推以新民而已。猶如說箇五百餘歲已是要起那見知意  
謂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時之遠如此蓋難乎其道之傳矣  
而湯乃得統於堯舜是豈無所自哉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向使無禹皋陶見知於前則湯亦何由聞知於五  
百餘歲之後耶。胡瑗曰惟精惟一五百以前之學術日新  
又新五百年以後之學術日新五百年以前之學術日新  
應人五百年以後之事功與之曰五百餘歲不重生有常期  
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正領起下見聞知之意。莊子曰  
小此大謬。感觀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每節起句皆提  
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每節起句皆提  
聞知然後云某為見知某為聞知便可見聞知之有類於見知  
而二者之不可平也。末節註云孔子至今云云然而已無有見

聞而知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全

書院藏本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精一而後湯於  
克一伊尹能受之竟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受之曰勇  
日智曰仁曰禮曰義中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  
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  
文不言武文王讓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典也  
其於中古文王明道之功大矣。胡瑗曰萊朱與伊尹並稱  
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論以大精微仁義總智信皆開端言之  
而後日新一言又首仲虺之湯魯伊尹成有一德皆因而述之  
伊尹相湯也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  
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胡瑗曰胡氏或問尚父磨瑤之士也散宜  
而知之者何也。曰散宜生蓋有幼焉。胡瑗曰引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不夫子焉不學為聞而知之愚以為為湯之聞知  
義舜文王之聞知於湯伊尹是也。如此兼有得之於簡編者金觀如  
曰堯舜湯之統全乎具為作者也孔子全乎其為述者也文王  
介於作與述之際而道統已著將變之機堯舜湯之統全乎具  
在上者也孔子全乎其在下者也文王在上與下之間而道  
統全乎具於孔子之統也。胡瑗曰文王之道云云為聞字作証耳  
如識大識小之倫則一博古者能之矣此處又須善會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全

書院藏本

儒則天下賈賈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  
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  
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  
斯名之稱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實也朱子由堯舜至孔子率  
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  
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  
先而異世之間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  
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歸人近孔子所居之魯  
交若此其共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  
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  
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  
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  
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上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  
則雖若託於不屈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  
爾則若嘆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  
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  
之所存者蓋足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論錄  
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  
知之蓋口若非前而人見而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蒙  
源輔氏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  
之說至是而益驗也雲峯胡氏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既有  
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爲精會  
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  
而知之者爲舞也○註神會心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  
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  
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必  
之神明相接迹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然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  
爲神會而心得之者歟○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  
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全

書院藏本

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發聞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爲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應合故集註述之。○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然造於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曰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居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昭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因與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棟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齒

書院藏本

於今日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飛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矣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際概可見矣與民程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漢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籍者爲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道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然千載之譜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也多亦可概見耳○新安陳氏註云所以明其傳之有在可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評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句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聖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爲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桀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愚按朱氏聖賢或正

言以敘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爲任或謙不敢常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己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闕詳氏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或曰然則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擬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衰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朽者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愚按即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云堯舜之道惟禹皋陶見知於先故得得以周知於後互

五華集訂大全  
下流 盡心下  
論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本

下  
正  
心  
下

余

書院藏本

下二節多是逆意思其義精全在末節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  
之於先然後得聞知之於後今去聖人甚遠已無見而知之者  
則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將謂亡得見知孔  
子之道五百歲之後將必有聞而知之者是蓋以教往聖開來  
學自任也豈遺川集孟子敘道統不及周公顧子論古之聖賢  
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大則公望散宜生可以爲  
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顧子不在其後矣呂  
散聞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謀驚湯視夫析析休休之氣象何  
如也其不教周公者六以父王言之則周公之所思即欲止之  
宗學其親文王者一人焉父子一道參乎此可以該乎安矣易  
作於義文周孔而致固曰易更二聖至於義之與還同精太史  
彪之與固同賦疾書益昔人之任辭也苟其辭焉則武王何  
以不事子他日稱三王而樂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  
之自任以道非倡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  
如也其不教顧子者六亦以在吾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  
附於及門其視顧子徐休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啻於及  
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與曰惟茲四人至於教大幸則稱會  
子論好學則獨子能焉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會子

子思又何以不樂乎他日論禹授而歸之於同道孟子之意可  
知也厥後宋儒周子然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  
明道墓表不及爲疑義亦類此固勉勵然而二句與好辨章吾  
爲此懼句相合不是誘張語乃是憂深思慮當當時守先待後  
一段降深履薄光景直從竟舜之兢兢業業東江曰作於前者  
有以俟後聖於不惑故速於後者有以考前事於不惑見知之  
有無固斯道之所由以絕後者有在武書曰許東陽條然無  
不叩白又將來句作一串看下作字說爲於字看字說爲之字  
看去竟令人不解矣○許氏謂孟子時顏會輩已亡彼云無有  
見知此非孟子本旨孟子只隱然以見知自任以待後學之聞知三節  
在右側曰此章孟子本以見知自任以待後學之聞知三節歷  
歷敘道統卻只爲末二句起案答賜  
置林以見知聞知並重殊不可從  
此章自應側重見知紛紛見聞並重並有謂末二句不分聞  
見者皆爲謬說○然而無有句自是說見知則亦無有句自  
是說聞知無玩上三節意已耐重見知矣由竟舜至於湯伊  
尹欲先提在上中間卻插入若禹皋陶句然後末句仍收其

華纂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下  
全 書院藏本

湯上則是湯達接堯舜之傳須得禹皋之羽翼翼湯始得  
有所考據語氣內已明露其意矣至末節明係孟子自任朱  
註已明後人何得多生葛藤耶○末節深懼斯道之失傳而  
隱然以守先待後自期能回感喟含蓋無服神佛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溫奇

校字

吳進呂 春澤如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孫見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潛村烏程人康熙癸

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

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為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

本說者正之偏者刪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

為採入間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

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